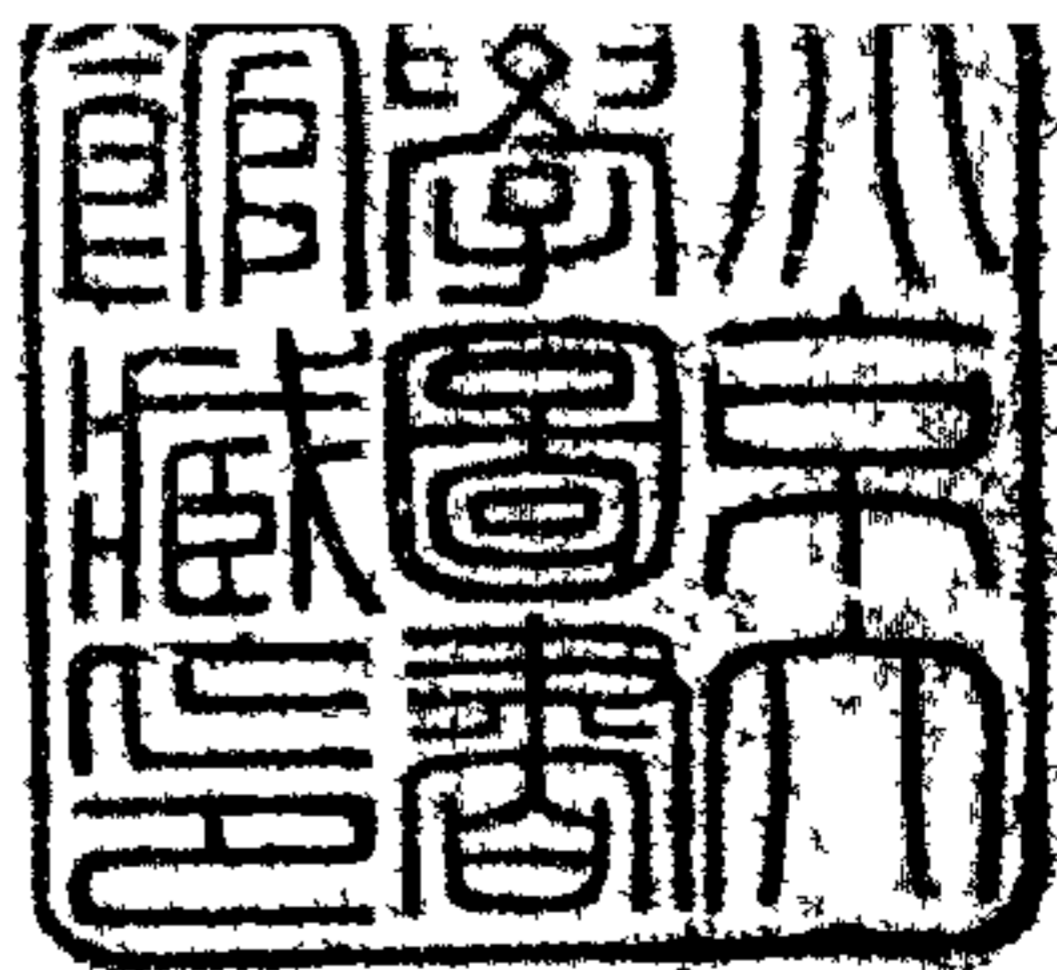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七・子部・類書類

錦繡萬花谷別集三十卷（存卷一至卷二十三、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一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九十卷（卷一至卷六十二）〔宋〕劉遵可輯……………一五三

21142/07

錦繡萬花谷別集目錄

卷之一

天

九歌九咳

銅儀

南高北下

天運三變

闔宇闢宙

一晝夜而天運周

貧直皓白

雞子幕

東南鳴

詩

日

晨明桑榆

負暄

晚日肝

燭龍

倒影

詩

身飛相類

建木無

赤鳥

詩

月

水鏡

圓璧

詩

星

天運真女

星紀

星橋

客星托牛女

維氏出自天龍

岷嶽

流星飛星奔星

助月為明

詩

風

占神人過

鷓鴣飛

海風而行

燕文

羊角

鯉魚風

詩



三時甘澤

合水西嗽

月離畢

西風而雨

津莖潤葉

詩

天

從金門起

起處起

擊景公臺

從

呈瑞豐年

洛渚交妃

白河失素

遇

刑罰之表

封

鴻雁飛

詩

大霧三日山崩

如

水

霧不塞望

詩

敬老則甘露降

天酒

霜與露不同

黃龍銘

長人日飲五斗

詩

陰陽之精

貫牛山

五色照宮殿

推

陰陽激揚

電如打捲

從雨包聲

馬頭

陰

破車

金石皆銷

陰

策

詩

卷之二

陰

陰

陰

陰

陰

陰

冰

天瑞 夏虫不可語冰 桃弧棘矢 詩

赤氣上蒸 九光 詩

雲

雲紀 歌慶雲 色青而圓 呈祥沉璧 如一匹皂 黃泉之埃 雲師 詩

地

四柱 劫灰 八寅八絃八極 骨髓毛肉 詩

山

巨鬢首戴 閼風曾城 歷山鐵鎖 十大洞天 三神山 衡山九頭 九疑 照骨寶 詩

泉

貪泉廉泉 玉漿 趙郡王泉 應聖 詩

石

萊蕪山石自立 叱石為羊 石笋 詩

湖海

十洲 半湯湖 鑑湖 郎官湖 滄湖 南儵北忽

卷之三

江

三為桑田 珊瑚洲 海神 沒海履地 鑿五湖貯水 石魚湖 詩

河

宜菽宜稻 崑崙之輸 西北高而東南下 天瑞 三河 九河 馮夷擊鼓 沸潭 姑婦津 詩

川澤

川必有涂 三百三千 水懷珠而媚 七澤 氣之導水之鍾 詩

歲時

歲名 歲祀年載 攝提遷次 春假愁中 四時別號 詩

春

為規圓萬物 招搖東指 進長生花 助天生 嘉辰淑節 詩

夏

為衡平萬物 炎節 助天養 獻雪爪 赫曦興熱 以爪鎮心 詩

秋

詩

為矩方萬物	屏篋釋飾	助天收
白藏	蟬思蟹愁	詩
冬	權萬物	地凍水冰
助天誅	土牛六頭	元英
詩	却寒簾	
卷之四		
元旦	端月元日	葦挑硃雞
樺燭	正會禮	百華燈
獻羽觴	讀令布政	獻贊奉璋
奏三元頌	詩	楊柳枝著戶上
立春		
舞雲翹	學士賦剪綵花	青衣青幘
龍精戒旦	釵頭雙綵燕	詩
上元	明皇觀廣陵	作骨祠門戶
麩圓	造火蛾	踏歌聲入雲
百枝燈	燭圍	探春宴
社日		
泥飲	巴歌	結宗
一歲三祠	椒蘭酒	靈壇飲福杯
詩		
春分		
中氣	元鳥司分	鷓鴣鳴

寒食	繡草宣臺	熟食日	一百六
藏煙	畫鴨子	閩雞戲	
藍尾酒	橘花時	詩	
清明	榆柳火	桐華	進火賜綃
詩			
上巳	紫東流	華林宴	袂南澗
臨流杯池	置羽於觴	握蘭采文	
詩			
卷之五			
立夏			
祭赤帝	禮南方	詩	
端午	進五時圖	竹筒貯米	飛鳧競渡
木羹艾酒	朱素飾門	解粽節	
詩			
夏至	進粉脂囊	神在崑崙	朝節
殺鵝為炙			
三伏	金氣伏藏	以狗禦蠱	進湯餅
薦麥瓜	烹羊炮羔	詩	
立秋	琥象秋嚴	衣白迎氣	斬牲

祭白招拒 詩

七夕

結綵樓

曬腹中書

祈恩牛女

烏鵲填河 詩

中秋

照海旌幢

蟾魄圓

詩

秋分

玄武見

日在角

重九

茱萸挿鬢

蓬萊殿賜橘

馬乳酒

黃樓之會 詩

立冬

迎氣黑郊

歌玄冥

冬至

推上炭

七曜會於斗牛

亞歲

南端

日在牽牛

書板言事

臘

取獸祭祖

新故交接

賜口脂面藥

持椒內井中

取柴與父母相歡

詩

歲除

擊鼓逐除

送寒氣

藏鈎戲

詩

卷之六

皇后 妃嫔附

脫簪珥

金波合義壁

裙不加祿

三宮太后

夢龍據曾

蘭闥椒屋

內輔

太子

畫周公負成王

少陽

虎園齒胄

金聲玉潤

帝範十二篇

黃臺瓜

詩

宗室

公室枝葉

分枝若木

磐石之宗

禮樂宗英

為宗臣表

宗室領袖

瑤山玉彩

情遊江海

詩

宰相

黑頭三公

左轄

起後步

再入三入四入五入

卞氏六龍

九十八族

相門有相

黃閣三十年

冥間金榜

有宰相器

拂衣五湖

三傑詩

三到鳳池

中國相司馬

白麻出必壞之

骨鯁宰相

詩

參政

父見其進拜

今之孟母

掣劉樹下床

年不可及

與宰相職業均

樞府

二府

宣麻自周太祖始

契丹使謂得人

神兵會府

儒臣兼使相

宥府

西樞

戰守與中書同議

詩

卷之七

給事

掌顧問

直氣謹言

八年方遷

黃門要地

青瑣郎

左省

中書舍人

御有古人風

世號三才

宰相器

兩宮文翰

紅藥翻塔

年久者為閣老

三世掌書命

失却張君房

詩

左右史 起君舍人同

少質所宜

執簡記錄

一時清選

操筆赤墀下

置筆札於玉階

詩

翰苑

清華之地

北門學士

北扉

三俊

翰林六絕

亡謂朕嬖近臣

與朕致太平

奏葉八十卷

德重者為承旨

清淨玉堂中

將相之儲

摘葉試草制詞

白麻皆在北院

夢掌中抽草

賜金荔枝樹

詩

御史

烏衣郎

號老虎

有伯夷史魚之風

朝士畏其筆端

此兒乃敢彈我

執青儀囊

李生猶汲黯

截角

鐵肝御史

鐵柱綉衣

紫髯公

全樹借汝

詠竹寄意

柱裏柱外

禁御史食肉

埋輪

詩

諫官

真諫官

有諫臣體

置笏於地

為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

喜諫議得君

積笏榻上

豈避一時雷電

令子朕之直臣

額叩龍墀

詩

卷之八

尚書

蘇筆待顧問

號武庫

喜朝廷得人

前行中行後行

白衣尚書

寶劔署名

清平尚書之言

黑頭白頭

王戎慕伯玉

徐陵比毛玠

薦四十人皆知名

如貧士市瓜

竹蓬為屏風

襪線無長

五兵尚書

戎裝夾道

飲酒一斗不亂

手郎

李義不可過

給食自頰始

衡鏡之職

李下無蹊徑

執筆數十年

貴幸不敢恩以私

戶部二抄

三典貢舉

留取破麻鞋

蒲城桃李屬春官

詩

別成一家法書

河朔英靈

侍讀侍講

更日侍讀

太液亭分講

侍講居侍讀之下

南宮雲臺

殿中無雙

經術能世其家

孔師金友

客卿

起望省樓

龜鈕犀印

朝報見冊

庭設九部樂

捉筆賦詩

禮樂卿

臺省侍從出此途

清選

冰清玉潔 大小鴻臚 稱為名卿
非儒李不在茲選 外府上卿
臣節尚少 是行若登倦 詩

卷之九 秘書省 願一見秘書 掌四部圖籍 太一之精
瑞石 成門戶 詩

郎官 白首郎 京兆田郎 哥奴豈郎中材
有風稜 覓一佳吏部 南曹
少年新官 十才子 孔獨誦
冰廳 南宮老駕 爾乘犢 詩

東宮官 儲端 八舍之職 自比倡優
飲酒人之常情 龍樓箴 夜隨銀祭
太子執弟子禮 南土秀望 非作殿下弄臣 詩

李官 清正自守 讀書不如寫書 得師之道
國子監不寂寞 列燕祭酒堂 相門才子
廣文博士自君始 道之淵藪 九經庫
鄒魯大儒 諸生著龜 詩

奉使 一介行李 留匈奴十九年 威振西域

至北庭不拜 持節斬樓蘭 縣令負弩
南朝少年狀元 埋金幕下 口傳天語 詩

郡國使者 直指使者 登車攬轡 豺狼當道
花鳥使 動搖山嶽 詩

卷之十 都督 夢生八翼 落鵬 詩
安撫 文武兼備 猶待交衣還 來帥熊羆
躡量官吏能否 詩

經略使 上考中考下考 有文武材 賜中和節詩
威聲風竹 優詔旌忠良

部刺史 二天 真刺史 馳九折坂
外臺之表 賜三公之服 詩

漕使 積七百萬石 飛鷲輓粟 福星
在提刑之上 詩

憲使 平反獄訟 憲寄 朝臣使臣
差舊御史 詩

倉使 常平蠲役之政 不限負舉刻官吏

以蜀茶易馬

摘山充廩

仲秋為市

提舶

金山珠海

金珠御史

歲入二百万緡

郡守

厭承明之廬

明府必為宰相

與人歌

政如魯衛

夢三刀

願借寇君一年

大南郡小南郡

新安大好山水

以春秋斷獄

鬼揶揄

蠶賦四款

欲粟賤追李現

詩

通判

真宰相才

鳳鳴鯉化

御製詩贈行

別施一榻

詩

吟官

風力強敏

母得隨長官出巡

詩

教官

州博士

郡文李

吟官

文士

不撰樂語

卷之十一

職幕官

諸侯老賓客

出幕持麾

四人同日拜郎

負推羣狀

藩翰賓客

紗籠中人

廡廟之材

烏公羅致幕下

屈公為數旬客

詩

曹官

政稱第一

此判終无搖動

吟詠梅花下

詩

知縣

苦井變甘泉

一盃酒為細民 盤根別利器

老姥爭團絲

詩

縣丞

當位極人臣

佐縣有稱

真解脫

主簿

處事敏速

視若布衣交

去為宰相

是子嘆後時

詩

縣尉

不足塞東鸞鳳

淒涼折腰

太尉

置雲母屏

為百僚式

得忠孝侯印

小太尉六凉公

披日月之衣

尊与丞相等

將帥

揮駐日之戈

清河公即江神

不李古兵法

從事豈重於監軍

可与語孫吳

飛將軍

頗牧在禁近

羞見蟠花戰袍

詩

兵武

何能為博士

安用毛錐子

金鎖甲

綠沉槍

孝經不足化凉俗

口授兵法

射鵰都尉

天陣地陣人陣

詩

奏捷

勒功燕然山

殺賊奴取金印

殺齒折

詩

卷之十二

官爵

官當圖人

柰何謂五郎為卿

其年不可及

聲頭鼠目子

醫爵

入錢穀補官

開鴻都門賣官

賣官錢入私門

俸祿

索長安米

斗食

官收其餘

半斤羊肉幾時肥

遷除

歲中四遷

歲中三遷

一日九遷

旬月五遷

左遷

超遷

加二階

進五品階

騰上必速

仕進

布衣二暮至相

徒步數年封侯

脫身選中

布衣至御史

先生自此升

脫羊裘佩珠玉

聘召

夜半前席

朝奏暮召

待詔金馬門

蒲輪

濫官

塞市填街

倚馬負外

常侍路上比扇

貨紫纈得刺史

凌霄郡君

回波舞求學士

蒲萄酒拜刺史

互市

吹竿之濫

補關連車載

青蠅何處來

舞胡鳴玉曳組

致仕

守道終天年

逍遙晚歲

伊川田父

安車駟馬

入鄉不杖

佚老亭

掛冠城門

薦辟

白首一節

下車辟孔文舉

御二龍於長塗

夾袋中冊子

齒牙餘論

舉賢豈有私謝

桃李悉在公門

卷之十三

父子

羔鴈成羣

韓穆家法

大人遺跡

相與有瓜葛

老牛舐犢

此兒當與吾家

子母

毋有賢操

阿奴鹿鹿

不射鹿子

鮒鮒贈吾愛

使習孝經

坐閣內聽處決

所饋不食

負母入京師

失婦

為婦畫眉

糟糠之妻

得婿如是足矣

玉卮娘子

田頭有鹿迹

視吾舌在否

剔目視夫

堅正節婦

讀列女傳

不見盧郎年少時

詩

兄弟

二龍

江東三峯

三楊

一日千里

共一布被

弟拜相兄草麻

腰鼓兄弟

子孫叔姪

述家訓戒子孫

賈子賈女

為子娶長婦

勿令後人笑吾 一不為少 刻鶴畫虎

孫郎 衛家一兒 明月奴頓黎

與吾宗者此子 治家有法度

卷之十四

師弟子

五經笥 吾道東矣 先收先生作果柱

經義齋治事齋 後堂絲竹

朋友

蕭朱王貢 楚兩龔 結交不羞貧

詩

舅甥

王郎子 明珠在側 助我求孝廉

是兒當致卿相

賓客

賓朋何喧喧 貧富乃知交態 解駮

擁篲 筆札唇舌 詩

美人

閨房之秀 玉搔頭 丈夫化為女子

面飾花子 東市姬 詩

妓妾

簾為妓衣 我見汝猶隣 結草相報

開後閣放婢 鐵鏈碎妾首 頭夜飛

題懶芳亭 妓園 肉臺盤

不得濃粧 安能事賣綃牙郎

遮風肉陣 瑤英不勝重衣 詩

奴僕

谷頭履兒 胡奴 奴僕馬知程義

卷之十五

耆老 福壽同

鶴髮 一毛俱催 桑榆之光無遠照

鶴髮雞皮 少年不可欺老翁

擲鏡鑷 不以氣海暖冷物

飛頭老子 癡頭老子 詩

童幼

明年共我長 十二見知父友 雖小有棟梁氣

我家龍 聖小兒 遊戲趣為部伍

陸氏代有人 忠孝而已 治孝經論語

阿戎解問難字 詩

婚姻

蕭郎位高年文 鬼婚 勿使崔家笑人

納蠻婢 嫁遊蕩子 結髮

不必責種 當作國夫人 國士無如富鄭公

馬留 排坦之下膝 老蜀郎

箕箒賜兒女 李氏女多貴 知張說必貴

詩

卷之十六

少年顯達 年十二為上卿 雒陽年少

甘奇終賈 十二為童子郎 周郎

富家

金穴 以田為業 谷量馬牛

與千戶侯等 比千乘之家 丹穴

賞賜累千金 斫薪得錢致富 酒囊飯袋

田農而甲一州 陶朱公 獸炭

貴盛

一門九侯 二相五侯 萬石君

八子皆二千石 郭氏慶延于世 衣綉夜行

六人至三品 鳳閣王氏 三世中書

兩鳳連飛 鳳池麟閣 青紫及遊庭

士族之冠 一門三秀才 七葉重名

四世同居 七世通顯 七世內侍

四世三公 詩

先賤後貴

尚有餘臭 牛衣子名重京師

笑我微賤者來謁 飲牛車下

閨梨飯後鍾 一悟主而車百乘

養馬胡兒 折脅捐齒 漢南一布衣

權勢

炙手可熱 權震天下 八閩十六子

牛頭阿旁

卷之十七

李問

如燭之明 編柳為簡 截蒲為牒

問奇難字 內聖外王 心在天地先

顏狀未離嬰孩 猶航斷港 盤旋周孔庭宇

文章

庾舛 翡翠蘭茗 機杼一家

握珠抱玉 玄圃積玉 按犀角權象齒

疾行無善迹 荆屈賈短曹劉 馳屈朱鞭劫馬

一掃素壁 古戰場文 呼阮籍為老兵

三豪 詩

經學

黃金不如一經 解經不窮 崔日用請北面

生徒立頌 一經說百餘萬言

操吾矛以伐我 發冢得考工記

子學

讀老子辭憲官 列子號道家 六籍奴婢

言語

旬月封侯 如鋸木屑 訂千金

齊侯省刑 三十舌 纏纏令人忘倦

樂於鍾鼓琴瑟 談藪

歌頌

韓娥歌 歌吳趨 掩淚聽君歌

河清頌 遠梁三日不絕 聲滿天下

擊牛角 沛中歌 鴻鵠高飛

談笑

舉手挪榆 鷓鴣 笑疾

掩口盧胡 拍手

卷之十八

隱逸

淵潛山棲 避霸陵山中 豈羨入帝王門

七松處士 竹溪六逸 蘇門生

碧山不負吾 逍遙谷 好解印安禪

漆園傲吏 萊氏逸妻 隨駕隱士

終南仕宦捷徑 一壑一丘 清虛處士
著閑居賦 四休居士 詩

○恬退 賢哉二丈夫 無心圖富貴 挂檄於樹
非不愛作熱官 松菊主人 詩

○漁釣 耕岩之下 白魚不受釣 獨爾絲為綸
得白魚腹中有書 垂綸者清

五十糖為餌 釣璜 詩
○參謁 掃門求見 交隨不避風雨 為性命忍須臾
閑看華山來 名紙毛生 老吏慢寒儒
見汝輩平平耳 奇男子願見將軍

○干託 刺字漫滅
燭分餘光 定能看人眉睫 新詩上相公

○求知 正吾藥籠中物 經品題作佳士 借勢王公
高自稱蒼 零雨待雲興

○知人 知我者鮑子 當為南州冠冕 知人之鑒
知人號席公

○瞻慕 願識韓荆州 如過泗洲不見大聖
慕簡更名

○比擬

以田舍兒比國士 張華比子產
比郭汾陽 與閑散爭烈 可比相如
有元齡猶鄧禹

○才德 中庸有胡公 弦鳴鴈落 和均韶風
將相之器 珪璋之質 人中騏驎
柳郎可為儀表 警效為鴻鍾響 三河領袖
今日文宗 清冰出壑 冰壺玉衡
金天晶 竹潤蘭馨 琳琅照一門
一代偉人 南金

○形貌 禹跳湯偏 濯濯如春柳 眼若岩下電
揚柳風流似張緒 藍田生玉
若玉山上行 短李 形不勝衣
李諧善用三短 玉人 珠玉在瓦石間
玉山照人 珠玉在側 投菓擲瓦

○名譽 人中龍 登龍門 汝南月旦評
得聲梁楚間 暴公子威名 兒童誦君實
山人索價高 小冠杜大冠杜 好為後世名
蘭菊異芬 名播戎夷

○志氣 乘風破浪 投筆 地上之虎
男兒當橫行天下 勇辯美
五鼎食五鼎烹 生封死廟 熱不息惡木陰

錦繡萬花谷別集 目錄

一一一

大山為肉 少有宰相志 題橋柱

燕雀安知鴻鵠 安能久事筆硯 丈夫當功濟四海 飲私酒食牛肉 不乘使車不出關

度量

容卿輩數百 唾面自乾 含垢匿瑕

忤己遜以免 莊重寡言

卷之二十

孝

孝馮家 額街魚至前 額子孫若尔孝

賊不殺孝子 孝子繼 狼蛇鼠慕

守節

不入勝母里 墨子回車 勁松方操

不為窮達易節 見于黎陽 全節自高

儉

案上不過三杯 啖肉後何以繼 受命飲水

不治居室 夫人自紡績 居無茵褥婦婦

奉身止一布囊 茵在十年一易 作陋室銘

自樂

短褐有狐貉之温 鼓琴足以自娛

窮亦樂通亦樂 以經籍娛 長樂老

詩

陰德

治獄多陰德 後世必有興者 戒子孫輕法

臨終焚奏藁 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揚善固宜有後

報德

食馬 行觴 執爨

投金瀨水 蛇銜珠 漆身吞炭

贈漂母千金 一筭餌得都尉

別離

陽關無故人 淚如綫 寒心酸鼻

食梅常苦酸 南枝北風 合歡被

遊子何時還 送君南浦 五見櫻桃花

詩

思感

巴山落月 思君令人老 軒居來何邊

我所思兮 日暮佳人未來 卷帷望月

橫波目為淚泉 莊鳥越吟 詩

卷之二十一

佛教

傳燈 依迦葉 地獄正為是人設

昏衢巨燭 燒率天給孤園 勢如龍象

裸頭露足 白黑業 多羅樹蓮華臺

布地金 以海水入一毛孔

舒五指為獅子 擊象樹 函縛疑

佛頂骨 得金人之神 毀銅佛鑄錢

僧

誌公錫 茶毗一箇僧 僧之董狐

萬迴 口道恒河沙 紹釋風迴佛日

窮佛根源 識僧伽 天語獻花

神僧吐霧 詩

神仙

僮僮	彭祖橋松	天台山採藥
釣銅盤得魚	樓居	食栢
冷霞	浮丘洪崖	鸞尚鶴嶺
綵閣椒庭	騎龍去太上家	陵三山態五嶽
麻姑搔背	卧雲食石髓	嵩山焦鍊師
十二樓五城	觴西王母乎瑤池	蕭史鳳臺
崑崙丘	吹笙作鳳鳴	服元和除五穀
竹杖化龍	金翅鳥銜芝	閻苑
蘇仙翁	鞭笞鸞鳳	南嶽赤脚仙人
王喬有三	駕龍升泰清	華山女
鶻冠子	割龍耳	黃冠子
非癡非狂	金門羽士	
詩		
卷之二十二		
鬼神		
竈神形見	天使燒糜竹家	死虛生實
夜宿王弼冢	乘雲御龍	與水神鬪
葬骸骨絕哭聲	蒼水使者	神人鞭石
山祇水若	神荼鬱壘	蔡亭女鬼
烏鬼	夢與神女遇	屏上婦人踏歌
洛神	若敖氏之鬼	海神為崇
天吳	犀角照見水族	顛項子為蛟鬼
恥與魑魅爭光	人言鬼可憐	
物恠		
玄陰池	瘳瘳	居士金精

七聖畫	甌杆為妖	衆花之精
巽恠	湖中見瓶	茅處士叱鬼
卷之二十三		
夢寐		
夢遊華胥國	夢帶印綬登樓	夢書白駒字
枕中記	南柯太守	靈芝宮
夢指夢穢	詩	
吉兆		
閣中有麻生	白沙相公	打毬一棒為猛入
刺史坐法曹廳		
凶兆		
北斗君主簿	外閣有蒼蒼後聲	朝霞詩
天漢一聯		
喪葬		
夢齋奔喪	得馬與被	李德裕見夢
羸葬	書生相葬并地	種瓜得地葬此
織女助償貸錢	天子之宮夾我墓	
白楊	葬用紙錢	帝成白玉樓
寫堯典置棺前	抱母棺號哭	積善之墓
重名不重官	以天地為棺槨	置餘金棺下
感風木		
哀挽		
老父哭龔勝	埋玉重泉	野哭
莊露蒿里歌	漳濱蒿里	坐中流淚
卷之二十四		
宮殿		

何房宮 鳳閣虎圍 珠殿
柳浦為誰綠 詩

木床葦席 住宅直二百萬 燕雀賀

萬間庇寒士 夏屋併蒙 治第東都

桑樞危牖 蝸牛廬 辛勤三十年

階庭 蔽廬避風雨

芝蘭玉樹 金祀 左城

文陛 三等 種棠

楸生

門塙 雷門 剡咏

通德門

掃軌 無丹青之彩 蔽隱形容

門銘 多車轍 登龍

無御相輿 羅雀 容駟馬

金馬

樓閣 井幹樓 乘月清嘯

蠶氣 八詠 候神人

五層 吹簫感鳳 臨春

詩 芳塵

亭臺 沉香為亭 孟亭 勞勞亭

趙公亭 寒亭 神明臺

登單于臺 精思亭 戲馬臺

詩 池塘 泰液池 昆明池

曲江池 生春草

苑園 宜春苑 博望 天子賣果蔬

漢晉苑 養百獸 獵禽獸 蘊薪蒸

植木築土 烏栖 漢名苑 城禽獸

原園具園

井 投轄 拜井 不瀉劉

木飲 無井國 半青半黃

掘井得舡 積羊 素綆汲寒泉

桔槔

卷之二十五 書篆 草隸名家 明皇工八分

游雲驚龍 百斛中書隸篆 西域書

狸毛筆 似鳥欲飛 臣無第三 筆殺中山兔

震裕薛魏 竹書科斗字 竹簡科斗書

畫 聞鼓吹得法筆

十二峯飛入彩屏 剪吳松半江水 問畫灘坊

牽手彈繩 烏駁特牛 傳呼畫師

詩	射御	貫虱	三箭定天山	造父善御	郭舍人能激矢	祭遵雅歌	有餘清	○碁	白玉碁局	碁聖	賭別墅	方圓動靜	詩	擣蒲	得雉得盧	一擲百萬	牧賭奴戲	卷之二十六	○詞曲	紫雲曲	三臺曲	房中樂	破陣樂
			沒金飲羽	百步穿楊	樂賓	王弼善投			舜造圍碁	覆碁	西南風急	爛柯			三擲盡盧	五白	詩		梨園曲	雨淋鈴曲	牛鐸諧樂	去軍中樂	
			至眸子而目不睫	一發破的	晉與齊宴	講論才藝			碁隱語	與子爭道	賭部	手談			東府大擲	臬盧			玉樹後庭花	別鶴曲	鐸奏黃鍾	獻賦蓬萊宮	

詩	擲地金聲	長嘯公	萬言不直杯水	一字價等連城	詩家標準	一字亦不能到	賜銀鍾	兩牛腰	石鼎聯句	柏梁體	建除體	詩	○名賢著述	論衡	戰守論	五臣註文選	河西人物志	酉陽書	○書簡	投石頭城水中	鯉魚中素書	南廡北魚	尺牘模楷	劉公一紙
			雌霓連蜺	風餐柳下之句	書篋留金石聲	桐葉題詩	腹中國子監	詩人冠冕	大曆十才子	冥默咸池音	樂府體	數詩體			雋永	三足記	寶章集	桂花叢珠		一月一束	願寄雙飛燕	長鬚致鯉	黃耳傳書	
			三都賦	對月借星	黃初詩	子美得詩人體	安排作狀元宰相	父子侍宴為詩	亭臯木葉下	黑雲壓城	回文體	詩各有所得			通典	反騷廣發	皇符篇	宋頌慶曆頌		家書抵萬金	相思秋後春	傳書鶴		

卷之二十七

貨財

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冥司為鑄橫財

布帛

布有三品

織縑織素

精麤廣狹

錢

少府水衡

大風雨飛錢

金錯囊

丞使閉錢坎

蒙城銅坑

歷代鑄錢不同

吳鄧錢滿天下

請罷江淮七監

張氏無名錢

千錢不及一斤

絳環錢

積十重一兩

乾封泉寶

穀粟

小麥青大麥枯

公田種秫

天雨粟

占城稻

鄴都稻

不食五穀

巨族粟寸

麥忌戍子

通腸米

積米數十萬石

錦綉

蛟蝶羅麒麟錦

錦纏頭

若川谷成錦綉

二文為一端

織為迴文詩

廢織錦坊

獻錦頌

賜禁中瑞錦

珍寶

珊瑚樹

驪龍領下珠

鮫人泣珠

明珠如雞卵

養玉

燕石

藍田出玉

金錯刀金琅玕

王陽能作黃金

趙壁

三棘

六瑞

卷之二十八

禽

西王母使者

雞作人語

房相鵝

燕附炎熱

鷓鴣

鳳皇非梧桐不棲

鶴飛冲天

得言勝得鵝

空城雀

苑中禽

鶴為羽族之宗

秋燕如客

汚君子雕梁

海鷗

望帝化為子規

洛陽無杜鵑

雉祥

嗽金鳥

雞雞可以觀仁

禽有良能

鳳皇擊九千里

北山鷓鴣

烏銜木為城

鵲巢有梁

沐溪野雙鶴

鶴鶴

比翼鳥

射雉富貴之驗

詩

獸

宋公狙

狨尾

西巴放麋

神與牛交

猿戰

仙鹿

猴狷

看兔可作八卦

玄鹿

獬豸

絡馬穿牛

比肩獸

魚

丙穴

鱈長數千里

鯢魚

為鮫龍

一片千頭

瞳子如三斗盞

洛鯉伊魴

箕袋化為烏賊魚

受魚而祭

養獺捕魚

蹄冷不容尺鯉

鱧魚一生百知

石鯨鳴

安知魚之樂

鱧魚一生百知

蟲

蟻穴

壁魚

食葉者有絲

白蝙蝠 蛙鳴當鼓吹 濡需
埽井蛙 觸氏蠻氏 守宮
醃雞 冰蚕

卷之二十九

雜忌

入山忌日 冢井氣殺入 食物雜忌
食不欲頓 黃帝雜忌

奇字訓釋上

大截 躑躅 蹂躪
鈔鑽 肆兀 尊路
濕泥 乾沒 首萃
溟滓 喜礙 蓬傾
澆滸 醜誤 淡激

四

共三

咄啞 管崩 憤恨
微瘠 胸臆 絨數
渤澥 批離 孤核
龍鍾 歛翁 沉綿
潦倒 突奧 羈絆
個儻 辟易 巫覡
喧厄 伶俜 水若
陽鳥 蜻蛉 黑蟻
菌露 紹介 豐隆
侏儒 坎壈 輒軻
盤餐 蒼黃 刀頭
攀跟 象教 三鱸
突黔 格磔 二立

旁午 輩行 彛彛

鞅掌 螻蟻 螻蟻

縱史 燼輔 角錄

瞻昧 洮頻 蘧篠

蹶躅 宿留 糠覈

襍糗 墳羊 燭夜

駟驢 互郎 礫礪

勃率 鬻亂 肱篋

肯綮 互盧 甲取

粉絜 聖漫 跌踣

弄營 焯嬰 鼻鼻

蛇蠃 蜿蠃

卷之三十

奇字訓釋中

削補摻 泝泝統 阿堵物
僂偃俯 哀駘它 春鍾存
蠹羸蜚 蓮勺困 吹綸絮
方空穀 繁弱志歸 金膏水碧
猪突豨勇 谿子巨黍 郭索鉤輪
駮臬娉婷 摧萃滢滢 笏格酷烈
把推梳脫 互護礮碼 儵忽渾沌
斃躑踈跂 澶漫摘僻 罔苦昂筭
削格羅落 喬詰卓熱 罔苦昂筭
齧齧挽裂 鹵莽滅裂 謬悠荒唐
歐婁汗邪 若歛嚶嚶 犂軒眩入
攪捨熒惑 寵從杖杆

奇字訓釋下

心	獲	箭	攷	輜	窈	鳴	頰	信	汨	喝	嗶
說	聾	噓	突	撫	祐	熱	遙	駭	沈	詠	颯
兢	尉	貫	翬	諛	艘	軟	隼	汙	泐	銀	東

嬾

繡

共

取譬精語

學步耶耶	為虎為鼠	蟲蟲宵見	一箕障江	係風捕景	收之桑榆	唇竭齒寒	凄然似秋	飢若甘糟糠	邪徑不忍投步	明鏡不可形逃
衣綉夜行	山有猛獸	懲羹吹壺	渭以涇濁	木起忽青	洪炎燦山	川竭谷虛	求馬唐肆	見彈求鴉爨	弩末不入魯縞	千里差自毫端
叢輕折軸	衆煦漂山	獨煙江河	洪爐燎毛	乾皮含血	猶對面語	川夷淵實	槁木死灰			

附枝大者賊本心
 木以不材終其天年
 鵲巢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覆水坳堂芥為之舟

錦繡萬花谷別集目錄

共六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一

天類

九垓九陔

廣雅云九天之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次曰九陔註云垓塢也陔階也言其階次有九

銅儀

漢名臣奏曰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混天法也述征記曰長安南有靈臺上有銅渾天儀

南高北下

晉天文志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

天運三變

漢天文志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

閩宇闢宙

太元經闢天謂之宇闢天謂之宙

一晝夜而天運周

唐天文志元宗詔一行與梁令瓚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

質直皓白

淮原道訓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

雞子幕



晉天文志穹天論天形穹隆如雞子幕

東南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

詩

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藍采和織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韓愈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亦夜清合星動變關伴月落澄城牛女年年渡河曾風浪生杜甫天可測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杜甫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杜甫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李白

日類

晨明桑榆

淮天文訓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升于扶桑是謂晨明日西垂景在木端謂之桑榆

負暄

列子朱圉有田夫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綿纈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晚日肝

梁元帝纂要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肝

燭龍

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許慎註云不見日故龍以日照之開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倒影

前郊祀志登遐倒影註云在日月之上反照故其影倒

陽德之母

春秋內事曰日者陽德之母也

鳥飛相類

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一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

建木無影 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

方山拒松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方山上青松名曰拒格之松日月所出入

赤鳥

薛琮赤鳥頌云赫赫赤鳥惟日之精朱羽丹旛希代而生

詩

旦出扶桑路遙昇若木枝雲間五色流霞際九光披李壽各浦全開鏡衡山半隱規相映承愛景共惜寸陰移 玉樹陰初正銅圭影未斜 虞世南 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素氣元

徘徊杜浦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杜浦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杜甫 赫赫初出咸池中浴

光洗跡生天東不覺有物來晦昧團團一片如頑銅前時蝦

暮食尔妃天下戢戢無有忠責罵四方誰膽大仰頂憤憤唯

靈全欲持寸刃去其害氣力雖有天難通 梅聖俞 日餘行歌

月類

水氣之精

淮南子曰日月天之使也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

圓璧

庾肅之玉讚曰圓璧月鏡瓊珠星羅

龍鳳徘徊

拾遺記曰瀛海南有金縷之觀飾以泉寶左懸則火精為日

刻黑玉為鳥右以水精為月削青瑤為蟾蜍又有神龍神鳳徘徊其邊

三珥

軍國占候曰若月有三珥者太日有喜若月冠而後暈者天下有喜

不如微雲點綴

晉謝重為王道子長史因侍坐月夜明淨重曰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戲重曰卿若心不淨乃欲泮穢太清邪

生明生魄

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註云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又詩推災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龜始明穴穴也穴是也

詩

少峰磨成白玉盤六丁擎出太虛寬清光千古復萬古留向人間此夜看 田錫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

相連為一色更無纖霧隔清光歐陽脩 雲披玉繩淨挂滿鏡

輪圓露露珠華冷凌霜扇影寒 駱賓王 新月纖纖出海涯西

樓迎望荷欄時垂光散彩真堪愛應有佳人學畫眉 唐應求

初出海濤疑尚濕漸來雲路覺偏清寒光入水蛟龍起靜色

當天鬼魅驚 秦韜 中秋無月莫尤天月入秋來夜夜如且

道今宵明月色何曾減却半分圓 月到南窗小半扉無燈

始覺室生輝人間何處水壺是身在水壺却道非 並揚誠齋

影開金鏡滿輪抱玉壺清 朱華 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杜

甫 天風洒掃浮雲沒千巖萬壑瑤窟桂花飛影入盃來傾

下甯中照清骨 李商隱 明月聽我歌聲發照見古人多少

愁更與今人照離別我曹自是高陽徒肯李群兒嘆圓缺 子才

星辰類

天之真女

天官書發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又後漢天文志織女天之真女

星紀

晉天文志自南斗至頂女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又唐天文志星紀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

星橋

華陽記李冰造七星橋上應七星杜詩云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

客星犯牛女

博物志昔有人乘查泛河忽忽不知晝夜至一處多見織女有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歸問嚴君平曰某日客星犯牛女

姬氏出自天黿

國周語武王代商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裔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註云天黿一名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黿

岷精

選江賦岷精垂曜於東井註云岷山之精上為東井

流星飛星奔星

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

助月為明

晉天文志瑞星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

詩

蜀郡靈槎轉豐城寶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入西秦未作三

台輔寧為五老臣今宵穎川曲誰識聚賢人李膺南極一星

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步瞻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

鳳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今宵南極外

片作老人星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

誰見同並杜甫青天何歷歷明星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

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李白東方未明大星沒獨

有太白配殘月嗟尔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劉禹錫

衣閭闔門濯足牛女磯酌酒接北斗鼓篋招南箕劉禹錫

風類 占知神人過 神仙傳曰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

知有神人來過乃掃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

下以長生之事授之 左傳曰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御風而行 莊道遙游篇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庶女風 史記曰庶女者齊之寡婦養姑姑女利母財而殺母以告寡

婦不能自解以冤告天而大風襲於齊殿 羊角 莊子逍遙游篇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注羊角者旋風

曲疾如羊角也 鯉魚風 李賀詩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又提要錄云

鯉魚風乃九月風也

詩

一別經年喜到來後園春色待君催
寒棠笑臉開迎得陽和醫病草暗除殘
雪銜芳梅幸同陽氣吹新律為散愁心
一點灰崔涯春風詩偃草喜逢新雨後
鳴條愁聽曉涼中韓滉暗隨青律起
遠傍白頭生盧綸林中凋一葉天下動秋聲
王禹偁落日生蘋末搖颺柳遠林帶花疑
鳳舞向竹似龍吟月動臨秋扇松清入夜琴
蘭臺宮殿峻還拂楚王襟李嶠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
渡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同上向晚靈殘日初宵鼓大鑼
東岸朔風疾天寒鶴鵠呼漲沙靈草樹舞雪渡江湖
並杜甫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千里風杜甫

雨類

三時甘澤

荆楚歲時記六月必有三時雨田家以為甘澤

含水西嗽

楚國先賢傳曰楚英隱於壺山常有暴風從西南起因謂李
者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之乃令記其時日後從蜀
郡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

月離畢

毛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西風而雨

伊川語錄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而北則雨
自南而西則不雨何者東北陽也陽唱而陰和西南陰也陰
唱則陽不和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是陰先唱也今西
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津蒸潤葉

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蒸潤葉而已

詩

更教細雨結輕寒坐聽蕭蕭打窻紙
雀鷺早春絮飛無力糝顏墻雲重天低
雨竟長細點飄來人未蒼水生微暈
滿池塘石懸半夜五侯池館裏美人驚
菴為花愁羅帶紫來山嶽千重翠洗盡
塵埃六合清杜光庭狂風似手拔枯樹
破皮如雷劈斷橋辛寅看柳暗來時路
漸雲生望處山杜甫魚食釣翁歸手把
綸竿下釣磯家在渡頭衝濕去碎聲繁
點逐簑衣丁謂半夜思前十年事一時
隨雨到心頭杜甫李作昇平喜雨吟東
皐初破蒲犁深已開萬乘焦勞慮應鮮
三公燮理心天捉垂龍鞭見血雷駭和
氣泄為霖農夫靡上開論價一寸甘膏
一寸金石介父苦趙盾日欣逢傳說霖
蘇軾

雷類

天怒

唐文藝傳吳武陵曰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

起處起

邵康節問伊川曰今年春雷何處起曰起處起

擊景公臺

淮南子曰齊庶女寡養姑姑女殺母誣庶女庶女以冤告天

雷電下擊景公臺

從金門起

雷從金門起上田旱下田熟

鞭車

韓文雷鞭車方電搖噉

詩

陰雲迎雨枕先潤夜電引雷窓暫明許渾巫峽中宵動
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割爭迴杜甫昨宵殿其雷風
萬弩杜甫微風南北半陰晴驚動遊人雷一聲僧正雷震
空霹靂雲雨竟虛無 震雷翻暮燕驟雨落河魚 昏昏聞
闔閉氛後十月荆南雷怒號 安得鞭雷公滂池洗吳越
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並杜甫

雪

呈瑞豐年

謝惠連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素文則表珍於陰德

洛渚宓妃

曹子建洛神賦云余朝京師言歸東蕃觀一麗人于岩之畔
乃顧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
河洛之神名曰宓妃余告之曰髮鬋若若輕雲之蔽月

白鵬失素

謝惠連雲賦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輝庶末
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既暝則萬頃同
縹緲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逶迤連璐庭列瑤階林
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純袖歎治玉顏掩嫫

遇雪班晉神

唐王峻子峻切傳峻將兵濟河間行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
明日峻事君不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士衆無罪心誠忠而
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

春雪非瑞

唐王求禮傳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為瑞應羣
臣入賀求禮曰宰相變理陰陽而奉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

瑞則冬月雷渠為瑞雷亦味道不從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
陽氣憤升而陰激射冰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使天
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為罷朝

詩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飛落軒轅臺李太白六出天花夜不收
朝來佳景過神州重重玉宇三千界一一瓊干十二樓廡巖
落梅何處斷章臺飛絮幾時休閑思碧海銀宮畔誰駕丹山
白鳳遊晏殊瓊圃群仙碎佩環天風吹簌下人間浩然遠近
同雲色失却尋常對面山廖正一拂簷點砌靜如沙無限園
林頃刻花明日窮簷深一尺不知何處覓袁家袁無咎繞喜
東風昨夜歸凌晨又見雪飄衣綴林似惜梅花落撲地爭先
柳絮飛孔叢甫亂飄僧舍茶煙濕密酒高樓酒力微江上晚
來堪畫漁人披得一蓑歸釣谷白雪却嫌春色晚故遣

樹作飛花韓愈應飄落地梅花識却作漫天柳絮飛蘇軾愁
人正在書窗下一片飛來一片寒清江銀鋪光漸濕珪破色

仍寒姚康繞繞因風到地遲幽庭闌戶發光輝乘槎羽客偃
瓊樹化石住人着素衣秦韜三日黑風吹暗沙蛟龍卷起
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梅聖俞

霜類

刑罰之表

春秋符霜者刑罰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
成肅殺之威

封條

張協七命曰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恨霏
霜封其條

鴻鴈飛

五經鈞沉曰天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

詩

一夜新霜着老輕芭蕉心折敗荷傾耐寒惟有東籬菊金蕊
繁開曉更清歐陽脩金祗暮律盡玉女賸氣歸孕冷隨鍾徽
飄華逐劍飛蘇味道

霧類

大霧三日必雨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一魚殺
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焉今之河
圖即其書也世傳大霧三日必雨自此始也見雜俎

廻轉如烟

宜都山川記曰郡西北陸行三十里有丹山天晴出嶺忽有
霧起廻轉如烟不過再朝雨必降

嗽水

宋書曰後漢正月朔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南方來
戲於殿前激水作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

霧不塞望

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

詩

曹公迷夢澤漢帝出平城泳野妖氣靜丹山霽色明
在溪無影禽來鷓未知愛花留潤與避日卷陰移
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含元天溶溶涵明日纔看含
鬢白稍見沾衣密
行清曉煙霧相徘徊 明霞爛複閣霽霧塞高牖
並杜甫

霧類

敬老則甘露降

六帖中興書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
容衆則竹葦受之

天酒

瑞應圖甘露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又云甘露仁澤也其凝如
脂其甘如飴

霜與露不同

伊川曰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
得甚氣為露甚氣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寶光銘

拾遺記帝嘗時有丹丘國獻馬磻菴以盛甘露舜移寶光
於零陵東方朔作寶光銘曰寶露起於露壇祥風生於月館
長人日飲五斗

東方朔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日飲天酒五斗

張華注曰天酒甘露也

詩

滴瀝明花苑歲蕤法竹叢玉垂丹棘上珠湛綠荷中夜警千
年鶴朝零七月風顧凝仙掌內長奉未央宮
蟬洒池棲皓鶴李正封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南國畫多霧北風天二寒並
杜甫

虹類

陰陽之精

春秋元命包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霓

貫牛山

雞跖集齊桓公時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

五色照宮殿

春秋潛潭巴曰虹五色昭宮殿有兵革之事

偃蹇

晉志虹霓偃蹇於昊蒼

詩

晚虹隨雨過山顛誰揮青雲倒掛懸可惜兩垂空到海不令
一直去衝天豈堪暮靄能相蔽常對斜陽亦可怜好使渴來
能劇飲且教溪壑減深淵王逢原連卷雌蜺倪結切掛西樓
逐雨追晴去未休安得方粒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素少
游江虹明遠欲挾雨落餘飛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杜甫澹煙歸鳥緩殘照斷虹踈石曼卿過雨詩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

雷電類

陰陽激揚

淮陰形訓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

雷如杯棬

孔叢子永初中河西縣雷如杯棬折禾稼

從雨包聲

許慎說文曰雷雨水也從雨包聲

是如雞子

唐五行志乾符六年五月雨電如是知又漢宣帝地節四年

五月雨電大如雞子

馬頭

前武帝元封三年雨電大如馬頭

毀瓦破車

唐五行志人君信讒殺無罪則電毀瓦破車殺牛馬

金石皆銷

歷代紀石遵襲位震雷電如斗金石皆銷

陰脅陽

洪範五行傳陰脅陽之不相入則為電電者陰脅陽也

鞭策

淮南子電激氣也以為鞭策

詩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雷擊雄雌隨峽山逢颶風雷電助
撞梓乘潮斂扶胥近岸拍一髮兩岩雖云平木石互飛發
雲披霧裂虹霓斷霹靂擊電指平岡並舞愈電子何孤竹屋

聲只於花事較無情春已在殘紅裏更著集儂何似生

冰類

天瑞

後王霸傳王郎起光武至潭沱河侯吏白無紅不可濟光武
令王霸往視之霸還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河水亦合令霸護
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夏虫不可語冰

莊秋水篇夏虫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又選孫綽天台山
晒夏虫之疑冰

挑孤棘矢

左昭四年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靚而出之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挑孤
棘矢以除其災注云挑子棘矢所以獲除凶邪將御至章故

詩

歲窮寒氣騎水雪滑磴棧 商山季冬月水凍絕行轉峻
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並韓退之寒水爭倚薄雲月透微明
杜甫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 東風吹春水決莽后土濕
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 耳激洞門殿月存
寒谷冰 烟如清冰出萬壑置在寒露之玉壺

霞類

赤氣上蒸

河圖云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

九光

十洲記朱霞九光

詩

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身西無不可並杜甫雨後烟景綠晴
天散餘霞 中閣道萬里霞月遙相思 四明三千里朝起
赤城霞日出紅光散分輝照雪崖一食噴瓊液五內發金沙
舉手何所持青龍白虎車 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
天長並李白

雲類

雲紀

左昭十七年郊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注云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號縉雲
氏蓋其一官也

歌慶雲

宋書符瑞志帝舜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郁郁紛紛蕭索輪
迴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唱之曰慶雲爛兮禮儀變兮日
月光華旦復旦兮群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
月光華洪予一人

色青而圓

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

呈祥沉璧

尚書中候云堯沉璧於河白雲起 回風搖落吳淑雲興云周
則為瑞於觀河堯則呈祥於沉璧

如一匹皂

京房占候曰朝雨法有黑雲如一匹皂二日中即雨

黃泉之埃

淮南子云黃泉之埃上為黃雲

雲師

開山圖曰霍山南岳山有雲師注云雲師如蚕長六寸以息

又廣雅云雲師謂之聖陸

詩

片片飛來靜又閑樓頭江上復前山飄零盡日不歸去
清光萬里天鄭準輕惹離愁霜落如車如蓋早依依山頭
觸石應長在天際從龍自不歸莫向隙窺龍夜月每來仙洞
濕行衣春風淡蕩無心後見說襄王夢亦稀韓愈千尋有影
滄江底萬里無蹤碧落邊齊巳因登巨石知來處勃元生
綠蘚痕靜即等閑藏草木動時頃刻徧乾坤辛寅潞洛洩
洩自舒張不在蒼梧即帝鄉莫道無心使無事也應愁殺楚
襄王羅隱水底分明天上雲可憐形影似吾身何妨寄作從
龍勢一雨吹消萬里塵齊巳影收元氣表光藏太虛中焦鄭
從風忽蕭索依漢便氣氣影徹天初霽光鮮日未曛李紳詩
映日成丹鳳隨風變白衣去來皆絕迹隱顯兩忘機司馬光

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閑處倚筇看不知身外無根物歲月
遮星作萬端郭震

地類

四柱

張華博物志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二千六百軸互相
牽也杜詩云萬頃浸坤軸

劫灰

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外國胡道人云此是天地劫
灰之餘又杜千秋節有感詩龍池墮劫灰

地動儀

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蓋隆起形似酒
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開發機
外有八龍首嚙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

在華中覆蓋周密無際有如地動算則振龍機發吐九而蟾
蜍術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
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致若神嘗一龍機發
而地不覺動京師孝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
西於是皆服其妙

八極

拾遺類摠云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有海環之如此者
九有大瀛海環之摠曰八極

八寅八絃八極

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寅方千里八寅之外乃有八絃亦
方千里八絃之外乃有八極

骨脉毛肉

張華博物志地以石為骨川為脉草木為毛土為肉

詩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地軸
為之翻百川皆亂流巴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湮渺吳
蜀舟楫通壘麻大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並杜甫水窮三
苗國地窅三湘道並李白

山嶽類公附

巨螯首戴

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一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
瀛洲五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螯
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

閩風曾城

張衡思玄賦登閩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注云閩風山
名在崑崙山上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

上有不死樹

歷山鐵鎖

酉陽雜俎云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統其峯再
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此矣

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山天壇峯絕頂高一百二十丈洞周迴一萬里名
少有清虛之天即林冲王孫為少有清虛真人所理在洛京
王屋縣

第二委羽山周迴一萬里名大有空明之天即司馬季主為
大有真人所理係台州又爾雅云應海中心

第三西城山高二千丈周迴三千里名太玄摠真之天即王
方平真人所理在梁州成都府西去一千里入州界

第四西玄山洞高二千一百丈周迴三千里名三玄極真之
天即裴真人所理係華州不可到也

第五清城大面山高二千六百八十八丈九尺洞周迴二千里
名寶仙九室之天即竈真人所理黃帝曾問道希夷真君授
帝龍蹻經之所在蜀州清城縣

第六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迴二百里名上玉清平
之天即桐栢王真人所理葛仙翁鍊丹得道之處上應台宿
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縣

第七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
即蓬萊之一島也堯時洪水浮海而來泊於羅山二山相合
故曰羅浮即抱朴子葛洪鍊丹得道之所在惠州博羅縣

第八茅山高百七十丈周迴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古
名句容山茅君鍊丹得道處故曰茅山記云華陽洞天生黃
金壇高一丈紫玉官皆上清真人遊息之地在升州句容縣

第九林屋山周迴四百里名左神幽巖之天一名包山在大
湖水中夏禹治水平後藏靈寶五符於此洞中在蘇州
第十括蒼山周迴三百里名成德隱真之天即徐來勒真人
所理在台州仙居縣

三神山

前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

衡山九頭

羅合湘中記云衡山九頭皆有舜廟太守至官守遣八曹致
祀則有如絲竹之聲

九疑

湘中記云九疑山在營道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曰九疑
又韓詩九疑嶠天荒是非

照骨寶

酉陽雜俎云傳漢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
世號為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詩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栖滄岳月李白天
台曉望詩何年儻立兩蒼龍瘦脊盤又尚倚空翠浪舞翻

羅亞白雲穿破碧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若前巧貯風
脚方尺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聽無窮窮窮登玲瓏山石為銀
管皇為毫卓出天心萬仞高莫是獲麟書史罷悶投山谷至
今年陳元老卓筆峯岷山萬仞勢岷嶽嶺連延鎮蜀城玉

氣衝氛籠錦里爭教因祚不昇平孟浩然岷山白雲飛見
山名義幾處能齊碧落高閑助聖君歸戰馬德迎仙府壓靈籙

疑日長含八海風李勢雄圖尋委地劍禪霸業亦成空須知

疑日長含八海風李勢雄圖尋委地劍禪霸業亦成空須知

在德非關險二主興亡一夢中 杜光庭劔門山 怪石枕崖疑
作礪野泉噴谷訝為霖比星千古騎箕尾入夢當年簡帝心
孫瑾傳若詩 萬疊層巒接遠空瑞雲晴靄氣鎔二高於太華
五千伊秀出巫陽十二峯蕙帳曉寒飛鶴怨桃源春盡落花
穠鴛鳳一嘯最深處仙客樓臺有幾重 陳古靈武夷山詩 氣
衝斜漢黑影落別州陰有雲草不死無風松自吟 葉說祝融
峯詩 一面峭來無鳥徑數峯狂欲趁漁舡 沈崇山詩 翠色
蒼茫查靄間舡人指點是廬山浮雲作意深藏護未許行人
取次看 彭汝礪見店山詩 秋風吹拄杖直到祝融頂目擊三
千界有摩天五天扶桑賜谷畔青草洞庭邊雲氣無遮障分
明在眼前戴石屏登祝融 南雲縹緲連蒼穹七十二峯朝祝
融凌空棟宇赤帝宅脩廊翼二生寔風朝象遺使嚴祀典御
香當殿開宸封願福四海扶九重于戈永息年稔豐五嶽今
惟見南嶽北望乾坤雙淡塔戴石屏南嶽詩

泉類

會泉康泉

南史范相年梁州人宋文帝嘗言及廣州會泉因問相年曰
卿州有此水否相年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康泉讓水帝問
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康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玉泉

北史後周盧勳拜涇州刺史甚有惠政烏鼠山古來乏水勳
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民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泉因號其
泉為玉泉

趙郡王泉

北史趙郡王王子儼除朔州刺史無水禱而掘井泉源湧出
號曰趙郡王泉

應聖

唐楊朝晟為郿寧節度使請城方渠合道水波以遏吐蕃路
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迹水從而流築防環之
遂為溥淵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吐蕃至乃引去

詩

漲痕圍淨石流響聞鳴琴 楊徽之 冷色初澄一帶煙幽語遙
瀉十絲絃長來枕上牽詩思不使愁入半夜眠 陸羽評
諸水標為第一流露敲金掌曉冰坐玉壺秋 楊給惠山泉詩
落在幾萬伊遠聲飄空高秋初雨後半夜亂山中 齊己詩
泉詩 一脉清冷何所之縈沙漱蘚入僧池雲邊野客嘗來歎
石上寒依見落時聚沫遠搓殘雪在迸流穿樹墮花隨輝收
兩晚開吟去不復遠尋星子波 鄭谷

石類

萊蕪山石自立

漢睦弘傳孝昭元鳳二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匆匆有數千
人声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
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

叱石為羊

神仙傳孫平叱石皆起為羊

石笋

華陽風俗記云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植之以鑄
海眼動則江濤大濫又杜詩注云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池石
之地兩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貫絲以
云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
長一丈六尺闊徑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闊徑於一
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詩

濟北甄神賦河西濯瑞文聲應天地兩影觸代宗雲鴈歸猶
可候羊起自成羣何當掘靈龜高枕絕置氛蘇味道石詩終
日望夫夫不歸化為枯石表相思望來已是幾千歲無異當
初出望時白居易望夫石詩

湖海類

十洲

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
洲瀛洲元洲炎洲鳳麟洲聚星洲流洲生洲元洲云十洲並
是久跡稀絕處

半湯湖

酉陽雜俎云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水半冷半熱可
以淪雞皆有魚交入輒死

鑑湖

杜壯遊詩鑑湖五月涼注云梁任昉述異記軒轅氏鑄鏡湖
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繁木生蔓草

郎官湖

李白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云乾元歲秋八月白迂於夜
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公生公
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
撥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豈有遊者
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
白因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

滄洲

蘇氏演義云隋顯士元藏我為海使判官過風帆壞破木載
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數萬里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三

二月人多不死產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栗皆大如梨池中
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為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
家藏幾忽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
萊問其國乃唐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南儻北忽

莊子應帝王云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儻尸有反

三為桑田

神仙傳曰麻姑為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
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

珊瑚洲

外國傳曰大秦西南漲海中可八百里旦到珊瑚洲洲底有盤
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

海神

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
曰顛頊西海之神曰蓐收又見韓南海神廟碑在

沒海履地

唐新羅傳有鄭年者善鬪戰工用槍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
里不噎

鑿五湖貯水

古史云軒轅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江湖皆溢乃鑿五湖貯
水今洞庭湖一也

石魚湖

元次山石魚湖歌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疾風三
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又黃魯直詩云但恐以山曾磊
隗終須酒舫石魚湖

詩

東上高山望五湖雲濤煙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後更有
 功臣繼踵無胡曾界破衙南數里苔泓澄斜對府門開清
 朱省州城見蕭洒疑從澤國來蒲岸鳥鷗春沼泚一林風雨
 夏樓臺薛公八韻當時絕今古誰能斷大才孫僅申湖詩八
 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孟浩然洞
 庭湖涵天影潤山拔地形高可朋湖庭湖白水連天暮洪
 波帶日流風高雲夢多月滿洞庭秋李端洞庭問吾何處避
 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魚戲一篙新浪滿鳥啼千步綠陰成
 虹腰隱二松橋出獨首裁二畫舫行最喜晚來風月好紫荷
 香裏聽泉聲曾子固西湖畫舫珠簾出綠墻天風吹到芰荷
 鄉水光入座盃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晴
 艇偷眼避紅粧葡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秦少章
 湖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狂澤鱸肥人膾玉
 洞庭柑熟客分金蘇子美太湖鰲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
 極目天宋岸西湖習坎疏丹壑朝宗合紫微三山巨鰲涌九
 萬大鵬飛樓為青雲色珠含明月輝會因添霧露方逐衆流
 歸李嶧海詩海於天地間莽不計涯岸珠宮與貝闕百宝光
 璀璨唯寬故能容巨細本無間曾子開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三

江類

濫觴

家致思篇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楫
 不避風則不可以涉

一源三日

前地理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
 源而三日

九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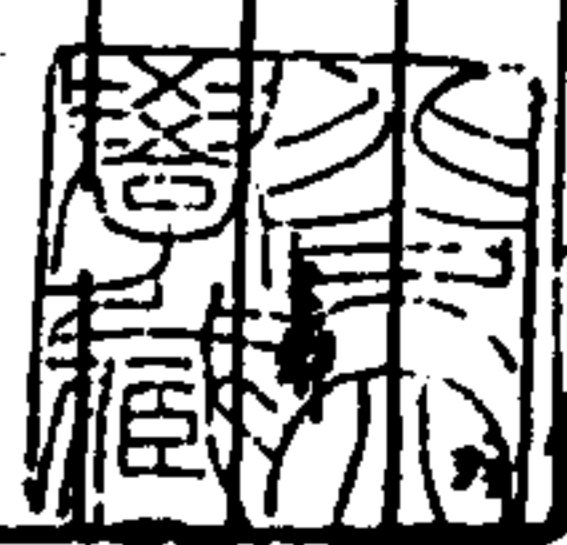
澤陽記九江一曰烏白江二蚌江三烏江四嘉藤江五吠江
 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箇江又張須元緣江圖六一曰三
 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藤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
 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

三江

韋昭云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又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
 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
 為三江

詩

暮暮晴江沒曉煙暮雲歸疾忽相連青山流水出天外晚渡
 歸舟下日邊香亭春深翻淺瀨柳花風遠聚晴綿無錢買得
 江頭樹輸與漁人繫釣艇王令山詩溶溶漾漾白鷗飛綠
 淨春深好染衣北去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艇歸杜牧候
 紅詩蓴菜鮑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煙光陳堯中吳江詩香
 茫沙浦鷺鷥眠片水無痕浸碧天最愛芦花經雨後一蓬煙
 火飯漁舡林浦秋江寫望詩滿眼碧波輸野鳥一蓑疎雨寫



漁人隨舡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王元之使吳何詩
平波渺渺煙蒼蒼孤蒲繞熟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
斜日鱸魚鄉陳堯佐松江詩浸月吞山勢未休纖波不動冷
光清從鸚鵡洲前過淶向鵝鴟峯下流橘柚香飄荆渚暮
蒹葭風渡楚汀秋何時得遂乘桴興期尔蓬壺爛漫遊杜光
庭荆紅詩漢江一帶碧流長兩岸春風解綠楊借問漢江何
處沒欲停欄棹祀昭王胡曾使江

河類

宜菽宜稻

淮南子墜形剖河水中濁而宜菽江水肥仁而宜稻

崑崙之輸

淮覽真訓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

西北高而東南下

前溝洫志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崑崙經中國注渤海其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

天瑞

王子年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天瑞

三河

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川熒維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川河沛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川漳

九河

禹貢註云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絮七鉤盤八鬲津九又出尔雅絮音頰

馮夷擊鼓

杜儀岐行馮夷擊鼓秦龍趣註云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服

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又曹子建洛神賦云馮夷鳴鼓女媧

清歌

季子廟前有泚潭生物投之即熟

泚潭

臨濟有姑婦津晉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

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

何以水神美而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乃自沈而死死後

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竟

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狂粧然後敢

濟不尔風波暴發醜婦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詩齊人

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晉陽雜俎

詩

派出崑崙五色流一枝黃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轉側

尾間無處求王安石黃河詩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

飛作風驚龍噴為波孟郊黃河詩源出崑崙中長波接漢宮

桃花來馬頰竹箭入龍宮德水千年變熒光五色通李肇何

詩漢祖誓功衣帶小仙人泛木客槎輕羅履黃河詩博望河

埋不復旋黃河依舊水茫然公流欲共劉郎語祇待靈槎送

上天胡曾黃河詩沃日涵空勢自由通天巨派出崑崙清渭

我后千年運濁為何人萬古流李堯夫黃河詩煙籠寒水月

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三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杜牧秦淮詩

川澤類

川必有涂

禮冬官匠人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兩川之上必有涂焉

三百三千

莊天下篇禹之湮洪水决江河名川三百支川三千

水懷珠而媚

選陸士衡文賦水懷珠而川媚

七澤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

氣之導水之鍾

周語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實澤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

詩

百川東注事難猜千古悠悠竟不回無滯自能隨勢去有聲多為不平來輕浮范蠡舟何處冷浸雲均骨可哀李杜盡知兼濟物流年爭忍被君催詩數里踏亂石一川環碧

峯巒子美遊韜川詩早時風景愛東吳一到京師與益疎偶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劉原父水寺詩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杜甫自多窮由兩行潦相感感窮

巳曰暑維甲在庚曰上章酉在辛曰重光戌在壬曰玄默亥在癸曰昭陽辟子藏反佛佛昆反佛佛湯干反佛佛音墨墨一作郭

歲祀年載

尔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虞曰載

攝提壬次

後律曆志曰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蠢假愁中

記鄉飲酒義云東方曰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曰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曰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曰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

四時別號

尔雅云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為收成冬為安寧注云此四時之別號

詩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 皇天平分成四時春風漫誕最可悲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知秋霜魚鱗列摧落老物誰惜之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青

序顯頊固不廉並韓退之疏光吳欺人勞我不暫歇春花轉

盼失夏弱且見奪清陰卧新軒入耳悲蟋蟀起來意有餘一

葉曉先脗僧正平

春類

為規圓萬物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淮南時則訓春為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招插東指

北元魏黎季明傳招插東指天下皆識春

進長生花

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常以正月進箕帚長生花

助天生

東漢禮儀志注皇覽曰自冬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

嘉辰淑節

梁元帝纂要春為青陽芳青春三春九春天曰蒼天風曰陽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時曰良時辰曰良辰嘉辰節曰華節良節嘉節節節淑節

詩

建春宮殿紫雲飄春漏遲又下絳霄綺陌暖風嘶去馬粉廊

初日照趨朝鄭谷闕下春日詩花經宿雨香難捨舊在豪家

語更嬌同上縷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為人起晉風李商隱人

日詩日寒未放林鶯轉風暖先吹海燕來陳充早春正氣才

隨灰律交殘寒更被柳條欺方下年年春色苦相侵長恐芳

菲投破心煙閣綠楊官路靜兩關紅杏宅門深丁謂一品也

須防白髮千金莫惜買青春同上尋春何事却悲涼春到他

鄉憶故鄉秦女洞桃歌澗碧楚王堤柳舞煙黃王建陰陽造

化首天地發生心有信來還去無私古到今石延年霽色初

含柳餘寒尚勒花歐陽脩鶯猶求舊友燕不肯貧家王安石

花輕蝶亂仙人杏葉窠鶯喧帝女桑上官儀一夕春雷落萬

絲霽光浮動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秦

觀綠楊陰處鶯鶯將懶紅杏枝空蝶不忙詩思謾公芳草遠茶

既微帶落花香惠先暮春細水浮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

村韓偓春尽日晚兩堵東暗綠槐清陰庭院瑣莓苔委堦紅

藥將春去貼水青荷與夏來謝幼槃殘春野桃未放竹邊

山杏欲然牆外枝桂碎中梅夢已消枝上雲名芽新刺面

旗未須扶杖穿花去且可披雲枕石歸子規恨更深又語

蝶蝶欺人細又窺並公上雜花到眼亂紅綉落絮蒲門緝白

檀僧正平

公夏類

為衡平萬物

淮時則訓夏為衡又者所以平萬物也

炎節

梁元帝纂要風曰炎風節曰炎節

助天養

東漢孔儀志注皇覽曰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

南堂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社

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

獻雪瓜

唐明崇儼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聖崇儼坐

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金頃吏

以瓜獻曰得之蘇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

之土中得百錢

赫曦與熱

晉夏侯湛大暑賦惟青夏之謝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陽之

赫曦乃赫陶以與熱

以瓜鎮心

後鄭均字茂時嘗讀書時大熱以瓜鎮心欲涼之也

詩

石上涼多新雨歇池邊吟久好風生
 僧無則數枝石播發十丈荷花開
 李白噫又新蟬綠葉遮一聲臨晚到
 山家未應春色全歸去猶有芳叢刺
 史花惠洪楊花開及夏蟬吟庭館初
 驚畏景深竹逕早疑聽鳥語盆池又
 竟瑩人心暫移茶竈離書閣別墨琴
 臺向樹陰月扇將來還入手動搖時
 節好披襟王獻首夏木陰薄清和自
 一時笋抽八九尺荷生三四枝新服
 裁蟬翼舊扇拂蛛絲沙徑熱未劇晨
 昏來往宜司馬光渴思西漢金屋露
 困憶南朝石步廊丁謂乞為寒水玉
 願作冷秋菰杜甫永日不可暮炎蒸
 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
 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
 軒納微涼杜甫大暑吃不去楚江不
 知秋九衢能截子擾又令人愁杜甫
 不但春妍夏亦佳隨緣花草是生涯
 塵熱解揮絳長柄金風乃開最小花
 楊誠齋暑中北閣望南窻將謂南窻
 分外涼到得南窻更熱美藻和藥落
 幽香同上南方時雨連梅雨五月江
 城氣鬱蒸避暑聊傾桑落酒永思敢
 望玉池水朱行中日永知槐夏雲黃
 喜夏秋黃魯直

為矩方萬物

惟時則訓秋為矩矩者所以方萬物

屏箋釋緯

潘岳秋興賦嗟秋日之可哀兮良無
 愁兮不野有歸燕濕有翔隼遊芬朝
 興揚葉夕頂於時乃屏箋釋緯藉莞
 弱御袂衣庭樹撼以洒落勁風交而
 吹惟蟬嘒又以寒吟鴈飄飄而南飛
 天晃朗以弥高日悠陽而浸微何微
 陽之短景竟涼夜之方永月腫臃以
 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燿繁於階

關方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

助天收

東漢禮儀志注皇覽曰自夏至數四
 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白稅九
 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
 唱之以商舜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白藏

梁元帝纂要秋曰白藏亦曰收成亦曰
 素節亦曰三秋九秋素秋高秋

蟬思蠶愁

劉禹錫秋声賦晚枝多露蟬之思夕
 夏起寒蠶之愁

詩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扁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又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遠上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潯鱗
 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又發
 樵聲笛又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
 宮正杜甫萬影皆因月千声各有秋
 劉秀立夜航千棹月寒酒一旗風水
 閣菰蒲老山青橘柚紅兩岸早霜
 紅橘柚半汀殘兩老兼葭明時不見
 投簪客落尽西風紫菊花並夏棟蒼
 茫沙浦鷺鷥眠片水無痕浸碧天最
 愛芦花經雨後一蓬煙火飯漁缸林
 浦秋香露華清帶水月明天色白
 連河石曼卿風卷荷初及霜催菊半
 凋賈公榮華髮念秋晚青灯怜夜長
 香團菊花露寒着橘林霜俞清老潮
 寒水因秋砧早月暗山城夜漏稀許
 用晦驟雨池塘漲飄風枕簟涼野田
 肥鴈驚官柳噪螿蟬謝无逸煙籠沙
 鳥浴秋江古岸丹楓半夕陽憶與道
 人相就語心隨落鴈過橫塘橘香離
 落海堪摘酒熟鄰家自可勸風獵菰
 蒲客舍秋送君何必苦懷

憂只今名雪味同鼎後夜月明空倚樓並借正平稻熟黃粱
題又田人家插袖飽風煙牛羊蒲野社醅熟鼓腹老農歌二
天同上蠟燭古槐疎葉下樹街斜日映孤城欲知潘鬢秋多
少一夜新添白數莖王履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虫相對吐青
絲秦觀

冬類

權萬物

惟時則訓冬為權又者所以權萬物也權正而不失万物乃
藏

地凍水冰

魯恭傳疏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虽言噓万物
養其根麥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
元英

梁元帝暮妻冬曰元英亦曰安寧亦曰元冬

助天誅

後漢禮儀志注皇覽曰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
北堂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鑿號曰助天誅唱之
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土牛六頭

後禮儀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
寒

却寒簾

杜陽編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簾類玳瑁班有紫色云却寒
鳥骨所為也

詩

夜來霜重看欄干玉殿無塵玉卷寒日日君王罷朝早禁庭

無事一冬閑 昨夜新霜滿玉階初冬處火爐開中宮遂
院傳宣賜南國諸侯進橘來並張文借檻他冰合開扉岳
雪明孫何草屋松蘿暮多市井間嚴風生北戶愛日落南
山魏野曉霧霏霏晴不密黃塵障大高百尺風昏氣濁一冬
溫買酒澆神機歲殘須知帝力愛人深河海生雲鬪旱日六
花繁空吐奇艷戲弄陰機變寒深一川飛絮吹輕百斛明
珠初洒急切少殘腸泛舟何處好最多吟興是清湘就舫
買得魚滷美踏雪沽來酒倍香杜荀冬之蒲韻 硯寒金井水
簷動玉壺冰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曆無復似塵埃崖沉谷
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並杜甫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三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四

元旦

端月元日

玉燭寶典云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元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云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葦桃磔雞

晉禮樂志歲旦常設葦桃柳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攘惡氣

百華灯

晉禮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灯

盧延遜新歲朝詩元日無脂色朝一揮燭香

正會礼

晉禮志漢儀有正會礼正旦夜漏未及七刻鐘鳴受質公舞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享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獻贄奉璋

晉傳元朝會賦考夏后之遺訓綜商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万国咸亨各以其職坐太極之正殿儀蓋我以崔嵬群后德遠海外來同獻贄奉璋人肅其容

獻羽觴

晉荀勗元旦會王公上壽酒三言詩踐元辰延頸融獻羽觴折令終

讀令布政

唐張齊賢傳今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礼也

揚柳枝着戶上

齊民要術云正月旦取揚柳枝着戶上百鬼不敢入家

奏三元頌

唐岑文本除秘書郎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群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一篇文致華贍

詩

會朝四海登圖籍絳闈青都想盛容春色已知回寸草霜威從此際寒松黃庭堅數声雞鳴錦樓前引得春風散錦川星斗似沈初報曉羽儀如畫已朝天翠華尚未離三蜀白日那堪又一年祇為明時倍多感瑤炉重炷祝堯煙杜光庭終飲屠蘇定年齒座中唯笑鬢毛班方于元日甘泉會衣冠拜冕

梳圖書

四海玉帛方諸侯劉旦新歲起今日舊年猶昨宵凍雲低覆野殘雪稍封條梅堯臣椒盤又頌一年初多拜猶欣未要扶山色長供青鬢笠春光不為白髭鬚仙家風土關中是歲後薦花較早无人事馳驅不須嘆倦來添得睡工夫

揚誠齋

立春

舞雲翹

後祭祀志明帝立春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

李士賦剪綵花

唐中宗紀立春日宴別殿內出剪綵花令李士賦之

青衣青情

東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及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

青衣青情

青衣青情

東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及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

都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幘

龍精戒旦

隋志青帝歌震宮初動木德惟仁龍精戒旦鳥曆司春

釵頭雙綠燕

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為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聞香雙綠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詩

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杜甫土牛呈歲稔綠燕

表年春曹植綴條花剪綵掃戶柳生煙獨坐空山裏唯驚節

物遷梅堯臣日立春一歲還隨一歲來立春日競相催

細細谷風能破凍熙熙習俗似登臺初陽弄色明高柳殘雪

留寒伴落梅淮北風光元自好壯心摧謝不勝哀劉原父三

百六旬隨手去流年都被暗中消方冷舊歲餘今日却喜新

春第一朝挑柳未驅殘臘夜銀鑿初賜紫宸朝醉魂往往成

歸步便逐東風過海潮劉延世除日立春生菜頰饒饒口腹

剪猶聊稱白鬢鬢紫宸拜賜鳴雙笏卓蓋頌春佩左符劉旦

馬蹄殘雪未成塵梅子梢頭已著春巧勝向人真奈老枝頰

從俗不宜新高門肯送青絲菜下里誰思白髮人陳元己梅

菜飛翻柳色新雪泥乾處已成塵愁看節物獨驚眼醉吐詩

詞君可人謝幼槃立春暖日傍簾曉濃香開籠紅釵斜穿綵

燕羅薄剪春蟲巧着金刀力寒侵玉指風娉婷何處戴山鬢

綠成叢李遠

上元

明皇觀廣陵

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

盛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欲一觀俄虹橋起於殿前師奏請

行但母迴顧帝步上之高力士樂官數十人從行俄頃到廣

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師曰請勅樂官奏霓裳羽衣

一曲帝回關後廣陵奏云上元夜有仙人乘綵雲自西來臨

孝威寺奏霓裳羽衣一曲二終而去上大悅

作膏祠門戶

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祠門戶又荆楚歲時記今州

里風俗望日先以柳枝插門隨枝所指乃以巨粥祭之

步步燃燈

涅盤經云如來闍置金牀繞城步步燃燈十三里

造火蛾

開元遺事都城上元造麩蠶以官位高下貼蠶中探之

金門事節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

踏歌聲入雲

唐輩下記先天初上御安福門觀燈今朝士能文者為踏歌

聲調入雲

百枝燈

開寶遺事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上元夜燃之

燭圍

揚國忠子弟上元夜各有千炬燭圍

探春宴

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人士女正月半乘車跨馬郊野中為探

春之宴

詩

千門開瑣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張祐欲曙九衢人更多

千條香燭照星河今朝始見金吾貴車馬縱橫避玉珂靈藏
三五月華清遊逐上春相邀洛城曲追宴小平津樓上看
朱妓車中見玉人芳宵殊不極隨意守燈輪陳子昂玉釵驟
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傍張宵遠翠幃寬夜涼
官扇月中開龍燭抱金門出鰲負山趨玉座來碣極戲添
夷客喜栢梁篇較從臣材共知天意同民樂願奏君王萬壽
杯九衢仙仗豫遊歸室燭星繁換夕暉傳醴未斜清禁月
散花還拂侍臣衣天香暗度金虬暖官扇雙開綵鳳飛法曲
世人聽不足却迎朱輦下端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
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遠空並曾子固香
車百兩天街曉清蹕一声仙仗回張文潛

泥飲

杜遺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詩云田翁過社日邀我嘗春酒二
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補注云所謂泥飲者非飲亦泥之
中乃其醉如泥耳

巴歌

晉初南隱者自号南翁人莫知來歷因社日至衆會上願聽
巴歌乞此一日醉

結宗

荆楚歲時記社日四隣並結宗會社

一歲三祠

後建武二年立太社于雒陽无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
臘一歲三祠皆太牢

椒蘭酒

李叔達祠社詩椒蘭平酒酌重簋薇香箕

靈壇飲福杯

倦遊錄云大社二祭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
間爲翰林李士復被差題詩於齋官曰鄰雞未動曉驂催又
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齋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

詩

村北村南花柳新一風一雨社公春人誇宰肉刀在手我喜
治齋酒入唇李商老兩柳垂二葉風溪細二紋清權唯煮香
美味只羹芹飲不遭田父歸无遺細君東臯農事作李趾待
耕耘謝无已愁邊節裏兩相閑茶罷呼兒檢曆看社日雨多
晴較少春風晚暖曉猶寒也思散策郊行去其奈綠溪路未
乾綠暗紅明非我事且尋野蔌作蔬盤揚越齋步屨隨春風
村二自花柳田翁過社日邀我嘗春酒二酣誇新尹畜眼未
見有南翁巴曲醉北馬塞声微並社角樵蘇後幾甌生埃

春分

中氣

符天纂圖云春分二月中氣秋分八月中氣日出卯三刻日
入酉三刻晝五刻夜五刻

元鳥司分

左昭十七年元鳥氏司分者也注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
去

鷓鴣鳴

唐韻鷓鴣鳥名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鷓鴣春分鳴則衆芳生
秋分鳴則衆芳歇

寒食類

紡草宜臺

酉陽雜俎云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綉草官笠

熟食日

杜熟食日詩幾年逢熟食舊注云熟食日即寒食節也秦人呼寒食為熟食日言其不動煙火預辦熟食物過節也

一百六

唐元稹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官柳綠

藏煙

李崇嗣寒食詩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

畫鴨子

鄴中記寒食日俗畫鴨子以相餉

鬪雞戲

玉燭寶典云此節城市多鬪雞之戲

藍尾酒

白樂天寒食詩三盃藍尾酒

摘花時

劉禹錫寒食詩楚鄉寒食摘花時

詩

侵塔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來鵬紅染桃花雪壓梨

玲瓏雞子鬪贏時今年不似明寒食暗地秋子別有期元稹

寒食夜柳礙東風一向斜春陰淡二襲人家有時三點五點

雨到處十枝五枝花李山甫但挂酒壺那計賊偶題詩句不

須編忽聞啼鴉驚羈旅綿上何人治發田蘇軾美人寒食事

春風折尺青二賞尺紅半夜无灯還不寐秋千懸在月明中

薛能金鈿沽酒交羅韞弄絛人鶯語如留富花枝不賣貧陳

元老水隔淡煙疎竹寺路經微雨落花村天寒酒薄難成醉

地迥臺高易斷魂楊徽之一麾飄泊在天涯寒食園林不見

花唯有市亭沽酒客俚歌聲到日西斜曾子固一百五日江南天風雨鷄弄春工權繁紅鬧白爭韶妍飄英墮葉隨風綿汪洙

清明類

榆柳火

白氏六帖引鑽燧改火云春取榆柳之火以順陽時又云改火之辰

桐華

六帖云清明之日桐始華二月節

進火賜綸

唐輩下歲時記云每歲清明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者進上賜綸三元

詩

旅馬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生

山河錦綉中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舫著處

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

驕鬪膝並杜甫汀草汀鷗解喚愁舍南舍北復鳴鳩深憑竹

葉留春住未信桃花逐水流高柳半天渾欲綿二毛苦上

接籬邊具深孟杓懷山簡句夢池塘有惠連欲李少年花

壓帽却疑花笑及花噴並李商老數番風雨清明後江國春

多桃李花斷送松窻煙渚夢滿甌香雪啜新茶陌上依迷

連碧草樹頭顛倒落殘花鳥聲寂寞人歸後一味春愁障日

斜野水橫來滿竹池一番風雨潤花時幽禽行破青苔地

飛上小棠人不知微風南北半陰晴驚動遊人雷一聲小

雨催花三落尺可憐風物屬清明並僧正平身閑旋改清明

火齒冷不禁寒食恸昨夜溪流高六尺勸人時有杜鵑聲李

尚老 早是傷春夢雨天可堪風草更辛二內官初賜清明火
上相開分白打錢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揚高耿畫鞦韆游入
記得承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草莊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窻
分与讀書灯 兒童不慣貧滋味剛拾榆錢索買花 榆錢
零落麥開芒塊斷南軒蝶影双多謝東風相管領鮮艷花片
入書窻並玉周解好風臘月清明月碧砌紅軒刺史家猶避
回廊行復歇更聽絃管暗看花白居易夜雨輕寒拂曉晴壯
丹開尽過清明庭前落絮誰家柳乘裏新聲是處鶯張文若
上巳類

索東流

後禮儀志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上曰洗濯校除去宿垢疾
為大索二者言陽氣布暢万物訖出始索之矣

華林宴

鄴中記曰華林園上巳臨池宴會

樓南澗

孫綽義序以暮春之始解袂於南澗之濱

臨流杯池

晉起居注三月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會

置羽於觴

遷陸士衡詩羽觴不可筭注云置鳥羽於觴以取急筭飲數
也又逸詩云羽觴隨波

握蘭采艾

梁簡文帝三月三日詩握蘭唯是且采艾亦今朝

詩

風零三月初三日夜事靈和勝求和又見會稽王內史嗣亭
對酒愛新鵝劉旦花明柳暗一溪水日薄雲濃三月天洪電

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滿樓潭張說三月三日天氣
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杜甫行春莫放一日一修禊仍逢三月
三忍遣晴光作陰雨更將急澣洗春衫 出門着雨不能歸
惜得青篛看片時春紫万花知了未雲偷千嶂忽何之 今
年春事底忽二雨急風顛搗得儂不見一林如許筭猶嫌三
日向來風 秋早不由田父懶吞遲端待拓成陰 報吞春
光酒一卮貧中无酒看春欺作詩細与東風道未必東風肯
要詩 平田漲綠村二麥嫩水浮紅岸二花亞揚万里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四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五

立夏類

祭赤帝

記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註云迎夏祭赤帝赤燂怒於南郊之兆也

禮南方

禮春官註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

詩

兩脚連雲苦未收曉驚池面日光流田家甌裏封蛛網即漸歌謠麥有秋花時氣暖長愁夏竹裏風微又勝春謝幼繁祝融初馭節炎帝啓朱明日映林花麗風高御花清郊原浮麥氣池沼發荷英黎逢含酸梅子漸生仁鷓鴣老花飛迹已陳

一夜東風吹斗柄明朝煙柳不關春胡少俠

端午類

進五時圖

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為人像帶之

竹筒貯米

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楚人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長沙區曲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曰君見祭每為蛟龍所竊當以練葉塞上纏以綵繩二物蛟龍所畏也

飛鳧競渡

荆楚記曰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以舟楫拯之其舟輕利謂之飛鳧

木羹艾酒

金門歲節曰端午木羹艾酒以花絡樓臺插鬢

朱索節門

續漢書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為門戶飾以止惡氣

解粽節

歲時雜記云京師人以端午日為解粽節

詩

重午雲陰日正長佳辰早至浴蘭湯涼風入座無消扇彩索靈符映羽觴李商隱朱明風景值良時重午欣從上國歸湘水悉投角黍去山陰買得子鵝肥青羅蓮葉駕為浴金粟榴花夾蝶飛不似昔人皆競渡清波今幸濯征衣劉王孟宮衣亦有名端午披恩茶細葛含風軟香羅疊疊輕杜甫蠟脚傾官酒南烹薦子鵝劉長因白髮無端種種生每逢佳節只心驚老妻稚子知人意但把菖蒲酒細傾病臂懶纏長命縷

破衣羞帶赤靈符樽中有酒不得醉憶着三閭屈大夫謝元

德知酒緣佳節昌陽薦一厄兒女射園事妻頌賜衣詩懶檢

三閭傳爭纏五絲絲平生幾端午隨分作兒嬉謝幼繁

夏至類

進粉脂囊

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

神在崑崙

禮大宗伯註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

朝節

圖經云池陽風俗不喜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鴈往還謂之朝節

殺鵝為炙

歲時雜記云涉江州郡皆重夏至殺鵝為炙相遺

三伏類

金氣伏藏

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
立春木代火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
立秋金代火火畏水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
從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
故謂之三伏

以狗禦蠱

史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
無至此乃有之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

進湯餅

荆楚歲時記伏日進湯餅名為辟惡

薦麥瓜

崔是月令初伏薦麥瓜于祖禰

烹羊炮羔

前揚輝報孫會宗書云田家作古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
自勞

詩

南越逢初伏東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閣絕微塵王言史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備岳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杜

用紺宇迎涼日方床御給衣清談停玉麈雅曲弄金徽高樹

秋聲早長廊暑氣微不須河朔飲煮茗自忘歸梅聖俞

立秋類

禮太宗伯以白琥禮西方註云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
而少昊尊收食焉琥猛象秋嚴

衣白迎氣

後禮儀志立秋之日京都百官皆衣白施卓領緣中衣迎氣
白郊

斬牲

後禮儀志立秋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武官肆
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蠱

祭白招拒

記月令註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

詩

暑中剩喜立秋初特地西風半點無旋汲井花澆睡眼酒將
荷葉看跳珠揚誠齋但暑迎秋薄涼風是日生遜然始驚三

伏盡又遇立秋時露彩朝還冷雲峯晚更奇壠香禾半熟原
迥草微衰幸好清光裏安仁謾起悲齊己夏衣臨曉薄秋影

入簷光前事風隨扇歸心燕在梁元稹疎雨洗空曠秋標驚

意新杜牧不竟初秋夜漸長清風習習重淒涼炎炎暑退亭

齋靜塔不叢莎看露光孟浩然正冷深水晚荷生已竟疎簾

小簾清鳥背夕陽歸極浦角迎秋氣入孤城趙觀律變新秋

至蕭條自此初花耐蓮報謝葉在初呈初淡日非雲映清風

似雨餘卷簾涼暗度迎扇暑先除司空曙

七夕類

結綵樓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於中庭以乞巧有
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

曬腹中書

世說郝隆七月七日皆曬衣惟隆乃於庭中向日仰臥人問
其故答曰我曬腹中書耳

祈恩牛女

唐開元遺事每七夕夜陳瓜果酒饌于庭祈恩于牛女

烏鵲填河

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

詩

天孫何計是來時月意惜惜露氣微可道星河難得過自緣
烏鵲合高飛秋宵已勝春宵短今會還如古會稀早晚望夫
能化石盡分人世作支機李素伯新秋氣象已恬和牛女相
逢欲渡河星裏客來應處士月中人到是姮娥清風幾幾鳴
環佩薄霧紛紛透綺羅莫向一宵懷怨別萬年千載却成多
歐陽闕女求天女更闌意未闌玉庭開粉席羅袖捧金盤
向月穿針易臨風整線難不知誰得巧明日向看香信江詩
絡角星河齒齒天家家歡笑設紅筵應傾謝女珠璣篋唐詩

檀郎錦綉篇香帳簇成排窈窕金針穿罷拜嬋娟銅壺漏報

天將曉惆悵佳期又隔年羅隱月為開帳燭雲作渡河橋狀

水金冠動當風玉珮搖清江露白風清夜向晨小星垂佩月

埋輪絡河浪淺休相隔滄海波深尚作塵天外鳳凰何寂寞

世間烏鵲謾勤辛倚欄殿北斜樓上多少通宵不寐人唐詩

謙金風入樹千門夜銀漢橫空萬象秋溫庭筠鵲辭穿線月

花入曬衣樓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李賀南隣日射羅紗

筍北里風吹首宿盤可是未能湊免俗猶將犢鼻長竿僧

異中蛛喜今宵綴蠅惜昨日多揚誠齋兒時見天孫今日聘

何鼓鳴機應暫停飛鵲橋邊渡李商老金線工夫好手多絲

樓香裏拜星河家家闔巧更乞巧却恐人心奈巧何在俠

中秋類

照海旌幢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度中秋令少游作口號有照
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是夕微陰少游別作
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

蟾魄圓

唐歐陽詹說月序云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諸月數則蟾
魄圓

詩

萬里此情同皎潔一年今日最分明夏是幾年今夕一番逢
千古何人此典同酒入銀河波底月笛吹玉桂樹梢風揚子
里只應此夜團圓月偏照寒窻獨宿人洪駒父碧天空無雲
明月皎在池桂輝中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黃
魯直兩洗天宇淨微雲捲涼風今夕定何夕月圓秋氣中高

鴈掠沙水寒鵲繞梧桐謝元逸桂影搖灑灑波光照醜顏同

月懸林麓夜千尺水落野橋秋一篙僧正平月晃長江上下

同畫橋橫絕水光中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佛

氏解為銀世界仙家多在玉華宮蘇軾中秋松江新橋對

月三夕月俱好清光惟望多風應落桂子露恐滴金波蘇軾

欽河漢初無際山川共絕塵舉杯光可挹起舞影相親劉辰

父坐見水輪破夕陰玻璃萬頃帶遙岑客懷耿耿念存沒江

水悠悠無古今曾紆中秋再過吳江待月東林月正圓廣庭

無樹草無煙中秋雲盡出滄海半夜露寒當碧天輪彩漸移

金殿外鏡光猶挂玉樓前莫辭遠曙熱勳意一墮西岩又隔

年柳惲

秋分類

玄武見

書宵中星虛註云虛玄武之中星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日在角

禮馮相氏掌春秋致月註云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

重九類

榮更插鬢

李白九日寄崔侍御詩九日榮更插鬢傷早白登高望山

海浦目悲古昔

蓬萊殿賜痛

杜病補詩蘇註云唐太宗蓬萊殿九月九日宴羣臣酒行遍

賜湖南新橋宰相以下皆有詩謝

馬乳酒

杜九日詩生開桑落酒蘇註云桑落河出馬乳酒范人兼前

荀慶之晉宣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僚飲焉

黃樓之會

蘇東坡在彭城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詩云菊醞更甞自

古傳長芳每復是臞仙

詩

晚起無蒼看帽溼蕭疎霜鬢任風吹病懷王子同傾酒愁憶

潘郎共賦詩寧效騷人餐菊藥敢希朝士賜更枝白衣不至

數元亮空對門生與二兒謝無逸重陽示万同德王子玉立

之齒即齒也野僧軒前寒菊花不可勝數恒河沙偶入

高陽酒徒眼勝在靖節先生家且共登臨判酌莫因搖落

閑悲嗟歸驛踏碎畫橋月飄飄清興無津涯在使重陽軒

賞菊綴帶采蓮好浮舟菡萏衰季秋時欲半九日意兼悲杜

甫九日曲江黃花叢畔綠柳前猶有些些舊管絃偶遇閨秋

重九月東籬獨酌一陶然真玄機閨九月九日坐開琴瑟酒

來把菊花枝杜甫齊醕初熟喜重陽下瞰滄溟興渺茫白酒

自知逢好客黃花誰竟在他鄉尚知懷古心情健猶喜登高

足力強半醉歸時吹落帽少年風韻未全忘李清日一見黃

華只自羞蕭然短髮不禁秋誰人為整烏紗帽獨倚西風滿

眼愁朱行中欲賦前賢九日詩茱萸相闢一枝枝可伶宋玉

情無恨爭似陶潛醉不知綠鬢愛隨風景變黃花能阻歲寒

期登高回處狂多少笑殺襄陽拍手兒范仲淹樽酒此時須

在手菊花明日便愁人褚菊花一歲歲相似人貌一年年

不同戎昱北斗暗量浮世去東籬旋報菊花黃杜光庭年年

羞見菊花開十度悲愁上楚臺半嶺殘陽銜樹落一行新馬

向來人李澤國雖無戲馬臺仙都別是一蓬萊登高本

為酬佳節好笑前賢只避災任

立冬類

迎氣黑郊

東漢禮儀志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

氣於黑郊

歌玄真

後漢祭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真歌玄真舞

育命之舞

冬至類

權土炭

漢天文志註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均冬至陽

氣至炭重夏至陰氣至土重又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

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

炭重而衡低

七曜會於斗

律歷志註孟康曰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日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

亞歲

晉禮志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曰

南端

唐韋應物詩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

日在牽牛

禮馮相氏註云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

書板言事

後禮儀志冬至前後百官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日若十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若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

各一板

詩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
氣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着衣裳何人錯憶
窮愁日愁日愁添一線長憶昨道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
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天時人事日相
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綉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
杜甫陽進君子升陰退小人伏此理洞然明不疑何更卜微
和回根菱餘光借草木但看堂前梅南枝已芳馥謝元流慶
晉三陽首朝天萬國同斗邊看子月臺上疾祥風崔希燭滿
天街曉漏長杜門半落墮臺綱金吾六卒閑私弟玉筍千行
守未央五貴許謨恩盜賊一朝新事効風霜堯天咫尺橫雲
霧岳慶南山萬壽觴張商英候曉金門闕乘時寶曆長羽儀

瞻上宰雲物麗初陽李斯天宮初動磨鏡室已飛灰蕭瑟陽
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芒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杜牧之灰
管移新律窮陰變一陽劉商

臘類

取獸祭祖

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田獵取
獸祭先祖也

新故交接

隋禮儀志開皇四年詔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可以十
二月為臘

賜口脂面藥

酉陽雜俎云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笏又
太平御覽載盧公家範凡臘日上溼且及頭膏面脂口脂又

杜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嬰下九霄

持椒內井中

養生要云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內井中除瘟病

陳留云范喬邑人盜斫其樹後愧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柴
與父母相歡耳

詩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蒼草漏洩
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
隨恩澤翠管銀嬰下九霄杜甫待臘驚還過留年惜欲除兩
纜三日有雪更一冬無遊夜妨綠海寒威亦為爐未湏排衣
悶猶足助詩娛楊誠齋臘後詩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
江可伶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舡未將梅蕊鴛鴦愁

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杜甫

歲除類

擊鼓逐除

呂氏春秋註前歲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亦曰儺

送寒氣

記月令大儺勞碌以送寒氣

藏鉤戲

荆楚歲時記歲前為藏鉤之戲

詩

千年庭燎照樓臺
撫為年光急急催
半夜鵬因風捲去
五更春被角吹來
蘇軾五更鍾漏欲相催
四序推迂往復回
惟裏殘燈纔有艷
爐中香氣盡成灰
漸看春逼芙蓉枕
頓覺消竹葉杯
守歲佳人應不卧
相思那得夢魂來
孟浩然官曆行

將盡村醪強自傾
厭寒思暖律畏老惜殘更
羅隱儺聲方去病
酒色又迎春
明日持盃願誰為
最後人方干
殘燈和臘盡
曉角帶春來
高蟾
永夜誰能守
驕心未放眠
挑燈猶故歲
聽角已新年
皮日休
一年將盡夜
萬里未歸人
寥落悲前事
支離笑此身
愁顏與衰鬢
明日却逢春
戴叔倫
冬去更籌盡
春隨斗柄回
寒暄一夜隔
客鬢兩年催
李福業
莫嫌寒漏盡
春色來應早
風開玉砌梅
薰歌金爐草
稚齒喜成人
白頭嗟更老
年華不裏催
清鏡寧長好
柳聖俞
年年最後飲
屠蘇不覓年來七十餘
十二春秋新罷講
五千道德過親書
蘇軾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
守歲聽兒曹
自笑未免俗
並同上
一臘天顏雪
千山梅未花
終年不為客
除夕恰辭家
雨又垂
垂落風仍故
故斜難開愁
裏眼只益鬢
邊華紫陌相逢誰不客
青灯作伴未為孤
何須家裏作時節
只問旗亭有酒無
並柳

雪留遠嶺半尖白
雲漏斜陽一線黃
天肯放晴差易耳
慙慙剩覓幾朝霜
全上除夕前一
日絕句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五

十二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六

皇后類 附

脫簪珥

列女傳周宣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常夜卧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君焉

金波合義璧

晉后妃傳序作配皇極齊躋紫宸象玉床之連後宮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

裙不加祿

後明德馬皇后傳永平元年立為皇后裳衣大練裙不加祿六宮莫不嘆息

三宮太后

後正獻皇后傳正獻皇后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太和中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開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燃灯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

夢龍據臂

漢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與魏王宗女魏媼通生姬許負相當生天子漢王見薄姬有詔內後宮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母相志及兩美人侍漢王相與笑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以實告長日召欲幸之姬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臂止曰是貴徵也五豆為汝成之遂幸有身生文帝

蘭闥椒屋

東漢皇帝紀賈班政蘭闥宣禮椒屋註云即椒房也

內輔

晉書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聰既替位召拜為后起鸚鵡儀殿以居之廷尉陳元達切諫娥時在後堂手疏啟曰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志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視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太子類

畫周公負成王

霍光傳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責重可屬社稷上延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侯以賜光後上病篤光泣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帝崩太子襲尊位是為孝昭皇帝

少陽

顏延年曲水詩註太子首德於東宮東宮少陽也

虎園齋

王元長曲水詩諸后春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谷藻至德珠璣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山龍樓而問孺入虎園而齋曾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

金聲玉潤

晉潘尼皇太子釋奠頌尊道遜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

帝範十二篇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躬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黃臺瓜

唐承天皇帝俊傳李必與帝語俊事帝泣曰事已爾未耐何
必曰陛下嘗聞黃臺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睿
宗最幼長曰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圖臨朝鳩殺之而立次
子賢賢日憂傷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
感悟上及后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而賢終為后所斥死
黔中陛下今一摘矣謹無再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為后所構
故必因對及之廣平遂安

詩

鶴駕通霄鳳蓋備雞鳴問龍樓曉 竊聞太子已傳位聖
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祖並杜甫

宗室類

公室枝葉

左文七年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此蔭矣焉焉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為比况國君乎

分枝若木

魏王固表王孫公子不錢自彫非為則鳳分枝若木疏孤天
潢宜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

磐石之宗

漢中山靖王傳武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
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欲稍侵削諸侯王自以骨肉
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磐石之宗今為臣
下所侵辱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泣具以吏所侵聞
上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

禮樂宗英

漢河間獻王等贊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又叙傳
云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

為宗臣表

唐李勉傳少喜學內沉雅外清整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
臣表

宗室領袖

北魏宗室澄少好學文明太后謂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
為宗室領袖澄字道鏡

瑤山玉彩

唐李敬皇帝命許敬宗楊思儉即文思殿摘採古今文章號
瑤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

情遊江海

南史齊宗室衡陽王鈞傳會稽孔珪家起園植桐柳構山泉
鈞往遊焉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邪珪曰
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詩

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杜甫特進群公表天久
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志寢與

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
鸞聲立章龍鳳騰 並杜甫贈特進汝陽王汝陽讓帝子眉

宇真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聞元中主恩視遇
頻出入猶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杜甫

器安陽郡王神克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及舒國實惟親
弟昆 子建文章壯何間經術存温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

杜甫別李義 我文時英特宗枝神竟後珊瑚市則無駭驥人

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 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 垣枚乘文章老河間... 宰相類

黑頭三公

晉諸葛恢傳為臨沂令... 三公又北史魏元或少有才... 當此人也

左轄

杜贈韋士丞詩左轄頻虛位... 轄星傳較兩旁主王侯左轄... 起徒步

起徒步

漢公孫弘傳元朔中代薛澤... 惟弘無爵上於是望封為平... 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 再入三入四入五入

唐宰相再入者

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 說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 度

卞氏六龍

三十國春秋下粹以清辯稱... 六龍

九十八族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 相門有相

魏曹植傳相門有相夫相者... 魏德昭也文德昭則可以正國

朝致雅熙稷契夔龍是也

黃閣三十年

唐皮日休詩五晏房與杜魁... 萬古

真閣金榜

唐記云崔昭暴卒復生云見... 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 有宰相器

拂衣五湖

前何武為郡吏何壽為太守... 選謝靈運述祖德詩賢相謝... 拂衣五湖裏註云賢相太傅... 二傑詩

三到鳳池

唐宋瑤為尚書右丞相張說... 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 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三到鳳池

湘山野錄云退傅張鄧公士... 城游金明抵暮拍宜秋而入... 詩於牌云閑遊靈沼送春回... 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中國相司馬

國朝司馬公遼人遣使入朝... 起居及為相遼人教其邊吏... 邊際

白麻出必壞之

白麻出必壞之

白麻出必壞之

白麻出必壞之

白麻出必壞之

白麻出必壞之

唐李甘傳累遷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諱言將用之甘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

骨鯁宰相

唐李絳傳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憲宗欣然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加水旱無年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畧策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餘醪酒

詩

十年閉纜濟川舟今日開懷叙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傳若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與聖朝恢壽域食霞難訪赤松遊陳充上冠公清如水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廣外聞應破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

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

關關雎雎上其相公錦衣猶帶御爐香宮殿移麾耀寵光

里龍舒新政令九重鳳閣舊文章李窮造化乾坤容醉聽笙

歌日月長早晚歸來秉釣軸再為霖雨需多方管仲之上王右丞

直須待見為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王逢原上富公退身高

卧楚城幽獨掩雙扉漢水頭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捲

簾愁幾人猶識孫洪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

十年空被白雲留劉長卿上李相公移鎮岳州四朝憂國鬢

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

曾經度亮三秋月下盡羊曇兩路基惆悵舊堂為綠野夕陽

無限鳥飛逐李鄴上裴晉公一戰文場拔稍旗便調金鼎佐

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投劾按前人到少

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王仁

格上王溥相國

參政類

父見其進拜

退朝錄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宋崖吳正甫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今之孟母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東掖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除擬官吏數千負罪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賜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聖劉樹下林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時上谷人上書

圍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弼覺見之方欲

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恭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

起於太武前捧樹頭聖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

廷不理爾之罪也太武失容放其曰不聽奏事過在朕躬樹

何罪致之弼具狀以聞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

年不可及

翰林盛事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客止端雅文詞清洒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花花落洛陽城張燕公特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與宰相職業均

丁未錄除張方平制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庶堂之論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苞至仁以澤萬類近則

均 群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

樞府類

二府

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
朝政自此始用士人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

宣麻自周太祖始

續翰林志舊例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
歷試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

契丹使謂得人

國朝王德用武臣也 仁宗朝再入樞府為使是時富弼偕
契丹使來德用作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
相可謂得人

神兵會府

續會要除文彦博制云天極環樞神兵會府又賜張耆詔云
北極之躔亮于神務一務之府倚以老成

儒臣兼使相

會要大中祥符間以王欽若陳堯叟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充樞密使兼使相自王欽若等始

省府

王禹偁制省密之府總樞機於萬微

西樞

熙寧二年詔曰國家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戰守與中書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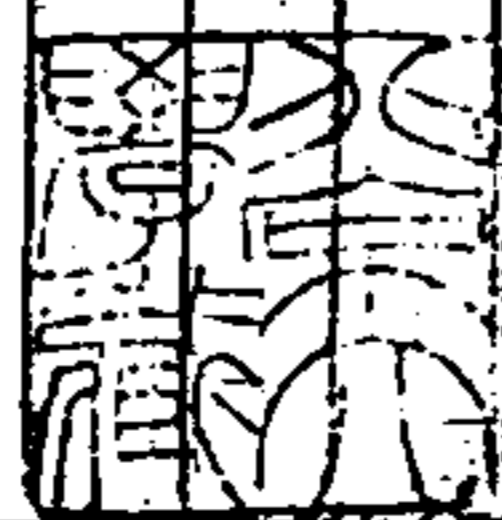
熙寧初滕達道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
中書莫功而密院降約束廊遂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

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何以今天下願教大臣
凡戰守議同而後下 神宗善之

詩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舟多忘事少來
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
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宋庠除樞密相寄手京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六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七

給事類

掌顧問

通典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
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也

直氣謹言

呂元春有直氣謹言拜為給事中

八年方選

漢書蕭望之輔朕八年方選閱內侯給事中

黃門要地

唐德宗以王緯為給事中稱黃門要地

青瑱郎

杜詩飄青瑱郎文采珊瑚鉤

左省

杜牧之行崔燥制云左省駁議不畏強禦

中書舍人類

知有古人風

南齊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若此職者皆權傾天下獨昭
廉謹无所干預器服率漏明帝聞之賜紫合燭盤勅曰知有
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物

世號三才

唐魏徵兼中書舍人與溫子升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

宰相器

後周范質加中書舍人每朝廷遣使齊詔處分軍國事皆合
機臣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周祖歎曰宰相器也

兩宮文翰

徐浩肅宗時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
詞膽給尤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中書右丞元宗傳位詔
冊皆浩為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紅藥翻塔

選謝元暉直中書省詩紫殿肅陰洞庭赫弘敞風動萬年
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綫深沈映朱網紅藥當塔翻蒼苔
依砌上茲言翔鳳池嗚佩多清響又職畧內直詩云紫泥初
熟詔書成紅藥翻塔畫影清屋瓦生煙宮漏永時聞幽鳥自
呼名

年久者為閣老

唐楊綰為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料
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

三世掌書命

唐張嘉正武后時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出其上
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舍人子延賞延賞子弘靖
三世掌書命

失却張君房

湘山野錄云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
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窰後
錢揚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日最號閑司諫排衣歸
華山謂神放也希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詩

清切丹禁近浩蕩文河注上官儀酬薛舍人誰謂相去遠隔
此西掖垣劉道暉贈徐幹今年寒食夜西上鳳池頭誠知視草
貴未免對花愁白中書運直詩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伯玉中書郎詩彩筆開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取畧
綠松窻對鳳池開履迹衣香遍上台天意皆從絲毫出宸心
盡向紫烟來非時玉案呈宣旨每日金階謝賜回 王建詩
太微西掖鳳池邊西閣凌空為起煙彩筆時批尺一詔直
深在九重天 賦畧簡同舍詩

左右史類起居舍人同

咨質所宜

文宗時周墀兼舍人帝御紫宸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最為
天子欽矚

執簡記錄

唐會要蘇氏記曰正觀中每日仗退上與宰臣參議政事即
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

一時清選

白居易蕭悅起居舍人制云記事之官一時清選

操筆赤墀下

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則
置筆札於玉階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缺為起居舍人時揚嗣復已除起居舍
人揚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夫中
謝奏取進百帝領之李珣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
檻之右疾趨而置詞拜舞焉

詩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
開函近御筵村工部贈起居舍人

翰死類

清華之地

職官分紀云國朝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奏續
林志二卷詔頒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
意因卿進續翰林志羨卿居清華之地也

北門李士

劉祥之傳祥之少以文辭稱遷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
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以新書高宗又密與參決政事以分
宰相權時稱北門李士

北扉

沈括筆談李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室之南便於應召

三俊

李紳傳與李德裕元稹並為翰林李士與同時號三俊

翰林六絕

唐李益號翰林六絕謂文章書翰等六事過人

亡謂朕慢近臣

國朝王曾為翰林李士直曰 真宗首召之燕衣坐便殿
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亡謂朕慢近臣

與朕致太平

玉堂集王旦為翰林李士中外以為有宰相器常奏事下殿
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咸平中拜參政

奏藁八十卷

國朝晏殊為翰林李士九有奏藁外人皆不知之 真宗類
之得八十卷

德重者為承旨

通典翰林院例致李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
以獨承密命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正元已後為李士丞旨
者多至宰相焉

清淨玉堂中

太宗賜蘇易簡詩云翰林丞百貴清淨玉堂中

將相之儲

東坡謝表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摘葉試草制詞

瑣言云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果時果為翰林學士

白麻皆在北院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

夢掌中抽草

偽蜀辛寅避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

召為學士

賜金荔枝帶

杜贈翰林張季士詩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註云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

詩

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灑春霖李斯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賈黃中學士金盃殿後居天中行坐侍龍輿承恩不許離麻謝密日長教倚案書王建上相詩

御史類

烏衣郎

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

魏老虎

晉崔鴻為中丞明法百編無所阿遊號為老虎

有伯夷史魚之風

前朱雲傳御史大夫貢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外內莫不聞知

朝士畏其筆端

南史劉瑀為人恃性使氣為御史中丞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陰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此兒乃敢彈我

晉宗室敬王司馬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簫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明日温見奏事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執青儀囊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人武冠絳講執青儀囊在前

李生猶汲黯

李彪遷御史中尉遠近畏之豪右屏跡高祖常呼為李生又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截角

晉劉暉字長升轉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曰君何敢持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劉暉劉殺子也

鐵肝御史

四朝國史劉述傳劉頌為御史言事貶蘇軾遺以詩有烏衣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鐵柱綉衣

北齊司馬子瑞為中丞選御史云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
筆以繩違馭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
僚揚確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
翩翩妙技心焉匪石直也如絃有兼此者實所欽仰

紫髯公

盧殷送崔侍御云烏臺正客紫髯公

全樹借汝

六子大亮劉洎薦李義府召見試令詠棲鳥立成詩曰日重
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惜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
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技拜監察御史

詩竹寄意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中
竹以寄意焉曰擢擢堂軒竹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薛小
未成竿

柱裏柱外

唐職林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

禁御史食肉

唐馬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
恐州縣贖費難尚何為榜吏斥之

埋輪

漢張綱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
大將軍莫條其有元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

詩

白簡光朝列彤駟出禁中楊亮故人名宦高情簡肅權豪江
撼贈孔中丞盛府提青囊殊章動綉衣風運臺明起霜就簡

花飛凜凜當朝色行行滿路威 薄遊忝霜署直指戒冰心
並蘇味道 曉趨天闕烏紗薄內直衣臺古柏寒 際曉乘
駟入九達內朝簪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豈器服
紫芝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
代无烟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用

諫官類

真諫官

唐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
為回紋詞衆皆諂言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
規侍宴既過三爵諱諱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
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跡上疏論時

後四條帝意嘉納

為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

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高祖謂朝臣
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糜萬機不痛十旬未為
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
為陛下國計則為忠矣

置笏於地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嘗怒一即於殿前笞之行本進
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
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
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
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喜諫議得君

後魏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
議惟喜諫議得君

積勞擢上

唐職林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熙寧里謁大明宮
冠蓋駟壯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勞猶重積其上

豈避一時雷電

唐韋溫傳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
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

令子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滄為右補闕獻疏切直及餘慶朝憲示曰卿之令
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質

額叩龍墀

劉栖楚為拾遺敬宗即位改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

額叩龍墀苦諫

詩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故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遺恨波濤獨老成杜甫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

當時流落丹心在自昔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裨帝右直須
風采動朝端世間万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君謨贊殿

脩余竊王素有才繼駭雅哲臣不比肩杜陳拾遺故宅

駟馬歸城闕髮先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明恩禮樂中
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獻替欲誰論韓退之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去暮惹御香歸白髮悲
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无闕事自資諫書稀岑參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七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八

尚書類

蔡筆待顧問

袁子正書曰尚書佩契刀囊執板加簪筆焉又周捨問劉杳
尚書官者紫荷相傳云擊囊竟何所出杳云張安世傳云囊

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肅囊也近臣替筆以待顧問

號武庫

王隱晉書杜預為尚書預其萬機不可勝數朝野伏焉號曰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喜朝廷得人

梁明少遊知名之士位都官尚書簡文帝謂人曰我不言明
少遊作尚書喜朝廷得人

前行中後行

通典開元令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為前行戶刑為中行禮正
為後行

白衣尚書

後漢鄭均建初中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帝東巡過
任城乃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白衣尚書

寶劍署名

後漢韓稜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禹尚書陳寵同時俱以
才能稱肅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

曰韓稜楚龍淵鄧禹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論者以稜淵深
有謀故得龍淵詩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

故得推成推直追反

清乎尚書之言

鍾離意為尚書明帝賜以珠璣意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此贖獲之寶誠不敢拜帝笑曰清平尚書之言意乃交疏太守坐贓

黑頭白頭

南史宋表昂梁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帝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

王戎慕伯玉

晉王戎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以晉至方亂慕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營護之節自經典選承晉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徐陵比毛玠

徐陵為吏部尚書以梁朝選授多失於是提綱率維綜檢名實眾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薦四十八人皆知名

唐杜淹傳以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四十八人皆知名

如貧士市瓜

北後魏楊愔拜吏部尚書典選二十餘年取士多以才兒時致謗言以為惜之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惜聞不以為意

竹蓬為屏風

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檀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

機線無長

為蜀禮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故曰韓八座事業如拆機線無一條長

五兵尚書

通典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

戎裝夾道

唐李輔國為兵部尚書南首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飲酒一斗不乱

飲酒一斗不乱

唐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乱夜則宴賞書決公務庭無留事

李義不可過

唐李義改黃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願李義不可過耳

給食自題始

唐蘇頌傳帝問宰相有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

美官缺每用卿然宰相議選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及紫

微侍郎朱嘗稱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頌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題始

衡鏡之職

唐大詔公李實之吏部侍郎制用解樞機之務俾君衡鏡之職

李下無蹊徑

唐李義字尚真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同典選事請謂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執筆數十年

通鑑魏中書侍郎高允好直諫帝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皆無功而至王公兒執筆任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立乃拜中書令

貴幸不敢恩以私

李弘景累迁吏部侍郎銓綜平叙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

戶部二妙

韋維遷戶部侍郎善裁剖時負外宋之間善詩稱戶部二妙

三典貢舉

賈疎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二人多名卿宰相

留取破麻鞋

南部新書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着及袞視事不浹旬果拜

滿城桃李屬春官

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滿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別成一家法書

劉瑒轉刑部侍郎瑒精於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河朔英靈

隋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惣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

詩

紅旗照海壓南荒微入中臺作侍郎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關致時康韓愈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

賢心寡他

杜寄吏部賈侍郎昔年內署振雄辭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錄袞衣詩華星却復文鳥位

別鶴重歸太

一池想到金門侍稱籍一時驚喜見風儀

錦繡萬花谷別集

卷八

侍讀侍講類

更日侍讀

通鑑書開元二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九月戊寅以馬懷素為直學士

駱賓王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

大液亭分講

韋執掌路隋為侍讀授示召入大液亭命分講毛詩閑雅尚書洪範筆論訪以理體敷厚樂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侍講居侍讀之下

國朝會要熙寧元年龍圖閣直學劉頌等議不堂座講疏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

南宮書畫

後漢賈逵與班固並校書南宮宗好古文尚書古文傳入講

北宮白虎觀

南宮書畫

殿中無雙

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經術能世其家

熙寧四年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宰相安石之子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家故召對而擢用

孔師金友

漢金敞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敞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

龜鏡集印

龜鏡集印

龜鏡集印

龜鏡集印

龜鏡集印

龜鏡集印

龜鏡集印

龜鏡集印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孝武令通官印方寸大皆龜紐又司馬彪漢書曰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佩兩印皆以黑犀

史樂毅出奔趙往來復通於燕趙以為客卿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起望首樓

楊師道字景猷太宗時為卿賜宴帝曰聞公每酣擬筆賦詩如宿構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一坐斐然

分紀北齊趙彥深拜卿不脫朝服見母跪陳幼小孤露哀訓至此

封教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卿視事庭設九部樂

白集陳中師太常少卿制立國之大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實兼其職或效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之清選

杜牧送崔少常出鎮夏州詩帝命詩書將壇登祀樂卿

晉中興書曰資循拜太常中宗踐祚下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身而已屋簷庭風兩爪常造其靈其賜六尺床縵并錢二十萬以三其德

大小鴻臚

魏畧韓宣為大鴻臚始南陽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東觀漢記牟融字子優為大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元集行藝武制農天下之本也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李不在茲選

白集除蔡武制云聚九州之職辨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取為主者外府上卿務殷秩崇不易其選

後魏孫紹為少卿帝問卿何年老對曰臣年雖老臣節尚少

唐倪若水傳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僊吾恨不得為驕僕

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北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

金掌玉春度玉墀杜送馬大卿赴關

低軒暈羅天闕琳琅識介珪通籍踰青瑣耳衢照紫泥

方一展班序更何踏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八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九

秘書省類

願一見秘書

唐李邕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悞了辨如響

掌四部圖籍

六典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為之部目甲部為經其類十有一乙部為史其類一十有三丙部為子其類一十有四丁部為集其類有三

太一之精

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扶端出火用以照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瑞石

兩京新記曰西京秘書省厅事前有隕星石隋自咸陽移署於此少監王劼作瑞石頌以贊美之

成門戶

許敬宗正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

詩

綠編方委閣素簡日盈輕協約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杜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同上渥注騏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哲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杜送李校書清墨氣舊史磨丹注前經義死手秘

寶文堂耳驚靈韓東帶臨風氣調新孔門才業獨誰倫於松韻冷雪溪暗為鶴勢高天路春美玉韞來休問價芳枝攀去正無塵莫將雲閣輕科第須作人間第一人趙振贈李秘書

白首郎

杜元日示宗武詩名慙白首郎註云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臣兒陋陛下好壯臣已老矣是以三朝不過故老於郎署帝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京兆田郎

三輔決錄曰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哥奴豈郎中材

李林甫源乾曜執法乾曜子黎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

有風稜

五代史劉鼎清泰中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

覓一主吏部

褚亮每為桓彞覓一佳吏部彞曰與縣宰徐寧海岱清士即遷吏部郎

南曹

唐六典吏部員外郎掌選院謂之南曹注曰其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

少年新官

白樂天送霍考功詩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清身健好凉天

十才子

唐盧綸為戶部郎中有詩名於正元中與李端司空曙之徒名為十才子形於圖畫以美其名

孔獨誦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孝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决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

水廳

因話錄云祠部呼為水廳言其清且冷也水去声

南宮老駕

白居易贈駕部吳郎中詩曰幽閑靜境別唯有南宮老駕凡

爾粟積

後漢趙喜少有節操更始即位拜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喜喜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積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郎中使詣拜陰李氏遂降更始悅謂喜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詩

千里歸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馬翩翩行衝赤日加餐飯上到青雲穩著鞭白居易 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蕩孤騫 今日西京塚多除南省郎 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 天路牽騏驎雲臺引棟梁並杜甫

東宮官類

儲端

分紀沈約齊安陸碑曰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注云儲端謂太子詹事

八舍之職

環齊要畧云庶子謂八舍之職

自比倡優

隋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太子洗馬李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比倡優請正其罪

飲酒人之常情

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為諭德 真宗急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移時乃自肆中飲歸中使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事以對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問以實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中書

可大用

龍樓箴

歸登有文李為東宮侍讀獻龍樓箴

夜隨銀茶

許敬宗除太子太師制晨謁金墀事切於忠蹇夜隨銀茶義先於調護

太子執弟子禮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於二傳執弟子禮二傳入見太子請示賢門迎

南土秀望

記室新書晉中興書吳王入洛唯陸機陸雲顧榮而已以南土秀望遷太子舍人

非作殿下弄臣

隋劉行本傳隋文踐祚拜太子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行本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

詩

託身承華側矯迹入崇賢朱徽尺髮士長纓皆俊人選贈陸揚

學官類

清正自守

唐元載以魚朝恩嘗領國子監事濫汚太宰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縮為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揚縮清正自守雅望素高元載忌之

讀書不如寫書

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嘗為六經以為讀書不如寫書

得師之道

韓愈為國子司業嘗為公墓銘云公誨於國孝也嚴以有禮扶善遏惡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豈弟得師之道

國子監不寂寞

李翱作韓昌黎行狀公迂祭酒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列燕祭酒堂

退之聽琴序云司業武公少儀總太宰儒宮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

相門才子

劉禹錫送國子博士令狐赴吳元觀省云相門才子高陽族李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榮標等謝庭歸去踏芝蘭

廣文博士自君始

唐鄭虔傳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

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許宰相宰相曰上增置國子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

九經庫

公那律傳正觀中迂國子博士淹識群書皆遂良稱為九經庫

鄒魯大儒

韋賢號稱鄒魯大儒召為博士

道之淵藪

魏志文帝即位博士高柔上書曰博士道之淵藪

諸生著龜

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云足下出文闈為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絕得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于職者不墮其業

詩

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

儒岸恣游息聖籍飽商推韓銀河光燦少微星天下文章獨擅名漢殿已呼新博士閩州難駐舊先生九重榮棟千年固六籍源流一旦清好是玉龍銜雨去傳若秋月夜空明陳元

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甍賴有蘇司業時時与酒錢掛甫

奉使類

一介行李

左襄八年子貞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注云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留匈奴十九年

蘇武傳天漢元年遣武以中郎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至匈奴單于益驕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尽落武帝崩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李陵賀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何以過子卿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及還鬚髮尽白

威振西域

馮奉世傳漢選可使外國者韓增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殺漢使者奉世因發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諸國悉平威振西域至北庭不拜

後鄭衆傳時匈奴遣使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武不過乃召為軍司馬

持節斬樓蘭

傅介子請往刺龜茲樓蘭王以威諸國於是遣介子至樓蘭刺殺之詔曰傅介子持使節誅斬樓蘭王首垂之北闕不煩師旅

縣令負弩

漢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南朝少年狀元

四朝國史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三年以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觀鼓琵琶以備

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厚待之又許將字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居人騎屋棟北人曰聚觀南朝狀元

埋金幕下

唐杜暹使虜以金遺暹暹因醉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

口傳天語

說苑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詩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蒼生兵田望長安宣命前程急佳良待子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湯時即

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早聞蕃馬健雪重排廬乾慎尔參軍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推可取九方一朝博社送拂判官使西蕃詩拂廬蕃帳名雲海相望

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駟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王鞏送子由使契丹土曠人稀使驛歸山中殊不類中華白沙有露鴛鴦泊芳草无情如煙花驛館燈眠漢節石梁秋吹動胡笳歸來攬照看顏色斗竟猶疑兩鬢加陳古靈

合部國使者類

直指使者

漢雋不疑傳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不疑之為直指使於綏木持斧逐捕盜賊督諫郡國東至海以軍兵誅不從命者威

振州郡又江充傳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綉衣使者督三輔盜賊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劾奏

登車攬轡

後漢范滂少勵清節時冀州盜起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豺狼當道

漢詔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著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果異等條其無君十五事京師震恐

花鳥使

唐呂向元宗開元中召入翰林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官号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

動搖山岳

唐韋思謙擢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為不任職

詩

南紀西江閣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檝挂席自生風察案爭奪鶴魚龍亦避驟坐聞白雲唱翻入棹歌中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九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

都督類

夢生八翼

晉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闕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諸州事

落鵬

北齊斛律光傳神武授都督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中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嘆曰此射鵬手也號落鵬都督

詩

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刀斗三軍出井陘忘身碎

鳳閣報國取龍庭宜李書生輩窻中老一經

王維送趙都督

壯用陪三章留後餞崔都督

安撫類

文武兼備

唐職林裴行儉字守約儀鳳二年詔行儉為安撫大食使浮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紀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猶待衮衣還

丁未錄韓琦判相州制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還

來帥能罷

韓文河中府連理木頌云來帥能罷四方作儀

躡量官更能否

范雅充陝西緣邊州軍躰量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躰量官吏能否出會要

詩

疑旒西顧蜀川民白玉堂前命侍臣捧詔暫許三萬侶乘輶遐布一方春錦江水凍藍光重劍嶺梅開雪彩新題柱相如歸未得滿襟香泪望行塵陳充送原李十一入川安撫致身維自文章選經世尤高政事科以若所為即伊呂使其不遇亦丘軻長沙地窄儒衣關明月池乾春水多天以一賢私一路其如四海九州何戴石屏見湖南真師

經畧使類

上考中考下考

唐百官志唐置經畧使以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修造為下考

有文代材

唐太宗以婁師德為經畧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賜中和節詩

戴叔倫為容管經畧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

威聲風行

裴行立為安南經畧使威聲風行

優詔旌忠良

唐職林張公師為安南經畧使自為吏習於海邦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則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形躰之法道阻而備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峙委積師旅無虞葵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戎己之位皆用周禮率由漢儀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

殊俗異類盈于葉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

部刺史類

後漢蘇章字孺文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三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卒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爾

真刺史

賈逵豫州刺史奉奏二千石以下阿縱不法者帝曰逵真刺史也布告天下以豫州為法

馳九折坂

漢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坂歎曰奉先人之遺躰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馬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和音來

外臺之表

後謝夷吾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

賜三公之服

後郭賀字喬卿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執行部去櫪帷使百姓見其容兒以彰有德

詩

玉節居分陝金貂摠上流麾軍時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備原應春色滿皇州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遊向解青絲纜將

移舟挂舟 梁元帝別荆州吏民詩

今漕使類

積七百萬石

唐裴耀卿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絲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說耀卿請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尔不可以求寵乃奏充所司和柔等錢明年遷侍中

飛芻輓粟

通鑑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

福星

四朝國史 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窺吳居厚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願齊魯之區暇散已甚須侁為福星救之耳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

在提刑之上

祥符七年詔曰自今轉運副使不限官品並在提點刑獄之上

詩

威權自與轉輸同僕從衙庭事事雄十郡山河關職務一門忠孝是家風圖書半在仙舟裏石版多留禹廟中閑想春提遊賞處桃花浪照舞筵紅魏野贈漕運使詩承二十登庸冠列仙當時便合掌王言因為甘露蘇黔首未放祥雲入紫垣王禹偁轉輸張禮部西風持漢節騎從嚴弓刀維閣七聚落博獨困吏饕土散禾黍惡水煩鱗介勞南驅將仁氣百城共一陶黃魯直送劉士彥赴福建轉運判官小隊出行春旌旗帶野雲草成平寇檄翻作勸農文幕府多奇士詩書策異

勳請將邊上事 一奏明君戴石屏真州上官漕尚復

今憲使類

平反獄訟

高賦言國家置提刑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倦

憲寄

胡宿集江西提刑施元長獎諭早稱才名出提憲寄

朝臣使臣

職官分紀 真宗謂王旦曰朕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於先帝常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於是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為之副以武臣閣門祗候以上充

差舊御史

熙寧十年以館閣校勘丁執禮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

土宣諭曰朕惟河朔地重謹選監司故差舊御史為之

詩

持節復持節因循霜鬢侵盛衰闕大數豪傑負初心宇宙虛長筭江湖寄短吟番陽秋水闊湘浦未為深石屏吳道潛趙路中移憲江東 宇宙歸微數安危委大臣金門一回首玉節久臨民雅志行思古清風不受塵黎黎家幸舊用處日如新戴口屏見江東綉衣表廣微傳家李術用如新風采英英照七閩澄按併開都督府平反專奉太夫人關河未定心憂國摩節相仍澤在民間說青雲多故舊不應又作外臺臣戴石屏見曾提刑時兼安撫 樞星居紫極遙映使星明天下推名德君家好弟兄一臺振綱紀列郡想風聲不試塞惟手官曹未易清戴石屏投曾憲

今倉使類 茶馬附

常平蠲役之政

初秦徐方畧制朕以常平蠲役之政加惠黎元又除黃琮制昔在神考取成三代制為常平蠲役之政以利天下

不限負奉劾官吏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熙河市易事手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儻非得材智之人益以事權無所成李稷風力固已可仗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負奉劾官吏

以蜀茶易馬

四朝志元符末程之邵召對徽宗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公邊鬻茶以蜀茶易馬可未幾易馬萬匹

摘山充廩

龍溪除起宗制必能為吾講摘山之利得充廩之良

仲秋為市

四朝國史程之邵主管奏蜀茶馬董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為市四月止

提船類

金山珠海

市舶錄云市舶者其利不貲推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

金珠御史

會稽圖經王絲以侍御史為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番稅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夷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

歲入二百萬緡

中興會要高宗問張闡船司歲入幾何闡對抽解與和買以

歲計之約二百萬緡如此三路所入固已不少

郡守類

厭承明之廬

漢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間不聞問元善也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臣助當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

明府必為宰相

後漢鄭弘遷淮陰太守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穀而行弘恠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蓋作鹿明府必為宰相李傳注附謝承書

輿人歌

後漢岑熙為魏郡太守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喻寇盜也我有蠹賊岑君遏之蠹賊喻姦吏侵漁也狗犬不驚足下生羗長毛也犬无追吠故尺下生羗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政如魯衛

漢馮奉世子馮野王字君卿馮立字聖卿立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夢三刀

晉王濬為廣州漢陽太守夜夢三刀又益一刀主簿曰三刀為州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願借寇君一年

後寇恂為潁川太守力召為執金吾光武幸潁川百姓遮道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之

大南郡小南郡

南史劉之遴字思貞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蓋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字嘉會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新安大好山水

南史徐摛字士秀武帝問五經大義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應答如響帝加歎異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暮月風俗便改

以春秋斷獄

後漢何敞遷汝南太守在職以寬和為政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季軍獄以春秋義斷之郡中無怨聲

鬼揶揄

世說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友為襄陽太守

蚕歲四熟

唐尹思貞治州有績蚕至歲四熟欲粟賤追李現

唐李現為零陵太守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謠曰欲粟賤追李現

詩

出去暫開魏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黃竟幾年為郡守家似布衣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搗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于擗擊鼓鳴笳引畫舫一麾行拍斗牛邊壯懷驥思千里欲量虹蜺吸百川水遠支荷香不斷溪清樓觀影相連烏程釀美吳娘舞剩醉江南橋柳天曾子開送陳成伯出守湖州高懷聊寄股肱郡雅望咸歸喉舌司吳正仲送趙伯山守宛丘天下無雙士淮南第一州文章老元帥節義古諸侯揚次公贈馮揚州皓首潘郎少似君一麾新得浙江濱神仙窟宅金華近吳越封疆寶婺分沈約瘦來題八詠張顛醉後掃

千丈才高政美應無事莫厭雙溪卧白雲陳古靈送鍾離郎中知婺州暫驅太守朱轡去應有兒童竹馬期塞外煙雲千里靜帳前魏虎萬兵隨陳古靈送曼叔赴太原交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杜甫送韋員外牧韶州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蜀焉知李廣未封侯杜甫寄李劔州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及日封杜甫寄周韶州

通判類

真宰相才

唐則天求宰相狄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鳳鳴雛化

杜甫贈虞司馬詩葵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行鳴南岳鳳欲

化北溟鯤

御製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贈行

別施一榻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南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座人莫預焉

詩

清若壺冰斷若金孜孜長見邱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為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孔長史有詩送休源別歸徐州刺已翱翔杜甫月分梁漢米春得水衡錢每竟泉元輔深

期列大賢 如公尺雄俊志在必騰鶩杜甫寄賈司馬

使君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

幹官類

風力強敏

四朝國史唐義問傳字士宣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當文字 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言訪於輔臣因黃好兼領使省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

母得隨長官出巡

熙寧八年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今後母得隨長官出巡

詩

臺幕三年最雲霄萬里程西山餞行色南浦棹新晴骨秀荆山璞曾涵元氣英更携扛鼎筆祗合上蓬瀛戴石屏送陳運

幹八斗文章用有餘數車聲響滿江湖今年好獻南郊賦蘇府文書有暇無戴石屏寄劉幹

教官類

州博士

隋潘徽為州博士

郡文學

職林光武問武臣曰請卿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奉問可郡文學

冷官

杜甫醉時歌諸公交交登臺臺自廣文先生官獨冷

文士

四朝國史任諒字子諒為懷州教授 徽宗見其所作詩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學路李事

不撰樂語

四朝國史鄂

為守備

亦作

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屬撰樂語許不為純仁曰翰林李士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一

職幕官類

諸侯老賓客

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恢仲尼之道又杜詩用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

出幕持麾

杜送高書記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註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幕府

四人同日拜郎

杜沈八丈除膳部員外詩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王內翰注云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負推羣狀

唐韋元甫初任白馬尉採訪使韋陟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負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復時請負推羣狀

潘翰賓客

韓文送楊儀之支使湖南序云當今潘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紗籠中人

原化記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者諸判官有得為相者不僧云並無公不快曰其妙擇者徐宣元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真司必濟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潘後果為相

廊朝之材

吳錄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朝之材後為相

烏公羅致幕下

韓送溫造處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權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才以權為羅羅又羅而致之幕下烏公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屈公為數旬客

唐韋思謙權監察御史褚遂良復相出思謙清水令云云皇甫公義引為舍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五府

詩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谷云一書記用魏國事知杜送高書記將軍軍策略幕府盛才良杜送李判官入幕未展材秉釣孰為偶太府材能會諸公德業優並杜甫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射詩杜送蘇丘曹生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駁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尔布嘉惠杜送樊判官兵法五十家尔腹為篋奇應對如轉丸疎通畧文字杜送安西判官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杜送韋判官撥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調望君深莫誇書判看連幕要把文章入禁林戴石屏上蕭節推

曹官類

政稱第一

唐顏泉卿為魏州錄事參軍振李綱目政稱第一

此判終無搖動

元結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碾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結遂判還僧寺寶像貞子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結改判元結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吟詠梅花下

梁何遜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州梅花方盛遜對梅花彷彿終日見杜詩註及東坡詩註

詩

據曹襄逸與鞍馬夫相尋能史達隱壁華筵直百金杜劉法曹安集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樓三法曹復何處事卑嘔

韓文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判判司卑官不堪炎未免捶楚塵埃間韓贈張功曹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韓文韓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綱地喜見朱

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知縣類

苦井變甘泉

李白廣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公名錫字元勳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蘇立館東有二柳焉公往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

一盃酒為細民

本朝王公十朋嘗集諸縣令飲之仍示詩曰今日黃堂一杯酒殷勤端為細民斟

盤根別利器

後虞詡傳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平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利器也始到謂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何反在朝歌邪及到設伏兵殺賊由是解散咸稱神明

老姥爭團絲

南史傅琰字季珪齊高帝輔政以琰為山陰人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且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詩

少作長安宰尋常似隱夫琴書家慣有印杖客疑無錦水心

雖役主峯眼不辜閑發歸業狀負典舊山圖酒為廉猶斷碁因讓忽輸即看連鴈字相繼在蓬壺魏野贈陳知縣出羊山水縣讀書松竹林蕭條指末事邂逅得初心哀杭醒俗耳清

泉泉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自幽尋韓愈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尚寬名臣離網罟政未息風儻

潤物刑多省勞心席少安抵無惠術求配古人難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百疾求箴補

千鈞待準平嗟予不如古斯道未能宏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己未周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蒲席

老來須向李多病喜平康並陳古靈先生勿嘆廬山遠天涯

摠是民還家安老母去國慕忠臣斜月秦關曉曉花錦里春

暮行無所贈為邑莫如仁陳古靈送崔黃巨知廬山縣賢哉過縣尹德政長吾師万事無鋒穎一心惟孝慈家貧因客死

髮白為民飢誰刻前山石令人去後思陳古蓋精刻縣過秋丞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
綺綺操刀振風雷蠖屈虽百里鵬養望三台退食无外事琴
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閉白雲有時來崔令李陶令北窻常
畫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无絃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東
皇多種黍勸尔早耕田並李白

縣丞類

當位極人臣

唐張柬之傳年六十二為清源丞善相者云當位極人臣

佐縣有稱

三國志吳書孫堅傳為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
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招待養有如
子弟

真解脫

後漢張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
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請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
曰今日相遭真解脫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主簿類

處事敏速

唐李金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其有聲稱雖村童廝養一閱
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視若布衣交

唐李炳筠傳有王佐才士多慕向為冠氏簿太守李現視若
布衣交

去為宰相

韓河南府同官記云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

於記音九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梁陽鄭公餘
於陸渾主簿則得今相國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
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盧公去河
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
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趙公去陸渾為右
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
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是子嘆後時

唐蔣欽緒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
賢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
時耶久之琬幸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謂曰朋友之過
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

詩

竟陵主簿極多聞万事不理專討論澗松无心古須鬣天球
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百馬奔劇談風雲九河翻胸中恢疎
无怵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驚魚使水
渾漢濱著書今誰存駒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有繫繫柱
坊看度南山雲黃曾直送謝主簿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縣尉類

不足窘東為鳳

李白送趙四少府遷安方序云趙少府才兒瓌雅志氣豪烈
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亦難棲鶴籠不足以窘東為鳳耳

淒涼折腰

杜官定後戲贈詩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泊過走率
府且逍遙

大尉類

置雲母屏

後漢鄭弘字巨君元和初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為百僚式

後漢鄧彪字智伯仕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僚式

得忠孝侯印

博物志云後漢常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鶴飛翔翔下墮地人取化為一圓石顛推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顛表上聞藏之秘府靈帝時至太尉

小太尉大涼公

唐李晟官至太尉子愬亦贈太尉杜牧題詩曰家呼小太尉

國號大涼公

被日月之衣

汝南先賢傳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

尊與丞相等

通典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又漢書上欲用田蚡為相藉福說蚡曰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實嬰嬰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其尊與丞相等

將帥類

揮駐日之戈

李白錢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李公勇冠三軍衆无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能罷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下將而星羅上可以决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

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過轉戰百勝殲虜盈川水清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羗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

清河公即江神

北史隋文帝大率伐陳以揚素為行軍元帥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舡容兒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揚素先封清河郡公

不孝古兵法

漢霍去病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孝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无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從事豈重於監軍

後漢蓋勳字元固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

刺史左昌因軍與賊數千萬勳因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

陽及章等進圍昌於襄昌懼而召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

俱屯河陽及昌撤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獲

首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

率兵救昌昌等解圍而去

可與語於冥

唐李靖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飛將軍

漢李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頗牧在禁近

唐畧誠傳元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賈古今條破卷狀甚悉帝悅曰予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近

羞見蟠花戰袍

青箱雜記云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幸詩乞應詔太宗曰御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李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為迂數官

詩

不煩方岳聘賢豪獨運神機斬巨鼉八表順風均雨露四溟隨劍息波濤手扶北極鴻圖永雲卷長矢聖日高未會漢家青史上韓彭何處有功勞杜光庭贈上將軍出洋兵鏖剪陸梁帝心方喜得忠良威聲已破蠻夷膽風移重依日月光塞上樓雲春自老韞韞馬擗海兔深藏功高好冠凌雲閣大凱升

歌上玉堂傳翼上秋將軍疋馬徑趨府將軍意氣多來依漢日月思復晉山河邊將懸尸素朝臣奏凱歌分明御祖詠得失竟如何戴石屏

何能為博士
北後周宇文貴少從師較書數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

安用毛錐子
五代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曰无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

金鎖甲
李廣云金鎖甲未可輕拋朝廷尚憂西北

綠沉槍

杜詩兩地金鎖甲若卧綠沉槍趙註云以綠色之物沈沐其柄也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又田註云廣志言綠沉古弓名劉劭趙郡賦言弓弩亦有綠沉黃間之號又揚巨原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

孝經不足化凉俗

後漢蓋勳中平元年羌胡與邊章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斬盜以宋集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孝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勳諫曰齊崔杼殺君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之孝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叛詔書詰責貞坐以虛慢

口授兵法

魏賈逵自為兒童戲嘗設部伍祖父嘗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也口授兵法數萬言為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射鵰都尉

北史魏元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帝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飛稍高幹以三箭連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鵰都尉

天陣地陣人陣

唐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負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率三軍之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荷有戰帝曰善

詩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壯出塞
驢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
金刀血未乾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空營射
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並李白

奏捷類

勒功燕然山

後漢竇憲字伯度求擊匈奴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
騎將軍出塞頭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降者二
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二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
德令班固作銘

殺賊奴取金印

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六殿殿尉

殺齒折

晉謝安傳初符堅入寇諸將敗走相繼於于淮淝京師震恐
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元不敢言
乃令張元重請問遂命駕出暨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
各當其在元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
便攝於床上了無喜氣甚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遂已破
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意殺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詩

峒寇都平了官軍奏凱歌千山通道路一雨洗干戈天地和
風轉江湖春水多蜀中無近報西賊定如何 戴石屏喜平峒
寇白旗走報山前事昨日官軍破綠林千里人煙皆按堵一
春農事最關心不知郊外雨多少試探田間水淺深翠玉樓
中無限好可無閑暇一登臨 太守自監軍片膽大如身立

馬斬數賊猶集捐萬緡威行千里外手活一城民孰為書生
法書生中有人 壯士三千駐七閩監軍談笑靜風塵滿樓
前畧馬群智破敵機鋒妙獨神在昔猩龍長夜嘯而今桃李
万家春南人自此不復返北望閩河事業新並戴石屏
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連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屠箭
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八月敵可摧敵可摧
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 旁胡無人漢
道昌陛下之壽三千霜 李太白

萬花台別集卷之十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二

官當圖入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

柰何謂五郎為卿

唐朱璟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詣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其年不可及

唐崔湜與弟澄澄從兄洩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受制於人哉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年二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麀頭鼠目子

唐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

入錢穀補官

漢黃霸字次公少孝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梁穀郡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善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為河南太守丞

開鴻都門賣官

後崔烈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烈因傳券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顧謂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

賣官錢入私門

劉毅傳武帝問毅朕方漢何帝對曰威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

索長安米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侏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欲尺殺若曹侏儒大恐譁泣朔教曰上即過扣頭請罪若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尺誅臣等上知朔方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稍得進用焉

斗食

漢薛宣字贛君少以大司農斗食言其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

官收其餘

唐陽城字亢宗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鷺置甌杓道上人共

食之驚徐心切鼎大上小下

半斤羊肉幾時肥

墨客揮犀云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憐微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月俸

遷除類

歲中四遷

前主父偃傳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言事拜為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歲中三遷

蕭望之傳歲中三遷

一日九遷

車千秋一日九遷

旬月五遷

後胡廣傳旬月五遷

左遷

漢周昌傳帝召昌曰公強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奈何獨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曰吾極知其左遷公不得已彊行顏曰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為左遷

超遷

前賈誼文帝召為博士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

加二階

唐韓思彥傳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

進五品階

唐姚南仲傳代宗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騰上必速

馬周傳為肩火色騰上必速遷中書令

仕進類

布衣二暮至相

唐元宗時張錫起布衣二暮至宰相

徒步數年封侯

漢公孫弘傳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脫身遷中書

唐楊綰傳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廷中書舍人

布衣至御史

唐史季昶傳武后時上書自布衣至監察御史自給寫中數

月為御史中丞

先生自此升

後漢楊震字伯起常客居於湖不吞州縣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

脫羊裘佩珠玉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孝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傳士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聘召類

夜半前席

漢賈誼為長沙王大博文帝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舊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

朝奏暮召

漢主父偃李長短縱橫術晚乃李春秋百家之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公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待詔金馬門

漢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十二李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李擊劍十六李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七李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力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上偉之使待詔金馬門

蒲輪

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為治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濫官類

塞市填街

梁天監初鍾嶸上言騎都塞市即將填街

倚馬負外

宋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僕從射隸皆受不次之次捉車者即將倚馬者負外

常侍路上比肩

南陳徐陵云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詰議參軍市中無數

貨索纒得刺史

北史鄭雲蓋事劉曠貨索纒四百疋得為安州刺史

凌霄郡君

齊後主諸宮奴婢闖入商人胡戶歌舞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鷹犬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有赤彪儀同道遙郡君凌霄郡君

回波舞求士

崔日用為回波舞求士中宗即許

蒲萄酒拜刺史

三輔决錄註云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送張遜遜即拜佗涿州刺史

互市

晉惠帝居位貨賂公行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為天下謂之互市

吹竽之濫

韓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共吹南郭處士不知竽為王吹竽王以稟食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吹之處士乃退

蒲闕連車載

朝野僉載云武后時官濫謠曰蒲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撓脫校書郎

青蠅何處來

唐武僑衡字廷碩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因官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拜制誥衡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瓜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于此一坐愕然

舞胡鳴玉曳組

唐李綱傳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今新造天下功臣賞未遍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

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致仕類

守道終天年

兩龔傳王莽秉政勝與兩漢俱乞骸骨策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朕歎勞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天年於是遂歸老於鄉里

逍遙晚歲

唐裴寂傳遷左僕射高祖置酒含章殿舉寂寂願賜骸骨田里帝泣下曰未已要當相與老尔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道遙晚歲不亦善乎

伊川田父

郝士美傳父純迂中書舍人處事不同為宰相元載所忌歸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召為太子不拜乞身

致仕公卿祖道出門世高其節

安車駟馬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縣安車以為榮以傳之子孫班固贊曰廣德保懸車之榮

入鄉不杖

白居易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詩入鄉不杖歸時健出郭乘驢到處誇

佚老亭

貢父詩話云陳文惠公使相致仕年近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作佚老亭自後士夫歸老者往往名亭佚老云

掛冠城門

東漢逢萌字子慶王莽殺其子謂友人曰二綱絕矣不去揭

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為浮海客於遼東
薦為辟類

白首一節

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倉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貧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藏文竊位之罪願宗以良為議郎

下車辟孔文季

李白與韓朝宗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季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

御二龍於長塗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云云洪為繇欲令季茂才刺史曰前年季公山奈何復季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權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

夾袋中冊子

本朝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

齒牙餘論

南史謝朓好疑人才會稽孔闇苦多切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焚成無惜齒牙餘論謝朓字元暉

舉賢豈有私謝

前漢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奉賢達能豈有私謝

桃李悉在公門

通鑑武后紀狄仁傑為相薦張東之有宰相才武后卒用焉

相又嘗薦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二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三

父子類

羔鴈成群

後漢陳紀字元方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世榮之紀陳實子也

韓稷家法

唐稷家法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稷二門云

大人遺體

漢霍光去病弟也父中孺中孺曰仲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

給事平陽侯家禮書也與侍者衛少兒即衛青姊也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取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

相與有瓜葛

晉王導字季長豫弱冠有高名導常共悅奕其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尔邪

老牛抵犢

東漢楊彪字文先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抵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此兒當與吾家

隋薛世雄字世更為兒童時與群輩戲蓋地為城身之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

母子類

母有賢操

唐崔元暉為高陵主簿母慮有賢操嘗戒元暉曰吾聞辛元馭云子仕官有言其負妻不自存此善也若其負行惡也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暉所守以清白自名

何奴鹿鹿

世說云周伯仁母冬至奉酒賜三子曰尔幸羅列吾復何憂周嵩泣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何奴鹿鹿當在何母目下耳何奴嵩弟謨也

不射鹿子

魏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二年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泣帝以此奇之而建立之意定

蚶鮒增吾憂

晉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漁梁以一蚶鮒遺母湛氏封鮒及書責侃曰尔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使習孝經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日

謂不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鳴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其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坐閣內聽處決

唐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晚晚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恍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

所饋不食

唐趙彥昭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事而教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事淹該書記

負母入京師

唐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

夫婦類

為婦畫眉

漢張敞字子高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眉音規媚也

糟糠之妻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視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謔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願謂生曰事不諧矣

得婿如是足矣

後漢黃允字子文司徒袁滉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弃

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擗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發於時

玉卮娘子

幽怪錄云有崔書生於東周灘谷口見一女即其嫂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望於汝女曰本待箕箒便望皇天尊夫人待以狐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若住一年李家必仙矣崔生歎恨而已

田頭有鹿迹

野史云曾崇範之妻凡許聘者數人每至親迎之夕其夫輒死因自歎悼一夕夢人謂之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其夢

視吾舌在否

張儀從楚相飲相亡壁門下意張儀盜壁共答掠之妻曰子母讀書遊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否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

剔目示夫

唐房元齡妻盧元齡微時病且死諺曰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入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明無他會元齡愈禮之終身

堅正節婦

唐鄭康妻李年十七嫁鄭康未踰年康死夜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形兒未某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履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正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讀列女傳

唐李德武妻裴淑英父邑公矩之女德武仕隋坐事徙嶺南時方嫁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脫無還理君必歸他族于此長別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志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一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欲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可奪聽之德武遇赦還為夫婦如初

不見盧郎年少時

南齊新書云盧家有子弟年暮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結婚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擅郎年幾大不怨擅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

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樓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沈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誰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西京詩也更道也 曹子建七哀詩 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漣理杯虛亦同心結女難耐青於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嘆君弃妾自歎妾綠葉憶昔初嫁君小姑繞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李太白去婦歌

兄弟類

一龍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充州刺史平原相丘洪薦繇欲令泰茂才刺史曰前年泰公山奈何復泰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雅正禮於後所謂御一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江東三琴

唐岑義字仲華第進士為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漂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琴

三楊

唐楊暹與弟凝家皆有名大曆中暹擢進士時號三楊

日千里

南史柳稜字文通好李工製文九疏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共一布被

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

弟拜相凡草麻

東齊記事云外希白淮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凡草麻自古未有

腰鼓兄弟

南史沈冲仕齊為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書有優劣世又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二人皆為言直晉宋所未有也

子孫投煙類

述家訓戒子孫

唐柳玭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祿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拍矣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德行文字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

根膏雨所不能活也

賈子賈女

後漢賈彪字季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彪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為子娶長婦

後漢馮勤字偉伯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婦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勿令後人笑吾

唐李勣字懋功初勣疾弟弼省侍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吉立門戶亦望胎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撻殺以聞勿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不為少

南史任昉父造妻裴氏生昉幼而聰敏稍長回謂造曰聞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名籍甚

刻鵠畫虎

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即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一人也效季良不得猶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孫郎

國志孫策字伯符從表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常欲

曰使術有子如孫邱死復何恨

衛家一兒

晉王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明月奴頰黎

李翰林集序云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以合于曾一婦人生子曰頰黎終娶于宋

與吾宗者此子

晉顧和字君孝摠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驥驥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入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使步君孝超卿矣

治家一卡要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四

師弟子類

五經奇

後漢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而喜言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二滴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二五經奇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字一本漢書作朝

吾道東矣

後漢鄭玄字康成西入關事馬融二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二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答乃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先收先生作梁柱

歐陽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又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補與棟先生即胡安定也

經義齋治事錄

慶曆中方向詞賦獨胡孝以經義及時務孝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必以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胡孝即胡安定也

後堂絲竹

漢張禹性習知音声內奢獨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笙竽馬弟子戴崇每候禹常責頭且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嘗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後人笑慈避避極樂昏夜延燈

朋友類

蕭朱王貢

漢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昔聞當世住者有王陽貢公故
長安謠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昔與博後有
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楚兩龔

漢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蒙合字君倩二人相交並著名節
故世謂之楚兩龔

結交不羞貧

古詩採桑豈傷根傷根莫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結交心不移

李白登侯誥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

詩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鬼路遠不可測竟來楓

林青魂返閉寒冥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

疑照顏色

舅甥類

王郎子

唐王仙客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推戲弄相狎振乘呼

仙客為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一

日振趁朝忽歸云涇源兵士姚合言領兵入合元毀天子出

北苑門百官奔走行在召仙客管家事當以無雙嫁汝

明珠在側

晉衛玠王武子之甥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外生同出烟

然若明珠之在側

助我求孝廉

東漢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奉孝廉多待貴戚我自
用一名士以報國家亦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道
見嵩異之還曰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即
召嵩嵩遂奉孝廉

是兒當致卿相

唐封倫字德彝年少異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卿
相

賓客類

賓朋何喧

李白上裴長史書君侯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
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離客出羅駿馬入
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日夜
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

貧富乃短交能

陸倕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
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通知交情一貧一富地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趣見

解縣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繫縲之延入
為上客

擁篲

魏文侯擁篲以迎賓友

筆札唇舌

漢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
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詩

門有車馬以負其數曜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福
中堂坐交論非空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李三

美人類

閨房之秀

晉張玄妹有姿質適於顯氏之每稱之以敵謝道韞有濟尼
者游於二家以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
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乃玉巵之妻

玉搔頭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
皆用玉搔頭刀搔頭也

丈夫化為女子

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
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皆土葬於成都郭中號

曰武都石作鏡表其墓

面飾花子

西陽雜俎云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大
寶以前天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

點錢點

東市姬

天寶中榮陽公李德美之長安遊東市見一姬蕙善衣姪立
姿色絕代得驟徘徊不能去詎墜策於地勅從者取之歸訊
其友知為李氏宅徐往扣門侍兒馳入大呼曰前時得策郎
來也

詩

履三芳神揮冷二纖拍神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及
九秋妍迹陸七盤註云幽蘭曲名九秋曲二盤舞也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若可餐子難再得憐君永玉清迥之
明心情不極方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
恩情婉委忽為別使人莫錯亂愁心涕如雲寒灯厭夢魂欲
絕竟來相思生白髮李白

妓妾類

簾為妓衣

南史夏侯實字世龍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
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咨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其
侯妓衣

我見汝猶憐

桓大司馬温平蜀以李勢妹為妾桓妻南郡主乃持刀率數
十婢往李所因欲斬之見李氏在窻前梳頭髮垂至地姿兒
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无心事至今

猶能見殺雖死之日實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詳氣悽憐主乃
擲刀於地向前抱曰我見汝猶憐何況是老奴遂善遇之

結草相報

史記魏襄子之子武子有寵妾甚愛及病語顯曰今
後必嫁妾疾殛又曰必殺此妾殉葬武子曰寧從
之官言從昏後之語遂嫁之後顯為晉將敗秦軍具
結草以抗秦將秦將馬倒顯因獲之後顯夢見老人云我是
不殺妾父也故相報耳

開後閣放婢

晉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騎馬都尉初石崇以
奢豪矜物則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
汁有如則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散脫故著新衣
色无作群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并荒恣於色休為之樂左

右諫之效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鐵鎚碎妾

唐嚴武挺之之子母裴氏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二語之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曰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辟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頭夜飛

酉陽雜俎云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題額芳亭

李宗愕先公談錄云歐永叔閑居汝陰時一技能盡記公所為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亭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額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因恨我來遲後

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妓圍

天寶遺事云申王每苦寒之際使宮奴密圍於坐側以

氣呼為妓圍

肉臺盤

續山說云孔晟仕江南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机令衆妓各執一器謂之肉臺盤

不得濃粧

酉陽雜俎云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

安能事貴翁牙郎

柳仲鄧有妾失意鬻之成都蓋巨源取置其家一日有鬻綾羅者從憲下過蓋公於中選擇柳婢見之失色僮仆翌日聚曰其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貴翁牙郎

公孫逸比衛青曰爾奴僕庸夫也焉知禮義青神色頓挫又公孫弘替白衛青奮於奴僕

錦繡萬花谷別集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五

鶴髮

漢吳良字大儀

髮皓然衣冠甚舊賈曰大儀鶴髮

二毛俱催 賦獻之覽鏡見髮頭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為孝才陰過而不可復得也

桑榆之光無遠照

杜題玄武禪師屋壁詩以得廬山路直隨惠遠遊王註云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輝時與並光明耳

鶴髮雞皮

庾信竹枝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少壯不可欺老翁

周澤謂諸齋郎曰若年少壯不可欺老翁三胃中有書曰此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慚悚無一語對

擲鏡鑷

南史壽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杜詩云東柯遂疎懶休鑷髮負毛班

不以氣海暖冷物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飛頭老子

酉陽雜俎云嶺南溪洞中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



飛頭一日前頭有飛而頭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弄蝶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竟其腹實矣

癡頑老子

五代馮道事唐拜司空晉成唐道又事重耳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狀曰尔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

詩

在昔尚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期願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稼伯也伯也蚤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師耕谷口山中

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眉眉世稀有竹溪先生八十二定庵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度手把一

瓶海奉勸兩翁酒問翁何以致遐齡翁細說吾細聽不燒

丹木李仙五行有長數天所稟賦焉人生一氣統四卦眾人

解我吾能全更知養生無他術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

謝翁去兩翁熱勤翁往是夜醉眠否軒夢見山靈向我

言翁之所說皆不然兩翁益德合乎天天與返齡五百年

石屋章泉老歌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

小童初類

明年共我長

蘇康頤子紹曰何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尔成人又杜示宗武云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行已似愛文章

十二見知交友

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見於交友東武戴侯揚君始見知名後為婚姻杜詩云見知真自幼

雖小有棟梁氣

南史王儉字仲寶幼篤孝不釋卷實容或相稱美叔父僧
虔曰我不患此兒无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
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括括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我家龍

比史楊楷字遵茂兒童時口若不能信而風度深敏六歲季
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從父兄其持相器重謂人曰
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之外

聖小兒

比史祖望字元珍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舍生詠書父
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
由是名聲益盛內外呼為聖小兒

遊戲輒為部伍

隋宇文忻為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
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馳捷如飛嘗謂
所親曰自古名將惟以韓白衛霍為美談若使與僕同時不
令孺子獨擅高名也

陸氏代有人

隋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揚遵茂
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

忠孝而已

隋于仲文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
書二中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嗟嘆之

治孝經論語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
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鯨鯢為政以德帝

曰善

阿戎解問難字

杜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難書解滿床註云嵇紹新解覓字
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少漸解滿床難書時問難字

詩

求田問舍是何時隨分生涯可樂飢夢主今年初李諤阿宜
他日定能詩兩家子弟俱無恙一郭文章自有師但得耕桑
了門戶吾人不用望聲兒

吟夜忍飢憶昨能為鴛鴦祇今應誦書今詩儻无氣節如
元礼便有功名似藥師問道若知真理當且分餘論及吾兒
謝无使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刺郎騎竹馬來遠床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
暗壁千喚不一回李白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庭前八月梨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杜
婚嫁

蕭郎位高年文
唐蕭郎位高年文
洛陽尉已有名而蕭郎未仕其榮者善相謂蕭先曰君後
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文李門著識

思婚
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慕充
因獵逐鹿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
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
粧飾於東箱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娘
突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二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沉於浮既達于岸充視車

九〇

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佳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瓶一敘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勿使崔家笑人

比史崔懷字長儒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曼太后為博陵王納懷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後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納蠻婢

唐盧懷正進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卿妻妾公欲繼室可乎懷正唯唯俄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乃皇后乳媪所謂普國夫人故蠻婢也納之不諱而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以白婚於后

嫁遊蕩子

顏延年古樂府云嫁得遊蕩子一去未還鄉秋夜不肯明教妾卧幽房

結髮

蘇苑雌黃云今世婚禮有結髮一事取夫與婦髮合而結之古無有也伊川程氏曰婚禮結髮其無意義欲去久矣未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少小也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豈謂合髮然伊川既言非義欲訂正之而未未能革豈俗習之久未易遽革耶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疑曹子建詩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杜子美詩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床梅聖俞詩結髮事君子衣袂未嘗分皆謂結髮少小之時也

不必貴種

孔叢子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

不必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自好

當作國夫人

杜祁公少客濟陽有縣令能相人曰縣之大姓相里氏女子當作國夫人乃其女兄謂曰杜秀才人才足當以女妻妻之國士無如富鄭公

邵氏聞見錄晏元獻公為相求婚於范文正公公曰公女若嫁官人其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

馬留

酉陽雜俎云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春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

排坦之下膝

王坦之為桓溫長史溫為子求婚於坦之坦之許咨父述既還述愛念坦之雖長大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排坦之下膝曰汝竟癡耶詎可以女妻其也

老劉郎

劉原父晚年再娶嗣公以二絕戲之一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箕帚賜兄女

晉庾亮兄女曰芳將嫁美暇既具衣乃刈荆苕為箕帚召諸子集于堂命方曰芳乎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李氏女多貴

吳曾漫錄云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婿參政范公仲淹握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為連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一女其長子太廟齋郎次為判官王陶樂聖布衣滕甫元發相善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吾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

二婿足矣家人及二君樂聞遂比皆連袂次奉元發聖二人登
科而王尚慕職不日進推相繼為翰林李士已而遂為兩府
故世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知張說必貴

定命錄云張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
至宰相

詩

大下無正聲悅耳則為媒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顏色非
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起紅樓富家文金
縷綉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見兒未開口已嫁不須
申緣念貧家文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无直錢幾回
人欲睥臨日又踟躕主人金良媒昔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
聽我歌兩途富家文易嫁二早輕其夫貧家文難嫁二晚孝

於姑聞君欲娶嬌娶婦意何如白氏 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
旁結髮為妻子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
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璋文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少年顯達類

甘奇終賈

後漢胡廣上書曰甘奇顯用年華強仕故賈操聲亦在弱冠
註云秦甘羅年十二封上卿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
阿大化終軍十八為諫大夫賈誼年十八為博士

年十二為上卿

史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
不韋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甘
羅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
策士也

雒陽年少

史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
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文帝初立開河
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
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
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文帝
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

十二為童子郎

魏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
身軀壯大疑朗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弱而
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異之

周郎

三國志周瑜字公瑾孫策授瑜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
騎五十四騎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

富豪類

金元

東觀漢記郭况為鴻臚卿上數幸其第常賜金帛京師因號况家為金元

以田為業

漢張禹內殖貨財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他財物稱是

谷量馬牛

西漢烏氏藏傳長子... 戎王信其償子畜至用谷量馬牛

與千戶侯等

漢巴寡婦清傳陸地牧馬二百號古語云牛千蹄馬百六十頭牛則多與角九一千二也千足羊二百五十澤中

千足龜水居千石魚波讀曰波大有皮養魚正歲收千石魚也山居千草之菽即楸楸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

漢江陵千樹橘淮北蔡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妻千畝黍齊曾千畝黍麻滑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一鍾受六斛四斗一畝收種者九千畝也若千畝石萬千見反皆宗物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比千乘之家

漢巴寡婦清傳通邑大都酷一歲千釀千瓮醪酒醪醬千壺胡双反長項嬰也漿千倍丁監及兩嬰也屠牛羊豕千皮穀

耀千鍾新葉千車艇長十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軺車百乘牛車千兩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車輪兩兩而耦木器漆

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危萬千石百二十斤為石馬蹄數千處江釣反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牛千足

羊豕千雞童手拍千則人百也筋用丹砂千片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各布皮華千石籠重布也米千大斗藜麴塩

破千台鮑魚千斤鮑音台鮑才尔反二魚鮑鮑千鈞鮑音鮑二魚囊粟千石者三之三石石狐貂裘千皮羔裘千石旃席

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貨金錢千貫節賦儉子則反儉子外反會一家交易也賦音其首率也節謂節貴賤貧賈三之廉賈五之貧賈米也富賈而賈米富賈而賈米富賈而賈米

西漢史巴寡婦清其先得丹元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嘗冊冊鈔也山谷之叱也冊音子移及貨財无限數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漢清臺行樂號曰清也

賞賜累千金

漢史丹見嗣父爵為侯遂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賜累千金僅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為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

斫薪得錢致富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備力得錢五環因買田畔一枯果樹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及腹忽有黑蛇率首如臂入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忽斫其入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卷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斲錢形龍號王清本百陽雜俎

荆湖近事云馬氏奉諸院王子業從垣赫文武之道未嘗

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田農而甲一州

漢宣曲任氏傳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張氏以賣醬而隴後貨氏以洒削而鼎食獨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鑿而擊鍾師先札反權也前百反乃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生為洒削之

陶朱公

史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竟滅吳報會稽之耻稱上將軍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君無幾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嘆曰君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尊受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分與知交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此為天下之中通為生自謂陶

朱公若無何致實累巨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獸炭

晉羊琇性豪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豪貴效之

貴盛類

一門九侯

漢李尋說王根云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二相五侯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土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萬石君

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榮其門號為萬石君

八子皆二千石

後漢馮勤曾祖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聞榮之

郭氏慶延于世

後漢郭躬傳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侍中者二十餘人侍御史至監平者甚眾史論曰法家之能慶延于世

衣繡夜行

漢朱買臣為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六人至三品

唐崔暹崔氏四世總麻同慶兄弟六人至三品鄧鄆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鳳閣王氏

唐王徽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二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設施無足道者

三世中書

唐徐嶠字巨山父子相次為孝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兩鳳連飛

北史崔陵弟仲文天保初陵為侍中文仲為銀青光祿大夫

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鳳池麟閣

北史薛悛傳論曰李稱該博文擅厥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

青紫盈庭

北史楊播傳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義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明生故吏遍於天下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

士族之冠

唐史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乾宗中昭宗拜相諸崔自成通

一門三秀才

杜正倫隋世重李秀才天下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

第為世飲美

七葉重名

南史王筠傳與諸兄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厥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重德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傳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四世同居

北史楊愔字遵彥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孝者三十餘人

七世通顯

後漢應邵傳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

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奉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七世內侍

前漢金日磾字翁叔夷狄士國驕貴漢庭而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勳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四世三公

魏表紹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勢傾天下

詩

貂蟬七葉想前人四世三公表一門虎步龍驤推贊無瑒瑒瑜珥見旁孫李端叔與曾端伯

先賤後貴類

尚有餘具

南史到溉字茂灌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何歆嘗謂人曰到溉尚有餘具既祖考之初以擔簦自給故世以為譏

牛擊子名重京師

通鑑沈約論曰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版築為殷相明駁幽及唯才是與逮于一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衣之子名重京師

笑我微賤者來謁

李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鏤白玉鞍象林綺食黃金殿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

飯牛車下

鄒陽書雍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註云桓公夜出迎客賓戚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欄生不遭堯與舜

飯牛車下

鄒陽書雍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註云桓公夜出迎客賓戚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欄生不遭堯與舜

衣適至許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史記說之以為大夫 研与岸同 下 諫及 變其 幹反

蘭梨飯後鐘

據言云玉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漸愧蘭梨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一悟主而車百乘

莊子列御寇宋人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窮閭阨巷困窘纒屨搗項黃誠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斷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

養馬胡兒

漢金日磾字翁叔與母關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父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牽馬入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入肥好上異而問之其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累迁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貴戚多竊怨日磾下妾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折臂指齒

史記魏傳范雎字叔游家貧無以自資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使齊范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使人賜雎金及牛酒雎謝不受須賈以為雎持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答擊雎折臂指齒雎佯死即卷以篋置廁中雎

從箕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厚謝公范雎得出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謂者王稽於魏張祿見王稽王稽知范雎賢載入秦王稽與范雎入咸陽秦昭王以傳車召范雎并為客卿謀事即聽范雎乃拜為相封為應侯范雎既相秦張祿曰張祿而魏不知魏聞秦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范雎為須賈御入秦相府謂須賈曰我為君先入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肉袒膝行謝罪雎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也亦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南一布衣

唐岑文本為中書令或勸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

炙手可熱

唐崔鉉宣宗初進左僕射鉉所善者鄭魯揚繼復段環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揚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曾紹環蒙帝聞之頗於衆

摧震天下

唐李宗閔等贊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摧震天下指曰牛李牛僧孺李宗閔

八閩十六子

唐李德裕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賂注結守澄為與援其黨者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柄楚李虞程普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閩十六子有所求

請先賂閔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步頭阿旁

唐路巖與章保衡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別集卷之十七

如燭之明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者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味行乎平公曰善

編柳為簡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懸頭於梁

截蒲為牒

漢路溫舒字長君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

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

問奇難字

唐曹憲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遺使者問憲一具為首註搜驗詳復帝咨尚之

內聖外王

本朝明道訪康節歸謂周純明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心在天地先

本朝陳瑩中書康節之先天圖心法也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然則先天之孝以心為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

顏狀未離嬰孩

有對司馬溫公論性極口不已公斥之曰顏狀未離於嬰孩

高談已及於性命

循航斷港

韓文學者必謹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盤旋周孔庭宇

後漢蔡邕釋誨駢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字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知其所有

文章類

硬能

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艷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宿李後生竟相模範又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翡翠蘭香

杜詩或看翡翠蘭香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心云言今之為文者止得此而已

機杼一家

北史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切它文以為己用

握珠抱玉

魏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仲宣獨步於漢南北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慶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珠抱玉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

玄圃積玉

晉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當如

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後世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燕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如瞻英統標流亦一代之絕乎

按犀角擢象齒

唐舒元興大和中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其文綴煉精粹出入今古數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按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文宗得書示宰相李宗閱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時李訓與元興善及訓用事拜左司郎中

疾行無善迹

杜詩註引西京雜記云枚乘文章敏疾長御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乘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刺岳買短曹劉

杜壯遊詩氣刺岳買曹劉日短曹劉堪

馳屈朱鞭揚馬

李翰林草堂集序馳驅屈朱鞭捷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

一掃素壁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撥背大言曰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見杜詩蘇註

古戰場也

唐李華作含元殿賦以示肅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錦綿飛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過之因著乎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為故書雜置焚書之度君為反問也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

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呼阮籍為老兵

據言云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詩未有若
長脚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駭實王一字已罵
宋玉為罪人矣

三豪

石守道詩序云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
叔豪於文杜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
濫一名默有歌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虫皆此等語
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爭名且為之諱也默杜師雄也

詩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
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瀟漫派別百川導津安能著七卓

以李風操遠迤邐晉氣象日凋耗中間數絕此近最清
與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香摘花卉公襲湯剽盜國朝
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間輒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其觀洞古今象外逐
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異數柔肆好餘奮猛表海滄榮
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韓愈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
清墨窠舊史磨丹注前經義死手秘寶文堂耳驚蓬 文章
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獨可親 往歲戰詞
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談席深
見孤羅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不敢接面窺
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歇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正收
科第若摘額底髮 正韓愈

經學類

黃金不如一經

漢辜賢字長孺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鄉
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解經不窮

後漢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
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為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崔日用請北面

唐武平一博學通春秋為脩文館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
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
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等素知平一諒習勸令酬詰
平一條卒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生徒立頌

唐楊揚字瑞光為國子祭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
取斧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春秋三家禮儀者纒十二恐
諸家廢無日請沾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
學從之生徒為揚立頌太學門

一經遂百餘萬言

漢房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射策勸以
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
白餘萬言大師聚至千餘人孟祿利之路然也

操吾子以伐我

漢房玄字康成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肅教建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肅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發冢得考工記

南史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太獲寶物玉履玉屏
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
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

子學類

讀老子評憲官

唐郭翰常為御史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若
子以保其身乃評憲官

列子號道家

劉向進列子表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要執本清
虛無為

六籍奴婢

賈氏談錄云劉蒼讀文中子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或問
於六籍如何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言語類

旬月封侯

前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如錫未屑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錫未
屑霏霏不絕

訂千金

太宗報書李太亮曰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

齊侯省刑

左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三寸舌

前張良傳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又酈食其持三寸舌下齊
七十餘城

纏又令人忘倦

唐馬周論事會文切理聽之纏令人忘倦

樂於鍾鼓琴瑟

荀非相稱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
章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君子之於言無厭

談數

晉裴頠傳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頠辭論豐博廣
笑而不言時謂頠為言談之數

歌頌類

韓娥歌

韓娥過宋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娥
乃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

歌吳趣

吳趣行云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坐垂清聽我歌
吳趣吳趣自有始請從闔門起門起何峨峨孔閣跨通波重
樂永游極迴軒啓曲向萬二慶雲被冷二祥風過云云此吳
人歌其土風也

掩淚聽君歌

李白夜坐吟水合井泉月入闔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
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
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河清頌

元嘉中河清俱清鮑照為河清頌又杜詩云詞人解撰河清
頌

連梁三日不絕

列湯問篇昔韓娥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音遠

頌

連梁三日不絕

梁三日不絕

聲滿天地

莊遜王葛曾子君衛三日不卒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曳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擊牛角

淮泰族訓審威欲干齊威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
車以適齊魯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威公乃擊牛角而疾歌
威公聞之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沛中歌

前高帝紀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
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

鴻鵠高飛

張良傳上召戚夫人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
繒繳尚安所施

談笑類

季手揶揄

後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霸至市人皆季手揶揄笑
之霸漸而反

齟齬

後梁襄妻孫壽能作齟齬笑以為媚惑

笑疾

晉書陸機有笑疾見張華以錦囊盛頭大笑不止

掩口盧胡

閔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周客觀焉掩口盧胡而笑
曰此燕石也與礫不殊

拍手

李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欄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
事笑殺山翁醉以泥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八

隱逸類

淵潛山棲

漢崔駰達官解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
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注云北人無擇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
之無擇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
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臨池洗耳伯成子高唐
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焉往見之則耕在野鮑焦衣木皮
食木實

遊霸陵山中

後漢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時有
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乃不二
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
乃避入霸陵山中

豈羨入帝王門

仲長統樂志論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
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
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凌
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入帝王之門哉

七松處士

唐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若蔚松于庭號七松處士

竹溪六逸

唐李白與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

號竹溪六逸

蘇門生

魏志阮籍字嗣宗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
姓名有竹簞數斛曰杵而已籍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
亦嘯為鳳之音蘇門生即孫登也

碧山不負吾

杜栢李士茅屋詩碧山李士焚銀魚蘇註云張褒梁天監中
不供李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
去

逍遙谷

韋嗣立封逍遙公其隱谷曰逍遙谷

好解印安禪

王得至少室山寺愛其瀟灑顏弟待曰好解金印共此安禪
庶免榮華之累弟笑而不答杜詩云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
禪

漆園傲吏

選郭景純游仙詩漆園有傲吏註云莊周為漆園吏楚威王
聘而不應

萊氏逸妻

選郭景純游仙詩萊氏有逸妻註云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
王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君願變先生萊曰諾妻曰妾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立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妾夫而
去萊乃隨而隱

隨駕隱士

唐履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
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

終南仕宦捷徑

唐司馬承禎嘗召至關下將還山盧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
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一壑一丘

漢班氏叙傳云班嗣曰夫嚴子者絕聖弃智脩生保真漁釣
於一壑則万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
結聖人之網不襲驕君之餌湯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
可貴也嚴子莊周也結與挂同襲古息子

清虛處士

青瑣高議云陳搏字圖南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
二人先生作詩曰雲為肌跡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
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於華山多不出
真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為奏謝曰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嚙來

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任真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
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瑣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著閑居賦

唐楊瑒与章切伯父志操頰則簡未過時著閑居賦自託常
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
臘足矣

四休居士

黃魯直詩序云太醫孫君牧子景初為士大夫發瘴多不受
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茶淡飯飽即休
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茹若即休山谷
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
四休家有二畝園花木鬱二客來黃若傳酒談上都貴游人
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子相望暇則步草

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作酒茗

詩

山隨宴坐畫圖出水作夜窻風雨來莫將世事侵兩鬢
觀靜鎖靈臺山谷題致虛堂富貴何時潤鬢駸守錢奴與
官囚太醫詠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山谷題四休居士
滅性能安樂深居絕是非英雄行險道富貴隱危機紙夜如
綿軟熟羹勝肉肥蒼苔滿山徑最喜客來稀或曰屏屏郭道
人拍得公卿知姓名扁舟月過吳城卧聽虛葉頭添白吟
到梅花語更清拋却石田甘遠客夢看山色每分程如何亦
肯敲柴屋松火煎茶共短檠補希焉與謝靈運六世事注二心
事次衆人爭歎我驚回門不管花開落遠谷唯通養在來
富貴真不不得先陰壽之老相佳平立任送陶云云二言
棟父共一經石屏

齊哉二大夫

漢書齊哉二大夫齊哉二大夫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
為後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
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宜如父子相違
出閑居之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相移病之骸
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郭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祖道舊行也無居共反言詩是反

無心園富貴

北史楊素素屬文周武帝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
嘉之謂曰善自勉勿愛不富貴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
臣無心園富貴

挂鐵於樹

南史劉訐字彥度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

非不愛作熱官

北史王暕字叔朗齊昭帝踐祚欲以暕為侍郎若暕不受或勸暕勿自踈暕曰我聞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松菊主人

唐韋表微字子明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豈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試勸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詩

靈鳳鳴朝陽神龍不泥蟠時方不可為員父乃在山思君二

詩其奈何采芝亦可食當作采芝歌近者李侍郎直言遭逐去入皆笑其疎君獨有詩曰君為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又山

恐未深更入幾重雲戴石屏寄趙昌父

漁釣類

耕巖之下

揚子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白魚不受釣

曾璘隱嵩山不仕傲曠鄉有大夫不康行惡一日見璘垂釣

問曰先生今日得多少魚璘曰此池淺無巨鱗有白魚一雙

長二三寸不受釣大夫沮而歸

獨爾絲為綸

列子曰魯何以獨爾絲為綸主針為鈞荆條為竿刺拉為錘

引盈車之魚又後漢張衡傳魯何以沈鉤致精

得白魚腹中有書

陵陽子明好釣魚於涇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五朮石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垂綸者清

宋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或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五十糖為餌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糖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揚聲作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何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釣瑣

伍揚雄傳曰瑣玉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瑣焉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

詩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戴石屏釣臺詩漁父飲不須錢柳枝斜貫錦鱗

鮮換酒却歸航 漁父醉釣竿閑柳下呼兒穿繫艇高眠風月天 漁父醒秋花洲三十六百釣魚釣從頭下復收 漁父笑笑何人古來豪傑盡成塵江山秋後春戴石屏漁父詞 七尺漁竿八十翁釣絲輕長秋花風功名未遂英雄老人道 磻溪即箇中戴石屏周子恭漁村詩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索志人嗜藏暉滄浪有釣客吾與尔同歸李白 參鵠類

掃門求見

漢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參食無以自適乃常早起掃齊相
明舍人怪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於是舍人引
見參以勃為舍人

交臂來避風雨

漢朱博字子雍稍迂為功曹仇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
雨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交之

為性命忍須臾

通鑑紀過以桓溫故朝中比思事之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
超日坦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閉看華山來

蘇言云平曾過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幕
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衣裏譬如閉看華山來

名紙毛生

蘇言云毛生為風投諸所知為與諸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
負筆難求方望請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老史慢寒儒

青瑣高議云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
方寢清臣為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史慢寒儒不

見次畫平平互

批說云王右軍都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
倒從見汝輩五平百無煩復往也

奇男子願見將軍

韓王右軍嘗語云王道好讀書博奇異我聞金吾王將軍年
時王右軍嘗語云王道好讀書博奇異我聞金吾王將軍年

少喜上可撼及時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自將軍白書
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奏為其衛曹曹參軍元引為代判官
盡用其言

刺字漫成

東漢梅衡字正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
既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成

獨分餘元

史甘茂避讓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
於秦無所容亦聞負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負女曰我亡以買
燭而子之獨有餘可分我餘光今臣困而君使秦茂之妻
子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諾

安能看人眉睫

此史崔亮字敬儒年十歲依季父居負備書自業時龐而季
年當朝任事亮疾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
往托季氏也彼家疏書因可得季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
自可期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乃與語甚
奇之迎為館客

新詩上相公

青瑣高議云儒生張球上呂申公詩曰近日厨中乏短供孩
兒啼哭飯羅空每因低語告兒道多者新詩上相公見詩
甚悅因厚贈之

正吾寒籠中物

高元德字行冲及進士第累迁通事舍人德仁陳器之世也
陳白下之事上登富家儲積以自食也脯腊膜膜以供

求知類

高元德字行冲及進士第累迁通事舍人德仁陳器之世也
陳白下之事上登富家儲積以自食也脯腊膜膜以供

求知類

高元德字行冲及進士第累迁通事舍人德仁陳器之世也
陳白下之事上登富家儲積以自食也脯腊膜膜以供

求知類

高元德字行冲及進士第累迁通事舍人德仁陳器之世也
陳白下之事上登富家儲積以自食也脯腊膜膜以供

膳參木之桂以防疾或門下充百味若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經品題作佳士

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定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惜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傲昂青雲耶

借勢王公

韓與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惜執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高自稱譽

前東方朔傳武帝幸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高自稱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乘雨待雲興

魏澄傳澄自散騎常侍行青州刺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悟於路自陳澄曰成由中自慎曰雖後乘雨自天然待雲興四岳惜欣然數日除霍

知人類

知我者鮑子

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示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當為南州冠冕

蜀主龍統字士元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往見徽徽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

知人之鑒

隋高基其家杜如晦房元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謂其基有知人之鑒

知人號席公

唐席豫字建侯典選六年故寒遠士多至其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

願識韓荆州

願識韓荆州

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所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如過泗洲不見大聖

本州劉安世在宋社門昇迹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洲不見大聖

慕爾更名

司馬相如少名犬子慕爾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以田舍兒比國士

北史高昂字叔曹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昂亦以勇力稱為朱氏守前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為一曹曹昂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剗入海島

張華比子產

晉張華字茂先少業優博鮮藻溫厲武帝問漢官室制華應對如流帝異之特人比之子產

比郭汾陽
唐裴度名震四夷其威奮德業比郭汾陽

與閻散爭烈

史太史公曰蕭何之勳爛然声施後世與閻大散宜生等爭烈矣

可比相如

唐李白十歲通詩書蘇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李可比相如

有元齡猶鄧禹

唐房喬傳秦王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九

公才德類

中庸有胡公

後漢胡廣字伯始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解明解朝章雖無簪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弦鳴鴈落

石敏若曰元稹少年有材氣不畏強禦至於任重責大一有所謀輒敗露為天下笑乃知統御儲鎮須善用黃裳德裕方可嗚呼德裕廟堂老手弦鳴鴈落刃往牛解而時言不替投閉置散以致機會屢變泉唐不置也

和均韶風

李白上李長史書君侯明奉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辟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有曹植為建安之雄才性堪捧駕

將相之器

後漢賈復字君文少好李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習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珪璋之質

後漢郭林宗常謂劉儒曰心辨有珪璋之質

南史徐勉字修仁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王儉常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

抑郎可為儀表

南史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孝善尺牘與謝滂等書
友愛滂曰宅南柳即可為儀表

警效為鴻鍾響

北史崔陵字長儒趙郡李暉將聘梁名輩車萃詩酒止淮陵
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
為鴻鍾響曾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良服

三河領袖

北史裴駿字神駒河東人太祖親討蓋兵駿陳叙事宣帝大
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深器
駿目為三河領袖

今日文宗

北史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
加待常曰孝伯才浩二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清水出壺

杜入奏行實待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二十忠義俱骨瘦絕
代無烟如一段清水出萬壺置在仰風寒露之玉壺

水壺玉衡

杜寄裴施州詩郎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大
鑪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秋

金天晶

杜贈鄭國公嚴武詩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
已聞老成名巍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
交生閱書百紙尺落筆四座驚

竹潤蘭馨

杜喬陵呈縣官詩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
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矧綺繡相展轉琳瑯愈青燄

琳琅照一門

杜送鮮于萬州迂巴川詩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

一代偉人

魏鍾繇字元常迂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
朗並先朝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一代之偉人也

南金

晉薛兼字令長少與紀瞻關鴻顏榮質循齊名號為五俊初
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金也

形貌類

禹跳湯偏

荀非相篇禹跳湯偏堯舜參予子

濯濯如春柳

晉王恭字孝伯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
掌披鶴筆涉雪而行孟起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眼若巖下電

晉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澈裴楷見而目之曰我眼爛二若
岩下電

楊柳風流似張緒

南史劉俊猷蜀柳數株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帝植於太
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時其見賞愛如此

藍田生玉

南史謝莊字希逸弘微之子也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
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若玉山上行

李白上裴長史書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綠貝

唐如凝脂昭二平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

短季

唐史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季元和初擢進士第

形不勝衣

南史徐摛字士秀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季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

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李諧字慶和為人短小六指因讓而李願因敗而後步因譽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玉人

晉衛玠摠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雖重玠相見欣然言論殊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声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

珠玉在瓦石間

晉王敦稱王衍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品二清時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玉山照人

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珠玉在側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王濟玠之舅也有風姿見玠歎曰珠玉在側竟我形穢

投東擲犀

晉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名譽類

人中龍

晉朱繖字令文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太守馬岷尚尚之士也其威儀造焉繖高樓重閣而不見岷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繖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都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亦人遐寔勞我心

登龍門

後漢李膺字元礼以聲名自高士有欲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汝南月旦評

後漢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得聲染楚間

漢季布博曹立生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声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皆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布大說引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立生揚之也

暴公子威名

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綉持斧威振州郡雋不疑盛怒至門上謁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兒童誦君實

東坡作温公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天卒識司馬

山人又繼往數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意欲以兩以諫官微不起

小冠杜大冠杜

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日備青黃杜欽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首杜子夏以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都為大冠杜子夏云

好為後山名

晉杜預好為後山名宜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紀其意續一泥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蘭菊異芬

唐裴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誼以文法稱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名播戎夷

唐馮定字介夫初源叔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志氣類

乘風破浪

南史宋宗慈叔父問所志慈曰願乘長風破万里浪

投筆

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為官傭書人分苦嘗輟筆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地上之虎

北史高昂字敖曹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沃酌

男兒當橫行天下

北史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膺豹額姿辭雄異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教曹故以名字之

勇辯美

家語政思篇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尔志子路曰由願橫地千里寧執銳臨難生能之

子曰勇哉子貢曰願使齊魯合戰賜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

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千載無戰鬪之患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曰美哉德也

五鼎食五鼎烹

漢主父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二院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生封死廟

後漢梁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閉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熱不息惡木陰

選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大山為肉

曹子建與吳質書足下鷹揚其駭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心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味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奉大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細瀆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矣大丈夫之樂哉

少有宰相志

南史王儉字仲寶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題橋柱

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

過此橋果以專車至其處

燕雀安知鴻鵠

前漢陳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張然甚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安能父事筆硯

隋宇文慶少聰敏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父事筆硯為腐儒之事

丈夫當功濟四海

唐馬燧姿度魁傑與諸兄李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崇老一儒故更事兵書戰策沈勇多算

飲私酒食牛肉

仇池筆記云吾觀杜默豪氣正似京東李完飲私酒食瘡死

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虜人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默矣

不乘使車不出關

後郭丹南陽穰人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嘆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度量類

容卿輩數百

晉周顛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視顛膝指其腹曰知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字宗仁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晉陳騫傳騫沈厚有智謀少有度量舍垢匿瑕所在存績

舍垢匿瑕

婁師德傳師德沈深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避之以自免

莊重寡言

李栖筠傳栖筠有遠度莊重寡言

李栖筠傳

栖筠有遠度莊重寡言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

孝類

孝馮家

唐馮宿父子華廬親墓有靈之白兔号孝馮家

懶街魚至前

唐孝友傳序張士岩父病藥須鯉魚文月冰合有懶街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難士岩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願子孫若尔孝

唐崔濟曾祖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尔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賊不殺孝子

魏司馬芝字子華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

孝子練

唐韓思彦傳張僧徹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彦為須餉練二百不受僧徹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練不可輕用

狼蛇馴墓

唐程表師母病旬旬不瘳帶藥不嘗不進母終負土築墳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突群鳥鳴翔

守節

不入勝母里

鄆陽書名勝母曾子不入注云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

墨子回車

同前書邑号朝歌墨子回車註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勁松方操

晋忠義贊重義輕生志驅徇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不為窮達易節

申屠剛傳不為窮達易節

見于黎陽

唐李勣贊李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勣二于託孤誠有為也惜夫不通李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

全節自高

白居易贊居易始以直道奮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全節自高

儉類

案上不過三杯

漢朱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啖肉後何以繼

唐裴休字公美操守嚴正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受命飲水

類要葉公子高將使於齊曰吾子高出使朝受命而飲水我其內熱故注曰所饜儉薄而內熱飲水者憂事之難兼食之為

不治居室

唐李懷遠擢四科第累迁同平章事爵趙公貴甚素約不治居室

夫人自紡績

漢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

居無因得幃帶

唐岑文本自以與孤生居處卑室無茵得幃帶奉身止一布囊

唐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與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赴京都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門不施箔會風雨至李唐自許日食蔬食蒸

且兩器菜數杯而已
茵社十年一易
唐韓滉字太冲性節儉衣裘茵社十年一易其暑不執扇居處隨取庇風雨

作陋室銘
唐崔浩字善冲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室嘗作陋室銘以見志

自樂類
短褐有狐貉之溫
列力命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我叔有福樂之味死其蓬室有廣廈之蔭乘其輿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鼓琴足以自娛

莊讓王篇子謂顏回曰家貧若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奉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窮亦樂通亦樂
莊讓王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魏胡昭避地冀州太祖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求去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聞里歌而愛之
長樂老

五代馮道自号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祭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老時飲一盃老而自樂蓋其自述如此

詩
薄有田園百不憂詩書自樂更無求形容風月三千首笑傲林泉四十秋不隨俗客老塵寰晚節逍遙水石間獨佩藥囊來澤國只留丹竈在松山身如野鶴更無侶心似白雲長是閑若見劉仙問消息幸分餘粒及衰顏謝無逸郭外生涯少城中糴米歸種花無處賣挑菜入籃稀風撼柳聲屋寒生藍綫衣此翁何新樂談笑傲輕肥戴石屏野老幽居處成吾一首詩桑枝礙行路瓜蔓網蹊籬牧去牛將犢入來犬護兒生涯雖朴畧氣象自熙之戴石屏山村

治獄多陰德

漢于定國字曼倩子永始定國父于公門閭環父老方共治

之于公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免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求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後世必有興者

後漢鄧禹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見鄧皇后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諸君不可勝數見鄧傳

戒子孫輕法

後漢陳寵曾祖父成性仁恕嘗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重比

臨終焚奏藁

唐陸元方奉八科皆中每進退人才必先訪問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馳知名

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據言云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必當餓死今殊未有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縉於僧伽欄楯祈祝極懇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曰復携來向者婦人疾趨抚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星帶一以貽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許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知也度後果位極入臣

揚善固且有後

前張安世傳以父任為郎贊曰張湯推賢揚善固且有後報德類

食馬

史記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厲晉君以歸

行觴

南史陰鏗字子堅初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五侯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為賊禽或救之獲免鏗聞乃前所行觴者

執炙

晉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兒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嚼之坐客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乎及趙主倫敗榮時為長史被誅而執炙者為督軍救之得免

投金瀨水

吳越春秋伍子胥伐楚過漂陽瀨水之上而嘆曰吾嘗飢於此乞食而賴一婦人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而去

蛇銜珠

漢鄒陽書註隨侯見大蛇傷者瘡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

漆身吞炭

史記讓傳讓漆身為厲音類吞炭為亞為智伯報讎以刺趙襄子襄子問曰子不尊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

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收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收國士報之

贈漂母千金

漢韓信淮陰人家貧常從人寄食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留數十日信謝之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為楚王都下即召漂母贈與千金

一筍餌得都尉

後樊噲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光武少遊舊初光武徵時嘗以事拘於新野噲為市吏餽餉一筍帝得之不忘仍賜噲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筍餌得都尉如何噲頓首謝

別離類

陽關無故人

唐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杜送人從軍詩陽關已近天按唐志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

淡如絃

杜醉歌人生會不可常庭樹離鳴淡如絃註云張衡古別離曲離鳴庭樹枝客身振不起別淡落如絃相顧不能止

寒心酸鼻

杜贈別詩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註云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食梅常苦酸

選東門行云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征駕遠香日落日晚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

南枝北風

選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合歡被

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比

遊子何時還

江文通古別離詩蓬萊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蒼前露已圓不惜惠草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送君南浦

同前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五見櫻桃花

李白又別離云別來幾春未還家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緘令人嗟至此腸斷彼心絕雲裏綠鬢難挽結

詩

野館攀春柳江村泊早花離腸過百結短髮欲雙垂楚水連雲直吳山向海斜今朝送歸恨更竟在天涯還有柳枝能送客而無桂樹解留人離腸并二隨征擢愁絕江南日暮春並對天公萬里相看心逆旅三声清淚落離觴朝雲往日攀天夢夜雨何時對榻涼急雪香令相並驚鷺風鴻鴉不成行歸舟天際常回首從此頻書慰斷腸殘紅換得綠陰成隨分閑愁取次生雖信百年終有別未能一日便無情何時岳色君同看後夜湘晴我獨行好在西園行樂處為誰依舊月華明送君南浦泪如絲君向東園使我悲為報故

人憔悴及如今不似洛陽時王維別緒悲風散不收空波殘
月入西樓明日猿啼江上路滿山眉黛為誰愁蘇易水邊秋
草暮淒三欲駐殘陽恨馬蹄曾是管絃同伴醉一聲歌盡各
東西趙嘏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
回首只是此生長別離韓愈別盈上人武昌江頭人送別楊
柳秋來不堪折漢陽門外問南樓昨日不知今日愁英雄握
手新相識人情改好成南北酒闌人散最開情一鴈西飛楚
天碧戴石屏鄂渚送別南浦春波碧東都送客舫別君揚柳
外揮淚杏花前粉壁題詩句金釵當酒錢一聲離岸心碎
楚江邊戴石屏

念感類

巴山落月

杜巴嶺谷社二見憶詩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

又云江頭赤葉楓愁客離外黃花菊對誰

思君令人老

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又杜九日寄岑參詩所向泥
活二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窗飲食錯皆盡

軒車來何遲

選古詩千里遠結婚悠二隔山岐愁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我所思兮

選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大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
霑翰又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
霑襟又云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
霑裳又云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二側身北望涕
霑巾美人贈我錦綉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何增歎

何為懷憂心煩惋

日暮佳人未來

選休上人怨引詩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
人殊未來又云相見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妙絕沈燎綺席
生浮埃

卷帷望月

李白長相思云霜淒三簾色寒孤灯不明魚欲絕卷帷望月
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綠水之波
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橫波目為淚泉

李白長相思歌昔時橫波目今為流淚泉不信妾腸斷屏來
看取明鏡前

兼寫越吟

史記陳軫曰昔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人使人察其意
之所向聞其越吟知其思越也東坡次韻定國見寄詩云越
人知聽石誰念病莊舄

詩

夢竟他鄉枕寒生半夜客程湖外遠秋意雨中深老馬尋
歸路羈鴉憶故林家書藏數紙難寫此時心 一簪華髮照
江湖家信不通雙鯉魚醉後有時忘客路夢中何夕不吾虛
戴石屏 白髮出門來三見梅花謝客路有歲年歸心無書夜
同上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一

佛教類

傳燈

杜羣牛頭寺詩傳燈無白日註云釋書以燈喻法謂能破暗地六祖相傳一法故云傳燈故釋書有傳燈錄

依迦葉

杜秋日詠懷詩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僕僕註云六迦葉佛六弟子也崖在仙人名

地獄正為昇人設

唐厚奕上疏極論浮圖去爾瑪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無辜所親瑪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莽考無親瑪不答但合瓜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

昏衢巨燭

杜上堦率寺詩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按清涼禪師序般若心經云般若若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

堦率夫給孤園

杜上堦率寺詩堦率知名寺註云佛書有堦率夫宮故取以名寺又堦率寺詩時應清聖隨喜給孤園註云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譬如龍象

杜山寺詩前佛不復辨百身一益吞唯有古殿存世尊多塵埃如間龍象近足令信者哀註云維摩經云菩薩摩訶薩譬如龍象

裸顯露足



唐李蔚贊白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攝人耳裸顯露足以乞食自資種養其身昇登山樊行一際之行本無求於人徒屬稍二從之然其荒茫溷靡夷幻變現蓋推不驗無實多事以鬼神死生實為一條大抵與黃老相出入

白黑業

杜夜聽許十誦可云業白出右壁趙註云佛經以美業為白惡業為黑達磨道白當勤修白業又補註云白業出楞嚴經又法華經云一切眾生作黑業者黑業初續作白業者白業不斯

多羅樹蓮華臺

杜山寺詩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華臺

杜馮又公上方詩長者自布地註云給孤長者以黃金布

于派園地又望牛頭寺詩云布地有黃金

維摩經云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撓魚鱗而破大海本相如故

舒五指為獅子

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踰佛二舒五指遂為五獅子醉象惶懼而退

繫象樹

酉陽雜俎云乾陀國頭河岸有繫象白象樹花葉似象系之方

函縛獲

酉陽雜俎云波斯屬國有阿耨茶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此聽比丘者函縛獲函縛此言繫也

佛頂骨

酉陽雜俎云那揭羅曷國城東浴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
善惡者以香塗即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得金人之神

韓佛骨表註云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王以其衆來降得
其金人之神上遣之日泉宮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
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當漢武
時其經未行於中土但以神明事之耳

毀銅佛鑄錢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二百三十六是
時中國之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
以利人為急使其直直尚在苟利於世尚欲割截况此銅像
豈其所惜哉

僧類

誌公錫

圖經舒州霍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
同謀於梁武帝二以二人悉且靈通傳各以物識其地得者
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誌公云其以卓錫處為誌公已
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勿聞空中錫飛去誌公之錫遂卓于
山麓道人不可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室築焉杜詩
云錫飛常必鶴

茶毗一箇僧

墨客揮毫云東坡夜宿曹溪僧傳燈錄讀燈花墮卷上燒一
僧字即以筆記于笈間曰曹溪夜岑寂燈下讀佛燈不亮燈
花客茶毗一箇僧

僧之董狐

酉陽雜俎云魏李雲為徒劫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全口入曾季
友及二僧迎門引接至寺園中佛傍有執藝筆者僧謂雲曰
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雲曰便是僧之董狐

萬迴

酉陽雜俎云僧萬迴年二十餘身瘦不語其兄成遠陽久病
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如大言曰兄在我
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二暮而表傳其兄書紙封信濕
計往返一日萬回因號言萬迴

口道恒河沙

李白僧伽歌曰口道恒河沙
李太白僧伽歌曰口道恒河沙
幾千遍口道恒河沙
亦不增不減
亦不增不減
亦不增不減

僧類

僧類

圖經舒州霍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
同謀於梁武帝二以二人悉且靈通傳各以物識其地得者
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誌公云其以卓錫處為誌公已
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勿聞空中錫飛去誌公之錫遂卓于
山麓道人不可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室築焉杜詩
云錫飛常必鶴
茶毗一箇僧
墨客揮毫云東坡夜宿曹溪僧傳燈錄讀燈花墮卷上燒一
僧字即以筆記于笈間曰曹溪夜岑寂燈下讀佛燈不亮燈
花客茶毗一箇僧
僧之董狐

釣銅盤得魚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李道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
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曹操聞而召之閉一
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會賓顧
衆曰珍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
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復引出比日
三尺餘操贈之恨無蜀薑慈曰蜀薑得之復引之因曰吾日前
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今增二端語頃即得喜還并獲使報命
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樓居

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
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簾桂館甘泉作益
壽延壽館使卿設具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將招來神仙之屬

食栢

杜牧襄詩栢苦猶食註云仙人僅食食松栢之實

冷霞

楚辭云食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食朝霞註云陵陽子明
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

浮丘洪崖

選郭景純游仙詩左搥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蟬蜩輩寧
知龜鶴年列仙傳云浮丘公接王子喬上嵩高山又衛叔卿
與數人博其子曰向與博者爲誰曰是洪崖先生

鷲崗鶴嶺

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鷲崗云洪崖先生乘鷲所憩處也鷲崗
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

絲閣椒庭

選升天行風餐委栢宿雲卧恣天行冠霞登彩閣解玉飲散
庭擊浮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鶴管有遺聲註云
解玉佩去仕也絲閣椒庭皆仙居也

騎龍去太上家

李白飛龍引云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
飛去太上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又云紫皇乃賜白兔所持之
藥方後天而老周三光

陵三山結五嶽

李白來日六難云仙人相存誘我遠李海陵三山陸賅五嶽
乘龍上三天飛目瞻兩角授以神藥金丹滿握

麻姑溪址

李白西岳靈臺歌云靈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
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拍瓜輕

卧雲食石髓

李白白毫子歌云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
松下雲朝食石中髓

嵩山焦鍊師

李太白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
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
絕穀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蓬蓬
萊竟不能測其往也詩云時餐金鶴藥筆讀書每篇八極恣
遊嬉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空山上獨
拂秋霞照羅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

十二樓五城

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
我頂結髮受長生

觴西王母乎瑤池

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乎瑤池上西王母為天子誥曰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
見天子荅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
三年將復而野

崑崙丘

杜詩註周穆王西征至崑崙丘見西王母止之崑崙一曰玄
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閼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
所居

吹笙作鳳鳴

靈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夾於山石曰
樂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
之不得到季手謝時人而去

蕭史鳳臺

列仙傳蕭史秦女弄玉之夫也教弄玉吹蕭作鳳凰鳴而作
鳳臺於其上一旦夫妻皆隨鳳仙而去

竹杖化龍

後漢書長房曾為市樓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
市罷輒跳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觀之異焉遂隨從入深
山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夫既至可
以杖投為坡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棄
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坡
顧視則龍也

金翅鳥嘴芝

酉陽雜俎云李道二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之至

服元和除五穀

中皇經曰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家天得其錄註云服元和
謂咽津液又黃庭經曰口為玉池太和官嗽咽靈漿炎不忤
又杜詩云暮把東皇衣燕漱元和津

蘇仙翁

袖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
明年天降疫疾庭中水簷邊摘樹下可以代養

鞭笞呂鵲

韓古詩豈如散仙鞭笞為鳳終日相追陪

閼苑

類說云閼風死王母所居也

王喬食

王氏神仙傳云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蟇謂之肉之非仙才
靈骨竟能致也王喬食之得道王喬有言王子晉王喬有
禁令王喬食之食之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南嶽赤脚仙人

括異志云樂史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帝命召俄見宮闕壯
麗帝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
往勿辭頓首祈免者再帝曰往哉遂唯而去旁立者曰此
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駕龍升泰清

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二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
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云神仙
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世而往
在我身帝若孝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其具對
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

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道士類

鷓鴣冠子

韓讀鷓鴣冠子云鷓鴣冠子十有六篇其詞多雜黃老刑名注云鷓鴣音昌楚人居深山以鷓鴣為冠故曰鷓鴣冠子班固曰道家者流

割龍耳

韓太道士詩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龍耳來茅君傳云三十六洞第八勾曲洞名華陽洞天

華山女

韓文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祛百者冠被白咽紅頰長眉青又云玉皇領首許歸去垂龍駕鶴來青真非癡非狂

非癡非狂

韓文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選門帝挽斷袖衫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李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

金門羽客

廬山記云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

黃冠子

唐李淳風父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

詩

相携同上小茅壇已有凌虛舊羽翰竹徑烹茶無俗客數聲琴調一爐丹此存中丹客詩梳了朝衣卸了冠宦情分付夢魂間同尋太上長生訣偶到青城入百山木形容殺七七水雲情性許閑閑身中火棗無人會此藥從來便駐顏燕蘭英贈龐道者弃官修道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擎笏

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替日雨邪江上有魚箬神仙護短多管府未厭人間醉踏歌蘇軾贈梁道人頭戴鹿胎皮身拂鶴擎衣月寒丹井立霜白醮壇歸靈訣開黃卷仙燈照紫微抱琴來訪我醉跨彩鳥飛陳元老酒樂生來性丹回老去顏不獨世人驚換骨也曾王母怒偷挑明朝別我歸何處笑指三山碧浪高龍曉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二

鬼神類

竈神形見

後漢陰興傳初宣帝時陰子方至孝膺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膺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天使燒壁空家

搜神記歷代晉從洛陽乘車歸未至家十餘里見一婦人求寄載臨別曰我是天使往燒東海歷空家今已寄君車又不可不燒君但速歸我當緩來也一乃歸家收資物至日中果然火發

死虛生實

三十國春秋曰中牟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蓋日而行著黑介憤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僂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尔言終而不見

夜宿王孺家

晉陸雲嘗行迫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孺家雲本無去志自此談老殊進

乘雲御龍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外

與水神閱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會澤南安觸山脇瀾崖水漂疾破害舟航冰發卒鑿平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持刀入水中乞神閱之今蒙福也杜詩注

葬骸骨絕哭聲

後漢陳寵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嘗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我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僅在於是寵愴然即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蒼水使者

搜神記曰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又吳越春秋云禹登衡岳以祭夢見赤繩衣男子稱玄素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

神人鞭石

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鞭鞭之石皆流血

山祇水若

選顏延年三月二日侍遊阿曲後湖詩山祇躡蹻路水若驚

神奈巖壘

文選註云神奈巖壘竟第二人能執鬼度朔山鬼所出入處山上有桃樹二人於桃樹下閱百鬼無道理者縛以煮索而飼虎

蔡亭女鬼

後漢王純音經除郡令到官至蔡音亭二長曰其前鬼殺殺過客不可宿純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聲

宿夜中聞有女子籍免之聲恠曰有何狂狀可前求理乎
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
活今之官過宿此亭二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
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傲者也恠
曰汝何故敢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
眠不應故殺之恠曰當為以理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
忽然不見明旦乃召游傲詰問悉伏辜於是亭遂清安

烏鬼

杜遣問詩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二養烏鬼頓二公黃
魚師註云按沈存中筆談峽人謂鸚鵡為烏鬼以純黑其頸
使之捕魚此說非也楚人信巫以烏為鬼耳元稹詩曰烏鬼
烏稱鬼巫占危伏龜註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其悉
瓦卜養當讀為供養之養又黃氏補註云烏鬼有曰說曰鸚

鵡曰鵡曰老烏曰烏鸞鬼沈存中筆談黃朝美細素雜記胡
元受叢話曰鸚鵡馬末卿懶直錄漫更詩話曰鵡程泰之演
繁露書序臣漫錄曰老烏神供竟範冷文夜話邵公濟聞見
錄嚴敦常藝苑雜錄曰烏鸞鬼余嘗評之若是養鸚鵡與鵡
則未為異俗可怪當是養鬼無疑

夢與神女遇

宋玉神女賦序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
唐之事其夜夢與神女遇明日白玉曰曠夕之後精神恍惚
若有所喜紛二擾二未知何意日色鬢鬢下若有記見一婦
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曰方不樂張尔失志於是
撫心定志復見所夢玉曰狀若何也王曰其始來也耀乎若
白日初出照屋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頃更之間美貌
橫生輝乎如花温乎如坐五色並馳不見殫形詳而觀之奪

人目睛其盛師也則羅綺綺縠盛文章極服妙絲照萬方振
綉衣被袿首圭常纓不短纖不長步裔二方曜殿堂勿方改
容婉若游龍乘雲翔若此盛矣試為賦之

屏上婦人踏歌

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
人等悉於床前踏歌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憂春陽不斷
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
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豎弓地腰
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洛神

伏羲之溺於洛水為神曰宓妃曹植洛神賦云其形也翩若
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蘭華茂春松鬢髮若輕雲之蔽月
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

之灼若芙蓉出綠波纖纖得中脩短合度眉如削成腰如束
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鈿華不御雲鬢義二脩眉
睨始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鬋髮橫流翠黛
靜鮮閑素情綽態媚於語言披羅衣之璀璨珥瑤草之華
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曜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縠之輕
裾

若教氏之鬼

左宣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
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成若教氏矣子良不可子文
以為大憾及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
秋楚子滅若教氏

海神為崇

北史高昇傳神武起兵范陽盧普昌刻入海島得長人骨以

博異志崔玄微月夜有青衣引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婦
衣小女曰石醋醋又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詞冷冷有林下風
氣色皆殊絕芳香襲人醋醋曰女伴皆住死中每被惡風所
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
星立死之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請此月二十一日立之崔
許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樹飛花而苑中繁花生不動玄微
乃窺衆花之精醋醋石榴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董來謝
各裹桃李花數斗服之可以却老某等亦長生至元和初玄
微猶在年可三十許

鼯怪

括異志潭州樂平橋港有鼯為怪多食人歲有溺死者市民
姓者弟溺死求屍不得因刺掌血作章夜醮而焚之夜夢至
一處若大府有數吏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加龍而一角目光

如電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鼯肆暴枉害平人決鐵杖一百
處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宜付玉碩決磔杖十
五後數年王碩知潭州李坐遺火伏罪

湖中見舟

同前徐禧學士舟次彭蠡湖面白霧四起見二朱漆巨舟旌
旗赫奕搖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而逝又見朱艦間以
金碧相踵而去又見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戟森列尾三舟
而行舳遠而益小

茅處士叱鬼

括異志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燁卒長子庫部又卒乃鬻
其第為茅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帽從數鬼
叱茅曰我第尔何敢據速出無賈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
茅叱曰尔昔為人今為鬼矣尚持貴氣敢尔耶我若置若尔

第宜迫我出尔子不肖不能保有先人舊產舊貨於我尚敢
逐我耶言訖返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錦繡萬花台別集卷之二十二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三

夢寐類

夢遊華胥國

列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既寤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

夢帶印綬登樓

後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夜懷孕夢帶印綬登樓而歌訊之上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即鄧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夢書白駒字

唐杜牧夢人告曰尔應名再復夢書成二白駒字俄而炊

梨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

枕中記

陳翰異聞集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于邸主人方蒸黃粱共待其熟盧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悅自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逾八十位歷三公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粱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南柯太守

異聞集載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樹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一友扶生歸臥東廡夢一紫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

隨二使者上車拍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

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服

朱華冠令生拜王王曰前奉賢命許令女瑤芳奉事君子

有數十仙姬奏樂執燭引至一門號修儀宮一女子號金枝

公主儼若神仙交懽成禮情義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

理出卿為守勅有司出金玉錦綉僕妾車馬施列廣衢錢公

主行累日達郡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

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公

主遇疾而薨生護喪歸葬于盤龍崗生以貴戚威福日益有

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在蕭

牆時議以生僭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

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復令二使者送出穴遂寤斜日未晚

西垣餘尊尚留東牖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朗朗可容

一榻上有土壤為城郭基殿之狀有蟻數斛三大蟻素翼朱

首乃槐安國王也又第一穴直上南枝群蟻亦處其中即南

柯郡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崗也

靈芝宮

東軒雜錄云王安國字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

邀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靈芝宮有人隔水止之

曰時未至且令去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為詩曰萬

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

鳴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又三年太常曾皇夢與平甫會因

乎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而不

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草喜而寤

夢棺夢穢

晉殷浩字深源或問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可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棺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時以為名言

詩

夢裏行人事竟來思夢前不知今亦夢更把夢來原夢裏常言夢如今竟後知不知今亦夢中有夢來時並邵堯夫歲逢困敦斗申拍辰次庚辰漏傳子夢出城闌登古原草木繁天帶流水千夫荷插開又殯前有一人狀環偉素冠長跪悉酒飲云是劉郎字全美馬鳴車響斷還續人境晦明秋色裏既寤茫然失所遭河轉星翻汗如洗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自日全美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娟娟一四橋月月下次蕭聊尔耳况眼看君先一鳴尤萬扶搖從此

始 別卷三 記夢去劉全美

閣中有蘇生

紀異錄鄭珪李愚同為學士鄭閣中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余願當制得盡荒虛時元早甚久麻獨茂成葉相降成實即白麻也是夜制出鄭果登庸

白沙相公

同前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為白沙及覺得地于白沙里時號白沙相公

打毬一棒為猛入

洛中紀莊宗詔孟知祥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入語訛為孟入得陰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至子

刺史坐法曹廳

定命錄陸景融為新鄭今有客曰公三十年後為此州刺史所坐然於法曹廳坐後果為刺史所坐廳乃法曹舊廳往年刺史嫌州宅偏仄遂通法曹廳為廳

凶兆類

北斗君主簿

幽明錄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上有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為北斗君陳康為主簿既寤康忽來謂攸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得北斗主簿余為不妄明年同日而死

外閣有著履聲

同前王輔嗣注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夜久忽聞外閣有著履聲頃更自入自云是鄭玄曰君少年何以穿屨又句妄譏老子言訖而去嗣輔暴卒

朝霞詩

紀異錄趙霖朝霞詩云不因紅日照長作白雲飛然太陽一照不久之象後及第升朝職而卒

天漢一聯

洛中紀異王德輿有詩名嘗有一聯云天漢尚不正河源爭得清桂胤相國聞之大不悅竟流落而死

夢奔奔類

夢奔奔

後漢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為友邵字元伯式仕為郡功曹元伯寢疾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履屐而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當以其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竟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便照朋友之服披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

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望之曰是必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家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得馬與被

後漢王純音純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謂純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囊中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純即帶一片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純大度其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隨純前言之於縣縣以歸純後乘馬到雒縣馬奔走牽純入他舍主人見之問此所由得馬純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與馬俱士卿何陰德致此純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

別狀三

五

道書王形貌及埋金之事主人大驚愕曰是我子也姓金名我前在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知德耳

李德裕見夢

唐李德裕敗崖州司戶明年卒見夢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奕還

羸葬

漢楊王孫李黃老之術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自親土

書生持葬地

後漢袁安父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地故累世隆盛焉

種瓜得地葬母

幽真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家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休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婦命侯

織女助償貸錢

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對一少即營農作父死後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一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作妻永乃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練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當機織一月而畢主人任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輒辭求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現家求天子之宮夾我墓

天子之宮夾我墓

史記秦武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東未夾宮在其西

白楊

杜壯遊詩四郊多白楊註云白楊墳上之草也又陶潛挽歌云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葬用紙錢

唐王璵撰大常博士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儀校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為錢為

鬼事至是與及用之 魏胡秋反男曰巫女曰覲

帝成白玉樓

李商隱李賀小傳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刀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牖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墜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寫堯典置棺前

後漢周磐建光初歲朝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為堯典一篇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孝者以為知命

抱母棺號哭

後蔡州一終未及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極號哭火遂滅燒他室

積善之墓

唐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重名不重官

裴敬作李翰林墓碑云實盡皆然名存則難故子重名不重官

以天地為棺槨

莊子列御寇篇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之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為烏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置餘金棺下

唐李勉字玄卿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感風木

選梁武帝孝思賦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之淒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木暮虞舜感風木之長悲

哀挽類

老父哭龔勝

漢龔勝死有老父來平哭甚哀既而曰嗟虛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天天年亦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埋玉重泉

山巨源哭嵇康曰中散死埋玉重泉沉珠滄海不重見斯人矣

野哭

諸葛亮士人皆野哭

薤露蒿里歌

選挽歌序云漢高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續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故呼為挽歌

漳濱蒿里

杜哭李尚書詩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詩云劉公幹云余嬰沈痾疾竄身清漳濱

坐中流淚

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冀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必樂極約於蘇露之歌坐中流淚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三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七

貨財類

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李白上裴長史書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具司為鑄橫財

唐餘錄云盧懷謹與張說同作相盧忽暴亡夫人崔氏不泣曰公命未及公清廉而說貪說尚存公不應死已而復生曰冥司數十處為說鼓鑄橫財我豈可同未幾遂卒

給軍興

唐程巨傳憲宗討淮而切於饋餉王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東財用以給軍興其得无之

布帛類

布有三品

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又見終漢王符傳注

織縑織素

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

精麗廣狹

記王制布帛精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吉貝布

墨客揮犀云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為布号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与紵



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正此種也蓋俗古為古耳

錢類

少府水衡

王嘉日食封事云元帝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大風兩飛錢

幽具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金錯索

杜對靈詩金錯索垂整注云此言錢也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此錢形如刀而金錯之之證

亟使閉錢坎

唐李昇遜母鄭治家嚴始貧之時治墻得積錢童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

蒙城銅坑

南史劉俊字士操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一丈并居宅外猶有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嶽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澤无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方功費多乃止

歷代鑄錢不同

北史高謙之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園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吳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燕桂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泛事未就會卒

吳鄧錢滿天下

前漢太后傳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之銅山

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鑄錢因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滿天下

請罷江淮七監

唐韓洵字幼深擢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治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

張氏無名錢

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碎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千錢不及一斤

唐食貨志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

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

錢

唐食貨志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

積十重一兩

唐食貨志註云錢文曰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重一兩歐陽詢撰并書其文迴環可讀或讀曰開元通寶或讀曰開通元寶皆可按聖運圖云初進蠟棟文德皇后稱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

乾封泉寶

唐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

小麥青大麥枯

續漢書曰桓帝童謠曰小麥青二大麥枯誰當獲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公田種秫

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天雨粟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占城稻

湘山野錄云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菜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菜豆種二石始植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菜豆御詩

鄧都稻

酉陽雜俎云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社境作重思賦曰霏二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不食五穀

酉陽雜俎云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豚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

豆族粟寸

酉陽雜俎云豆以二七為族粟累十二為寸

麥忌戍子

酉陽雜俎云小麥忌戍大麥忌子

通腸米

南楚新聞云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才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通腸胃

積米數十萬石

唐韓洄字幼深罷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万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為故人不艱食

錦綉類

蛟蝶羅麒麟錦

漢武時西域獻蛟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十端金花眩人眼目又杜西域晚眺詩花羅封蛟蝶瑞錦送麒麟王內翰注云蛟蝶麒麟羅錦上絲綉也

錦纏頭

唐王元寶富而无孝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又杜詩云弄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若川谷成錦綉

唐楊貴妃傳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一色俄五家隊合欄若万花川谷成錦綉

二丈為一端

左昭二十六年云以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織為迴文詩

晉竇滔妻蘇氏名惠字若蘭滔符堅時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死轉循環以讀之詞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

廢織錦坊

唐元宗以風俗奢靡踰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天下母得採珠玉織錦綉等坊廢

錦坊

獻錦頌

唐新羅傳真德織錦為頌獻曰巨唐開洪業魏二皇猷昌止

戈成大定吳文繼百王統天崇兩施治物躰含章深仁詣日月

月抚運邁時康備旗旣赫二鉦鼓何鏗二外夷違命者剪覆

彼天狹淳風歟幽顯還迹競呈祥四時和王燭七耀巡万方

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

意

賜禁中瑞錦

唐馮定字介夫文宗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

合珍寶類

珊瑚樹

西都雜記云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所獻又南州志曰珊瑚出大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

驪龍領下珠

莊子河上有家貧侍養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鮫人泣珠

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織織其眼能泣則出珠又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納淵客填澗而泣珠

明珠如雞卵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紫裝珮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遂下与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以与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无珮顧二女忽然不見

養玉

杜詩未試囊中養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註云李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養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如環璧雜器大小百餘稍得養玉者亦篋盛以還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膏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地皆无所見預服玉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之又加之好酒損志疾篤謂妻子曰服玉昇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体必當有異勿使速殯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得停尸四宿

鮮色不變

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室革櫃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盲瞽之言藏愈固守愈謹

藍田出玉

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又三秦記曰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銅鐵玉石

金錯刀金琅玕

選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芙蓉瑤云云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云云美人贈我貂蟬何以報之明月珠云云美人贈我錦綉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王陽能作黃金

漢王吉字子陽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趙璧

史闡相如傳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書願以十五城易之闡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視秦王无意償趙城乃詐曰璧有瑕請指視秦王授璧相如持璧倚柱怒髮衝冠謂秦王曰趙王使臣奉璧於廷大王見臣禮節甚倨臣觀大王无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解謝固請相如度秦王決負約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迳道歸璧于趙

三棘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突此諸侯之良宝也

六瑞

周禮口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七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八

禽類

西王母使者

續齊諧記曰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鳥巢所搏墜於樹下為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叩門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與寶令君子孫繁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 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 惠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優為太尉震至惠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雞作人語

幽具錄晉袁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常著窓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房相鵝

杜得房公池鵝詩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皇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燕附炎熱

杜去矣行焉能作堂上燕嘴泥附炎熱

鷓鴣

莊子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鳳皇非梧桐不棲

北史王勰音協字彥和魏孝文帝升金墉城勰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並茂詎能降鳳乎

鶴飛冲天

北史崔暹詩其弟暹從李繪乞麋角鶴羽繪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屬躡蹠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

得言勝得鶴

史魏文侯使蔡無澤獻鶴於魯侯侯行路失之謂齊侯曰寡君使臣獻鶴路而失之乃冲天而去非不能買鶴不敢易君幣非不能逃亡惡絕兩君之好非不能自殺惡貴鶴賤人是以獻空籠惟君裁之齊侯曰得言勝得鶴矣

空城雀

李白空城雀云嗷二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鶴鶴群不隨鳳皇疾提携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食君掠批餘常恐鳥為逐

苑中禽

南史荀伯玉傳齊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憐遙翻九野弄清音一推雲間志為君苑中禽

鶴為羽族之宗

相鶴經云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一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李舞復七年應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首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睛不轉赤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前故後短足高尾彫毛豐肉疎並羽族之宗仙人之驥驥也

秋燕如客

杜秋燕已如客註云飛衡旅寓洛泐生計無聊有命駕之心

顧梁上燕曰秋風已至想如客與斯難久留也

汚君子雕梁

梁王竟為佞人奪權故人慰問拍庭下泥笑謂客曰非父當
隨燕雀傍君子雕梁

海鷗

列子海上人好鷗鳥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
不下

望帝化為子規

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鷓
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於鷓字加杜姓謂之杜鷓又謂
之杜宇

洛陽無杜鷓

邵康節曰洛陽舊无杜鷓小一二年上用南人為相天下多
事矣

雉祥

唐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遂良曰昔秦文
公時有依子化為雉鳴鳴陳倉雉鳴南陽依子曰得雉者王
得雌者霸文公遂雉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
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雉雄並見以告明德依之人及童子
嗽金鳥

西陽雜俎云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翔於海上
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飾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
鑄之乃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寶珥謂之碎美金以
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碎美金那得帝王心不服
碎寒細那得帝王憐

碎寒細那得帝王憐

雞雛可以觀仁

本朝一程觀雞雛曰此可觀仁

禽有良能

伊川曰萬物皆有良能禽鳥做得巢子極有巧好處是他良
能不待學也

鳳皇擊九千里

宋玉對楚襄王問云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亂浮
雲翔翔乎杳冥之上夫離離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北山鷓

後漢朱穆與劉伯宗詩曰北山有鷓不聚其翼飛不正向窺
不定息飢則不攬飽則泥伏 貪汗其腹食填其嗉
嗜慾無極長鳴呼嗚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二從此
訣各自努力

鳥街木為城

西陽雜俎云貞元四年鄭汴三州群鳥飛入田緒李幼境內
街木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幼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
舊鳥口皆流血

鵲巢有梁

西陽雜俎云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
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眾悉
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沐溪野雙鶴

地理志處州青田縣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双鶴生子即
便化去人以爲異又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有雙鶴
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
又杜詩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鶴雛

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名鵙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比翼鳥

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鵙

射雉富貴之驗

隋龍見字元顯曰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矣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雉鳴於庭高祖命是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是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詩

去年改來集我屋梁間泥污高一尺啄腥拋穢不汶天生長群雞我護惜家貧魚愛不及人自謂於汝獨有力不望汝如靈蛇銜寶珠雀獻金環來報德春風期以一相顧對語茅簷

別八

慰太寂如何今年來於我絕蹤跡一食簾懷畫堂間便視吾

簾為棄物戴石屏詩引風時叫兩三聲咽月應思折葦汀

跟踏初過松院裏機機擬舞雪花庭窺雲長側丹砂臉立石

閑梳白石翎何日許隨鴛鴦風去拂霞插鬢入青真愈亮詠鶴

骨含仙氣生來瘦羽插天風過處寒王禹偁鶴詩莫恨彫籠

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

難羅隱鶴詩蜀魄千年尚怨誰聲三啼血向花枝滿山明

月東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羅鄴子規詩雲散巴山綠草稠

子規啼處感年流影隨明月生芳樹聲逐和風入畫樓綿郡

幾人驚夢錦城孤客起鄉愁蜀君變化已千載何事如今

叫未休方子規詩何事經年阻好音暖風催出轉喬林羽

毛新制陶潛菊吟古初調叔夜琴怕雨並棲紅杏客避人雙

入綠楊深曉來枝上千般語以共桃花說舊心齊已詠鴛鴦詩

對語春風翠滿衣碧江迢遞往來稀淡盡日和煙去深院無人帶雨歸珠箔下時猶脈脈二畫堂深處正依二王孫盡許營巢穩慣聽笙歌夜不飛韓翃燕詩翠鬢紅毛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煙岳猶回首祇過寒塘亦並飛映霧乍迷金殿瓦逐校齊上玉人機採蓮無限欄撓女笑指中流羨尔歸崔珣燕詩見離巢羽翼開盡能輕颺出塵埃人間樹好紛二占天上橋成草二回幾度追飛臨玉戶一時傳喜到粧臺若教顏色如霜雪應與清平作瑞來韓翃詩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潤天低雲暗淡朔風吹起自成行歐陽修雁詩有鳥居丹穴其名曰鳳皇九苞應瑞五色燦文章屢向秦樓側頻過洛水陽鳴岐今日見阿閣行來翔李商隱詩

獸類

宋公祖

列子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若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曰與若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註云茅栗也

狨尾

杜詩註揚大年云狨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五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失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被坐覆之用狨甚愛惜其尾既中毒即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害也蓋輕捷善緣木援之類也狨而中反

西巴放麋

後漢桓榮傳論註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西巴不忍而與其母

神與牛交

酉陽雜俎云豎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存生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鬚其髮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

猿戰

酉陽雜俎云婆羅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崿峻險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尤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終不能盡其巢穴

仙鹿

酉陽雜俎云虞部郎中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常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恠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猴獮

酉陽雜俎云蜀西南高山上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猴獮一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往往攫瓜

看鬼可作八卦

伊川見賣鬼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畫八卦何必圖書只看此鬼亦可作八卦數便從此中可起聖人取神物之至者者耳

玄鹿

述異記云鹿千年化為蒼又五百年化為白又五百年化為玄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之骨皆黑色仙者云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獬豸

述異記云獬豸一角羊也性知人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終馬穿牛

莊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比肩獸

爾雅云西方有比肩獸與印印距虛比為印印距虛其甘草即有難印印距虛負而走其名為蟹一云蟹井中虫也

魚類

丙穴

杜將赴成都草堂詩魚知丙穴猶來美註云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鱈長數千里

六帖水經云鱈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魚入穴則朝上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鯢魚

宋玉對楚襄王問云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暮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魚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為蛟龍

酉陽雜俎云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為蛟龍引飛去水又云魚二千斤為蛟

一斤千頭

酉陽雜俎云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瞳子如三斗盎

段成式書云東海大魚瞳子大如三斗盎

洛鍾伊魴

酉陽雜俎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箕袋化為鳥賊魚

酉陽雜俎云鳥賊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海人言昔秦王東遊奔箕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箕袋兩帶極長

養獺捕魚

酉陽雜俎云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

頭捕魚為業隔一日放出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

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

蹄泔不容尺鯉

晉史劉聰將趙染斬魯徽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泔不容尺鯉

染之謂也

受魚而祭

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吾嘗遠無所

九

鬻也思慮棄之查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孔子

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夫子以

祭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

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石鯨鳴

西京雜記云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雷雨鯨嘗鳴孔鬚尾皆

動漢世祭之以祈雨住二有驗又杜詩云石鯨鱗甲動秋風

安知魚之樂

莊秋水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

鯉魚一生百卵

永州記云鯉魚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龜為蛟為

蟲類

蟻穴

異苑曰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錘持繫從垣中

壁魚

斛許大蟻死在穴中

杜歸來詩散秩壁魚乾註云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

食棄者有絲

函中因蠶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酉陽雜俎云食棄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然而

白蝙蝠

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蜂蟻

李白答族姪僧中孚贈茶詩序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

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

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髯如白雪獲則倒懸蓋飲

蛙鳴當鼓吹

乳水而長生也

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

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

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

濡帶

不及此晏有慙色

莊徐無鬼篇濡帶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園奎

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培井蛙

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莊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培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鹽曰吾樂於
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趣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足城附還軒解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觸氏蠻氏

莊則陽篇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守宮

東方朔傳置守宮五下師古曰守宮虫名術家云以器養之
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方杵以點女人身終身不落若有房
室之事則滅矣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

醢雞

莊子方篇孔子見老聃孔子出而見顏回曰丘立之道也其猶
醢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註云醢
雞者羹中之蟻也

水蚤

拾遺記曰自嶠山名環立有水蚤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爾其
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故火不燒唐堯之代海人獻以
為繡故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九

雜忌類

入山忌日

酉陽雜俎云入山忌日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
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
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冢井氣殺人

酉陽雜俎云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
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食物雜忌

酉陽雜俎云貳兩鼻兩帶食之殺人摩下滴菜有葶藶黃花
及赤芥殺人 瓠牛踐由則子苦 砒石能蝕人後底 魚

行腹及日合腹中自連珠二日不同連鱗白鬚腹下丹字並
殺人 鼈首白腹下五字一曰丹字下字一曰十字者不可
食 蟬腹下有毛殺人 獸歧尾鹿班如豹羊心有竅悉害
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大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

下肉傷人五臟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鳥四距外有八字
並殺人 井水沸不可飲 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食不欲頓

修真秘訣云凡人食欲少而數不欲頓而多食不欲急則
損脾法當熟嚼令細冷食不用熱水漱口熱食不用冷水漱
口食必先食熱然後食冷

黃帝雜忌

修真秘訣云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
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

奇字訓釋上

大截

截測吏反大截也漢周亞夫傳賜置大截無切肉

蹢躅

上徒鴈反下鉅六反漢霍去病傳穿城蹢躅註云以皮爲之實以毛製鞣而蹢也

蹢躅

上人九反下音蘭漢王商傳百姓奔走相蹢躅

鉛鑽

上其炎冬作喚反後漢陳寵傳遂詔有司絕鉛鑽又但部韻畧鉗亦作鉛

碑兀

郭璞江賦巨石碑兀以前部

噤路

杜詩權門多噤路註云噤路相對談語

泥泥

張衡應問曰夫元龍涉冬則泥泥而滑注云泥音骨乳也

乳沒

乳居寒反杜詩乳沒費倉儲註云乳沒謂成敗也如海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乳失利爲沒又見張湯傳

嶺峯

西都賦巖峻嶺峯又杜詩曾基增光輝

溟滓

杜詩精微穿溟滓又莊子大同乎溟滓滓與物無際際戶頂反又音幸溟上頂反自然氣也

專礙

專上緝反見前漢陳遵傳瓶懸礙不得下

逦迤

逦七禾反唐王伾傳闖首兒逦迤關徒蓋反音而龍反

灑灑

上土咸反下才弱反韓聯句詩耳井憶灑灑

蹙蹙

上音溼下側角反韓聯句詩貧饑蹙蹙

淡澀

澀音敢韓聯句詩淡澀甘瓜濯

咿啞

上音伊下音溼強笑啞也韓聯句正言免咿啞

管削

上音管下苦怪反音類也韓聯句惟憂在管削又毛詩

橫恨

橫口朗反恨音朗宋玉九辨愴怆橫恨去故而就新

徽瘠

上音眉徽瘠唐陸龜蒙傳堯舜徽瘠

胸眺

上尼竹反下他了反謝希逸月賦胸眺驚闕

披鞞

上七旬反下與攘同出唐史

渤澥

揚子渤澥之岳又杜詩死在中流渤澥清

此離

詩中合有推有女此離又杜詩此離或紅藥此匹指反別也

孤棧

上音孤下力登反西都賦上孤棧而棲金屋註云孤棧殿堂上最高之處也

龍鍾

杜寄杜拾遺詩龍鍾遠忝三千石趙註云龍鍾行不進兒又寄高使君詩何太龍鍾極註云龍鍾竹名世言龍鍾取此義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歛翁

杜執詩歛翁炎承景歛許勿反又許律反

沉綿

杜詩沉綿抵外殃註云言其病之沉綿

潦倒

杜詩形容潦倒又杜康書云潦倒全條

突奧

荀子突奧之內又杜詩文章開突奧註云突奧深遠見

羈絆

晉慕容垂猶鷹也宜急其羈絆

侷儻

侷儻歷反漢朱雲傳侷儻大節又顏延年賦雄志侷儻精權奇又杜詩侷儻權奇難具論

辟易

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又杜詩四座皆辟易

巫覡

唐史王瓊傳男曰巫女曰覡胡狄反

喧逐

喧呼回反相擊也李白蜀道難飛滿瀑流爭喧逐

伶俜

伶俜猶寒子也流落兒杜荀府詩已及伶俜十年事

水若

水若水神也選顏延年詩水若警滄流

陽鳥

陽鳥春日也選曹子建七哀詩陽鳥收和響

蜻蛉

蜻蛉力壁反蜻蛉也選曹子建詩俯聞蜻蛉吟

黑蟻

選雜詩黑蟻躍重淵註云黑蟻蛇也

商露

選苦熱行商露夜露衣註云商露上露人觸之即肉潰爛

紹介

後漢符融傳註云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

豐隆

雷神也

侏儒

後漢張升傳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註云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

坎壈

壈力敢反困窮也宋玉九辨坎壈兮負士失職而志不平

輻輳

坎與輻同輻口我反古詩坎輻長苦辛又杜詩英傑負過輻

輻輳

輻遠引蟠泥沙

盤餐

盤餐

曹真鶴見八子重耳盤餐實壁又杜詩喚起雷聲

北山移文蒼黃反覆又杜詩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

刀頭 樂府解題云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何時還

擊鼓 北史蕭大圓傳擊鼓曲拳

象教 為形象以教人也杜登慈恩寺塔詩方知象教力足可追

真搜 三鱸 鱸音善韓子云似蛇後漢楊震傳冠在街二鱸魚集詩

堂前 突黔 楊雄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又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

無煖席 格殊 殊陟格反李群玉詩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鈞鞀格殊聲

二立 張衡應問曰不能參名於二立註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旁午 唐劉晏傳註云一縱一橫為旁午言交錯也

輩行 行戶浪反見柳宗元傳又漢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又

杜詩王孫丈人行弄老見飄零

參差

上余染反下余之反戶荷也

鞅掌 詩北山或王事鞅掌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

持以趨走言促遽也何戶可反

蠖蟻 上莫結反下母摠反細蟻因雨而生又莊子註醯醢者蠖

中之蠖蟻

縱史 縱上聲史音勇

犛犛 犛音步拜反

角錄 角即角字也錄通作角東都事畧程德全傳載云刀下用

音權字兩點下用音鹿字用字上一撇一點者不成字

醜昧 醜與暗同漢藝文志今其技術醜昧

挑類 挑他刀反又音逃類音悔書韻命玉乃挑類水註云挑挑

髮也類二面也又韻畧挑類水名又礦字亦作類條面也

蹠蹠 上音集下音除竹席也 李白鳴皋歌蹠蹠於風塵蹠蹠禮部韻畧作蹠蹠結反蹠先

宿留上先就山反

漢郊祀志留海上師古曰謂有所須待也

糠覈

陳平傳亦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未破者也晉灼曰

覈音經京師人謂麴醬為覈頭

襍

集韻云襍襍衣也

墳羊

古今註云狗曰墳羊

燭夜

古今註云雞一名燭夜又曰餘音

駟驗

劉真父詩話云今人謂駟驗為牙本謂之互部主互市事

也駟在古反

互郎

事見前

標何

下落獵反下勒可反

晉和嶠如千丈松雖礫石多節自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勅罕

案蘇骨反晉張憑簡文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勅罕為理窟

註云勅罕亦中出也

髮亂

上田聊反下初斬反隋楊昇髮亂就孝日誦千言註云髮

小兒重髮也亂男生八月生齒八歲而亂二毀齒也

胙篋

上許魚反

莊子外篇云將為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肯繁

莊內篇庖丁曰技經肯繁之未嘗註云技之妙也常遊刃

於空未嘗經匠於微礙也

巨廬

隋巨廬勸北人謂婦義為巨廬因氏焉

卑取

取走侯反莊子天地篇子貢卑取失色

狝狝

上孚云反下音狝莊子山木篇其為鳥也狝二狝二

聖漫

莊子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

跌踣

上徒下俱跳躍也又云偏幸一足曰跌踣史張儀傳亮貴

之士跌踣科頭貫願奮戰甚至不可勝計

屏營

唐李蔚宗贊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矐矐其身屏營山樊

姘嬰

上衣儉反下於可反李德裕傳他宰相亦姘嬰移和

貝顯頤

上平秘反下虛器反西京賦巨靈貝顯頤註貝顯頤作力之貌

蛇蟻

上音蛇下音善又於元時連二切屈曲貌見韓文註又

虬龍騰驤以蛇蟻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九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二十

奇字訓釋中

前捕糝

前音稍按音森宋玉九辨前捕糝之可哀方形銷鑠而瘵傷瘵央頤反捕蘇彫反玉篇樹長兒又息六反

泚泚

泚泚名反泚並擊反泚苦浪反與瀼同莊子泚泚以泚泚泚為事註云泚泚於水中也

阿堵物

晉王衍妻郭氏藉勢聚飲衍疾之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阿堵物耶

儂儂

左傳一命而儂再命而儂三命而儂儂主反儂於武反儂儂俯首恭敬之兒

哀駘它

莊德充符篇衛有惡人曰哀駘它註云惡醜也

春鍾林

唐陸龜蒙傳云身春鍾林無休時或譏其勞林呼毛反除田草春音本

羸羸

羸羸佳反羸即戈反羸直其反天官龍人祭祀共羸羸以按臨人註云羸蛤也又云羸也羸蟻輸蟻蟻子曉音夷

蓮勺困

蓮音釐勺音灼杜赤霄行皇孫猶曾蓮勺困註云宣帝初為皇孫常困於蓮勺中如淳曰為人困辱也蓮勺縣有池地廣十餘里鄉人名為中

吹綸絮

後章也詔齊相省水統方空穀吹綸絮註云統素也水言色鮮絮如水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詔齊相能之

方空穀

同前

繁弱忘歸

選稱叔夜贈秀才入軍詩左攬繁弱右接忘歸繁弱方也忘歸箭也

金膏水碧

選入彭義簡口詩金膏滅明光水碧流溫金膏似藥也水碧水玉也

猪突豨勇

漢金貨志莽大慕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註云東方名豨曰猪豨豨豨反

終子巨黍

潘安仁閑居賦文模深微終子巨黍註云皆終名

郭索鈞朝

墨客揮筆云林通詩曹泥行郭索雲木鈞朝歐陽又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鈞朝鵲鳴也郭索雲行兒也揚雄太元經曰郭索之郭索用心躁也

張吳鸚鵡

張易之出塞行鸚鵡張吳鸚鵡鸚鵡紅粉粧又杜詩喚人青

奇字訓釋下

嘜

於邁反老子曰號而氣嘜

駟

符咸反亦作帆唐杜亞曳綉為駟

襖

古袖字後漢符融傳幅巾奮襖

喝

音謂韓聯句喝道者誰子又史記禹扇喝一云傷暑也

詠

音卓諧也韓聯句拙謀傷巧詠

鋌

士角切鑽足也韓聯句黃鶴足仍鋌

泗

音囚五代史盧文紀曰昔有越人善泗註云人浮水上也

沉

音血宋玉九辨沉憂兮天高而氣清

怍

音萌反宋玉九辨心怍三方諒直

信

音閭宋玉九辨猛犬信

駮

音兒反潘安仁閑居賦駮石雷駮

泚

音半反水涯也王維傳茱萸泚

順

崇

古俯字賈誼過秦論頰首係頤

崔

古造字漢郊祀志造與輕率

鳴

古唯字漢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

熱

丁老反海中山曰鳴漢田儉傳入海居鳴中

款

之涉反不動貌漢朱博傳豪強熱服

冢

音朔口喻也韓聯句酒醪欣共款

福

玉篇云與冢同

艘

音方宗廟主也

輜

音艘船之摠名

樞

音雷擊也

護

與模同規也法也

駮

音駮

突

音查室東南隅曰突又一吐反深也

音木思貌一曰毛濕鮑宣書極竭若二之思

與鑷同鑷取之器

呼陌反揚子通諸人之噓二

神反反賁貫也漢及贛傳從民貫馬又韻畧一音始制反

音縛反度也

知立反律也今為繫

音尉捕鳥網也見南史謝眺傳

悉枕反恐兒韓鱸魚文心二眼二

乃侯反出韓毛穎傳註云論衡曰兔抵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名曰媯芳萬反郭云俗呼曰媯

且倫反出同前註云媯免

與嬾同力宜反後王丹農時載酒肴於田間勤者勞之其隨嬾者則不致

所留反乾魚也周禮夫官

取壁精語類

漢班氏叙傳云昔有孝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髮髻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朱買臣傳富貴不歸故鄉如不繡夜行又見後景丹傳

漢中山靖王傳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註云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折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

後實憲傳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漢書竟陵傳山有猛獸然其為之不來國有忠臣姦邪為

前中山靖王傳衆煦漂山聚蟲成雷註云煦誰句反口吐

味也漂必遙反蟲古蚊字

中山靖王傳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露露皆見然

雲丞列布杳冥畫皆塵埃亦復味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

之也拂音鋪

唐傳亦傳徵沸羹者吹冷寒襲揚弓之鳥驚曲木

後張儉傳以區二一掌獨煙江河多見其不知里也

一箕障江

前漢區二一箕障江河

渭以涇濁

後何顛替渭以涇濁王以涇

洪爐燎毛

後何進傳猶鼓洪爐燎毛髮耳

係風捕景

漢郊祀志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未起忽青

後于鴻傳壞崖破蔽之水源自涇涇于空蔽日之木起於

忽青

乾皮含血

後趙壹傳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復肉

收之桑榆

後漢馮異傳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洪炎樂山

李白雲霞詩洪炎樂山發自織煙滄波湯日起乎微消

猶對百語

唐房元齡傳千里外猶對百語

脣竭齒寒

莊肱筮篇脣竭則齒寒又

川竭谷虛

莊肱筮篇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賈

川美淵賈

同前

漢朱邑傳猶飢者甘糟糠

莊田子方篇是求馬於唐肆非得馬處也

求馬唐肆

莊田子方篇是求馬於唐肆非得馬處也

槁木死灰

莊庚桑楚篇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飢者甘糟糠

漢朱邑傳猶飢者甘糟糠糠歲餘食肉向則有亡之批刀異

也

見彈求鴉炙

莊齊初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邪徑不忍投步

後漢馮衡傳捷徑邪出忍不忍以投步于進可

以歌有註云歌亦齊也

琴未不入曹編

漢韓安國傳衝風之表不能起毛羽溫琴之末不能入

編

明鏡不可形逃

漢王恢云早木漕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

逃

千里差自毫端

後句奴傳論千里之差與

附枝大者賊本心

漢蕭望之傳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木以不材然其天年

莊山木皆而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博雅集林不過一技

莊道造薛籍聚水於深林不過一技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

同前

覆水劫堂亦為之舟

莊道造薛籍聚水於劫堂之上則亦為之舟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九十一卷

宋刊本

明臨白陽書

宋劉建可編通志之良月稍滿進三運官源之和也中序序位居後以未詳其書所及五區分修
後力大學諸生其第而後知有待問之名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
沈淮可校拾遺補脫名曰壁水羣英待問會元九十一卷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其第
其第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序
世有遺考先挂腹皆經筵世有杜征南羅曾
聞之士夫豈無之然不可望千百於一二也此待問會元之
所由作歟

國家以經賦論策取士其可以規學術之淹貫世務之練達
者則莫後場若也天文地理之經古往今來之事律曆禮樂
之精微文物度數之纖悉道德性命之隱奧官事民兵之分
畫經史子集之紀載典章法度之森列隨問可以發疑隨疑
可以折理蓋非問者之難而待問者之為不易也適年以來
類書之行多矣然率皆博而寡要之而不切纂集雖工而不
適於用簡帙雖富而不明其統綴緝陳文者之濟時之達識
追逐時好者昧經國之遠猷詳於傳紀者於古典或不熟精
於術數者於理學或有遺固有誇連篇累牘之繁而無片言
隻字可為場屋助者亦何以多為也蓋必進取而一新之馬
則庶乎無厭其多矣友人劉君達可之為是集也則不然條
分類析綱舉目張每一門必附之以十數條類每一類又附
之以三四節目寧貴乎盡而無遺寧取乎備而無略持是以
往斷無所謂發十策而不得一者矣原其初意本欲自為進
取設然不欲獨善其身必思以兼乎善人其用心亦賢矣哉
昔人有云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小則小鳴扣之大則大鳴
又有云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是書之以待問會
元名也蓋者亦有取於是歟余閱君之集嘉君之志故書此

以題其端云
淳祐乙巳良月朔前進士建安陳子和中甫序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門目



萃新門 凡五類

聖學門 凡四類

君道門 凡一十六類

治道門 凡九類

國事門 凡八類

臣道門 凡一十三類

官吏門 凡一十五類

選舉門 凡三類

儒事門 凡四十五類

道學門 凡九類

性理門 凡二十四類

民事門 凡一十三類

武事門 凡四十一類

財計門 凡二十二類

禮典門 凡五類

數學門 凡六類

右總計一十六門

分二百三十八類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門目終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類目

萃新門

時政急務

申救官刑

聖學門

聖學

聖諭附

君道門

君心

君德

明德附

師古附

用人

通下情附

治道門

治體

保治附

紀綱附

國事門

國論

軍賞附

恤刑附

建立國本附東官進用大臣斷相

消弭災變

經筵

聖製

君權

勤德附

敬天

法祖

愛民

求賢附

聽納

寬嚴附

處暇附

詔令附

責賞

安靜振作附

集議附

賞罰附

賞功

赦宥附

刑法

臣道門

士風

戒救附

朋黨附

禮義廉耻附

隱逸附

官吏門

官制

文任附

丞相見用大臣

給舍附

奔競恬退附

邪正

名節

貪廉

出處

考課附

均任附

樞相見用大臣

兩制

宰相

臺諫

史官規國

文武才附

東南人才附

儒事門

儒學

異端附

文行附

易疑附

周禮疑附

四書

中庸

事業附

文體

經賦論策附

書疑附

禮記疑附

論語附

大學附

師友附

文弊附

經疑

詩疑附

春秋經傳疑附

孟子附

諸子

講官規經

荀子附	楊子附	文中子附
韓子附	離騷附	諸史
史紀附	兩漢史附	三國志附
晉史附	南北史附	隋史附
唐史附	五代史附	國史
玉牒附	寶訓附	會要附
實錄附	實錄辨証附	日曆附
時政紀附	聖政附	通鑑附
道學門	道學	
道統	傳道附	道學
濂溪附	二程附	程門六高弟附
橫渠附	康節附	晦菴象山附
性理門		
性學	性情附	性命附
情附	命附	心學
誠附	敬附	志附
氣附	忠恕附	皇極
中道附	中德附	中庸附
中和附	五常	四端附
仁附	仁義附	義附
禮附	智附	信附
民事門		

民風	禁奢附	田制
勸農附	水利附	役法
荒政	賑貸附	勸分附
流民	流土附	逋將附
潰卒附		
武事門		
將帥	擇將附	儒將附
世將附	兵制	禁衛兵附
州郡兵附	邊兵附	民兵
軍政	步騎附	車戰附
間諜附	器械附	舟師
屯營田	兵食	軍需附
陣法附	教閱	掠汰附
清野移治附	兵法附	域堡
形勢	邊防	督府帥閫附
長江附	荆襄附	川蜀附
待夷秋	兩淮附	海道附
通使附	備禦	收復附
平盜	戰守和附	納降
討叛附		
財計門		
財用	理財附	節財附

萃新門

建立國本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卷之四

萃新門

建立國本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建國立本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建國立本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

萃新門

進用大臣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進用大臣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進用大臣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進用大臣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

萃新門

申救官刑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申救官刑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申救官刑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申救官刑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

萃新門

消弭災變一 故事源流

名流舉業

消弭災變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消弭災變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消弭災變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

聖學門

聖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聖學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聖學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聖學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九	聖學門	經筵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經筵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聖製一
聖製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筵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筵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	聖學門	經筵五	策頭	策段	事料
君道門	君心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君心二	聖製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聖製一	策頭	策段
策段	事料	經筵六	策頭	策段	事料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筵七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筵八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筵九	策頭	策段
策段	事料	經筵十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一
聖學門	聖製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聖製二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聖製一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筵十一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筵十二	策頭	策段
策段	事料	君道門	君心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君心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君心三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君心四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三		
君道門		
君權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君權二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君權三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剛德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四		
君道門		
君德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君德二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五		

君道門		
君德三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勤德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儉德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明德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六		
君道門		
敬天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敬天二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敬天三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敬天四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七		
君道門		
法祖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法祖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法祖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師古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八	
君道門	
愛民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愛民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愛民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愛民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仁德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十九	
君道門	
用人一	策頭
	策段
	事料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用人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用人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用人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求賢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	
君道門	
聽納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聽納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聽納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通下情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一	
治道門	
治體一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六	國事門	策頭	策段	事料
刑法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刑法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恤刑	策頭	策段	事料	
赦宥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七	臣道門	士風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士風二	奔兢恬退	
		策頭	策段	事料
		士風三	虛偽誠實	
		策頭	策段	事料
		士風四	戒救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八				

臣道門	邪正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邪正二	才德	
	策頭	策段	事料
	邪正三	朋黨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九	臣道門	名節一	名流舉業
		名節二	忠義
		策頭	策段
		名節三	禮義廉耻
		策頭	策段
		名節四	禮義廉耻
		策頭	策段
卷之三十	臣道門	貪廉一	名流舉業
		貪廉二	故事源流
		策頭	策段
		貪廉三	
		策頭	策段

卷之三十一	策頭	策段	事料
臣道門	出處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出處二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隱逸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三十二	官吏門	官制一	名流舉業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官制二	祿秩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卷之三十三	官吏門	官制三	考課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官制四	久任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官制五	均任

卷之三十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官吏門	宰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宰相二	策頭	策段
	宰相三	策頭	策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三十五	官吏門	臺諫一	名流舉業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臺諫二	策頭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給舍	策頭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卷之三十六	官吏門	兩制一	名流舉業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兩制二	策頭

策頭	策段	事料
館閣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三十七		
選舉門		
人才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人才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人才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文武才		
策頭	策段	事料
東南才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三十八		
儒事門		
儒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儒學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事業		

策頭	策段	事料
師友		
策頭	策段	事料
異端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三十九		
儒事門		
文體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卷之四十		
儒事門		
文體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文弊		
策頭	策段	事料
文行		
策頭	策段	事料
經賦論策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四十一		
儒事門		
經疑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經疑二	易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經疑三	書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卷之四十二	
儒事門	
經疑四	詩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經疑五	周禮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經疑六	禮記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經疑七	春秋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卷之四十三	
儒事門	
四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四書二	論語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四書三	孟子

策頭	策段	事料
四書四	中庸	
策頭	策段	事料
四書五	大學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四十四		
儒事門		
諸子一	荀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諸子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離騷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四十五		
儒事門		
史記	兩漢史	三國志
諸史一	南北史	隋史
諸史二	唐史	五代史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四十六		
儒事門		
玉牒	寶訓	會要
實錄辨証	日曆	時政記
國史一	實錄	聖政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國史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通鑑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四十七

道學門

道統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道統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道統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道統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四十八

道學門

道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道學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四十九

道學門

道學三 二程

策頭 策段 事料

道學四 程門六高弟

策頭 策段 事料

道學五 橫渠

策頭 策段 事料

道學六 康節

策頭 策段 事料

道學七 晦菴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

性理門

性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卷之五十一

性理門

性學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性學三 性情

策頭 策段 事料

性學四 性命

策頭	策段	事料
性學五	情	
策頭	策段	事料
性學六	命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二		
性理門		
心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心學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三		
性理門		
心學三	誠	
策頭	策段	事料
心學四	敬	
策頭	策段	事料
心學五	志	
策頭	策段	事料
心學六	氣	
策頭	策段	事料
心學七	忠恕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四		
性理門		
皇極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中道		
策頭	策段	事料
中德		
策頭	策段	事料
中庸		
策頭	策段	事料
中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五		
性理門		
五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五常二	四端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六		
性理門		
五常三	仁	

策頭	策段	事料
五常四	仁義	
策頭	策段	事料
五常五	義	
策頭	策段	事料
五常六	禮	
策頭	策段	事料
五常七	知	
策頭	策段	事料
五常八	信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七		
民事門		
民風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禁奢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八		
民事門		
田制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勸農		

策頭	策段	事料
水利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十九		
民事門		
役法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役法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		
民事門		
荒政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荒政二	賑貸	
策頭	策段	事料
荒政三	勸分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一		
民事門		
流民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流民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流士		
策頭	策段	事料
連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遺卒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二		
武事門		
將帥一		
三名派舉業	故事源流	
將帥二	擇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儒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世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三		
武事門		
兵制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兵制二	禁衛兵	

策頭	策段	事料
兵制三	州郡兵	
策頭	策段	事料
兵制四	邊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四		
武事門		
民兵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民兵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五		
武事門		
軍政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步騎		
策頭	策段	事料
車戰		
策頭	策段	事料
間諜		
策頭	策段	事料
器械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六		
武事門		
舟師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舟師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七		
武事門		
馬政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馬政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八		
武事門		
兵食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兵食二	軍需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九		
武事門		
屯營田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屯營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		
武事門		
教閱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揀汰		
策頭	策段	事料
陣法		
策頭	策段	事料
兵法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一		
武事門		
城堡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城堡二	清野移治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二		
武事門		
造防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邊防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督府討聞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三

武事門

形勢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形勢二 荆襄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四

武事門

形勢三 川蜀

策頭 策段 事料

形勢四 長江

策頭 策段 事料

形勢五 兩淮

策頭 策段 事料

形勢六 海道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五

武事門

待夷狄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待夷狄二 備禦

策頭 策段 事料

待夷狄三 收復

策頭 策段 事料

待夷狄四 通使

策頭 策段 事料

待夷狄五 戰守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六

武事門

納降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納降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納降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七

武事門

平盜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平盜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討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八

財計門

財用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卷之七十九

財計門

財用二 理財

策頭 策段 事料

財用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財用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財用五

策頭 策段 事料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

財計門

倉庫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倉庫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一

財計門

漕運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漕運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漕運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二

財計門

賦稅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賦稅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賦稅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蠲放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財計門

雜法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雜法二 邊羅

策頭 策段 事料

雜法三 平羅

策頭 策段 事料

雜法四 博羅

策頭 策段 事料

雜法五 廣羅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四

財計門

幣楮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楮幣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五

財計門

錢幣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錢幣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錢幣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六

財計門

鬻法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鬻法二 鬻爵

策頭 策段 事料

鬻法三 鬻牒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七

財計門

推法一 推鹽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推法二 推茶

策頭 策段 事料

推法三 推酒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八

禮典門

祭祀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明堂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郊恩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廟饗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禮樂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卷之八十九	
數學門	
數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河圖洛書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卷之九十	
禮典門	
太玄潛虛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五運六氣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律曆	

目錄

四十四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正朔	
策頭	策段
策頭	事料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目錄終

八

四十五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一

萃新門

時政急務一

名流舉業

書

立意發端處急處暇之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祖宗猶以
處無之心而處暇危而圖安亂而圖治今日毋以處暇之心
而處急嗟夫優游暇豫之時固不可與艱難倥偬之日並論
而極危救急之心宜不可與安恬整暇之規共談也故當朝
廷清明事事整理疆場綏靖物物又安于斯之時亦暇矣堅
忍圖功未容以舒緩少之然處治安之日猶皇皇以虛老歲
月為念享平寧之世猶汲汲以坐糜時日為憂凡有關於士

民習俗者靡不經意凡有繫於黜陟誅賞者靡不留神所謂
延億萬年之休者不容以頃刻置所謂固子孫永保之業者
不容以須臾寧此其用心深恐暇日之不常有也是之謂以
處急之心而處暇是為孝宗皇帝之處淳熙者蓋如此乃若
時事孔艱件件有勞於區處變故沓至節節有費於支撐于
斯之時亦急矣並起圖功未容以張皇議之故履危疑之機
一日當為一日之事蹈艱難之運一時當計一時之功凡士
民習俗之未正者毋墮因循凡黜陟誅賞之未當者毋尚苟
且所謂回災變為休祥者毋膠故事所謂定患難為安泰者
毋論故常此其用心深恐急證之未易療也是之謂無以處
暇之心而處急是為聖天子之處今日當如此

機不可失之說○天下未嘗無極而不反之勢人主不可失
極而將反之機嗟夫世道之否泰剝復相為倚伏久矣有以
迎其機則否可以泰剝可以復無以迎其機則否終於否剝
終於剝此一機也英君誼辟所以凝神睇視而不敢失者也
誰料方今事勢至此極耶將聽其極乎抑迎其機而反之乎
靜念往失感惻時艱寶紹則失於徇端平則失於輕嘉熙則
失於難至淳祐則又幾失於玩外而邊陲侵擾之極內而根
本虛耗之極紀綱極於弛習俗極於始昔猶厝火今則火將
燃矣昔猶震於其鄰今則震於其躬矣起而視之此何如時
勢耶天運回春主上思與內外小大之臣一舉而新之傾否
而泰出剝而復此其機乎然自臨御以來非不厲宣帝之精
未有更稱民安之實非不發憲宗之憤未有乾清坤夷之時
積垢成痼今凡幾年新之機雖屢至而新之功則蔑如也
切實圖功之說○意向客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為已
往之歲月憾意向主於實則猶足以辦事國家當為方來之
歲月惜愚嘗道處山林靜觀時變深竊歎夫前人之所以課
事功者此歲月也今日之所以課事功者亦此歲月也何前
乎此時則周岸先登矣今此之時而商川未濟焉前乎此時
則秦難已潰矣今此之時而漢腫方病焉坐守窮株稔成壞
證已往者固墮醜變換治局勉圖新功方來者當銘盤且夫
成湯七年而旱變消其或七年而猶成湯之旱者使其應變
非虛文則何不成湯之七年乎高宗三年而鬼方克其或三

年而猶高宗之鬼方者使其應敵非虛聲則何不高宗之三
年乎玩縱度時指天威為長物寬閑送日付事變於浮漚吾
故曰廢已往之歲月而不足以集事此意向客於虛者致之
也然而禹八年而水患熄豈其過八年則禹不能以平水乎
使其禦災有實德則雖後禹之八年何害也越十年而吳國
沼豈其踰十年則越不能以沼吳乎使其禦戎有實政則雖
後越之十年亦可也着緊用工實寸陰如尺璧趨前進步防
過隙之白駒吾故曰惜方來之歲月則猶足以辦事此意向
主於實者能之也

處暇整暇之說○有以暇處暇之規模有以整處暇之規模
今農晷告登雖未如粒米狼戾之時而亦無旱乾水溢之變
則以暇處暇今時若易然也然禮樂征伐雖未若小雅盡廢
之時亦未若魚麗盛多之日政刑法度雖未若蕩無綱紀之
世亦未若大道為公之時則以整處暇在今日可不加之意
乎因少暇之時而欲為整暇之圖必以禮樂刑政四者而講
明之可也初非曰閒暇則粉飾禮樂艱棘則修明刑政歧禮
樂刑政而二之也

稽古偉議周漢治具修廢○切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
之圖者周之二君也當閒暇之時而緩為整暇之圖者漢之
二君也成王當踐祚之後四方無虞董正治官以為立治之
規模制六典以興太平頒政刑以垂象魏宗伯之所掌司徒

之所教無非禮樂之事司馬之所職司寇之所聽無非政刑
之事宣王當中興之後盡復小雅以為立治之根本開明堂
以侈朝會修政事以攘夷狄燕喜來歸之詩錫命入觀之寵
無非禮樂之盛命官分土之事田獵征伐之功無非政刑之
舉愚所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之圖者此也文帝承休
息之餘禮樂可興矣然制度廢壞不植則僅少年慷慨流涕
有請胡謙遜而未遑政刑可脩矣然貪吏受賂灑上兒戲奸
民造弊侯國擅利胡因循而未誅宣帝當厲精之始禮樂可
制矣然鳴鍾清渭傳呼夾道其如樂何後威盛容金繒倍賜
其如禮何政刑可修矣然流民雖貸或戶口之偽增屯田雖
行或糴斛之張數庶吏雖詔或便文以自容其如政何囚係

雖恤或巧心而析律兵革雖息或赤子而弄兵寬大雖務或
苛刻以為言其如刑何愚所謂當閒暇之時而緩為整暇之
圖者此也

漢唐處暇苟安○夫彭城高會倉皇喪師諉曰此時之難未
可為也汜水即位帝業甫成茲為何時以靜定憂勤者處此
念當道之蛇既斬山東之鹿已逐四百年之社稷自我開創
之也則守之以定行之以堅惟此時為然夫何溺冠罵儒騎
項枕宦君心既已玩愒田宅自汙日飲醇酒相業又復卑陋
中葉以來殆又甚焉厲精思治始非不勤而車馬田獵玩物
喪志甚者橫道之死人不問而反憂皇於赤白交馳之時規
模如此事業如此則難者未見其為易晉陽起兵連和突厥

誘曰此時之難未易圖也四方甫定于戈甫息此為何日以靜定憂勤者計此思創業之既難念守成之不易三百年之天下自我維持之也則主之以一行之以專惟此時為爾夫何好大喜功甘心十漸君道寢不克終踈慢嫵媚日闕訟牒臣道亦無庸取數傳而後夫復何望削平淮蔡志非不銳而臺沼自娛縱慾敗度甚者異縛用而裴崔踈剝下媚上之事無所不為規模如此事業如此則易者祇見其為難此以巽懦之規模為苟安之事業則天下之事雖易而亦難漢唐以來是也

法相嘉猷 孝宗圖整於暇○孝廟能以歲月難待者為惜故天變遘患不常見於前日今日惟以歲月可玩者為幸故天

變遘患乃常警於今日我孝廟之惜歲月者為何如敬天一圖朝夕觀覽防懈怠也秋雨一詩厲志規恢示憂勤也久雨缺晴三日默禱一息無間斷也將名軍籍逐月進呈無日不申徹也乘此歲月辨此事功天變不旋踵而弭故二十年之際且無可平之遘患今日柰何其不然邪以艱難變故之時勢謂可苟免而幸之一念常錮於上下之胷臆以寬閒暇豫之日力玩於尋常而惜之一字不挂於君臣之齒頰其弭天變也徒曰今日玉食卻甘矣幸而事已變休則羅八珍列九鼎姑以釋焦勞之思明日音樂撤侑矣幸而時移景換則舞霓裳奏庭花姑以洗鬱結之耳又明日便殿退省矣而日改歲遷則

御芙蓉宴沉香姑以解憂悒之心以幸心而弭天變天變其可弭之乎其禦邊患也徒聞今歲調某戍矣幸而草青斂戍則撤虎牢撤樊城而經理之說姑詫於目前明歲移某治矣幸而清野少卻則破睢陽破垂瓠而進取之策已寘之度外又明歲修某備矣幸而撒花得免則棄礪礪棄滑臺而取復之念不留於胷中以幸心而禦邊患邊患其能禦之乎

高宗乘機圖治○愚嘗有感於堅守規模愛惜日力之語請誦炎興時事證之乾度初中原莽為盜數江淮困於軍需王綱弛於崇觀朋黨之私士風媮於京黼賄賂之習觀時撫勢其不強人意者何限炎興天子所恃挽回大勢者惟以乘勢作規模愛日圖規恢為念有相如綱亦曰當惜分陰凡事如

立課程有臣如壽亦曰日月逝矣願以定規模為急有將如岳飛亦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印請閒有帥如蕭振亦曰守蜀二年願留積縉以備軍旅迎此之機用此之勢則十三戰之雋功兩淮屯田之嘉計六察總臺綱之正群枉消黨錮之風氣象大非昔比矣嗚呼高宗當大勢久逸之後不五六年猶能起沉痾而蘇醒之今日席東南之全勢顧乃虛擲幾年之歲月反不如渡江航海時邪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失今不圖何嗟及矣

時文警段 剝必復復必泰○自古未有極而不反之理剝必復而剝亦未易復否必泰而否亦未易泰撫時察變今將反之機乎機將反矣而無以迎之此嘉熙所以非端平比而端

一第... 丹... 2 反...

平所以愈不寶紹若也淳祐改元又閱幾稷識者方以有成之機望之何為氣象日非駸駸嘉熙下邪邊陲擾而根本虛紀綱弛而習俗媮不能不重識者之慨嘆然而其責亦有在矣大臣玩於專開誠布公者誰歟百職玩於苟悉心體國者誰歟監司守令玩於貪布宣德意者無之邊閫將帥玩於怯措置戰守者又無之一失於專再失於苟三失於貪四失於怯噫天下事堪幾失而幾誤哉

靠實以去四弊○今日之病何如哉夫兵者國之精神也而今則隸於三衙散於諸軍老弱未汰虛額尚多練習已廢風未洗也吾之兵虛矣有修繕無節錫予無常鹿皮白金之

術亦窮也吾之財虛矣食者國之命脉也而今則中都乏倉廩之陳淮甸無耕屯之收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唱籌量沙之計難行也吾之食虛矣將者國之爪牙也而今則九重有拊髀之思將帥無殺身之勇望塵束手執戈醉心口尚乳臭之子皆走也吾之將虛矣一身之間四病交攻莫非虛證是皆意向駕虛之過也然則去此四病當如何亦曰在於實而已夫萬形皆有弊惟實不容泯用之則治捨之則亂由之則安皆之則危亘古窮今只此一實理耳必自強不息法乾之行斯謂之實或作或輟非實也必立不易方體恒之久斯謂之實有勤有怠非實也運其剛健不沮撓於紛擾震撼之衝其精神不熒惑於回護隱蔽之際而後為實事勢僅定不

轉而為膠擾治具粗修不可轉而為蠹玩然後為害

及時以修邊政○孝廟惜歲月以辦事功故能無不可支持之邊患今敢不取愛日力以立備禦之功街亭違節山桑敗績一日而乏將才非所以重邊閫也則揭選將帖刊諭帥石何可不如我孝廟棘門兒戲微戍子虛一日而缺兵籍非所以壯邊勢也則賞織簾射御曰石閱何可不如我孝廟鹿皮太輕流馬弗繼財用一日而不豐邊備空歟則撥行官米以助軍食支內庫錢以激士卒不孝廟不可也甲冑網絲鎖仗扼蠟器械一日而不精邊防踈歟則呈三司馬以觀武藝節一已接用以佐軍需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邊患自今一日之惜一日淳熙也一歲之惜一歲淳熙也如立課程如理承計改紀氣象軒然精明靠實工夫不可踈鹵則目前未平之邊患易亂為治俄頃間耳不然陸宣公有言貪因循而不能矯失則終有大患覆餗危而不思出險則必無久安消惡運遏亂原者宜於此慨然矣

續語駢珠

付時事於嬉笑 亟為揀焚拯溺之良圖 不沮不挫 玩禍機於尋常 力求支傾補罅之至計 勿畏勿懦 潛觀密察以致其慮 以履冰蹈虎之歲月 決水抹焚 堅忍力行以責其成 用真材興燕之規模 纓冠解圍 臨深淵而幾墜 不懲創於既往 變生而憂變已而休 寢精薪而將燃 不畏沮於方求 敵來而懼敵去而侮

施為注措之必審 不以浮言而動搖 以剛大存心
 主張把握之必堅 不以禮意而遷轉 以堅定圖治
 政令數易而事功汗漫 精神者常新
 規模靡定而人心危疑 靜止者常一
 甲兵之事日至廟堂不知幾警而幾玩矣
 變異之書屢陳剡奏不知幾懼而幾玩矣
 結纓整冠之能勿以施之焦頭爛額之時
 繩趨尺步之規勿以用之救死扶傷之日
當今獻策力為靠實之政○是必堅吾心之一實而銷天下
 之百妄主吾心之一實而去天下之百虛倚駕虛之危欄歌
 靠實之警枕以此為練兵之規模則柳營榆塞勇氣百倍必
 有如三千騎蹀血虜庭者而吾之兵貴矣以此為理財之規
 模則貨泉幣水滂滂常流必有如幹運江淮以濟中興者而
 吾之財實矣以此為足食之規模則飛芻輓粟士飽馬騰豈
 無如轉漕關中給食不絕者而吾之食美矣其無實備以此
 為任將之規模則虎帳沉幾折衝千里豈無如統兵八千破
 淝水者而吾之將矣患其無實才一規模靠實而曰兵曰財
 曰食曰將四者之虛一轉而為今日之實矣不然君臣上下
 規模悞縮意向銷腐真實功業略不究心閒暇歲月終成虛
 擲而徒曰今日欲責實明日欲務實不過談河畫餅耳何益
 於事哉吾恐天下之勢日蹙一日天下之弊歲滋於一歲
 借曰今日處難安知後日不愈難於今日也起今之疾在此

一劑救今之敗在此一着靠實規模此今日第一策也
 事急圖之以急○華政事之弊固急而回天人之勢尤急政
 事者國之支節支節解緩固不容一日不責其平天人者國
 之命脉命脉危殆豈容頃刻而不冀其續厥今天變亦云屢
 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既急乎然求之弭變之道不謂曰避殿
 減膳也不過曰引咎責躬也吁此故事耳使故事可以回天
 心則自茲以前災變亦嘗見故事亦嘗舉奈何至于今而未
 回也厥今邊患亦云極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既急乎然求之
 制變之道不過迎其來而清野俟其至而閉門吁此下策爾
 使下策可以弭邊患則自茲以前鞭虜屢嘗攻下策屢嘗用
 奈何至于今而未息也天人之勢若此國家命脉僅一髮爾
 是必絕絲竹音刻金翠記以剛制其欲卻便嬖寵奪內侍權
 以剛去其私則天變可回是必揭選將帖刻諭帥石以剛立
 其志賞鐵簾射核屯田實以剛行其權則邊患可定天人之
 勢既回則國之命脉固矣然後有關於政事者以次行之支
 節其有不平復乎
 急圖責實之治○倚往事之危欄歌後圖之警枕謀國者當
 念過客之光陰毋自子虛其時月高祖不吃五年之緊則帝
 業望洋老於關中之高祖太宗不趙四年之急則治效鴉炙
 終於晉陽之太宗生平雄武心覽鏡朱顏在正當着鞭功名
 之日基到窘處迫別有轉身路何可忍為弛擔經綸之時博
 不得虛豈無雉米輟雖前覆猶有後車苟不能忍東隅之痛

而速桑榆之圖則吾恐往者不可諫來者亦難追矣草茅孤忠敢此髮緯繼自今日以往華清游宴湖山歌舞知其能格我旦氣也則絕之魚軒請謁鼠社依憑知其能穢我天真也則罷斥之夫如是方謂應天之實否則具文引咎啼鳥好音故事省躬說梅止渴此虛耳非所以為實也繼自今日以往虎帳蕭疎油幢凋落知其不足以護我風寒也則易置之士卒驕脆饒運枯朽知其不足以備我秋高也則揀汰之夫如是方謂應變之實否則赤手貪功捕風捉影虛聲恐敵畫餅充飢此虛耳非所以為實也

生意收結合君相以務實○雖然人主有責實之心大臣當任責實之職蓋人君不能獨運非宰相何以仰成若濟巨川

必得舟楫若支大厦必籍棟梁矧當擾攘變故之秋尤賴康濟圖終之輔是責任不可不嚴也側聞今日臣往往徇私而忘公徇身而忘國為孫弘之阿諛則有之而玄齡持美效君則未能也為王衍清淡則有之而丙吉同心輔政則未聞也此何如時尚可以徇駕虛之意向乎愚願今日大臣自今以往力圖實政堅此實規必如伯禹之誓師振旅奚患兵未強必如周公之六典理財奚患財未裕如蕭何之轉餉不絕奚患食未足如裴度之請身督戰奚患將未勇不然上而人主有責實之心下而大臣無責實之意吾恐東南半壁之天下機翻局換奄奄生意終無蘇醒之時也詩云彼日斯邁而月斯征敢誦此以為今日大臣勉

人主大臣之責○抑又言之圖天下之治在人主輔天下之治在大臣昔魏相在宣帝時謂陰陽不和咎在臣等於是四方或有災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共成中興今之大臣能以丙魏為心則天變不足憂矣昔裴度在憲宗時謂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於是用李愬雪夜入蔡遂擒元濟今之大臣能以裴度為心則邊患不足憂矣行大臣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若此故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惟坐廟堂者圖之宗社幸甚愚不勝慙慙

經傳格言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公孫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

歷代事實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傳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務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也傳周尚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無抹敝之政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謹太史公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叔孫通與魯諸生共起朝儀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

若真鄙儒不知時變諸弟子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陸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太史公曰參焉漢
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
下俱稱其美矣史記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更敬委
略脫輓掉三舌之舌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
之儀得也甫刑靡散秦法酷烈至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韓非晁錯說
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重農欲民重農在於膏粱以是觀之
粟者政之本務晁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
務二事本傳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又云臣謹稽之大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
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又云
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漢書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
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
俗黎民醇厚紀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
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武帝武帝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武帝策賢良曰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
寡遂黎民未濟今子大夫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
同考之於今而難行董仲舒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此儒者
通於世務符孝昭委任霍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
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
而罷推酷宣帝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柰
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
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元帝王吉上宣帝曰陛下惟
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世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
長策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本
魏相好觀漢之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
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奏請施行之今漢承周秦
之弊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倫表實去偽當世治之所務也欽
策崔寔明於政體論當世便宜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云聖人執權遭時定制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
匡時失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伯政故聖人能與世
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于
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司馬德操白儒生俗士豈識時
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

元也通鑑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承其天命歟通鑑太宗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證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至是天下大治帝曰此證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本傳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通鑑太宗即位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通鑑太宗曰秦漢以下不足襲也三代得失何者為當魏證曰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禮唯所施行通鑑元宗召姚崇咨天下事來來不知倦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崇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由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通鑑李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對德宗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通鑑陸贄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所急也通鑑憲宗時李翱條復太平大略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通鑑云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太平所以興通鑑憲宗嘗問所以治亂杜黃裳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是由紀律設張赫然中興通鑑嘗盛夏對延英帝曰朕欲與卿謀天下事乃真樂也通鑑同通鑑章太祖建隆三年問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未戰鬪不息晉曰方頃太重君弱臣強而已惟稍奪其權收其精兵通鑑獻太宗淳化四年上曰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來遠通鑑上真宗咸平四年田錫因召對曰陛下春秋鼎盛若師皇王之道

則十年必致太平通鑑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通鑑行呂端相為持重識大體真宗嘗召對便殿訪國大事經久之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通鑑仁宗慶曆三年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急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退而列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通鑑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問王陶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通下情勸農桑通鑑熙寧元年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富弼入見上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上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為先王安石入侍上曰方今治道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曰卿試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以講學為事二年安石見上論天下事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廢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問司馬光所當先者光曰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又呂公著上十事太后曰更張何者為先公著奏曰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尤宜先革者也通鑑高宗紹興五年上

曰虜已退適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孝宗隆興元年陳康伯等奏曰比因北帥書來有意祈和陛下思恢復一聞虜言喜見顏色正欲休兵息民以答天戒臣等謂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選勵兵將以激昂士氣均財務農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迺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在力行上曰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乾道六年張栻奏曰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上曰變者舉基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淳熙十二年陳居仁劄子乞略細務上曰今之要務不迫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今上季冬雷發駭於衆聽少陽驟洩允謂非時今避正殿減常膳以見勅已自約恐懼修省之意若政有失而行有過其令中外小大之臣暨彼黎庶悉意以陳民苦科糶特除其令但令依時價招糶平量此後常切遵守永毋科抑務存恩信國家以仁立國其待士大夫尤為過厚可令三省將見在謫籍之人及追奪停罷之人與酌情牽復一次

先正建論太平興國六年田錫上太宗曰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論宜恩賞平河東之兵朝廷大體者四一論宜惜經費之用二論宜令臺諫百官各振其職三論重創省寺用列職官四論釐革織枒之法免傷皇風錄景德二年陳充上真宗曰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租

賦咸遵詔條悉叶程式至使小有壅遏自可懲革如人之勝理乎適膚革充盈偶生微病不患難療臣以為方今天下但恭勤而守之足彰社稷之慶黔黎之幸也寶元元年宋祁上仁宗曰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神於幾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能計小利害省小經費群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循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嘉祐六年司馬光上仁宗曰臣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而徒足以煩浼聖德夫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

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有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謹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嘉祐八年司馬光上英宗曰今日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以觀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

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
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台亂之原安危之機
盡在於是熈熙寧二年蘇軾上神宗曰臣亦知天下之事有
大於買燈者矣臣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
紀而已熈元祐二年朱光庭上哲宗曰臣切以當今圖治莫
先於擇守外郡守得其人則千里受其賜縣人得其令則百
里受其賜朝廷更新法度惠養元元獨於擇守令所當先務
者而反後之此臣之未論也經齊建炎元年李綱上高宗曰
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俗邦財寬民
力政敝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已
修然後可議興師孫呂祉上高宗曰臣聞治道之要先自
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為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
自治而後治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蓋急於形勢
故一曰形勢日者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
事若軍政不修恐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之修在擇
守將故次以將屯田乃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
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欲將士用命
蓋在謹賞屯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
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圍欲知賊之動息則
不可無斥候故次以斥候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
可不遣間探故次以間探終焉凡茲十事此今日所當行關
一不可也朱熹上孝宗曰臣切觀今日諫諍之途尚壅佞幸

之勢方張爵祿已至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
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綱紀未可謂
立凡古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弒夷狄之道未可謂備是則
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
願陛下三讀詩書之言以考所行之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
朝廷立紀綱者加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
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毋治其
名難張栻上孝宗曰臣所謂經營措置之方則有本末條
貫實事焉非腐儒玩歲愒日之說也一曰實於修德二曰實
於立政三曰實於用人四曰實於備禦此四者乃切要之務
茲復之本若其餘目則有不能遽數者矣南陸九淵上孝
宗曰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必
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趣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
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葉適上光宗曰陛下以為今果
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
於北并矣果讐耻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
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
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
保守之兼愛休息之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
斷改為而已厚祐廷紳言鴻鴈醵使臣之責王命施
惠司牧職固結人心以為保障實今日之急務也廷紳
言欲扶植國家艱難之須須收拾文武細細之才是故諷諭

廣則名實較薦進衆則毀譽公然後所爲者可備選論之數
 所用者可供緩急之需 廷紳言出長入治之選方勞當饋
 之思折衝敵愾之儲亦勤拊髀之歎臣以為革玩習之弊正
 當破常法之拘攣欲收群才之用尤當合衆人之聞見 廷
 紳言望陛下亟發明詔內則侍從以至省郎外則監司帥守
 及前任執政又命三衙諸帥與環尹閣職洎外之帥閫邊將
 各舉所知其已著聲名已當事任者不必復薦 廷紳言今
 日急務固非一端其大者尤當以人才爲急矧內治未修外
 患方棘環視庶列動輒乏才此爲何時可不亟處而圖之乎
 廷紳言當今之事其最急者非韃虜之侵陵楮幣之折閱乎
 非人才之寡乏俗染之貪黷乎 廷紳言振衰微之運者不
 可用盈成持守之規模按艱難之勢者不可嘗閒暇圖回之
 氣象 廷紳言遺大投艱非循常襲故之比救焚拯溺豈安
 行徐步之時今日之事止蘇軾言自非滌蕩振刷卓然有立
 未見其可也臣敢畫三說以獻 一曰去形跡 二曰作氣勢 三
 曰尚功實幸求用而力行之

文集菁華 蘇東坡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
 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
 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典錢弊茶鹽
 之法壞而天下帝患無財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
 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而
 天下常患無兵自選舉之拘格嚴而吏於法不志於功名自

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省者無所沮而天下常
 患無吏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 總論 橫渠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繁
 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 歐陽濱
 云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愚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
 今考之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蓋其所先
 也末及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乃命四嶽舉賢以遜位四
 嶽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丞烝又不格奸堯
 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
 命禹降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
 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
 不可得也 集致堂云元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
 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秦紹爲客於劉
 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悲功業之不
 建悼歲月之如流終能取分於孫權曹操之間巍然鼎峙此
 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 管見 定齋云可使人君憂天下
 之未治不可使人君幸天下之已治憂則思幸則忘幸之之
 心生則憂之之心略矣唐太宗之致治其初也君子以爲可
 喜其終也君子以爲可箴喜之者以其憂心之生於未治也
 箴之者以其幸心之生於既治也一年之早二年之蝗三年
 之小太宗之未治也獨能無憂心哉仁義粗行則曰既效內
 外少安則有德色太宗之既治也獨能無幸心哉厲精思治

之說崔植所以稱太宗者非溢也自正觀之始言之也吾之所以嚴太宗者非矯也自正觀之末言之也植言其偏吾責其全其所以厲精思治者不難於未治之初而難於既治之後也

時政急務二

以君相事業立說

策頭君天下之道所主貴乎一相天下之道所主貴乎公惟主乎一則卓乎天地之運循環不能移昭乎日月之明陰邪不能蔽浩乎江海之量聰謀不能倦此心之一惟二帝四王能之惟主乎公則家宰以制機務不以頃刻而變持衝以稱物情不以偏黨而徇調議以和衆口不以外議為非此心之公惟伊傳周召能之若夫二而不一則朝更暮改道旁築舍

矣跋前疐後一指大股矣甲可乙否等門調瑟矣萬全之畫茫然四維之慮尤及元康初志飄搖神爵之矜夸開元無逸淪於天寶之侈麗謀之未一識者每於此憂之至於私而不公則可否不辨泛泛河中木矣是非徇從局促轅下駒矣訐謨未遑冰炭而枘鑿矣一定之計未聞五技之窮已見太平莫致諉於無象之可言見書之希託於時事之無關謀之味公識者尤於此凜凜

策段且漢唐一代之興其為創業中興亦一代之盛事是豈可以易言哉得秦鹿於群雄競逐之秋禪隋鼎於四海糜爛之日左襟右鞬櫛風沐雨高祖太宗之創業夫豈偶然匈奴積慢而一旦屈膝諸鎮跋扈而一朝授首雷厲風飛天造神

斷宣帝憲宗之中興亦豈幸致乎尚論其故則股肱翼扶前規後隨有臣如蕭曹適與高祖遇也腹心委任彼謀此斷有臣如房杜適與太宗合也總領衆職科瑣邊吏則成宣帝厲精之治者非丙魏乎削平僭叛力贊大謀則濟憲宗惟斷之明者非裴度乎使四君而不得諸賢之力則固無以建非常之業亨艱難之運使諸賢而不遇四君之明則亦何以立不朽之名垂無窮之績哉由此觀之則古今天下信矣其非大功之難立而嘉會之難逢也○五代之季亂離斯瘼海內靡沸黔黎灼爛天意欲使一統而我藝祖出焉受命之日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人見其創業之易也不知雪夜扣門席地論事所以共植我宋之天地者有人焉誰居其趙普乎陽九之

厄誰生厲階文物腥羶中原木忝天意終祐正統而我高宗興焉一馬渡江駐驂吳會立基水泮人見其中興之易也不知居中運數指陳大勢所以共復我宋之山河者有人焉諸知其願浩數公乎尚歟休哉極古今興創之大功君臣會合之盛遇蓋未有如我宋比也近年以來大羊侵突輿地日蹙鴻鴈哀嗷我民無鳩起視四顧不惟藝祖金戈鐵馬之所經營者不復全璧而高宗麥飯豆粥之所收拾者亦成破釜吾皇撫此之機盍愀然自咎曰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吾何適封之有昔績戎有召而周復興治內有種而越復強今予圖復古之功盍亦責任大臣可也然必臥薪嘗膽射志撥亂后而克艱劇大臣雖欲辭難不可也吾相當此之時盍慨然自

厲曰王室之不壞伊誰是賴展四體以共王事亦其廢墮是為晉穆公進帶武之規山甫補衮職之闕今予佐復古之功亦責難於君可也然必毀家行難乃心王室臣而克艱則大君雖欲逸樂不可也

事類五帝仁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舜曰臣哉鄰哉鄰

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益費禹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大禹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

會神相得益章王京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文

武則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王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王為左右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

相待而成也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前

宣帝始親機勵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

甚稱上意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

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姚太宗用元齡如晦輔政而

能興仆植疆使號令典刑粲然不究可謂名宰相君明臣

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李珣曰祖宗倚宰

相天下事皆平章君臣相頌所以致太平也本朝太祖建

隆二年范質奏曰宰相所以佐一入開物成務太宗端

拱元年上諭趙普曰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

堯舜卿其念哉真宗祥符九年上謂王曾等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自東封後朕論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旦曰上之委過非曾等所知也 仁宗慶曆四年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下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乃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尤切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

興致太平至和二年仁宗新相文彥博富弼龐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兼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上曰卿言是也並長高宗紹興四年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四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聖三十二年孝宗

即位陳康伯請解機政御筆曰太上儲卿以佐朕卿遽力請

豈朕涼德不足與圖治太上御筆曰皇帝以卿元老耆舊方任機務留卿之意其堅固今上矧冷聘旌四馳召駕沓至國政之改紀豈武備之敢忘宥密之司倚以內重天時弗若若

證彰明朕方祗畏謹告莫違寧處執政大臣翼宣道化當思所以轉灾為祥者以稱朕意易大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

修省而況於非時發聲乎朕甚懼焉執政大臣其相與圖所以銷管異者交修予罔予棄 廷紳曰陛下主張公道收拾

人才經理事務弘濟艱棘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內禦外之謀更化善治之務所宜汲汲深究及時圖治 廷紳言陛下

下收攬權綱改紀國政思與一世人圖回治功伏願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條具以聞陛下察其先

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條具以聞陛下察其先

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條具以聞陛下察其先

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條具以聞陛下察其先

後緩急之序愛日以圖之 廷紳言自昔聖賢相逢未嘗不以誠相與以道相孚襟抱洞開略無疑忌故有江首股肱之稱況今日時事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要須上下一心中外戮力猜防之私弗設疑畏之念弗形則庶幾可以防彘弊而起事功 廷紳言君臣相飭惟是幾康國家閑暇當明政刑而況四郊多壘百度弗正之秋乎畢力扶持同心輔翼則治勢日進而日新 廷紳言人臣專權固非輿望避權亦非事宜牧守監司缺員甚多茶鹽楮券積輕已久夾袋所錄相與審量對證有劑何妨瞑眩推慶曆之車而主於可行平元祐之舟而勿使偏重此其時也 夏竦云公孫弘起於徒步屢歷顯位轅固攻其短汲黯訴其偽自知無功以故設東閣假待

賢之名以誘士夫之譽夫待士者育其才觀其能採其謀而行之擇其賢而進之故平原下士而得毛遂以安趙郭隗禮賢而得樂毅以伯熙弘為相六年史籍所載游其門者卒無一人豈無賢乎當此之時匈奴寇邊諸侯咸恐弘未始定一計以安之豈多士無謀乎於戲仲舒之徒賢人也弘乃陷之寧有進人之意耶蓋釣名任詐之術後世美之而已

時政急務三

以古人治內之規模為規模而後內治政之無不舉以古人禦外之謀略為謀略而後外禦之效無不成何者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也同此天下則亦同此規模而亦同此謀

略也何古人之可為而於今則不可何古人之若其易而今日用之若是其難推原其故始必有其由矣使吾之治內者無一之不修則畏天之念切切于心愛民之憂甚於憂己廣覽博聽而吾之聞過者無或遺則以古人治內之規模而舉內治之實政其誰曰不可使吾之所以治外者無一之不備則訓練士卒而吾之兵已強任選英豪而吾之將以勇豐其儲藏而軍旅之食以足則以古人治外之規模而成治外之實效又誰曰不可

策 思昔宣王武帝之時早既太甚數有灾祥天變之來者不可忽也民散不安其居百姓失職不瞻人心之流離者誠可憫也衣職有闕數陳便宜而直言之進者又不可以或廢也今觀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夙夜兢兢靡有驕色非徒為是之畏謹也以為不若是則不足表吾憂民之心也西平有規懼鳴有誨求言納諫以輔不逮非徒為是之多事也以為不若是則不足以聞吾之過失也則二君之強於為善安有不同者乎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狁之難匈奴數寇百姓被患然觀其當時禦外之策則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其視期門羽林虎賁騎士之精無以異也方叔率止召虎來其較之蒲類祈連等將之勇無以異也申止峙糧新田未蓄較之屯滬中田車師軍食之足又無以或異也則二君之利於禦寇又安有不同乎夫情有進退則事有虧成意有作輟則功有難易故人主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孝宗每以自勉而吾皇

之行道猶苦其難至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孝宗每以自守而
吾皇之守法猶困於多更孝宗之賞罰曰朕本無心隨事以
施而吾皇之勸懲有時而未公孝宗之核實曰納言試功此
數實之政而吾皇之總核猶有所未盡建康戰船每加修葺
其與今日之舟師才精者不侔也牧馬孳息為利甚博其與
今日之馬政才蕃者不同也屯田非但為積谷計諸軍在邊
緩急有以為用詔漕臣視所部如一家周知經費而通融其
有無其與今日之耕屯未富餉運猶艱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夫孝宗皇帝之心即周文武之心故孝宗皇帝之治即天保
采薇之治吾皇遠以文武為矜衣必近即孝宗以為塗輟斯
可矣○共惟吾皇以自強之志強本朝以自治之策治夷狄

于茲有年矣寅御基圖夙祇天戒而見於御札之諄復其畏
天之心未始一日或替也薄斂恤刑申救郡邑見於綸詔之
溫告其愛民之心未嘗一日或忘也他如求直言訓士卒擇
將帥貯糧食屢見於廷紳之抗疏是誠可此隆於成周而遠
過於漢室也夫何虜數大入蛇豕荐食連年遵養而十乘之
膏功未奏虜自內訌馬牛逋逃越境願附而五單于爭鬻不
可乘無以來塞下之款朝無以遏涇陽之侵軼得非今之事
猶有未盡者歟抑亦欲治外者先於治內誠有如識者之所
言歟

事綱周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綱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詩車齊威公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諸侯前漢刑秦孝公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備外連衡而開
諸侯續道始皇內興工作外攘胡越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
戍漢之盛世得理內禦外之術後漢文帝後元二年詔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本文帝曰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朋黨難除本朝太宗淳化中上謂臣曰國家
邊事不過外患皆可預防惟奸邪內患深為可懼帝王用常
心須謹此 高宗嘗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無宣力於四
方者朕觀宣王車攻一篇可見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
儀李光弼以復王室卿等當熟講利害 寧宗嘉定八年詔
曰昔文王武王治內治外成功可覆茲固二后憂勤之所致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玉家

今上 朕以非薄嗣守丕基今二十有二年夙夜寅恭不敢
寧於上常念厲精求治是究是圖庶幾保乂我有家雷
廷紳言蠢茲蒙韃為國家患十年于茲矣貪利好殺人神共
憤切惟制勝卻敵謀略雖屬之邊臣而禦侮折衝機括則在
乎陛下陛下之德未見其日新則何以望天意之回陛下之
政未見其日舉則何以望治功之起苟撥亂不自其原治國
不先其本無怪乎夷狄之侵暴中國有勞而未艾也 廷紳
言切聞近日流民自淮入浙所在充斥群行聚處往往丐食
於有糧之家公遣之芻牧非良清野之難疽始沿豈特諸郡
被害實為畿甸深憂矧蘇常安吉之間寇盜非一防秋不遠

龜哨叵測內外如是胡以為計臣謂王選委監司俾與奉使
共議措置 廷紳言切見浙西境內時有盜賊近者崑山縣
切賊熾盛臣料此等兇賊多鄉里惡少與夫潰卒流民挾剽
悍之資懷等死之念嘯聚得志必為亂階今淮地風寒之處
既勸徇禦王畿腹心之內豈可更有憂虞所合急作措置
廷紳言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內禦外之謀所宜汲汲采
究又時圖回欲望陛下常切告戒俾各推誠勿事形迹上無
召聖主之責下以慰中外之望治 陳公輔云復境土非難
復祖宗治道為難是故輕其徭役薄其稅斂祖宗所以厚民
今軍行未已征賦煩重將何以厚民亦曰擇親民之官減無
功之祿可也員闕有限人才無淹祖宗所以待士也今負多
闕少不免滯留將何以待士亦曰抑倖進之門嚴選試之法
可也祖宗之賞勸有功今賞有不當其功者陛下慎其賞可
也祖宗之罰懲有罪今罰有不當其罪者陛下明其罰可也
將不可不任必如祖宗之駕御庶幾皆奮而立功兵不可不
養必如祖宗之簡練庶幾皆精而可用士大夫節義喪矣非
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以激勵之褒崇忠良屏除奸佞
則節義興矣天下風俗壞矣非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
以振起之公道行乎上誠心達乎下則風俗厚矣以至陳為
綱紀列為分守發為詔令著為刑政本末先後大小精粗凡
治道之本末合乎祖宗者必有以復焉則朝廷清明海宇安
靖德澤純被呈靈遠暢以至削平僭偽威服夷虜尚何境土

之不復哉

其獻策收拾等段見前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一

待問卷之一

望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

萃新門

時政急務四

以邪正消長立說

名流舉業

策問君子之未得志也識者安之知其利之後當為復也君

之序易其於剥復泰否之間固已深寓其意矣夫太極數而

上陽靜而生陰陽數奇陰數耦奇一為寡耦二為眾寡則易

負眾則易勝陰屬小人陽屬君子故君子常寡小人常眾君

子易負小人易勝消息盈虛之理然也吁正陽行夏萬物相

見而沍水窮寒之鄉無復陰鬱極盛之時也未幾而凄然為

秋則氣沉廖而木黃落矣回而思之其去盛夏幾何時哉皎

日當午六合宣明而妖狐孽禽之類無不潛伏極盛之時也

未幾而暗然向晦則鱸鱉舞而狐狸號矣回而思之其去停

十幾何時哉

策問易曰君子以遠小人而嚴嚴者謹其身也不惡者

平其心也漢唐君子往往得志之時而被患反甚焉者良以

不能謹其身平其心以防小人之奸而反墮小人之計爾蕭

望之常得政矣而乃夸已自高不防恭顯之窺伺非平心之

道也喜人附已而輕信鄭朋之容悅非謹身之道也則望之

之敗望之有以取之矣如陳寶之待政也上書斥奸以宣布

於天下即其疾惡之尤甚則非平心之道矣寶武封爵子弟

未免過制即其處事之可議則非謹身之道矣然則陳蕃寶

武之敗亦豈非有以自取之乎會昌之際德裕為相一時善

類固恃以為宗主矣而德裕恃已自驕待人太忌恃已自驕

則不能謹其身待人大忌則不能平其心白居易賢者也而

所以黨人排之白敏中佞人也而乃以私意悅之此德裕所

以不免也 我朝熙寧以前君子極盛之時也不待言矣建

中以後乃君子極不幸之時也不忍言矣姑以元祐紹聖之

間言之可乎方元祐之初司馬公既相七昔時所指為流俗

而橫遭擯斥者皆得以引其類而聚於朝天下傾耳拭目固

以為太平之可日月冀也司馬公幸於遇時切於用賢勇於

去邪急於變法不復慮事勢之反覆不復顧奸邪之窺覷固

嘗有言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此其心固可以質諸鬼神而

參諸天地矣然自遠慮者觀之則亦無乃失之太驟邪未幾

諸賢互爭而川黨洛黨之名立矣小人有黨而君子亦有黨

邪鄰里之奸僮僕之欺方乘間伺隙乃不深為禦侮之方而

自為鬩牆之爭乎乎事勢相激或者倡為調停之說至揚畏

再引鄧溫伯李清臣則小人長而君子消矣故元祐之後為

經聖者諸君子始失之驟中失之爭而其終卒至於此也

自端平之初君子之勢轉而盛非君心一振起之力乎而中

國之勢反不與之俱盛此亦可疑也自君心之未底於定故

不能不以用君子為無益焉是既一失矣暨于淳祐以來夷

狄之勢轉而衰非君心一斡旋之功乎而小人之勢反不與

之俱衰此再可疑也使君心而終未能定則又將以用小人為無傷矣是堪再失之乎世變反覆如輪如雲時序推遷倏寒倏暑吁可畏哉累朝諸賢豈切敷陳凜乎不敢少緩者此其為上心慮至切也愚故擇其有補於今者而終始以聚之

事料 豕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揚舜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漢翼奉上論邪正封事曰臣聞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矣劉向上封事曰今賢不肖渾殽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決斷狐疑分別猶豫武宗即位德裕戒帝辨邪正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以是辨之則無惑矣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本朝仁宗明道二年龐籍奏用人宜辨邪正分明黨慶曆間蔡襄言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大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神宗熙寧元年錢顛言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詐辨給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斂彊濟者謂之稱職可乎沉靜端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迂闊一惑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熙寧二年上曰大臣正要以朝廷分別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熙寧元年富弼言天子無職事唯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哲

宗元祐四年范祖禹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無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能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元祐六年王巖叟奏事曰陛下今日聖學正為理會邪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治平之理邪人一進類聚者衆上下蒙蔽養成禍患之漸矣高宗紹興十三年上曰為政之要在辨忠邪治亂所由分也孝宗乾道四年上曰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辨邪正八年上曰人才要辨真偽分邪正最不可以言取人張栻上孝宗曰臣聞去邪勿疑固聖人之明訓大往小來又人主之當察蓋其來也必有其故思其所以往來之故則人之情狀畢見而羣枉之門可塞矣今上御筆國家以仁厚立國其待士夫尤為過厚為臺諫者自當平心公論旌別淑慝廷紳言為君之難在乎知人邪正雜揉則薰蕕無並進之理任用或失則榘棟有必拆之憂自非明哲所照灼然於任用之初迨其委任非人積誤稔敗至於顛覆而後悔則已無及廷紳言陛下聖度如天虛懷無我然所以翕受人言者姑冷然而納之歟抑將確然而求用也人之言亦多端矣有朴拙而可采者有辨給而無實者有遜志而非道者有逆耳而利行者有淡薄而難聽者有銜飾而易悅者有揣摩以迎合者有偏駁而懷私者有確直而不移者有隨時而變遷者陛下平心而立其衡物理

而明其鑑使是非邪正瞭然莫欺而後人才可任廷紳言陛下聖明洞察事理仰思祖宗三百年培養人才之本根改弦而更化當饋而嘆之才舒延紳正人之氣扶天下公論之脉此人才一泰之機也大道公行而任官惟其人柄自上出而爵罔及惡德然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塞其徼倖之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為異淪之動搖果小人耶屏之斥之重罰以錮絕之勿使夤緣而復用孫洙云才者君子小人所同有也端閱深肆恢廣博太極百事之變而該萬物之理本統仁義而出入道德時至而應事起而辨者君子之才也強翽暴悍巧給便佞察於一理辨於一事而不足以廣業時出異計以動上作為小利以趨功示足以合變通治者小人之才也 誠齋云坎卦九五以剛中之

德又有九二剛陽之臣其濟有餘矣然僅能無咎者陷於上六六四群小人之中九二以一君子不得勝衆小人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蕃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險於朝恩輔國護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官之險而未出惟裴度可以出之裴度自陷於程昇元植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群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

時政急務五

以飭政治原立說

策頭 天下之勢惡乎定曰定于理天下之理惡乎定曰定于人心人具一心心具一理理具一天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人主之心所以主宰乎是理者也即吾之心則可以通

天之心通天之心則內而兵民之心外而夷狄之心無二理也吾之心主宰未定視時而為之酬應隨事而為之區處則將膠膠擾擾之不暇何以定天下之勢哉是故論勢莫如論理論理必先論心

策段 蓋聞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豈先勞而後逸歟及觀文王日昃不遑暇食武王夙夜祇懼未嘗有逸樂之時也何則中國未寧文武則加勉於君臣朋友禮樂燕遊之間夷狄未附文武則加詳於將帥遣勞成役往還之際始於憂勤文武之所知也終於逸樂文武之所不知也故中庸之論文王曰純亦不已書之論武王曰不敢替厥又德如使文武之在當時方以憂勤自居即以逸樂自快則志向不勝其二三矣烏得謂之不已烏得謂之不替也哉 夫治莫純於唐虞三代之盛美莫駁於由漢迄唐之多疵然其所以間得者皆其君志向之專一者也其所

以未能無失者皆其君志向之二三者也紛紛成敗盛衰之變未易槩舉姑以漢室一代觀之文帝之清靜致化一規模也武帝之才略馳騁亦一規模也各行所知若未見其相適者然匈奴和親之初文帝之恭儉愛民未常為之增益匈奴渝盟之後文帝之元默自持未嘗為之渝變志向專一而不二其文帝之謂乎武帝初有上嘉下樂之志而土木神仙之役反於暴秦同一荒迷外有施仁行義之名而多欲內縱之私反於威文同一矯偽則方作而忽怠既動而過息有不勝

其駁維矣要之文帝庶幾終始惟一之意故名雖不足而實常有餘武帝每徇乎聲色化民之未故外雖有餘而內常不足以是推之則歷代之是非難易有不難辨矣孝宗之天下內熙外恬垂澤無疆而今日之天下內虛外動尚勞講畫何也豈非孝宗之志專一不二而吾皇之志猶未免雜出於憂勤逸樂之間乎且貴為天子孰不驕樂以自娛而孝宗則曰人主不可驕縱驕縱則一事不成富有天下孰不能燕暇以自怡而孝宗獨曰正當因此興起治功念精神之如在觀規範之昭垂豈非吾皇所當善繼而善述者歟飲酒過度未嘗不悔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旨酒戒色能不肆情於後庭宴游之時乎東橋花開未嘗往觀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愛惜日力不懈弛於時又意怠之日乎 共惟聖天子淵衷凝粹神用周流乾坤於不動聲色之中和庶類於一視同仁之際自昔人主往往私富貴以自娛抗崇高以自暇而吾皇加軫羣生日汲汲乎文武治內之規矩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德自昔人主往往急近功以自安喜目前以自是而吾皇垂憂邊境日遑遑乎文武治外之事業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威確然意向之尊也肅然念慮之一也以此求道道無不洽以此守法去無不精以此賞罰宜勸懲之必公以此綜核宜名實之各當備物致用舟車宜無一之不稱足食足兵耕餉宜無一之不豐

事惟黃帝曰朕齋心服形思養身治國之道孫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楊子曰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考至董仲舒曰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韞良徐氏由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本匡衡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房元齡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叔子憲宗問裴垵曰為理之要何先曰先正其心鑑本朝神宗熙寧元年錢顛上十事二曰正心御下治國如家傳曰正心以正朝廷修己以安百姓豈虛言哉 二年程頤言欲治天下者必先正其心心既正則邪偽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追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 四年范育言心術者為治之本也今不務此專欲以刑賞治民此天下所以未孚也 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呂公著論為治之要曰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臣庶罔不正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治天下當以清淨鎮之昔人有言省事莫如清心朕當躬行此語 孝宗淳熙七年說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宴安無所事之謂乎堯今上詔雷發非其時仰臣僚各陳所言無隱泰云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者實志之動於中修省者實事之見於外側聞宮中飲酒頗減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為禹憂勤願加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為文王即是心而充

之則實德修而天變弭。廷紳言世之將治其立也有端其成也有候而所以運其機者係乎人主之一身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而心為身之本欲妙其所以運天下之機其必自心始方寸之間神明不測操存舍亡機括甚微使義理會融私欲消釋則酬酢泛應各有尺度而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廷紳言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以應萬事而所具者易湮沒所應者易以差繆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然之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所關於國家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救哉是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陛下前乎此非不銳然英明勵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與民更始也然明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各止所止是豈大學之教無益於人之國家天下哉抑亦始初清明之見本末先後終始之不審而智及仁守勇以行之者有未切實耳。廷紳言天下之事變無窮人主之志慮易惑圖治不可太銳責效不可太速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可以不明情欲之牽制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可以不決祛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力扶體統之在所當正者不可以不早辨以任賢使能為中興之基則不可以不守信必而示勸懲天如是則政與德以俱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必至輕於變更而蹈往轍之失也。廷紳言外之險朋以去而內之陰邪未除則本心外物界限終未嚴天理人欲情勢終未勇人心道心出入間耳憂樂易位其隔幾

何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不遇其改陛下之立心當如之易之恒曰風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陛下之立德當如之立心立德無愧於易可也。揚子云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是故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鷄鳴而起致政於學問者士之心鷄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無思無為也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聖人之心矣心猶衡也物平則衡平心猶鑑也形正則鑑正海內至大萬幾至重物情至縲持吾心以應之苟不能持以正直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漢顯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漢世宗之甘心夷狄唐文皇之好大喜功此數君者其心初非不正也一淚於喜怒哀樂之私而是非即質亂昔之所謂正者亦倏然而枉矣

特政急務六 以課賞功實立說

策頭 旣難得之歲月而不及為其失在於事虛議論愛方來之歲月而亟可為其得在於立實規模議論事乎虛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立乎實今日之所以得也 共惟主上惟時如舜惜陰如禹日不暇食如文王自嗣服以來勵精為治逮今日計其歲月之久課其效驗之著此漢可與禮樂之時此唐治平富足之時此越王聚教訓沼吳之時而邇日以來雷震非時淫雨彌月天之變若渝矣襄陽蜀破江孤淮危地之勢若蹙矣民瘠矣曷蘇息之兵弱矣曷練習之舊緒新緒並行曷流通之真韃與偽韃交攻曷攘卻之環視四境無一差

強人意事其賈少年所謂胡可謂治劉賢良所謂將變將危者乎然而其弊亦有由矣蓋自更新以來類以議論勝議論莫盛於我朝永平之時亦莫虛於今日多艱之際議論盛而事實少無怪其然也

漢之宣帝閱歷深而君道明更張多而政理審其於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如大明當空毫髮無遁故於總攬權綱之日極其勵精圖治之勤考試功能樞機周密故一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代而下文理密察未有如宣帝者人孰不曰此綜核名實信必賞罰之所致也嗚呼謂其有志於綜核名實固可也謂其無愧於信必賞罰其可乎且宣帝之治能責其實於一事不能使事事之

皆實能責其實於一人不能使人人之皆實能責其實於末節細故而不能澄淵正本之皆務其實者正以賞罰之未公耳何以言之治民如廣漢宜賞也無罪而見戮偽欺如王成宜罰也無故而被賞以至延壽以嚴明而獲罪寬饒以剛直而加誅樞機一付之閹人兵柄輕授之戚里此其大公至正之意何在哉如是而欲鼓舞人心如是而欲磨勵斯世如是而欲綜核名實宜乎減羅額者有之獻鶡雀者有之弊終有不可革者矣 孝廟惜歲月以辨事功今敢不亟愛日力以盡建立之實玉杯濫觴文繡拽地一日而奢侈非所以清天君也則執絲竹刻金翠何可不如我孝廟治容昧目箝舌塞聰一日而惑佞幸非所以順天政也則卻便嬖寵奪內侍權

何可不如我孝廟幸臣弄法屠伯殘剝刑罰一日而不清傷天和歟則當仲月以命錄囚遇陰雨而詔決獄不孝廟不可也毒蛇肆斂石鼠恣欺貪污一日而不戢冒天刑則禁貪黷之批邦政旌廉勤以勵士俗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事功之不立 今誕謾成風玩愒沉痾其間靖共爾位庶謹自將者固不可謂無人也然徇私贖貨抵禁觸憲之徒不能免心勞撫字身死封疆者不可謂無人也然倚勢作威望敵弊潰之弊不能革問之經濟則開誠布公之實意未盡乎問之交脩則悉心體國之實用未盡著問之郡國邊陲則宣德流化攘夷安夏之實績未易成至煩諸廷紳歷陳其弊是豈徒名實之未核歟抑亦賞罰之未公耳且賞罰者齊一天下勸勵人心之具也必至公不徇於私而後賞罰行必至剛不屈於物而後賞罰行其必道揆不奉風旨法守不任恩怨而後可以奉行此賞罰也夫如是也賞一人而千萬人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一乾旋坤轉之頃皆遷善改過之機一雷勵風飛之際皆丕應僉志之地其機甚微其應甚速尚安有一事之不實哉

事精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繼董仲舒曰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宣帝五日一聽事考試功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核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宣帝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傳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

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唐荀悅曰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工善無不顯惡無不彰陸贄曰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廷之路無練覈之方本朝慶曆三年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責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徽皇祐二年何剡言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矣必使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詳審如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荷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為陛下宣力強而講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才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蘇軾對賢良策曰切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表世勵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延歲月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張栻上考三曰實於用人委靡軟熟者在所當斥懷奸顧望者在所當懲誕慢無效者在所當治忠直為國者在所當容確實任事者在所當用如此則人知敬恐今上際樞臣御筆云有密之司倚卿為重內外奏云謀國之臣不能為陛下建先定之策屑屑於細故末務之間歷觀古昔人臣之得君行志經綸康濟必是素定於胸中者告之方君行之於身自始至終無一言不相應今夫境外之寇其來也有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至勤宵旰之憂貽敵國之笑廷紳奏御

奏御札每頒一口責實二曰責實幾年于茲吏負多而無任事之人兵籍衆而無敢敵之士禮樂刑政之司錢穀甲兵之事大抵苟簡以塞責緣飾以為欺臣切謂欲以實用而責天下必當以實政而先天下廷紳言近者弓矢四出側席求賢稽之禮經詎應候駕願乃稽遠詔今閱月踰時曾無幡然應聘之風似有屑屑往來之憚豈士大夫懷安偃蹇而不顧若臣之大義哉陛下之真義實德未足以感發之也廷紳言今之議者不難於已往之愆而難於善方來之治往者規模不先定而前後相矯不適其中名為更新實不越舊轉移闔關初若可觀寧幾何時宿弊仍在朝廷之更革士大夫之議論徒為紛紛而天下實政之未舉國家實病之未除勉強支撐殆若濯泥於水矣廷紳言今旁招俊乂海宇屬目臣願陛下建皇極去偏黨大臣布公道開誠心與中外大小之臣同心戮力如汎彼中流期於共濟講天下之實利害而不必較一時之虛是非東萊云明君之治天下也將責之以實先取之以名開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前以文學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偽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延齡之偽皆見矣彼皆趨之吾始得以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實也善為治天下者以名為實不善為治天下者以實為名特在用之何如耳名何正於治哉聞漢帝之綜核名實矣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未聞其去名也名正所以責實之具

柰何先去之耶

時政急務七

以定計圖功立說

策頭 回天下之精神者必有把握之力量養天下之元氣者必有包容之度量以內外之事權不一能收斂於掌握之中此挽回世變之良法也以內外之事勢不齊能容納於大度之內此培植根本之要道也故當渙散之久而不善把握猶調弊絃而不能更易必有弛而不張之慮當把握之餘而不善包容猶易新絃而失之太急必有斷而不續之憂然則今日內外之事法固可以作一時之精神道又可以壽一代之命脉操而能繼其變通也闔而能開其通也久蓄吾力於發強有守之頃養吾智於有餘不盡之時則內外之事可以徐就吾之條理也

策腹 天下未嘗無任事之臣每患無善任之君非任賢使能之難也而專志求治之未易多得也且越至小弱也句踐抗復讐之志則范蠡大夫種之徒競出而效其力蜀至狹隘也先主堅復漢之志則諸葛亮關羽張飛之儔樂用以致其功雲龍風虎咸會一時坤轉乾旋光昭千古雖一隅偏方之君臣尚能以自立況以東南之全力總中外之多才涉川以舟何患無周瑜黃蓋為之奔走而宣勞馳陸以馬何患無王毛仲張萬歲為之盡職以芻牧居而耕屯以自贍行而轉輸以給餉何患無羊祜劉晏諸才為之併力以叶濟所可慮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則鎔錐為鈍鉛刀為銛矣知之不深信之

不篤則鳴梟爭鳴鳳凰遠逝矣如是而想望於雲衝鬪艦之

師歌慕於隴右蕃庶之牧馳心於襄陽關中之耕且餉毋乃卻行而求前乎淳祐責實之御墨雖沓未必如淳熙闕政之御扎苦口才為祐更始之詔音雖勵未必如淳熙過舉之詔奇金石也是所謂意向容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為已往之歲月憾乃若繼今已往方新之證當以淳熙力行之新政勉之曩者淫雨妨麥旋致禱祈樞紐以是幹矣今者災異頻仍寔成愁怨機軸何以轉耶曩者乙卯水災優為存恤生意以是回矣今者謹告旁午已甚淫滄和氣何以復耶若能如淳熙已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天變猶可弭曩者京湖清宴襄漢夷平風采以是振矣今者蜀殘襄敗荆凜隄孤精神何以復邪曩者邊郡無兵淮城晏閉步驟以是寬矣今者羽檄朝馳刀斗夜振局數何以定耶若能如淳熙已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外患猶可禦吁何可不加之意向乎竊謂事功之成則靡常志向之方則貴定厲精思治加惠生靈志向固美矣日俟內治之成以自暇則恐持念已幾於不力而終至於弛廢也盱食憂邊折衝外侮志向固勤矣日俟外治之定以求安則恐立心已幾於不固而終易於懈弛也以乍進乍退之情應方來無窮之事以且前且卻之意當不慮存至之憂如是而欲措內外之治安可乎聖天子邃處深宮如雲如日其精敏而不怠邪愚不得而知之也其晏安而無為邪愚不得而知之也然竊謂雖有心文武之

憂勤而不能不希觀文武之逸樂則是志向不及於專一進
銳退速迭變靡定文武所以為文武果如是乎

事高祖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武帝創業

垂統為世蕙規如馬相孝武規恢萬世之策孝武開設

學校爰立章程雖世道多故而規模宏遠矣太祖盛德

令其規模宏遠成傳本朝太祖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

以小其力易動難蓄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良賢

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庶政大體彌綸備具其遺文故事施

於後世仁宗時蘇軾賢良策云臣願陛下條天下之

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其人未用鷄鳴而

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其人某事果濟矣乎某人果才矣乎

又作忌治論曰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

有候其成也有形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昔子太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今治天下則不然及其

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

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孝宗乾道六年張栻奏謀

國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

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

乎政徐誼上孝宗曰今天下之事未易屢舉而其大者若國

勢若人材若兵制若財用若民力皆邊備之類不過數端之

中關節脉理之相貫得失成壞之相因統之有其宗操之有

其要若庖丁解牛而中經首之會當有不待紛更按按百弊

煩萃惟在陛下聖志之一大臣用心之同講明貫通規模確

定而已時之易失事之難平翫惕不圖悔且何及 今上詔

中外大小之臣直言以弭冬雷之異臣奏天下之事非一手

一足所能整頓自非賢智輻奏叶心併力朝行暮究愛惜分

陰極力拯救將恐平治無期此非陛下舒徐寬緩之日人臣

優游暇逸之時昔蘇軾有言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

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

廷紳言陛下初親大政用賢去凶四方感動庶幾端拱成平

之治矣然賢者雖聚於朝而信任不篤旋又散去其後廟堂

之上更相傾奪數年之間國事屢變人心顛望未知適從

廷紳言陛下懼名分之久隳念國家之大計赫然震威大明

黜陟擢用臺諫收召故老進忠讜於列位起廢錮於幽側不

由注擬盡出英斷甚盛舉也而中外之人覘時慮事者猶凜

凜有聖志未定之疑 廷紳言人主拔賢去邪圖為事功在

乎立志志有未定固不可也定而不能久猶未定也陛下翕

受羣才而始維新採之清議斷自聖心至公至當孰敢不服

臣願益堅聖心不惑浮言登進之問審之又審無使薰蕕同

器邪正並用庶不蹈元祐之轍不勝幸甚 廷紳言今日之

事如療痼疾如救危其七劑少差元氣索然一着或誤滿局

皆敗當是之時安危理亂之兆實伏於此臣願陛下立定規

以明辨守定志以堅凝大道公行而官惟其人柄自上出而
罔及惡德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寒其僥倖之
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為異論之動搖果小
人邪屏之斥之重罰以錮絕之勿使夤緣而復用則人才輩
出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水心云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
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
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
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末也宦官之微匹夫
之勇奮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
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出於公卿子弟里巷小人游談聚論
沉湎滂洑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
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此甚可歎
也太祖皇帝踐作十年之間輝耀兵甲俘取僭偽之君若拾
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
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君
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激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
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
之勢而天下之勢亦環合而從已操持把握在我而不在人
安有齟齬扞格於其間此必然而無疑者矣

時政急務八

以祈天永命立說

策頭有成王之敬德則召公之奉幣祈天為無愧有宣王之
修行則有司之奠醑示神為無歉瞻言千古慨論一世成周

之君何其希聲而寡和耶由其誠敬之心積於十日者為有
素故警戒之誠發於一旦首惡可通變異未形一心之畏常
如臨深而後薄況變異已著之日乎謹告既銷一心之敬猶
如大賈而大祭况謹告方新之時乎是以召公大臣一則曰
王其疾敬德二則曰王其德之用雖受命永命為無愧矣乃
雨反風不則盡起豈但出郊而致之詩人之意一則曰過災
而懼二則曰百姓見憂雖六月興師且無歉矣雲漢之變豈
非撥亂之時乎苟平時怠忽而徒加警於謹告之來則天命
未保其往也

策頭人徒見齊七政類上帝大舜之克當天心也豈知昭受
弗迷之誠而其一念清明者有以格之又徒見雨反風不盡
起成王之祈天永命也豈知緝熙光明之學而其一德清明
者有以致之清明如武王則天休震動矣穢德若商受則上
帝弗順矣 國朝之治莫仁祖之時為盛災異之形亦莫仁
祖之時為多銷變之誠亦莫仁祖之時為甚今觀廢曆之詔
有為飛蝗春旱而發者皇祐至和之召有為星變水災而下
者然其辭皆懇切至到讀之使人感泣其他引咎責躬不可
勝紀其視桑林之六事自責漢之側身修行同一意向也
而當時諸公因事致戒無非謹論為龐公籍之論則言執政
未能守紀綱為蔡公襄之論則以朝廷之未能修人事韓公
琦條十事則以節浮費酌茶法為先范公仲淹列四事則以
察官吏修常平為要或力薦四賢以為救弊之方或乞飭儒

臣以言災異之証至於戒命令之屢遷減賦入之定數凡所指陳上及乘輿下關廊廟譏訕時政略無避諱其視夫湯旱餘烈鼠竊狗偷之論萬萬不侔也不知今日之事天其已修耶未修耶惟見夫朝廷之上紀綱叢脞百司庶府衆弊因仍時政若此何以格天衆正雖升外邪旁魄庶賢固已並用貪鄙猶未盡除人才若此何以格天百物翔湧田里不能無愁嘆之聲比訊方殷邊防不能無單弱之處內外之治又若此何以格天愚願今日體上天垂戒之意加夙夜修省之誠其於時政也必使大綱小紀煥然一新皆有振起精神之義其於用人也必當盡輸桑梓無植蕭艾杜奸諛窺伺之隙其於內外之治也必室廬咸莫桑刈麻生常有嬉嬉之樂器械必脩糗糧必峙邊庭常若寇生之時如此則天變之不弭天休之不至愚不信也

事 召公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又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謂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如此之纏綿也晉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得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唐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體符不于祥于其仁正本朝神宗熙寧中蘇軾上書曰仁宗德澤在人風俗和又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元豐元年王安禮

曰累聖不妄殺所以後世安榮 陳亮上孝宗曰自昔帝王有天下其國祚之長短係於天命之去留或方盛而遽衰或既絕而復續幾微之際不容毫釐甚可畏也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自其君德之修而天命之集也所以垂千載之紀造無疆之歷使其後世憑藉而世守者不為不厚矣 陳傅良上光宗曰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天所以復命壽皇暨陛下將以拯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徐誼上孝宗云內自朝廷外自郡國若吏員若兵制若俸給若恩數若經常之用若應乏之需莫不條目縷析尋繹其源以講增益所自來裁抑其流以遏浸淫之所止當以其所著而訂其所獨參酌確定然後煥然布於中外自然體統明而人情知所底定經制立而內外有所持循德意不為虛文而政達於天下可以續民命而壽國脈生愛戴而起事功矣 今上詔屬時多虞絲朕寡德若涉淵水圖濟全功於明孔陽屢親庶事克禋克祀有報有祈于以弭災而順豐年于以建極而成天慶惟精忱有以孚感則方夏庶乎輯和方將導迎善氣緝熙純嘏與天下元元同其福廷紳言自古人君撫多艱之運振中微之勢未有不以脩德立政而能安天下之生民者蓋脩德則可以回天意立政則可以起治功天意回則貴華賤夷而胡運有衰亡之漸治功起則內修外攘而王業有興復之圖 廷紳言嘗觀唐馬周

之論以為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在乎百姓苦樂而本朝蘇軾亦謂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富與貧近歲之為相者專為培克聚斂之圖不思財聚民散之義浮鹽作於下而鈔法壞牙契奪於上而經總虧羨餘多而官兵之廩給無支賂遺行而州縣之坐竭不恤民力窮於下軍心怨於上一旦土崩瓦解雖有府庫其如天命之可變何廷紳言陛下深念根本之所係灼見聚斂之宜非節用省費損上益下使州縣得為而民力寬將帥善御而軍心固國家由此尊安曆數自此綿遠此祈天永命切實之務陳傅良云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秦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王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虛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係百粵而御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為天下舉無可慮足以宴然萬葉矣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雖有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

其獻策收結等語段並見前卷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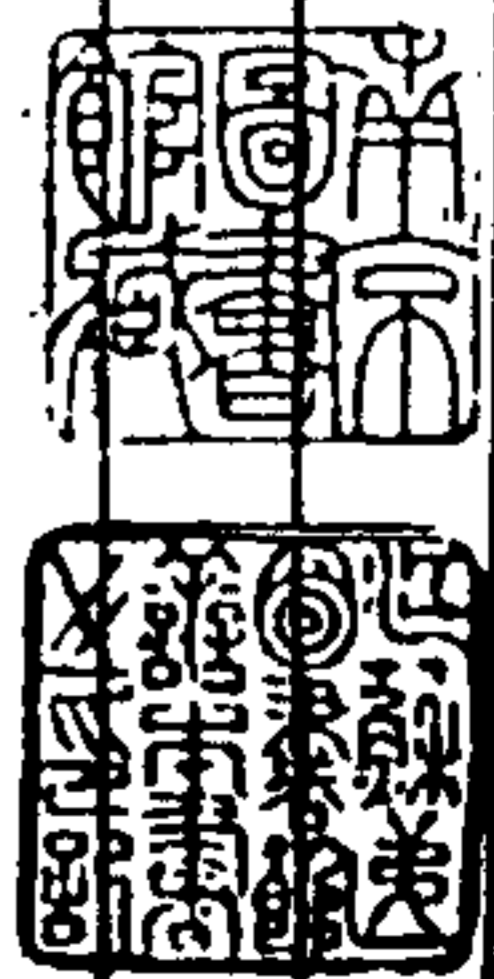
萃新門

建立國本

附

官僚

名流舉業



立意參諸監大法定大計○監祖宗之大法必有以濟天下之大事定社稷之大計必有以決天下之大疑矧當四郊多壘之秋百姓傾心之日恢復大事未有遠慮付託重任未慰重望事功未濟於中興疑似未決於人意此正今日之急務萬世之長策也何者承祧主器鶴禁潛輝監國撫軍虎闡贊決夷夏之觀瞻所係國家之付託匪輕其在祖宗素存典憲如其元良之既擇而耕號之未稱居處之地遠而教諭之日

待問會元

踈寧不有以致天下之疑乎昔者高帝立太子之謀一見四皓從游遂以定天下之本太宗鑒承乾之弊專任魏謚為傳欲以一定天下之望使徒知審擇之而不知調護之則家令教行術數相勝而竟成提局之恨望苑外置賓客相通而稔成巫蠱之禍得無違祖宗之大法輕社稷之大計乎聖人為天下慮○觀聖人公天下之心當觀聖人仁天下之心高謀未卜燕翼是圖則公天下者固聖人之本心德行當示佛時仔看則仁天下者尤聖人之盛心天下至大也神器至重也生靈之望尤切宗社之付不輕聖人以公存心以仁存心獨無以處此乎蓋認之以為已有者非所以公天下也既有以養之而不思所以日就而月將之亦非所以仁天下

也是故以堯舜之心而用人非輕天下也為天下得人謂之
仁人以為今之堯舜非公能之乎以三王之教而為教非私
其子也使知有父子君臣之道人以為今之三王非仁能之
乎鯀生何幸拜手稽首以觀我國家之盛事真唐虞三代以
來所未有也

由為儲嗣之慮○有建儲之遠慮有訓儲之遠規建儲者所
以綿家傳之治統訓儲者所以續心傳之道統何則龜寶垂
休燕謀詒後此天命人心之所係屬祖功宗德之所維持正
以行奕世維圖之慶啓萬世瓜瓞之芳傳之無窮施之罔極
誠不可無建儲之遠慮虎闈森嚴鴻碩先後詩書德義之道
迪朝夕起居之漸磨蓋將接百王授受之原探六經彌綸之
用以為他日治國平天下之具此又不可無訓儲之遠規故
乾坤六子而洊雷為震莫嚴於主器禮記一書而師傳保論
莫詳於文王世子所述三代聖人享國長久基業盛大垂光
後來用此道也

稽古偉議歷代建儲得失○自昔人君方履寶位首建國儲
所以上續天休下繫民望示繼承之有屬杜茲變於未萌教
之以承師問道之儀示之以君國子民之事此則三代之享
國所以長治而久安至於漢唐之間何其禍亂相踵或牽於
官闈嬖宦或撓於戚鄰柄臣巧說迂延邪謀蔽惑以愚闇冲
幼為已利則一旦倉卒而計行夫儲位蚤正素定而後世之
治安也如此儲位之不早正不素定而後世之治危也如彼

厥監不遠昭然具在此賈洛陽治安之策歷舉乎前代盛衰
之故而謂其儲嗣有足憑籍則為三代之治且安儲嗣無足
憑籍則為後世之亂且亡也

前代豫建儲嗣○易之為卦六十有四而長子主器不係之
他卦而係之於震夫震有二義震東方也帝出乎震是言其
能長養萬物也震洊雷也洊雷為震是言其處震而驚懼也
古人處洊雷之震而思主器之震必預為國本之建而亟為
善後之圖是非私其位也是非私其子以及孫也蓋欲以措
天下於久安長治也木有本雖有震風凌雨之變不搖也才
有本雖有流金燦石之灾不竭也國有本倉卒之際誰敢窺
覷哉前代聖王知夫神器有屬則其究不萌天下之治終必
由之是故文王年十五春秋之方盛也而誕育聖子初不以
子之壯而享國至於百年武王膺蒼頡之壽倦勤之已迫也
而成王猶在襁褓亦不以子之幼而終致太平之治以是而
觀立子雖甚早無嫌也育子雖甚遲未害也特係人心使知
所尊戴不至於負上天之托耳

法祖嘉猷先朝豫定建儲○愚嘗披閱國史最愛范文忠慶
國守忠凜乎與冰霜爭潔也是時仁祖春秋四十有四而文
忠國本之章前後凡十九上鬚髮至於一白讀公之疏認公
之心此豈身爾忘主者之所為哉亦豈賣直沽名者之所為
哉誠以社稷重寄也繼嗣大事也栽培植立常貴乎早而不
貴乎老早而為之則商山之羽翼也老而為之晉之申生矣

早而為之則晉陽之龍鳳也老而為之秦之扶蘇吳楚之日
為晝暮之事皆定於一朝譬之歲焉夏秋之功皆定於一春
不定於朝則晝暮之應酬者必無措不定於春則夏秋之運
化者必愆常仁祖聖筭固方日之朝歲之春也而過此以往
亦不常朝而常春也使范公有所顧忌而不敢言有所稽留
而不即言待其異日倉卒而後言則亦何足為范公惟其是
遠識微備先倉卒一旦處急猶暇卒使宗社有托而垂休無
繼也雖吾仁祖之先慮亦吾范公髮白一念有以感之也
祖宗蚤定儲嗣○仁宗皇帝春秋二十有八而養四歲之宗
子於宮中高宗皇帝春秋二十有七而養宗子二人夫當春
秋鼎盛之時而先為以嗣以續之計以人情難言之事而預
為深根固本之謀此其公天下之心何如也韓琦請建學官
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况
堯命趙鼎於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以一時名德為之翊贊
夫以端人正士與之居所以養成其德性教之以治國平天
下之道庶幾啓迪其良心此其仁天下之心何如也而定儲
之謀斷自帝心重負之釋出自獨斷非公乎德號彰聞勤勞
庶政治平之治有光於慶曆矣講求民瘼務盡下情淳熙之
政無嫌於紹興矣非仁乎

靈實於此乎屬望三百載相傳之統實於此乎待人憂魯君
之已老固愚之所不敢疑漢緒之不早獨能無出位之思乎
况夫一二年來國步未奠天命眷周固繼緒也而過計者不
無景象乖沴之疑人心戴商固堅疑也而旁觀者不無證候
祝禋之慮猷為圖揆匪同平時迂續扶持要有急者愚不知
仕路羽儀班行玉筍抑嘗有以十九疏備錄進者乎抑嘗有
白其鬚髮而垂泣以請者乎愛子念孫之計則早而愛君憂
國之計則不早問舍求田之思則早而定策立本之思則不
早甚非所望於今日之范公也
儲嗣之建當決○厥今宗賢已選矣內學已建矣而名號未
正若有待焉何哉天下事行於昔者必可行於今斷於人者
莫若斷於已思皇祖宗宏謨鉅典載在方冊啓我後人特患
可行而不行當斷而不斷耳誠能奮乾之剛運夫之決若稽
於占謀及乃心必曰神器之傳非小故也天命之畀非細事
也惟性仁賢可以當此選惟資稟清明可以任此寄惟氣
質端凝可以副此望內小學之建擇之不為不審矣必曰學
問之粹天資之益也涵養之純性識之助也惟妙簡師傳可
以保養盛德惟謹擇官僚可以助成懿善惟日閱義理可以
開廣智慮內小學之建教之不為不詳矣自今而往勿搖於
異端勿惑於浮言之必堅斷之必果豫正名號以爾尊崇
潛養聞望以資推戴如是則上繼二祖之洪烈下垂億萬年
之不基又何憚而不為之乎

儲嗣要在豫定（聖人有公天下之心有目者皆可得而見聖人有仁天下之心有識者皆可得而知我祖宗素有建儲之典而上蒼默啓繼聖之祥在今日豈可不豫定之乎矧夫聖人之心天之心也祖宗之心也天以天下而屬諸聖人祖宗以天下而傳諸聖人豈偶然哉聖人而思所以得其人是使國家延無疆之休是心也聖人之心也祖宗之心也茲其所以仁天下者也吁盛矣哉真唐虞三代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

綉語駢珠

保毓元良星輝海潤
琢磨今德玉粹金純

璇源積累與天無窮
寶曆延洪非賢孰繼

金枝挺秀固多穎異之才而內小學之建惟取其穎異之尤者蓋將責之以幹蠱主器之任也

麟趾鍾英固多信厚之質而內小學之建惟取其信厚之篤者蓋將畀之以君國子民之托也

宮庭淵粹聞見正也威儀咫尺警悟多也
縉紳周旋訓誨專也師儒啓沃漸漬深也

日重光星重輝大人繼明而四方畢照也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有作而萬物咸覩也

為天下得人喜重負之已釋 知誰自孩提而長
為生民立極嘉神器之有歸 師保如父母之臨

蒙泉養於求師問道之時 璇源之裔岐嶷夙成

主於繼統承祀之日 天潢之派英奇素稟

綿瓜瓞以嗣以續 本枝之盛與天地相為長久
崑崙同陵善繼善述 嗣續之隆與海岳相為流峙

賈金獻蒙人臣當議建儲○魯君已老足以動漆室之悲吟
漢儲未早足以激少年之太息當天步之多艱觀前星之夕

晦食君之祿者願於此秦越焉豈惟少年笑人寂寂是曾漆
室之不若矣人臣要必慨然而告上曰兢兢震雷燁燁震電

非小變也意者主器執鬯之未得其人歟此日而微彼月而
食非常數也意者重光重輪之未有其效歟獫狁孔熾蠻荆

為讎非弱敵也意者統軍撫戎之未總其權歟之子于垣哀
鳴嗷嗷非細歟也意者賢聖仁孝之未聞於下歟以此而告

君以此而扶宗社及今可為也不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早
定國本之說此時未能公出於朝廷定策國老之稱他日徒

使私出於左右固非所以望吾君亦非所以望吾諸大夫也
當思祈天永命○皇上紹膺大寶二十有三年而前隱耀七

鬯位虛臣子深惟國本時進嘉謨然未能發明祈天永命之
目愚蚤夜有思切於時而有感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蓋

承基纂緒畀付不輕其生也必由皇天之眷祐非人心悅服
則天意未可昭格以今日人心觀之稅斂重而百姓怨廩給

墜而軍旅怨鹽鈔壞而商賈怨吏貪冗而士大夫怨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昔李尋災異之對其終以為傷嗣害世今皇

天譴告深切所謂降流虹透電之祥為繼體承祧之地者毋

乃有所待邪為吾皇之臣子者惟當勤吾皇力行好事以悅人心導迎和氣以申天眷推原所本無出於此愚願吾皇明詔二三大臣凡當今害民之事嚴切行下監司守令及總制兩所力懲而痛革之使人心在在忻悅人心悅而天命隨鍾子孫千年之慶開萬世太平之基於是乎在

當建儲以永統○矧今國步多難人情易動倘或因循歲月宸謀不堅將恐奸臣陰懷附會陽示忠實以緩上心為患之大尤不可不深長思也夫先事輸謀疑若干名犯分然使宗子有維城之固國勢有九鼎之安夷狄奸雄有退沮消縮之心而無窺伺竊發之謀則大本立矣大勢定矣天下長治自此可保異時熊夢發祥虹流呈瑞則如先朝皇嗣未生有迎

養禁中者皇嗣既生有部樂還邸者曆運之遷移氣脉之感化推數循理居然可知開今日子孫千億之符天固啓佑之矣

生意收結議建儲者宜豫而切○觀更生宗國之書亦嘗危激以為言然而范鎮諫臣之章未有懇惻而相繼天下事言之也切行之也早不言固至於不行而不切則終墮於不早上之人毋謂深言社稷之大計特出草茅之狂談諸生固非馬新豐也然以吾君壽齡特未達仁祖之一間耳吾國臣子曾不能抗范公之連章果草茅之狂談乎抑今日之隱憂乎雖然此所以為吾言職勉也而鈞衡造化之地尤當重漆室少年之憂蓋有伊尹之相湯則何患其無太甲有周公之相

患其無成誦今日惟患其無伊尹耳無周公耳果已有之則敷求哲人輔爾後嗣伊訓不可不早作也教以禮樂坑以伯禽文王世子不可不早明也抑嘉祐中范公鎮嘗遣執政書曰諸公以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敢以告今之坐廟堂者

建儲之慮至密○雖然天下之事莫大於建儲而聖人之慮尤不容不嚴且密也厚陵自團練升防禦韓公琦乞自內批出仁宗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足矣豈不慮將命者得以邀勢無已耶阜陵被選今慮有力焉一日以殿撰轉行太中而後省封還竟寢其命又豈不慮外廷得以籍口貪天功耶吁聖人一心也既盡其功復盡其仁又盡其慮曾謂今日而不然乎願執事於論思之際申言之愚何敢僭言

故事源流

經國格言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象曰出可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揚○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家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古制也○國之儲貳四海屬心○正位儲○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皆立儲植嫡守器承祧○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正體毓德於少陽○少陽東宮也太子駕曰鶴駕禁曰鶴禁○歷代書○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親親訟獄謳歌皆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漢尚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

叔孫通諫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今何以天下戲本張良曰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今太子請以為客及宴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鬚眉皓白上問乃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本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子啓最長請建以為太子本武帝時趙婕妤有男上心以為嗣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本光宣帝霍光奏曰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本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奏可本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仁柔好儒

見宣帝以刑名繩下本云帝曰亂我家者本子也由是疏太子本元帝生太子於甲館畫堂為世嫡皇孫本光武建武十五年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本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本唐太宗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無聊因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奪刀帝曰我欲立晉王本無忌曰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而平王有大功故久不決憲曰儲嗣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本元宗將立太子李林甫探帝意數稱道

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本林甫恨謀不行數危太子本德宗史臣曰在藩齒胃之年曾為統帥出震承乾之日頗負經綸本憲宗國嗣未立李綸等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示社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冢子未建非所以承列聖垂萬世帝曰善本昭

太宗時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本付神器者準曰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立壽王為皇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本天禧元年制曰王子昇王惠和天賦昭敏夙成發自妙年蔚為令器可立為太子本仁宗朝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司馬光呂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人因屏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養子二人小者不慧大者可也明日奏事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等勸上蚤立嗣上既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范鎮司馬光言尤激切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卒未許於是五六年言者頗怠一日琦取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本司馬光又面奏曰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由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遂送中書

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唯錄英宗治平三年上疾增劇琦復奏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即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左丞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書來日降制立其為太子高宗建炎元年上謂宰執曰昨令外宗正選藝祖之後四五人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朕選於伯字行中庶昭穆合序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堯孝宗乾道七年詔曰皇子寬仁而肅振端恪而嚴明可立為皇太子八年梁克家奏近有兩事皆前世不能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出於斷決了無纖芥遲疑上曰此誠漢唐所無

論司馬光上仁宗曰切觀漢室以至有唐簡冊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其或謙遜未遑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華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乃國家所當深鑑也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陛下好學多聞且歷觀前古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斷日聖志昭然無疑選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

服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 呂海上英宗陛下踐祚以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機之事悉付中書密院莫若早建元良自輔號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則下無異心此當今之急務也況淮陽王天資敏悟當為冢嫡速宜建立以固本根旁絕覬覦安人心斯萬世之慮也 黃亮上高宗書曰陛下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者寒心伏望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讀之大寤

論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代東山李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人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官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以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姑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

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林之竒曰成王之為太子也太周公召公史佚之徒為之左右以輔翼之故成王雖中才之主而即位之後卒為聖哲之君以致太平之治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正如唐順宗之為太子而王伾以善書王叔文以善碁俱得侍於東宮至使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凌準程異之徒挾邪媚以干進蹤跡詭秘莫知其端及順宗即位群小人聚於朝而唐室之禍幾至不測以是觀之戾園之廢雖天下悲其不幸然亦幸而不立故未見賓客之禍耳苟幸而得立則以異端進者吾未保其不為害也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

萃新門

建立國本二

以蒙養作聖立說

策頭深宮廣內氣體可移今日之建內學者既有以嚴其師資之地蘊虛毓秀情性方開今日之教宗英者當有以大其蒙養之天夫長於天屬則富貴為易養習於貴胄則驕盈為易啓矧夫倥侗方剖聰明方覺其進而之善也固莫易於此時其載而之他也亦莫易於此時立內學者惟知絜之尋常之所而處之禁密之庭則於此而居異習舉無有也否則出入無時吾懼夫一齊傳語衆楚共譁而氣習已變矣如學何審是則今日設學內庭所以處其師資者既幸嚴其地矣然

其一真方湛則天理為未塵萬慮方萌則人欲為未長矧夫天源所毓帝胄所鍾其生斯世也固已自異於常人則其稟斯質也實亦有異於常人教宗英者惟知循其純一之性而加以誘掖之勤則由是而之聖功將可到也否則寒暑或變吾懼夫淵泉方達湍水遽流而人心以物汨矣如教何審是則今日擇師館學所以正其蒙養者獨可無以保其天歟 策頭虞之小學即為虞之下庠也其地實在國中王宮之東人惟見其在宮之東則曰是有以嚴其地耳孰知一變有命所以為胄子教者果何說曰直溫焉曰寬粟焉凡以導其未發之中而保其天者在是周之小學非專國之西郊也其地亦在王宮南之左人惟見其在宮之南則曰是有以嚴其地

耳孰知樂正有職所以為王子教者果何道有詩書焉有禮樂焉凡以涵泳其方開之性而保其天者在是

仰惟祖宗盛時培植宗枝增員講授其所以為國家長計為宗社長慮尤於小學深致意焉蚤教涵育凡年至十四已下而不遺廣受兼養雖數至十有二負而不厭自今觀之睦親諸宮之外必別置小學焉夫謂之別置則所以嚴其師資之地者為何如忠獻內學之疏必請擇謹厚者焉夫律以謹厚則所以保其蒙養之天者又何如

嗟夫內學之設未易以他學論小學之建亦未易以大學言是故師資之地不可以不嚴而蒙養之天尤不可以不保何以言之他學之間儒者萃之至於內學則宗冑育焉必知所以嚴其地則禁廷近掖皆移氣移體之所舍此則入聞禮義

出見紛華吾不知所以為學矣大學之責學者分之而至於小學則教者專焉必知所以保其天則火燃泉達皆本心本性之正反此則性資方覺趣向遠差吾不知其所以為教矣皇上肆廣仁心斷自聖慮選宗室子建內小學需明師而教授詔有司以討論則夫建學中禁厥有成法于以嚴其師資之地矣若夫橫經講席方俟洪儒庶尤有以保其蒙養之天焉夫其派大潢似不容擬之以常流然當性淵內湛之時其可澄而不可撓者則均一天耳其枝玉華似不容媿之以凡種然當心根未斷之初其可順而不可戕者則均一天耳必有以開其性於一性之方覺則可以保其天必有以閉其慾

於衆慾之未萌則可以保其天故易之蒙曰養以養正聖功也蓋翹蒙所養所至正之理而自蒙以充皆作聖之事入是學者庸可不知所保而任是教者庸可不知所保之歟

事類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是故其成也懌恭謹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成德也文帝賈誼請建師曰三代之君有道之長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以生固舉以禮自為赤子其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皆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翌之使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夫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以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賈誼唐高宗為太子常侍太宗觀決庶政太宗常怒穆裕詔斬朝堂太子驟諫帝喜曰兒在吾膝前見吾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誠習以性成哉本朝貞宗天禧中給事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陪侍皇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左右瞻仰無不肅恭真宗曰平日居內庭亦未嘗妄言寇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有嚴重溫裕復稟聖訓實邦家之慶也編孝宗乾道七年詔皇子寬仁而肅振端良而嚴明孝友夙成性素安於恭敬聰明日就學無間於

緝熙可立為太子聖司馬光云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重委任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者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

建立國本三

以選教宗英立說

策頭愚嘗伏讀國史仰稽古典韓公琦之於仁宗皇帝則請建學內官擇宗室謹厚者升學然後知選宗英者必擇其親且賢之人趙公鼎之於高宗皇帝則乞與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以一時名德為贊翊然後知教宗英者必置諸親且密

之地蓋人非親賢則無以稱九重樂育之盛心地非親密則無以示一人樂教之實意以親賢之人居親密之地則夫豫教儲嗣之義得矣恭惟皇上若稽祖訓茂育宗英蒙泉養正師範得賢猗歟休哉其真我朝之懿典今日之盛事歟抑教導之必豫正以其關係者甚大而隆師問道雖帝王之子若孫亦不得以自異者皆所以養其作聖之德也

策段三代之所以教世子尚有可考者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大則君臣父子長幼之倫小則弦誦干戈羽籥之藝至於禮樂詩書也釋奠養老也無不與士庶人之子同其所學同其所師未嘗疑其為尊且貴也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有師道焉夫太甲成王既為君矣

今也伊尹周公拜手稽首而太甲成王亦拜手稽首此不純臣之義也蓋不如是則太甲成王何以養成其德性而為商周之令王也春秋之季楚人稱其君曰其為太子也師保舉之以於朝嬰齊而夕於側也夫以楚國之世子其從師也肅恭遜弟如此三代之遺風未泯矣

祖宗盛時增置講員昭然垂炳若丹青之著皇族未養選而後養則必揀其年十四以下之英教授宜置審而後置則必定夫十有二員之制非擇其親賢者能之乎置師有地其地必嚴是以有南北宮之分設教有所其所必秘是以有睦親宅之別非置之親密者能之乎續祖宗海涵養育之仁廣今日菁莪樂育之澤宏休偉績雖昌黎復生鋪張揚厲

亦未易以盡其美矣皇上五六年來固嘗內置小學遴選明師或已出而復還或暫留而旋遣猶恐氣質而未就更詔大宗而廣求豈無岐嶷之資可備付托之任如高宗時初詔令應選入二人繼增其一同居並學加審擇焉此亦故事蓋將付之以統緒之傳必當養之以教諭之早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豈非天下之大為器至重非有震長之資則不足以為之主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又豈非聖性之初若泉始達非加蒙養之功則不足以成其聖震長其可不定乎蒙養其可不彘乎

事類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文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馨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馨宗書在上庠世子成王幼周公相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上同成王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至為君也血氣既定游息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道德之言固所習聞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禮秦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剝人則夷人之族也禮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諭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詞武帝立太子八歲詔受公羊春秋又受穀梁及冠就官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侯太光武詔令鍾興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帝曰生教訓太子非大功邪傳唐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積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本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帝謂杜正倫曰朕

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及居天位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苦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不可不極諫本朝太宗命李至李沆為太子賓客上謂曰夫太子者惟修德養望以仁孝為本故擇任正人用為佐佑每語及經籍當為陳忠臣孝子事至道元年上謂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若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順從也真宗大中祥符九年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為皇太子就學之所賜名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下命楊懷玉為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翫好之具上作元良之箴以賜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以下四年寇準為太子太傅嘗獨請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高宗紹興五年上令趙鼎於行宮內造書院為一區欲令建國公就學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孝宗乾道八年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克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允文奏此事備於此經後世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討論淳熙八年上曰東宮已自儉約又謙和慈祥朕嘗語之曰德性已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為盡善六年上顧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上又謂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

又自諳知外方物情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

建立國本四 以遴選官僚立說

策頭古者人主傳家之法莫先於嚴教師道以立後世人主傳家之法不專於學故師道不立蓋師道之所以立者由其尊貴之勢未成也師道之所以不立者由其尊貴之勢已成也古者國之元子與士庶人之子皆齒於學而無所區別禮義之風易以薰陶道德之教易以浸入知有恭敬而未知驕侈知有朋友之講習而未知九州四海之奉逮其學問已充德性已成一且舉而加之士民之上則其治國平天下之道即其素所講明而無餘蘊矣此無他尊貴之勢未成而師道之功也後之為世子者生長於深宮之中而習熟於富貴易

盈之地故雖擇端良之士與之從遊則亦知有學聚問辨之名而未必知其為師友之淵源夫其未君天下之初其幼之所學如此則其既君天下之後其壯之所行可知矣此無他尊貴之勢已成而師道之不立故也

策段漢人仍秦舊制東宮之傳則張良叔孫通嘗為之中庶子則史丹歐陽地餘嘗為之其師儒之選非不高也其官之置非不備也然所謂學者其果尊師重道乎抑亦好名無實乎異時嫡庶之爭乃借助於商山之羽翼所謂師傳之義安在甚者以刑名之士而為家令適以成其刻深之天資博望苑之通賓客外家之為監護倒行逆施師道之廢久矣此所以重賈誼疏虞之嘆也漢世人主天資多美不持一顯宗

也彼其生而富貴安佚又無大人君子者迎其善端而充廣之比漢之所以止於為漢 我藝祖之應天順人也五星聚奎識者以為文明治世之祥立極以來講學之勤無間寒暑東宮有官王府有官雖因前代之舊而未能復上古齒學之制然選擇鴻碩朝夕訓導以消弭其驕貴之習體貌有加而尊異之以師傳之禮者列聖同一家法也姚垣為堯王翊善王為垣繩糾不得舒恣而太宗大喜召加慰勉祖宗不以尊且貴待諸王也如此漢唐之所無也真宗之為太子也見畢士安李沆如師傳之儀仁宗之在宮邸也見王友必答拜至謂崔遵度為良師宗祖不以官屬待師友也如此漢唐之所無也古人有言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祖宗之教所以繩繩開萬世無窮之業而續三代未墜之緒也

皇上纂成丕緒二十三年茲以前坐雖耀少海尚虛將以慰在天祖宗之靈將以係天下生靈之望將以植國家無疆惟休之基又豈容不先蒙養之地乎昔仁宗皇帝春秋方盛儲位未正而擇宗室子之計未嘗厭延紳之言高宗皇帝 祚未幾主鬯雖虛而開資善堂之意已定於聖策之斷邇者囊封論奏匪疏敷陳固皆以韓趙之告君者告君矣擇其人望俾為僚友從容輔導習與性成今日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亦司馬公所謂祗宗廟奉臣百姓並受其福者矣

事繼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為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
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
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賈誼疏宣帝立疏廣為太傅受為少傅
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疏
本朝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
王友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
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贈仁宗慶曆七年讀賈誼傳三公三
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出入起居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皆
老成至於遵度尤良師也蘇軾乾興元年魯宗道為諭德上以
為忠實可以大用 英宗治平三年以孫固為諸王府侍讀
呂誨范純仁等言固非其人上曰固文辭亦有可采韓琦曰
調護官宜用有操守人也聖神宗元豐七年上始有建儲意
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為師保蘇軾八
年國朝之制每儲闈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僚案然無定員亦
不備說並以他官兼領凡非國朝嘗所置者今皆不錄仁宗
升儲置三少各一人賓客三人以宰相近臣兼充英宗及神
宗為皇子並置伴讀一人說書二人蘇軾哲宗元祐五年范祖
禹曰臣伏見趙君錫孝行書英宗皇帝實錄為人溫良恭敬
動有規矩鄭樞館閣耆儒操守純正蘇軾雍安肅端絮言行不

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
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蘇軾高宗紹興二十八
年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
章封書以諷王已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
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

此處為待問會元卷之四的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且多為空白，故未進行詳細OCR。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

萃新門

進用大臣

參相 樞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不拘不忌之說○人主計天下而用大臣惟才德是尚而獨相並相其權有所不必拘大臣計天下而為人君用亦惟才德是尚而此相彼相其心有所不必忌夫才德者士君子得於天性之真充於學力之誠而建功立業之根本也人君之用大臣者以是大臣之為人君用者亦以是自昔以來為人君者固有專相一賢而治者亦有並相數賢而治者大抵不必拘惟才德是取允諧於用雖獨相可也並相亦可也烏得而不治自昔以來為大臣者固有因此之相而成功者亦有因彼之相而成功者大抵不必忌惟材德是量期補於用雖此相可為也彼相亦可為也烏得而不共治故人主不必繫著於用人而材德所在用大臣之的也大臣不必繫著於見用而才德所抱為人主用之基也專宅百揆以為相舉十六族以為相皆其相也曾聞有虞之人主拘於專相並相乎三宅克知以先相三俊灼見以繼相皆堪相也曾聞有周之大臣忌於此相彼相乎是知君之用相相之見用惟較其才德何如而權之不必拘心之不必忌也尚矣

宰相所貴者四○論擇相者其說有四曰德曰器曰識曰才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山岳不足為高運如四時之錯行

信如金石之不變此其德也萬頃澄波百川注之而不盈萬鈞洪鍾梁麗衝之而不發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此其器也軒鑑高垂而一塵不染清淵澄澈而萬籟俱息可燭鬚眉可鑑毛髮此其識也歐冶神劍所至無前庖丁牛刀迎刃而解運之無方按之無下此其才也德不隆不足以鎮四海之廣器不博不足以容眾善之歸識不明不足以察萬事之幾才不高不足以馭百工之能衡泌之間抱膝長嘯類莫能為一日得君於廟堂之上垂紳正笏神色不動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躋生靈於壽富之域易若反掌無他故焉全此四者而已

君任相相任責○人主登庸道揆當有責任之實意大臣晉當柄任不必有避嫌之私跡在易之坎險難之時也五以剛中之德為濟險之主有其權矣然必與四之臣同志相與真實交孚不假外飾而後心亨而行有尚故曰樽酒簋食剛柔濟也夫時當險難而上下以文相接無交際之實意未見其能出險也恭惟聖天子臨御以來值可為之時者數矣靜觀密察樂於用晦不自有其權者亦數矣邇者朝綱政柄委任得人龐臣碩輔晉鷹重寄茲非大權歸之一時乎抑相材之難得也尚矣人之才智各有短長聖天子所宜兼采其長而扶植其短推忱倚重用績于成不使媚疾以間之流得以肆其詆欺搖撼之說則責任之意篤矣為大臣者亦宜形跡兩忘股肱迭應論建主乎是引用主乎賢不必媿媿隱默彼此遜避而外示其公也上有責任大臣之實意下無外避小嫌

之私跡得非今日所望於聖君賢相者乎

稽古偉議 輔相貴有定畫○歷觀自昔人臣之得君行志經綸康濟必有素定於胸中者告之於君行之於身自始至終無一言之不相應若尹望之於湯武固不待言管商之於齊秦又不足言至於鄧禹見光武於河北說以摠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用是迄成中興之功諸葛亮與昭烈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取天下其言如畫卦影雖天不祚漢事業未竟使得盡行其志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必矣此豈信口而言任意而行者哉傳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惟整則暇惟暇則整要必規模先定於外則設施有據庶能緒于成而無敗事也

置相得失之驗○君臣一德克享天心聖賢相逢治具畢張倘人主置相之得人則天下何事之不濟若召公之用吉士仲山甫之式百辟使成王植盈成之治宣王集中興之功歌頌至今君臣俱耀豈但治功之赫奕抑亦身荷於美名世道陵夷爰有變雅觀其憤世嫉邪之切率指當國大臣而言十月之交則譏皇父節彼南山且斥師尹也其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而繼之以家伯仲允聚子璫躅則在內之實彼周行皆皇父之私人而非王朝之吉士也故無罪無辜者困於讒口噂沓背增者為孽下民其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而繼之以瑣瑣姻婭則無膺仕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則外之驅馳原隰皆師尹之親黨而非王朝之仕臣也故卒勞百姓而俾之

不寧瞻彼四方而蹙蹙靡騁置相非人凡所汲引者皆非其人其失固如是人君任相安得不謹乎此也

法祖嘉猷 祖宗堅任賢輔○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於圖治擢任衆賢杜富韓范並在政府更新庶政裁抑僥倖天下日望太平當時異端之人如夏竦王拱辰張方平等不使其所為力加詆誅而仁宗弗聽也於是朝廷尊安一虜賓服迄慶曆之盛自三代以降言治者莫先焉蓋以主意堅定而外邪不能入故也元祐初二聖臨御司馬光呂公著對當鈞軸文彥博為平章事劉摯范純仁蘇轍呂大防相繼柄用新法盡除兵革不開海內忻忻共享安靖和平之福既而大防建調停之策揚長進紹述之論上誤國家黨事遂起紹聖紀元之後

忠賢竄逐奸邪得志浸淫不已迄為中朝之禍主意不堅定其害至於如此可勝痛哉
祖宗賢輔事業○我朝治功之盛無如慶曆元祐自今觀之慶曆之初杜富韓范列居政府一時人才畢聚於上其氣象何如也未幾而仲淹使西富弼使北其餘分散四出莫盡其用元祐之初相司馬光呂公著人才又嘗一聚於上矣惟其施行未免過急諸賢議論間有不合曰蜀曰洛自為朋比使小有所窺伺論治者猶於此不滿則人才難合易分之明驗也惟我祖宗規模宏遠德澤深厚終不以小人而間君子終不以儉士而棄忠良愛護善類如護元氣是以累朝相業昭格宇宙卒獲其效猗歟盛哉

祖宗立相得人○惟我祖宗世世得人載在史冊班班可考
沉毅果斷當世無與之比庶節謹重累朝無出其右則有若
趙若范之元勳兩入中書不以用賢市私恩三居道揆不以
姻戚邀寵澤則有若李若呂之守正公忠體國不養私交苟
利國家知無不為則有若龐若韓之體國推摧恬退以厚風
俗務進時賢以處臺閣則有若文若晏之薦引身任社稷則
決親征之策立澶淵之功有如寇公準言宗廟之體正儲嗣
之位有如張公浚心存獻納則編祖宗御批成軸以進有如
韓公琦錄聖賢事跡繪事以獻有如王公旦其他德行之深
醇器識之宏大與夫事業顯著振耀古今者代不乏人良由
祖宗於鈞衡之任不以輕授人也

端平以來相業○切觀端平之初宰相有舊德聖天子傾心
而委任之臺諫經筵純用正士僅有小元祐之稱嘉熙而後
宰相無定力聖天子委任不逮前相臺諫經筵雜用儉人近
習又從而間之遂一變而為淳祐之局面邇者圖任老成並
命二相海內日俟維新之化側聞外間之議謂聖天子懲創
太過而信托之未專二相遜避太深而承當之未力以當奮
勵之歲月而為玩愒之規模今天不慙遺政當有屬局面又
一變矣切恐奸回窺伺之徒因得以為口實旁蹊曲徑乘間
而入萬一臺諫經筵之選或以小人得廁乎其間則排斥忠
良不遺餘力今日之淳祐將復為前日之淳祐矣可不懼哉
時文警畏相之規模豫立○工師作室首務度材奕者臨基

先思布著不度材則料不應手屋不稱基不得謂之良工不
布者則敗固宜然勝亦僥倖不得謂之美奕為國猶之作室
應敵猶之臨基今天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
用者有幾若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
彛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
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人既當任之必久然後責其成效
何至於朝行入政東移西易使朝廷之命令不一天下之觀
聽易玩耶今夫境外之寇其來也有時境內之地其當備也
有數吾料其來而豫圖之知其所當備而早計之城池必責
其高深兵甲必課其精練給餽餉使之齊足明功賞使之激
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初不足

以易吾之成算何至於容動色變手忙足亂上勤宵旰之憂
下貽敵國之笑耶
人主謹擇輔相○人主無職事惟謹擇一相而已而相有君
子小人焉相而君子與則以道義為心其為言也正而直其
為行也剛而介其為身謀也拙而踈其為國計也公而怨難
進而易退也相而小人與則以利祿為心其為言也諂而巧
其為行也柔而佞其為身謀也工而密其為國家計也私而
刻易進而難退也二者情狀若陰陽之相反冰炭之不相入
也夫人不用則已用則必力如懷奸挾詐之徒雖能竊位於
泰道未明之時而終不能見遂於陽剛寢長之日至此益信
相臣之得人則賢者以類進人主最不可不加以扶植之

也

綱語駢珠

簿書期會祇常程耳非盡大臣之器能也
錢穀甲兵特細務耳非崇大臣之體貌也

不以軍旅財賦役其心 授以道揆權度人材之府

不以刑獄銓選汨其慮 處以鈞軸橐籥人材之地

汲引善類布滿朝列而不疑其植黨

獨奮精忠受任危難而不疑其侵權

秉鈞當軸此為何職付之非才則政柄隳矣錯可鑄乎

作舟為霖此為何任委之非人則蒼生病矣臍可噬乎

當今獻策者相切實圖治○方今大明黜陟旁招俊乂赫然

一出英斷天開日明海宇屬目愚願聖天子確然自立成規

與二三大臣堅守而力行天下之務孰緩孰急必先大綱而

後節目參考曩者數大臣之政取其是而去其非聖天子建

皇極去偏黨二三大臣布公道開誠心與中外大小之臣同

心戮力泛彼中流期於共濟講天下之實利害而必不較一

時之虛是非況當弓旌四馳賢才彙進之時正聖天子賢宰

輔虛心諮訪見諸事業之日上下之間非徒為一時美觀而

已苟軍國大政之未舉邊陲大勢之未興人主奮發英斷摠

攬大權汰斥小人以杜群枉之門收召君子以開衆正之路

此特一陽初復之候未保其果為三陽交泰之盛也誠能由

復而圖其泰日乾夕惕兢業萬幾屬意宰輔期於共濟則相

得人而天下治矣如使吾君之心不孚於相吾相之心不孚
於君內外百執事擾擾焉以不切實之事功廢大有為之歲
月深恐今日振作之意將復為後日之因循矣

宰相當定規模○有所懲者必有所矯有所矯者必有所偏
唐元載王縉之秉政人以私用官以賄授其濫甚矣常袞繼

之欲革其弊杜絕僥倖一切不事而執之太拘未免賢愚同
滯之患祐崔甫繼之又欲革袞之弊推薦引拔常無虛日而

任之太寬未免涉親故之嫌此無他君相之間不能以公心
而行中道故天下之弊一倚一伏相尋於無窮非國之福也

如人有疾屢更其醫觀證不明中無定見或投以和平之劑
或繼以瞑眩之藥相反而不能以相濟病未去而元氣之斲

喪無餘矣今日聖天子之規模不定未免隨大臣規以為模
二三大臣之規模不定未免隨時以為規模每一更革局面

雖新而着數無以大相過亦何責於經濟之事業哉

宰相當贊建儲○雖然任相固難任相以當務之急者尤難
蓋所貴乎相臣者謂其謀王斷國以社稷安危為己任者也

厥今天下之事有大於國本之當定者乎社稷安危之本莫
大於皇嗣而聖天子自即位以來前後凡六命相而獻替之

間密勿之際其於宗社大計言與不言力與不力皆不得而
知然身為宰相而不能為聖天子精思定議志於必為而後
已則責將焉歸昔仁宗之立皇嗣也雖范鎮司馬光諸人獻
議之力而盡力以主之者實韓琦也愚願大臣以韓琦為法

則國本定於上宗社幸甚

生意收結

曲盡任相之道○雖然為君之難在乎任相任相

之難在乎克已夫正邪雜揉則董猶無並藏之理任用或失

則棟棟有必拆之憂古之人君或得一賢而興邦如齊之管

仲蜀之諸葛亮者矣或用一佞而喪邦如梁之朱异隋之虞

世基者矣自非明哲所照瞭然於任用之際迨其積誤稔敗

而後悔則已無及此任相之難自古帝王之所兢兢也然而

人自不易知賢示未易用孔孟周流列國當時之君卒莫肯

授之以政者蓋以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損其所能

卒皆齟齬而不合是以唐明皇用張九齡矣而李林甫間之

唐德宗用陸贄矣而裴延齡間之二君於賢否之辨其初未

嘗不明也惟其克己之功不加故九齡以剛直而憚林甫之

邪佞卒行陸贄以仁義而踈延齡之奸私卒售治亂之機從

此而判然則非有克己之學則任相雖明亦何益哉方今聖

天子聰明睿知於臣下之忠邪賢否靡不照燭既已收還威

柄登崇俊良誠能虛心以任之隆禮以待之則大臣得君行

志天下庶可為矣草茅拭目以觀

乘陽復以圖泰○自昔人主一念取舍之機乃君子小人進

退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乃天下國家否太之機方今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將止為一陽初復之候乎抑將進為三陽

交泰之時乎復貴乎篤厚欲其不為剝也恭貴於保泰欲其

不為否也聖天子以篤厚保泰為念而屬意於二三柄用之

臣推誠樂與不以官掖宦寺而間不以邸第戚里而間不以

目前無近功而間為宰輔者亦必同心體國知無不為為無

不力命給舍繳駁臺諫論列以肅清朝政命經筵啓沃侍從

論思以裨益君德命卿大夫百執事靖共正直以振舉官職

至於外而帥閫命以宣威制敵監司命以激濁揚清守令命

以承流宣化則進復於泰日益隆於天下矣

經傳格言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台德書說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書周論一相以兼率之使天下百吏莫不

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荀子強國榮辱在於取相

上天下安注意相前陸大臣國家之股肱天下之所瞻仰在

明主之所謹擇陸薦賢助國宰相之職東平陶鈞之道在

擇宰相以任之唐劉

歷代事蹟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宰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

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書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

五教于四方天下如同一同心戴舜以其舉十六相也註湯實

維阿衡左右商王詩仲虺居薛為湯左相伊尹為右相五子

高宗夢帝賚丁良弼乃審厥相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

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書成王冢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謂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宣王以召穆公為政進用賢良尹吉甫南仲方叔等周道中興通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詩漢高祖即位拜蕭何為相國使次律令後為民請上林空地令民得入田上下何廷尉械繫之後使使持節赦何何徒跣入謝蕭何呂后問高帝蕭相國死誰可代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曹參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裝吾且入相曹參傳孝惠時曹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曹參相國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弘自是為舉首起徒布數年全相田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田蚡以肺腑為相史漢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魏相摠領眾職甚稱上意魏相傳元帝召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本紀光武中興置大司徒大司馬後司徒司空皆去大名改司馬為太尉然專以吏事責三公於是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通晉元帝渡江王導為丞相元彝初過江往見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王導為相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庾冰為相經綸時務不捨晝夜朝野稱為賢相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也哉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

發明其餘以才稱職號賢宰相宗宰相傳蕭瑀逮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本戴胄子至德父子繼為宰相世託其榮傳武后謂秋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遂至平章事通元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履以金甌會太子八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卒不見用傳帝勅蕭嵩舉所以自代者嵩稱韓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向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韓休代宗以楊綰為相綰性簡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賓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上皇朝典章太祖卜郊四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綬且備顧問因歎儀物之盛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弊於此會太宗端拱元年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眾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錄仁宗時張詠守蜀蜀萊公拜相曰真宰相也又

曰蒼生無福李昉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鐔行仁宗時文彥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富弼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廷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之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長哲宗朝司馬光赴闕廷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言行元祐元年光言臣切見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彥博今年八十一朝廷不過得其數年之力矣願急用之臣但乞助彥博為政庶亦時有小補錄高宗即位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僚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李綱當靖康中能建大議後宣議河東雖無功而士論歸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錄言行

定策大臣○武帝年老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因受遺詔輔少主後誅昌邑王奉太后詔復立宣帝本本朝真宗即位母見端呂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錄仁宗春秋高皇子未立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

馬光繼之五六年言者稍息韓琦乘間請立太子取漢書在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也哉仁宗乃稱英宗舊名曰唯此可耳遂定議立英宗其門人及親客或語其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毋道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傳本

參政○太宗正觀三年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正觀四年玄齡為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蕭瑀偏駁則玄齡裁正玄齡過失則蕭瑀痛劾本本朝唐介參政執政坐待漏院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預聞者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介同閱後遂以為常錄歐陽修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必求之有司錄行

樞密○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用士人凡文士出中書武士出密為使仁宗時富弼偕契丹使來王德用伴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可謂得人矣杜衍為樞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副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云惟仲淹弼一變一契錄介孝宗即位參政史浩論樞密使合宰相兼使事因引富弼對仁宗故事上曰朕見詔宰相依舊兼樞密使要

范鎮論范鎮上仁宗云伏觀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

宰相文彥博富強者誠隆禮也與其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
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近日有詔兩制臣僚宰相居第百官不
得聞見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
伏乞罷郊迎而令百官復得就第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則
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王巖叟上哲宗云自古以來世主
之患患在喜高明之士而陋少文之人曾不知高明之下者
有茲才少文之中者多重器不可不辨也成天下之業敗天
下之事常爭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
以尊朝廷重社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一非其人則國事
危而人心去矣群邪類升百偽交作陛下雖欲奠枕而臥不
不可得也

錢文子云自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其後儒者相
繼秉軸宜其賢於漢初刀筆矣然算計見郊未聞其遠過於
前何也蓋武帝本不識儒徒誘於美名而使易制者為之既
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闥辨論數詘以侵侮外廷之權九
卿更進用事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即位以來亟辭亟
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且彼固不足以任
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有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
之權似知尊禮丞相然六百名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
尚書宦官典機要而天下事一切歸之中書成帝雖罷中
書而復置尚書曹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然則漢之宰相亦
焉用彼為哉

進用大臣二

以推誠委任立說

策頭人皆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也獨曰相之職
無所不關而獨相臣之功於有限非知相職者也蓋設官分
職而相之職不以事而分循資例遷而相之位不以資而進
課功責責而相之業不以功而考故錢穀必知非相之明也
簿書必較非相之勤也蓋彌綸天下之大經建立天下之大
務夫豈無大於此者乎是故不可以尋常責之也

漢初丞相至於斬二千石彷彿詔王廢置之意自孝武
有二千石有罪上請之制而相之權輕矣漢初丞相至於斬
戲臣彷彿關寺屬太宰之意自孝武游戲後庭此徒遂恣而
相之權浸輕自部刺史之置也州郡裁然于外刺史專達於
相府不相干是外郡之血脉不關矣自加官之優也凡小臣
一得加官皆可入中朝親近議論於相府不相統是中朝之
血脉不屬矣丞相職無不統而顧與大司馬侍中中常侍而
不分則隸一相之風采亦皆消靡矣儀衛之制尚得復如古
人之嚴乎 房玄齡之在唐太宗之股肱也京師男子出而
輕議之則戮之以杜讒間之口非惟足以安玄齡之心而竭
節奉公期不負乎見知之意豈不益勵於前乎趙韓王之在
我朝亦太祖之腹心也御史中丞起而妄言之則斥之而有
鼎鑊之喻非惟足以安韓王之心而孜孜奉公期不負乎信
任之意豈不益加於昔乎

雖然為相之體固已明甚而任相之意古今所難脫若朝升

暮黜賢否變更無定論至使人視相府若傳舍何所取哉

以為不賢邪則不當遽任於其始以為賢邪則不當不責效

於其終大抵人君置相當擇之於未用之前不當疑之於既

用之後必若憲宗之任裴度力排異論故能收淮蔡之功必

若武宗之任李德裕削去朋黨故能成澤潞之烈是知為宰

相者固有大體又在君之委任如何耳草茅鄙生妄議以為

如此願執事以上聞于朝

事漢武帝時九卿更進用事石慶為相事不關決醇謹而

已備本尤武專以吏事責三公於是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

員而已謂太宗討遼東房玄齡守京師有男子急變玄齡

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駢遣進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

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 杜如晦房玄齡共管朝政引

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陳師合上拔士論謂

一人不可摠數職陰剷諷如晦太宗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

進特其才可以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猶

表隸姚崇嘗於元宗前序次郎吏再三言之卒不答崇出帝

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

我耶隸李德裕嘗以經綸天下自任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

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舊李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

平章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隸

本朝太祖寵待趙普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強

市人宅聚飲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之社稷臣乎烟

進用大臣三 以精擇聞望立說

策頭恭惟仁宗皇帝以公論並相文富故能成太平之治高

宗皇帝以公論並相張趙故能致中興之功愚拜手稽首敬

觀至此慨然嘆曰凡我朝所以宅百揆者皆天下公論也何

也宗社之安危在相合公論則宗社安矣生民之禍福在相

合公論則生民福矣君子小人之進退在相合公論則君子

進矣中國夷狄之盛衰在相合公論則中國盛矣吁相其可

不採之公論乎

策段論相之道有二曰學術之粹駁心術之邪正而已夫宰

相之任人主所係以為腹心天下所恃以為命脉世運之否

泰社稷之安危係焉必其智足以決疑量足以包荒才足以

折衝應變德足以輔世長民而後可以當是任學術粹而心

術正則天下蒙其福學術駁而心術邪則生民被其害論相

業者必以是為本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心乎王室

者也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非其學之所本乎乃若呂臣之奉

已而不在民則文公輕之以其所主者私也伊尹耻一夫不

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心乎天下者也耕莘野而修堯舜之

道非其學之所本乎乃若子產之惠而不知為政則孟子譏

之以其所及者小也冢宰均節財用者也而錢穀幾何諉之

內史君子不以為正夫宰相固不當親細務豈有謀人之國

而不知其國用之數乎天官以刑與糾萬民者也而殺傷橫

道置而不問君子不以為正夫宰相固理陰陽獨不曰乖氣致異而人之重於物乎學術未醇事業止是無庸深論也吾獨喜司馬公得為相之體李文靖公得為相之法司馬公之為相也夏人數問其起居威信夷狄為何如登州之民抱馬首而不忍去恩結民望為何如居退而愈安遇寵而愈懼其體蓋在夫誠而已李文靖之為相也當太平時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報國家耳非其素有宰相之器量則惑於異論之紛紜必至於縮手而敗事此圭角之露體識之渾厚二公者其以朝之伊周也我朝先正有以一論語而為開國元勳者有用例不用例而俱為時名哲者有上前爭辨退自和氣有日取異聞以警主

聽俱不識為相業之盛者蓋惟心之誠惟道之公固無寓而不自得苟此心此道一非誠焉一非公焉人心有神已議我於其後矣吾亦安能以彼而掩此哉嗟夫宰相天下之具瞻也夫赫赫廟朝既為天下之具瞻則亦非天下所得而私譽之也相匪其人則當廷壞麻任得其人則濃墨播訟誠心公道蓋不特相臣有之亦人心之天理也可不畏哉吾皇總攬權綱並命耆老選舉之盛同符舜湯必有秉徂萊之筆而為明時賀者

事料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人往聘之遂幡然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遂相湯孟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與論功文曰主少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親弱之子平屬之我

乎起默然通鑑漢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弘自是為舉首起徒布數年至相淮南王謀反憚賢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洪如發蒙耳田千秋為漢相使者至單于問漢新拜相何因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漢宣帝黃霸代吉為相霸才長於治民及為相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於治郡時昭宗以鄭絜平章事絜多為歇後詩唐吏往告之絜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蘇本朝真宗旦任相父外無羨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稱為賢相言行哲宗司馬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造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邊隙言行張棗云景帝稱賞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天下之善惡其似固未必是而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之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惟魯鈍偶佞夫重厚長者之形耳夫重厚之士其用之者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所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奔蹄也求其無奔蹄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偶馬之類也

進用大臣四

以消釋疑忌立說

策愚嘗讀三國志切有慕於諸葛武侯之相業一曰開誠

心二曰布公道然後喟然嘆曰此真大臣之用心古今輔相
經論之業不出乎此矣自夫心之不誠也捨經從權而天下
疑其欺自夫道之不公也守法任怨而天下疑其私為國家
之大臣而至使人疑其欺與私則國家何賴焉故欺者誠之
反公者私之對使其心果誠也則出身任責廟謨獨運而天
下不以為專使其道果公也則汲引善類布滿朝列而天下
不以為黨嗚呼去其欺與私而存其誠與公此則格天之事
而大臣之法也

策高祖開基蕭曹為冠人為蕭之當國曹之相齊皆有隙
之餘也及相代之日何之所舉者參之賢參之所遵者何之
法同心相知安漢海內是二子皆有餘於量者也民田之汚

飲醇之朴矣其貶孝宣中與丙魏有聲人謂相之嚴明吉之
寬厚氣稟之不同也及當軸之際吉之所薦引者惟相相之
所推重者惟吉寬嚴相濟終始無間是二子亦有餘於量者
也科瑣之煩嚴毅之過奚其損玄齡善謀而不以謀自居如
晦善斷而不以斷自持此之斷必公乎已之謀已之謀亦資
乎人之斷二人之量蓋物我兩忘之矣避譴之歸御史之責
未可執此病之也崇以適便自居璟以守正自任常情如此
則適便者必以守正為迂守正者必以適便為詐至崇之退
相也所薦舉者惟璟璟之為相也所推重者惟崇是二人之
量心跡相孚矣受饋之譏括錢之擾未可以此議之也
慶曆間文富二相並命制下之日縉紳慶以為賢於慶十而

求其所以為相業者惟一公心而已元祐初司馬公入相衛
士以手加額而遼人相戒以勿犯邊然求其所以為相業者
惟一誠心而已恭惟皇上躬攬大權擢命賢相鼓元氣以雷
域中騰百川以雨天下此其時乎四海蒼生翹首以俟太平
之治前乎此也無一而非欺無一而非私夫今而後必無一
而非誠必無一而非公矣然則大臣之事不出於開誠布公
而已 何者天下非吾身外之物也一物之失所吾之隱憂
也一事之失稱吾之愧負也由是而充之開誠心布公道曠
咨俊茂察納讜言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共圖之危者可
使平也否者可使泰也道德可以成風俗智略可以興事功
威重可以寢非望舉天下之大皆可使之拱挹皆靡惟我之
為聽而何守法革弊之足云哉

後之並相者不失於疑則失於忌養望則忌其名得君則忌
其寵進一人也則疑其植黨立一政也則疑其侵權甚哉疑
忌之為害也以許靖之美也而間諸葛以遂良之賢也而讒
劉洎疑忌之心一萌朋邪之禍必甚其大者誤人之國其次
者自誤其身

事周成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
周公作君奭書唐房玄齡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
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
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
杜云 本朝太宗咸平中上語宰相曰同官之中多有不和

政事亦失於商確或成一事則昨是而今非不若商確一定從長而行繼仁宗時韓琦為相范仲淹富弼同在西府琦與之上前辨論如爭下殿不失和氣論者謂三人正如推車其心主於可行錄 神宗熙寧二年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上曰執政誠當不執已見惟求是而已繼蘇洵云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若夫眾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top section.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

萃新門

申救官刑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士習徇時者三○人心渾厚風俗純一時則士大夫之心閑於禮而自安朝廷清明憲令振肅時則士大夫之心循於法而自守禮維不張法防復撤時則士大夫不知愧耻不知畏飭而蕩然於禮法之外矣嗟夫風俗之美惡士大夫為之也士大夫之風俗世道使之也夫素絲謹羔羊之節衍樂遵鴻漸之儀雍容乎三千三百之中折旋乎規矩繩尺之內此上焉以禮自安而無俟乎法者也此三代而上盛時之士也國有經制動知所遵承朝有彛章恪謹乎操守左繩右規昭然日星之不可欺也綸言渙號信如四時之不敢渝也此中焉以法自守而不悖於禮者也此三代而下平世之士也若夫蕩跌於繩墨而視名檢為拘囚踰越於憲章而視律令為何物則夫俗流失世敗壞吾甚悲夫世變之至此極也然則脩明典禮昭揭憲度必使繩繩而不紊斷斷而莫移為人上者烏得而已諸尚可執寬大之說而聽其縱肆之情廢振飭之典而使其跌蕩之趨乎

禮立則去與立○所以防範斯世者在乎禮所以維持是禮者在乎法益禮者法之所由立法者禮之所自行禮猶規矩準繩而法則方圓平直之不可踰也禮猶權衡尺度而法則

輕重長短之不可越也禮立則法行禮失則法廢欲士大夫之守法可不使士大夫之知禮乎是故人能以禮自律也則蓋拜事國朝夕靡遑徇國忘家夙夜匪懈崇羔羊之節厲冰蘖之操畏禮義如畏三尺而清議所臨甚於芒刺推是心也其敢徇情以撓法乎其敢舞文以弄法乎又其敢誣上行私以自壞其法乎操履持循真可以對天地質鬼神矣或者不能以禮自防也則侈心一生而簞篋不飾者有之欲心一動而苞苴肆行者有之當懋醉釀當饑飽鮮囊帛橫金笑與祿秩吾身跌出於防閒之外則雖金科玉條爛如日星亦將無復畏忌矣故人情苟徇公議何恤私意可行物論奚顧毋怪乎以私而害公以情而敗法也是以古昔聖人崇節儉以厚風俗明理義以淑人心汲汲而不敢緩者非特為是禮慮也亦所以為是法慮也

稽古禮議三代禮法兼用○夏之道渾然而誠確商之俗峻厲而激發周之政忠厚而優柔隨時補弊雖不同術禮下馭臣皆有定權且求賢則當饋而起聞言則下車而拜禹之遇臣此心也求彥於昧爽之時聘士於有莘之野湯之遇臣亦此心也嘉魚推樂與之誠卷阿示屈體之意成周聖人亦此心也然數聖人之傳心固在此而亦未嘗無傳政者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彼三代獨能廢法乎故政典之立不貸乎先時後時之誅官刑之制不恕乎三風十愆之戒與夫周官董正之一篇冢宰馭臣之八柄禹湯此

政也成周亦此政也夫以三王盛時君臣相與之際豈不能一以忠厚而猶時出震厲之術陽春之嘘濡雪霜之凝慘天地成功固應爾也

尚周先禮後法○有商盛時以禮制心之道作興于上而居官泄職者周旋於經制之中固不待上之人維持戒勅之嚴也酣歌常舞姑為有位之防貨色游畋預致淫風之戒此蓋立禮之大防而法其末也蓋至于周不惟教中以防偽而八柄詔王所謂誅以馭其罪凜然秋霜烈日之嚴矣當是之時百僚庶尹罔洎于酒而以欲敗禮者無有也無載爾偽而以私壞法者無有也然則禮以防其微而士大夫操履之純正者初無用於法法以制其流而士大夫畏威而寡過者自默循於禮蓋出乎彼則入乎此入乎此則出乎彼也

法祖嘉猷本朝四維之化○國朝以儒道立國受命之日五星聚奎識者知其為文明之應自是以來儒先輩出相與講明斯道以淑天下士夫之心為飛魚躍孰不以禮義廉耻自將故授以翰林而辭翰林授以樞密而辭樞密是何進退之有禮也西夏之難劉平以罵賊卒變儂之變趙師以叱賊死何其死生之有義也官居鼎鼐而無樓臺之起身平江南而惟圖籍之載上而為將相者其庶若此況其下者乎羅元祐禁卒不忍張虜人之軍以誤主將長安之鐫工不忍勒元祐之碑以辱司馬公賤而為兵若工者其耻若此況其貴者乎是則上自廟堂下暨閭閻莫非禮義廉耻之俗也豈非禮宗

扶持道統天涵地育之效歟

先朝禮法興化○洪惟本朝聖聖相承以禮維人心於文明之運而且不廢法以檢制人心於矩度之中禮書修於列聖之盛格令備於累朝之修上下持循中外遵守所以扶持國祚於千萬年之久者此其具也故先正諸公類皆廉勤自將公忠自律不聞有戾國家之典憲者作帥成都龜鶴自隨來知陝州厨傳頓省清規如此固無敗禮之失矣兩及吾門抑而不進內降求恩卻而弗行公正如此固無害法之患矣茲非後人之軌範乎

時文警國貧風已成之弊○朝廷不聞有去貧之政郡國不聞有劾貪之章士大夫不聞有惡貪之談論幾年於此矣聖

天子躬親庶政總攬萬機詔旨風行刑威霜凜而後天下曉然始知廉為可尚而貪為可鄙嗚呼此何等習俗方且醉生夢死於其中而不知不覺蓋其始也小人為之中也中人為之終也則舉天下為之矣始也猶畏人知之中也猶畏大吏知之終也則不復有所畏矣也直踵來賂遺全集既溺貪吏之餌官以賄受郡由貨取遂有貪吏之種脂膏自潤囊橐日豐徒肥貪吏之身痛入肌膚怨歸骨髓迺稔貪吏之毒嗚呼其禍烈矣

禮刑相為表裏○禮之與刑相為表裏者也天秩天討相待而行者也格承否威盛帝不廢以道以齊聖人格言非禮制無以防範人心非法令無以糾齊人心必於是而申明振飭

之一時扶偏抹弊之術其足以虧忠厚之體哉彼其以縱敗

禮者既徹冤旒之聽則小懲而大誡之其將何辭以自貸至於以私害公者大明黜責以厲之則其罰豈容伏耶如是則有禮義廉耻之心者若負於縱禮之過而覩三尺憲綱凜乎如斧鉞之在前矣懲其一以勵其餘棄其舊而作其新使之畏於法而作於禮由於禮而合於法則人心之渾厚風俗之純一于以復上古之風亦奚難者

貴士所以貴國○楊雄有言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古人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獨能使之以理義自閑而無冒法未嘗俟其出於禮法而御以刑法也後世往往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列諸位則不免以法御之矣吁御之以法非國家之利也蓋亦使之而

自閑於理義歟理義君子之大閑身與國相為重輕者也斯人也以道德自修以功業自任隱然為天下國家元氣之流行豈規規然慮其禮法之不守哉

綺語聯珠

為國以禮非禮不立也立者可以什乎

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肥者可使瘠乎

名教有樂地何逐利而忘義 聖帝明王經制大備

王道皆坦途當習是以勝非 卿士大夫禮法是遵

受刑重令假之以厲法禁也 禮經法則乃名教之大防

學古明道安之而由禮典也 制度紀綱亦天理之攸寓

官刑之制具訓有嚴非少恩也 寬仁忠厚國之體也
 常刑之用斥絕弗貸非過苛也 禮義廉耻士之維也
 大也為之防人猶得以踰之而名教之防人自莫踰
 嚴也為之禁人猶得以犯之而禮法之禁人自莫犯
 俗流失世敗壞能盡天理也不能終勝天理也
 棄禮義捐廉耻能害人心也不能終亡人心也
 恐懼於不睹聞之地而心君之防甚於禮之防
 存養於未措亡之時而心官之禁甚於法之禁
 存典憲以維士習不如相安於義理之中
 談防範以綱世治不如相忘於名教之內
 酣歌常舞徇佞游畋非士習之美行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乃建中之大德
 當今禮義惟守禮則畏法○國家以理義淑士大夫之心以
 仁厚養士大夫之氣又以禮勸養士大夫之望為士大夫者
 宜知所以自重而近世為士大夫者吾切惑焉禮不可越而
 以縱敗之法不可紊而以私害之猶勤奏牘之上陳至使刑
 辟之忍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清明之朝天禮法貴於並行
 公私不能並立節操不勵則曲法徇情之患生防檢不嚴則
 夤緣請托之路啓禮之亡法之所由廢也誠使士大夫能如
 楊震之公廉清白祭遵之克己奉公無一毫縱欲之念則豈
 不能持守去度使造請者不敢干以私如裴均之川心乎豈
 不能清談終畧使干以私者聞言而自愧如楊綰之清節乎

若是而猶以私害公愚未之信也
 當嚴賊吏之法○嘗謂養鷄者不育狸牧豕者不育豺植木
 者愛其蠹保民者誅其賊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賂彰也漢法賊吏禁銅子孫唐制賊吏杖殺朝堂懲奸
 去惡不可以廢近歲以來政刑不修貪奸愈肆昔猶畏人之
 知今則彰彰然自詫其能矣昔猶巧為名色以掩其迹今則
 白晝攫金無所顧忌矣遂使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
 赤子之彫瘵日深貪吏之侵漁愈急欲望民聚之效豈不難
 哉

當嚴理義之閑 風俗日趨士習日靡計得失於毫釐之末
 爭鄙贏於圭撮之上苟且乎數名之會誇誕乎利祿之場于
 何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乎其如脂而如韋乎其
 媚而媚與乎其與鷄鷄爭糠粃乎其能震霆洪鍾啓斯世
 之盲聾乎其與波同流隨輪轉境而方寸之宇宙蹙狹刻削
 乎且吾天性本固有也吾物則本純懿也何至使人慾滋熾
 大理滋絕而上徹冤旒之聽下勤奏對之煩也何至驕奢淫
 逸私自宴安以廢禮法而邊鄙未寧之不及慮也何至賄賂
 為市私自豐殖以廢禮法而盜賊未息之不及念也何至廣
 宮室妻妾之奉私自般樂以廢禮法而民生未蘇之不及憂
 也又何至苟且謀身容諛取悅以廢禮法而泯然不以天下
 國家為事也故曰理義君子之大閑也人主之用人要亦辨
 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刑法不預焉也其革卿士大夫習尚

之弊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意收結在褒廉而黜貪○毋亦察夫吏之薄於富貴而安於命義者尊而寵之以激天下愧耻之心可乎即大吏之篤於守道而樂於居貧者超而用之以勉天下愧耻之心可乎夫有意於懲貪而廉者未嘗用則彼亦何愛而不為貪也立法以黜汚而清者未嘗廢則彼亦何顧而不為汚也不然愧耻之心不生雖遵祖宗舊制而杖李瑤是一李瑤而止也既趙礪竄李羨是一趙礪李羨而已也果足以大變其俗哉昔者張武受賂文帝所當誅也而反賜之金長孫受財太宗所當罰也而反賜之帛文帝太宗果何見哉豈非所以作其愧而動其耻邪人而知所愧耻則寧為首陽之餓而不肯為季

孫之富矣尚何賊吏之足憂不識執事以為如何○禮法所以律貪○雖然禮法之亡心術之不正也心術之偏學術之不明也中庸之訓在於謹獨士大夫而服膺乎此則知戒謹恐懼之或間流為小人之無忌憚矣其可以縱而敗吾之禮乎大學之教曰毋自欺士大夫而銘心乎此則知暗室屋漏而有愧不逃神明之照臨矣其可以私而害國之法乎學術既明心術自正以此脩身以此事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固本原之論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刑不上大夫曲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禮記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簋不飾坐汚穢滯亂者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同

歷代事實舜鞭作官刑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湯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常于游田時謂淫風收惟悔聖言逆中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其匡刑墨具訓干蒙士謝周太宰六典五曰刑典以刑百官以八法治官府六曰官刑以正邦治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又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令于百官府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大司寇四曰官刑上

能糾職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六曰議貴之辟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二曰官禁漢武帝元朔元年奏議曰天附下罔上者附死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本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揚惲坐刺語誅光帝諸葛亮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宜付有司論其刑賞唐高宗時魏元忠言刑正則君子勉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賈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罪止削除漏網吞舟何以過此郭皇朝典章太宗興國二年詔曰尚念戰爭之後頗虧廉耻之風雖在縉紳之間猶兢錐刀之末乃至奉使郡國作鎮藩方

罔守不職之言親與細民爭利宜申約束以勵廉潔會其國八年作戒諭辭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 真宗咸平二年上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至扇虛譽速於進用者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仁宗天聖九年詔曰公卿大夫所宜勵名節以厚風俗而或枉已以正名行險以沽寵詆誣執政干擾有司藩方多所徵求使者弛於刺舉營私冒祿朕焉望何凡在位之臣其務修警毋流邪枉以速邦憲 英宗治平二年詔曰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赤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邀所知夫儉默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無以勸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繼長高示紹

興二年詔曰繼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崇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真典刑七年勅榜朝堂曰自今內外之臣毋尚浮華毋崇虛偽毋苟歲月以棄時毋事空言而廢務協心戮力竭忠平慮以成今日之治有功則賞失職必罰貽孝宗即位詔曰咨爾分土之臣毋滋獄訟毋縱吏奸毋奪民時以事土木毋培民財以資餉遺有一于此必罰無赦煙乾道六年詔曰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使文自營以為智稜不決以為能以拱默為忠純以謬悠為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

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上

先正論建○陳亮上光宗曰比年以來士大夫趨向往往往於苟且溺於卑汗爵祿是慕義命有所不安貨財是贖典章有所不畏且賊吏之禁成法具存揭若日星昭然甚明然猶有冒三尺而不之顧者蓋其好利之心太勝而未能遽革也臣願陛下奮乾之剛用夫之決罪狀昭白者即嚴賜誅斥明示勸沮以風厲天下

文集菁華東坡云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今亦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

申救官刑二 以貪墨有誅立說

續 藪打五更謝令推不去此非吳縣之謠乎狗吠何喧喧使君要覓錢此非廣漢之謠乎甚矣貪吏之見疾於民也苞苴民肌髓也囊橐民膏脂也竭萬姓錙銖之積以贍一夫溪壑之末使鄉閭里落之間汲汲然應上之需而不足以贍何其忍而不德耶蓋自公道不行為吏者懷金可卻而權門餽獻不可無簞盞可飾而過客厨傳不可闕以有限之俸而

應無窮之需不取民而何取哉若是則下錢之送惟恐其不多生魚之獻惟患其不數雖欲廉而不暇矣君天下者欲戢賊吏以蘇吾民必有清源正本之道矣

策段且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在帝者之世似若未害治也虞舜斷目然之以凶族而亟去之者何也厚遺左右求以譽在作者之世似亦無足怪齊威王斷然召之而烹者何也此無他貪憚掊刻之徒不足以禮義廉耻化也借一人以令天下而天下之人無所不畏吾何憚而不為之耶

祖宗以寬仁治天下而獨於吏之瀆貨受賂者必繩以法令人販易自今觀之若可宥也而大者寘之極典小者不免於除籍犯法配隸自今觀之若可矜也而特詔遇赦不得放還

已放還者不得叙用范航以賊敗流竄之罪既加其身矣而其子且不免於鑄職鄒栩以賊敗元祐遺直嘗念及其父矣而其身卒不免於編隸惟其貪濁者之有所懲故清介者亦有以自見

粵自權貪當國聚斂積膏十倍縉雲掊刻多藏百踰崔烈郡縣私獻無非具載之珍刹第穹沉半為設獄之所護疽巖帥幾於受瓊弁而備軍沉痾寵倖幾於受女樂而曲獄為之鷹犬者或受伯石之邑憑其城社者至澤慶封之車近而化之則殉于貨色者有位卿士也獄貨惟寶者百官族姓也遠而化之則惟貨惟來者有邦有土也摠于貨寶者世臣子孫也上下交征心術壞爛亦幾年于茲矣

近歲皇上月正元日親灑宸翰申飭官刑訓廉一銘貪風是戒凡有臣子自宜洗心易慮體朝廷厚待士大夫之意而亦以厚自待可也而貪風未革吏習愈偷邇者至煩奏牘按賊墨以上聞聖慈奮威斷以親決一二搢紳之士曾為民望之所瞻者一旦重置刑辟嘗列仕路之清班者一旦遽嬰木索皆其自取耳豈我皇上天涵地育之德獨于此輩而忍之哉夫刑不上大夫自是國朝愛士大夫之仁也上以禮義廉耻待其下自是我朝勸士大夫之化也而教之不遵冒禮干法贖貨殘民為民而戢吏亦所不得已耳

事縉雲氏有不才子冒於貨賄民以比三凶謂之發發舜至堯流凶族入年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漢張武為郎中令受賂覺文帝賜金錢以愧其心唐太宗疾貪吏痛懲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縑帝怒詔殺之裴矩曰吏受賂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也

長孫順德為驍騎將軍以受賂為有司劾帝因賜帛數十愧之元載縱諸子關通貨賄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謂上書大曆間帝遣吳湊收載係政事堂詔劉晏等訊獄籍其家產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陸贄論裴延齡奸蠹書延齡以國家大計委於管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賄賂公行昔子貢孔堂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貪貨杜黃亦以受餉見疵

杜黃德宗朝張涉以儒學入侍薛益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
宦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賊劫至巨萬而謂我曹濁
亂天下豈非欺罔耶史憲宗朝潘孟陽所至飲酒游山多納
賄賂上聞之罷其度支監轉運副使史

本朝太祖建隆元年商河縣令李瑤受賊杖殺八月永濟縣
主簿郎顛坐賊一百二十萬粟市三年廣濟縣令李守中坐
賦決杖配海門島 真宗祥符元年晉城縣令王琰一縣主
簿苗文思皆坐枉法受賕抵死詔刑部以其事告諭天下

仁宗天聖二年工部侍郎知徐州李應機貪暴不法上曰外
臺耳目所寄當職靡言谷將誰執詔轉運使劉明恕李允元
提點刑獄尚霖郭位特免勘各贖銅二十斤 慶曆四年錢

仙芝貸命決配沙門島坐知秀州受枉法贓罪當死特貸之
建炎四年高宗曰祖宗時賊吏有杖朝堂黥面刺配尚為輕
典若是賊吏不須問文臣宗室但倚苛虐培克吾民須重與
懲戒又曰賊吏害民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
死徙未嘗末減今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二十
七年詔曰昔成湯制官刑以戒有位徇貨之愆時謂淫風臣
下不正其刑且墨況犯者哉史孝宗隆興二年今後敢有
受財為諸兵將管求差遣贓滿者當以軍法從事隆興十年
詔曰若乃貪饕無厭與貨為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
斯足批邦政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死者籍沒家財
取旨決配史淳熙六年御筆付辛棄疾曰官吏貪求自有常

憲宗不肖皆共知今已除帥湖南毋憚豪強之吏當且
以聞有誅賞而已史孫洙云古者畜馬代水之家不畜雞豚
牛羊其厲廉耻如此之嚴也今高冠大裾而謀貨利者天下
紛紛也孰謂弁冕之下而皆賈人乎平日坐官府據案凡生
紫襜如出擁車騎夾以吏卒呵道遮列真若雍容知耻者一
日去適他郡探囊橐市取貨產手計心畫刻剝奇贏舟水陸
車轉輸千里盜關市之征奪商賈之息奸利如此而復付之
郡縣寄以吏兵責以治行廉清甚大謬也

申救官刑三

以嚴酷有禁立說

策頭 能宣德澤吏有政績紹興天子必欲遷擢以勉其吏術
良老成可為靜重嘉定廷紳必欲崇獎以待其吏夫循吏吏
也能吏亦吏也吏患不循也亦患不能也循者可用能者亦
可用何必有循能之分也蓋奉法循理愛民厚俗者可以為
循吏治劇剽繁摘奸發伏者可以為能吏優游和緩者可以
陶忠厚之風嚴厲振發者可以責事功之實無循吏則無雍
雍之善化無能吏則無赫赫之治效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
日而無循吏一朝而無能吏哉

策段 昔者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及與兵盡殺
之乃止則寬不可為也後世亦有以寬而廢治者周季之陵
遲元帝之優游德宗之姑息是也魯以野豎御馬而窮其力
顏淵觀其故而知其失為政之廢人以馬敗國則其可為
也後世有以猛而廢治者宣帝之刑夕武后之

羅織是也善乎夫子有言曰政寬則民慢政猛則民殘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苟得其中寬而有制威而不猛則可以為治矣

國體以良吏尊國事以能吏集良吏之進也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而出紀綱由之而正風俗賴之而善朝廷賴之而重能吏之用也隨時而酌宜因事而制變議論待之而通靈弊待之而革機務資之而成績用資之而遂由是而論則知良吏之與能吏要不可以偏廢我朝吏治蒸蒸良能並用以良吏見嘉於太宗朝者錢若水其人也以能吏見用於真宗朝者張詠其人也者百年間登進善類分別表著良吏既已登庸選用才智參錯中外能吏亦復在職故宜當

代之治超越乎百世之上而不可企及者非職此之由乎

嘗謂物以罕得為貴事以罕見為奇史氏之紀循吏亦猶是也夫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舉天下而無非循吏也於吏之中而獨表其一二以為循則其不循者多矣麒麟之異於走獸也鳳凰之異於飛鳥也所以為人所貴者以其時少耳嗚呼孰謂循吏乃至為後世之麒麟鳳凰乎故吏以循名非盛世事而實自迂固始史氏之寓意深矣

近年以來吏治以嚴而濟不嚴則坐罷軟不勝任之譏吏名以能而顯不能則受鹵莽不稱職之罰蓋今日上下中外之遞相督責者以苞苴賂遺為急而苞苴賂遺之所從出者以

侵漁雄剝為務雖有國計歲貢之額適為挾公遂私之資於是文移急於星火誅求及於骨髓稍有不辦即嚴刑重法以從事雖破家滅門鬻妻賣子有所不卹聖天子嘗於月正元日渙發德音寓之箴銘用垂勸戒吏聞斯言當以聖天子卹刑謹罰之心為心而愛養吾民毋以國計歲貢之額而暴征苞苴賂遺之貨至於嚴刑重辟以殘民矣

事竊成武帝欲用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竊成之怒其暴如此義兼張湯以峻文深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後嚴延年為河南守號曰屠伯本都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前李林甫當國陰造大獄引吉溫羅希奭為奔走推鍛詔獄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溫希奭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後

本朝真宗祥符七月上曰聞陳堯咨用刑峻酷關中近方豐稔不宜嚴急詔曰決渠濟之不若省刑安之乃副朕意也張仁宗度曆四年上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刑發摘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勅約束之上高宗詔興三年詔曰應為士帥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仍劄付臺屬憲臣常加檢察聖孝宗乾道二年內降詔曰獄重事也

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幸免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以當罪 淳熙四年臣僚言今日郡守為民害有二倍刻慘酷是也會

申救官刑四

以法行寄近立說

蒙頭轉移風俗在人主維持禮法在大臣蓋士大夫風俗之樞機大臣又士大夫之表率田蚡受韓安國金而脫之罪咎則盜鑄金錢於下者吾何尤丙吉喜陳萬年之候謁而畀之御史則造請不避風雨於后者吾何怪公孫弘揉木阿意黃霸則雀受欺則轅駒之戶口之偽吾又何責大臣士大夫之望也動以禮法自持知不言之化將自有以淑士習於禮法之歸否則雖道之而不吾從矣動以名教自檢則躬行之實將自有以約吏治於各教之趨否則雖令之而不吾應矣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孟子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士大夫之恪守官箴要非無故而自爾也

策段八主堅一意以為轉移風俗之機則大臣當端一身以為倡率風俗之助蓋大臣若具瞻之地能為風俗者也惟清則可律貪惟靜則可止競惟剛則可立懦惟誠則可去偽反乎是則為風俗所化矣國朝崇重大臣謂其以身而表率百僚者也故先正大臣感上人待遇之厚而所以自待其身者亦厚在向文簡公進登端揆門無賓客廚傳蕭然其不敢以

欲敗禮者如此則人誰敢徇私以察禮乎在司馬文正公身居相位立朝行已俯仰無愧其不敢以私害公者如此則人誰敢徇情而壞法乎此所以無愧於具瞻之任也

惟我國朝名公鉅卿經明行修皆知為風俗之地英君誼辟意喻色受不難於轉風俗之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則夷齊之高潔也迂官受賜嘗有愧色則魯夔之辭遜也志伊尹之志則天下為憂大節不屈學孔孟之學則終身力行惟誠一字居是時也秉鈞當軸繩直準平而垂紳擗笏於中外者亦風行而草靡矣一麾帥蜀琴鶴自隨如之何而不清高從游政府書問不通如之何而不恬退使者趨召事以實對孰為欺謾陝西小警勇欲自効孰為偷惰揖清風黃盛德不知幾人矣此其來豈一日哉

聞士有犯科舉之禁而刑之者矣未聞縉紳間有寡廉鮮耻薄於孝弟而寘之某刑也聞吏有以奏對不如旨而斥之者矣未聞朝著間有諛言諂行偷合苟容而聲之某罪也將帥之不法亦嘗有意於用刑矣然踈遠者及之而嬖倖者多不及也州縣之奸賊者亦有時而按發矣然無援者及之而有援者多不及也法行貴近豈其然乎

自近年以來當國大臣怙恃君恩不恤清議假朝廷之官爵而應副知己之干求其清議不予者如何而姑曰不足責特不過一知己之私庇耳託邊屯之供餽而增加科敷之名色其清議不許者如何而如曰不足議特不迥一科敷之太擾

耳因國用之築底無措而浮鹽抑買牙契拘收其清議不容者又如何而亦曰不足病特不過一開利源以遺惠耳最是父子之愛天性也父子之親天倫也而悖禮踰法之事乃暴者於家庭父子之間有間巷小人所不為者而安於為之至為清議之所深責而亦不知羞忸何為者耶若是則欲申厲人臣之禁言請自大臣始

事類 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左叔十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后至丞殺而戮之家語惟周公位冢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蒸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於是人人務盡其誠陸贄云行罰先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

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本朝孝宗乾道元年上曰國家法令多寬官員犯罪遇赦皆原只虧得以下人可特與勒停東坡云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者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措而不用云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

萃新門

消弭災變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三才反常為變○方今天下之變極矣大凡事以反常為怪物以反正為妖人主以一身為三才之宗主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王侯得一而天下平故三光全寒暑平四時運行六氣順應是天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為天之變矣車同軌彙同文四海一家九州一統是地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為地之變大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華夏全其為華夏夷狄安其為夷狄此人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為人之變矣故在天非必虧盈益謙顯然於曆數之有歸而後謂之變證也凡日月失行星辰離次風雨愆期雪霜乖候皆歷亂與治之兆是天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在地非必變盈流謙昭然於版圖之有屬而後謂之變證也凡一家文軌中隔華夷萬里山河半分南北皆久離將合之兆是地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在人非必惡盈好謙灼然於稂莠之來至而後謂之變證也凡紫色蛙聲餘分閨位為淵驅魚為叢毆雀為帝王之歐除者皆去暴從仁之兆是人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故聖王中天下而立為三才之宗主在天欲其有順證而無逆證也在地欲其有合證而無睽證也在人欲其有治證而無亂證也誠以身之所關者甚大而信不得不以三才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

之責而自任也

德致三才之順○知德隆則畧星之說則知惟德足以消在天之變知有德則易興之說則知惟德足以消在地之變知謹德則咸賓之說則知惟德足以消在人變夫德者天地人之所以立也在君則為君道之常經在天則為天道之常經在地則為地道之常勢在人則為人道之常分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四時行百物生人曰天道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六合之同風九州之共貫土地闢田野治人曰地道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百蠻之向風四夷之來王內憂之變不作外侮之釁不形人曰人道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是知有德則天道順

其常有休而無咎也地道順其常有合而無離也人道順其常有治而無亂也和氣致祥德其和之聚乎國家將興必有休祥德其興之本才德之所用也大矣

立三極之道三○融貫三才在君心感通三才在君德經理三才在君政自古天道不能常休而無咎不可諉諸教之適然有轉咎為休之機地道不能皆祥而無妖不可諉諸氣之偶然有變妖為祥之理人道不能常泰而無屯不可諉諸時之使然有易屯為泰之法君以一身任三極之責心立而德立德立而政立則一轉移間可使三極皆協於極矣滌滌桑林之旱人出郊之風天道之變者可常也否則乾封旱六月霜陰或干陽或愆陰天之不常誰為之耶復龜陰之彊返與

圖之地地道之變者可常也否則陽樊割闕田爭柔氣反怒剛氣反懾地之不常孰使之耶降弗率之崇格不恭之苗火道之變者亦可歸於常也否則會戎于唐通吳上國仁莫勝暴義莫勝非人之不常孰使之耶

稽古傳議推原三才之初○昔者洪濛未判太極渾淪當是時也孰為天孰為地天地且未奠位也而又孰為人逮夫太極既判兩儀生焉穹然而在上者為天隕然而在下者為地兩儀奠位五行順布由是而人物生焉中天地而處者為華夏環遼徼而處者為裔夷此天地人三才之所以分也抑天非穹然在上而已天職元氣而無不覆憐者天之職也地非隕然在下而已地職元形而無不持載者地之職也人非雜

然中處而已而中國之尊四夷之卑以內統外以卑戴尊者人之職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本有常氣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本有常形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義本有常分也天以常氣運於上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咎證地以常形麗於下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睽證人以常分處於兩儀之中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亂證一觀而已帝王成立三才○昔者三才之既立也而天何以全其所以為天地何以全其所以為地人何以全其所以為人而天地人所以全者繫聖人是賴而太古洪荒以來之聖人成立三才之功雖間見於書史載記之圖誕謾不經不必語怪可也逮至中古帝堯出焉夫子著書斷自唐虞始於堯典一編具

載陶堯植立三才之功日月星辰上而天道以之立焉方隅
坤維下而地道以之立焉人民夷夏草木鳥獸中而人道以
之立焉是堯之功不可尚也而一聖人之功既往又一聖人
之功從而繼焉夏后氏嗣唐虞而興唐虞夏父子一家而治
者也唐虞夏帝王殊號而治者也夏后于其植立三才之功
而接續之功之續本於道之續精一執中是其中之同也授
受一道是其道之同也故述其功者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德之懋非
中之執道之受乎皆其所以植立三才之大本也

法祖嘉猷藝祖以順致順○其惟我宋藝祖皇帝受命立極
而扶植三才之功上繼帝王而無愧日之重光羣之重暉泰

階之平乾符之靈藝祖以之而立天道也濟岱以東交趾以
南雍梁以西燕冀以北藝祖以之而立地道也藩戎之國係
以羈縻淪陷之民思今返正藝祖以之而立人道也而尚慮
三才之寄非有莫大之德不足以終其事也而仁之為德方
盡其所以植立三才之大本焉天應早生之祝天之立我藝
祖也以仁渡河畫鞭之誓地之屬我藝祖也以仁橫遭鋒鏑
之悼傷及爾生路之惻怛人之歸我藝祖也又以仁而藝祖
又以仁德之盡曲全其所以扶植三才之功故五星之聚文
明開運天道之順其常也何如一統之勢版圖皆屬地道之
順其常也何如獷夷強虜厥問不殞窮髮遐荒稽首歸戴人
道之常順其也又何如

高宗銷去厄運○恭惟高宗皇帝再造中興當其初也乾文
示變畫為夕惕是天道之失常也坤維不靖內訌外訌是地
道之失常也華夷大分冠履易位是人道之失常也將聽之
自然而已乎抑將反而盡其所當然乎如將聽之自然則三
才之助順者皆漠無足恃如將反而盡其所當然則人君之
所以致順者宜何如而盡之高宗皇帝立國冰泮難以復濟
自其敬天以誠凜凜乎當修人事之語無非所以致天之泰
也保地以守汲汲乎大作規模之言無非所以致地之泰也
懷人以南北兼愛俛首屈意於金虜之和以待其定無非所
以致人之泰也雖其初年休運未即如意而持之以堅忍修
德為善秉志不衰卒致休運之復泰道之升三才之寄得所
依賴而無負矣

時文警段殷憂所以啓聖○天下之事否泰之相乘剝復之
相因治亂之相仍循環無端不容究詰人主以一身處三才
之間上而天道由之而立焉下而地道由之而立焉中而人
道亦由之而立焉而可能必其在天者有泰而無否也在地
者有復而無剝也在人者有治而無亂也苟不幸處三才之
變母亦惟盡人事以銷去之爾泰而俄否復而俄剝治而俄
亂國家百有餘年昇平之後而適丁此不如人意之事天反
常而為乾符之示異地反常而為坤輿之失馭人反常而為
夷醜之干正曾幾何年而他等變證皆備見之也然既泰而
否亦烏知不否極而復泰乎既復而剝亦烏知不剝極而又

復乎既治而亂亦烏知不亂極而仍治乎泰不生於泰而生於否復不生於復而生於剝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造化無端陰陽無始人主亦盡人事以立三才之極焉斯可矣

弭變在於正心○古人處逆境不堪舉目之事不于其事為處而圖之必于其本源處而正之本源所在莫要於人主之一心也心得其正則事得其正事得其正則貫通三才莫不

得其正故正心誠意之主不過以吾之性天而調和乎乾符之天以吾之性地而奠定乎坤維之地以吾內開心寇之功而全吾外扞鄰寇之功此蓋為天地而立心為生民而立極為萬世而開太平何有乾符之不順序坤維之不順軌夷醜之不順治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盡誠而盡已之性入之性且至於盡天地萬物之性一心之用其大矣哉

則日月星辰風雷雨電一是而皆正矣地得其正則江淮河海丘陵墳衍一是而皆正矣人得其正則華夏裔夷草木禽獸一是而皆正矣和乎和乎和之功其大矣乎順乎順乎順之功其溥矣乎

綱目

中和位天地孝弟通神明 禍亂之作所以開聖人篤敬行蠻貊忠信孚豚魚 災異之出所以示仁愛多難興邦 亨屯而出否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殷變啓聖 剔蠱而擊蒙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憂先於事事何則憂 修人紀立民極 陰陽順布五行具事至而憂憂何及事 握乾符闡坤珍 天地變化草木蕃

乎其人而不于其天 四時行而百物生 日重光月重輪于其理而不于其數 五穀熟而民人育 河出圖洛出書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辟土地朝秦楚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一或失性時予之責 莅中國撫四夷當今獻策 今日變異可慮○厥今天下何如哉數年以來有大艱危有大拂亂前代之所未必盡有者于我聖明之朝層見疊出未容槩舉姑以日近之可徵可懼者言之先時之雷亢陽之沴雖損於往者乾符之示異然幸猶是天之變也前之屢警大警而不懼今之時微示其警者安知非天之急於我愛也切意其可畏者尤深於前日清野之淮墮甌之荆移治之江荒丘之蜀雖就加葺理之規模然猶是地維之失馭

也前之不復經理者固未善今之苟簡經理者安知果能復我金甌之舊業也切意其可慮者尚猶於前日內地之韃外地之韃垂亡之韃新生之韃雖近來無復日前之大侵擾吾中國得以暫安可為閒暇修政之計然虜情叵測兵機難料魏戍雖歛冰合復來亦安知其終不我毒也切意其可憂者方大於前日夫是三者皆失常反正之事其為變思莫大於此然則如之何則可蓋亦毋驚毋沮而修德圖政以回之也主上履變尤多○切謂聖明當寧以來其得三才之歸向者莫甚於吾君其為三才之所震拂者亦莫甚於吾君曾記火災者凡數日食星變者凡數旱魃霖潦水災雷電之異者亦凡數而尋常氣序不正不論焉其乾符之變何可勝言曾記錦城之蜀失險關隘已夷湖湘之守失備山徑透漏荆襄間不復可城淮甸間不復可屯長江外不復可撤控禦而往者三京之旋復旋失者不論焉其坤維之變何可勝言又曾記金虜亂我中華天假手而使就斃於韃韃滅金而侵犯我王略交夷我人民虔劉我邊陲蕩搖我封疆殄戮我郊保憑陵肆欺人怨神怒而一二小醜乘間竊發以資我斧鉞者不論焉其夷醜之變又何可勝言然卒亦風休冰釋於不動聲色之頃幸耶福耶正統之足恃耶無亦三綱五常之素正而三才不能外此以有立故雖處變而不敗於變也盡其弭災之本○倚不可常者以為福則福不可再倚適然消弭者以為幸則幸未幾而敗隨之方今天有恭愷未平之

變地有坤珍未効之變人有齋夷未順之變此之為變皆變之大者也非持如瞽史之學指天文地理人事中瑣瑣者以神其推測災祥之驗也是必為天地人之主者以一身性天之天而仰契其在天之天以一身心地之地而俯臨其在地之地以一身為人之人而宰制其在人之人則天道順於上地道定於下人道安於兩儀之中而目前無非太和極治之應矣

生意收結君相同心致泰○抑回三才之泰者在人生而助人君以致泰者在大臣易之為卦自乾坤十二變而為泰諒亦致泰之難矣在天有一象之少差是乾符之示異非泰也在地有一方之未莫是坤輿之失馭非泰也在人有一被髮左衽之民未安於夷醜之定分是夷醜之干正非泰也泰之為義合天地人交順而後謂之泰然必上下交而志同也必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以開泰之君子輔開泰之人君三才如之何而不泰善乎陳平識為相之職有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相職之所關如此宜乎輔一人以同致其泰方今聖天子念玉燭之未和而側身修行思所以和之念金甌之未奠而保境息民思所以奠之念夷醜之未順而守衛中國捍防外患思欲兼內夏外夷而一正之上而吾君既以三才之任為已責下而吾相又以輔佐天子為已責則木飢水毀之變自是消矣靈關玉壘之險自是全矣裔夷左衽之難

自是不作矣君相以三才而重任其責三才亦以君相有道而兼保其順草茅何幸身見太平

消變在於建儲○雖然天下之事變非以三才未順異證交作為可憂抑以三才所係大本未立為可憂厥今三才之大本伊何蓋非諸嗣之未立天地人矣所憑藉反休祥而見乖沴耶君觀漢自元成以來權臣擅命而又哀平短祚國嗣未立當時所謂反常十正之變意者皆為是而作而杜欽谷永諸人對策奏封之指諸事而不及之由今而觀其懷奸貢諛意始有在非忠於漢者也夫易之有震震雷虩虩恐懼致福者也而有取於不喪七鬯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之義蓋震以長子主器而震驚之世尤當急先於此事變至今日何趨

號號之驚在天在地在人三者皆有反常干順之證是大變也是大異也抑大災沴危眚也而國儲之議言者急矣聖心淵斷必有所主草茅憂國敢以此策為當今消變弭災第一義

故事源流

經傳格董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陽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賈誼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林張廷珪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漢宣王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誼晉司馬侯曰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昭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左韜齊晏子曰天之有慧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穢之何益左昭二年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司星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宜有動修之果徙三度世錄漢文帝詔曰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唯二三執政思朕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徭費以便民紀

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魏相救掾吏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本劉向封事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本梅福曰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鎡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之危皆母后之家也傳唐魏徵曰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所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本對漸陸贄曰日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請必有變固非

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夫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無難而失者忽
萬機之重而忘憂危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
也今主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
在尅勵而謹修之鉢

皇朝典故真宗景德元年上之初即位也李沆日取四方水
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為不足煩上聽沆日少有憂勤足為徹
飛人主少年當便知人間疾苦徽宗景祐四年衆星流散
月入北斗韓琦言人事失於下天變發於上惟責躬修德所
以除患而福至猶影響相應之速也慶曆八年帝曰春夏
久雨朕日蔬食禱于上帝文彥博曰今景氣登晏實聖德感
通也神宗熙寧二年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
可為者去危亡無幾矣此姦人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
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不速救即上疏數千
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熙寧二年上憂旱甚富弼曰陛下能以至誠應天則天必應
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弼曰誕日特罷稱觴所以遽動天地
哲宗元祐六年五月朔日食朱光庭上疏請修德應變王巖
叟言人君觀天變要當恐懼修省梁燾言銷變之速莫如修
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高宗紹興三年詔曰地震蘇湖朕
甚懼焉蓋天之降災應必隨至咨爾在位有能應變弭災輔
朕不逮者極言無隱聖紹興二十一年淮東奏北邊蝗虫

為風所吹而至盱眙楚州界者不食苗稼復飛過淮北仰見
皇天眷佑之意陳康伯曰皆聖德所感鄰境聞之當自緝服
上曰使其聞之必不妄符矣孝宗隆興元年胡銓奏陛下
憂災避殿減膳蝗虫頓息天理去人不遠上曰朕逐日禱天
蝗虫滅安可不致誠銓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減蝗慮亦不
足慮淳熙七年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
雨可喜雨既愆期朕不敢忽上觀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雄
等奏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陛下誠心
愛民宜其感格如此聖

先正雜論端拱二年田錫上太宗曰詳延忠鯁之臣詢究災
祥之理弭災有道正在此時變沴致祥屬當今日若旱沴不
已歲歉相仍盜賊葦蒲伺隙而動狄乘飢寒幸災為虞是則
國家之慮實深朝廷之憂不淺也康定元年葉清臣上仁
宗曰臣聞王者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君政有治
亂天應有災祥蓋天人相與之際係君德之感通奉天子民
義實一體昌治之世未必無災欲治之主能以德應則變災
為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庸暗之主德不能堪則反祥為妖
故治亂災祥不可常在德之厚薄耳慶曆三年范仲淹上
仁宗曰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亂必由生何哉
紀綱浸廢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恻天禍暴
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無變通則成長

父之患 元祐八年范祖禹上哲宗曰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救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視小過而不敬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謹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以銷災變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文集菁華 蘇頌濱云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悞沮而不振以至於是

曰東萊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李太白曰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畏之情同而所畏不同明王思之以為在德德修而災異銷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盛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久出災異以申勅之彼必曰前既無定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

愈甚耳習於聞心習於思習之久而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眾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

消弭災變二

以乾符協順立說

策頭 清明在躬純亦不已人主體天之實德遇災知懼側身修行人主畏天之誠意也實德不孚於天變未形之先誠意不加於天變已形之後而徒泛泛然舉故事飾常典則不過為應天之虛文而已矣愚嘗妄論天人之際而要諸人主之身切以為人主有體天之實德則盡其在已而不求其在天有畏天之誠意則因其在天而復修其在已而不求其在天者固所以同乎天也因其在天而復修其在已者亦所以格乎天也堯舜有天德出寧之德其德無愧於天矣而勅天命於時幾猶嚴自警之誠湯有一德克享之德其德無愧於天矣而欽天道於永保猶嚴自惕之念蓋體天之實德人主所以對越造化也畏天之誠意人主所以欽承造化也對越造化而無愧則欽承造化亦無愧古人與天為徒何莫不然或者體天之實德蔑聞畏天之誠意弗篤平時未能無愧於造化而一旦徒舉故事飾常典吾恐虛文不足以感格矣

策段 若昔聖帝明王與天為徒凡所以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無所不用其至而所以躬行踐履於暗室屋漏之間無所不造其極剛健中正無非天也舉動語默無非天也喜怒哀憂惡無非天也相孚於不識不言之境而相與於無聲無

臭之際蓋吾之天已默當乎天之天矣夫是以對越在天舉
無所愧而和氣之充塞乎一身之間者固足以財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將見五事之各得其宜五行之各遂其性
亦安有災害之或生禍亂之或作哉

宣王雲漢之異誠非細故也而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百姓
見憂諭之者曰社方禋祀之交舉此特宣王期弭天變之文
也而側身修行所以見憂此乃宣王期弭天變之實也詩序
最善推明宣王欲銷天變之實不就其社方禋祀處而泛言
之惟就其精神心術處而切言之而側身修行幾若措身無
地斯時斯際宣王正欲銷天變之精神心術也而又見憂之
誠昭白於百姓是宣王精神心術之運流通乎信於百姓之

心也古今豈無欲銷弭天變者社方禋祀宣王若也而側身
修行不宣王若也側身修行猶或宣王若也而所以側身修
行之誠貫徹於百姓而民喜樂之者果不宣王若也是無怪
天變之難弭也

應天以實不以文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遇災而徹樂禮
也而慶曆天子曰是虛名也遇災而避殿禮也而熙寧天子
曰是文飾也旱而損膳若敬天矣而曰不足以塞天變用而
罷宴若敬天矣而曰不足以塞天變自古有祈禳而以祈禳
為末術自古有祠禱而以祠禱為具文吾祖宗之世非謂常
典不可舉故事不足行也蓋帝王嚴恭寅畏固自有道小心
翼翼肅然於未變之先洋洋如在竦然於遇災之日殆非崇

飾虛文徒為美觀而已矣是故蠲租減賦誠至恩也然使平
時推肌剥髓日朘月削一旦矯為蠲減之詔人誰信之決獄
慮囚誠盛德也然使平時獄犴淹延桎梏魚貫一旦矯為疏
決之令人誰感之去牆壁之虛文播朝廷之善意必使言言
皆實德事事皆實政而後祖宗之仁心盡矣

事料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答天戒懲儆成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我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金縢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大

消弭災變三

以坤維遠馭立說

策頭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之外尚勞守備地可
使關民可使聚而環數千里之區付之清野茲非當今坤輿
之大變乎夫有進取天下之勢則圖進取而不成者其勢有
足以自強有恢復天下之謀則圖恢復而不遂者其謀猶足
以自振愚嘗捃捩江左之秦喻籌度當今之殷鑒其有見於
東南之形勢其有感於東南之人謀東南之形勢用之皆進
取之鉉基東南之人謀用之皆恢復之韜略向也猶欲挾之
以爭天下今豈不能據之以自雄於一方向也猶欲大之以
圖中原今豈不能斂之以自鎮於一國直為是凜凜焉數百
里之外而尚勞守備數千里之區而付之清野吾固以大變
異目之而深為長駕遠馭者不滿也

策段國家再造立國東南以土壤全勢而言吳倚蜀為頭目

荆恃襄為藩籬江籍淮為門戶今擾擾矣吾之青甌不可以不復也然而向也猶仗是以虎視于河洛而今何不能也淮東之險於水淮西之險於山荆陵上流之險於江今岌岌矣吾之風寒不可以不護也然而向也猶籍是以氣吞乎西北而今何不武也形勢無非前者之形勢進取雖不足退守則有餘矣籍曰進取之功未易成也則復其所當復守其所當守其庸已乎人謀可為前者之人謀恢復固未易自立則難矣籍曰恢復之謀未易遂也則取其所可取盡其所當盡其庸憚乎 嘗因形勢之說而有感於祖宗長駕遠馭之略焉藝祖立極以來海岱青齊吾東土也梁雍邠岐吾西土也嶺徽交瓊吾南土也冀定燕代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高宗中興駐蹕吳會而後始以東南之形勢為形勢始以東南之人謀為人謀然吾之形勢控荆襄以包舉乎河 滬兩淮以囊括乎山東阻巴蜀以并吞乎關右吾之形勢無非進取之形勢而非三國六朝比也吾之人謀如李綱趙鼎之建明如劉錡岳飛之規畫如韓世忠之籌度吾之人謀無非恢復之人謀而又非三國六朝比也然而形勢之未遽用者豈無所需人謀之未遽遂者豈無所待夫何輟尚稽誅而吾東南進取之形勢日蹙日褊淮為石田矣荆為墜甌矣自江以外為清野矣自重慶以往為不爭之閒田矣形勢自削如此人謀不武如此伊誰之咎且鄙諺曰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伯今曾諺之不如也 為今之策蜀不可不亟理也淮不可不

兼理也襄不可不先理也幸母曰禪已亡而孫氏存李未平而司馬興有吳者可無籍於蜀也幸母曰孫氏鳩濡湏而足以抗魏陳氏隄長江而足以拒齊有江者可無賴於淮也幸母曰西陵叛而終斃於吳襄陽失而終歸于晉江陵既重襄陽當自復也如將復其所當復則蜀也淮也襄也皆所當經理而繕修也三邊復還舊規又自是而經理其封略則豈惟恢復高宗再造之規模而進取藝祖肇造之基業有不難者坤維遠馭皇圖四關顧不遑歟

事周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柳封劉龕南陽項救河取二方分崩一禹一合揚三河未澄四關重擾金湯失險車書共道歟 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晉書大曆正元間賊夫貪心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蕭蕭譚忠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比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劉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西自唐失其政吳暨南唐姦豪竊復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楚開蠻服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五代本朝太祖開寶元年一夕大雪幸趙普第上曰吾睡不能省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南征北伐今其時也蘇曾鞏進太祖總叙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

天下為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編名囚虜並聚關
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
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神宗元豐元年上每憤北虜
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德殿庫聚金帛為兵費蘇孝
宗乾道七年上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如爾
朕念虜讐未復宵旰不遑允文奏陛下不以萬乘為樂而以
中原久陷腥膻為憂自古帝王所不及聖

消弭災變四

以夷醜款塞立說

策頭 奮不侔夏夷不並華中國全其為中國夷狄安其為夷
狄此夷夏之大常也足顧居上首顧居下夷狄憑陵乎中國
中國取輕於夷狄此夷夏之大變也天下變凡幾端有天文

之變有地理之變天文之變日月薄蝕星霜陵闕愆陽伏陰
凄風苦雨違常期而迭見者皆天之變也而天下之大變不
在是地理之變山嶽陀頽江海涸竭木饑水毀凶荒札瘥間
常歲五輒見者皆地之變也而天下大變亦不在是天下太
變最患乎夷狄亂華夫中國內也夷狄外也中國陽也夷狄
陰也中國天地之正氣百代帝王之相承也夷狄蛇豕之異
類備方傲塞之窮居也本不相及也本不相干也豈至於陵
犯中國而暴滅中華苟或至是可謂天下之大變而非天變
之猶可轉禍為福也地變之猶可傾否為泰也謂之大變固
宜

策段 思昔帝王之世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一變也其在虞

朝何變如之獫狁孔熾大邦為讐亦一變也其在周朝何變
如之然虞周聖人非失道以來夷狄之變也直世至中古狄
患漸生聖人以堂堂中國衣冠禮樂之正統聽其自來信其
自去不與之較強弱曲直彼雖犯順始猶浮塵之翳太空耳
吾中國本自明刑弼教本自揆文奮武本自修車備器本自
常德立武亦非傲揚於外侮倏發而後為是也逮其中國之
分常尊夷狄之患自息而聖人亦固安之何心之有

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厥
後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而辛有之言適驗春秋傷之蓋傷
中國先變為戎而後戎患生焉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以來
春秋以吳楚亂秦以胡亂漢以匈奴亂曹魏以鮮卑亂晉以

五胡之亂極矣夷夏反常冠履易位其禍痛不忍言往往中
國皆變而夷矣南北之際元魏夷也六朝非中夏正統中之
夷乎至隋而又以夷狄得志是天將稔夷狄之惡而斃之也
自隋而唐吾望其能以中國自立矣而夷狄之禍復熾轉唐
而五代耶律德光之事從古以來無之是可以見夷夏反常
之禍一至於此甚可畏也亂極開治聖宋龍興雖當夷狄積
強之餘遼人梗北夏人擾西而華夷兩強狄患終不得熾夫
何金虜修興適值國家厄運中業之禍有自來矣尚賴我高
宗匹馬南渡再造中興百有餘年無復有外侮不可支持之
患而比年以來金亡韃興恃強犯順幾使我不堪為國非夷
夏反常之事又至此而愈極耶自古以來夷夏之大變有三

五胡之亂一也耶律德光之二也金虜之禍三也而至於
蕤禍則又甚於三虜其為天下之大變異也何如

近年以來聞以內釁而斃聞以新立而弱聞以他族竊立牽
制而暫退又聞以天禍人怨事力不繼而暫竄伏於宮廡然
驚鳥之將擊也斂翼困獸之將斃也猶鬪孰知繼此終不動
乎幸而殄滅則新生之族其以鞫自處乎其不以鞫自處乎
其不以鞫自處則中國之憂方大而遲其或以鞫自處則中
國之禍尤迫而速矣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通西
戎以斷匈奴右臂單于矢援由是遠遁而漠南無王庭西戎
孝宣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

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十無犬吠之
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王莽始開邊釁中興

以後邊難漸大永初之間群種蜂起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
蜀之鄙燒陵園剽城市段氏始殄西種卒定東寇後漢房元

齡諫太宗曰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
辦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致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
惟高麗歷代逋命陛下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
獲數十萬本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

聖學門

聖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聖學厚於誠明○開聖學之高者其明乎成聖學

之粹者其誠乎天相國家挺生聖哲資稟抱負萬萬於庶
聖神如堯濬哲如舜智如禹湯聰明如文武此明也天所付
也以之稽古則遐遠幽邈之政吾之心可以會之以之慮天

則杳冥昏默之理吾之道可以通之見與之融而口耳特其
寓也識與之合而歲月特其迹也聖學之所以高其自天而
開之歟天明者必誠明而不誠非明之至也彼明之至者真

知夫天資之易以晦蝕而吾心之不可少縱弛也故一日之
乾乾二日之兢兢以至于純而不已終始惟一此誠也君所
存也嗜欲足以為吾之蠹而吾近端人正士之時多則嗜欲

不能蠹矣驕縱足以為吾之賊而吾守閑邪謹獨之戒堅則
驕縱不能賊矣常使道義之獲勝而學問之有得日復日歲
復歲而吾身雍容於聖經賢傳之中則聖學之所以粹其由

已而成之歟

學貴體用兩全○通經博史以達治國平天下之用此聖學
之所形見也誠意正心以究治國平天下之本此聖學之所
據依也自昔帝王明道以學會道以心自其本而發諸用自

其所據依而發於其所形見先後本末未嘗少舛并時之所



講學要亦於自本自根之地而加之意耳心也者其諸義理之所會而聖學之所宗乎是故視聽言貌之必敬出入起居之必欽懼其一之不誠或有以膠擾此心游逸淫樂之必戒盤田荒寧之不敢懼其一動之弗謹或有以縱放此心君子既正由是推之身可以修家可以齊則此心之敬也君子以進小人以退則此心之明也名分必嚴所以遏亂萌則禮之根於心也政事必修所以攘夷狄則義之根於心也民隱之必加恤天變之必加懼則仁智之根於心也諸妄悉除表裏洞徹一真恬淡常如其初則心學之粹極於高明推而廣之有餘用矣而又何憂乎政治之有闕民俗之告病士習之不醇哉

聖學守約施博○貫天下之事於一理會天下之理於一心此帝王守約之學也以一心而燭天下之理以一理而準天下之事此帝王施博之功也夫自隆古以迄于今其間國勢之盛衰生民之理亂天運之推移人事之因革凡著於經史之所傳者蓋不勝其多事也苟不能貫事於理會理於心則茫然無所統緒以守之所以貴乎約也然前世之得失今日之龜鑑也往事之是非後來之軌則也凡有得於經史之所傳者非徒以廣多聞也苟不能推此心以度理充此理以揆事則泛然幾於無用此施之所以貴乎博也

學有莫大之用○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則天下之滯可以不滯而本矣蓋道無近功惟志趣之高遠為難勉以推其

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脉絡世教綱維人極於不泯不絕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一太極之理流行散見於萬類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乎億兆人之上者為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後世之心帝王之為帝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於帝王之功用

稽古偉議帝王有用之學○道與心一帝王之心與萬世一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守一道載之於書人心道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其形氣之並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治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為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為順則建極帝王之治所以蒸為雍熙董為泰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欽於一心者猶不敢廢夫講貫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號為汲汲於學者果為何事也文帝暗與道合○文帝天姿甚厚與道暗合者蓋多衣不曳地之儉與克儉于家同一軌轍允恭元默之恭與溫恭允塞

同一機括德化專而風俗淳內刑除而禁網疎視生而不傷厚而不困者同一源流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況猶不忘於命博士刺六經乎我孝宗所以謂人君知道者少而獨有取於文帝也

武帝表章無益○武帝之興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可謂不知學矣然欲威四夷而不知求於虞廷之舞干欲富中國而不知求於周郊之井地欲獲長年而不知求於詩人之萬壽萬年蓋學焉而不知道故也上以虛文倡下以虛文欺霜降水涸悔及輪臺亦晚矣

法祖嘉猷祖宗有用之學○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通

會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正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至治之王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乃間見於千載之後藝祖皇帝肇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歎後世刑綱之密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體守文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有以契夫天地動靜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兩間之所以眷佑於國家而遺皇上以無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藝祖生知好學○范太史帝學一書極言我朝所以異於漢唐者承平百三十年由祖宗無不好學故也蓋自太祖建隆

之初天造未定首幸國庠釋奠先聖其初也未嘗發揚翰墨以飾萬物而特於先聖先師之贊首加意焉其時也東征西伐未暇息馬提戈以論經理且勸宰相以讀書戒武臣以知學焉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規模宏遠矣范公申其訓而釋之曰太祖知學之益又知君相不可以不學也太祖之訓子孫可不念哉

時文警段學必見於功用○苟能以帝王之心為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之所載得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誦講為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惟學以講之必聞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迹絕可

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計耶

學與士大夫異○士大夫之學則濟川之舟也行舟之維楫也有其具而用實致於人故幼而學則欲壯而行以益於人國也人主之學則雲行而雨施也雷動而風隨也精神心術之所運禮樂教化之靈籥也耳目舉措之所屬風俗趨向之標準也規模綱紀之所立社稷靈長之脈絡也自得之而自用之其用也孰禦哉

學毋易於昏怠○前師後講朝聽夕訪受之既多所學易至於弗固言動有書居處有戒未過而諫所學易流於或拘於

斯時也天君不清螟蟻紛集弗固者必流於縱矣易拘者或病於蔽矣夙夜惟勤寒暑不輟焦心勞思其慮易致於或疲盛衰治亂反覆辨論細大不遺其見易致於太瀆於斯時也意向不堅鴻鵠將至疲者轉而為墮矣瀆者厭而為煩矣

綺語駢珠

侍黼幄之邃者不徒鳴珂而曳履 觀書日具

分錦席之榮者不徒啜茗而薦果 清問夜分

牙籤玉軸爛盈几案備文物也 翠幄天開

蘭臺芸閣環列縉紳盛威儀也 鴻儒日覲

進脩之乾甫聆於耳燕樂之需已盡其心

無逸之書方陳于前鳧鷖之誥已誦于後

活聲慢色蕩心娛目為吾學之障靈

乘權席勢變白為黑為吾學之蝨賊

強懷自用害學也皇上亦嘗以禹之不矜不伐而拜昌言者

思惟之乎利欲薰心害學也皇上亦嘗以湯之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紬繹之乎盤樂怠傲害學也皇上亦嘗以文王之不

敢盤于游田者體認之乎

嘗今獻策充其學之所到○恭惟皇上英姿天挺聖學日新

自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推

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間大震恐大拂亂所以嬰宵旰之憂

關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計也皇上端居凝邃加意講

求所以歷萬變之紛紜鎮群疑之洶湧陰以為天下國家之

計者蓋皇上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勉今日之誠以為後日之慮不以僅定為無恐不以苟安為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皇上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者當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者當奚若丕緒之承今幾年矣所以充拓事業者當何修而至皇上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日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學之為王者事特易易耳

學有得於箴銘○繼自今毋昵於宮掖毋嬖於儉佞以純一此聖心則不愧屋漏之旨得矣毋濫於好惡毋汨於喜怒以

涵毓此聖性則存心養性之旨得矣毋墮於沉湎而有得於

惡旨酒之戒毋斬於作成而有得於育英才之喻推行此聖

政宣布此聖德則班白可溫襁負可保而所謂長長幼幼者

得所仰矣流離可復彫瘵可蘇而所謂顛連無告者得所賴

矣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而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

者可次第而及矣吾君以是而力行之大臣以是而力贊之

夫然後宗子之責可以無愧家相之任可以無負而寫之琬

琰非徒美也著之翰墨非徒書也

學至有用而極○帝王之學厥有本源惟謹養乎心術之微

不徒為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為外飾之求是

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克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

以充此學外廷固學矣內庭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
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發乎皇上有
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抑帝王之所兢兢業業微
戒無虞孽孽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皇上所當深勉而不徒
為言語誦說之末而已耶

生意收結經史祖訓俱重○嗟夫經者義理之統會也史者
事實之明據也而文謨武烈聖子神孫之遵蹈則又有家法
在焉使人主嘗學經矣則義理孰平吾心以之處天下事其
是非可否善惡去取莫不油然而各即其叙使人主嘗學史矣
則事實著乎吾心以之處天下事其成敗得失用舍從違莫
不犁然各當其節使人主嘗學家法矣則成憲之可監祖武

之當繩舊章之率由以之處天下事無一念不在是也是三
者人主講學之實用也執事行且侍經筵其必有得於此愚
也何敢言

不善學而自誤○雖然聖學固期於有用而用之難也亦久
矣駕言於易之變通而妄意紛更藉口於書之柴望而甘心
封禪假襄公復讐之義而稔兵革之禍鑿吳子餘祭之事而
重閣尹之變慕鳳凰來儀之說而議臣由此以坐貶援刑茲
無赦之語而繩下竟用於刑名是豈學問誤之哉亦用之者
自誤爾方今翠幄天開鴻儒日侍經學之精微既取之以治
心修身而經學之功用復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豈有設施戾
於講明者哉草茅私憂過計亦願吾君善用所學而已執事

幸恕其僭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故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
加之意而已謹辨天子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費山
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王吉

歷代事實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行
行賈誼有言人主不可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疏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子高宗舊學于其盤說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書成王學有緝熙于光明詩

光武經學博覽前世無比馬援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準明
帝垂情古典留意經術樊準章帝左右藝文斟酌律禮唐
太宗銳情經術儒學元宗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張說

皇朝典故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聞人間有奇書不吝
千金求之 帝即位初首幸國學次月又幸儒學復振實自
此始繼長帝自開寶以後好讀詩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
人薛真宗幼尚文雅自出閣後專以講學為辭為禁中游
息之所首貯圖籍置筆硯 景德二年上曰朕退朝之暇無
所用心聚此圖籍以自娛耳薛上又謂近臣曰朕聽政之暇
未嘗虛度時日探賸簡編素所耽玩薛仁宗天聖四年上曰
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

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編七年上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
温雅唐書終不能及也王曾退相謂曰上日省四方封奏間
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之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
意及此繼神宗元豐八年史臣曰上聰明英睿聖學高遠言
必據經 孝宗詔洪邁對選德殿云獨於閑暇取尚書及資
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
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輟去手也選德

先正建論 范祖禹上哲宗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
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
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
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

富貴而專利權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得位
欲行其所學也小人得位欲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
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 哲宗即位呂
公著言修德之要莫先於學謹條上十議之裨聰明四曰講
學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祈字聲音章句此世之儒
者以希利祿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人主所當學者觀
古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
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漢景帝
用晁錯術數數年之間罹七國之禍擇術不可不謹也 孝
宗朝呂祖謙奏陛下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注之間哉
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

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模審定圖始慮終不迫不撓是聖
學也政令威極咸出於一盡塞多門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
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將自知而自信之

范祖禹 范祖禹云恭惟今朝累聖相承德澤深厚遠過前
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明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
歷觀前世初守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于
五代有如本朝之百世聖者乎祖宗之天下陛下可不務
學以守之乎 劉屏山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焉其次悠悠然
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
去川决安知懵懵不為汲汲者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
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

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入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途同轍
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貧契理如函聞非如
獲利拾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水者其
遠茫茫振屐而升蒼蒼彌高鼓棹而游茫茫愈遠然後知向
所覩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
連連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
聖學二 以真實有用為說

策頭典籍 之遇帝王典籍之幸也謂其將以用之也得遇帝
王而帝王不善用則猶其不遇也與其遇而猶不遇則寧與
經士學士俱隱於山巖壁間爾無寧使妄意紛更者籍口

於變通其心封禪者駕言於柴望則過所以重典籍之不幸矣

策段漢唐之君講學之禮雖隆講學之意浸失觀其博士議郎專掌顧問郎中郎出入宿衛御壺之掌至狎也而孔安國為之治事黃門至褻也而楊雄居之蓋燕間之地未嘗廢夫規誨之益以至石渠之論金華之說書白虎之著為通議其所以訪問諸儒斟酌道德者亦至矣矣房杜諸臣分番殿左褚馬名士勸講禁中或宿閣下而給以珍饌之寵或居列館而命以車馬之隆議論周禮講求王道得失若井田若封建則終不能行究觀漢唐之世以蕭太傅之賢不免死於非類之手以魏鄭公之良臣終不能弭其身後之謗則授尚書於

兒寬而不能蓋其窮兵之失受經史要錄於鄭澣而不能去其藝近之人固應有是豈非以講學為虛名乎

讀尚書之去四凶則嘆後世刑網之密讀易之太卦則知君子小人之所當辨聞直哉史魚之句則悟君子之不如直聞辟以止辟之語則謂不若使民自化聽謙德之對則知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之言論三德義用則知任賢去邪之在剛家法所得固未嘗有一日不務於學亦未嘗有一日不見於行豈非不徇漢唐之虛名而有得於三代之實用乎

人主之學在乎簡而知要博而通用遠觀前世治亂盛衰之迹近稽祖宗垂統繼治之意因已然而考其理亂因理亂而鑒其得失其得也吾從而法之其失也吾從而戒之不徒誦

陳編之糟粕而必見之於設施不徒膠一時之聞見而必充之於踐履如是則為有用之學苟惟隆好學之美名矜稽古之盛禮廣屢細旃非無儒紳之勸誨也而求其有真實之補益者未聞牙籤玉軸非無經筵之輔導也而求其有痛快之發明者未見學問自學問躬行自躬行卒之口耳誦習之所為者雖可觀而天下國家之所關者無足賴人主亦何樂於為此也

事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師傳說曰五人來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命漢宣帝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思惟世務將興太平王唐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證等哀次經史帝

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公等力也德本朝太宗興國七上年上曰朕惟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廢興以為鑑戒 淳化二年上曰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並寶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官中無一日

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上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簡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為患更甚聖孝宗淳熙六年上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盛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 十三年上曰自古人

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並聖

聖學三 一 以持久有成立說

策頭自強不息以勿忘為心然後能勉勵以求聖學之進厥修罔覺以勿助為心然後能優游以待聖學之成蓋進修有時時過則難成不勉勵以力其進是忘也成就有時時至而自化不優游以俟其成是助也易之有乾君之象也而言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非勉勵以力其進乎蓋惟勉勵以力其進則學問有新功其得也勿忘之謂也易之大畜亦君之象也而言多識言行以畜其德非優游以俟其成乎惟優游以俟其成則學問有深功其得也勿助之謂也

策段武帝甫年二十而履帝位文皇未弱冠而成帝業此正未遑他務孳孳求道之時也表六經以崇聖道開文館以禮名儒愚於二君無憾也夫何上嘉下樂徒事虛名而清明之念已鴻鵠於建元之末年始勤終逸自足小効而仁義之途遽荆榛於正觀之四載此心一惑雖有勉強行道之說高明光大在加意之說與夫漸不克終之戒日夕呼於左右而鼓瑟好竿亦終落落難合矣故二君之成就卒有歉於其初焉恭惟藝祖皇帝開創以來一以無逸為家法至仁宗皇帝不惟有天下太平宮中逸樂豈敢如此之言而無逸之言施於講讀閣者則又有孫奭之奏焉孝宗皇帝不惟有幾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之訓而敬天有圖既知所戒無逸上書

又知所法焉故四十二年之間至父也而兢業不間於始二十八年之治至遠也而勵精不替於終此蓋得傳心之學與聖子神孫所當取法焉者也

人主之學問最患以轉迂之一有所盪則游政聲色皆足以易其趨向諛譎嬖倖亦足以奪其操存蓋果銳之志以消飽勉之心以惰則改嗜易好者不獨一山水之圖而倦士良保身之謀類得以投其隙矣使人主之心忘覆轍之戒於其前貽噬臍之悔於其後是豈無所以而基之乎

事類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云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書說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詩敬漢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

宗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吳夜分未嘗少怠唐本朝太宗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太宗聽政之暇觀書為樂每至夜分命呂文仲直禁中備顧問真宗每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勤學有益頗勝他事以日繼時寧有倦耶仁宗皇祐三年謂講讀官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丁度曰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哲宗元祐六年上曰宮中消日惟是觀書王巖叟曰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高宗紹興七年上曰朕喜春秋之學率以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有日課聖孝宗淳熙六年上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開發智慮政

聖學四 以講官得人立說

策頭 日就月將，勉問難，此人主好學之誠心。前疑後承，從容勸戒，此儒臣講學之忠心。好學而不問不難，則是東坡所謂如春禽之聲，秋蛩之吟，過耳而已。雖且屈九重之尊，日聆萬卷之言，既具文爾矣，有於學講學而不動不戒，則是明道所謂能文官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精求賢德哉？雖日環千官之侍，日講五車之書，祇尸素耳矣。補於學，**策改** 欽明文思如帝堯，濬哲文明如大舜，天資之聖如此，而摠章之訪君疇之學，其講學以人者為如何？湯之齊聖，廣淵文王之聰明，齊聖大資之聖如此，而盤銘示訓，阿衡執學，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其講學以人者為如何？夫是以聖治極功，焜耀千古，盛德大業，冠冕百王，是皆因天資而加學力，而又勸講之得人者也。

講臣之格，君心固不可不盡，其職而講臣之養君德尤不可不盡。其心翠幄天開，鴻儒日侍，言必善，言必善，行必善，行則君德日盛，君心日純，凡所施為，凡所措置，渾渾乎大理之中心，過且無行，過何有吾恐不待乎恐懼而自無愧於暗室屋漏之中矣。昔伊川先生被命之初，首以輔養之道，不可不至為言。則伊川之心，心乎愛君者也。今日之居講筵者，能以伊川之心為心，則將進吾君為堯舜之君矣。

惟我祖宗以中庸為自脩之本，以大學為入德之序，法天道於乾節，人欲於損無逸之書，於左孝經之圖，於右非所以涵

養聖性而日新君德乎？故雙日御經筵者，常程也。而隻日亦不廢。五月至八月罷講者，故事也。而或詔勿罷其資人之勤者，所以成吾修身之實也。有翰林侍讀矣，而又有侍講。有天章閣侍講矣，而又有崇政殿說書。其資人之博者，所以充吾修身之實也。

事補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猛成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翹漢高祖陸賈時時前說，樛詩書，兒寬見武帝，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乃從寬問。一篇樛成帝時，鄧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肅宗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咨故老，班固唐太宗作文學館收聘賢才 討論墳籍，本朝真宗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呂文仲為之 置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設直廬於祕閣，夜則迭宿，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繼仁宗即位，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王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孫奭等入侍。哲宗元祐元年，程頤奏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重？高宗紹興二年上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將來開講，令胡安國兼讀春秋，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訪。 胡安國靖康上殿，劄子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主務事宰物之權也。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

待問卷之八

八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九

聖學門

經筵

附

講周易

講尚書

講毛詩

講周禮

講禮記

講春秋

講語孟

講通鑑

讀祖訓

名流舉業

意發端君相經筵之責○諱明大中之道在人主推廣大

中之學在大臣開明大中之學在儒臣夫黃屋邃深丹禁密

勿親御經筵訪問儒雅風雨不更寒暑不易為人主者孰不

知以講學為務然朝夕之所講論未必能允合於大中之道

使其果合於是道也則宮庭之踐履朝廷之政令正而不流

於偏勤而不至於怠聖經之旨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故曰

講明大中之學在人主魚水交歡風雲際會都俞吁咈開導

誘掖為大臣者孰不以推廣聖學為務然而設心措慮之際

未必盡能允合於大中之道使其果合於是道也則翊扶聖

德進退人才公而不流於私正而不失於邪自然納君於道

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矣故曰推廣大中之學在大臣廣廈

細旃峨冠博帶進讀經史迭講唐虞為儒臣者孰不知以開

明聖學為務然而發言立論之際未必能盡得乎大中之道

使其果得是道也則發揮聖經開廣聖性直而不流於激和

而不失於迂自然引其君以當道而敷錫厥庶民矣故曰開

明大中之學在儒臣

經筵宰相相關○佛時仔看從容勸戒以講明聖學之本原者此經筵事也格王政事左右輔弼以推行聖學之功用者此大臣事也蓋澄原端本乃時政之所由以成而功用之著見要皆自典學中來二者之職實相綱維故有是本原然後有是功用本原之弗究則廣慶細旃朝講夕說徒為虛文功用之弗充則秉鈞當軸輔德納誨果將奚望然則職在經筵而或及於時政身居相位而慮關乎聖學其體統之相維脈絡之相貫夫抵同出於正君心同出於立政事同出於濟天下而福生民前師後誦左經右史非觀美也三公論道一相總職非具員也而況夫人主之學所學何事天命之去留係馬人心之離合關焉君子小人之進退皆於是乎出焉獨可

謂職勸講而無預於時政身鼎鼐而不致念於聖學乎

稽古博議 古人隨寓而學○隆古盛時內庭之中宿衛環列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雖內庭大臣所不至之地而所用之人盡屬於冢宰其間又有師氏之職常居路門之近保氏之職專守王闈之列內史之職以文史討論詔贊於其間蓋不惟外廷而後親儒者公朝而後聞正論也當是時經筵雖未特設而從容密勿無非講論之地講官雖無常員而左右前後無非講學之士儒者列於內庭則不待宣召而足以備顧問內庭統於冢宰則內外相關而足以知其起居動息此所以君德成就氣質變化而日入於善也

唐朝經筵之制○登瀛州而與宴游者有弘文之學士侍禁

廷而備顧問者有更宿之京官太宗銳情經術非不至也然與宴游者有定員則經明行修而不得預於宴游者固無階而啓沃矣況談經於宴游之席者未必皆賢耶侍禁廷者有常數則懷材抱藝而不獲造於禁廷者固無路而責難矣況待問於更宿之廬者未必真儒耶古人隆師重道之意侶不如是也居書院而修書者列學士之清選耨耨者儒而質史者峻侍讀之穹班明皇之尊禮經士非不厚也然必學士而後可以勸學則抱格君之業而不獲列於學士者多矣況學士未必能勸學乎必侍讀而後可以談經則蘊致主之學而不獲廁於侍讀者衆矣況侍讀未必能明經乎古人尊德樂義之意似不如是也

法祖嘉猷 隨寓親近儒臣○昭素之命置席便殿則太祖之制也孫奭之召讀書胃監則太宗之制也徽之之儔直廡殿閣則又真宗之典也

祖宗以學為急○天聖元年仁宗即位之初也十一月始御崇政殿召馮元等講論語元豐八年哲宗即位之初也十二月始開通英閣召呂公著等講經史夫我仁皇哲宗嗣位以來意其天下之事叢焉如毛豈無所當急者顧乃他務未遑汲汲於此誠念夫今日學與不學乃他日治亂之所關為人君者密勿禁庭自學之外初無他事況學之有益於人而係於天下者甚重詎可忽哉

元祐經筵之盛○恭惟元祐天子內稟母訓外登舊人肆開

經筵博諮鴻碩而一時名公實首茲選自今觀之陳聖道十
事始於畏天愛民終於去奢無逸者呂公著也而取尚書論
語孝經切於治道者百篇以進亦公著焉講觀文鑒古圖三
朝訓鑒圖可見帝王美惡之迹者范祖禹也而集仁皇訓典
書以備觀法且願以至誠好學為先亦祖禹焉以至國家典
章大抵襲唐則采唐書故事日進者頌其人也陸贄論諫舉
合事宜則請取陸贄奏議進呈者試其人也

學不專於講說○刺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黃老清淨
之習得以汨之故文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教詔諸儒論五經
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伯刑名之習有以錮之故宣帝之時
見刑而不見德以銳情經術之君而躬行仁義之不終以無
逸為圖之主而改為山水以自逸則雖石渠白虎之開弘文
集賢之置祗見其地之為文具爾雖廣廈細旃之講前師後
儒之延但見其官之為具員爾學無得於心傳之初而僅止
於講說之美觀此其治所以止於漢唐歟

雖不在內而戶庭則無壅矣

經幄天開

牙籤玉軸爛盈几案修文物也

鴻儒日侍 蘭臺芸閣環列縉紳盛威儀也

經帷密勿冕旒天臨 侍黼座之遠者不徒鳴珂而曳履

黼座雍容縉紳日侍 分錦席之榮者不徒啜茗而薦果

古者自上而下無非勸學之賢至後世有定職矣

古者自內而外無非講學之地至後世有定所矣

曉曉之誦時徹冕旒

琅琅之音日盈殿宇

翠幄敷陳 鴻儒講論

六經者禮義之川數學術之淵源

傳注者聖言之薄蝕大道之蠹魚

毋以傳注為疑一以經學為本則罷逐百家何疑乎武帝排

抑公穀何尤乎鄭賈

當今獻策不當徒務誦說○帝王之學厥有本原惟謹養乎

心術之微不徒為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為外

飾之求宮庭深邃燕遊易生聲色滿前志念易汨四海九州

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機之繁非小智所能經理然

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當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

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不可以不充也久矣

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

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當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

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不可以不充也久矣

以充此學外廷固學矣內廷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藝乎

典學終有大用○皇上從事於學無間帝王稽古之美遂輩堯舜曩酒戒者有箴罪已之詔緝熙有記誠意正心之學視古人真可以無愧愚願始終典學懋敬厥德益戒謹其所不睹益恐懼其所不聞源之既澄則流不患其不清本之既正則末不憂其難理由是而修身齊家則表儀正由是而達之國則進賢退否而用舍明正名定分而禍亂息由是而達之天下則修政攘夷而內外之治舉敬天愛民而天人之符應以審正理以裕民生以正士習無一而不得其理皆此心之用耳

勸講真求補益○夫所貴乎經筵者聖經之微言奧義於是乎在師儒之箴規勸戒於是乎進人君之聰明聖智於是乎廣而不徒曰廣廈細旃以蒙其榮牙籤寶冊以耀其美浮辭蔓說以隆虛文應故事而已矣昔范公祖禹讀五子之歌再講六句以存規戒司馬公進讀通鑑則深排乎縱橫之術今日經筵之上果能因言託諷正論弼諧如二公之為乎不然則今日言聖學高妙明日言聖學非臣所及蓋王安石所以德死於富鄭公也

生意收結講學尤資輔弼○雖然學為治本治由學出經筵之勸講固所以為聖學本原之地大臣之輔弼亦所以充聖學功用之成君臣上下切磨規警無一人不以學為務無一

事不以學為先元祐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皇上天資超詣聖學緝熙翠幄敷經無非鴻儒碩學之彥而格心之非又有元老大臣以身任之庠序諸生尚何言哉雖然請復借元祐之事為今日獻側聞曩時日食為灾以在外之群臣乞於經筵之外間召侍臣訪議則所謂論思獻納以廣聖德者又無間於侍從之臣矣茲固執事責也其毋曰天下治亂責宰相若德成就責經筵

當去近習之蔽○然經生學士延見有限其朝夕薰染者盡掃除之隸也牙籤玉軸紬繹有時其左右回翔者皆貂當之習也自非真見足以開天理之昏鑰定力足以遏人慾之波瀾則憧憧往來鮮有不溺於中者志一溺焉如愛珠玉不釋

于懷如飲醇醪不覺其醉於是淫聲慢色蕩心娛目為學吾之障霾卑辭諂語承顏順旨為吾學之荆棘乘權席勢變白為黑為吾學之蠱賊精神潛溺而不知性習交馳而莫悟自一身而天下皆非我有此金華說書不足以易飛燕之娛而裴李諸公又不如仇士良之術奇也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凡五件並同聖學門茲不再錄

經筵二 講周易 以講易體用易立說

策頭易之體博帝王之學既有以會其體易之用周帝王之治必有以充其用大哉易乎包括兩儀何莫非易總攝萬理何莫非易體之博者不可涯涘也有如翠幄敷經儒紳勸講抽先天之秘以迪聰明發畫前之蘊以資問辨卦得其象爻

悟其意毓粹精於天宇融道妙於靈臺觀易於經經固易也
求易於身身即易也易之體寧無以會之乎然而造化雖曠
此易彌綸人事雖著此易統理用之周者不可限量也有如
宗主三極運量八紘俯仰兩間災沴之迭見者正賴於消弭
周觀一世變故之沓來者正賴於支撐難者必思濟蒙者必
思亨回氣運於險艱躋時世於康泰求端於易何易非用闡
易於時何用非易易之用可無以充之乎

策段 易之用不在事物間也亦不過於心上起經綸爾故必
自強不息如乾而後可以充其用苟其精神蝕於嚮晦宴息
則其用滯矣奚其充必輝光日新如畜而後可以充其用苟
其光明疫於飲食宴樂則其用局矣奚其充必持以剛健必

守以中正必內君子必外小人而後可以充其用夫苟介以
拘攣梏以私邪淫以儉柔盡以便變則其用離矣奚其充
愚也試即儒紳之鋪述仰窺聖學之高明日中見斗防壅蔽
也我觀其象明照斯溥履霜堅冰戒陰柔也我悟其機邪枉
斯杜錫馬三接禮元侯也我是以隆分陝之禮秩龜益十朋
廣人謀也我是以渙求言之絲綸申備固圍用戒不虞法乎
萃也建侯行師以順而動體乎豫也以至柄謙本復其德之
粹如此濟蹇亨屯其志之勤如此十卦之義融會貫通一經
之理優柔靡厭則大易之體會於聖心者固不得而窺測矣

餘段見第一套及聖學類

事料 漢五鹿充宗為梁丘說元帝好之今與諸易家辨論

傳唐代宗通易象紀本朝太祖開寶三年王昭素講乾卦至

九五飛龍在天歛容曰此又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

因示諷諫微旨上甚悅太宗端拱元年召李覺進講泰卦

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 真宗大中祥符

八年召馮元講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

相感乃能輔相裁成上悅持賜五品服仁宗皇祐二年

御邇英閣講乾卦揚安國曰帝王與天合德乃乾元統天

之事豈非陛下所行之道乎講需卦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揚

安國曰九五乃天子之位以陽居尊而履中正為一卦之主

猶陛下建皇極以御天下也講三年講鼎卦揚安國曰鼎為

烹飪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拆

而覆鍊矣上曰任人不可不重也編孝宗淳熙十一年張大

經等奏因講泰卦之九二玉音有曰君子以類進而為善小

人以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卦之上六玉音有曰

盛極則衰亂極則治

經筵三 講尚書 以洪範建中立說

策頭 有洪範之條目有洪範之綱領自初一而至於九自五

行而至五福此洪範之條目也位四六之中而主之以五合

九疇之事而統之以皇極此洪範之綱領也知條目之所由

分知綱領之所自出然後可與言洪範矣蓋洪範一書古今

之大法也自天不愛道洛水呈祥其字六十有五是其文略

而未詳也至於箕子一篇反覆其言母慮數百則其意詳而

文畫矣

策段然愚未知大臣所以推廣大中之學儒臣所以開明大中之學以仰裨聖天子學問者亦嘗無歉乎若尤未也則廟堂之上君臣之間所問答者大中之道也所施行者大中之道也毋奮勵矯激而失之過毋巽懦畏縮而失之不及則君德純備而天下自安矣此愚所以望於二三大臣者然也惟懼之下朝夕之間所講究者大中之道也所辨難者大中之道也箴規諷詠而不失之諛鯁直切而不失之激則君德涵洪而海內自化矣此愚所望於經筵諸臣者然也
洪範之序難次於九疇而九疇之用實統於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八疇皆言數而此獨不以數言蓋以大中之道無所不

包也故曰其綱領而論之而色而康動容貌也好德錫福公予奪也無滯無比消明黨也有會有歸絕遠戾也王道無偏則正莫不正正人既富則官無不叙以至持正直則可決群議之疑公好惡則毋拂百姓之欲如綱之舉其目自張如領之挈其裘自順凡聚見於皇極之所統者無非源流帝王之心學茲非綱領之所自出乎

事類漢武帝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兒寬說乃從寬問一篇獨陽成帝好學張禹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勸光武受尚書略通大義明帝詔曰五更桓榮授朕尚書紀永平二年丁鴻說文侯之命賜御衣及綬拜章帝詔賈逵於南宮雲臺講書林本朝太祖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

投寬何近代憲綱之密耶太宗淳化元年上幸國子監令孫奭講說命上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耶仁宗皇祐四年邇英閣講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揚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于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 四年講洪範五事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戒謹於未形必俟天有譴告而後修德豈畏天之道也五年講問命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英宗治平四年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王廣淵書洪範於屏因訪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曰張景所說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神宗初御經筵呂公著進講商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且曰救民當如易所謂聰

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為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贖武為戒言行錄孝宗乾道二年魏杞奏皇太子請別講書上曰可令講尚書治國之道莫先於此君臣更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必看數篇四年汪應辰論畏天愛民上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淳熙二年宴宰執於澄碧池上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近真後世龜鑑並聖

經筵四 講毛詩

以講明發揮立說

策頭考古以證今此人主講明經學而會之以心者也由內以及外此人主發揮經學而見之於治者也經學之功用大矣而國風雅頌則治道之本末源流係焉二雅之紀治詳矣

而文武宣王則周家之創業中興係焉

策段求治道於設施之際不若究治原於心術之微夫始於憂勤是文武治內治外之本也遇災而懼是宣王內修攘外之本也蓋心之勤惰治忽之分也心之畏玩治否之判也文武惟以憂勤一念先入於初心是以萬物致盛多之美宣王惟因遇災之後常致其警懼是以天下真復行之化否則艱難多事之秋而宴安逸樂之是務吾恐天保采薇諸詩未必作也天災譴告之日而恐懼修省之不存吾恐六月車攻等詩未必作也是則憂勤恐懼之心又文武宣王致治之大本而今日取法之先務也

公論不能以自伸必維持有人則公論為可伸詩之美刺好惡一公論之淵藪也人才者公論之所由見言路者公論之所由達國用者公論之所由急今賢者弗用用者弗賢鸞鳳方鳴鴟鴞間集而公論鬱於人才之不辨矣其視棧樸之官人同乎否乎同已者進異已者退駟馬倦鳴臺鳥積噤而公論窒於言路之不通矣其祝敬之之進戒同乎否乎軍旅煩興帑藏赤立鸞眼告竭鹿幣積輕而公論窘於國用之不紓矣其視魯頌之足用同乎否乎

事漢宣帝授詩於東海馮中翁本唐穆宗以章處厚路隋為侍讀召入太液亭講關雎唐文宗坐延英論詩鄭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小大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本朝仁宗皇祐五

年帝曰朕思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講匪風篇曰誰能烹魚馭之金驚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 講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旨哉並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木瓜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蓋自衛觀之威公繼絕誠可美自齊觀之威公專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也 孝宗淳熙六年詔潛臣通融財計有曰汝不聞黍苗之詩乎我任我輩我車我牛謂美召伯能成轉餉之功後世以是名官事無意耶曰陰雨膏之言養民如陰雨也其卒章曰王心則寧言家給人足乃能安王之心也並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九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

聖學門

經筵五

講周禮

以聖經聖心立說

名流舉業

策頭 聖經之旨垂日星聖心之仁參天地以淺功近利測聖經之旨者學術之誤也以深思遠慮贊聖君之仁者責難之恭也測聖經之旨贊聖心之仁非釋經者之責乎六典著書理財莫詳焉然詳理其出而非專理其入也是何也井田之法至周大備什一之行頌聲溢矣有如閭里版圖之數田野夫家之數設官分職參稽互考而斯民自生齒以上悉登其數於天府天子拜而受其書冢宰貳之以贊其治即此一意則九賦財賄之斂非為利也

策頭 載嘗考之鄭氏援漢事釋周制如口率出泉遂以為丁錢彼誠見漢有口賦有算賦限年如此其嚴取數如此其倍文帝舊額之略減昭帝五口之僅蠲因事給復指為異息又未知併免其算錢與否也然則為漢之民亦艱矣漢儒之陋訓詁之鑿一至於此千載而下至於援國服為息之說以濟聚斂之奸者長國家而務財用漢儒實啓之載考周典冢宰制國用於九賦九貢之後必有九式均節之制一人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之間皆有定式而百官有司之失物碎名盡得以隄防之節而後用用而復節既無泥沙之用必無錙銖之取自式法不行而後上下交征有如後世之

弊然後知周典為百王不易之大法也吾君勤約之風形於上下吾相又以九式之法清財用之源外廷對補之請可卻州縣椿解之數必稽則丁賦之已蠲者不復再斂桂海水天永無二志亦可助天朝之保障矣先儒謂周禮天官非器識洪深者不足以觀之

事料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為當魏證曰古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惟所施行翌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深乎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禮紳軒錄 本朝仁宗至和元年講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能存郵餓殍所迫遂致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二年講視祿上謂講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 嘉祐二年王洙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並長 神宗熙寧二年御邇英閣時說書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數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與夫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上曰惠卿之言如何司馬光曰正月置於象魏乃舊章猶四時之首屬民讀法也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巡狩以考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皆非變法也

經筵六 講禮記 以講明推行立說

策頭講明聖經之理者若難而實易乃行聖經之理者若易而實難蓋中庸大學之書聖賢垂世之指南也道統淵源聖賢脈絡互載於二書以章句而攷之固不能合異以為同即義理而推之則不能別同以為異蓋天下之理一而已矣以為有二則非理也人主惟能合二書之旨要而觀之則聖賢之理得矣

策頭明善誠身中庸之所謂機括致知誠意大學之自有源流二者似不能同然用以明善者此誠也推以致知者亦此誠也而謂二經有二理可乎人主惟能盡力行之實充中庸之誠也則位天地贊化育盡物之性無往而不可雖匹夫匹

婦亦可與行與知矣苟惟不能充是誠也則聖人猶且不知不能而況於民之反中庸者乎人主而能盡力行之實充大學之誠也則自明德以至於致知自知至以至於天下平莫不次第而舉矣苟惟不能充是誠也則忿懣恐懼或得移吾之所守好樂憂患或得以蔽吾之所見而莫知所適從矣由是言之則人主讀中庸大學之書必求以充中庸大學之誠充是誠而施於用則天下無餘事讀是書而不能充是誠則講學皆虛文此不易之論也

恭惟皇上聖德天縱問學日新而諸儒遭時遇主皆以推明實德為急務抑何幸邪其以大學言者蓋知治國平天下自正心誠意始也其以中庸為言者蓋知天下國家之九經自

至誠盡性始也或以正心誠意言或以至誠盡性言充廣見聞斯為至矣繼自今必正心必誠意而究極夫治國平天下之事則無愧於大學必至誠必盡性而振舉夫天下國家之九經則無愧於中庸否則君徒以是而講習臣徒以是而勸諫而實用不究竟何補哉昔孝宗詳論禮記謂中庸九經一段最關治道而朱文公傳大學章句其大旨曰外以極規模之大內以盡節目之詳凡以此也

事料漢文帝令博士刺六經作王制志武帝與公卿議封禪而群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不能辨明上本朝太宗淳化三年詔刻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於外者并賜進士孫何等令為座右之戒 仁宗天聖五年賜

進士王堯臣等御詩及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陳之 神宗熙寧元年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非是上以為然曰禮記既不皆法言擇其有補者讀之如何安石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並長 孝宗淳熙四年上曰易詩書累朝皆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聖朱文公熹應詔上孝宗書致格知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孔子集厥大成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

語本末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今見於戴氏所記所謂大學

篇是也故程顥與其弟頤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臣願陛下留意於此

經筵七 講春秋經傳 以依經為斷立說

策頭講明春秋之故實固不可以無傳發明春秋之大義又不可以拘於傳何則春秋約魯史而成書雖係之魯而所書非止一國也雖作於夫子而所述非止於一代也前後之殊時見聞之異論非攷諸三傳之所載則經之事迹亦未易以盡識此則傳之不可無伊川先生所謂以傳攷經之事迹是也若無聖經大意則在於貴中國而賤夷狄尊王室而卑諸侯正權綱而抑強僭重法度而惡改作凡昔聖人扶持世教之大意固不以傳而明亦不以傳而晦此則傳之不可拘而

昌黎先生所謂以三傳束高閣而獨究遺經者是也

策段故左氏考事雖精足以為經之按而不知大義者不足以為春秋之膏肓公穀義理稍精足以窺經之班而踈於考事者亦不足為春秋之贅疣王氏詆以斷爛朝報廢是經於典章大備之日王氏之學祗自絕春秋之尊大山喬岳自若也胡氏作為訓解扶此學於兵戈甫定之日胡氏之學固有光亦即春秋之陽和一脉所達也 昔胡文定公最為精於春秋作為訓解真得聖人之大意未嘗拘於三傳之說我高宗皇帝嘗觀其書深加獎異置之宮中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其所以復興王室振起國威者皆自此書得之

事類漢景帝好公羊胡毋生之學其道盛於武帝

詔曰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婦董仲舒制策曰臣謹按春秋謂一為元之意又云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制天子覽觀春秋之林制馬相制武帝使瑕丘江公與董仲舒議而公孫弘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制林制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復立穀梁春秋 明帝十載能通春秋制章帝即位特好古文左氏傳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帝使出左氏傳大義達於是謹摘左氏傳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大義父子之紀綱制唐文宗讀春秋至閹弑吳子餘祭問閣何人李訓對曰今宦人也於是內謀剪除制本朝真宗命學士講春秋帝曰深資政理無如此書制仁宗慶曆四年上問輔臣春秋二傳異同之義賈昌朝對左氏多記公羊穀梁專解經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賞罰為意上然之制高宗紹興二年上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訪三年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謂俯曰魯威公篡立天王乃使其宰往聘失刑政矣故書名以貶之七年趙鼎言胡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制高宗朝胡安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初荆公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公曰先聖親手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開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用夏變夷始由此乎制

經筵八 講語孟 以講明仁政立說

策頭 觀孔子如有用我朞月可也之論而後知魯論之功用
觀孟子如欲平治舍我其誰之論而後知鄒書之功用
論孟而不知其功用不善讀論孟者也識其功用而不尋其
根柢不善識其功用者也根柢者何曰仁而已何者洙泗講
明言言皆仁齊梁問答句句皆仁豈不以仁在天為元在四
帝為首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則興
不仁則廢仁則存不仁則亡仁則榮不仁則辱

策段 孔孟之所謂仁者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
言賦則必曰薄賦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言軍旅則不如
俎豆禮樂言獄訟則不如庠序學校立已則必立人達已則

必達人由其農桑隴畝推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此仁之溥
也由其長長幼幼推而養生送死仰事俯育此仁之暢也
此仁而得邦家則綏來動和如之何而可及用此仁而為邦
則四代禮樂將蔚乎而可觀然則魯論一書豈無用之空談
也哉用此仁而行王政則有不可勝用之仁用此仁而運天
下則有若反掌之易然則孟子一書又豈無用之空談也哉
○矧今人君以仁立國大臣以仁立家而士大夫當以仁立
身是故學孔子之學必當佩服乎節用愛人之訓學孟子之
學必當充廣乎惻隱不忍之心仲舒陳任德不任刑之語吾
何可以不如仲舒陳任德不任刑之語吾何可以不如龔
黃誠如是也必不操苛擾之戈必不駕剝膚之車必不驅猛

政之虎而肆橫斂之蛇萌拆其枯槁可也沾濡其焦涸可也
鮮麗其晦冥辰興其疲劣皆可也東南三百年之社稷所恃
以有立者惟仁厚一綫之脉耳詎可日股而月削乎

事 漢明帝詔朕通論語未之有明宣帝年十八師受論
語光武建武中包咸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章
帝元和二年命儒者講論語唐穆宗問學者安得其要
薛放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漢時首立於學官本朝真宗
曰孔子言管仲如其仁召忽以忠死管仲不能固其節為臣
之道當若是乎仁宗皇祐元年講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帝曰若後代人君任臣得人代天工而不私者人君亦可以
無為也皇祐元年講直哉史魚帝曰蘧伯玉信君子矣而

不若史魚之直實英宗嘉祐八年呂公著講有朋自遠方來
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又講孟子今之樂猶古
之樂者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
言為邦之正道孟子所言救世之急務又講公劉好貨太王
好色曰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緜哲
宗伊川講筵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言行
高宗建炎八年前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
足以王朕切疑之張九成曰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
之端倪係年孝宗淳熙八年上曰朕每守兩句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
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聖寧宗方居潛邸時嘗

對講官陳傳良遂城倉毀隔孟子講義引筆而斷曰君子小人之機須是他人君見善明用心剛方得

經筵九 講通鑑 以定體微意立說

策頭知有史之定體又知有史之微意而後可與言史矣善者錄之以為勸不善者書之以為戒此史之定體也善有所不必錄惡有所不必書此又史之微意也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立百王之大法魯史之文止於紀實而春秋則始寓褒貶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然而春秋之作亦有直筆其事不必皆寓褒貶於其間至於或筆或削抑揚變化微而顯婉而成章此則微意之所存春秋之大旨如此而已

策頭通鑑○易迂固之紀傳而為編年其倣春秋之法歟而律以春秋之法有未能盡合者何哉蓋有史之定體有史之微意定體止於紀實而微意始有褒貶屈平傍徨宗國援天引神其志非不可嘉也然投身魚腹則迹涉於奇矣留侯為太子招四皓以成羽翼而國本賴以不搖其功非不可尚也然為太子畫策以脅制其父則謀涉於譎矣此通鑑之所以不錄是之謂作史之微意至於子雲之仕莽而取投閣之辱文若之佐魏而一死不足以蓋其愆大節一虧沒齒餘恨此固不必論矣然事關於國家之大憲而不錄何以紀實不沒其惡所以為萬世事君之戒此通鑑之所以必書是之謂作史之常體由此觀之通鑑之作雖不盡合於春秋而實有得

於春秋

溫公之通鑑所以倣春秋之編年朱文公之綱目又倣春秋以寓春秋之筆削通鑑以魏為正統而綱目黜之通鑑書蜀入寇而綱目削之此真得有得於春秋之法也彼蘇老泉謂後之春秋亂耶借散耶愚未敢以為信

策頭本朝神宗熙寧元年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對曰秦儀為縱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

二年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編高宗紹興六年上謂輔臣曰資治通鑑首論

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通鑑止可以為諫書耳 孝宗乾道三年上曰朕惟愛資治通鑑每斷一事不過數語而意足理暢蒞輝奏通鑑最切實學上曰此乃萬世不刊之書而於人主尤切實事

經筵十 讀祖訓 以心寓於政立說

策頭有帝王之政有帝王之心帝王之政載於一書之中帝王之心超乎一書之表載於書者其經畫設施也超乎書者其精神心術也臨以君德肅以朝綱維以人才輯以吏治內而錢幣之通融外而將士之奮勵凡若是者皆記載之所可模寫也故曰載於一書之中思付託之惟艱念與圖之未復一念之烈雷厲風飛一念之運乾旋坤轉早作夜思晝驚夕

惕凡若是者非記載之所可形容也故曰 乎一書之表
策嘗讀孝宗之政必有得於孝宗之心且孝宗之可得而
模寫者何如也悅親以孝講學以勤君德彰矣不以私害公
不以恩廢法朝綱肅矣即位未幾首召二十八年淪棄之忠
鯁而舉當世之英豪津津皆生意矣人才之翕集為如何宰
執不視事則慮其積壓給舍不封駁則導以聽從其吏治之
興起為如何多蓄見錢以通楮五舉大閱以勵兵其兵財之
兼備又如何記之實錄載之寶訓侈盛德之形容彰累朝之
盛事儒紳因之以勸講九重籍之以憲章是則帝王之政
於一書之中者也若夫孝宗之不可得而形容者何如也洪
惟我朝以巍巍配天之鉅業金甌無缺之天下運厄中天王

綱板蕩遂使一家文軌中隔華夷萬里江山半分南北痛心
疾首啻奚齊城之未復枕戈待旦不止越讐之未報機會未
至隱忍待時故聖訓有曰朕心一日常行天下 遭推此念
也其奮發激烈之志當如何哉此非帝王之心超於一書之
外者乎 我先皇嗣位以來講寶訓於經筵讀聖政於暇日
乃嘉泰初年臣僚奏請有曰思孝宗燕翼之謀考孝宗已行
之實一語一默一政一令必合乎孝宗嗚呼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立政立心何可不以孝宗為法乎

事漢魏相好觀漢故事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
條漢典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奏請施行故事詔書凡三十二
事 唐陸贄奏德宗願以正觀故事為模楷使太宗風烈重

光於聖代講憲宗讀列聖寶錄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不知
釋卷文宗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本宣宗書正觀政要
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通宣宗出金鏡書太宗所製也
曰卿為我舉其要令孤絢摘語曰任賢享天下之福本朝
仁宗景祐四年讀正說謹罰篇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
慶曆五年進讀經武要略 哲宗元祐元年韓維讀三朝寶
訓至真宗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
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七年范祖禹言臣嘗采集仁宗聖政
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成意皆舉而行
以副群生之所願編長高宗紹興四年謝克家奏故翰林學
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

仁皇訓典帝學二書深益治道可備睿覽 九年史館言祖
宗實錄已進太祖太宗餘見今繕寫上曰朕要見章聖景德
中講和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會孝宗淳熙七年史浩侍講
周必大奏事上曰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
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及休暇亦當特坐 八年史浩
讀正說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宴
安無所事之謂乎又讀剛斷篇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為言
其家不貧上曰武帝如此可謂洞照事情又讀大中篇論為
政之道本乎大中上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

並文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一

聖學門

聖製 附 聖翰

名流舉學



立意發端 聖作與天同文○有帝王之文有經生學士之文帝王之文文之經天緯地者也經生學士之文文之通經博史者也故論聖作之文當以帝王之文論不當以經生學士之文論當以文之經天緯地者論不當以文之通經博史者論粵自伏羲氏畫八卦以極陰陽之變類事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革洪荒之俗文字蓋始於此而八卦不以文名書契不以字顯自是以來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

以王其煥有之章載賡之歌文敷四海文治天下與夫洋洋之謨倬然之章無非經緯天地軌範帝王非徒為文而已也聖人之文大略亦可見矣

歌詩初非苟作○天下之善言者至歌詩而止歌詩之善鳴者至法度而止夫歌詩作於廟堂之上者其意深矣豈絺章繪句專為靡麗以角無用之空言哉更相勸厲昭君臣之同德寓警戒之深思於是乎在故非盛德之主不能倡之於先非法度之言不能和之於後○嘗進丹扆六箴其規切非不周悉也虞武雖優詔褒咨而備賡之篇卒無聞焉況能率先示勸於臣下乎愚故曰非盛德之主不能倡之於先者此也唐太宗嘗為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以謂聖作誠

工然體非雅正臣以此詩一傳天下風靡罔不奉詔故曰非法度之言不可和之於後者此也

稽古偉謨 虞周製作之文○夫所謂製作者凡以取其能相警戒也凡以取其能主文而譎諫也故虞舜之歌則曰股肱喜元首起百工熙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蓋當賜言之際治既已定功既已成六府既已修三事既已允治則君臣上下相與勸戒以保固天命之時故序元首股肱之道以是作歌而欲不失其事之時幾也文武之雅則曰如月之常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蓋當天保之際基本已固福祿已茂事業已興政事已成則陰陽萬物所以盈虧升降成壞盛衰之時故序君子之以道御時而欲不失其單厚多益之道也夫君臣之賡歌者固如此豈曰騁文辭審清濁為畫餅之可悅哉

書銘心學所形○日日新又日新成湯盤銘之語也而湯之進德者不獨在銘盤之時敬勝怠義勝慾武王銘几之辭也而武王之飭躬者不獨在銘几之際蓋自古人君寓戒於心畫者非難而致謹於心學為難盤銘在前澡滌必見湯固不敢玩視矣然湯之自警豈外是而少怠乎几銘在日坐作必觀武王固不敢忽視矣然武王之自戒豈外是而少弛乎故制心以禮樂湯有曾中之盤銘五事故用武王有曾中之几銘此論古今帝王之學者所當深致辨也

法祖嘉猷 祖宗文本於學○愚嘗拜觀真宗之聖製矣進士

有詩崇儒有論所以撰文教之隆龍圖有贊太清有記所以示圖籍之尊歌寫念農吟咏貴食所以重邦本之貴然真宗之文非專於文也觀其與王元之極論王老之文且謂彫纖之言豈足軫慮則知我真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充歟又嘗拜觀孝宗聖製矣喜晴托詠秋雨述懷所以述規恢之志詩播冷泉吟薦郊禮所以述孝敬之念用人著論秘閣著詩所以表敬臣之心然孝宗之文非泥於文也觀其序高宗之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則知孝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積歟

時文警眼心法書法之妙○廼者游神清閒之燕潭思蠖獲之居親洒仙毫滂發天藻會萃數聖人之言而摹寫於一聖

人之手猗歟盛哉然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心法之妙固以書法而傳而書法之傳則以治法而著夫尊其所聞又當行其所知皇文昭回非特雕琢曼辭也奎畫璀璨非特粉飾美觀也隆帝王之名則當行帝王之事崇聖賢之訓則當推聖賢之心以之修身則克勤克儉之訓罔淫于游之戒可尊也以之齊家則親睦九族之法關雎正始之道可行也以之治國平天下則尊賢柔遠復禮歸仁推心行仁之語皆可法也則道之精神又當運於治法矣

作歌不忘乎民○歌詩之作所以據中心之所欲而形之言辭也衆人之言喜則肆憂則苦發為歌詩無非快乎已之私聖人以天下為度故逸能思初安能惟始發為歌詩無非憂

天下之仁切觀帝舜之用心非惟與臣下賡歌之際為然雖鼓琴自娛之時亦不忘生養天下之道其詩有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方其鳴絃歌是詩也倘民愠之未解必思所以解之民財之未阜必思所以阜之生息長養期納天下於富庶之域庶幾鼓琴自娛於吾心可無愧焉

詞語駢珠

簡易之訓範圍兩儀 典謨數語渾灝無涯

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盤詰諸篇聲牙未免

昭雲漢麗日星無非經國家之業 鸞翔鳳翥

寫心畫形筆端莫匪關風化之原 魚躍鸞飛

當今獻策制作當期於用○恭惟皇上以宗社之靈祖宗之福篤生令德玉裕川冲大寶親承將盈二紀當宸居恭默之日加聖學就將之功嗜欲寡而識度弘閱歷多而涵養熟悟先聖之格言褒先哲之遺訓旨酒是惡座右有箴古訓緝熙講殿有記沉潜理奧統一聖真親承精一之傳仰接帝王之軌道之元氣固已會於心法矣

定見當加踐行○仰惟皇上玩聖學以沉潜於翰墨以游戲一去一取見確識明自非聖性之高遠加以聖學之淵深洞識古今熟察義理何以能若是哉是今日固能以定見而融道學也然而定見雖難定力尤難知是道之原流則當反而求之於心吾心無定力則轉移矣豈不愧於今日之聖製乎

知是道之宗派則當反而求之於心吾心無定力則差舛矣又豈不愧於今日之聖製乎以定見決於先以定力主於後始也望聖賢而若遠終則與聖人而同歸矣

聖意收結 惟賡載為至言○雖然君臣誦詠乃賡載歌固古人所尚而言不足以示戒意不在於持盈上無以風化乎下下無以風刺乎上亦不足貴也昔之盡此道者其惟虞舜皋陶之相遇乎此元首明而股肱良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萬世之下所以稱美而無窮也皇上擢虞藻灑宸翰俯降奎文昭示雲漢以粉飾乎皇墳可謂蕩蕩無名而煥乎其有文章天縱之將聖又多能者也故其敬天有圖則欽若禹焉旨酒有箴則檢制嚴焉自餘兢兢業業形於篇詠者寸晷之下未易殫述而侍臣賡和咸星拱以附斗極之光者亦如有虞之盛焉蓋聞君臣同德乃能昭美意於篇章憂勤至深乃能寓警戒於歌詠故或者謂成王無唱雖愈於太宗而終不若帝庸作歌為能盡君道也漢臣無和雖愈於公權而終不若拜手而言為能盡臣道也今日上唱下和相得益彰而虞廷賡載之美于茲復見執事盍泚筆以紀其盛事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革 風行上上渙 易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 詩 賦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上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詩 雲 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

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也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劉禹錫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揚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上 經天緯地日文左奎主文章唐文志

歷代事實 堯煥乎其有文章語 堯文經天地書禹 舜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禮 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 虞夏之書渾渾爾周書噩噩爾湯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 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禮 武王因尚父教以仁守天下王惕然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至於几檻盥楹杖帶舄觴豆戶牖弓劍皆銘焉禮 漢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作鴻鵠歌本 武帝作白麟赤鴈芝房瓠子寶鼎天馬之歌漢 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魏 序唐太宗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傳 正觀中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正觀二年帝著金鑑述以示侍臣其略曰任賢享天下之福唐 又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假羽翼股肱之寄在忠力唐本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三年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編太宗興國二年覆試進士自為詩二章賜之 八年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閣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 端拱元年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 真

宗祥符二年上嘗作文武七條曰朕念漢制刺史以六條察吏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群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軸三年上曰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廩食吟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五年上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仁宗作觀文鑒古圖危竿論神宗作通鑑序景福殿庫詩高宗作中和堂詩攢齋記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自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孝宗作用人論春賦喜晴詩淳熙八年作原道辨其末云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

其惟聖人為能同之

先正論陳次升奏曰略墳典之大道好彫虫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為而蘊德行志功名者鄙之況帝王日有萬幾而盡心於草卉之間者極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

文集呂東萊云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斷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濤瀾揆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霆萬衡岱華郊墟毓秀來往半端舜之賡歌載在虞書纔數語耳太音希聲一唱三歎主上以文化天下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者俱運於混茫之中集陳止齋云故崆峒之碑漫滅脫漏十不存一後世猶想陶唐氏之遺風則競傳而寶之

岐陽石鼓之文寂寥簡短至不可考後世或以為周宣王之作則形之歌詠極其揄揚豈不以聖人心聲之美或寓於此

聖製二

以文自道出立說

策頭道有元氣聖人之所以涵養者在心法道有脈絡聖人之所以紬繹者在書法道有精神聖人之所以運用者在治法夫道原于天圭角不露天生聖人出為宗主心意領會於朝夕講究之間源流灌輸於數千百載之上此非涵養元氣在心法乎然道有正統學有正傳非聖人至言不足以紀述非天下至文不足以發揮光聖賢於既往述統緒於將來此非紬繹脈絡在書法乎迨夫統傳既正學力既充會於心者必體於身形於言者必關於用化同天運政與日新又豈非運用精神在治法乎

策論今日聖製之盛者當曰以定見融道學以定力守道學蓋有定見則可以會聖賢傳道之原委此道學之所以自本目根者也有定力則可以體聖賢立道之功用此道學之所流行不已者也定見凝於宸章發露之初而去取皆實論定刀固於奎文宣布之後而踐履皆實理是豈不足以揄揚今日之聖製乎夫聖人之道發而為文也則布造化於紙上散陽和於筆端婉穠經夏韶切濩滿心而溢不足以費其精神肆筆而成不足以役其念慮此如天地之散為風雲為雨露為日月河漢而不可掩也故是文也當以天地論而

不當以經生學士論當以聖道論而不當以一技一藝論當以彌綸造化軼轡宇宙論而不當以辭藻為工製作為巧論書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序本朝高宗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哉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崇 孝宗淳熙八年作原道辨其末云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其惟聖人為能同之

聖翰 以發揮實意立說

策頭輝映星辰昭回雲漢在人君固能發揮治化之原奉承睿旨綉繹德音在臣子貴能講明治化之實夫帝王書法與天地並與元氣侔非徒曰銀鈎鐵畫鸞翔鳳翥而已非徒曰橫風疾雨舒雲捲霧而已一義寓於一言之間一理形於一辭之表胚胎乎萬化關係於國家是之謂發揮治化之原經筵講讀密邇王前必勦君於道格君之非條畫事體上當帝心母為文具而已指陳治端裨補衮職母應故事而已審思之明辨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是之謂講明治化之實**策段**伏羲一畫運太極之樞仲尼一字挈皇綱之紐若此者可以體求乎推而求之炎黃少昊其見於穗書雲書鸞鳳之書氏淳事簡之意象也唐虞夏禹其形於典謨事迹者衣裳

玉帛之影響也周宣王隳嵯峨鐫功德至千石鼓者彷彿乎旆旌之悠悠車馬之鞞鞞也是雖法帖之闕所載籀書之疑所祖則不必拘矣漢唐以來書不類古寄其意於翰墨亦可觀矣漢之一札十行可以見聖主唐之飛白賜書可以厲忠臣談者以其眩露天巧矜耀耳目固矣然而收復人心之意扶持國家之心亦未嘗不於鈎勒繁縮之迹見之矣 噫雲章奎畫煥爛陸離遠跨皇王近轅秦漢固莫盛於我朝尤莫於今日是不可不深體其初意也書奉法除姦意在飭吏書四民安樂意在憂民玉堂飛翰則崇儒之意隆祕閣賜書則尊經之意重端敏以旌純臣寅亮以答元輔與夫六經之書明良慶會之賜莫非神心睿志之所運豈若經生學士滯滯

毫末區區焉膠其體求其工哉

欽惟祖宗潛心學問游神翰墨以書法而寓心畫則粲然雲漢之昭回也以書畫而範心君則截然梓匠之準繩也其在漢君也有因書札之頒而發其人一見稱聖之歎者而我祖宗以書法自娛者實似之其在唐君也有因書法之問而來其臣心正筆正之諫者而我祖宗以書畫自警者深得之故高宗損齋有記孝宗敬天有圖非圖與記則寡慾畏天之誠固無所寓徒寓之圖與記而不思寡慾畏天之實與圖記之慕寫者何若正恐圖記自圖記而躬行自躬行也恭惟皇上天資淵粹聖學就將聽政閒暇游心翰藻邇者嘉惠儒宗風勵後學大書宸翰寵賚考亭其崇儒重道可謂至

矣講臣榮拜昇及後昆孔室後觀光增先哲繼今以往後學
可不知所趨向乎吾謂保鳥號之弓不如保此書存曲阜之
覆不如存此書荷歟盛哉真儒者之至榮也

雷相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後唐

太宗賜李靖手札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本

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

力本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

上知其以筆諫也本本朝太宗銳意書翰兼通篆籀八分飛

白行草之學嘗曰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親書勒之碑陰雍

熙二年出御草書扇賜近臣謂宋琪曰朕聽政之暇未嘗畫

寢讀書寫字正得其趣正書之外草書飛白尤愛臨學雖非

帝王事業但暇游聲樂性所不好官中惟書籍筆札而已琪

曰陛下躬親庶務方更讀書染翰無有棄心信聖心務學之

至也嗣淳化五年出御草書飛白賜近臣上謂之曰夫欲學

書當先澄神靜慮興在筆端方臻其妙朕聽政之暇以此自

娛耳寶真宗祥符二年遣使以太宗御製御書六十二卷賜

輔臣人一本皆未嘗頒示於外者仁帝天禧中上在東宮

賜張文懿公士遜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

其德蘇軾為之贊慶曆四年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

三十五事顧丁度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

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卿等書文儒二字賜張方平皇祐中

飛白書博學二字賜張錫長哲宗時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

等各一首范祖禹高宗建炎二年宰臣謝賜御書資治通鑑

第四册上因曰朕退朝省覽四方章奏多游意於翰墨不以

為倦堯七月時上親寫旅獒及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

於座右素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

德昭德之義於易取尚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

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

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為工也紹興九年

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且

以見陛下留意翰墨意在以孝治天下聖

呂東萊云蓋自太宗銳意筆札列聖相承俱造神妙真宗發

揚懿翰出示廷臣或閱於內閣而命宗謂為序或問於太清

而與王旦賦詩仁宗端拱無為筆勢皆有法度寶文延和之

所觀崇政邇英之宣示飛白琳宮之榜篆額勳戚之碑至寶

元之賜宰臣奏稱神筆奇奧非凡可及良有以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一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一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二

君道門

君心

名流舉業



立意 主靜足以制動○人主之心主於靜則靜足以制天下之動人主之心惑於動則動反足以累吾心之靜靜者吾之一太極也使吾心之誠主於靜則事而不事於事物而不物於物渾渾焉淪淪焉一太極之融會矣天下之動必不能為靜之累動者吾心之一湍水也使吾心而誠惑於動則事而始事於事物而始物於物之東焉之西焉一湍水之奔決矣吾心之靜始不免為動所制靜何以制天下之動哉曰

我以其一彼以其二我以其天彼以其人處官闈必如處郊廟彼繁音冶色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為心之稜考遠戚畹如遠小人彼濫求私請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為心之塵滓防閑臣如防寇盜彼旁蹊曲徑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為心之桎梏其愛近屬也愛之必如圭璋其止管轄也止之必如限界不為事撓不為物迂如是則一靜自足以制百動矣愚故曰人主之心主於靜則靜足以制天下之動動何以累吾心之靜哉曰我以其二彼亦參以二我以其人彼亦參以人居官闈甚於居媒近彼柔言巽語之在吾前者始得以為心之聾聵近戚昵甚於近正人彼附耳巧辭之在吾前者始得以為之心齟賊待閹宦甚於待兄弟彼奸唇佞舌之在吾前者始得

為心之陷穿其視近屬也則必疾視如寇讎其費營繕也則必妄費如瓦礫隨事而往隨物而流如是則百動始得以攻一靜矣愚故曰人主之心惑於動則動反足以累吾心之靜養心制心之學○有養心之學有制心之法仁義溫純道德浸潤優游涵泳出乎自然所以涵養其心者也礩括誠陳繩墨誠設拘持窘束有以使然所以操制其心者也然而涵養之學不明而徒區區於強摳以為功則不足與論心學矣心為一身之主衆理之會方其虛一清淳寂然不動端倪未萌至理森然肫肫其仁粹乎其不雜也洞洞其敬澹乎其無偽也明鑑不足以喻其澄止水不足以喻其清其將用則如燈發於燼而燭四隅也其既用則如游鱗已收而太虛無瑕也

耳目之視聽此為之聰明手足之操履此為之運動真境虛明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靜而得其宗動而適其正存其本然之體而養於未發之初此善於涵養其心者也世移風陋朴散真漓靈源易汨夷途易迷境變斯迁竇開莫窒投隙抵罅為厥心疾故不操則不存不守則不固血氣害心之賊嚴而防焉嗜慾蠹心之蠱揮而去焉懼意馬之易馳而難制則拊轡不敢一日弛慮心茅之難勦而萌則艾夷不敢一日廢道未足以勝情而道與情交戰心未足以御氣而心與氣交攻膠膠焉擾擾焉日見其用力之勞而拘拘窮窮之態已形於造次顛沛之際此求以操制其心者也君心為治之本○人主先天下而善用其勢則運量於一心

而有餘後天下而為勢所用則醜醉於萬事而不足夫四封之內黜陟臧否而作於上者未必應乎下四封之外懷撫膺懲而脩於此者未必備乎彼緩急移於旦暮休戚變於斯須者天下之勢也勢豈有涯哉然而治雖散於萬端而無一不本於道道雖該乎萬有而皆在於人主之心古之聖人惟其有得於大本大原也故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而不為勢所用是以事不待其窮物必先其變於是有前知之智焉於是有闔闢之神焉於是有感人悟物之妙焉於是有祈天永命之理焉無意於公而人人皆公不名為責實而事事皆實無他

以內治為外治之本又以君心為內治之本爾此豈隨事而經理因時而酬應者哉此豈弊弊於一政一令瑣瑣於一予

一奪者哉又豈恣然與物為敵惴惴然以人為疑者哉
稽古偉議歷代心學純駁○昔者孟軻嘗直指其綱領矣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此內治之驗也豈非在人主之心乎伯益嘗極言其本末矣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外治之驗也豈非在人主之心乎周之文武求之於心而得憂勤之正者也故其道既純而其治亦純漢唐之君求之於事而竊憂勤之似者也故其道既駁而其治亦駁嗟夫後世之治所以浸不如古者大抵求詳於耳目手足之間而忽略於精神心術之運故其憂為徒憂其勤為徒勤爾

後世心學不純○蓋天下之事得本原之大則雖難而實易窮節目之細則似是而實非漢唐之所以不三代者非無力

格也非不富強也非不能計安生民非不能威制夷狄也徒以禹湯文武之心術不傳禹湯文武之道統不續方其初也乘人心厭亂之極故舉動少近古而功已倍之及其後也習安未幾而弊壞四起守文之君奉法之臣終日救過不給而所謂闔闢造化慘舒陰陽通變宜民使人不倦者尚何望焉蓋太祖太宗庶幾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者由其天資之高而非有問學之力是以先儒謂高祖人欲分數猶未熾至太宗則無一念不出於人欲也貽謀之初其事已如此故後嗣子孫有憂勤而無補者有憂勤而不終者而二代六七百年之天下無非牽補之日架漏之時

法祖嘉猷先正詳於格心○方溫公諸賢以當世之正入申

格心之正說大而期於主德之純全詳而切於聖學之體要極而慮及於邪說之善鼓仁明武之奏豈不為君心之盤盪乎而猶有以邪僻浮薄之說為慮者務學正心之言豈不為君心之著龜乎而又有以正本澄源之說為先者夫先賢何不恃君德之已修而猶懼邪僻之易入不徒曰聖學之當務而惟恐本原之未正耶蓋我朝之盛雖常有諸君子正德格非之助亦時有一二邪佞廁隙投間之為諸賢素志以致主格心為念深慮吾君一把握之不定則謔語面諫之人至矣一視聽之少移則講張為幻之端萌矣

先正格心議論○且以國朝諸君子立論之旨觀之論修心則謂當以仁明武為要論君之本在心則謂當以仁為體或

謂明君以務學為急而聖學以正心為要也或謂為治以正本澄源為先而人君無過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也以至為謹獨之說則謂明于心之謂獨為格物之說則謂收其心而不放蓋溫公之所謂仁明武者此心之全德也范公之所謂仁者此心之本體也為論不同在於正君心何必疑其或兼明與武或專主於仁乎胡公務學之言乃治心之綱領張公澄源之語乃立治之權輿為論不同亦同在於正君心何必疑其或主於務學或繼以澄源乎乃若謹獨之說格物之說此又皆先儒講明心學之工夫者也獨固不可以心言然心之未萌人所未見非獨而何格物固不止於收心然聖賢窮理先治其心不主於收心而何

時文警段此心當防外誘○人君一心乃貫通天人之樞紐也主之者一而攻之者衆發於方寸而周乎三極造端於宮庭而著見於天下是故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佞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亂之方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無所畏則戒心忘踈賢士則正論拂任喜怒則舉措偏可欲衆則恭儉衰是心一萌則天心之拂以是人心之怨以是最不可以不謹也導陽明而去陰濁于以承天心之所為進君子而退小人于以順人心之所好不以暗室屋漏而常如上帝之臨汝不以遐陬僻壤而常如千里之對面側身修行而非徒為應天之文布德施惠要必廣及民之實嚴恭儼恪而此心之敬常存

衰矜惻怛而此心之仁常在一念可以裂金石而感鬼神至誠可以孚豚魚而及草木而況於天乎而況於人乎三才皆係於心○嘗觀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間在天則為禎祥為稷眚在地則為中國為外夷在人主之心則為德性為物慾三者同一陰陽也然災祥之所以倚伏者非數夷夏之所以盛衰者非運機枯脉絡皆兆於人主之心先民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慾行顧惟人主之心德性昭明與陽俱盛則至誠暢乎九垓明見照乎萬里鼓鐘聞外無隱不彰鶴鳴子和靡作不應自然析木天街星宿清潤祥風甘雨時若咸格而稷眚之陰不能為禎祥之累自然東靛北女籬函貢琛桂海冰天梯航慕義而夷狄之陰不能為中國之妖苟惟人主之心物慾昏熾與陰俱運則幽明隔於方寸禍變伏於眇綿妖氛戾證以類感從戾氣外邪乘間交作故必有彗孛飛流垂妖吐異旱乾水溢示警呈譴而禎祥之陽終為稷眚之所蔽必有封豕長蛇迭相吞噬中原舊土敢肆恣陵而中國之陽終為夷狄之所侵心者一身主宰○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心者又人主一身之主宰也心之為物恍若虛經緯萬方寂然不動該括萬里細入乎一塵大包乎六合斂之不形一握散之瀰滿四海知所以治之則脩身齊家此其樞機治國平天下此其權輿不知所以治之則遇事而累於事應物而役於物室廬我着扶其左而莫支其右蠱賊內訌禦其西而莫抗其東此無形之

寇尤甚於有形之寇而聖賢之言治每於此焉拳拳者蓋非末節細故比也

綺語駢珠

養之以戒謹恐懼終身未足以言功

動之以奸回昏亂一朝不可勝其禍

一念之善為和氣為休證為天地交萬物通之泰

一念之惡為乖氣為咎證為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之否

天神天明臨照四方則眾正百祥各以類至而天地泰

人心人欲出入無時則群陰眾醜各以類至而天地否

精之則為靈明虛靜之府 心過則邪制邪為正

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 心過則妄制妄為誠

當今獻策 心以主一而定 誠使今日而定此心也則進藥

石於方壯徹桑土於未雨毋以戒亭虛侯之喜而變前日羽

檄交馳之心也毋以獲不敢南之幸而變前日北顧憂懷之

心也毋以積倉峙糗之富而變前日賑恤流離之心也夫如

是君心一定而夷狄不得以乘中國矣誠使今日而定此心

也則忠鯁直諫者進阿附容默者斥陳小雅盡廢之戒者諒

其忠毋以迎合取容之說而惑此心也進君臣克艱之規者

獎其直毋以揣摩希進之說而搖此心也辨甘言苦言之異

者采其謀毋以旁蹊曲徑之說而蠱此心也夫如是則君心

一定而小人不得以間君子矣

君心當一於敬 區區愛君憂國之念猶謂龍陛尊嚴螭坳

邃體貌承弼言動史書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退朝燕暇
深宮嬖獲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翠幄天開鴻儒星
拱敷陳治鑑剴切帝心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便嬖周旋子
女後先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天變頻仍民生寡遂
邊庭不清國計未裕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乾清坤夷屯亨
蠱飭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

君心敬忽之判 夫此心之天至靈而不昧至大而無對常
得其正則私愛不溺儉壬不間聲色不亂讒諂不入靈臺瑩
徹而天地泰一失其正則彝倫之天汨於私昵聰明之天淪
於嬖倖好德之天戕於聲色敬賢之天蠱於官寺人欲橫流
而邦國否故人臣欲格君心之非莫先於回君心之天天者

既回則開陳誘掖一二言而有餘天者未回則力爭極諫千
萬言而不足

結養心 貴主乎一 雖然一則誠不一則妄一則真

不一則偽一則通不一則窒君心之貴於一也久矣昔嘗讀

易信斯言矣咸者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天人之間惟感與應其機則在君心故作易聖人

於咸而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戒蓋寂然不動有感而遂

通者存至誠不二有可以前知者在一之為用大矣哉是必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內庭與外廷為一出言有章威儀有

度而躬行與言語為一為善於鷄鳴待旦於昧爽清明之氣

晝夜為一篤實而與日俱新行健而與時偕極精粹之德終

始如一將見一則感感則應綏來動和而君與人為一之德之純而君與天為一大哉心乎斯其至矣厥今翠幄敷經鴻儒講易聖心精一帝學高明蓋已默會於斯言矣草茅何所容喙

存誠資於輔養○然則若之何而可亦曰有格心之藥石耳微而下僚者不敢言顯而為論思獻納者獨無汲長孺內多愆之規乎遠而服采者不可言近而為輔學勸講者獨無魏鄭公十漸之諫乎下而一官一職者不盡言上之為聚精會神者獨無陸敬輿聯篇累牘之疏乎司馬公范蜀公與張呂諸賢亦皆人耳今猶無之乎彼數公之立于朝獨未有有形之可慮也而猶空臆於格心之事今可以已安已治而為愚為諛乎又公又嘗曰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間隔則小矣又曰天理人欲迭為消長此進一步則彼必退一步此格心者所當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也愚敢終始借文公之言以效愚瞽且以見其不敢泛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聖人之治虛其心三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子撫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董

歷代事實 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莊子文中文子鼓南風釣者曰道能利生民功

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文中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湯以禮制心仲虺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明惟克厥宅心書立武王無貳爾心詩大成土於緝熙單厥心詩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前疏文帝思至德以承天心舒宣帝游心帝王之術志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得良弓以示弓工乃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本穆宗問用筆法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本

皇朝典故 太祖皇帝脩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關諸門詔無墾蔽顧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錄真宗作正說正心篇曰心者身之本聖人正其心以治身治身以治天下身治則天下治矣 神宗朝司馬溫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一曰明曰武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平生力學盡在是矣 呂正獻公上十事其三曰修身修身之道天地神明皆可感動 高宗嘗曰公心處事便是修德朕於天下事不敢以毫髮私其心一孝宗淳熙七年讀真宗皇帝正說至正心篇論黃帝無為而天下治止曰所謂無為者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並聖

先正論 仁宗寶元元年蘇舜欽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矣 范祖禹論學於哲宗曰天下治亂係於人君之心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得其正故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

有不自稽古好學而能致也 光宗朝朱熹進言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於在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一心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竭而流汗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甚眾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

文集 屏山云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堯舜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焉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和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慢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

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馬洞達疏通與道不隔則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乎蕩蕩巍巍復在吾目中矣堯舜鄭景望云人主惟有一心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此人主所當用力也

君心二 以心蠹難除立說

策頭 君之心易正心之蠹難除愚嘗歷觀天下治忽之證熟察君心敬肆之原竊謂無他惟視失心之蠹者去與未去而已矣何謂蠹宮庭燕間之地左右親密之際人主之所易玩狎視之以為無足畏者此正蠹之所由生也

策段 人主以一身處九重之上至尊至貴至佚至愉凡一語

默一笑顰一動息皆左右前後之所陰拱而默伺之者貂璫近習日夕娛侍奸言巧計最易惑人此一蠹也貫魚宮人憑怙恩寵霓裳羽衣動盪心目此二蠹也奇褻賁緣出入宮禁售奸獻巧盡惑聰明此三蠹也疊是三蠹雖以英明之主猶有為其所惑終至於蠹其心者高祖能制項籍而不能去一戚姬之蠹宣帝能屈單于而不能去一石顯之蠹元宗能致開元太平而不能去一貴妃力士之蠹甚矣哉君心之易有所蠹也然則人主之欲正其心惟去其心之蠹而已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者眾一攻之不入十攻之矣十攻之不入百攻之矣耳有聽目有視而奸聲亂色足以蠹也口欲味體欲逸而旨酒燕游足以蠹也左右近習便嬖使令而柔顏

順色投隙乘間足以蠹也意向少偏則蠹者沓至玩好稍異則蠹者疊出邊塵雖暫息而堂奧之矛盾已多羽檄雖僅定而衽席之斧鉞已衆此又無形之最可畏者也

事類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弗庸書諛傳說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慮善以動讎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左昭年唐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通鑑本朝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內憂必有外患外憂不過邊事此可預為之防惟奸

邪無狀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如此 淳化二年太宗謂
 秘書監李志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
 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他遂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
 鷹犬為獻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私慾形見於外則姦
 宄無自入焉 徽宗朝李抃云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
 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則吾欲尚恭儉彼則攻
 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
 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柔佞彼其所以攻我
 者紛起並至人主又烏能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
 哉 陳傅良云人君臨莅之始公卿百執事欲開其貪也則
 以利試欲開其滯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遊試欲開
 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
 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
 欲開其誇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說之中
 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建元三年嚴助之一
 試而其事仙中於永光二年李少君之一試二試交中武帝
 之志荒矣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鬪棊中公孫卿以仙
 迹中朱崖之建瓌瑁中之也牂柯越嶺之開枸醬竹杖中之
 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集文

君心三 以主一謂敬立說

策頭 人主之心主於一天下之治定於一蓋一者宅心之要
 出治之原也古之聖王出而坐制羣動察萬微運化樞於

冥冥之中陶民習於疊疊之際時乎內寧外安吾之所守自
 若也時乎內詛外誑吾之所守亦自若也此無他一而已矣
 故當事而存勿貳以二則此心一知微之顯必謹其獨則此
 心一體仁知之德合內外之道則此心一一者非他敬而已
 矣孔子曰修己以敬先儒朱熹釋敬之義曰主一無適之謂
 敬內聖外王之事不能越乎是也

策頭 以君心言之坎亨艮止心之定也蒙養復休心之存也
 謙撝巽順心之敬也所其無逸以防其縱所動以天以去其
 妄此心之大蓋有通天地而昭神明者夫何憂勤替於山水
 之好逸樂肆於游畋之娛向也窒慾懲忿私情未熾今則恭
 敬徒形於笑貌向也養性事天邪不汨今則真實不著於
 踐履外廷寅畏矣而宮闈之縱肆者自如出言有章矣而平
 居之允蹈者弗類卻甘撤侑徒見於虛文蠲租減賦不沾於
 實惠不欺之心毋乃私有轉徙邪

邇者制臣入見陳士大夫心術義利之分玉音有曰此須於
 源頭上理會愚拜手稽首曰大哉王言也又聞邇者從臣出
 牧陳君心敬畏之義玉音有曰凡事皆當以敬為主愚又拜
 手稽首曰一哉王心也蓋窮其流於萬派則勢在物而不在
 我溯其源於一心則勢在我而不在物愚請得以發明聖天
 子源頭之義焉脩己以安百姓焉恭而天下平愚請得以發
 明聖天子主敬之說焉蓋源者即文武之心而敬者即此心
 之憂勤由是而之何治不濟

事 帝舜曰來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對武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大本朝孝宗朝朱熹進言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 又曰本一得之天性而純乎義理者道心也枯於形氣而雜乎人慾者人心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則察之貴精擇之則存舍之則亡則守之貴一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四端道心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人心也真靜虛明萬善具足道心也百念皆善而一念或差百事皆公而一事或私人心雜之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道心也善所常用而滯於依違惡所去當而拘於牽制人心間之也親正人聞正論所以養此心之正遠佞人息譏說所以去此心之害不睹不聞無異於十手十目之地則本心無往而不存宮庭燕私無異於辨色以朝百辟之時則邪慮無間而可入密察以存之純一以養之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流行而揆事應物自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屏山先生云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捨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逸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迂莫之主宰違從忻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有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論

君心四 以能定能應立說

策頭 人主定此心以治中國則夷狄無所用其強一有不定則狃近效而其心玩矣人主定此心以用君子則小人無所投其隙一有不定則惑邪說而其心放矣嗟夫心之用大矣虛靈知覺而萬善備心之體也廣充運用而萬務周心之用也推之而平邦國溥之而撫華夷澄之而別邪正斂之不盈乎方寸散之充塞乎宇宙心之大固如此也

策段 蓋人主惟有一心攻之者衆利害迫之則不能定是非汨之則不能定惟其定也則不以世之否泰而為喜懼不以功之成虧而為作止不以夷狄之叛服去來而為畏玩勢之激也波驚濤怒吾惟此心患之平也水止風休吾亦此心一不能定則狼顧失色於事變方叢之秋宴安肆意於事勢暫定之日此固先正大儒所謂兢兢隱憂也吁可懼哉惟其定也則從容於巖廊者必龐臣顛輔之足親論思於經幄者必

正人端士之是與承弼於起居宴寢者必豈第靖共之是信
出御斯朝委任責成吾惟此心端居禁闈闕邪存誠吾亦此
心一不能定則剛方正大逆耳而易踈遁辭詭論悅心而難
卻此固先朝諸賢所為拳拳論諫也吁可懼哉故嘗謂心有
操捨心至於定則有操而無捨心有敬肆心至於定則有敬
而無肆君心一定可以在中國而撫四夷可以進君子而退
小人其本不既約其效不既博乎

君心雖微所關甚大一念之動乾旋坤轉一念之烈雷厲風
飛反亂為治此心也一有不定治可常乎易危為安此心也
一有不定安可保乎以中國制夷狄以君子絕小人此心也
一有不定首足保其不倒置蘭艾保其不雜植乎先儒於大

學謹獨之說而謂萌于心之謂獨於大學格物之說而謂收
其心而不放亦以君心萬事之權輿正心萬善之總括是不
容不於方寸之間而致其力耳

聖文王惟克厥宅心書立江漢美宣王也王心載寧詩本

朝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
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
不如清心朕嘗躬行此語 又曰朕每事必務至公泛觀萬
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 又曰自虜寇侵犯邊報日至人
言非一朕惟靜居一室中精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
見蓋人情方擾唯當鎮之以靜若胸中不定隨物所遷則何
以應變 孝宗嘗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官中並無嗜好

只是靜坐凡政設施或一日至三五日思慮不已者 神宗
熙寧二年程顥上言論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趨道之正
在乎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
而固執之也

陳同父云夫處心不定者皆害治之本而執德不固者乃運
化之樞人主其可不純用其心也哉大抵治道有本原不得
其本而泛然求之於其末則胸中擾擾日見其多事矣抑不
思治原於一心心既擾擾則以刑罰說者或以刑罰為務以
征伐說者或以征伐為務以聚斂進者或以聚斂為務否則
必逆乎嗜慾主乎便佞又否則主乎廣宮室廣臺榭而天下
不勝其擾矣嗚呼唐虞三代之君臣夫豈無所用心於為治

者然其平居議論惟曰惟精惟一曰德惟一曰純亦不已曰
之德之純觀其言疑若迂闊而不切事情及窮其理則治道
復無出乎此何也專精誠者合百為於一致舛駁進退者
散志慮於多端故視庭搏鼠者歌必不成而搔蠶挫精者射
必不善吁人之一心可二其用也哉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夏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二

君道門

君權

附

剛德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嚴大政公大權○起積虛之弊者必當嚴綜核之
 大政回積輕之勢者尤當公信必之大權大政當嚴而不嚴
 則上下悠悠架屋以支撐事功落落空譚而緣飾無大懲創
 無大更張而政事日虛於一日將淪胥於陰消潛蠹之中矣
 大權當公而不公則功所當賞刃以屯膏罪所當誅調停
 而姑息無真是非無真好惡而權柄日輕於一日抑何以作
 斯世於指顧叱咤之下哉要之天下之大政嚴則實寬則虛
 天下之大權公則重私則輕欲嚴其政其權必公能公其權
 其政斯實自昔聖帝明王出而幹天道開關之機握世道升
 降之會未有不於此而加之意者昔舜之三載考績也蓋有
 虞責實之政然也然非尊九德除四凶必公其黜陟幽明之
 權果何以副寅亮天工之望昔成王之董正治官也蓋有周
 責實之政然也然非用吉士詰奸慝必公其大明黜陟之權
 亦何以肅欽乃攸司之職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而賞不僭罰不濫惴惴以至公之心行之而一念
 怠違之不敢萌所以為三代之令主也況世道日靡人情日
 偷綱紀解縱之久不飭則不治法令玩弛之餘不振則不起
 又安得不公此權以嚴此政哉

政權各有所歸○大權歸人主非運乾剛之德者不足以秉
 其權大政歸中書非守坤方之節者不足以輔其政蓋惟剛
 則欲不能屈而厲世磨鈍奔走群動大權不至於旁落惟方
 則物不能誘而進賢黜否叶贊萬化大政始歸於經定故自
 大權之歸而言王命卿士徹我疆土任使公也碩鼠食黍莫
 我肯德貪墨黠也彤弓昭芳受言藏之所以惜名器也不僭
 不濫不敢怠違所以公勸懲也合是四者一以至剛之德行
 之發強剛毅徐以收文理密察之功沉潛剛克予以收作威
 作福之柄則設施自我予奪自我夫是謂運乾剛而秉其權
 自其大政而言伯氏吹壘仲氏吹篪諧國事也秉國之鈞四
 方是毗崇迫揆也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所以絕私謁也貪人

敗類誦言如醉所以抑奔競也合是四者一以至方之節守
 之端方守正予以矯波流風靡之俗含洪肅懿用以圖沃心
 補闕之功則啓沃自我儀刑自我夫是謂守坤方而輔其政
稽古傳議一體統正權勢○告今天下未有一體統而能
 振權勢者亦未有欲一體統而不自上始者東周而降流弊
 屢靡一變而為諸侯專征再變而為大夫擅政權勢不尊未
 有甚於此時者夷攷其故政出多門或移於近習或制於私
 人一國三公賞罰無章黜陟惟意以如是之體統如之何不
 為如是之權勢更秦歷漢文帝以明斷之資杜姦枉之萌薄
 昭不赦外戚之跡屏息鄧通屈辱近習之權廢落帝非為他
 慮也為體統說也是以當時內外尉陀臣服中國安寧權勢

如天之不可升而萬鈞之不可易移也自是以後體統混於宦官女子者有之散於斜封墨敕者有之干於老奸巨猾者有之體統不一權勢日萎溜溜如下流之日趣泛泛如虛舟之至止不缺則拆不縮則懦其為弊蓋有不可勝言者

漢人政權之失○嗟夫權勢者君之斧斤一有不剛何以剝裁乎萬變大臣者國之柱石一有不方何以屹立乎流俗質諸漢世信斯言也勵精更始之剛方運而闡寺近習之欲隨以蝕權剛撓攬之剛一振而南陽近親之慾隨以蠹先儒有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是漢之諸君既不足以誥乾賢良峻躋於宰路而卒不能救其君之驢武儒生迭用以委政而終不能正其君之荒耽君子有曰刑於物則非方方

則羞為奸欺是漢之諸臣又安足以語坤收於此失於彼天下大物也公器也知其為大物則當有以用其大知其為公器則當有以示其公宜大而小之宜公而私之則窒於前而開於後防於東而撤於西如晉能誅三郤而不知權攬於六卿齊能制樂高而不知政歸於陳氏東漢之所退者功臣也而不知事乃制於外戚魏之所抑者宗室也而不知禍乃起於權臣唐之所憂者藩鎮也而不知亡乃在於宦寺量不足以用大德不足以示公則綱維不立體統不正多見其不足以杜倖門而塞亂本也

聖祖嘉猷大權當有所歸○天下之如虎如貌如雷如霆何莫非朝廷兵也紹興時張浚檄兵合肥出示御筆以朝廷主

張其事則檄合肥之兵者非浚也高宗之權也今也脈絡相通雖形詔旨支體自解邈無成功睢陽不援袖手而觀其長江畫守視鄰以為壑也何如哉此愚所謂事權之當歸者兵其一也天下之如山如丘如淵如藪何莫非朝廷財也紹興時吳玠末軍中犒賞聖訓且曰非緣張浚也其他所缺可具奏朕一應副則撥川陝之財者非浚也高宗之權也今也朝廷科降雖許那撥郡縣需索巧立多名民膏日削剝牀以及膚兵竈浪增夷丘以實壑利可嚮也雖茶鹽而亦賈塞可寶也至常平而亦貸其視紹興何如哉此愚所謂事權之當歸者財其一也

用剛以秉其權○蓋剛則足以勵臣子趣事之心今也蕩節輝煌又頒卯詔戎車留滯未見辰趣是運剛德以激臣子之心尤歎如也陳若拙辭帥長沙旋遭降責郭贊辭知天雄固遣之行或者咸平至道之剛有當法歟剛者所以制臣子狗欲之私今也出守一麾朱幡歲改盜賊蕩計白簡霜嚴是奮剛德以懲臣子之貪尤闕如也則王琰晉城受賂論賊抵罪范航齊州枉法黥隸沙門或者真宗皇帝之剛又當法歟美官寵錫之特優醜恩千求之不憚苟剛矣誰肯以名器假人則夫舍人不于李詢隊長止迂於李榮是正當以祖宗之法檢柅人心也罔功者黃緣異擢棄城者僥倖連誅苟剛矣孰肯以賞罰及則夫郭進濫之勤勞賜第金斌之貪墨黜爵

是正當以我宋之家法信必賞罰也剛能如此大權自歸於上矣

時文警後攬權之說有三古者朝廷無內外之間而權剛振舉主勢尊隆其說有三一曰天子無私昵二曰大臣無勝官三曰內庭無預政至後世而多反焉不知一鱗或開則一弊滋起此中外所以有間也夫宸極端居百工布列名分等級固不容於無別脉絡體統則不容以不貫使正人或踈便嬖是眩肆游宴之私而規正之不聞則主權必潛移而不自覺大臣尸位權戚擅朝握機要之樞而居中以用事則主權將陰奪而不知反刑政煩多事任不一廢職分之常紊官守之經而政由中付則主權亦偏移而不勝其弊嗚呼是豈盛世之事哉

雨露雷霆之喻○君猶天也其賞雨露也其威雷霆也雨露一滋而萬物恩之雷霆一震而萬物畏之非屑屑然求其恩與威也不期於恩而物自恩不期於威而物自威此天之所以為天而君之所以同乎天也

權之名所由致○嘗思權之名所由致也是群臣庶民其初不能自治而挈是物以寄諸一人而使宗主之者也固不必攬而未嘗去也不待攬而未嘗在人也公卿大夫之有列於朝廷者則又朝夕從事乎是權者也聖人謂是非人主之私柄實天下之公器必與群臣共持之宰相之平章臺諫之論列無非維持扶植乎此也

剛德消長之驗○天德清明物慾簡寡則良弼碩輔此德之几杖前師後誦此德之龜鑑危言讜論此德之藥石苟惟志不御氣道不勝情則奸唇佞舌足以簧鼓此德繁聲冶色足以孽瞽此德奇技淫巧足以蠹賊此德

續善駭珠

內庭嬖寵請謁公行 倖門之蟻穴未塞
近習扳援蹊徑捷出 近習之魚鱗不嚴
敬而不本於剛健則寅畏之心有時而轉移
仁而不本於剛健則愛養之心有時而間斷
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
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風雷震驚萬物鼓舞蓋垂拱仰成固所以見不居之聖而作威作福亦所以見惟辟之權

當今獻策收還威柄之美○聖上日親大政總攬萬幾收還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聳動羣聽於遵養時晦之後聖斷凜然至今一日執政從橐之升遷時出親除之一札諫垣給舍之奏駁亟頒威命於崇朝作新庶政因革惟時不膠柱而調瑟也總理萬事綱紀是先不倒行而逆施也廷紳所謂進君子而退小人所謂政令之當更所謂體統之當急皆吾君所優為者或者過計以為君子固當用矣而牽制於好惡者似可憂小人固當舍矣而牽制於阿附者不能免出政布令大率左牽而右制立經陳紀類皆跋前而覓後固非陵奪而實

亦散漫固非從弛而實未卓立是故當政權自出之世而主勢反似下移當治化圖新之機而朝綱反似不振當公道大明之際而人情反似拘攣以吾君能致之資得政之位而事不如意往往如彼其故何邪豈非惑於人情所在其勢有不得已邪

不當牽制私情○側聞近議誠有可疑謂內庭壁寵請謁行近習攀援徑捷出裁決豈盡由於御筆施為多沮撓於陰邪吁其信然邪其不然邪蓋糾封墨救叔末之弊政出多門亡亂之階壁昵之用事乃寡廉鮮耻之所奔趨近習之預政乃壞法亂紀之所權輿以吾君英明之見孰謂察乎此而肯甘於巽懦不武遂使權綱至於此極哉然而人言籍籍蓋亦

於此警省焉爾矣是必處暗室如視朝居處深宮如在經幄明示意向勿事彌縫真能鏡是非真能衡可否知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則必如端平初元之收召老成斷從上意而毋為魚軒融洩之皇惑也知小人在位民棄弗保則必如端平初元之斥逐奸邪斷自宸衷而毋令鼠社依憑之附託也政令自我出勿使勢牽於私昵而病政令之不行統紀自我立勿使權移於群小而病統紀之不振誠如是也則運掉伸縮在我不在物轉旋闔闢在心不在事天下固惟吾意之所為矣目前證弊所謂牽制所謂優柔豈復有如近議之云云者哉
生意收結今日病在於且○雖然歸事權於今日急矣然愚猶病歸之未必急也何則今日之病在於且上下以且為心

而又以且為議論矣且之說一痼牢不可破兵之權當歸也而曰且俟師還財之權當歸也而曰且待事定歲以且而玩日以且而惕凡吾所激厲所振作者不歸於人不歸於已將轉而歸於且之說矣然則去且之習當何如有靠實之功夫則可天子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大臣曰敢不竭誠以副陛下責實之意則淳祐一紹興矣嗚呼嘉種既降實函斯活敢以是為今日靠實者勉

用權出於用德○雖然非大權固無以行是政非大德尤無以行是權且人君之一身實四海之表儀而三公九卿百執事之標準也一念少差觀聽所係一節不謹好惡易偏苟倖門之蟻穴不塞近習之魚鑰不嚴暗室屋漏狐趨狗媚者之

不屏斥也非特無以儀刑乎天下而善善惡惡之公皆由是而亂其真矣必也體乾之閑邪酌損之室慾端居蠖濩而正諸心修諸身者無非明通公溥之實德焉則篤恭而天下平固有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者矣此正執事陰驅潛率之說也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惟執事以復乎上

當重宰相之任○然愚也得諸傳聞切謂今日之君權誠重矣而相權之輕未免貽識者之譏今自一事以上悉關於王命而坐于廊廟者未免瑣屑於常程而大事之建明未之聞焉蓋向也有畏相之意而今也有輕相之病如是何以振朝綱而重國體哉恭聞藝祖皇帝注意一相尤為加篤聞小臣之諧則責以鼎鑄之語觀毀短之奏則折以明敏之辭故其

臣亦得以展布四體而無忌蓋相權重則君權重脉絡固相
關也幸執事以復于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管七臣 君人有大有大
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則強失之則弱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
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奏議

歷代事實 西漢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輔成武帝時

衛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傳誠能弗失其柄天下雖

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傳

侍心帝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傳秦倒持太阿授楚其

柄傳昔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帝贊

皇朝典故 太祖建隆二年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戰

鬪不息其故何也普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惟稍奪其權收

其精兵則天下自安上悟於是召石守信等飲明日皆稱疾

請罷上喜慰撫賜賚之甚厚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高保寅

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李翰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

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攝以分

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上納翰言金長端

拱元年上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暨朕纂位

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興太平 高宗紹興三十

一年詔自古御臣之柄有賞與罰朕將信而必之又御批曰

賞罰誠人主之大柄王權臨陣退衄已朕遠竄今二大帥制

置招討之命宜即便除以示懲勸

堯正論 孝宗朝朱熹封事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

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

一二小人者交通貨賂盜陛下之財命卿置將竊陛下之柄

所謂宰相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

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

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

其權也

文集 或問龜山曰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

下奪其威福此固是也書曰用人惟己孟子亦曰見賢焉然

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他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

人殺之雖不聽諸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聽國人之公是非

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

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

能固執矣歸胡文定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

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

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

人主不之覺此後世之公患也歸父奔齊緣季氏也朝吳出

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生

殺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眾多知有權臣而不知

有君父矣

君權二

以奮振自強立說

策頭 權貴獨攬志貴有立擢者威令之所自出志者事功之所自成何則威令者人主所恃以崇高也天下所恃以聳動也一日而無威令則憚焉而畏我者縱矣靡然而聽我者驕矣是非威令之罪也宴安之鳩移之玩弛之穿陷之而不威不令者之過也然則收攬威令以作天下之委靡者亦觀其立志之如何耳

策頭 自昔人主非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後之人主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所不察則權雖在已未嘗不在人也

擅爵人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文帝從衆建之策分趙分齊而威令似復振矣厥後惟其初志之不搖而大漢之業以固朝呼韓斬郅支漢威令似行也元帝楷優游之志左恭右顯而威令復不行矣厥後偷安苟且之是務而大漢之業以衰以是知毅然有志者勢雖未振猶可以作而起懦然自怠者勢雖已振殆難以善其終有天下者何可劫之不堅忍邪若夫不自為政而移於人城狐社鼠得以覘其意狗苟蠅榮得以俟其機外邪客氣得以襲其虛威福之柄奔逸四出黜陟之權曲折萬端如是而曰我主神器而申鼎命是擁虛器也如是而曰我握皇圖而闡坤珍是隆虛名也雖庸人孺子

皆有狎視之心況於日尊日崇者哉

策頭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洪範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周禮武明謹政體摠攬權綱本太宗正觀之初上書者皆言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通鑑元宗初立收還權綱統於決事群臣畏服魏本朝太宗謂宰臣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豎朕纂位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興太平綱何郊言今之政令不舉蓋失於寬之漸也以陛下聖明之資加有祖宗典刑具在但當摠攬威柄以奮乾剛之斷 孝宗朝王十朋奏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唐自中宗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挈大權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成而權稍歸朝殆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稍安瓜分土疆以授叛將自是而權歸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

君端三 以操持不縱立說

策頭 假事權以責諸人前日固知為邊勢慮歸事權以總諸已今日猶當為國勢慮嗟夫國之所與共立者權爾紆近憂者藥中制之病故不容不假諸人熟遠慮者鑒外重之轍故不可不歸諸已中制多至於拘攬外重易流於縱肆二者胥失之無已則假而歸之可乎

策頭 粵自兵興以來國而變觸家而藩籬王韓中國之匈奴牛李朝廷之河北紆近憂者曰權不一於裴度必掣平淮之

師權不專於謝安必停蹙堅之揖兵許撥道俾無子虛財許
移用俾無豐耻於是籍東南之精銳而猶病其虛淵東南之
稅賦而不計其涸江漢湯湯經營四方寄之一人有餘也此
得非為邊勢慮者乎然而宿師豢敵歲月悠悠專征耗財事
功寂寂熟遠慮者曰總攬權綱漢規可重倍重馭輕唐執當
繼兵吾兵也輿尸者不可專昇財吾財也私橐者不可與私
是必調遣自我則援無不應之憂幹旋自我則用無移牒之
擾由天子明惟斷乃成總之一己有餘也此得非為國勢慮
者乎嗚呼任人而不假以權則外憂方大誰與領此假以權
而不歸諸已則權逸於人慮國勢者凜凜也

精簡卷之十三

之士咸精其能唐憲宗當權綱解弛之餘剛明之念一決雖
外而強藩悍將之徒亦皆悔過而效順以是知人主操得致
之勢有能致之資一念決裂而天下之大頓在掌握雷勵風
飛頃刻即異 使為人上者總攬是權舉之如網在綱操之
如楫在舟挈之如裘在領則賢自我登惡自我去惟見用舍
之權尊罰自我出賞自我施惟見喜怒之權導政事自我出
禮樂自我作惟見其君臨之權尊於斯時也皇威山聳王道
天臨仰之如雷霆敬之如鬼神尚何有一毫之褻哉
事 武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書洪武成王太宰以
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
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

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周光武明謹政
體摠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紀光武愷數世之失權政
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唐太宗曰正觀之初上書
皆言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魏元宗初立收還權
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吳兢元宗謂高力士曰朕欲居高無
為以政事委李林甫如何力士曰天下大柄不何假人宦
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威柄以
黜載李肇

精簡卷之十三

本朝真宗景德四年馬知節曰唐真觀開元稱為治世然措
置兵甲植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
出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指授嚴家祁上仁宗疏曰
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切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
不自克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臬陶家家如后援尚且
不可況有托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植恩者乎中才之人料
特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於公者反入於
私門威柄寢移人心何係 呂誨上英宗且威福者人主馭
下之綱維賞善黜惡一出於已則人知畏愛皆思歸附伏望
陛下臨朝視事與大臣論道總持綱維威福既行則天下取
信斯亦安基祚萬世之事也 東坡論道德疏書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
則若舍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
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

將安歸乎今之說者不然也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

剛德 附 以體乾行健立說

策 人主之德天運而不息則天下之治日新而無窮蓋德者治之本而治者德之驗也人主之培植民生使之附固而不可解者德也新美士習使之作興而不自已者德也愛養邦基修立武事使之不至於困竭而廢弛者德也然是德也有之固難而運之尤難運而不已則治有愈進愈盛之機苟其運有所間斷則方為而復輟時作而驟已奮揚振起之念未免先後之或異則治勢之升降往來方將迭見而不一而尚何望其進於大成也哉

策 君一天也君德一天德也天德者何剛健是已天一息而不剛健則元亨利正之德虧而萬物失其所君一日而不剛健則慶賞刑威之權弛而天下失其理蓋剛則不撓健則不息可以制天下斂可以運天下之權役使群動宰制萬物無施而不獲者皆剛健之功用也元帝優游漢業以衰憲宗剛明唐祚以振成敗治忽瞭然在目乾言剛健其以此歟乾陽也聖人之位也居聖人之位而不能乘陽用陽者吾之愧也奮吾之剛作吾之健明通公溥無有滓穢則清明配天

含洪博厚無有障塞則淵泉蟠地剛毅果斷無有恐懼則威靈服人聽朝陽也女寵陰也我則勤聽朝而踈女寵正人陽也佞人陰也我則進正人而斥佞人延訪儒臣陽也嬖近閹寺陰也我則尊儒臣而遠閹寺事事而觀物物而察凡有麗乎陽者振之翼之凡有麗乎陰者屏之絕之則六陽之德斯運而乾之萬國可寧

剛天德也君心清明之初天德固湛然也一有所汨則愛移之私奪之懦牽之其為剛斷者始不得而自用矣臣之容悅有非不斥臣之阿意有過不去愛之足以移其斷也言不足聽喜則詭隨言有可行惡而莫用私之足以奪其斷也欲一事慮敗而沮欲施一計畏難而輟懦之足以牽其斷也愛之移移於曾次之蔽私之奪奪於曾次之欲懦之牽牽於曾次之惑三者勝天下不勝其弊矣

策 箕子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注沉潜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範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錫乾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欲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有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剛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剛者好斷文中辭 羸曰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左文明主膺天元之尊 正乾剛之位後漢成王作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劉向上封事云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今願陛下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

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通光武明明廟謨 趙趙雄斷 明謹政體總攬權綱唐太宗
宗臨機果斷紀憲宗剛明果斷 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
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贊
本朝太祖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上嘗召問曰莊宗以英武
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性好田獵將士驕縱
惟務姑息因而兆亂以至晚年有蕭牆之禍蓋威令不行賞
賚無節太祖拊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中原得天下不
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今朕撫士卒固不吝爵賞苟
犯吾法唯有劔耳淳化四年太宗語侍臣曰選賢任能堯
舜猶病至於舉一事命一官苟非斷自朕心何以克濟古語
云謀之欲多斷之在獨寶高宗紹興元年李綱奏事因論自
古創業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
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請以所編
三君紀要錄以進上可之編孝宗淳熙七年梁克家奏近時
兩事皆前世所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出於獨斷了無纖
芥遲疑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聖
慶曆二年歐陽脩上疏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納諫之明
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
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
四年丁度等上答通英聖問一卷其序略曰自古求治之主
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直退奸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

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摠三
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通仁宗朝司馬光言人君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
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伊川曰
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之
剛健何能治乎論語 范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
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
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銷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
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
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
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
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
以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
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甚是以終
怯畏也語胡氏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
道也乾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
也如天之行一息不繼則天道壞矣胡氏曰揚誠齊曰乾為天
為君故君德體天天德至剛風靈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
君之剛也君惟剛則言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
過主善必堅去邪陰柔不能奸矣
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四

君道門

君德

附

勤德

儉德

明德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不已不欺之說 ○銘盤九字謹終如始在人君固

當有不已之德暗室一誠莫顯乎微在人君尤當有不欺之心大抵君德之流行君心之發見也德之不已者固貴於始終如一心之不欺者猶貴於顯微無間何則夜氣清明不以旦晝而亡童蒙果育不以再三而瀆輝光篤實與日俱新剛健純粹與時俱運如大明麗天綿亘萬古而光景常新太阿發矟刺裁盤錯而鋒芒不頓此之謂不已之德歛衽經筵不

以暗室屋漏而移改容莊士不以宦官女子而遷起居飲食箴誦乎先後云為舉措史筆乎左右如齋明盛服而天地神明在上在側深居燕處而十手十目所指所視此之謂不欺之心

實德實政之說 ○回天下之勢者必有更新之實政成天下之治者必有常新之實德以常新之實德圖更新之實政天下無難為之事矣蓋政者正也上率以正孰敢不正德者得也心有所得何求不得德乃政之本政乃德之推然而政之更新者易德之常新者難發強之志一立而整暇之功旋見議論必求於確實意向必主於的實規模必務於靠實此更新之所以為易逆順之境不同警玩之心隨變雜揉易汨其

純實奇表易蠱其樸實虛偽易虧其充實此常新之所以為難昔之聖人知夫國勢之風采非小智所能振刷治體之精神非小功所能整頓艱難之會不可無變通之道膠轕之衝不可徇拘攣之見必致知以為明德之本必明德以為治平之地世運泰亨吾德之明目若也世運否塞吾德之明亦自若也故有光明盛大之實乃收剽裁圖撥之功是以盤銘又新紀於戴記篤實自新著在易經有天下者所當念也
強德以濟時用○方今天計何如哉切於憂國者皆曰疆國勢為急老於謀國者獨曰強君德為先嗚呼國之強弱獨不視將之勇怯乎章邯猶在何補於秦姜維未沒何裨於蜀故知君德不強將不能以自強其國國之強弱又不視兵之精脆乎羽林無恙漢竟優游神策雖蕃唐終陵靡故知君德不強兵不能以自強其國國之強弱又不視形勢之得失財計之盈虛乎江濤如故遽驚木枿之浮皮幣有餘只重輪臺之悔故知君德不強有土有財亦不能以自強其國思昔伯益論唐虞功化之源委惟無怠無荒一語耳而四夷來王者以是仲虺揭成湯興王之綱領惟不邇聲色數事耳而東征西怨者亦以是成王得文武周公治道之筋髓惟祇勤于德四守耳而四征弗庭者亦以是堂堂中國之勢果未嘗一日弱也惟君德之不強者實自弱之我惟自弱敵始浸強將雖勇雖衆勢雖利財雖豐且不足以振我之弱支敵之強何也無本故也況乎將果怯兵果弱險要已淪於盜手而供億取兵

辨於鑿空者乎

稽古章議唐堯虞舜之德○堯舜之聖如天之運乎無聲無臭之表大化磅礴元氣渾淪不可得而測識也不可得而形容也稱堯者曰欽明文思曰安安允恭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曰溫恭允塞曰神聖曰文武曰寬簡雖當時不能以一端盡易文漢唐之德○且聖敬日躋湯德之不已也之德之純文德之不已也不邇不殖不以物欲而轉移無畔無援不以人為而間斷茫乎天運時止時行宵然神化無作無輟可謂至德也已矣抑孰知禮教以自制非矯揉之為也聲色之不大本非笑貌之恭也六事罪已實諸鬼神而無疑小心事帝建諸天地而不悖其心之不欺者何如哉迨至漢唐夙夜永惟武帝非不欲運此德於不已也躬行仁義太宗非不欲此運德於不已也然輪臺之詔徒以重晚節之噬臍十漸不終浸不如初年之銳意方其清明則泉達而火燃及其轉移則風休而冰釋可謂不常其德矣抑孰知仁義之施不足以蓋其多怨之行王道之行不足以掩其閨門之玷竊直一言切中膏肓書空幾字窺見肺腑其自欺何如哉

法祖嘉猷本朝君臣相正○國朝聖聖相承盛德大業輝映千古固無待於繪畫天地模寫日月而可見矣姑即所聞者而稱誦之元祐初元我哲宗皇帝之盛也一時新政之聳動皆一人新德之流行則其自強不息固已進乎剛健之天矣當時鴻臣碩輔如司馬光猶以其平生學術已試於累朝者

為聖德之助必曰安百姓利萬物斯可以言仁別賢愚辨是非斯可以言明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斯可以言武投老而來納忠不已亦曰不如是不足以為吾君成德之地也家學源流如蘇公軾未幾亦以六事奏之曰慈曰明之外諄諄乎勤儉誠謹之論不曰約已省費則曰躬親庶政也不曰畏天法祖則曰推心待下也雖言無新奇如服藥石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大吾君成德之地也

強政在於彊德○方今事勢適與中興初年有相似者當時大規模大議論豈不急於此顧必先以內脩李公綱之說曰新盛德以動天心張公浚之請曰正心脩身以感天下許景衡則曰今思所以強中國攘夷狄在脩德而已丹青議論可謂著明新膽規模猶為刻厲黃門聊備掃灑官人僅給使令

外戚無濫恩內帑無妄費軍國大事坐小閣以靜思將臣論兵過乙夜而不寐謂憂勤以成務之詔味焦思先吾身之詩想見其恫瘝之切憤排之深飽勉之誠堅忍之力直不知有九重之貴有四海之奉也自強如此何憂女真邪

時文警眾實德貴乎常新○易新者在政難新者在德皇上孜孜日思已有進德之資矣不識亦加意於進德之實乎德者何心是也中庸曰尊德性尊是心也大學曰明明德明是心也心之為德以公而清以私而濁以理而明以欲而暗苟新其德則清如止水明如皦日公勝而私泯欲盡而理融守之以精一持之以悠久必日就月將緝熙不已而後可謂之

新一息有間非新也閑邪存誠乾乾夕惕而後可謂之新一念少肆非新也自然宇定而光發室虛而白主體之於身無一日而不新推之於治無一事而不新實德實政何害其為俱新哉不然微風過之寸雲點之涵養之力不加清明之境易汨誠恐中無定守不休於畏沮則制於拘攣不玩於虛浮則淪於姑息今日之所謂俱新者恐不能保其往矣是豈非實德常新之為難乎

德新則治日新○進德無止法此心清明則此德日新而不息致治有成法此德剛健則此治日新而不窮政之未新德之未新也天下固無趨而難回之勢聖人常有純亦不已之德蓋聖心清明乃聖德常新之基也世之人主有能清明於

其始而不能不晦蝕於其後心苟不立清明何有惟見其始勤而終怠也始警而終玩也始乎天理終乎人欲也始乎與治同道終乎與亂同趣也又何足以語常新之功哉是以堯之廣運舜之日致禹之孜孜湯之又新文武之勤成王之就將無非以付畀之重而為是憂勤其於天命也不曰永保天命則曰祈天永命盡保位之實則知夫位天位也盡愛民之實則知夫民天民也其於祖宗也不曰繩其祖武則曰昭其先功盡尊祖之實則不惟皇祖有訓當念也盡敬宗之實則不惟明堂宗祀而止也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此古昔帝王所以如是之拳拳也
立德貴乎有常○為治無他道在乎常其德而已常者何日

新又新之謂也天以常故不息地以常故厚載日月以常故
久照人君中天地而立並天地日月之明自非有常新不變
之德其何以圖事揆策運行萬化而措斯世於平治之域哉
故易以常久而後化成伊尹曰常厥德保厥位信矣君德之
不可不常新也皇上非不銳情經術也其或龜勉於翠幄臨
講之頃而轉移於燕處閒暇之私非所謂常新皇上非不留
意戒備也其或戒謹於羽書方警之時而玩愒於駟報稍寬
之日非所謂常新皇上非不悉心愛民也其或勤郵於清人
帶散之初而懈弛於鴻鴈還定之後非所謂常新然非剛則
不能新非明則不能新非遠淫聲曼色則不能新非聽讜言
法語則不能新世道轉移之機特在聖心一德之常新耳

結語聯珠

道足以化慾則慾不為害道之螟
義足以勝氣則氣不為伐義之斧
養之既熟時至氣化含穎充實固與握苗而助長者不同
養之既深源泉有本盈科後進固與溝澮之暴集者有異
灌溉浸潤之則君德溥博而淵泉矣
琢磨礱錯之則君德溫粹而精純矣
細行難謹細過難防消消之私難塞悠悠之念難去浸潤之
伎難遠先入之語難忘
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恭敬慈儉勤
勞憂畏世主之繩約

宴安怠惰憂勤之鳩毒也附耳屏語讒譖之鼠穴也暴虐不
恤寬仁之尋斧也優游不斷剛決之掣肘也不惜名器決奔
競之隄防假借威福授陵奪之太阿者數之失不在多也有
一于此萬善俱喪

當今獻策君德不容作輟○且以君德言之乾旋轉德之坤

剛也否休泰通德之明也損上益下德之仁也惡衣非食以
昭其儉學聚問辨以昭其勤此德之大蓋有參天地而闡盛
衰者夫何處斷於燕安之鳩勇智移於鴻鵠之轉向也衆
生彙征羣邪退伏今則薰蕕復至於同器向也聖恩寬大民
隱屢求今則鴻鴈復蕩於離居惡旨有箴矣猶未免舉白浮
觴之娛無邪有戒矣猶未忘燕歌趙舞之樂金華講說浸異

於曩時翠幄訪詰益虧於前日不已之德毋乃猶有間斷耶
必也身修思永而不戕以聲色之斧尋德修罔覺而不流以
利欲之波蕩以堯舜為父師以諫士為藥石以恭敬惠愛為
繩度積之以歲月而無變煩之以萬幾而無倦造中庸之至
全大學之定庶幾終始如一而盛德日新矣

君德要當體乾○六陽乘乾聖人位正為大君者當思所以
體乎乾體乾者何剛健是也深惟今日陽氣浸穢垂妖吐異
翳景埋光而稂莠之惡交於天食交損稼連疇接壤而昏濁
之障具於地懷貪肆虛破藩毀垣而腥羶之穢慘於人魚軒
融洩巧為蠱媚陽之蝕也梟鳴雜襲大肆蜂螫陽之蔽也鼠
社睚眦每懷鳩毒陽之累也青天白日而浮雲重霧之紛紜

嘉禾良穀而稂莠雜稗之封殖陽方斷續陰輒崢嶸乘乾之德非大君之所當運乎

德強則國與強○嗟夫財計者國之氣血也形勢者國之膚革也兵者國之爪牙也將者國之肘臂也而國之命脉國之心腹果安在老於謀國者亦曰在君德而已凡君德之強者必精明則將之怯者可使勇凡君德之強者必振厲則兵之脆者可使精凡君德之強者必把握則形勢之虧者可使全凡君德之強者必節約則財計之歉者可使裕吾德一強韉將厥角稽首之不暇而外治猶有不舉國勢猶有終弱者乎然則強君德之說將何如一日剛剛者不撓於陰柔撓之則剛者靡矣今朝綱既圖於翠幄而通禁之妖尚存無邪昭揭

於丹書而卻座之規或拂剛得無撓乎二曰明明者不翳於邪枉翳則明者蝕矣今許史之恩過優或落甘言卑辭之托恭顯之蹊莫杜必萌浸潤膚熱之奸明得無翳乎三曰勤勤者焦勞宵旰真以用急為心不以有所玩而愉也今延英之訪問雖頻何不立課程而辦事在鎬之豈樂或迥毋乃憚多故而惰憂勤如之何而不替四曰定定者主張枰局的以自治為說不以有所怵而沮也今常武昭回於奎畫而未能免隨敵懼難之心責實諄勤於詔書而猶或縱在位苟愉之習定如之何而不搖

生意收結修德以仁為首○雖然天之四時首以春也乾之四德首以元也仁者其帝王萬善之冠冕歟惟我仁祖號稱

至仁其講周禮則曰薄征緩刑雨露之涵濡也論契丹則曰境外皆吾赤子天地之容養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獨非可取法乎先儒有言曰法仁祖則至天德矣不然温公之論三德何以獨首於仁而蘇公軾之奏六事亦何以獨先於慈哉愚敢以是為終篇獻

德以講學為先○雖然抑猶有說學所以進德必有師友漸摩之助古之人君立師保傅之官以為承師問道之本至于左右前後亦莫不有箴規裨益之力苟惟御經筵之時少而深宮宴處之時多交接儒臣之簡踈而昵狎嬖近之情密恐非所以養成君德也今之開陳理亂剖析經理於廣廈細旃之上者必得天下之賢士居之矣夫退朝之暇與王游處而備顧問者尤不可不擇如是則善言善行何時而不聞出入起居何往而非學君德何時而不進哉又講學進德之一助也若夫侈金華之講誇車馬之榮未足以知養君德之義而指千載之難言惟故事之是奉是又沮其君稽古進德之志皆不足為今日道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卦臧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左傳帝章詔曰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後本

歷代事實堯舜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前董益曰都帝德

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亦有四海為天下大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躬堯德厚恩深無怨於下唐堯以德化為冠冕孔子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禮記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子
天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本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惟禹體道功厚德懋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太戊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詩烈高宗有鳴雉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詩元周王孫滿曰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

十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宣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涌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昭為周出詩王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隍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皇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耶
十八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成王祇勤于德夙夜不逮周官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漢高祖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

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元文帝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贊本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韓平淮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致治太平之功可謂盛矣傳陛下盛德含光規模宏遠成斬元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易肅宗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元詰中

皇朝典章真宗咸平中陳堯叟曰天之謫見實欲昭示時君今陛下克已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聖范祖禹上言伏觀仁宗在位豐功盛德不可名言所可言者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錄明道二年因講尚書

洪範五事上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警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是豈畏天道實英宗治平中司馬光言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微嘗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群臣安得不畏服哉高宗紹興初上謂宰執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不能盡孝宗淳熙五年趙雄奏太史局申祥瑞言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聖

先正論司馬光上仁宗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此人君之仁也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武而不仁知猶獲而不知種也哲宗即位再進此曰昔仁宗擢臣知諫院即言人

君之德三英宗神宗皆以此言進今陛下新承大統謹復以獻臣平生思慮盡在於是故首為累朝言之 呂公著上哲宗切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日畏天二曰愛民其愛民之章謂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日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

文集卷中東坡云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良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爾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貫之故能成功

君德二 以學力充養立說

策頭有帝王之天資必有帝王之學力天資粹美聖德所以日新也學力無窮聖心所以天運也自昔盛帝明王出而統天御極履端肇始未有無天資者自其性惻稟隱心本好生有以備此德之仁自其廣充羞惡行而合宜有以備此德之義自其濬哲天稟與日月並其明而明之德備焉自其勇智天錫與乾健同其剛而剛之德備焉具聖神文武之體推仁義剛明之用一性既覺萬善俱進由其聖德之日新可以見帝王之天資矣雖然理義難盡人心易遷學問難窮私情易怠是可不盡其所謂學力乎汲汲焉皇皇焉愈求而愈切愈

至而愈不至善可咨也吾咨之雖芻蕘之賤工瞽之微不棄也學當講也吾講之雖理趣幽微古今細說不怠也賢所以輔吾之善賢有可求何問乎築巖而釣渭言所以正吾之失言有可聽何畏乎批鱗而逆耳凡可以裨益聖性養成聖功者靡所不用其力則由夫聖心之天運豈不足以見帝王之學力乎

策段音嘗讀易信斯言矣剛健中正純粹而精乾之德也而大象以行健明之謂之行健則乾乾不息悠久無疆學力者如之含洪光大厚德載物坤之德也而文言以時行明之謂之時行則德主有常德合無疆學力者如之若夫天資之與學力又豈判然二物哉志於五帝可以為帝志於三王可以為王有是聖心則有是聖德也一念既決乃終身成就之地一意奮勵為千萬世廣大之基如是天運必如是日新也嗟夫道理本無終窮學問安有紀極古今同此道理同此學問同以正心為本同以力行為務同知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有能天運而日新之則可以六五帝而四三王矣

學問之功深固可以六五帝而四三王學問之力淺猶可以羞五伯而軼兩漢學問不加則雖欲拍有晉魏亦不足以追其後塵矣學之為王者事不其重乎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主之學與不學則學決非人主之所可廢也然無其資則不足以學無其法則不知所以學有其

資矣有其法矣苟不因其機以從事焉亦終於勞苦而無所成也是必資以本之法以輔之而又機以達之則始之於身中於天下國家終於百千萬世無不被吾學之功用也是焉得而窮乎

事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君德也易傳說告高宗曰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本朝哲宗元祐六年梁燾奏銷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陛下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論議蘇子由云古之賢君必致意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

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三宗劉屏山曰吾觀古聖

賢之心異運同輟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蛇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四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五

君道門

君德三

以臣子輔

策頭

有帝王進德之天有帝王成德之地夫以聰明之主負高世之資不以萬善具足者自居而以一念不息者自勉此其進德之天固可嘉也然而朝夕啓沃日月獻納使吾君之德極於成就之地而納之高明光大之天非有賴於人臣所承之責乎天生聖人躬備全德仁足以愛人明足以察物武足以斷事以至於儉以處己勤以莅政誠以待人謹以保位兢兢而行之業業而處之銘之湯盤戒之武杖則其進德也孰禦雖然君側無子思王所非居州則終身力行豈無一息之懈弛平日操履豈無俄頃之間斷是則前後切磨左右戒

警臣子力也君德仁矣必欲其如生育之春君德明矣必欲其如照臨之日君德武矣必欲其如變化之雷霆儉必欲其節以制度勤必欲其常而能久誠必欲其如中孚之信也謹必欲其如純乾之行也事事而誨之時時而勉之無逸作書敬之申戒吾君之德不至與天同大不止也然則茲非所以為成德之地乎

策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堯之德也而論語所謂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堯與天為徒於乎不顯之德之純文之德也而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文與天為一高帝大度之君也惟其依日月者乃筆是習格王正事曾無一語及之則帝之所至止於大度而已文帝寬仁之主也惟其舊臣將相推

魯少文啓乃沃朕曷嘗念及於此則帝之可稱止於寬仁而已謹厚如光武其天性也投戈講藝向道方新柰何二十八將方誇耀於武功之成而未有能為伊傅格心之事業者固宜光武之止於光武也英武如太宗亦天資也銳情經術似知擇善十八學士雖假寵於瀛洲之選而未有能為周召之教誨者固宜太宗之止於太宗也

共惟皇上天資之高德性之粹恤刑有銘愛惜民命而天下知其仁訓廉有旨洞燭吏奸而天下仰其明厲將有詔具訓戎士而天下服其武惡衣非食禹之儉也庭燎有輝宣之勤也率正遇民舜之誠也改游罔敢成王之謹也乾乾夕惕日新又新進德之天詎可以限量計哉然程願有言雖睿聖之

資得之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是則初入諫垣終居宰輔者當如馬司光抗三德之論可也日近天光親承帝問者當如蘇公軾六事之奏可也天子既有躬行踐履之實邇臣又有薰陶成就之實堯之巍巍蕩蕩文之無聲無臭與吾君無間矣

彼其潛通古今之變深達理亂之原使之處乎講學之地則義理溫潤之辭自足以松非心人君者誠能虛心以訪之曲體以接之寬大樂易以待之雍容委曲以聽之相與以情而不以勢相臨相孚以誠而不以分相隔則燕閒密勿之地無非進德之基出入起居之頃無非講學之助而君德於是成矣若夫徇崇儒重道之名無尊德樂道之實則官聯雖具而

誠意之不接禮貌徒詳而情實之不孚則學問之不廣言行之不時殆有不勝其慮者由是觀之則居經筵者庸非係於人主切身利害乎

事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爰立作相王並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命

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上謂宰臣曰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繼端拱二年上曰天監不遠當與卿等砥礪以消天變嗣仁宗慶曆三年上曰朝廷細故朕與卿等未嘗不留意惟民間疾苦尤須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 英宗治平二年詔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叶德交修以輔不達並目孝宗淳熙中趙雄奏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上曰朕何德惟

賴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承天心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乾道元年上曰時和歲豐皆卿等叶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虞允文奏聖德無關動合天心上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儆戒庶幾交修以答天聖祝

勤德 附 以勤則政修立說

策頭事力之稍寬則所以措置乎國本者貴乎備事體之稍定則所以區處乎國勢者貴乎詳方當中外多事之日固難以為猝然之計至於稍定之時則正可容吾力以盡其區處措置之圖夫苟見其力之稍寬矣置其事而不復慮見其勢之稍定矣寢其議而不復為則目前之寬而無以應他日之急一時之定而又無以保其時之動此誠廟堂之所當盡

心而群大夫之所當盡力也

策段 寶元康定間元昊小醜敢干天威當時內庭外邊無一

事不備虜無一日不言兵內治條目豈無痠而不起者豈無沮格而未能施行者未幾而寒膽興謠虜遂納款治外之事稍暇則治內之事不容於不急矣我仁祖急於求治今日賜手詔明日給筆札其責治於杜富韓范者甚力於是事列十數者指為時尚之所先條上九事者目為施行之當急若臣上下以寸陰為最難得以機事為不可失色色而整辦事事而振刷皆以急處暇規模也

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及之一字其以急處暇之謂數方其國家之急政事猶可諉也及其國家之暇而不急於政事其可乎

浮漚白日視陰時機擲歲月於反掌者不可狃既往之幸尺璧寸陰着鞭事會撫歲月而寒心者所當為方來之惜嗟夫天不予人以暇時一日之暇必責一日之功矧今歲月有餘適當二紀天運之周固雖撫時之多事一變之生當為一變之慮迺今事功不足未能副二紀人望之切塔莫觸日風箴吹心切謂目力之視悠悠事功之圖泛泛向雖指為既往者之幸今則不可再幸矣時機之迫駸駸事會之來鼎鼎昔雖不為方來者之惜今則不容不惜矣

端嘉以來彼酋為梗其寶元以後之氣象乎天道好還胡運終敝至于今日駸駸乎有慶曆之歲月矣則夫弱者未強虛

者未實濁者未清壞者未修皆當竭心思而為之慮運精神而使之新而不至虛擲光陰可也

事 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謹禹惜寸陰晉克勤于邦益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畋逸召公曰烏乎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魏文帝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鄒陽武帝策仲舒制曰朕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魏光武每旦視朝日具乃罷數引公卿

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通太宗身屬囊韉風洒露沐然銳情經術既即位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具夜艾未嘗或怠儒林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備吏

本朝太祖臨御幾十載乾德六年始詔旬假依舊便殿坐晚朝不坐以此知太祖雖旬假早晚朝亦御決事也讀太宗雍熙元年上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臥繼至道元年上曰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

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每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也會要

真宗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覽萬機小大必親遇休暇猶間御便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上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 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見坐語從容至日具問以治道編神宗問曰御邇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同上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進呈看詳封事上曰朕嘗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伯等奏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恐其間不無利害今茲多事朕於官中所在常令人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施行孝宗乾道元年洪适

等奏連日祠事恐聖躬少勞今日不敢乞奏事又蒙宣召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只為卿等兩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休恐事有積壓 司馬光上英宗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之失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危亂 蘇軾進策別曰西漢之衰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廢弛溺于燕安畏葸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

為雷霆其澤為雨露 秦觀論夫乾九三以不中之位懷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於斯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為之時夕者無為之時於有為之時則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為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之者危亡之者存固天之理也

儉德 附 以儉則用足立說

策頭明乎儉以足用之說者可與議財矣蓋財無豐吝而用有奢儉以儉為實者財雖吝而用有餘以奢為尚者財雖豐而用不足是故以漢唐疆宇之廣賦入之繁而財用常不繼者由其君之不務儉而好大喜功弊天下於侈事也以孔明

一隅之蜀狹陋之地而兵食常不匱者由其國之不務奢而勤儉節用有以措其國於富饒也

策頭千金之家侈費無節出不量入人見其膏腴也有可以感其耳目盡其心志者紛然交至惟恐費用之不售也願指氣使目前之費未害也日積歲累販夫孺子執券責負則傾國倒廩不足以償之昔之膏腴今之貧窶一瞬間爾苟為樽節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聖化者風俗之樞機上之人躬履節儉則風行草偃孰不轉侈靡而為質朴之歸哉 共惟國朝列聖相承以儉為實周能置天下於富庶之域蓋自蔡京用事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導人主以侈靡而後諸臣得以肆其驕奢之習輔相所處無異皇居而外之守帥亦以

真紫為布幕祖宗風烈蓋泯然矣今日處變故艱危之秋又非豐亨豫大之時矣朝廷之帑藏虛矣州郡之椿積散矣生民之膏血竭矣連年用兵供億頻繁一日不知其幾萬矣自今觀之惟有節儉一說庶可救弊倘猶循習故常以相尚愚未見其可也

清心寡慾儉以足用則以天下養天下而有餘解衣推食惠不知政則以一人養天下而不足夫天下非乏於資生之具也天地之施生者源源而孕育山海之富藏者在在而呈露重以農桑之大務竭地力以為之生殖商賈之大計殫人力以為之貿遷生人之類無窮而生物之藏亦無窮若是則以天下之物力自足以養天下何至有不足之憂然國家莫廣

於經常之費也版圖之所入有限而費用或浮於所入正貢之所供有數而酬應或溢於所供重以宮掖之費耗者尤多而大農每以匱告兵籍之費用者日廣而三總每以關聞國家之事務方來積欠之供需難辦若是則以經常之用反易以蠹物力如之何不重貽識者無窮之憂

取今土宇非版章之舊職方虧貢賦之全國感財殫公私之積尤可哀痛此誠省事節用之日而左支右吾方有凜凜不繼之憂其將何策以處此哉四郊多壘備禦方嚴外之兵費未可省也欲節浮費自宮掖始亦示儉為天下先可乎

采椽不斲漢司馬禹克儉采家訓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遼魯僖公儉以足用謂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至武帝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過水旱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盡滿而府庫餘財謂文帝身衣弋綈足履華鳥集上書囊以為毀惟

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謂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

耳不聽鄭衛之聲手不持珠玉之玩謂明帝身御浣衣食

無兼珍謂武帝儉以足用太醫司馬獻雉頭裘帝以奇技

異服焚之于殿前謂元宗開元間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又罷

織錦坊贊曰元宗勵精政事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

為樂溺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本紀

本朝太宗乾德四年偽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每裝以

七寶上連命碎之謂真宗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國家所務

儉約為先當須節用愛人則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

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

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餘貲自然廉遜興行盜賊鮮少

雖雖之衆登于富壽也謂仁宗嘗以富民之要在節儉為賦

題以試進士見呂溱賦云國用既節民財乃豐稱善者久之

曰未有君不節用而民富庶此賦當與甲科謂會每戒嬪御則

曰一絲一粒皆出民力朕為天下主若厚自奉養無有不可

但念奢則不遜儉則固汝輩各宜惜之謂高宗紹興三年上

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恭儉為天下先蓋儉則不妄

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謂孝宗乾

道五年上曰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昇平之後皆後朕他無所為止得節儉而國樂奏陛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堯祖禹奏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年穀不熟百姓困弊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自古為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 胡寅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絲繒之奉復欲命將出擊復困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元年即賜民田租之半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於

身衣弋綈復革鳥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如此官閭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不富其財不可勝用矣

明德

附

以明貴廣充立說

策頭有人主聰明之明有人主誠明之明聰明之明稟於天資者也誠明之明充於學力者也古今人主曷嘗慊於聰明哉稟是聰明而有時明為物所昏亦其學力之充廣者未至耳故稟明哲之資者人主之德養明哲之資者人主之學聰明之明其小之清也誠明之明其澄沙泥而全水之清者乎乎聰明之德其明未足恃誠明之學其德斯足恃人主亦務

學以全其明耳

策頭致之二典所載述堯舜之德有皆曰聰明堯有聰明之德必以欽明文思繼之舜有聰明之德必以濬哲文明繼之聰明如堯生知之性欽明之明此學力之充也聰明如舜生知之性文明之明此德力之充也漢唐以來其君非盡無帝王之資而皆不充以帝王之學明達如高帝不能道不學之譏剛明如憲宗不能蓋不終之愆故能致漢唐之治者僅出於資稟之所及而不足以進於帝王者以其不能學之功藝祖皇帝以聰明天縱之資受天明命若可以自恃也觀其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其好學何如召對講易訪以民事其學為有用何如夫以聖性高明本不待於學而學之不廢蓋將

充廣其明者也是以知人之明如日月之臨照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此猶曰知人之小者也由揖遜有天下至于天祿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弟賢於禹迷矣其知人之大有踰於此者乎

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妙選鴻碩以資勤講是亦堯舜之所以為學也賢能才識日切搜揚是亦堯舜之所以求賢也求言之詔亟頒屢下是亦堯舜之明目達聰也虛襟無我委任大臣是亦堯舜之任百揆也是宜今日之治上配唐虞泰和之盛可也而乃未如人意愈降愈下非特不可與隆古並言而漢唐以來小康之治亦容有所未至抑何耶毋亦力學於稽古之日者問辨之功有餘而踐履之功不足融明於一性之

天者昭晰之見雖若可喜而蒙蔽之見亦或可慮是母怪明德之不周於治也先正司馬溫公歷事數朝而明之一字屢以為獻錢公顛上要務十事而五曰聽斷不惑亦以明德人君之所尚而欲全其明非學力充廣不可也

事 黃帝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舜在則微堯聞之聰明

書 明德自舜始 明庶物察人倫 孟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成湯惟天生聰明時乂 天乃錫王

勇智 書 高宗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書 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

文王有明德 詩 武王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 秦

漢高祖寬明仁恕不修文學而性明達知人善任使 文帝

上益明智國家事 明象乎日月 宣帝明於君人之道 梁

傳 光武暨書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書 蕭

才明勇略 宗 唐太宗聰明英武有大志知行仁義斥刑

罰 陸贄奏議 太宗威行如雷霆明照如日月 憲宗剛明果

斷 裴洎 傳

本朝太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 通 太祖聰明齊聖由揖遜有天下至于天祿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弟賢於禹遠矣 詩 太宗嘗謂侍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方之事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 高宗嘗曰無心則明台州衙門外有匿名書其間稱常平主管者李椿年刻薄事欲率眾作

過言涉不遜上曰官錢多失陷差官檢察若稍留心職事便生誣毀此必州縣人吏所為趙鼎等嘆服上之英明 孝宗嘗曰朕每行兩句云不察察以為明不穆穆以為恭人人而察之豈可勝察 神宗即位司馬光言人君修心之要有三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明者非煩苛周察之謂也知道義識

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

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

知獲而不知種也 哲宗即位又上此三說曰仁明武出於

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施於外者也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

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所以能當在於至

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 神宗即位錢顛上要務十事五曰

聽斷不惑臣愿陛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悅之

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

於此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六

君道門

敬天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敬天不在虛文○人主忽於天變之來而簡略於應天之敬固君子之所憂也人主狎於天變之數而玩習於應天之文尤君子之所懼也何也方天變之間作也上天仁愛人君之心蓋欲時出以警戒之也嚴恭寅畏固奉若天道之純誠遇災而懼尤克謹天戒之盛德苟當變異之至一諉之適然之數而畏威敬怒之心不流通於典章文物之間滅膳避殿所以責躬也而曰無庸過自損抑也罪已求言所以

引咎也而曰何必為是張皇也役可簡刑可清過可赦罪可宥而曰不必從事於姑息之恩以要譽也舉側身修行之言謹德克艱之語皆付之老生之常談而褻天慢天之咎始有上通於天而不可解者是則人主忽於天變之來而簡略於應天之敬君子安得不以為憂者也若夫天變之存臻則異是矣今日以譴告聞而明日之天變愈甚也明日以災眚告而後日之天變相仍也旦旦以咎證言之而大災異大變故之無日不數也則人主於此不特委於數之適然而且付之事之常然矣不特以高高之聽不可俄度而且玩之而不知畏矣輟路寢之朝姑應故事而已損太官之膳姑示具文而已下寬大之書布罪己之詔亦惟藉口以欺世而已彌文末

節粲然於有司之討論而亦大惟艱其終出於不祥之語非其所厭聞則以強聒罪之矣兢兢業業之誠戰戰慄慄之意曷嘗少見於反身克己之間而天變之紛來沓至則惟以前數者文過之儀為應天之常程而已矣於是疾敬德之實無以自解於天而天且絕之矣則人主狎於天變之數而玩習於應大之文君子不此懼而何懼也

謹終如始之難○轉肆為敬回天意於一時易謹終如始疑天眷於後日難夫皇天本無親也而饗道可必帝命本難謀也而福善昭昭金縢之書一啓反風之祥如谷谷響雲漢之行方修中興之烈若鼓應桴冥漠之中應感何神是之謂回天意於一時者易雖然常厥德於不變然後保厥命於無窮

貳吾誠於旦暮必速天怒於俄頃內殿無逸之圖代以山水則變故層出太液尚書之圖退而醇酒則災異數見彼天命之去留實係乎吾心之敬忽是之謂凝天眷於後日者難夫警君君敬天○有上天愛君之深意有人君體天之實意災祥迭臻休咎互見不以警戒而忘眷予之念者上天愛君之深意也欽畏一源敬懼一脈不恃休嘉而忘變異之至者人君體天之實意也嗟夫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之於君未嘗一時不昭假也一日萬幾天工是懼惟治惟亂天位是警君之於天未嘗一事不敬念也故天非靡常而難謀也戒懼警省固與眷顧寵綏之意每並行而不悖君非具文以應天也雖肅保固與戰兢履冰之意常相

因而不違

稽古偉議

古人敬以自牧○堯有泮水傲予之變然兢兢一
念堯惟知欽若吾之天舜有烈風雷雨之變然兢兢一
惟知璣衡吾之天明威弗僭天自明威耳而成湯日躋之中
未嘗不天監觀有赫天自有赫耳而文王陟降之中未嘗不
天假禾起禾天自偃禾起禾耳而成王夙夜之中未嘗不天
蓋人君一身無往非天動靜有天之晦明語嘿有天之變化
號令有風雷之鼓舞政令有日月之照臨德教有雨露之潤
澤刑威有雪霜之嚴肅誠人君之天有常而不變則天之天
亦無由而或變萬一變形於天則是吾之天所以自變者亦
多矣不知復吾之天以回天之天則雖敬天有圖欽天有臺
亦虛文而已

詩人不忘敬天○是故以我將之頌固曰天且享而助之矣
文王亦受而福之矣而我其夙夜畏天之威益不敢怠焉此
則我將之終意也以昊天成命之詩固曰於緝熙矣釋者以
為既光明矣而單厥心肆其靖之益不敢懈焉此則昊天成
命之終意也以維天之命之詩固曰太平告文王矣而文王
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益不敢不勉焉此文王維天之命之深
旨也玩味諸詩大抵於其可樂之時而嚴可懼之戒於咏頌
之間而致其儆戒之辭不以一時之治為可歌而詠而必以
可久可大者望成王之益勉其敬焉此周頌之所以為美而
今日慶成之詩所以編之詩而無愧也

修陽德消陰氣○是故五星連珠兩曜合璧非天數之偶符
也三皇治古德邁道醇以陽召陽之應也日月薄蝕星隕如
雨非數之適變也春秋世降君弱臣強以陰感陰之證也渭
上朝漢鐘鼓嘲轟非夷運百年之當弱也厲精之主大化神
明陽足以勝陰也漁陽亂唐干戈觸擾非夷運一旦之驟強
也溺愛之君宴於鴆毒陽不能以制陰也信矣乎宇宙之間
通一氣耳其端芒萌於人主之心其證應著於天地之表陽
亨而復則陰盛而剝矣陽長而泰則陰消而否矣其或陰蒙
而翳者是固涸涸之陽未達也陰凝而殺者是吾生生之陽
未暢也此猶黃鍾一動則莖甲皆春夜氣一交則妖怪錯見
機絨影響氣類墳靡斷斷乎其不可爽也

法祖嘉猷

嘉祐淳熙常德○嘉祐日食之變言者諉曰陰雲

蔽之無不可也而失在陰邪未屏失在左右親倖吳及必面

奏而不欺淳熙禱雨之苦言者諉曰天欲乾封無不可也而
陛下一念克敬天實臨之趙雄必指陳而無隱二先正實論
真無忝於魏相災異風雨之奏今廷紳所以懇懇納忠古弊
而唇腐者豈非正欲仰嗣其徽音歟然此特我先正愛君憂
國之忱也孰知我祖宗一念慮心術而神明在前一動靜語
嘿而窮昊伊爾初不以變異方來而履薄臨深亦不以乖沴
既消而安意肆志有如側身修行毋得稱賀雖見於嘉祐之
間想其方寸精誠對越無愧有不變者四十二年親禱上帝
更不飲酒雖見於淳熙之際想其平居修省毫髮罔愆有定

力者二十八載二聖人常德殆不止於宣王遇災而懼之意歟

一懼心之所為○蓋嘗博考前聞參稽往謀上天譴告胡為獨多於仁宗之中世也誠觀景祐以來日食星流旱乾水溢無歲無之此一逆境也而我仁宗則曰堯舜之世雖有災異不為害紮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為福韓琦亦曰閱瑞謀則意安意安則政怠觀災符則心懼心懼則德修此時此意必無一念之不敬畏也是以求直言詢民瘼寬刑獄減賦稅凡可以應天者莫不舉行卒之咎證潛消福基彌固養成嘉祐太平之盛觀此無他一懼心為之耳

時文警嚴實德實政之說○何謂實德左右陟降上帝臨女

暗室屋漏神即在側身修行固恐懼於雲漢遇災之日而惟時惟幾當戒飭於景星慶雲之朝求言罪已非虛文也減膳撤樂非故事也必誠心惕厲不以頃刻而自安隨事檢防不以毫髮而自恕精神心術之所運必無一之非實而後可以言敬天之忱矣何謂實政攷論古今條舉利害敷陳時事裨益聖衷遇災賑恤雖見於天譴流行之時而思患預防尤謹於事變稍息之後節用省刑非虛談也求賢察吏非文具也必思慮詳盡無以纖悉之或遺極意敷陳毋以僅安而遂已朝廷政事之所閱必無一之非實而後可以盡勉君之責矣

曲盡敬天之德○事事而觀物物而察凡有麗乎陽者振之

翼之凡有麗乎陰者屏之絕之必使陽得以勝陰而陰不能以勝陽君子陽也小人陰也我則進君子而退小人前殿對群臣之地陽也後廷近女寵之時陰也我則親群臣而踈女寵大綱小紀明白洞達者陽也旁蹊曲徑荒蔽而覆護者陰也我則疏通洞達而去蒙蔽若然則一氣感通百順類應景星慶雲夾光呈瑞而天時之變可回康居重譯齊疆歸舊而地利之偏可復轉移閭閻之機獨不在人主之一念乎

誠敬可以感天○嗟夫寸忱對越神之格思一德感通帝實臨女祀事孔明景既隨格于以見上天悔禍之機而向之譴告者未有不可反而為福祐者也人君亦在乎充此心而已日月皇明群幽盡燭風雷號令百廢具興為民請命常致於精虔側身懼災勇加於儆省如是則實德修而天眷可回矣不然祝史矯舉隨侯未暇於成民淫雨降殃宋公不遑於罪已愚見不惟一人之敬易渝不但百執事之慢可罪也謂是足以格天否乎

編語駢珠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雖日廢此歌未足也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雖日講此詩未足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帝即心也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天即我也狃於休祥之荐臻者恐懼脩省之不知習於符呪之屢主者般樂怠慢之不戒

嚴恭寅畏無念而不存不曰災異之來而後有畏天之心也
發政施仁無時而不順不曰譴告已形而後有召和之政也
祇事之誠常若降鑒之昭於側則內庭燕安皆修德之地
奉順之念常若譴告之參於前則暗室屋漏皆持心之所
管今獻策因天變以修德○今日析木之清不聞而天象之
警則屢聞泰階之正未驗而雲漢之變則幾驗昔猶敬予也
今似絕予矣昔猶敬怒也今蓋敬渝矣聖天子欽天儆時如
帝堯察文審已如大舜不惜憂勤深自克責意其曆象之命
不爽璣衡之政已齊挽回和氣於洊震之頃矣天語渙頒猶
有災異頻仍夙夜祇懼之語毋乃謂此感而彼未應歟愚切
謂自古聞有不誠未有能動者矣未有感而不應之理也此
伊川所謂感必有應復為感者非耶君其毋謂之德之純
而天猶未享也誠能深宮獨行於穆不已則天之享德者如
昔也君其毋謂之微之顯而天猶未格也誠能暗室謹獨至
誠無息則天之格誠者猶故也君其毋謂無聲無臭之載精
神之未必上徹也誠能齋明盛服洋洋乎如在其上則天命
流行無間可容息矣嗟夫智可以欺一世而屋漏格思之神
為難欺言可以誣天下而獲罪無所禱之帝不可誣愚願恐
懼修省於震于其躬之時內省不疚於不大聲色之頃則感
應之理瞭然於方寸間矣孰謂所感已至而所應尚邈乎
敬天當以實德○以一人齋肅之誠一念莊敬之至天猶開
視景象以報之向使上下一心始終一德則所以格天者宜

何如也繼自今克念克敬無替於我將我享之時靡馳靡驅
益謹於在廟在宮之日敬天一圖朝思夕惟不徒玩之於言
而必體之以身不徒行之於誓而必持之於行澤水儆予所
以極溺者猶已之溺艱鮮播奏所以賑飢者猶已之飢念先
王發政之仁亟救乎黎民之困推太宰均節之法圖制乎百
物之踊於是明德以薦馨香成民以獲嘉福郊焉而神假廟
焉而鬼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夫豈難致者哉
不可玩視天災○由今觀之方惟洪水湯湯之患而繼享豐
年穰穰之樂方厲震雷號號之懼而旋有谷風習習之符初
焉雖曰漂蕩而含哺鼓腹之可期始焉雖曰降罰而陰陽相
協之猶昔愚竄以理驗之古今天下常以天戒為可憂而
今乃無虞焉常以天幸為難遇而今乃數值之焉是何皇上
一念惕然足以動昭昭之鑒乎抑天以我宋克肖其德故警
之未幾而福之繼至乎吁天之戒不可忽也天之幸不可玩
也世之忽天之戒者必曰子產不用禪竈之言而鄭不徂災
晏嬰不從禳雩之說而齊亦無警曾不知古人遇災而懼之
念其肯諉之於數乎世之玩天幸者必曰大橫庚庚既開文
帝受命之符雖日蝕適見何損於富庶膠東鳳凰既兆宣帝
更始之祥雖地震山傾何傷於中興曾不知昔人天其忘乎
之戒其肯安之以為喜乎昔者懷山襄陵之世下民方苦於
怨咨帝堯亟圖於俾乂初不以功之難就自沮也周官保章
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所謂詔救政訪序事者初不以妖

祥為限也則天戒之不可忽天幸之不可玩從古然矣

聖意收結當盡應天之實○雖然人主一心造化之樞紐係

馬陰陽由之而慘舒天地以之而晦明其造端甚微其功用

甚大其形迹若邇其感召其遠誠居天位者所當謹也然則

今日應天之實當如何亦曰施為舉措一求端於天而已何

者天為剛德吾則剛健中正自強不息使天下悉陶於保合

大和之域而後可以應天天有顯道吾則聰明文思光被四

表使百姓咸歸於昭明協和之內而後可以應天遏惡揚善

者天也吾則親君子遠小人使忠邪無雜揉喜惡不混淆而

後可以應天福華禍夷者天也吾則修政事攘夷狄使齊疆

端歸魯析沉響而後可以應天不然則剛毅未幾優柔繼之

昭明未幾昏塞踵之任賢使能氣象方新而儉壬之乘隙抵

巖者或得投善良之阱除兇雪耻計畫甫就而驕惰之避敵

畏事者或得懷進取之規將何以承天意迓天休續天命衛

茅書生愛君憂國敢以是為今日勉

君心回則天回○抑愚有說焉國之所恃者天爾然而欲回

在天之天又當回在我之天吾心回則天心回矣天心回則

國勢回矣今日誠能絕女諂以應天則夜氣如神內景不汨

可以上契天心誠能戒近習以格天則陽明日勝陰濁不行

可以仰當天心納清心寡欲之疏則思所以事吾稟賦之天

聞媒近小人之戒則思所以守吾宮庭之天聽民罔常懷之

訓則思所以全吾恤民之天觀備邊禦戎之詔則當有以安

吾遊庭之天審如是則妖星沴氣轉而為景星慶雲危形弱

證轉而為泰山磐石何患乎災異之未消何患乎財用民生

之未理且何憂乎兵將上流之未得其區畫也耶昔紹興廷

臣論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我高宗嘗然

曰誠在朕念慮間高宗之心一天之心也今日可不以是為

法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惟上之人留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集

歷代事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有夏額俊尊上

帝次天明畏自我明民威次舜畏天而愛民禹天迪從

子保而稽天若次韶先王克謹天戒湯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湯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帝之心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仲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奉若天道太次畏天顯小民先王

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書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

是祇謂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無高宗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同文王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我

周王丕次承帝事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

有俊心以敬事上帝次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詩成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禮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書哉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漢文帝思至德以承天心魏元帝陛下上畏天戒大有減損文帝詔曰朕夙夜祇畏上天本唐太宗正觀二年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通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祭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通元宗將幸東都太廟四室壞上避正殿姚崇乃曰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唐
皇朝典故太祖嘗盛暑露臥或請避星月下太祖曰凡人之情觀星月爛然則生畏竦至於暗室得無欺乎太宗雍熙元年上謂宰臣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皆上天垂祐所致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仁宗慶曆元年上曰國家雖無大異亦當修警況因謫見乎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上曰朕在宮中聲色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答天意者孝宗乾道七年上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名曰敬天圖七年張權劄奏准西秋成可望虞允文奏聖德無關動合天心上曰君臣之間正要相警戒以答天貺九年曾懷等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且原廟行禮陰雲閣雨既謁清廟瑞雪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負丘歲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

答天貺

論范祖禹上哲宗曰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享圓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精行累功素合於天也韓琦上仁宗曰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至誠可以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陛下欽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銷伏災眚之道則猶未馬臣苟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縉蕃薦牲幣為修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戒修政之意哉富弼曰人君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復施錄
文集李太白曰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情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畏之情同而所畏不同明王思之以為在德德修而災異銷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盛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勅之彼必曰前既無定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闇目習於

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則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止累廟社甚可痛也嗚呼人不可玩況天乎

敬天二 以君能立說

策頭人皆曰今日莫急於回天之心愚獨曰今日莫先於回君人之心蓋福華禍夷者天之心尊君親上者人之心今乃以平日之眷顧而遽形於咎證之荐臻以數百年之愛戴而遽形於浮言之胥動此豈天人之得已哉一轉移之在人君方寸間耳何則日官底日精稜北極星臺占星象緯示警祥颯從律方以為豐年之占流星隕晝未幾示與兵之象人孰不曰當急於回天心也鴻鴈居蕩析失所綿蠻過密生聚不安潢池赤子幸無弄兵之憂並遺黎莫固按堵之志又孰不曰當急於回人心也愚以為天人之心不難回而君人之心所當回

策段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而參諸人主之心切以為是三者同一陰陽之氣轉災而祥變弱而強旋乾轉坤而消災運革故鼎新而復生意在君心一轉移耳方當天災流行變怪迭出吾君當惻然而思曰此吾之陽明不足以弭變也彼日而食周有夷戎之侵五星聚箕唐有天寶之難矧今風雷虹月之頻仍日星風電之疊見吾其可不耀陽明之德以弭之乎故必清其天君湛其虛府真能減膳而無珍羞玉食以為奉真能撤樂而無左絲右竹以為音真能避殿而無後庭內宴

以為使星寺入井而罷壽觴宜如我高宗毋徒諉之數曰日食之變十有二而無傷於文景富庶之治長星竟天而無損於孝武攘卻之功也 變不虛生緣証而起皇上何不以此我之天印在天之天惟時惟幾必謹救天之誠出王游衍必嚴敬天之實清天君以絕小星之寵嚴天秩以削綠衣之僭天工之不可曠則舊老在外之杜邾公所當召還也天討之不可廢則擁兵不援之王權所當明正典刑也凡所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至天心苟回天下大勢未有不與之俱回

事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谷天戒意離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替于伊陟作伊陟書 命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

本朝真宗咸平五年唐州地震司天奏熒惑犯輿鬼陳堯叟曰天文謫見實欲昭示時君今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政也上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 繼仁宗天聖五年王曾言夏秋大旱皆臣等輔政無狀以致厥咎上曰當與卿等共脩政事以答天戒 慶曆三年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七年詔曰自冬迄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失作業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 神宗熙寧三年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

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七年以上以久旱憂見顏色欲書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今旱曠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 高宗建炎三年霖雨不止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各言朕過失庶可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 三年初日蝕僅四分未幾退呂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天鑒精誠宜感格如此上曰朕常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本宗淳熙二年上曰朕以久陰祈求未應獨不曾決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急起雲陰吹散至晚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應七年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禱祈半夜遂得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趙雄曰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

敬夫三

以教正君心立說

策頭主一之謂敬人君存心以敬當無窮人臣愛君以敬亦無窮於其歸美之中而寓其責難之義必欲君心之敬無時而或息則人臣愛君之心白矣故夫誇申命用休之盛不若廣勅天之歌詠神祇安樂之休不若陳敬之之頌

策頭夫天生民而立之君謂之天子而大臣則天子之家相也天子於深宮之中以一身之微而居乎億兆人之上崇高富貴莫與京也所恃以警其心者惟天命之靡常而天威之可畏耳古今人主孰不曰吾能敬天也然而其言悅辭朝漫

暮淫或導之以佞諛則每至於忽乎天鳴劔抵掌鞭弄笏畫或誘之以功利則復至於忽乎天羊車前導鄭衛後隨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或蠱之以宴游則遂至不世乎天甚而眩之以高談惑之以異論休咎而諉之數存亡而歸諸命則一切盡棄乎人事而惟委之天吁此豈獨人主之過哉蓋亦無大臣者將順而正救之故易抑畏而為縱肆轉祗懼而為池慢勢所必至

蓋主一之謂敬惟人主悠久不息者能持之有一念之變移者不足以言敬也愛君而主敬惟人臣忠盡無極者能陳之有一辭之溢美者不足以言愛也幸三靈之已格而無以益加其龜勉之誠幸景貺之已開而無以益堅其對越之素則

人主以敬存心者急矣豈所謂主一之敬乎知中興之可詠而無以益致其規儆之忠知治象之可歌而無以益贊其忱恂之運則人臣以敬愛君者虧矣豈所謂主敬之愛乎

詩經舜帝庸作歌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皋陶拜手稽首賜言曰念哉書益成王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洛召公曰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詔本朝司馬光奏臣伏見陛下踐位以來災異尤甚彗星彰見飛蝗害稼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已謙約博求至言以消伏變咎乃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干人事或以為景星嘉祥更當有禍此皆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

續

敬天四

以定其天君立說

策頭 有有形之天有無形之天有形之天在上之天也無形之天在茲之天也在上之天者天之天也在茲之天者已之大也天之天惟聽其自然已之天必盡其當然以此之當然應彼之自然則已之天定而天之天亦定而天變弭矣

策段 天心不難回君心定則天心回矣民心不難收君心定則民心收矣此理之在天地間斷不可易有天下者可不懼哉七年之旱湯之變也而六事自責則彼蒼之景命回矣萬民之散宣之憂也而勞來一形則吾民之生氣回矣即是而觀則有形之變其真有邪無形之變其真無邪抑將制吾無形之變以消有形之變耶

夫所謂有形之變者吾嘗求諸蒼蒼之天矣豈非星文屢愆風雷示變有以駭吾君之見歟又嘗求諸蠢蠢之民矣豈非內地陸梁外患叢委有以駭吾君之聽歟然桑穀共生治道復興淮夷弗靖兆民底綏特在夫人主之一警悟耳夫所謂無形之變何如哉不在天不在民不在敵國外患而在人主之一心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官庭之間蠱賊生焉社席之上刀鋸森焉左右之習機穿設焉以之而任人吾見鳴鸚翔而鳳凰伏矣以之而聽諫吾見黃鍾毀而瓦釜鳴矣以之裕國而固邊吾見江河湍厄而棘門兒戲矣國家之變孰大於此

事將 舜命禹曰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大禹曰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禮成王召公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詔文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又文王惟克厥宅心詩本朝喬行簡泰寧宗在位三十餘年寅畏天命始終不渝一旱蝗之災一星象之變非但敬於祈禳禱祠而已慈仁之念上通帝心恭儉之德遠古莫及可謂有敬天之實蘇劉子壘云萬慮俱亡一敬而已視如對日星聞如驚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夫恭於昭昭者敬之名也應於昏昏者敬之實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七

君道門

法祖

附

師古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法祖當有實學○祖宗有善後之遠圖人主有法

祖之實學蓋作於前者必望於後有是遠圖而無是實學君子謂其托空言而非見之行事矣載籍博覽成訓攸稽皆祖訓也雖局於一時者有未為之志然施於庶政者皆可守之規此遠圖之所以善後也使考閱之際徒膠紙上之陳言不求昔時之微意則虛文而已耳經惟日御從臣進讀皆聖學也然欲遠求前代之治法不若近尋我家之成模此實學之

所以法祖也使昕夕之間講貫於翰墨者雖勤而施行於事功者不力則觀美而已耳烏乎祖宗有躬濟艱難之志而未遇戡定禍亂之時內而政事必先盡自治之道外而讎耻必將俟可乘之機亦惟曰聖子神孫之克述吾事繼吾志也聖謨洋洋孰非執守之師宏規秩秩莫非恢復之略漢家故事自可佐宣帝之中興否則讀太宗之政要亦無益於文宗之優游矣

廣規模運心術○將以廣祖宗之規模必先運祖宗之心術規模不廣則無以全治功心術不運則無以至天德推而行之蓋亦審其序矣當王業難艱之秋幹運廟謨濫平宇內而敏於風雨之馳非神武者能之乎當王度清夷之日粉澤皇

猷化成天下而甚於雲漢之昭非聖文者能之乎抑實是武文之用則有剛健日新之德祖宗顯設於其前子孫慨慕於其後非但曰綜彙篇第有光琬琰之傳儲藏欽奉一新輪奐之制吾之所以廣其規模者在是也食見於羹坐見於墻夜而思之旦以行之使其德愈運其治愈久而愈彰斯無慊於祖宗之心術也不然石渠邃閣講論聖經文教非不崇矣任德不純雖守漢制度而何益凌煙傑閣圖繪功臣武事非不昭矣懋德苟多雖存唐紀綱而何補

守家法用家法○守一代之家法易用一代之家法難夫烈祖成德具有明訓顯謨承烈啓佑後人繼志述事者不能加遵守之誠而一切任改絃易轍之私意固不足以言善守矣有能知鑒舊者固所以圖新酌今者固所以合古而不能達之以躬行踐履之實本之以精神心術之運則亦徒守而已矣又豈足以革循習之弊哉蓋祖宗之法祖宗之所以用天下者在是也祖宗既能以是而用天下則後之繼治者必得其所以用者而用之則家法日新治道修舉固無一弊之可言矣不然徒知一話一言罔敢失墜曰此祖宗之訓也一政一事不敢更易曰此祖宗之法也精神風采之不加而規模制度之日陋吾見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蠹於冥冥之中將求以革弊而弊愈滋矣豈祖宗所望於後人哉

稽古偉議古人治體之同○唐虞三代所同者為治之體而已若其具則不必盡同也由今觀之郁郁之文吾夫子惟曰

從周夫以聲名文物之盛止歸之于周而唐虞夏商不得而與非唐虞夏商不周若也其所趨之途所適之路既已若合符節歸於一揆矣所謂法度之維持禮樂之藩設雖纖悉委曲之間小有不齊亦何害其為治也吾於是知善為國者必先求其與治同道者而世守之守其與治同道者而行其與治同事者焉道者其體也事者其具也其道同其事亦同是以先王每懼其道之不繼而不慮其事之不舉也三代遠矣漢以仁恕有天下至文景而風流益篤當時禮樂法度最號踈闊然終不害其為四百年之漢何則其大體則是矣唐之初興名為太平制度紀綱粲然且舉謂法足以憑籍則唐之安強宜過於漢可也而中更變故少有寧歲此豈治具不足哉抑亦大體不足尚而所以為一代之子孫持循之地者歟矣三代各守祖法○且三代之君固盛矣求其所以致此者亦曰各守其祖宗之法而已創夏之業必曰大禹禹禹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夏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禹耶故五子之歌皇祖有訓則夏之所以欲保天下者在乎以祖宗為念也創商之業必曰成湯湯湯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商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湯耶故傳說之告高宗必曰監于成憲則商之所以能保天下者在乎以祖宗為念也創周之業必曰文武焉文武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周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文武耶故周公之戒成王必曰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則周之所以能有天下者亦在乎以祖宗為念也

也
法祖嘉猷大體要不可易○國家自藝祖以仁厚得國列聖相承遵而勿失仁宗在御四十餘年龐恩厚澤餒乎人心觀其當時之刑政如治獄則貸賊吏理財則弛茶禁所謂治具者若缺也而我宋無疆大曆服實於仁宗尤有賴焉豈非治體所在不可一日輒變而其他細故少有乖戾亦無損其所以為國邪熙豐大臣一旦用事狹小本朝之法制盡取舊章故典而更張之其意蓋以富國強兵為術也此術既行於是祖宗所以為國之意剝爛幾盡而世運幾否矣或者徒見其紛亂諸事遂謂其法制非祖宗之舊以是為可憾焉耳不知當時之新法豈無一二可以善後者如學校貢舉一掃前弊其所以變更者亦豈俱非邪獨其以利謀國而祖咸陽孔僅之故習於是公私兩困內外俱危而治之大體已失矣他何足道哉
仁宗篤守家法○恭惟仁宗皇帝即位之日自內禁出真宗政要十卷以示侍臣曰此先皇帝憂勤之政也當與卿等遵守之是時二三大臣皆先朝元老聞之莫不感激再拜願竭忠盡瘁共惟帝臣以報真宗付託之意於戲君臣何其明良歟當世議一政事必曰先帝時施設如何選一人材必曰先帝時資格如何祖宗養民之道如此馭吏之法如此某事為得前人之意某事為失前人之意雖不能無損益因革於其間而其紀綱制度典章條貫之大槩則未嘗敢輒易也是故

四十二年之間君臣會遇神人叶和年穀豐登蠻夷効順太平之盛實比三代此豈無自然而然哉其本自於臨御之始能克遵成憲更得二三大臣謹守篤行少以私意而沮撓者必共排而力逐之所以仰紹祖宗之功業而仁民之恩至今使人思之也

循文 事不嫌於法祖○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匹夫賤士猶知習其父業況紹天下之大業者則人君未嘗不欲率循前人也其失多生於一時獻言者援上古據空言卑陋當世必欲一一遠取堯舜三代以謂致君澤民當如此而時君世主徒歆羨之曾不攷其是非成敗如何而一切取其誇耀之說於是遂至變易成憲而甘心焉此尊

古卑今莊周所以罪學者之流而亂名改作四誅之所以不赦也苟為人謀議之臣而不念夫祖宗之業其可謂忠乎昔曹參守畫一之法魏相奉行故事蘇瓌多識舊章李絳以德合祖宗為言是四子者非不知堯舜三代之事為盛事也而區區各守其一代之法者其亦知時異事殊有下可為歟因循中有改作○夫祖宗規模固有一成而利及萬世亦有便於一時而不足為後世法者後人於其利者遵而守之可也其不足法者酌而用之亦不為過大抵法要便民事欲師古不為天下害斯已矣何必一一蹈前人軌轍然後為武王周公之達孝乎當守之君輔佐之臣樂因循而好苟且多矣作無益以中時君之好而謬曰自我作古者亦不少也其間

欲行先王之道使不愧于古嗚于民者百無一二是以蠹國害民舉非令憲不可勝道致使有志之士發憤當時抗唐虞三代之治若引其主以其高難行之事借有能為之君勉強行道欲希蹤乎帝王以軌躅者又不可多得也

循其祖宗之法○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所以畀付後人首意各有在為之後者當仰承其道德憲章之所在而恢張之使祖功宗德承承不泯然後為善繼善述苟或不以肯堂肯楹為念而惟姦人是聽以為祖宗之紀綱未善也必立某事某事而後可以為祖宗之法度未備也必立某法某法而後可必欲復井田必欲復肉刑然後為三代之治此果能與三代齊驅邪殆見其上多侈心而下多誕說徒自紛更而卒無成功祖宗之紀綱法度亦隨以湮沒吁可嘆也

循善 宏綱懿範炳若日星 祖功宗德天地輝煌
顯謨丕烈輝映天地 聖謨睿訓日星明炳
大綱小紀纖悉備具 家法一定世守不易
聖子神孫潤色有光 新政萬務祖憲是遵
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精神寤寐成章在前
文武之政布在方冊 朝夕鑒觀不舊章越
承祖宗積累之餘者固當思所以致祖宗之盛治
念祖宗付托之重者尤當思所以繼祖宗之盛德
當公 獻陳更化而治日新 方今更新猶元祐也謂之新則

事事當新矣而偏滯不起之處尚有不滿人意者問其內治則內治猶故耳問其外治則外治猶昔耳獨其大槩既新治體已正如旁求直言形于渙號招延故老見于奎畫寬通負以裕民力訪遺逸以厚士風欲足國用則會計置司欲謹邊防則關河議守此其氣象意態如日方升已足以聳萬物之觀其他治具以漸遠之此則謂之新矣不然則前此二十年間所以謂之治者去今日本無幾也苟不揭其大體之新者而特論之則誤國者得以藉口而治亂之機莫辨矣

守法貴能用法○人主以一身託於王公士民之上仰膺皇天之曆數俯立億兆之君師內睦宮闈欲得其歡心外登耆舊欲聞其正論此其政本之至重機務之至切固不容以事

為之一二者同論也而所以行此者亦必有法焉天下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以精神心術之妙運天下而其法既可傳於後世則守祖宗之家法所以保祖宗之天下也而豈徒曰法祖云乎哉然而天下大物也有以守之而使不傾必有以用之而使不弊用之得其道則家法日修舉而觀聽與之俱新用之失其道則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蠹於冥冥之中矣以實德用家法○必有大易體天行健之德而後家法為能用必有大學明德新明之功而後家法為能用必有中庸純亦不已之誠而後家法為能用否則議論詳而功實少條目備而綱領疎是皆虛文故事之為而未見其有益於法祖也
生意收結取法孝宗之心○雖然思無孝宗之心耳上有孝

宗之心必有孝宗之德有孝宗之德必有孝宗之政孝宗之心何心也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運行一兩遺之心也其如此故其德如此孝宗有圖畫莫就之孝德上祀寧考以配天孝則似之願王心益加焉孝宗有不敢怠荒之敬德上亦圖敬天以繼志敬則似之願王心益加焉仁同萬里孝宗之仁德也上之矜惻已似其仁願王心益加焉明見萬里孝宗之明德也上之聽斷已似其明願王心益加焉孝宗行此四德者使顧成之廟稱為孝宗上繼太祖與宋無極心者德之六也明主可為忠言執事幸以是復于上

取法事之大者○雖然愚于其祖法之中總其大者言之曰仁愛曰恭儉曰親賢曰從諫此祖宗道德之美也曰務農曰節財曰省刑曰偃武此祖宗憲章之美也其事實則具有成書今日奉承之則取其書而講明之推行之必欲責欲實如祖宗繼述之盛可也然廟堂之上豈無如魏相之奉行故事者乎草茅何敢僭言

故事源流

經傳拾言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梁惠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難繼治世者其道同董
歷代事蹟舜蓋循堯道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董漢湯績禹舊服周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德史武三周夫考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仲成王述文武

之道以養其心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漢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幾乎由是言之循法則治不循法則亂宣帝魏相好觀漢家故事便宜章奏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唐憲宗常稱太宗元宗之盛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唐憲

皇朝典故太宗敕文先皇帝創業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紀律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真宗敕文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仁宗命王洙等同編修祖宗故事先是富弼言太祖始華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今欲選官將三朝典故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俾為模範上神宗諭王

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凡數次修整其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高宗因張戒上書云朕見仁祖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當時立政用人之事置之左右朝夕以為法建紹以來所下詔旨條例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姓

先正論建范祖禹上哲宗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

學納諫仁宗能行五者所以為仁願陛下深留聖師法象祖宗范祖禹禹上哲宗共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既久德澤深厚陛下誠能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嘗采集仁宗聖政三百二十七事編錄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 丁鵬上哲宗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冊尚可為法於後世臣欲乞諭侍講臣僚編叙六經典故可以取法於後來者以備講筵聽納庶幾前聖後聖所行若合符節 朱文公上孝宗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間其餘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舜不以為堯堯不以為罪孔子錄之以為大典況臣非欲盡取太上皇約

東紛史之也因革損益顧義何如耳陛下下何嫌之有朱藻云祖宗創立法立制以貽後人正望其變而通之以盡利耳若視漏弗填忽傾弗支豈幹蠱之道乎任子之法當仁廟而損其數迂秩之令在英廟則增其年陝西保捷之兵至皇祐簡汰而但留五萬河北監牧之司至熙寧盡廢而但存沙苑考諸信史可按而知經曰息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信非社稷之臣莫克任也 司馬溫公云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意所欲為人主莫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入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流溝壑尋欲遂其私心不顧國家大體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祖宗之法惠民也熙寧之法惠國也紹聖之法惠奸也

胡文定公云為國者必師上古必法祖宗必戒後世危亡之漸按春秋稅畝丘甲田賦書初書作書用者譏變古也崇寧以來變銓法而官制紊變軍法而兵政弛變泉貨法而輕重不平變學校法而風俗衰薄變推茶法而刑獄滋熾變兩鈔法而征賦倍增變漕運法而倉廩虛竭法既屢變史得為奸民受其弊

法祖二 以見於躬行立說

策頭人主尊其所聞而參訂議論於既往者易人主行其所知而圖回事功於方來者難嗟夫先朝設施繼志之楷模也先正建明資治之龜鑑也事事絨砭言言藥石寫之琬琰炳如丹首感慨而崇獎之蒐討而紬繹之以裨國論以贊廟謨

此固人主尊德樂道之美意然知之不得其要則為虛行謨明弼諧舊聞洽矣而精明之所想注者何事克邁乃訓實踐勤矣而規模之所運量者何先以其關於治體適於時用建洪敷之赫奕輔聖學之緝熙庸非人主當務之為急者歟

策帝王之學不患其寡聞而惟患其徒聞不患其不能知而惟患其徒能知方寸所存根柢攸係念慮所發治忽攸分考其興衰理亂之源流則知善者之可為而不善者之不可為驗其成敗得喪之軌轍則知是者之可鑒而非者之不可鑒德之厚歟薄歟孝之全歟虧歟學之純歟疵歟政之微歟惡歟知之自有定見也行之自有定守也

魏相當中興時數條漢興以來賢臣晁董所言意則偉矣不

知宣帝之所以施行者何如也人主以多識前言為德以景行先哲為心將崇虛名循故事而已耶抑亦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耶不然考訂詳而施為略條目具而綱領疎廣屢細旃資說鈴耳崇論宏議如望洋耳曾何補於治道之萬一

天下大物也有以守之而使不傾必有以用之使而不弊用之得其道則家法日修舉而觀聽與之俱新用之失其道則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露於冥冥之中矣循之良工之制器規矩舊也用之者我也猶之良醫之用藥品劑古也用之者我也故必有精明之實德而後能以家法用天下而汨於資稟之昏雜者未有能用而新之者也有真積之實功而後能以家法用天下而奪於力量之淺弱者未有能用而新之者也夫能用而新之者非無可傳之法也而亦未始有法之可傳也得於心見於事一轉移之而天下之大政立矣豈徒曰遵守云乎哉

事堯舜順考古道而行之書二太甲率乃祖攸行成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緞漢文帝循高祖之法加之以恭儉傳孝景遵業宣帝幸甘泉修武帝故事亦

本朝太宗咸平元年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上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耳緞真宗初上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 大中祥符四年上謂李宗諤曰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 仁宗慶

曆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
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以哲宗元祐
七年王巖叟言累次進讀祖宗愛民之事陛下必一一在聖
意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今陛下既已知之願陛下常存之於
心思所以力行之則祖宗之美復在陛下上嘉納之 高宗
建炎三年赦文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恩結民心社稷長
久一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 紹興元年程瑀奏名臣列傳
止是節本上曰初只令進累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模此
是朕家法要得遵守 三十二年上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
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之
亂仁宗以惠愛結天下之心此朕家法其施設之祥可見於
世者也朕當持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於詩書則治道
成矣

法祖三

以當戒更變立說

策頭人主不必多變法無紊法足矣人臣不必多議法無及
法足矣何則法者祖宗之法也人主欲守祖宗之天下則當
循祖宗之法其可輕有變革乎人臣欲奉朝廷之成憲則當
守朝廷之法其可有違戾乎

策段端拱廷臣獻說命師古之說以規其君淳化天子誦說
命師古之說以勵其臣夫明良相逢上下相與豈無危言傑
論以相規益而一則曰師古二則曰師古何哉蓋州一已之
見者無遠謀察前人之迹者有成慮述所已然而盡其所當

然此我祖宗之家法也

國家列聖相承宏綱懿範炳若日星重以名臣碩輔相與維
持遵守罔敢失墜曩者柄臣當國公道日泯私情日勝以言
乎科舉則挾書傳義循習而不改以言乎征賦則預借貼納
搜括而無遺銓曹辟法國有舊章而暗授撥授者有之軍旅
差役邦有常憲而差借先借者有之刑獄者民命之所關也
而壞於喜怒之私情鹽筴者財貨之所殖也而壞於意見之
更變至於差役之法亦壞於財貨之幸免三十年間祖宗之
法令可以呼吸而轉移朝廷之品式可以談笑而揮卻凡此
之類不可縷陳

昔孝宗皇帝嘗讀寶訓至太祖指揮一軍惕然起朽索馭馬
之敬又讀寶訓至太宗君柔小人之問而緬然起在君如何
之思孝宗之規模又有得於先朝之寶訓者如此農服先世
之田畝工用高曾之規矩農工且爾況治國乎

事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識前漢
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韓張湯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汲黯責張湯於上前曰公不能襲先帝之
功業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弊唐
元宗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
而用度之數不能節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
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 本朝太宗淳化中上幸國
子監召孫奭講尚書堯典說命顧宰相曰尚書治世之道說

命居最因誦說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嘉歎久之謂太宗朝羅處約疏曰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傳說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皆謂順考古道致乎太平繼真宗時李沆為相言居重位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韓琦在外其心常係社稷或有時聞更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別仁宗朝富弼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

嘉祐六年胡宿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方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

治長英宗治平二年盧士宗知青州入辭及進見論知人安民之要願守祖宗之法不數變也同神宗熙寧初御通英殿司馬光為侍讀進讀資治通鑑至漢事反覆為上言曰祖宗制度子孫不可復易也宣帝循高祖之法則治元帝不循則衰此其驗也類神宗初文彥博曰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湏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長孝宗乾道六年臣僚進對論祖宗成法上曰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七年侍講張栻奏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為本因及熙寧元符用事大臣上曰

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熈寧二年上因論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若畫一倘能守之自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師古 附 以得其大意立說

策頭咸韶不作天下未嘗無樂也得其遺聲足矣大羹玄酒不設天下未嘗無味也得其遺味足矣古治之不復得其遺意亦足矣封建不過欲衛國也寧無文任乎井田不過欲均民也寧無限田乎肉刑者欲民之重於犯法也然明刑則民不敢犯矣考績者欲官之稱職也然擇才則官自稱矣設官而當其任何以六典為哉取士而考其實何以鄉舉里選為哉論後世之治苟為不明先王之意而區區然竊慕古之名

此新莽所以復井田而亂天下也

策頭人有常言稽古而後足以為治愚謂非古人之法不足用也誠恐泥於古而無補於今也君子之為天下計者亦惟取古人立法之意以適今之用而已奚必區區泥之哉封建之法所以與之共理斯民也吾惟取其共理之意而為之郡縣可也肉刑之法所以禁戢姦暴也吾惟取其禁戢之意而為之答可也若必曰肉刑封建三代之良法吾將致三代之治必欲盡行三代之法是猶茹毛飲血以求上古之風俗汗樽土鼓以慕上古之禮樂矣 唐太宗之德雖未能上參乎三王而其經常簡易之法則隱然有三代之遺意田以口分世業無異乎井田之法也而下

無兼弁之患賦以和庸調無異乎什一之制也而上無征殺之苛兵以府衛無異乎鄉遂之師而農無養兵之費官以限負無異乎六卿之率藹而吏無冗職之繁至於學校以養士又無異乎黨庠術序之教而士皆以通經學古為先自漢以來法制之善未有若此者也

漢志高宗學於古訓乃有獲書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竊漢高祖謂陸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奏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武帝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漢唐太宗臨朝嘆曰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本

本朝太祖嘗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夙夜畏懼深古人以德化民之義太宗謂李至曰朕喜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高宗紹興八年上曰朕覽前者治道三五固未易及如漢文帝唐太宗當力行之孝宗乾道初取尚書及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數

鄭厚云賓興賢能古之盛舉也武帝亦嘗下賢良之詔矣而所得乃多詐之人也訪問風俗古之盛舉也武帝亦嘗叶音律之制矣而所用乃李延年之徒也學校興矣而賢關所作成者未見其人郊祀修矣而民和神福者未見其一陳蒙云坐明堂而朝諸侯古禮也登雲臺而望雲物古禮也即辟雍而養老古禮也衣日月之章冠冕旒之飾而服制之禮

舉矣備法制之駕盛清道之儀而興衛之禮舉矣列干戚之容行射享之事郊天迎氣之祠宗廟社稷之祠曠世禮經盛典久而不講者明帝獨能修舉以文制治可謂千載一時之榮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八

君道門

愛民

附

仁德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愛惜東南民力○今日之大計何如哉調度出於

軍興之不得已天下猶有諒朝廷之心供億出於事力之不可繼士大夫當有愛東南之心嗚呼地力幾半於中興之天
邊面浸多於中興之日曩猶視淮為賦淵而今則重科率以
保淮襲猶視蜀為外府而今則捐金帛以理蜀曩猶視京襄
為南北互市之場而今則勞漕輸以復襄今日三邊酬應之
地獨藉江浙數十州以為無盡藏爾然地力有限邊費無窮

國計已空軍需未已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得已之政
是故牛山之木已童樓船之造未已工程迫於頃刻文移急
於星火民雖勞筋苦骨而勉於應上之急者亦曰此非沙棠
木蘭之舟也敵方為流梯蔽江之計乃委狼難而不備可乎
強羅之怨方新流馬之餽復急符移殆無虛日奉行曾無暇
時下猶涉險冒危而勉於赴上之役者亦曰此非商郊鉅橋
之粟也敵猶為耕屯久駐之基乃聽湟中之虛糴可乎朝廷
豈不知一縷元氣之微而不思為培本植根之計者亦事勢
迫之而然爾故曰天下猶有諒朝廷之心雖然國事苟辦遣
費猶不虛師老不決民力誠可惜士大夫以不可繼之資應
何可長之變厥今廣陵之險與荊門之棹一新公家強於

科配人情勉於應酬士大夫觀舳舻之相銜而思焚舟之決
在此舉盍亦曰此大江中流之楫也視為陳人之金翅八千
而坐待周師之再來可乎關中之漕方艱洛口之倉復置民
船苦於拘係官吏疲於轉搬士大夫觀連檣之東下而思發
棠之不可復盍亦曰此官渡一月之糧也視為隋人之洛口
百萬而適以資山東之群盜可乎士大夫乃令築底之時而
不思為一勞永逸之計不知緩急又將安仰邪故曰士大夫
當有愛東南之心

民命國命相關○有國命有民命國命所係在民民命所係
在君民命全則國命固矣少康奄復舊物祀夏配天國命磐
石矣然非一旅之民命未亡其能磐石乎宣王中興周室內
修外攘國命泰山矣然非鴻鴈之民命粗定其能泰山乎今
日固可為少康之配天然自視民命何如少康時今日固能
為宣王之外攘然自視民命何如宣王時嗚呼沃野變為清
野而無業之民散矣和糴轉為強糴而無力之民匱矣浮鹽
奪於正鹽而無賴之民竄矣新楮滯於舊楮而無據之民病
矣黃放白催之稅不能無而無聊之民困根連株逮之獄未
能免而無辜之民斃加以流離無所歸而民之勢積弱困窮
無所告而民之情積壅德澤不加於民而民之氣積怨號令
不信於民而民之心積憤吁今日所恃以固國命者惟有民
命爾而乃若此然則當如何
仁心仁政兩全○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根於仁心

者體也發於仁政者用也心之所至政亦至焉不得於心何求於政矣夫莫難於民瘼之未蘇非有怵惕惻隱之心其能蠲弛以利民乎莫嚴於國制之一定非有通融均平之政其能經理以足國乎然而仁政之必本於仁心根固而業茂源濬而流洽有是體必有是用君子必於其心焉觀之故孔門之問仁問政互相發明孟子合仁與政參論本末皆所以究極體用漸有益於當世斯民均蒙其利不墮空言也

管子 古人先仁後政○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而仲山甫譏之梁惠王移民於河東而孟子排之夫料民移民皆先王之遺法也而二子各立其說不許其君者何哉其心以謂苟無養民之道裕民之政徒區區執法以治之則林林之衆蚩

蚩之群幾何而不散耶蓋民之生也有相養之道然後足以相生有裕和之政然後足以相保古昔先王維持糾結之者雖有其法而所以養之裕之者必先有道有政故五家相保五比相愛黨足以相調鄉足以相賓出入則相交守望則相助安鄉服業樂事勸力而董為太平之治何其盛也

三代五霸之仁○禹湯文武之君如四時之運行天地間陽一舒則熙然而溫人得以名其為春陰一慘則肅然而凝人得以名其為秋洪水既平人然後知有禹之仁殘暴既除人然後知有湯武之仁有以慰其謳歌之詠筆食之迎也孟子推其得天下之原而一言以蔽之曰仁五伯之徒旱暵之際雨澤朱布而桔槔得以專注潤之利暗夜之室日月不輝而

燭人得以有照映之功中國弱矣吾尊之以要尊王之名夷狄肆矣吾攘之以要攘狄之名伐原示信而信之名立伐楚存義而義之名立孟子懼其以虛名誑天下之人斷然指之曰假其斯之謂歟

漢唐以仁保國○漢高帝之結人心者仁義公恕也唐太宗之得人心者仁義既效也故呂氏之禍七國之亂漢之國勢弱矣而左袒為劉堅壁從漢者稟然有不可犯之色新莽之篡三國之爭漢之國勢去矣而三輔流涕荆楚雲從猶足以起天下悠久之思漢何以得此哉漁陽之變藩鎮之強唐之國勢弱矣而河朔死義山東感從天下不忍叛唐奉天之幸關陝之狩唐之國勢幾去矣而我夷送款京輔掃清天下又復歸唐唐何以如此哉

法祖嘉猷 我朝以仁得民○我朝得天下以仁其守天下亦以仁觀夫伐河東不殺之誓下江南覽奏之泣天地鬼神實鑒此心列聖相承惟守一道未嘗罪一言者未嘗刑一士大夫以不擾而為快樂以不殺而為安樂故我藝祖於民有春生之德列聖於民有夏長之恩三百年間雖不能無在外之難而未嘗有在內之憂自古有叛民而我朝無之何為而無也民不忍叛也自古有叛臣而我朝無之何為而無也臣不忍叛也

仁宗用功施澤○我朝藝祖以仁得天下列聖相承莫不以仁為家法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其施澤最久其用功最深

用功深故精到施澤久故浹洽精到則運量把握一心之內皆天理浹洽則充足周滿普天之下皆吾仁今觀其恬淡寡慾中正無私杜絕女謁疏通下情政事則歸之中書賞罰則不由內出用功如此非精到乎二鄙底寧四民安業豐功厚德不可名言社稷長遠至今賴之施澤如此非浹洽乎魏乎呈乎此誠今日之家法也

時文警衆 吏之幸民不幸○朝廷不能無幸法天下安得無幸吏吁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科預借百端以取之無卹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移用陰私以取之無顧也民既竭矣而歛不已力既匱矣而役不休民果何罪而吏與之為仇也蓋不仇民而無以資吾之也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夫吏之自為謀則善矣寧不有負吾君愛養斯民之意乎

有仁亦瀆有政○且天地之仁生養萬類而性命各得其正父母之仁鞠育嬰孩而飽煖當有其節然則仁心之推仁政之發全天地父母之全功而體用該矣今寇亂甫平瘡痍方瘳盡蠲田租此一人之仁心也然而米粟之需布帛之奉將為經費之地可無政以處之耶歲事未登米價騰踊時賑民食此九重之仁心也然茲積有限蠶食無窮安得人人而贍可無政以行之耶不然黃放白催政之蠹也割甲啗乙政之疵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執事盍亦體驗及此乎

至仁之用難盡○仁之為道不可以難而止也痛痒者不可無以爬搔之瘡痍者不可無以洗濯之呻吟動作者不可無以勞若休息之聖人一身萬物宗主平居暇日罔不念民而況於勞來還定之際寬之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乎大哉仁之為道也如元氣蟠結於腹心之內而通轉於頭目之間不可使頃刻湫底上焉者為堯舜之博施濟衆其體廣大其氣充潤命未易言下焉者為春秋戰國之並耕移粟其本蹙狹其流困竭而不足言

詞學駢珠

文移誠貸萬井回春 海涵春育德意周流
詔旨俊游萬民樂歲 露零泉涌仁恩浹洽

敷糶以濟國用而居田之戶野無青草

科糶以賑飢民而出粟之家室如垂罄

侈心生則興土木厚賦斂得以虧吾仁

忿心生則窮征伐苦徭役得以梗吾仁

行葦藜藿之澤浸潤肌髓而狙詐馬駭者不以紊吾仁

虛融和液之氣薰蒸宇宙而稂莠螟蛉者不以梗吾仁

勞來還定認幾下矣而安集未聞 一天德澤雨施雲行

蠲租已責意亦勤矣而科率猶故 萬宇陽和海涵春育

當今獻策 守家法以愛民○恭惟皇上壽宋元氣紹繼一祖

十二宗傳授之天下而宗主之忠厚之澤彌積彌深寬仁之

脉愈續愈遠悠然足以繫人心又二十餘年于此矣謂宜父

老嬉戲有後元烟火萬里之風戶口富殷收正觀斗米三錢之效柰何天不假易民不聊生小康茫然大命僅止猩鼯嘯嗥鴻鴈離散民流於清野猛虎政苛毒蛇賦重民置於強羅鹽菜價騰商販失業浮鹽奪於正鹽而鹽為民病鹿幣直虧市井寥落新楮滯於舊楮而楮為民憂鷄犬驚於黃放白催之二稅而無聊之民困狴狴充於根連株逮之多冤而無辜之民斃嗚呼彼蒼者天胡忍斯民至斯極耶

皇上仁合古昔○恭惟皇上德意周流穹壤無間宸心懇惻夙夜靡遑以宮庭之至隱而下逮於閭閻以田野之至微而上關於旒冕有秋在望而喜微宸衷常雨過期而憂形顏色推此仁心視民猶已今之大禹也一天德澤雨施雲行萬宇

陽和海涵春育罄室方虛而蠲詔已頒虛腹方殷而貸議已及流離者安之必使復鴻鴈之居溝壑者拯之必使脫魚鱉之患推此仁政薄歛遠單今之文武也

皇上言必以仁○恭惟皇上法天御極二十餘年聰明睿智得自天生勤儉寬仁根於天縱昨者親洒宸翰誕布綸音其於謹刑之銘則曰明謹庶獄刑非得已誦斯銘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好生也其於訓庶之銘則曰以庶為本黜貪為仁誦斯銘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貴清也其於戒飭邊閭之辭則又曰示恩信以固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誦斯言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好靜也兼愛南北一視無間際天薄海鼓舞靡靡乎此正吾仁之融液流暢

處也然愚不知皇上亦嘗思所以究極此仁之全體否乎

生意收結行仁政在得人○雖然仁無漸盡之理政有貫通之道有天下者患不得仁人而用之爾得其人則仁與政見其為一不見其為二今當寇亂既平之秋中興可冀之日鯨鯢肆毒已就掃除鴻鴈哀鳴方思勞來蠲田租於瘡痍僅瘳之地天之仁也委任忠良斥去貪鄙則撫摩惟患其不力何憂乎黃放方新白催已急敷行賑卹於米價翔踊之際天之仁也遴選廉能劾退汗吏則有無可使之通融何憂乎割甲之肉餒乙之口歟誠如是則呻吟轉為懽忻愁嘆移為謳歌覆載兩間和氣充溢陳陳之積紅且腐矣斗米三錢旅不齋糧矣連歲減民租移灾存萬國又特其細也吾何幸身親見

人臣不當刻下○雖然有寬仁卹下之心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臣也有是君而有是臣則上之澤得以下流有是君而無是臣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昔唐太宗詔逋負官物悉皆除之而有司猶以負秦府而督促如故其敢於慢令如此況貪人鄙夫囊橐自豐則多為名色巧為誅求寧不為聖朝累乎然則何以待之曰治民貴乎寬治吏貴乎嚴草莽愚忠敢以為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書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

歷代事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三王計安天下

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

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

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拯湯克桀克仁彰信兆民文王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武王后作民父母宣王勞來安集漢

高帝寬仁愛人元年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法苛久矣與

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喜文帝舉務以德化民幾致刑措

嗚呼仁哉宣帝詔公卿務行寬大唐太宗天資仁恕初

即位有勸以刑威天下者魏證因言王政本於仁恩太宗

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四年天下大治

帝謂羣臣曰此魏證勸我行仁我既效矣魏證

皇朝典故 太祖伐河東至上黨佛寺上焚香自誓曰此行止

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王師圍金陵上數因使者諭曹

彬以勿傷城中人若困獸猶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編江南

平捷至太祖覽奏泣下曰攻城之際必有橫遭鋒刃者此實

何罪太宗謂宰臣曰蕃戎頗為邊患倘攘除之必恣殺戮

所以置於度外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

曰今日尚食殺其美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羔羊及哲宗

時韓維進讀畢奏言此特真宗小善爾推其心及天下則仁

不可勝用繼仁宗飛白四民安業四字旁題化成殿醉書賜

肯妃邵溥釋之曰帝雖醉而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聖

帝明王以來獨以仁謚之也魏哲宗在宮中嘗盥而避蟻

程頤為說書因講畢請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張高宗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雖鞭扑亦未嘗輕用 孝宗

曰朕在潛邸有詩云閭閻皆勃鬱方愧此身閒王淮奏陛下

隆寒盛暑每以百姓為念聖

史正論 錢觀云臣聞恤民之道無他在于薄賦歛誠好惡

而已故太祖嘗謂侍臣曰苦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之真宗

亦曰非理害民朝廷所不可行茲見二帝仁恕勤儉之心至

矣臣願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則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社

文集 鄭節卿云蓋嘗論之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

為生又其後也反至於戕其生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

世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於無以

為生民之病則極矣而暴君汗吏又從而朘削之征科色目

百出而不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讐不至於貧蹙潰散

而不止則夫無以為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 劉屏

山云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

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食如已飮温羹

膏憤醒如已蘇快非強為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爾

禹視天下之溺猶已溺之何其責已太深切哉滔淫之害天

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此仁心之常也

若曰昏墊生靈如已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

利人愛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
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
困思飢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譚曾
肇云五世六聖之盛前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
也宋興以來鞭扑之刑然猶審詳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
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稅一然猶歲時省
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
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檀與之禁蓋
未嘗與一暴役也

愛民二

以謹擇牧守立說

策頭自羔羊之風變而碩鼠之刺興任牧守者無善政矣于

城於外不知以蕃宣為務專城於內不知以承宣為急繭絲
之密堡障之踈也囊囊之重根本之輕也國家奚望焉民生
奚賴焉

策頭夫寄百里之命者今宅千里之生者守總一道之權者
監司也此人材之善惡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則溪壑漁取
貪得廉名膏髓椎剝酷有循聲脂韋自營儒以材稱吏治如
此天下烏乎而能平夫國無十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矣此蓄積之先備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則大農
蠹耗經費告乏常平移用水旱莫虞內帑縱支撥降無具荒
政如此天下烏乎而能平
清野彌望而不知恤惟知求田宅之膏腴餓莩盈途而不知

發徒知顧妻子之温飽酣歌常舞曾不輟顏於石壕吏之詩
剥膚推髓曾不動心於捕蛇者之說以公宇為傳舍於後患
乎何憂視吏民如路人於衆怨乎何恤如是則金城湯池誰
與為蕃宣之計金科玉條誰與任承宣之責不知臨軒之遣
所以丁寧之者果何如哉厥今名藩巨鎮襟帶相連高麾
大節冠蓋相望風寒當護竟厯內枕之憂治最上聞莫香御
屏之墨愚敢以距心知罪者風今之牧守

策頭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六卿分
職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漢武帝詔令二千石勸勉農桑出
入阡陌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
恩澤不流董宣帝本始三年詔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紀本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
易則下不安補唐太宗嘗曰永惟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
故錄姓名於屏風補唐史褚遂良曰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
下安堵補本傳張九齡曰六合元元之衆垂命於縣令宅生於刺
史補本傳馬周曰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補元宗嘗自選太
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補法刑志陛下布德
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不得其人挂墻壁耳
百姓安得知之補陳子昂奏本朝太祖乾德四年宴侍臣紫雲樓下
上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朕斷不容之
繼朱熹封事曰海內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賢否守令得人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之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國所以寬賦後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

愛民三 以務有實惠立說

策頭有愛民之實而無愛民之名斯可與論今日之仁德矣何者人君之統理斯民則凡撫養生育之政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豈徒事於言辭告詔之末哉古之聖人與民為生有

仁心仁聞以推其實德有善政善教以施其實惠亦惟務盡其愛民之實非若後世之徒徇其名務為姑息悅人之舉也
策段抑嘗攷漢唐之世忠臣義士論議挺挺每繫心於恤民載在信史皆可想見其風采什一而稅亡他賦斂使民之力歲以三日此貢禹所以諫元帝也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此陸康所以諫靈帝也東方朔進戒於孝武有薄其賦斂之言張綱上疏於順帝有惜費重民之論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薄賦省役為要此德宗所以對高宗也以莫稅衰征為務此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為馭下之宜李渤願止聚斂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於戲漢唐所以

天付昌期神開寶曆致治之美庶幾三代其此之故歟藝祖當艱難肇造之初惟以不嗜殺人之一念係民命高宗當弘濟中興之日惟以邦本在民之一語係民命抑范鎮言於先朝有曰備契丹莫如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如寬關陝之民愚願皇上以家法為心法二三大臣以范鎮之言為事君法則民命全而國命固康之配天宣之中興指日可候矣

策頭漢文帝詔春和議賑貸今聞吏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豐稱養老之意哉本宣帝黃龍元年詔曰朕數詔公卿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酷惡為賢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或本本朝太宗興國八年朕視萬民如赤子比令兩稅三

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自求課最恣行捶撻尤傷和氣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以催科用刑忍者論其罪 高宗紹興十四年百官賀雪上因宣諭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於是詔諸路常平官椿備以時散給務要實及貧乏 孝宗隆興元年詔曰朕臨朝退聽惟以求民瘼為急初即位首行曠澤續降寬卹十八事歷日彌久州縣之間隱匿不為布宣繼自今其各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俾予一人實德孚于百姓若乃奉行不處必罰無赦聖

愛民四 以去兵省費立說

策頭兵食之不足上下交任其責可也上之人節浮費以養兵則下之人當汰冗兵以足國蓋足食固今日之大務而冗

食尤今日之大患荷戈而喘勝甲而跌此何等疲軟而名廁於伍符食仰於縣官邪是必日討軍實而申傲之老弱是除庸懦必斥庶冗食之患消而足食之計得矣

策段興師百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兵端不窒國費曷窮軍需正忙民力宜困分屯固未可撤汰練亦貴其精與其虛濫以蠹民孰若精簡而省費此兵民利害相關之切者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且徒行一切權宜揀急之政敷糶以濟國用而居田之戶野無青草科糶以賑飢民而出粟之家室如垂罄及其行之不可乃曰吾矩之不可絜也如此儻幸而胡運衰天變消一稔可期民其有瘳脫不幸而仍有二三十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兵爭未解國胡以餽之若是則天下又烏乎而能平

肆我皇上燕處蠖濩而想田萊之多荒玉食羅珍而念載塗之有享元正根本寔虛之詔亦既重為民慮矣或者乃歸咎於兵馬而曰民之憔悴於虐政非我也兵也嗚呼民惟邦本本國邦寧以兵病民可乎善乎范公鎮之奏疏於先朝曰備契丹莫若寬兩河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愚亦曰欲備三邊莫若寬東南之民

事漢高祖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本紀文帝匈奴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贊武帝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以明休息示務本也西域傳宣帝詔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

將軍屯兵本紀本朝太宗雍熙二年上謂宰相曰每念百姓寒耕熟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催督而況非理誅剝乎緘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定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高宗紹興八年上謂輔臣曰昨日士儂入對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為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錢之類欲罷未可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 二十年前上曰休兵講好正以為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失朕意聖政

仁德 附 以臣當體君立說

策頭以常德而運一人之仁政者此人君裕民之實也因常德而廣一人之仁政者此人臣體君之忠也夫仁之為用貴乎周流不貴乎壅塞貴乎深遠不貴乎近淺民生咸遂可以言仁一夫失養仁為未至矣

策段仁之為道遠為器重矣舞文弄法桎梏善良壅其仁也而不容以不詔鬻賣智能張皇氣勢壅其仁也而不容以不詔必使吏姦不汨奉典憲而行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使巧心不折按律行而讞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使貨寶不奪凜節義而操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仁者國之脉也民之命也豈容不叶乃心而使一日之不流通乎人主所以達吾裕民之政者此是心之仁也而所以行吾裕民之仁者皆是德之常也慮民之病於苛歛也則損上益下

以行吾仁慮民之病於災沴也則蠲租減賦以行吾仁百姓已足吾不見其為足民生已阜吾不知其為阜此非以常德而運仁政乎然君者運此仁者也而臣者廣此仁者也夫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亦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勃鬱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大之在下不可蹙狹也動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沮也體君之好生而使民之咸遂其生此非因常德而廣仁政乎

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五書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帝曰皋陶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堯舜三代之得天下也

以仁猛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紀綱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離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詩成康囹圄空虛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七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其後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中孝文即位躬修元默勸課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舊功臣論議務在寬厚風流篤厚禁罔疏闊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本朝邵雍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八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九

君道門

用人

求賢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人才聚散之由○廟堂之上以公滅私則人才聚而國重廟堂之上以私掩公則人才散而國輕嗟夫人才之聚散國之輕重係焉謀國者將使之聚而重乎抑使之散而輕乎蛟龍在淵漁者不敢俯而窺虎豹在山樵者不敢過而問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亦以人才聚耳然必以意氣招徠則人才聚必以真誠感動則人才聚必盡脫邊幅必盡去智數則人才聚聚則維持憑籍者有托聚則經綸圖謀者有賴聚則足以鎮浮而馭俗聚則足以定亂而解紛一汲長孺足以寢淮南之謀一溫御史足以落奸雄之膽一謝將軍足以捋符秦之魄人才之聚其效若此坐廟堂者可不公其心而使之聚乎乃若蠶蠅雜沓則漁釣者興竭澤之思豚豚倘狎則芻蕘者尋斧斤之伐國之所由以多故者亦以人才散耳然必意見猜疑則人才散必私忿嫌隙則人才散必自植親黨必自引私人則人才散散則脂韋苟合者充位散則闕茸無聞者備散散則輕狃者無以重中朝散則怯懦者無以禦外侮一百里奚去而虞國之大勢可知一檀道濟死而宋國之長城可惜一戴若思代而晉國之江南可憂人才之散其驗若此坐廟堂者容可私其心而使之散乎

人才難得其人○國家自寶紹之初三邊多暇烽息烟清則
求人才於此時者易為力國家及淳祐以來四方多虞颯四
霧然則求人才於此時者難其人何則有承平之才而難
之才承平之時庸人高枕而有餘雖公孫可以秉鈞軸雖徐
萬可以任鈇鉞艱難之時豪傑執掌而不足非蕭何不可以
居萬難非淮陰不可以分麾旄倘或以蕭何之事功而公孫
任之固不止發蒙之謂吾恐關中無寧日者矣以淮陰之事
功而徐厲處之亦何止兒戲之譏吾恐東齊非我有矣蓋以
蕭何淮陰艱難之才也故可以之而濟多事公孫徐厲承平
之才也僅可以之而處無事若不於豪傑中求毫傑而於庸
人中求豪傑則所得者不過庸人耳顧今國如乘航機不容
髮尚可以承平之才撫艱難之運乎正恐孔北海無益於漢
王夷甫貽笑於晉矣吁唐人有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
之爾況可以庸人處之乎然則今日之求人才當求宏濟艱
難之豪傑毋求安處承平之庸人不然丙寅之戰以庸奸而
敗甲午之師以庸師而跌覆轍在前一之已甚謀國者亦嘗
念及此否

境土者率皆恢復天下所謂士民者率皆庶枕曾未數數然
也當此之時宣王雖曰側身修行遇災而懼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曷嘗恃聰明逞智力以自為哉內有孝友之張仲外有
文武之吉甫二人同心以安海內而已由是言之中興之業
所籍將相以扶持成就者為多也將相得其人則夷狄之難
久而自平所以平夷狄者有道矣顧盜賊何慮於不自衰境
土何慮於不盡復士民何慮於不盡安乎
得人以濟中興○中興之業誠艱難矣豈不以承國家貼危
紀綱板蕩之後危者望安撥者思定瘡痍未起者幸一朝之
復見太平合是敗者而繫於一人之身其任為至重譬之大
廈將傾狂瀾既倒非腐株所能支一簣所能障是以由周宣
而來至於漢唐其間有為之主承前代凋弊之餘扶持建立
艱危萬狀淹時歷歲乃克有成則中興豈易然哉然而有周
漢唐所以興復之由則在於得人之盛相與維持遂能興仆
植僅不失舊物如宣王得張仲吉甫光武得二十八將與夫
肅宗得李郭之徒而已
人不貴於徒知○賈生不見知於文帝不足為誼惜也宣室
之召自謂不及不為不知生矣傅梁之行竟不能試其治安
之策略是文帝前日之知誼者非真知也君子惜之汲黯不
見知於武帝不足為黯恨也社稷之臣稱不容口不為不知
黯也而淮陽之遣竟不能究其治民之清淨是武帝前日之
知黯者非實知也君子恨之

法祖嘉猷 不以人而廢法○祖宗用人之際未始以人廢法張齊賢一書生耳十年而致相位錢若水一推官耳再期而為樞密有自內郎四遷而至相位者有自內郎百目而真西府者祖宗擢用天下之材其轉移闔闔蓋自有出於法之外者然醜恩厚賞隆名重器亦未嘗屈法而輕以予人也曹彬江南之功偉矣而使相之命卒不肯授之以啓天下邀功生事之心焦守節治財之功多矣而閣職之遷終不忍與之以滋人臣刻民奉法之意王繼恩平蜀之後宣徽使之命宰臣請之屢矣太宗則曰位亞兩府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陳舜封之奏對本伶官也太宗則曰汝雜類耳豈得任清要之職遂改殿直之命

智勇大用之才○南渡初虜勢方張人心未定高宗皇帝身濟艱難勢若綴旒危亦甚矣未幾整葺淮甸經理江左威聲大振敵情震懾而中興之業隨以定者特以文武中俱得人耳李綱張浚趙鼎諸臣皆一代之大智而為時大臣者建謀定畫出人意表共獎王室儼若老熊之當道韓世忠劉錡岳飛諸將俱一時之大勇而為國大將者出身徇國分據要害共扶王家隱然如猛虎之在山有人如此所以不勞餘力而措國大山也

不可拘以其地○昔王文正公言欽若不可相至言祖宗不用南方人君子惜之司馬溫公光言陳升之不可用至言閩狡楚輕君子重惜之夫欽若之姦升之之佞謂之不可相是

固然矣而謂其地皆然則其言之過也夫立賢無方聖有明訓謂秦無人古所深戒

時文警國 不當輕用重責○方今用人之大患在乎輕用之於始而重責之於終方其輕用之也則倚其人如泰山及其重責之也則棄其人如土梗方其輕用之也雖非才而亦以為可信及其既責之也雖其才而不以為可原人才何如是之多變而公論可如是之不定哉夫人固可以成敗料也子王之必敗為賈以童守能料之趙括之必敗其母以婦人能料之用人者苟有先見之明則天下誤事寡矣人不可以成敗論也荀林父敗於邲而後之勝狄者即林父孟明敗於殽而後之勝晉者即孟明用人者苟懲既往之咎則天下之棄人多矣故其人果非才也則雖目前僅能自保變故乘之未必不為他日之罪人也其人果真才也則雖目前偶罹罪累杖拭用之未必不為他日之立功者也

用人蓋有二難○甚哉入才舉之易而用之難也自髮憂君者皆欲推進善之轂丹心戀闕者皆欲焚薦士之香然世無宣帝則金城充國豈能無惑於浮言君不憲宗則淮蔡裴度未必不搖於異議是必有輪迎檄召之實意而後囊封剡奏非虛文有弓招幣聘之真誠而後科舉條例非故事此不謂舉之易而用之難者乎甚哉人才用之難而主之尤難也聞河南之薦者固下憚博士之召悟郎將之對者夫豈惜御史之除然公孫東閣懸直汲黯而反不得以涉其足林甫月堂

骨鯁韓休而乃重至於蒙其疑故非有羽翼忠之至公則
飛鴻振鷺無留迹非有拔茅連茹之容量則晚蘭幽蕙皆沉
馨此不亦用之難而主之尤難者乎

大智大勇之才○夫事至能辨物來能名處變而見不甚狹
憂患而智不甚短析圭儋爵誠不乏若人矣求其大謀略而
足以辦天下之大事功大見識而足以排天下之大患難挺
然為時大才而非譎譎之小才者必大智而後可敵至不懼
敵去不舞摧堅而力不甚屈陷陣而氣不甚索程戎秉律誠
不少若人矣求其大威聲而足以折天下之大奸雄大志氣
而足以挫天下之大敵國銳然為國大將而非區區之偏將
者必大勇而後能然而得小才易得大才難得偏將易得大
將難

人才惟君所用○人皆含虛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
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流澹則沼沚故
高帝恢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
富環偉立名之士宣帝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吏

荷葉珠
張羅挂雲盡收逸翮
市駿骨而良馬來
傾岷取璞無復遺珍
揖怒蛙而猛士至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
漁於一網羅以衆目
蛟龍伏淵網罟不施
野無遺賢職無曠官
把竿版築孰非王佐
學有可谷雖畎畝匹夫之不棄

屠狗販牛皆可五鼎
功有可成雖漁釣逸民之不舍
山林草野之中皆賢智英雄之伏
卒伍斯役之下有韜略謀猷之人
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賤士或能言之
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辨而泛駕駸弛或能濟之

當今獻策時艱宜棄才○國家駐蹕吳會所恃以為東南
之首者蜀耳曩時劔閣嵯峨錦江湍激吾國實倚重也今首
碎矣豈人才抱棟梁而困溝壑之時乎所恃以為東南之腰
者襄耳曩時峴山險阨樊城遮護吾國實倚重也今腰斷矣
豈人才懷琬琰而就煨塵之時乎所恃以為東南之足者淮
耳曩時青岡屹立淝水縈紆吾國實倚重也今足搖矣豈人

才括囊家食之時乎謂宜遴選時髦實之表著謂宜簡拔時
彥立之要津使有懷欲吐者據其情懷使有謀欲陳者殫其
智能毋所沉伏於下僚可也謂宜收召耆德亟還班次謂宜
登崇宿望復列周行使嘉謀顧畫可禪廟謨使宏才遠略可
濟國事毋使留滯於外服可也謂宜盡前非不次拔擢謂
宜盡釋前過不日召還使久憤孤忠一旦奮發使暫鬱長筭
一旦舒展毋使擯斥於田里可也
文武中末大才○今天下果何時邪殷憂多事非細故也車
載小材俱無係吾國之安危敵國外患非小變也斗量偏將
均無益三軍之成敗文臣中有抱智識曉邊事為天下之大
智者九重益思所以延訪之乎謂宜大開功名之門盡略資

格之限於荒野大谷而詔其所伏於閑曹猥局而搜其所隱於名司顯吏而求其所遺貴顯其沉藏者暴耀其汨沒者則識時俊傑興復漢室必有如孔明者起矣指授將略大破秦師必有如安石者來矣人才豈終於難得乎武臣中有負威望立戰功為天下之大勇者九重亦思所以收召之乎謂宜開天地之偉董示帝王之赤心揮洗借箸而問奇計設壇登拜而獎人傑解衣推食而礪功臣招徠之以意氣感動之以精神則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必有如去病者出矣慷慨上表願請一行必有如武襄者至矣大將豈終於難得乎

大臣宗主人才○今天下之事勢譬如奕棊得一好着尚可活垂敗之局面譬如瘵病進一猛劑尤可起久弊之精神敗為而以慢應急證而以緩劑理吾甚為今日謀國者凜也故嘗謂世道荆棘事變雲輪安則同福危則共禍起視四境此政諸葛孔明力主攸之禱允合官府為一體之時此政杜黃裳力主高崇文請師決戰出乎蜀難之時舍爾介狄維干胥忌有仁心天理者必有所不忌矣儀式百司典領衆職何憚而久不為此哉抑愚論之主張人才者固大臣之分內事而舉用人才者亦非大臣分外事也若杜衍為相未朞年而出使嘗自謂獨有一恨平生聞某人賢其人材可勝某任未能悉舉而去此所以為恨呂公蒙正亦嘗以為相問諸子而自謂我有一能每四方替能謁見必以夾袋記之而疏用于朝此所以為能興懷往事整節前脩然後知薦天下之才者莫

如相用天下之才者亦莫如相

用人之法以尺度取人以繩墨待士此承平之規模也以意氣推許以精神感發此艱難之事業也今日之事不可與承平例論矣使功使過維其時也使詐使愚維其時也謹毋以揖遜廢騎射謹毋以繩尺廢胼弛謹毋以撲楸廢奇傑鷄鳴犬盜要皆不用之才擊劔扛鼎無非可任之士繼自今非止沉伏下僚者在所拔擢也又有出於沉伏之外者焉非止留滯外服者在所登進也又有出於留滯之外者焉非止擯斥田里者在所收叙也又有出於擯斥之外者焉韓文公進學解有曰牛溲馬渤俱收並蓄者醫師之良登明選公雜進巧拙者宰相之方愚敢以是為篇終獻

大臣公於舉用○雖然舉用不避讎者易舉用不避親者難先正有以已才器堪為將而力薦于上及有以姪可用為相而乞大用於他日者而天下未嘗議其私有因能相復入而舉功已之短以為當大除擢者有再秉鈞樞而薦已之臣乞復召用者而天下未嘗論其矯誠以大臣用心貴乎公不貴乎私也故先儒嘗謂公則惟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為大而臣專公助則若親若讐舉用惟恐其不及大臣而好私專則親故之間且有扞格况望舉用而不避讎耶敢以是告今之坐廟堂者為公助毋為私專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開國承家小入勿用易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書管仲曰不能知人
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
信害伯也既信而使小人參之害伯也

歷代事蹟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漢詔堯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書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
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孟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九

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書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劉向大禹勤求賢士近者獻厥明
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能亡失德夏以長楙

晁錯湯執中立賢無方孟選於衆伊尹 棫樸文王能官人

羔羊在位皆節儉正直詩文武灼見三有俊心 武王建

官惟賢位事惟能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書成王周禮鄉

老及卿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此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卷阿求

賢用吉士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文宣王任賢使能周室

中興諡漢高祖知人而善任使王命 文帝敬賢如大賓 武
帝招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士上書自眩鬻者
以千數通宣帝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民安 光武
側席幽人徵聘嚴光二十八將感會風雲稱爲佐命 光武
夢想賢士共成功業並王唐太宗省内外官制爲七百三十

貞曰吾以此得賢才足矣 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
疑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韓正觀初求士如渴賢士
所舉即信用之韓憲宗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韓
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
絳經國體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歟韓

皇朝世宗 太祖於群臣中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時所推者
不以官職高下錄其姓名每遇任使遂即選擇要太宗曰國

家選才最爲急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
善者多則是操履無玷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林以

充任使也續真宗嘗問宰相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曾詢致堯是

也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由沆力也 仁

宗寶元二年詳謂輔臣曰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
則政隳 高宗紹興三年上謂呂頤浩等曰朕心至公凡百

未嘗有所偏好 紹興四年上曰朝廷用人當爲官擇人不
可爲人擇官 胡松年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

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續紹興五年高宗曰恢復之圖所
宜講究要須先求於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 紹興九年上

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
先正論 嘉祐四年歐陽修言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

已用入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
軍旅主成功朝廷主教化 治平四年富弼上神宗曰帝王

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事然千官自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事大臣數十人不使一小人參用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

文集 司馬溫公云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才不能備為人之所為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序何如耳不復問其才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為龔遂廣霸尹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貨財則欲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
用人二
以寬其繩墨立說

策頭 市駿骨而能來千里之良不殺卵胎而能致麒麟之至此意氣招徠之說也使人以器母求備於一人校試而用毋以一皆掩大德此真誠委任之說也二者既盡則天才舉矣
策 冲天勁翼不卑棲於蓬艾之間追風遺躅不局促於車轅之下故循資而進者凡庸也不循資而進者俊乂也待次而舉者常才也不待次而舉者賢能也昔之人固有離華郊而任阿衡之事者固有起版築而作霖雨之澤者固有舍漁釣而摠鷹揚之師者若樊噲夏侯嬰之徒則附驥之尾而勒功帝籍若徐樂主父偃之徒則獻書闕下而朝奏暮召若田千秋房次律之徒則又皆以一言寤主而取宰相或自治粟之卑而膺將壇之榮寵或由書吏之勞而擢蘭臺之職要新

豈逆旅敢言天下之事而與傳說呂望齊聲衡山隱士密議當世之故而與魯連范蠡同望此皆不世出之材仰副非常之選後世豪傑當時會通誰無感乘風雲依光日月之念肯自下此輩耶

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世轉移而更用則用或不當其材求全而責備則用或難得其材白璧微瑕大器少玷隨屏而隨棄則或不足以盡其材若是則摧沮困抑之餘其萌蘖者有幾哉體乾元之運當思所以為保合之和乘泰道之亨當思所以廣包荒之量規模所至與天同運意向所期與日俱新如是而人心無興起之機人才無率作之應愚未之敢知也
事 高宗夢帝養子良弼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表立作相

文王田于渭陽見呂望漁釣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出聖知不次擢用當時州縣無滯才天下稱得人焉
太祖擢用臣下多自宸衷內外臣僚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為時所推者不以官職高下每置簿錄其姓名遇舉要任使即於簿中選擇故事無遺才
豪俠之人久樂於繩墨之外一有繩墨則為豪俠者駭矣高祖無可無不可而一時豪傑所以為之用者正以此也一見陳平而使之駢乘安知非刺客耶一見韓信而假之精兵安知不吠主耶方見黥布待之踞洗未幾而飲食豐焉方見隨何斥之腐儒未幾而千戶封焉嗚呼高祖亦英雄哉

用人三 以主之以相立說

策頭大臣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以之用天下而有餘大
臣以天下之才為一已用則以之用天下而不足嗚呼天下
者天下之天下人才者天下之人才隨能采錄量德甄收以
天下寶與天下共寶之可也何忍自分胡越自隔離藩而必
欲為一已計耶

策段使大臣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也則必慷慨而思之曰
天步多艱誰其拯之國難未歇誰其平之公朝名器胡可輕
授丙吉推賢正期輔政吾何與左雄駁議惟在納忠吾何嫌
王咸舉幡真足起偷吾何尤道濟長城方資禦侮吾何憾合
謀并力天下事圖回經畫奚翅折枝使大臣以天下之才為

一已用也則必回翔而念之曰親故願望我其酬之于謁祈
恩我其慰之私門桃李胡可弗植蔡義給事但使具負吾何
憚杜欽阿附浸塔通顯吾何恤林宗清議遠興逮逋吾何懼
騎劫代將旋毀成勳吾何憂顧前跋後天下事艱棘危疑始
難就緒

大抵舉人才者在羣臣用人才者在人主而主人才者在輔
相使世有真才得為臣者舉之得為君者用之又得為輔相
者主之則萃君子之氣類可以福四海厲正人之節操可以
植朝廷風範端凝者可以粹君德之主璋威望鎮重者可以
壯三邊之藩屏主之者有大力量則舉非徒舉用非徒用矣
每讀國史重感前聞先正薦賢報國者多矣覽古靈三十二

人之稿考紫巖切直剛方之薦其可為人才之一泰然嘗聞
韓魏公屢薦歐陽子而仁宗不用未嘗不嘆天下之人才舉
之非難而用之為難不知今日舉而用之者何如耶先朝用
賢輒國者尚矣觀王疇清直好學之除觀胡銓罪廢無辜之
惟真可為人才之一遇然嘗開東坡以制科膺大用而王安
石陰切忌之未嘗不嘆天下之人才用之雖難而主之尤難
不知今日主之者又何如耶

雪鴻唐虞咨四岳以舉賢才前百高宗惟說式克欽承旁招
俊又列于庶位說成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
曰祿三曰廢四曰置禮漢武帝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豈
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傳唐太宗時房玄齡

為僕射帝曰公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閣訟牒豈暇求
人哉杜如晦與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傳憲
宗元和二年李吉甫謂裴垪曰比日人物吾不及知宰相職
當進賢任能君為我言之洎即疏三十餘人吉甫籍以薦諸
朝天下翕然稱得人通本朝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每

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言行真宗命兩府擇馬步指揮使吏以例
簿進寇準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
范仲淹嘗為百官圖以獻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
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位同高宗紹興十一年上
曰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論一

相爾一相得人遼東乃遼薦之人主人主當斷而用之若百官有司豈要人主銓擇母乃太煩乎

用人四 以隨才器使立說

策頭 用人之道不以偏責全不以近忘遠不以群間孤剛果之材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材幽遠之士壅於間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援主之不力則天下有遺賢

策頭 攻城略地惟穿窬之徒斯能成破陷之功長槍大劍之材無用也漂流破堰惟浮液之輩斯能成潰決之功揭竿斬木之材無取也沉舟斷纜則過淮越漢之子斯能成出沒淵源之功彎弓牧馬之無材能也襲營壘劫堡寨則晝伏夜動

神出鬼沒規伺睥睨之流斯能成掩伏功畏刑懼法之徒無所施其巧也探虛竊聲號則視死如歸飲毒如蜜奔跌解弛之士斯能成間諜之功愛身顧命之無所用其力也

來之者易用之者難運車之牛使之執鼠則狸狸不若運風之斤後擊其肘則穿縞不能將才果可用也使食可也使愚可也孟明之餉馬謖之失皆立功之基也財計果可長也重臣可董也筦庫可舉也卜式之微弘羊之賈不必以其人而廢其言也

策頭 湯與人不求備伊成王官不必備惟其人官漢高祖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前刑武帝方欲用文武求

之如弗及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孺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式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歷數則唐都洛下閔叶律則李延年運籌則祭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公孫弘贊本朝太宗興國八年上語宰相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內外官吏皆量才任使喻如匠者創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天下至廣不能獨理致治之道全係其人苟得其人何患不理孝宗乾道六年御製用人論朕聞人君者以任使百官為事者也百官者分其職而治其事者也故設是官必有是人任得其宜則百職而庶事立失其宜則百職廢而庶事墮何則人才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一槩論也云

求賢 以求賢待賢立說

策頭 求天下之賢易待天下之賢難求之貴廣待之貴精求之貴寬待之貴嚴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天下之懷才抱德者皆在周行之中矣夫列星阿岳之氣扶輿清淑鍾而為瑰偉秀傑之士彼其挾胃中之英抱生平之奇固不甘自晦其身亦豈肯輕售於世廣其意氣以招徠關其門庭以延納則卑卑之魚躍于淵喈喈之羽充于庭矣其於求天下之賢也豈不易然榘榘梓梓同入于匠氏之囿必貴細大之稱其宜參苓溲滓並蓄於醫師之家必貴寒溫之得其當倘或強之

以所不能臨之以所不服則皎皎之駒不可繫濯濯之麟不可羈矣其於待天下之賢也豈不難

策故自其有以作興之也則志度宏闊足以容其直意向堅決足以淬其銳規模凝定足以要其成則聲氣相求虎嘯風主精神相感松茂栢悅起非熊於釣渭詔審象於築巖一號召之間其欣然躍附奮然響應固如此也自其無以區別之也則是非雜揉不足以服其心彼此牽掣不足以宣其用可否晦昧不足以繫其留則括囊不言奉身而退考槃自樂永矢弗諼當饋徒嘆於蕭曹拊髀空懷於頗牧一沮抑之餘其氣象萎爾風采蕭颯固應至此也

嗟夫抱致君澤民之志懷通今博古之才與夫占小善名一

藝者皆世之所謂賢也得時行道固其本心素隱行怪初非得已豈有交交束帛賁于丘園子子于旌日馳郊野而顧不為朝廷一委其質哉然而非藻鑑明不足以知人非持衡公不足以使人出於親故既者疑其私采於譽望者又疑其黨能不取其所長而取其易馭即不喜其直而喜其容悅若是者豈足久稽天下之士哉

白璧漢幣意氣招徠黃金燕臺精神感動人主孰無求賢之盛心而賢者亦孰無致君之素志也惟於舉用之際甄別其是非審擇其可否珉中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者不得以肆其欺實鄉原而似忠信學聖賢而行市人者不得以逞其詐則用人之實得矣得其實則將見拔茅連茹皆為泰吉之君子

匪躬事上皆為蹇蹇之王臣

事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昔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威得管子而為五伯長纘傳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堯務求賢聖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文王師用賢聖是以閔天泰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湯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伊卷阿召穆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也詩漢世求士必觀其行唐麟唐太宗正觀之初求士如渴馬周上疏曰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本朝太宗興國三年上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以為致治之具矣端拱元年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賢士大

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令封疆萬里人無棄才真宗咸平二年上曰庶官者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祥符二年上曰朕孜孜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有以庇民報國而朕不能亟知既久不為朝廷所知因以情急卿等有聞當即起白並司仁宗慶曆四年余靖言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以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望勅諭大臣廣思博采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嘆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九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

君道門

納聽

附

通下情

名流舉業



方憲察端廣聽言之盛心○冕旒垂拱纓佩環聯人主不必
 徇視朝之常典朝廷清明戶庭洞達人主所當廣聽言之盛
 心然則講明輪對轉對之制者其將徇視朝之常典歟抑將
 廣聽言之盛心歟嗟夫主勢非特萬鈞也主威非特雷霆也
 顏色不接則無以照幽隱之情威嚴不霽則無以來忠諫之
 諫君門四闢百辟莅止君心未正思以正之國勢未強思以
 強之士浮民困思以救之財匱兵弱思以振之江淮未清襄
 蜀未寧思以整頓而葺理之憂時之心切則其議論切愛國
 之情真則其議論真天下固不患無敢言之士尤不患無可
 行之言也所大可患者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不通堂陛森
 嚴而君臣之勢愈隔則正心三策之對未必不自以為迂通
 達國體之奏未必不視為激士未盡用而諛以野無遺賢
 民未必裕而欺以尹有增籍兵財之耗弱不敢言邊境之貼
 危不敢論若是則日御正殿日接羣臣晨聽長樂之鐘夕對
 未央之燭吁何補哉

當知聽言之弊○言之誤人國者始不免輕於信言之益人
 國者終未免重於疑因前日之信而積今日之疑則言之不
 見用於時者亦勢也書不云乎截截諂言昧昧我思前此固

有寡謀淺慮而誤人國者既不可信而信之輕傳不云乎至
 言不行明主所懼繼此豈無精思確論而益人國者雖不可
 疑而疑之重方其始也近臣獻納之外侍從有已見焉臺諫
 論列之外二史有直前焉以至廷紳之輪對草茅之上書均
 謀國者邊算未決思欲籌之利源未疏思欲理之楮直未窮
 思欲易之九門既啓四聰甚邇人臣言焉人君納焉當時之
 言論風采非不作新然而聽信之念輕而謹擇之意乏勇決
 之志果而密察之見疎遂使謀國者之計適以誤人之國者
 政以上之人輕於信耳及其終也草茅之上書未問也近臣
 寧無高見乎廷紳之輪對未問也臺諫豈無遠識乎以至二
 史之警論侍從之嘉謀真憂國者流民未集思所安之國用
 未省思所擇之楮幣未通思所活之九門既開重瞳屢回人
 臣言焉人君惑焉一時之吐露心腹豈不剴切然而責望之
 效貌而疑似之心萌懲初之慮深而厭薄之念起遂使憂國
 者之忠無以益人之國者皆以上之人重於疑耳

稽古高祖太宗之蔽○蓋嘗觀高帝廢立之事太宗伐
 遼之舉嘗以為私忿一念後世人主往往病之而二君亦有
 所不免且聞借箸之籌而銷印用躡足之請而封齊遮道數
 語義舉以定脫輓一言大計以決高帝之聽言蓋如轉圜之
 走下坂也至若羽翼未成冥鴻方復雖以子房之善諫周昌
 之廷爭竟莫挽焉是何也私心障之也蓋戚姬之愛方固於
 且氣未定之時而嫡庶之議且懵然於懂懂往來之際故道

不足以制欲今日之高帝非前日好謀能聽之高帝矣嘉伏
伽之諫而受賞從鄭公之奏而亟行以元素一疏而寢洛陽
之議以王珪一言而止女樂之教太宗之聽言蓋如熟路而
駕輕車也至若鴨綠興師勞民襲遠雖以玄齡垂沒之言割
切傷痛而遠討之行竟莫尼焉又何也忿心蔽之也蓋好功
一念常起於心驕氣暴之餘而困敗之辱或出於念慮不到
之地故理不足以御氣而今日之太宗非前日導人使諫之
太宗矣

人君聽納有三○古之聽納也為當然後之聽納也為有意
而其最後也則以聽納為美事都俞賡歌雜然一堂之上戒
哉之辭念哉之辭噫哉之辭班班見於書傳者寂寥簡徑不
過數十語譬如家人婦子可否唯諾不事繁辭而歡欣之情
蕩然如春風醇酎使人樂而不厭古聽者不驚而納者無間
也豈非以聽納為當然乎君子無逸周公作書立政任人屬
公作書成王即位群臣作詩成王蒞政召公作詩求賢用吉
士召公作詩矣親有德行有道召公又作詩重編累簡止為
一事而無慮數百言比之唐虞則有間矣譬如膏梁之子饜
飫富貴不知人間稼穡事而良師賢友反復開諭岌岌乎惟
恐其墮邪欲之塗而蹈恣縱之路也豈非其聽納為有意乎
卿生之說輟洗聽之子房之說吐哺聽之郎官之說止輦聽
之青蒲之說屈意聽之見於史官又見於政事又見於雜記
又見於閭巷之傳蓋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也比三代

則又有間矣譬如王公貴人簡倨自高寒士書生望之如在
霄漢一置之坐側溫言慰薦則天下傳之以為待士而士亦
對容夸大自以為有幸故聽諫者謂之明君納諫者為之忠
臣數百載間如晨星相望稀疎寥落幾何人哉此以聽納為
美也

法祖嘉猷我朝聽納之盛○共惟我朝列聖相承御朝故典
雖仍唐舊而聽言美意遠過於唐自侍從以上日朝垂拱曰
常參官則常參官可以言也百司朝官以上五日一朝紫宸
曰六參官則六參官亦可以言也自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
紫宸曰朔參官則朔參官皆可以言也不寧惟是休務日不
視事而事有面奏者許之雙日不坐朝而事有面對者從之
布衣何人而得以抗對於行都小臣何官而得以直奏於講
武此祖宗之治所以炳炳千古者豈非有聽言之盛心而不
拘視朝之典常乎

法祖聽言之益○恭惟聖天子恭已如堯達聰如舜拜昌言
如禹改過不吝如成湯聽言之道至矣盡矣臺省之臣且欲
編類群臣所上章疏以便省閱大哉議也其得漢之集書囊
以為殿帷唐之列諫疏以為屏障之意乎漢不足道唐不足
道其又我高宗皇帝官中課程每到午時閱羣臣章疏孝宗
皇帝朝趙汝愚集錄名臣經濟奏議之意乎聖天子心高宗
之心廷紳學宗相之學誠足以開張聖聽裨益時務矣而愚
切謂此一疏於今日大體所關有二焉一可以隆主勢二可

以激士氣夫重臣當國多畏羣言天子養尊身成偏聽蓋仗馬既斥則高視於穆清而國事必不經意指鹿計行則深居於幽邃而臺諫可置私人今皂囊哀集以敷陳黼坐從容而剖決覽劉向之疏則必知收還威柄而無五侯專制之患讀陸贄之狀則必知審處事宜而杜諸鎮陸梁之風則主勢豈不隆臣子盡忠本非謀己人君垂聽亦豈為名如君且休矣則忠鯁者卷舌而緘默者亦可容身姑惟聽之則獎納者具文而獻替者亦直故事今羣議編摩而上進九重採取以施行思田錫之奏則使知正人必親而開羣臣獻納之端受仲淹之謀則使知鯁直必容而成四諫清忠之節則士氣豈不激

聖文警衷 視人言為文具○指陳過當者類曰不識事體慮及遠者動謂不切事情以一二施行為已足以不事張皇為得計天變方興求闕失始則皇皇然今則晏然矣邊事方殷廣議防禦始則汲汲然今則弛然矣是雖獻納有司輪對有制要亦不過使之自鳴自止徒應課程士氣陰消於具文容養之中人言積廢於循習偷惰之域雍雍于于玩歲愒日少有激厲則相目以驚鄰突坐之人欲一日自安於位不可得也

聽納非出誠心○漢高非誠聽諫也懲亡秦之禍也子房非誠納諫也報五世之讐也何以言之天下既定高祖惑於一女子至欲亂嫡庶之分殆乎有亡國之象叔孫通諫之不聽

昌諫之又不聽前日輟洗吐哺之風果安在哉子房於此胡不躡足乎胡不借箸乎胡不推沙上之謀以恐動之乎乃閉門絕粒高臥學道深所未喻也四皓之謀特出於呂后見迫耳愚故曰聽者不誠故其明易惑高帝以之又曰諫者不誠故其忠不盡子房以之

聖主猶當聽納○切嘗觀荀卿之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愚將奪之曰事聖君以聽從為非諫爭為是荀卿果為無諫乎則何皋陶之賡歌而陸叢隨情之為戒也嗚呼舜禹皋陶可謂聖人矣而都命告戒不忘乎此者豈偽為哉成出於至誠而已且諫之道以誠為本而納諫不以誠其弊有二諫而不能聽其為弊一也聽而不能行其為弊二也為臣而

所諫不以誠其弊有三縱橫辨博而言不濟用其為弊一也禍孽患結而言不早寤其為弊二也高談大論而言不適時其為弊三也

綺語駢珠

雷震威樂聞忠讜 立仗之馬苟或見斥
日月獻納各罄箴規 徑尺之鱗其誰敢嬰
逆耳之言則必傾耳而聽納
犯顏而諫則必和顏而順受
非開誠心布公道則不能無黨與之私
非集眾謀廣忠益則不能無偏信之失
君門九重而黼坐之間已隔遠尋丈矣

夜思十事而日所陳已俄去六七矣

當今獻策不當疑於聽言○謀謨本以濟國事今則吹鑿於輕用之覆義議論本以康時也今則鑿輒於輕聽之拆軸嗟夫人言之益人國雖如此柰之何今日疑心之重乎信心之輕往者不咎疑心之重來者可愛日疑一日歲疑一歲吾國之事將遂不為乎為今日之事惟有釋疑心以昭信心而已繼今至於後日大臣之造膝陳獻臺諫之引吭鏗轟九重必怡然思之曰是誠有益於國也朝奏而暮行之已晚矣況敢俞而不行乎侍從之述已見聞二史之披腹懇款九重必幡然思之曰是誠有益於國也旦聞而夕用之已暮矣況敢留而不報乎昏紱有可用之言吾信用之韋布有可採之論吾

採擇之取一二正人流民之議劄邊閫以區畫詔州郡以存恤取一二正人節財之議示版曹以會計戒宮闈以斟酌又取一二正人弊楮之議勅提領以措置下都茶以更造國家命脉庶瘳有乎不然下以忠誠言之上以因循視之諉曰難信諉曰可疑誠恐天下之患日甚一日將有如諫臣抗疏之云者

聽言特為文具○言議雖詳而踐履未至變故方興則懲悔以自新事勢稍定則苟且以仍舊上求言而不及用下盡言而無所用舉天下激切鯁直之言納諸并包兼容之中是非可否一不與較使天下之言者若秋虫之自鳴而自止方其未言至於必言及其既言亦如勿言故下情若通而實塞也

士氣若盛而實衰也是平日君臣之間其諄諄焉所論者皆文也非實也

聽納以防其弊○厥今禮樂征伐出於天子主勢尊嚴如蘇軾所謂人主孤立者決無此理矣萬一有之則因王陶言韓琦不押常朝班而指為跋扈豈不足以尊堂陛之等級也厥今仁義論諫藹然名臣士氣激昂如仁皇所謂以直棄之者決無此理矣萬一有之則以趙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而即加起擢豈不足以開諫諍之道路也彙集之而討論之裁擇之而舉行之一言一語必徹於天聽則專制者何得而容其私情一疏一奏必留於淵衷則敢言者何憚而不以實告是豈非今日之甚盛事哉

生靈無敵言之臣○愚因事而論國本未定不足慮慮無開說之賢寵倖未去不足慮慮無強項之臣閣寺未清不足慮慮無回折之大臣諛說未殄不足慮慮無敢言之左右苟有人焉則白簡霜飛可以折姦雄之膽背闕一言可以寒崛強之心特患無敢言之臣耳然而欲作敢言之臣當激敢言之氣惻怛以求之和顏以受之褒獎以來之擇善以行之則鳳鳴朝陽豈無吉士金馬待詔厥有謹言亦在作其氣而已昔陸宣公有言諫者多彰我之能聽諫者直表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今日何遜乎盛德之名而使賢臣懷不盡忠之嘆此執事之所深惜也願以宣公之言復之聽納人言之難○抑愚則有他說馬陸敬輿有言諫者多則

彰君德之能聽諫者直則表君德之能容蓋多與直石之非難而聽與容者之不易使其所聽之藐藐彼亦何苦而嘵嘵造膝而陳詭辭而對良臣之名夫孰不欲第惟艱難多故之秋決非優游諷諫之時有首下足上之夷則不可無賈誼之書有閹臣弄權之風則不可無劉蕡之策有錢幣不通之患則不可無劉陶之議有持祿保位之臣則不可無朱雲之言編類之請意則忠矣言外之意能及此乎紹興間黃中有曰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為諱不過塞責而已望飭在位大臣自今轉對必切於治道中之此言似勉今日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聖有謨訓明證定保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

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亂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惡聞其過乎賈誼全言

歷代事實 夏禹垂韜時聽箴規之美史唐禹下車拜昌言外通鑑

商湯從諫弗弗伊訓高宗后從諫則聖命說周武王聞冊書之言

退而為之書于几于鑑于盤大戴禮衛武公又能聽其規諫詩

漢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書唐魏證言太宗不克

終十漸帝曰今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傳

太宗好至言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毀壁坐望臥觀雖狂

警逆意終不為忤魏證曰陛下正觀之初導人使諫三

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意終不平也本傳

皇朝典章 太宗時田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

陛下自往日來養成聖性上悅益重焉 仁宗慶曆三年以

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御史王拱辰對上極

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十八疏上乃

罷竦而用杜衍代之 三年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

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

避故有是賜鑑孝宗淳熙元年蔡戡論正觀諫錄上曰從諫

正是唐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龜鑑聖政

先正論建 宋祁奏今臣下準召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

明白或恐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言泰山累卵指

燕飲則直曰酒池肉林望陛下納汗舍垢一切裁赦兼容博

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 真德秀奏嘗歷觀

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尊而

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

下之事唯所欲為而忌人之言

文集精華 呂東萊云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言不若使人君

信吾言使人君信吾言不若使人君樂吾言戒之以禍者所

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

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楊萬里云布衣擊鼓而訴民瘼

則下之吏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

之以沽名躁進臺諫又且搜其過而巧詆其人也舊德宿望
輸忠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疾之不至罷黜廢放不止
也元勳大將敢任大事而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殆盡
也夫歡忻以致其來縱吏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
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沮而退抑之使下之士出一
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
曰天下無真才也此雖一飯九嘆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
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至哉

聽納二

以精擇其言立說

策頭天下之大計知之者易而言之者難天下之公論容之
者易而行之者難至危之患伏於舉世之所甚安可戒之憂
玩於平時之所可愛藥石於強壯悲嘆於歡欣則人莫不以
為激世急功利而談王道時任刑罰而言德教則人莫不以
為迂愚以是知言之為甚難付是非於無所可否之中置議
論於不足施行之地寬大能容而至於皂白之不分鎮重安
靜而至於事功之俱廢愚以是知行其言者之為尤難也
策腹文帝求治之初當時進言以投文帝之聽者固不止一
人也以陳武則進征伐之談以賈生則進更制之說帝惟胷
中自有決擇不為之惑而勤勤於元默之行此文帝之治所
以興禮義而躋醇厚也太宗求治之初凡進言者固導之勤
而挽之力也以封倫則有刑罰之說以萬紀則有求利之說
太宗惟知所決擇而不失於偏徇仁義之勸實嘉納之所以

大正觀之治而值三百載之基也

事虞舜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
庸違不能惑也唐魏漢文帝素蓋曰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
上疏未嘗不止輦受言不可用置之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
欲以致天下之賢英士夫聞所不聞以益聖本朝高宗紹
興八年上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
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未嘗惑
也

聽納三

以施行其言立說

策頭有求言之美意有濟時之良策言不難於求而難於能
用策不難於獻而難於可行唐虞以來都俞吁咈氣象渾厚
或師汝昌言或聞善言則拜是上之人嘉其言而必用之也
曰朕言惠可底行曰乃言底可績是下之人稱其言之可行
也三代而降在上非無求言之君而未必懷樂用之心在
非無獻策之臣而未必皆可行之說間有君能用言而臣無
格君之論臣能進言而君無用言之心君臣不相值則亦徒
有是意向有是議論而已何益哉
策腹我主上宵衣御朝軒食求治川藏藪納本無拒諫之心
冀封笏奏執無醫國之策愚不知今日之章疏悉皆聽納否
乎今日之聽納悉付施行否乎內廷密勿近習便繁則君心
每難於正苟有正君心之言不當以虛言厭之也號令積輕
紀綱積弱則國勢每難於強苟有強國勢之論不當以激論

薄之也士習靡歟民生困歟苟有華士習裕民生之謀疏不當以飄風忽之也財計匱歟兵威弛歟苟有理財計振兵威之章奏不當以土梗棄之也以至長蛇荐食而襄蜀墟哨馬日馳而江淮震苟有言及江淮襄蜀整理之規模尤不當以秦越肥瘠視之也於視朝之項而廣聽言之盛心於聽言之中而得救時之實用則言可底行群臣皆皋陶也行之惟難吾君遠過高宗矣又何必勤遜者廷紳聽納施行之請乎有宅揆之尚則皋陶之謨為嘉謨一絳灌擅權則痛哭流涕之書未必不謂其少年輕躁也是必有秦九二之大臣者廣包荒之量以來人言推不遐遺之明以察人言然後決而行之以馮河之勇制而用之以朋亡之公則泰道開而天下之事

濟矣

商高宗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曰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於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命高祖誠信好謀達於聽受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鄴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文帝元默躬行誼之所言略施行矣

通下情

①

以實惠虛文立說

策頭 古之求民者情皆實意後之求民情者皆虛文成周之時有司冠以達民之窮而肺石之制不徒設有所以知天下

之故而利害之書不徒上正月則屬民正歲則又屬民五月則屬民吉月則又屬民非惟吏與民相親也而外朝之詢百姓實北面焉是君民之情未嘗不相通而君民之勢未嘗遂疏也後世虛文是尚實意不務達窮之函非不設於魏也而窮之不能達者如故仲寃之匪非不置於唐也而寃之不能伸者如故是文不逮意後世之所通患也

策段 高爵重祿未必致人之誠心而披肝瀝膽足以使人盡情而不遺謗木諫鼓未必得人之素志而訕訕之聲音顏色足以拒人於千里隆古盛時一吁一喞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誠意決洽而不扞格絲之用四岳言之方命不績不指岳為朋而深文并及司空朕虞禹益遜之帝曰汝諧不謂其言之

矯而遽致其嫌叢勝急惰陳於太和之時不以妖妄見沮稼穡艱難日陳於持盈之君不以不切見尤言之者無隱情聽之者無忌心此所以君臣如一家上下如一體也

自秦以來監諂有刑妖言有禁遇之者拆觸之者摧當時縉紳之間頓首而後陳昧死而後請故雖二三大臣尤秦諛養佞求免譴訶之不暇況其餘者乎殊不知遂天下之情者全天下之氣者也全天下之氣者壽天下之脈者也而揭竿斬木之夫反恣睢四出於所不虞之地而秦亦何便於此哉

事類 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禹垂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上 通鑑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通此患之大者劉向漢文帝二年詔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其過失也其餘之紀本宣帝詔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紀唐魏證云君能兼聽則奸不壅蔽而下情通矣唐太宗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上之失無不知下之情無不達本朝太宗朝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詞多狂妄上曰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淳化四年京畿民擊登聞鼓訴家奴失假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淳化四年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曰程踈遠小臣不知官闈中事內廷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宰相李昉請罷黜以懲妄言上曰朕曷常以言罪人特念程不知耳真宗御制正說五十篇聽諫篇曰天下之患在乎言路之壅塞人情之不通言路壅塞則過失莫聞人情不通則疾苦無告司馬光上哲宗曰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眊窮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

陳傅良云古之君民甚親上之人可造而謁下之人可援而告也盤庚迂都登衆民于庭周有大疑謀及衆庶故朝廷雖峻而不壅天下之民雖遠而不隔三代之長用此道也文帝

時太倉令得罪女子縱縈一言而帝為之罷刑秦二世舉百萬之師付之章邯而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者三日不得見夫以章邯有震主之威倉公無伸己之助而長史之情易入之子疏難行也秦固不得達漢朝聞而夕報亦足以見秦嚴內外之限而漢之法平易而近民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一

治道門

治體

①

寬嚴

安靜振作

保治

處暇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本仁厲精之說○天下之大有元氣焉善養之則

天下之勢實而不虛天下之大有神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張而不弛天下之勢最患其虛也虛則痿痺枯槁不可扶持天下不可為也治之之法當以本仁為貴天下之勢最患其弛也弛則解緩滯淫不可振舉天下不可為也治之之法當以厲精為貴本仁則當為弱為公為易為遲而強也革也

難與速也不可用厲精則當為強為革為難為速而弱也公也易與遲也不可用此天下之勢所以難乎其措置而論治道者深憂之也愚敢就強弱公革難易遲速之說而論天下之元氣與天下之神氣焉本仁所以養天下之元氣也厲精所以養天下之神氣也道並行而不相悖兼濟而不相違放洩蘊藏之中而有晶光發越者在剛明決裂之時而有纏葦覆護者存然後天下之勢如盤石如泰山生靈藉以休息子孫蒙以悠久而其證為實此天下之治也如長江大河之流轉如風雷震電之飛馳鬼域魘魅屏息遁景而不敢睚眦犬羊虎豹深藏反噬而不敢陸梁而其證為張此天下之治也善致天下之治者亦實其虛而張其弛足矣



治在道道在誠立治以道立道以誠道也者通體用於一原而治之所從出也誠也者貫終始如一而道之所從出也立治不以道則流於偏徇錮於苟且其效之所就非帝王之廣大矣立道不以誠則安於近倡畫於間斷其心之所運非帝王之悠久矣中庸九經自修身以至懷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序也而行之以一大學八事自物格以至天下平明德於天下之序也而主於至善蓋一者所以為誠而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智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可維持本之精神心術之微而推於制度紀綱之立本之躬行踐履之素而推於禮樂刑政之達當寬而寬當嚴而嚴寬嚴一道也而行之者誠也當因而因當革而革

因革一道也而行之者誠也或勞或逸勞逸皆道之當然而此誠不以勞逸間也或遲或速遲速皆道之自然而此誠不以遲速異也夫然故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用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用之千萬世則有千萬世之功如炊之無不熟也如種之無不生也孔氏之門繹其心法著為二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為萬世開太平者宜知所擇矣

稽古博議唐虞三代治體○唐虞三代所同者為治之體而

已若其具則不必盡同也由今觀之郁郁之文吾夫子惟曰從周夫以聲名文物之盛止歸之於周而唐虞夏商不得而與非唐虞夏商不周若也其所趨之途所適之路既以若合符節歸于一揆矣所謂法度之維持禮樂之藩設雖纖悉委

曲之間小有不齊亦何害其為治也吾於是知善為國者必先求其與治同道者而世守之守其與治同道者而行其與治同事者焉道者其體也事者其具也其道同其事亦同是以先王每懼其道之不繼而不慮其事之不舉也

漢唐兩代治體○漢以仁恕有天下至文景而風流益篤當時禮樂法度最號踈闊然終不害其為四百年之漢何也其大體則是矣唐之初興名為太平制度紀綱粲然其舉謂法足以憑籍則唐之安強宜過於漢可也而中更變故少有寧歲此豈治具不足哉抑亦大體不足尚而所以為一代之子孫持循之地者駁矣

法祖嘉猷 治體變於熙豐○國家自藝祖以仁厚立國列聖

相仍遵而勿失仁宗在御四十餘年龐恩厚澤餒乎人心觀其當時之刑政如治獄則貸賊吏理財則弛茶禁所謂治具者若缺也而我宋無疆大歷服實於仁宗尤有賴焉豈非治體所在不可一日輒變而其他細故少有乖戾亦無損其所以為國邪熙豐大臣一旦用事狹小本朝之法制盡取舊章故典而更張之其意蓋以富國強兵為術也此術既行於是祖宗所以為國之意剝爛幾盡而世運幾否矣或者徒見其紛亂諸事遂謂法制非祖宗之舊以是為可憾焉耳不知當時之新法豈無一二可以善後者如學校貢舉一掃前弊其所變更者亦豈俱非邪獨其以利國謀而祖咸陽孔僅之故智於是公私兩困內外俱危而治之大體已失矣他何足道

哉

國家治體以仁○我國家財富力裕不如漢而仁政之浹民心則過之地廣國闢不如唐而生理之在人心則勝之以德澤感人心以禮義維士心以法制範軍心而生意無一息間斷建隆開創生之元也慶曆涵養生之亨也元祐盈成生之利也建炎而至淳熙則又利正而反於元亨矣三百年間無貪兵無黷刑不得已而賦重故治體似弱而實安治道似弛而實振治效似不快人意而實退然享承平之盛意者祖宗不嗜殺人之仁心天還以此報之乎

時文警 治道善否之異○子產之以猛治國而都鄙有章此為善用強者也至于大叔之以寬治國而卒悔多盜此為不善用強者也漢文之清靜遵守而元元富庶此為善用公者至武帝之慨然紛更而海內空虛此為不善用革者也自朝至具不遑暇食而萬民被咸和之澤此善於為難而不為易者也彼衡石程書傳餐聽政而卒無救於亂亡之禍則不善於為難矣必世而後仁必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此為善於論遲而不論速者也彼以赫年而變為周公之化以導其君急功利之心與夫以仁義之說輔其君而顧自喜於四年之既效不復更置增益於其君則略不知夫遲之功用矣是數者皆強弱公革難易遲速之用其或得或失之已驗也為治貴有定見○朝廷之上號令方出或以言之胥動而遽迂法制方行或以事之不便而驟改事為每有所更革天下

必預推其不久臣言每有所申明天下必料其為具文
 我朝立國之體○我朝自開國以來一以仁厚為國體列聖
 之所培植累朝之所增加幾三百年于茲矣周家世積忠厚
 不是過也仁厚之極不為強而為弱不為峭刻嚴厲之習而
 或幾巽懦委靡之為自常情觀之巽懦委靡非美事也然未
 害也蓋嚴刻峻急者有一時清明之政而無百年可恃之福
 優游巽順者一時雖有所不振而千萬世之可恃者此實培
 其根也今日惠敷而威不振倡幾於弱矣然惠之厚非有過
 也淡洽於人心者是非有隱然憑藉之深功也今日法出而
 弊愈滋似失之靡矣然弊之滋猶可回也沉酣於流俗者未
 嘗無滌蕩振作之妙用也宵旰憂勤而未遂得人之逸蚤夜
 望治而尚聞課效之遲似類於弛矣然遲之病非有害也吾
 獨喜夫今日之威雖不振而人之依依於國家者未忘則仁
 之功用猶著也今日之弊雖日滋而人之願畏於禮法者未
 替則仁之效驗猶信也逸樂雖未期課效雖尚邈而將治之
 形小康之效已月異而歲不同則仁之周暢旁洽可知也一
 轉移之而仁之功效不可勝窮矣亦惟朝廷之間時寓作新
 之意毋累於激作以虧吾仁時新振起之規毋失之振厲以
 戕吾仁時與士大夫講明更革之急政毋傷於急迫以病吾
 仁則國家千百年深根固蒂之業終必賴之豈在乎過為紛
 更而後為更新之良策也哉

綺語珠

謀道者無近功 寬柔猛厲政不兩立
 謀利者多淺效 因循改作勢不兩存
 功利之說足以奪正大之謀 仁義法律係於決擇之初
 淺近之論易以忽久遠之計 禮義刑罰原於取舍之始
 忠厚一語扶植乎三十世之周 寬仁一意維持乎四百年之漢
 更化於累月孫弘貢切運之說 責治於十年李石陳太早之說
 百年云未治而識者不為文王羞 四年日既効而識者深為太宗惜
 ○方今世運漸亨韃虜自敗元氣
 流暢神氣奕燁豈有偏而不舉之處矧我主上本仁厲精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然則公卿大夫其可不益致其忠懇智慮
 以審夫運量權衡之理而共贊昌泰之期乎此固為執事愛
 君憂國之意也雖然卒然之急證易治而隱然之緩證難除
 則奔趨跳踉而一蹶者其根本猶可為閤然矧撫而內已蝕
 則耗識者知其難為也已然則與其為弱為公為易為遲不
 若寧為強寧為革寧為難寧為速耳
 力行而不計功○天下之事速則易失緩則必得暫則難保
 久則自定治天下者知為政不敢邀政之必效知治民不敢
 責民之必從政不我效則曰乃我之始勤而終怠歟抑利者
 未與害者未除者

非欲民不之從則曰毋乃我之誠

誠意未孚歟抑厚德之不加而小惠不足以感其中心歟一
毫有疑於其政尤於其民聖人無有也

審世運以圖治○蓋皇上之所逢者乃中興之機而所任者
乃中興之事業也愚非能揣臆事會謾謂中興姑以祖宗之
所昇付皇上之所膺承時之所不可不圖事之所不可不力
者言之耳夫百年偏安之勢蟠鬱而至於今日者非我恢拓
之而誰也百年未洽之化廢滯而至於今日者非我修舉之
而誰也百年循習之弊鈍耗而至於今日者非我洗濯之而
誰也皇上以一身而當百年之運以二時而興百年之業詎
可苟且於形似之僅安而不以遠大之事故自負詎可捷動
於意外之變故而不以堅強之力量自捦此愚之所區區必
以克艱之說為今日望也

生意收結治體在於遵守○然愚猶有憂焉蓋熙寧之政九
年更之而不足元祐之治一旦壞之而有餘夫立治之所在
其難也甚易其合也甚難今日之新蓋治之方合也向之群
枉往往有不快於新政者一鱗不謹彼或投之則元祐之後
其事可鑒也共惟皇上兢兢如堯業業如舜尊德性而道問
學致廣大而盡精微聖心所存一毫不立即其緝熙之功用
為厲精之政則以守治體以興治具立還太平之盛觀矣誰
得而間之愚於是復為今日賀

治體在於行仁○雖然寬猛之異用因革之異宜勞逸之異
施遲速之異效誠不同矣然愚也願為子太叔之寬而不願

為子產之猛猛非仁也願為漢文之循法而不願為孝武之
更張革非仁也時求可逸姑為文王之不食而後舜之無為
息非仁也時未遽寧姑遲夫子之必世而略孫洪之暮年急
非仁也念念此仁不二其志如董子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則國體無傷國脉愈固明效大驗必有不可以淺近觀
者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故事源流

經傳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
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神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學道者治之經理治
之要存乎知道荀正董仲舒云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

義禮樂皆其具也董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

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弘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

邪正翼奉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

經傳子貢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

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

逆紂而不肯順莊天帝學能序星辰以著象堯能賞均刑法

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

明民共財顓帝能修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記祭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

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

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

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焉立命漢興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越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蘇地封德彝曰三代而下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維伯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魏證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王行道而王願所行何如耳魏證唐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太宗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元宗平韋氏之亂厲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侈心一

動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窳身失國而不悔德宗猜忌刻薄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強藩悍將悔過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以後唐衰矣並本

皇朝典章邵雍言本朝自唐虞以下所未有者五事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得天下在即位後見太祖開寶八年召王昭素講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書于屏間薛太宗淳化五年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編真宗咸平四年田錫因召對言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若師

皇王之道則十年必致太平通仁宗皇祐元年張錫講書禁中上問治道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法者治國之本上政容曰卿言嘉纘英宗治平三年上問治道蘇張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上不覺前席蘇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見上問以治道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所先答曰阜安宇內為先蘇高宗紹興九年上曰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十八年上曰治道貴清靜理民在不擾孝宗淳熙十二年上曰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蘇

宋正論建神宗朝司馬光上疏論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謂臣昔為諫官以此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蘇行哲宗即位呂公著上奏曰人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槩舉十事仰贊聰明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皆隨事解釋以便觀覽蘇

文集蘇眉山云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人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無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識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

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爲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治體二

以持久而成立說

策頭立治有定體論治無近效中厚傳家寬仁立國關百聖如一人歷萬世如一日者所以立治也指陳事宜剔抉靈弊參洪規於往聖觀成效於目前者所以論治也然而立治者當有一定之體論治者不可求速成之功知此則今日之事

可得而言矣厥今天下謂之多事不可也謂之無事亦不可也國勢全甌人心磐石風飛雷厲日月清照指義旗而長驅馳王師而蕩伐昔之磐互者今破竹之迅也昔之躡躅者今決流之順也江漢之師猶未旋歸鴻鴈之民未盡安集出行入陣者待我而衣食聚廬托處者待我而豐阜其揚眉鼓鬣於清明之世者待我而依乘其激濁揚清於頽波之中者待我而尊顯于斯時也而講明練兵厚財任官置吏之策誠爲識治者矣愚請因明問先論仁祖之世立治論治之由而後及於今日可乎

策段持嘗試之說者無成功求快意之舉者多後患此爲治不易之說也而意近效則曰世變之相激有不能盡如吾急

則古之人亦或挾權以求濟苟可以快吾意是雖僥倖嘗試吾固甘心爲之而不恤嗟夫治之趣向不同要亦顧其大本之正與否耳本原之不審而任術以爲能誠心之不加而責效之太遽則他日有甚不快者將起於其所不思之處天下之言亟成者必亟壞難就者亦難去且以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自迂邠之始至于都豐者非一時自靈臺子來之後至王國克成者非一日而忠厚之化至成康而大備則蓋亦反其本矣大哉范公純仁之言有曰道遠當漸致事大難速成賢才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遽革范公夫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言哉彼其諳歷世故熟矣誠以祖宗治體不可一日而少戾也

事料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博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樂至九變而醇氣洽矣莊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孟康王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又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命唐文宗曰朕即位十年不得治本李石曰陛下責治太早十年孜孜養德適成耳又云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本朝太宗興國八年上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當日行好事緘真宗咸平四年種放入見于崇政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緘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等給筆札望太平仲淹語人曰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神宗

熙寧二年蘇軾召對上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用人太銳並同

寬嚴 附 以仁厚為本立說

策頭有治體有治具治體欲其純治具欲其眾是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所尚所尚既定千百世所宜遵也是之謂治體若夫大綱小紀本末度數章曰舊章典曰常典此其具也治具畢張治體常在以此為國唐虞三代之國也豈非極安大治之盛際哉

策段蓋昔者帝王興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體其開端為甚詳其稽謀為甚密其植邦本而結人心者亦甚為周且至迨其勢之或強或弱則姑以一二節目應方來之變而所謂定

體則如天造地設亘千萬年而不敢易後世言堯舜不過曰率天下以仁而已言三代者又不過曰得天下以仁而已自仁之外更無他術得非定體所在舍仁則無以為也

嘗觀三代之興其得天下何嘗不本於仁禹之仁遂湯之克仁文王之施仁皆仁也雖其立國有忠質文之異而大抵仁厚一意未之有改也少康中興所以復禹舊物者何往非取之人心若宣王之明明幾於強矣而文德之合一仁政之施也高宗之武德幾於厲矣而保惠之敷一仁恩之布也蓋仁厚者三代立國之體而後世子孫時出一二以振起其不逮終不肯捨其國體以求張其國勢也三代之所以長久其皆出於此歟

於皇我朝以仁立國藝祖皇帝當肇造區夏之初干戈日尋而陳橋之誓上黨之戒紫雲之命天地鬼神實監臨之用能收拾五代破碎之天下以植立萬世無疆之丕緒列聖相承世守此意仁皇在御培之益深養之益厚屹然九鼎如峙泰山如定磐石國脉益固而不可搖矣然一時事勢類於不振紛紛在廷至勤攬權之請仁皇之所以為振起者不過責任大臣崇獎臺諫使戶庭無壅公道得行內脩外攘兩無廢事于斯時也有寬而已何取乎猛有因而已何取乎革有勤而已何取乎逸有遲而已何取乎速初不外祖宗至仁之意以求赫赫振厲之功宏謨懿範固聖子神孫所可共由者也

事湯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詩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書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叔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 左 昭二 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唯 憲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本朝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謹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内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眾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淳化三年上曰為治太急則政傷而人散太緩則政敗而事廢呂端曰古人所謂過猶不及惟聖人治得中道上曰然 並 仁宗謂輔臣曰

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為政當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
則水旱不作矣卿等宜謹之上同寶元元年張方平陳七事一
曰用威斷御史中丞張觀亦言承平日久政寬法慢因上四
事二曰嚴法禁獄英宗問寬治如何吳奎曰聖人治國以寬
不可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古之道也 孝宗曰昔
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爾譬
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鞭朴然後謂之嚴
也 秦少游云夫聖人之於天下豈嘗有意有術哉天下有
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
無勢非寬非猛吾亦有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天
下之至術也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
尚猛之日賦

安靜振作

以通變適中立說

策頭聞之師曰綜核名實親總萬幾地節之作新銳矣而所
多者後元之涵養剛明果斷削平群盜元和之奮發勇笑而
所少者正觀之力行其矣作新之不可無涵養而奮發之有
待於力行也方世道之作新也佞根盤結斤斧除之弊源深
錮針砭治之昏瞶者昭蘇壅遏者疏剔矣然精神過暴氣脉
已浮積痞漸寬根本浸伐震撼擊撞不可以無靜定文理密
察不可以無寬裕故作新之中有涵養焉方主威之奮發也
千里盜區指掌平之百年疽根觸手碎之指大者臂使倒持
者柄挫矣然剛心方長春江怒濤銳氣一消秋霜敗葉振厲

勇決必貴健行發強剛毅必貴有執故奮發之後有力行焉
策藝祖以仁開創無疆之業是為元氣之洪濛以精刻削
五季之弊是為神氣之發舒天下之勢其實而不虛也而又
未嘗鈍滯以至於弛其張而不弛也而又未嘗耗竭以至於
虛互持迭舉春嘘秋吸聚為典禮蒸為和樂蓋至于我仁宗
之時豐隆衍洽培而益深振而益穹畏天愛民敬宗廟崇儒
學何其本仁之至也當是時閭閻耕鑿之赤子尊之如天帝
慕之如父母蓋乎元氣之充塞也然未嘗不厲精以養天下
之神氣一日開天章閣召輔弼大臣賜筆札條陳所以恢張
太平者俯伏頓首震悸不敢言天光如神灼然帝堯吁咈之
心何其厲精之至也當是時韓范數公日夜匪躬刮摩以仰
稱所以屬任倚毗責天下治之意其在大廷則辨論如爭不
肯含茹顧避以苟和叶寅恭之名而為戶祿叨榮據富貴之
計其在退食則又惓然如朋友一時之精采讀國史者至于
今歎豔興起凜乎神氣之昭宣也然未嘗紛然更張斬然峻
厲以傷所謂本仁之說而元氣略無恙此平治之體中和之
極所以獨盛於我仁宗也用能綿洪龐慶垂萬世之統
知作新而不知涵養條然晶采暴露殆盡暫焉快利虛耗已
隨吾見過榮之木一發而枯暴溢之流一決而涸治體目前
之精明而深長之味無餘也知奮發而不知力行進之銳退
之速一而作再而衰吾見簣土不繼九仞皆虧一着不應局
而隨改人心一時之聳動而大勢之縱弛自若也

事料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耕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書本朝真宗謂宰相曰臣下多寬猛過當少能適中或殘刻害生人或弛慢妨公理凡事自有中道若常守之無不善也如朕理天不覺稍急即緩之寬則人慢復振舉之臣下亦能如是即無悔吝又曰臨官之人不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深求罪惡務為煩擾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隘公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謂此也上然之續孝宗乾道七年宣諭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他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梁克家奏寬則民慢猛則民殘須相濟乃和 虞允文奏古

人得衆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剥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聖

保治 附 以君臣相飭立說

策國規恢王業興復皇圖此人主之偉績也歌頌聖德揚勵洪休此人臣之美意也然而安不忘危者保功之遠慮美不忘規者憂國之至情天以四夷來王之朝明良且有怠荒之戒車攻復古之盛群臣猶獻庭燎之箴誠以盛者衰之伏成者敗之機也古先聖王審機於獨故當功成事定之餘常若敵國外患之至不敢以慢心繼之懼其怠於克艱也不敢以怠心居之懼其昧於無逸也持之以堅凝守之以鎮定皆所以常厥德而保厥功也古昔元臣慮患於微歸美報上之時

未嘗少萌誇詡之意藥石於強壯懼其精銳之消也悲歌於懼愉懼其驕汰之形也警懼其無虞正救其不逮皆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 聖賢一心君臣同德上不以淺功近效而自足下不以危言正論而為激如是則意響堅定精神振起豐功厚德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矣夫苟王業甫平之餘治功方成之始為人君者因之以驕盈繼之以怠荒稅駕於自滿之地安枕於僅安之場為人臣者誇大以為諛鋪張以為侈揚休於玉牒之文刊頌於崖碑之石君臣上下喜其所可幸忘其所可戒而不思為善後之慮恐張角甫平漢憂方始平吳之後晉慮猶深識者凜凜也

策國儀鳳在庭明良起時幾之救鳥鸞享治左右進艱難之規天下固亦孰不以此為古人過計也而識者則謂其有憂治世危明主之誠心夫虞朝乃極盛之時而周家尤太平之世也古人於至治之日若可以泰然無虞矣然猶交相儆戒之若是況後世之僅治者乎夫所謂僅治云者鄰於安而危之伏近於盛而衰之萌見於目前者似有可喜之證而隱於意外者實無可恃之形此正君臣上下動容變色之時而烏可玩之以為安也

西戎請和邊事漸定豈非天假仁祖以將治之機乎然仁祖之志曷嘗以事勢稍定而為之頓輿稅駕致論國史不曰觀釁而動庶可養銳持久則曰西人稱臣練兵當常如履至此

其一念之烈赫奮厲何事不就故邊防每有急事則詔兩
府大臣非時而聚議邊郡使各備禦則數十餘人使之如理
家事其志何如哉而歐韓諸公或進未可恃為久安之計或
陳先時豫備之憂所以堅凝其志者只如此然則四十二年
之治蓋有由矣虜兵漸退東西稍定豈非天假高宗以將治
之機乎然高宗之志未嘗以疆事稍息而為之息有弛擔稽
之聖訓不曰惟憂勤可以成務則曰惟靜安精思應敵之方
此其寸心所至發強剛毅何為不成故虜不渡江則謂當修
人事以答天意虜雖退遁則曰南北之民皆當兼愛其志何
如哉而張趙諸臣或申時不可失之訓或為有進無退之謀
所以輔成其志者又如此然則三十六年之治亦有自矣嗟
夫有慶曆嘉祐之志則可以紓寶元康定之倥傯否則憂未
歇也有紹興中年之志則可以濟紹興初年之警急否則難
未已也

事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是幾安而股
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
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史集益告舜曰戒哉傲戒無虞罔
失法度大禹成王訓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周漢文帝時賈誼上疏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本宣帝
時王吉上疏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本唐太宗問魏證房玄齡曰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創業則
難證曰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證與

我安天下見守文之為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
難方與公等謹之

本朝太宗雍熙中帝嘗嘆曰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
克繼父祖之業朕孜孜求治未嘗敢自暇逸冀作子孫長久
計使運祚悠遠大臣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治也觀仁宗
宋綬為參知政事慮天子無事將稍務燕樂忽於自儆為言
自古守成之君率皆兢畏不忘顧省願飭群司交修庶職勿
以治平自怠實慶曆中上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謹危之意
上高宗紹興中宣諭曰前日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有始
有終其說頗有理自古人君未有有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
以唐太宗之賢而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如一古人所難
也 孝宗淳熙中嘗謂王淮等曰人主富有天下易得驕縱
淮等奏天下治亂不觀諸他觀諸人主若治安日久每事留
意則是愈久愈新也 隆興元年陳康伯奏自今以往尤當
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將勵兵以激昂士氣務農重穀均
財節用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
恢復上曰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聖淳熙六年張栻
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
力穡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
定規乎同

處暇 附 以乘機厲志立說

策感天時之至以圖事功者易體天時之運以成事功者

難寒暑代謝而歲成焉此一定之天時也感天時之修至念
 人事之捨攘由是刑獄之未恤民生之未安者以時而安恤
 之政事之未治君德之未修者以時而修治之以至夷狄之
 未制守備之未盡者皆莫不因時而動於心仰以觀於天時
 府以察於人事惕然而忽愧矍然而忽懼此蓋振作於一時
 雖常人亦能及此是之謂感天時之至以圖事功者易然循
 環無端運動無窮此不已之天時也苟能體天時之常運持
 不已之純誠則刑獄之當恤民生之當安者時時而安郵之
 政事之當治君德之當修者時時而修治之以至夷狄之當
 制守備之當盡者皆莫不時時而動於心仰以體於天時俯
 以盡其純誠操持而勿替悠久而無疆此蓋純亦不已之盛
 德雖聖人其猶病諸是之謂體天時之運以成事功者難嗚
 呼歲不我與當知時哉不可失之戒有志竟成當知與時偕
 行之道進德修業欲及其時時以作事無失其時則因時以
 考事功順時以立勲業是必大有為之君奮大有為之志而
 後可與語乘時有為之理矣

策 愚嘗潛窺時事密察國論竊謂天下既有將治之機人
 主當有必治之志蓋機之難逢者固足喜而志之易怠者尤
 當勉也何則邊圻未沉者幾年于茲而今有烽火不警之祥
 水旱相仍者幾年于茲而今有田里相安之兆倥傯多艱者
 幾年于茲而今有閒暇及時之隙轉亂而為治者此機也易
 可為者此志也此機也之謂非將治之機可乎然而敵至而

懼昔固然矣今其可萌敵去而侮之心事至而憂昔固然矣
 今其可啓處暇而媮之意不始勤而終怠者此志也不乍銳
 而旋沮者亦此志也苟不厲必治之志其可哉大抵天下之
 治有其機復有其志則今日之治已有加於前日而異日之
 治必復進於今日有其機無其志則目前之勢雖稍紓於曩
 時而異時之憂殆有甚於前時矣

泰之為卦小往大來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泰通極治之期
 也而九三之爻遂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之說凜凜若危亡
 之在旦夕萃之為卦順以說聚而正萬物衆多極安之時也
 而大象之作遂有除戎器以備不虞之戒切切焉若寇盜之
 將至聖人何為若是耶蓋治無常治安無常安而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固所以為保治之常而安於目前之僅足者是
 乃亂亡之所由基也

近歲以來形勢頓殊疆事之區畫未聞有不可犯之良規蛇
 豕無故而自戕國威之奮揚未聞有出塞犁庭之大舉犬羊
 無故而自擾加以和氣頻應歲事屢登浸浸有永平熙洽氣
 象上下翕然莫不幸夷運之已終而慶天意之復還於中國
 者真可拱手以俟之也間有脩然遠見不溺近效之君子獻
 謀奉慮要不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蓋亦謹綢繆之計為未
 雨之防而已私切疑之以為譬之疾痛在身展轉方劇未投
 七刺頓失沉痾不惟平復如初又可發用精神運掉手足是
 可喜也亦可疑也故惟良醫為能察疾勢之可疑隱為之術

以俟其證之復明惟主為能察治勢之可疑逆為之備以俟其機之動故證雖變而術不誤機雖激而備之愆

事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詩孟子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雖大國必畏之矣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

也禮唐太宗召十八學士暇時訪以政事唐亮傳天子念致理

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本朝太祖開寶八年上曰年穀豐

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宜共思濟治振舉闕

政庶成開泰之基也續太宗興國八年上曰近日內外政事

漸成條貫朕思之不覺自喜常日行好事利益於人朕夙夜

孜孜惟願民衆安集不近理之事斷不為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一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二

治道門

法制

附

紀綱

詔令

名流舉業

立意 體統法守精神○自朝廷以天幸為人事而天下

之體統不相聯自大臣以法守為道揆而天下之綱目不振

舉自士大夫以因循為事功而天下之精神不運掉此事變

所以日與夷狄所以敢於怙強也天心仁愛人君故風雷示

威彗孛示災地震示變旱災示警與夫兩淮調三川墟荆襄

蕩此非細故也而朝廷之上方且悠悠度日上下之真情不

乎內外之氣脉不貫事體扞格曾不講究而君臣上下例曰

天道常在中國天心好善惡夷可乎大臣以道事君故旦朝

晚見從徒乘馬鐘鳴鼎食分尊望重與夫除一職退一吏更

一事甚不容忽也而朝廷綱紀未見整整修明繳還內降之

故事修德為治之要典頭緒紛絲未盡講貫而上下雷同例

曰文法之當密簿書之當究可乎士大夫任人國事故帥閫

有權守令有職筭庫有司堡將有守與夫制金穀司封駁掌

典故者皆有常職也而乃苟且事功希幸進身課最不聞以

第一稱職守不聞以修舉用內外解縱未見交修徒使朝廷

之上例曰百官有司之當勤君子犯義之當戒可乎

尊君柄修國典○君柄尊則萬事之綱舉國典修則萬事之

目張此今日更新之政所宜先也且天下之務亦多端矣苟



自一事一物以上必耗耗然求以理之吾恐日不暇給而勝
叢之弊愈滋惟夫審其樞要轉其機括使天下萬幾有若網
在綱之勢則事事物物無不各躋於理矣蓋權綱者人君之
納也權綱既正則朝廷清明中外震肅萬事之綱豈不因是
而舉乎法制者有國之典也法制既修則號令一新靈弊盡
飭萬事之目豈不因是而張乎故以是而正風俗則風俗必
美以是而修政事則政事必立御外理內則有其術治兵恤
民則有其方以至若邊備若邦儲無不一一修飭是皆權綱
法制有以振起之也

稽古厚誼漢不能法古制○井田古制也秦為阡陌而漢因
之封建古制也秦為郡縣而漢因之黃屋左纁秦之儀而漢
獨不可更制乎丞相太尉秦之官而漢獨不可正名乎藏於
禮官寢以不著則漢之禮何觀焉施於朝廷皆以鄭聲則漢
之樂何尚焉議郊祀則斷以讖諱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古制
固如是乎

漢改古制數條○夫五乘之制見於巾車自篆經墨校而下
不相侵越也今也賦六百萬錢者賈誼乘傳而行郡國所察
過六條者韓愈去法駕而舍宿郵亭賢者自備車馬兩漢而
醫巫之召反為駕太子不能具醕醢志而胃脯之侈乃連
騎視古制何如哉至於五等之辨載於司服自鷩毳希元而
下不相凌躐也今也被衣絲履婢妾而后服縷冠具帶侍中
而婦飾見天子者冠步搖江充謂直指者帶橛具之劍

則視古制何如哉賈誼仲舒之流屢欲改易服色而俱不
得其當至使人主病於其難而有未遑之遜而損文用忠之
說未免人多異論者蓋聖人之經既不可得而見則先王之
制亦不可得而考也先漢二百年而一代制度迄是而遽止
如輿服所載凡車輿弁冕之制所謂采周官禮記及尚書以
為之裁酌者大抵皆永平以後之事此惓惓於漢者所以有
不足乎其前之嘆也

宗廟法祖宗法制之善○藝祖修身立本為萬世則納諫
諍之忠而斥可適之聲色忘宴安之樂而念為君之不易官
門之政皆稟承於昭憲禁庭之密未嘗有請謁之私至於宗
廟社稷之重付之天下之至公處斷淵識堯舜之用心也吾

宋家法無愧於三代而繼體之功又遠過之列聖脩身盛德
不待言矣若宮闈臨決皆為前代之害而我宋有高曹向孟
之聖三代后妃之賢不過塗山姒妣邑姜之可稱而我宋毋
后世有社稷之功前代人主諱言儲貳仁祖以鼎盛之年立
英宗於春宮高宗以艱難之運建孝宗於潛邸此其創法立
制無非可以傳無窮而施罔極者也

心為綱政為目○天下之政有綱有目大綱先正然後萬目
可舉綱者何君心是也目者何在朝廷在百官在萬民是也
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漢董
仲舒之言誠為知本之論恭惟孝宗皇帝為宋我厲精之主
四選七司既有總類敕論格式復為總類防近習制戚里抑

奔競塞僥倖禁貪墨戒誕妄謹除授嚴審察覈陣功計國用恤刑獄明賞罰無非正朝廷百官萬民之具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近親官人有請不許左右近習不能而吾之清明則南班遙刺之濫用超轉必追請繳奪矣明諭輔臣不降中批黜陟予奪付之中書之公議則給舍臣下之各舉乃職必戢駁執奏矣事事物物一付公法而一毫之私意不參焉此所以綱舉目張卓為千載中興之主也

時文警後立國當有規模○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天而下無善治寥寥千載間豈無賢君明臣條立法度講明政刑欲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挺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綱紀而已矣使吾朝廷

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別國是歸一而不媮則紀綱之定固可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為立國之規模者方捨攘外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扁鵲之驚也

多事則可變法○大抵久安之世無事之時人心樂因循而憚改作風俗喜安靜而惡紛擾加以弊根盤固者未易以遽搖法制已墜者不能以卒復故其為之也常難多故之後無聊之時人心望拯救而思更革風俗厭湮鬱而待更變加以紀綱久玩者可乘此以更新舊典久廢者可因是而修復故其革之也常易

權綱法制兼舉○當積弊之餘而欲興起天下之治功者其

大要有二一曰權綱二曰法制二者兼舉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蓋權綱者人主之操柄也法制者人主之斧斤也權綱不振則事不歸於上而歸於下恩不由於已而由於人群臣無所稟命也事勢有所扞格也是雖焦勞於上而渙散無統終莫得其理矣法制不立則趨事赴功者無所勸畔官離次者無所忌有功者賞未必加有罪者罰未必及是雖申勅戒諭百官有司皆以具文視之矣

綱語

紀綱既立朝廷清明 紀綱不飭取辦彌縫

法制既修蠹弊盡餘 事權散出積成扞格

法制捨攘君子之所憂 金玉科條燦若雲漢

條令昭垂小人之所懼 祖宗典憲昭若日星

醇化懿綱儀刑四海 法守既定則天下有常心

洪模碩畫標準百王 經制不立則天下無善治

當今紀綱可以立國○夫紀綱扶持唐命以永紀綱蕩

然周業以衰夫紀綱者無形之物也國體所恃以尊安者此耳邇年以來大綱不舉政出多門未免條目之或紊權綱不總政本不立未免體統之或分爵命當稟諸朝列閫惟意辟置不得而拒也利權當歸於上邊藩倚勢籠取不得而詰也身任守禦望敵輒奔曷嘗少正典刑身居偏裨凌犯將帥何嘗少伸紀律凡此者皆紀綱不振之咎也蓋君者臣之綱內者外之綱其在廟堂則朝廷為天下之綱其在諸閫則帥臣

為一路之綱其在諸屯則總戎為一軍之綱小大上下絲牽繩聯人主總握此紀綱者也大臣主張此紀綱者也百司庶府則奉承此紀綱者也是必大權歸公上則紀綱振正人聚本朝則紀綱振公論在臺諫則紀綱振孝宗聖訓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振使人不敢犯耳愚之所謂振紀綱以尊國體者此也

法舉則政亦舉○昔藝祖皇帝之聖訓曰勸懲國之常典高宗皇帝之聖訓曰賞罰國之大典則知祖宗當艱難之運其規模運量所恃整齊天下者恃有此法耳蓋聞國勢無強弱視法之行否而強弱政權無重輕視法之行否而重輕夫帝王有實心推而行之者皆實德舉而措之者皆實政一事不

實必以法繩之不顧也一言不實必以法責之不恤也蓋法舉則政舉法玩則政玩世道興衰嘗必由之國家金科玉條燦如日星比年以來棄條用例出法徇情由徑者挾巧而開其途效尤者尋罅而踵其轍官無崇卑可以苟得罪無輕重可以苟免甚至出令而敢於稽違未聞有所警厲也上功而敢於欺冒未聞有所糾劾也上下相蒙蠹弊日甚虛文有餘實政不足是必清一心以奮剛斷常一德以新實政因天下之弱弊成天下之實治則祖宗之心法在吾方寸中矣又何事勢已極之足憂哉
內治未舉五弊○蒙韃雖有將亡之證而我之內治未見其可以成功也斜封之梯徑尚廣冗食之根冗尚多而近職未

甚嚴抨彈抗論於孤寒封章禁聲於權右而綱維未甚張警室盡苛虎之供煙竄困流馬之運而邦本未甚固畀州麾於鵠冠付銅章於麟植而郡寄未甚擇造臆罕格非之言坐論乏沃心之告而獻替未盡忠所恃者恃天心眷顧一事耳以此而欲坐待衰狄之亡愚未見其可也

之意收結法度行之在人○雖然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行乎其人井田封建三代之良法也可行於三代而不能行於後世漢唐之紀綱制度壞於中世以後之君是非法之不同也而所以行之或異也我朝祖宗立法燦如日星昭若雲漢守而勿失萬世無弊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敢以是為今日獻

以美意行善法○雖然有國法有心法方寸一政群動皆新一暴十寒能生者寡周官之法度美矣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之祖宗典則昭如日星人存政舉正在今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也愚請以銘盤為吾皇之銘

故事源流

經傳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其人錫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節節魚麗廢則法度缺矣詩六 上有制度則民知止語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左昭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左昭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周公篇
厲代事置伏羲氏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

天府則察法於地通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虞夏堯之
道法度彰並揚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
三代稽古法度彰焉前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志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文帝賈誼
以漢興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
草具其儀法奏之帝謙遜未遑也傳武帝外攘四夷內改法
度前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
猶多闕焉贊武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本
唐興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韓愈太宗魏證曰若擇
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行天下新
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房杜二人討裁杜太宗之治制

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憲宗
元和之間百度修舉傳
皇朝典故 真宗語張齊賢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遵守致
和平耳劉承珪使人求節度王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
典故所無不可聽也 仁宗令范仲淹等奏當世務仲淹上
奏曰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損不可
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本必揣其末願陛下行之庶幾法
度有立紀綱再振矣 嘉祐中樞密副使胡宿顧惜大體群
臣言及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厭之曰變法古人所
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 神宗朝陳瑩中
言熙寧以來三十年間天下法度凡四更改熙寧改治平元

豐改熙寧元祐改熙豐紹聖改元祐 哲宗初范仁純謂司
馬光曰法固有不便然亦不可暴革蓋為治惟去泰甚爾又
況法度乃有司之事宰相當為天下搜人才布列位則法度
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不得人雖良法亦足為民病
高宗嘗曰朕思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顧祖宗已
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此實艱難

先正論建 富弼上仁宗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至使民力
殫竭國用空虛吏貪冗而卒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於亂賞
罰無準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盜充斥師出無律而戰必敗
今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悉數臣今欲選官置局
將三朝典故及討尋向來諸司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

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庶幾弊法漸除此救禍亂之本也
劉安世上哲宗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替
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復令蠲除者吏
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源蓋由謀議未精思慮未熟
遽為之紛更也伏望申飭門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
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
迂

文集精華 孫洙云觀國之興衰者不視其君之仁暴而察其
令之繁簡而已觀國之治亂者不視其民之良窳而察其令
之弛張而已今國家律令之事一刻法之臣請之變舊防矣
選舉之事一矜名之臣言之亂舊草矣財貨之事一興利之

臣啓之輩舊法矣於是有日下之詔月易之令其規為建議初若百世可行也功未半而復還之變未久而輕廢之故詔令未有循行至十年者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或歲終而易也甚者朝定而夕除之矣夕定而朝改之矣

法制二 以原於君身立說

策頭有躬行有法制躬行所以風天下法制所以限人心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民志定風俗同而天下之治舉矣昔嘗觀成周之時上自公卿之尊下自庶民之卑其等級次第尺寸不敢易纖毫不敢逾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精專視聽純一易直渾厚以從上令而莫有僭差無度以干王政之誅者意必有殊尤卓絕之事以轉移於觀感之下及觀太宰之職大臣之所以格正人君者雖微必謹得非躬行盡善法制始可久行而無弊歟

策人主一身萬事之綱領係焉必吾身有法度然後能定天下之法度是不可不知也故中庸言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必自於修身大學言治天下之道必本於正心身脩而心正則天下國家之法度整整乎有條理矣是故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此法度也而非法度之本也檢柅其身心規矩其踐履言思為法行思為則而遵守於宮庭屋漏之際此非為法度設也而實法度之所自出也故昔之論禹者曰身為度聲為律吁此法度禮樂之所由以出歟嘗謂不法先王非善治也不本六經非善教也夫周公孔子

以其一心之精微推二帝三王之功用以澤斯民以淑後世固有所謂大綱非一二節目之謂也然則所謂大綱者果能講明皇極之敬五事又三德使無一毫之慊者乎果能講明中庸之九經自修身兢兢以至于庶民無一不盡者乎又果能講明大學之明德自正心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無一不謹者乎必如此而後可以合周孔之志並帝王之隆矣

策秦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曰夫自上聖黃帝作以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後王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上下交爭皆此類也史秦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宜是以法令必合於人情而後行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明明我祖

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書五子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記中或問宋文公昔者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何也曰須是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李邦直云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祛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

法而有功原

法制三 紀綱 以舉綱張目立說

策頭振一國之衆目易舉一國之大綱難大綱舉而萬目自張大綱睽而萬目俱弊特在於吾君吾相主張維持如何耳夫立一政事而曲防多門之漸安一流民而使無亂繩之虞百為修舉而人心環向於公朝衆賢萃聚而聲焰不熾於檢倂此之謂張衆目易然不自張必綱舉而後張領不自振必挈裘而後振大權重柄握自九重而天子無私昵朝綱公論歸之中書而大臣無曠官國政事功歸之君子而士大夫無苟道上以圖治為心下以輔治為職此之為綱舉

策段漢以規模為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為

紀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周與我朝以禮樂為紀綱故大綱既正而衆目復張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夫所謂紀綱者非特制度法令而已也品式條目而已也自其身而形於家閨門肅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社席雍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內外有章宮庭有度此一家之紀綱也自其家而推於國君臣相正有同德叶心之和官師相規無分明植黨之私官府一體上下一心此一國之紀綱也舉而措之天下則尊君卑臣內夏外夷截然有分而不相悖井田溝洫貢賦車乘編然有法而不可越此天下之紀綱也自古為天下者必振勵紀綱以為整齊嚴肅之地今也倖門大開蠹穴難窒御筭多而帝制輕內降煩而睿旨輕不惟諸

司陞補仰瀆異申也而統帥躡級閣職超榮非望恩渥亦可

資緣而執券矣不惟奸賊湔洗上褻渙汗也而府胥逃刑巨

室免難最爾猥胥亦可梯媒而探囊矣金穴錢神塞破檢壬

之屋而壁瑕圭玷疵類甚貴之身如此而欲紀綱不紊得乎

聖聖穆穆為紀為綱 太康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今失歌道亂其紀綱 湯先王肇修人紀訓文王勉勉我王

綱紀四方 成王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灑蕩凡伯刺厲王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祖黃漢興綱紀大基 元帝漢之

紀綱日紊者由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 劉黃光

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本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

損大抵皆沿隋之故然猶職有常守位有常負方唐之盛時

其制如此蓋其治未嘗不欲明制度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

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謹守 善計天下者不視

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天

下之肥瘠也綱紀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

矣 本朝太宗端拱元年上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

柄可知矣朕思與卿等謹守法度務振紀綱以致太平

至道元年上曰漢晉紀綱大壞朕革故鼎新別立為一朝之

法二三大臣猶有異論朕執心堅固勤行不怠修明憲度興

利除害亦不慚於古矣 淳熙十三年上曰今之要務不過

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已並聖政

詔令 以奉行得人立說

策頭 文命誕敷旨意不匿人主所以出詔令也教條明備王命肅將人臣所以行詔令也夫以一人高拱於九重之上而黎民環處於四方萬里之遠上有德意志慮阻於勢之尊而未易以下乎上有仁心仁聞隔於勢之隆而未易以下達往往君民曠絕勢分森嚴自非披心腹露情愫發為由中之言布仁恩施德澤詳為畫一之令誕告爾百姓通休戚於一體歷告以朕志本真實以發言則君門隔乎九重主勢重於太山而一人之德意志慮終未能遍乎於天下然上有誕發綸音之天子下當有廣宣德意之人臣且人臣非以將順為職乎則道王之德意以致之民者正其職也非以對揚為我乎則達君之志慮以致之民者正其義也上下雖殊脉絡無間誠使不自為政而惟奉王命以為政不自為教而惟承休德以為教出之九重者必欲達之於四方萬里宣之語言者必欲見之於政事設施則王命不為具文實德周於下被凡人臣之敷宣道達孰云無補於人君是知出詔令非難而行詔令為難行詔令非難行詔令而群臣廣宣無壅者為難人君據實意以下一札之詔令是將委之自行抑亦資之人而相與推行乎

策段 有如九重出綈方里傳陸告爾百姓于朕志嗟爾萬方聽朕言傷爾本痛在朕躬罪在萬方咎歸一已而又念民

生之困憫士卒之勞詔語溫純情辭憐怛舉天下已極之弊而皆以為自予一人致之此時此意凜然于辭聽之者煇於挾纒聞之者欣若更生矣然民困於流離而以為予之辜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脫流離之餓莩使之適稻梁之飽者非守令責乎兵死於戰鬪而以為予之過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推戰鬪之賞賚使之忘行陣之勞者獨非將帥之責乎

夫詔令出於一人而信於千萬人豈自能敷施而自能周匝環遍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廣之在下不可感狹也動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格也奉而承之在下不可更變也體人君造命之初意而使民臣士庶咸見其意不藏囊以欺不誣誑以譎不矯假以妄導其脉絡而疏通之防其扞

格而申傲之搜抉其廢墮檢舉其慢弛布之於木鐸之載揚宣之於象魏之昭示敬應之心同於寰宇則習熟之者如服膺父兄之教訓乎信之者如適口珍甘之滋味初無狙詐馬駭之態也率俾之化周於普天則慕望之者如快觀麟鳳之奇祥銘載之者如謹識方譜之信驗初無狐疑猜忌之習也君者出是詔令者也而誠信者又君之所以出是詔令者也君以寬而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嚴廢寬矣君以廉而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貪廢廉矣君以仁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刑而廢德矣是知詔令為風化之樞機感於此而彼應感於上而下應感於一人而千萬人應不加私情疑慮以蝕其公明不加偏見小知

以室其通漕不加邪說談論以害其正本之以誠心定慮
出之以真德實意綸綍之所頒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情言
之的確也郵驛之所傳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德音之溫淳
也戶庭之雍容億兆之響應九重之密勿六合之影從皆詔
令誕敷之所致嗚呼盛歟

西都為民之詔一頒而山東父老有感慨之意建武中與之
令一下而長安長吏有決見之言夫尊而為人主君門九重
邈在萬里詔旨一行天下之大見肺肝者此何理也大抵詔
令所寓出於中心之至誠當時奉而承之者一得其人雖海
嶠山嶠幽閒僻陋對詔書於君門千萬里外端若躬承丁寧
之旨不違顏於咫尺之近雖然使奉承者一非其人指為虛
文不以經意上無以稱天子諄諄之意而下負顛顛之望此
則奉承者之罪也

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舜典大禹文命敷
于四海禹謩文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周書宣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詩文帝十二年詔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
本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
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續武元朔元年詔今二千石舉
孝廉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本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
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本黃龍元年詔朕
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又詔今吏或以不禁奸

邪為寬大或以酷惡為賢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唐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黃霸為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本宣帝詔書每下民忻然若
更生本元帝號令溫雅有古風烈帝光武以手迹賜方國
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本拜侯霸為尚書令明習故事每
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本唐宇文融所過
見高年宣天子詔旨百姓至有感泣者本唐德宗陸贄言令
盜賊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奉天下所制書
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言陛下在奉
天山南時勅令至山東士卒聞之皆感泣思奮是以知賊不
足平也本贄言民起光奇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更無他

絲非今稅而誅求者過於稅每詔書憂恤徒空文耳恐聖主
深居九重未之知也本本朝仁宗慶曆二年歐陽修曰今出
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州縣知朝廷未是一
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語曰且未要行或曰略與應指揮本高
宗紹興二年上曰今日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
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若或未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有
司申審本三十二年鄭康佐言陛下詔令為民而下者十常
八九申飭收司自中興以來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
以言賜守令詔令勅令所編類本孝宗乾道五年給事中
胡沂論朝廷命令當謹於造命之初上曰卿職當激駁事有
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本淳熙五年上曰出令不

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又詔今吏或以不禁奸

不可不審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
多反汗無以取信於天下並聖政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二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三

道治門

責實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責難責實之說有責難之議論有責實之事功
居風濤洶湧之秋而進失楫亡維之戒處危屋欹頽之地而
獻支傾柱壞之言憂國者既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當天
未陰雨之時而為徹桑牖戶之計因火未及燃之際而盡曲
突徙薪之謀用國者當以及時之事功而責其實嗚呼寒心
國事扼腕時艱起而視安危之機凜乎興太息之念憂國者
豈不曰聖學未廣日就月將之詩吾其進之君德未修正心

誠意之訓吾其呈之官及私昵矣拾遺斗量之戒吾其告之
民不聊生矣鴻鴈哀鳴之句吾其獻之侵鎬及方至於涇陽
夷狄驚矣請修政以攘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兵卒驕矣請
選將以練之孔明不作木牛難運何以足軍儲羊祜已往襄
城莫繼何以舉屯田言言剴國之名方件件籌邊之急着故
曰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若夫改絃調瑟易曰轉樞憑往
事之危欄思後圖之警枕用國者盍亦曰古訓當學則細旃
廣廈我與勤之暗室當戒則深宮獨行我與謹之名器褻玩
矣倖門鼠穴我與窒之間閭憔悴矣仁心德意我與暢之憂
心京京念我土宇敵患棘矣當鞠旅以待之彼旛旄斯胡不
放旆軍威玩矣當嚴律以肅之積乃芻蕘時乃糗糧何可不

如魯留兵屯田且耕且戰何可不如漢以臥薪嘗膽為歲月以救焚拯溺為規模故曰以時之規模而責其實

變駕虛為靠實○晉燕倫安齊鶴甘飲前日之意向病於駕

虛宋鷄毋待秦駒易流今日之規模貴乎靠實意向駕虛此

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靠實此今日之所以得也甚矣去駕

虛之意向易圖靠實之規模難何謂駕虛之意向浮漚白日

視蔭時機坐守窮株稔成壞證君臣上下雍雍于于有怠惰

而無奮發有委靡而無振起問之兵則我戍未定僕夫况瘁

問之財則瓶之罄矣惟蠱之耻問之食則行道遲遲載渴載

飢問之將則二矛重喬河上逍遙事事無非虛文物物總尚

虛政虛之一字為之鳩毒意向如此前日之所以失也何

謂靠實之規模尺璧寸陰着鞭事會變換局面方圖急着君

臣上下孜孜勉勉有振作而無苟且有堅定而無轉移以言

乎兵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以言乎財則于橐于囊斯戢用

米以言乎食則乃裹餼糧爰方啓行以言乎將則赴赴武夫

公侯干城步步行此實路事事圖此實政實之一事為之鐵

砭規模若此此今日之所以得也

上責實下務實○人主責實之意不可一日而不新士大夫

務實之意亦不可一日而不新責實之意不新則吏習安於

苟且之舊實政何自而能舉士習狃於浮靡之舊實學何自

而能充務實之意不新則吏習不知舊之為非何以稱一人

實政之末士習不知舊之當革何以副一人實學之求故體

天運之新以新吏治以新士風見於號今之新者一人責實

之新意也體君命之新以新治功以新學問見於奮勵之新

者士大夫務實之新意也

稽古儆謙漢唐責實之政○行露弗歌其堂絕響循吏為漢

宣斯為下矣然意向方新於九重觀聽遠易於四海曰吏治

忝忝莫有苟且矣曰政事法理咸精其能矣自其顯者言之

風清渤海盜賊息也訟止馮翊孝弟興也閉閣思過教化脩

也出入阡陌農桑勸也有吏如此差強人意雖曰俗吏為虛

名越職取虛譽若是者尚不少也然彼猶知名之可好也未

至蕩然而無忌也則漢之吏獨不尚可取乎賢能弗與閭里

無教科目如有唐斯為下矣然在上者猶知小善一藝之錄

在下者猶有業精行成之思孤峯絕岸振文之奇玉佩瓊瑤

鏘又之聲自其大者言之滄海遺珠明經舉也學者山斗進

士擢也論諫仁義宏詞選也淮蔡勲名賢良出也得士如此

亦邦之光雖曰勞心卉木極意煙霞若是者誠可厭也然彼

猶知文之當工也未至泛乎其無據也則唐之士獨不猶可

觀乎

晉諸臣實體國○典午中微瑯琊南渡以江流之杯水沃強

虜之車薪中外皇皇一鼎同沸而時賢高簡相師成風似亦

失矣而所以未甚失者正惟諸賢真有體國之心故尚能以

高虛之議論收切實之事功且帑庾赤立矣而練衣一用頓

甦國用之脉於垂絕今理財一說瀾翻於士大夫之口而譬

瘡割肉剥牀及膚曾有如練衣之足以紓國用乎三千之援寡矣而北府一出遽改軍旅之神於精明今強兵一語塵腐於士大夫之舌矣而旌旗無光戈鉞俱朽曾有如北府之足以壯軍容乎有杜預以卒吳湘之伐有謝玄以秦淮淝之功一時將帥凜凜生氣今一曰擇將二曰擇將不知謝玄杜預輩果為今日出乎劉越石之枕戈待旦温太真之絕裾請行一時人才表表愈偉今一曰需才二曰需才不知太真越石輩果為今日用乎議論嘵嘵雲披星見事功寂寂水止風休不知今日士大夫自謂軼晉人乎抑反晉人不若乎

法祖嘉猷實德實才之效○慶曆皇祐間元昊蜂蠆於其西契丹鷹攫於其北海之隅嶺之表蚤獠之呼儔者禁如也孰

不曰政事不振而然歟我仁祖不汲汲於立政而切切於修德布衲之設昭其儉也恐其近名一語所以盡吾儉之實一羊不忍廣吾仁也出於天性一節所以盡吾仁之實君德果何如耶是以出征則有骨寒膽破之謠興治則有力懲姑息之詔致化則有四方安樂鏗鏘炳耀至今蕩人耳目也建炎紹興間倉卒於海道之行崎嶇於金陵之幸淮之北江之南黠然胡塵莽然盜區也執不曰治道憂憂乎其難歟我高宗不屑屑於計效而拳拳於求才不曰遴選人才隨宜器使則白當用樸實不用賊汗不曰朕選將帥必審能否則曰進退人才當用公心其人才又何如耶是以張趙策江上之勲韓劉諸將奏淮堧之捷二吳兄弟獻蜀中之功光明俊偉至今

垂榮竹帛也

慶曆致治之實○昔我仁祖之御極也坐衆長者於廟堂而列公忠鯁亮之士於論思諫諍之地其相與也如暱其論事也如讐其上殿也廷爭無私其下殿也不失和氣叩環大呼則有道輔仲淹其人叩榻論事則有惟修惟靖其人公道開明言路精采諸君子之責難於君者已極其至而仁祖之所以責君子之實用者亦曲盡其宜既開天章從容訪問復賜手詔督責丁寧既令諫臣日赴內朝復賜章服面加獎諭君臣之間交盡其責雖曰當是之時內而天變之屢儆國勢之未強外而西戎之肆梗北虜之桀驁以言其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財則僅足而無餘一時諸賢遇合相與綸經相與撥剔相與改紀興政用能剷除蠹弊保合大和至今言我朝之盛者必曰慶曆此慶曆之車所以行乎

時文警策立實德獲實才○自其實德論之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以遊田聲色為伐性之斧斤以土木神仙為攻心之鳩毒盤銘九字方寸著龜無逸一圖終身藥石推關睚麟趾之心行周官六典之法實政何患其不立邪自其實才論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己以力擊賊非掉舌之縱橫思職憂邊非園棊之浮誕碩德宏規清廟瑚璉忠肝義膽烈日秋霜一乘麾而作宋長城一當軸而重趙九鼎實效何患其不獲邪○夫何馭強兵矣而國門爪牙猶如兒戲羽務實未見其效

林貔虎驕若倩人責實之效何飄風也議擇將矣而登壇授
鉞不問踈庸乘障請纓罕問踴躍責實之效何畫餅也南北
單竭曾無毀家紓難之風上下煎熬未聞算邊裕國之術理
財實效得無談河乎敗乃翁事不逃腐儒之譏終誤蒼生反
貽天下之禍人才實效得無捉影乎夫以如彼議論如此事
功則前日所謂責實其效竟何如耶

後世不知務實○愚嘗嘆夫後世之君大廷則蹙額而相告
深宮則以樂而恫憂掖庭羊車即焚裘前殿之晉武也向為
東征西伐而不顧今為兵革僅定而為之霓裳羽舞即焚錦
毀玉之明皇也向為厲精求治而弗顧今為溺愛祗席而為
之有實德者宜不如此後之人臣聞警則手版倒持喜捷則

過戶折笈向猶指示以決勝今乃游宴於東山向猶拜表而
即行今乃趑趄於灞水有實才者宜不如此乾道中廷紳有
曰禦戎之道莫先於自治自治之策莫先於責實今之君臣
其能一念及此否

銜語駢珠

欲保業必自惜時始 時方建明雲披星見

欲借時必自務實始 徐考施行水止風休

聽其言誇詡可喜 徇虛文者罕成功

稽其事指準或誤 務實用者有至効

國勢之虛弱猶故民生之虛乏猶故 虛文不足救弊

財計之虛匱猶故邊備之虛踈猶故 苟政不足起偷

青蒲論辨皂囊獻替士夫徒能盡責難之恭
文具施行畫餅指畫朝廷未嘗有責實之政

實政實效之致○嗟夫實政不能自為之廢興視君德以為
之廢興實效不能自為之成敗視人才以為之成敗今之君
德實歟否歟側身修行必如宣王之畏懼而後謂之實減膳
撤侑者非實也利用厚生必如大舜之正德而後謂之實蠲
租減賦者非實也從諫弗拂必如成湯毋陰實惡聞而陽為
容受之名罔敢盤游真如文王毋內實耽樂而外為簡淡之
態一念之烈實在其中矣今之人才實歟否歟憂邊思職必
如魏相之嚴明而後謂之實風流雅望者非實也明目張膽
必如思謙之蹇諤而後謂之實責直沽名者非實也字民者
真如召杜之循良毋為王成偽增之詐用兵者真如英衛之
善戰毋為魏尚差級之欺濟濟多士又安有習為欺謾者乎
議論多施行少○廟堂之造膝堂諫之奏疏侍從之論思百

官之轉對草茅之抗言數與麻竹相多也道路幾玩於聽朝廷幾玩於受士大夫幾玩於言矣聞有以力行之說進者有以責實之說進者又有以明公道去私心為言者又有以定規模遠謀慮為言者凡此亦可謂盡責難之義矣不知今日之所施行者果何如夫以慶曆之朝未有如今日之難而今日之治反不能圖慶曆之易使仁祖而處今日之時吾知其必斂局更着矣必疏焚剔蠹矣必討國人而申訓之于禍至無日矣使今日而處仁祖之時吾意其必養安養逸矣必拱手視阜矣必厭危邦之陋風而飾太平之盛觀矣此慶曆之事功至二十年而成而今日之事功至二十年而玩職此之由為今之計莫若痛瘡越膽堅惜禹陰已往之歲月既不容

發鬼道之矢未來之事機正當鸞鶴至之弓一日之積一日之慶曆也一歲之行一歲之慶曆也汲汲以圖之孜孜以處之則夫八者之務皆可以就吾之條理矣朱文公有言天下事須是喫得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信斯言也吾君大夫其可事議論之談河而付事功於着鞭哉

注意收結務實在不自欺○然則責實之道當何先曰自不欺始元振先生嘗嘆曰誠實之風一日衰於一日一年壞於一年雖父子之間猶相欺詐况君臣之間乎吁可畏哉請御正衙至形累表是畏天也曾未幾而溺宴披香天可欺乎渙發德音博求忠讜是求言也曾未幾而追仇盡言人

可欺乎是欺其人也而亦自欺也日食地震專攻上身為愛君也曾未幾而陰附王氏君可欺乎露布星馳獻俘秦凱是報國也曾未幾而棄師宵遁國可欺乎是欺其君也而亦自欺也吁君臣之間相與為欺如此毋怪乎實德之不修實政之不舉實才之不進實效之不著也范文正嘗曰不欺二字終身行之不盡執事毋謂書生之常談

責實自無欺始○雖然為責實之說易革積欺之習難今之為吏者每曰撫字不必勞也庶平不必守也苟有以欺朝廷足矣監司守令更相為欺獨不可欺者民爾今之為士者每曰學問不必講也義理不必修也苟有以欺有司足矣父兄師友更相為欺獨不可欺者心爾責實之言勝於口說而積欺之習錮於心術吁可畏也今必以此而洗濯之厲淬之懲創之化誨之其庶幾乎不然於漢唐乎何嘗

故事源流

總傳格荀子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篇漢王吉云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解漢仲長統云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本唐鄭覃云救世之弊在於責實傳

歷代事實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俗風淳一運祚長遠本漢宣帝詔今吏或以酷惡為賢上計簿具文而已務以欺謾以避其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本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蔽矣故為天下國家者
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葉水心云世號漢
宣帝為能行責實之政徒役馬以程其文書毀最之課
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
精巧此持百工俗吏之所能為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
所能而又親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
烏觀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天下以名高取
必於上上取清淡而不事之名位為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
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
謂失實

責實二 以因名致實立說

策頭人皆曰今日士大夫之弊自徇虛名始愚則曰果徇虛
名猶有可觀甚者虛名吾不得而見之矣蓋人知名之可好
也則雖飭虛者猶有似實之形雖駕偽者猶有似真之迹必
不至於蕩然縱弛而無所忌憚矣苟不知名之可好則虛者
愈虛誰能借實以飾之偽者愈偽誰能假真以文之必至於
冒然勿耻而無所覆護矣嗟夫以責實者而律徇虛之士固
吏習之不幸以不知好名者而較徇名之高豈非不幸中之
幸耶且晉自立國江左以來清虛流禍世嘗太息而病之矣
每觀貴游子第多慕放達談老易者擅名江東號為夷吾徒
揮蔽塵之扇志在東山惟務別墅之棊清虛二字酣郁於士
大夫之心術慣熟於士大夫之議論其來久矣當時鍼砭雖

力膏盲無補流弊固應爾也然晉人以虛自命猶能立江左
之實功今日以實自居未能定三邊之虛勢蓋好名固不若
好實然豈不愈於併與其名而不好者邪不然晉人尚清虛
何其事功有今所未及者

策蓋嘗論之士大夫惟慮無好名之心耳苟心乎好之則
必趨事必赴功必避惡迂善而實亦存乎其間矣惟不以名
為務而曰吾恐貽近名之譏則其所謂實亦私而已故黃金
橫帶從車由食認爵祿以為實問以朝廷之實政則不知也
墨綬一同竹符千里飽溪壑以為實問以郡縣之實政則不
知也覆敗方聞反馳捷奏屬城就破勿督帥聞欺君誤國互
相容隱以為實問以邊境之實政則不知也吏而如此則何

以仰承聖天子責實之新意愚獨怪夫今日之吏夷谿實壑
者以貪名蒼鷹乳虎者以暴名媚竈由運其名曰巧坐嘯畫
諾其名曰惰甫登仕籍屈指及瓜纔縮珪符延頸造鷺鳴琴
不聞五袴誰誦以名求之固寂然也奚實政之足稱今日之
士技業雕蟲而篆刻未必精學號專經而探討未必熟沉浸
醞郁視為何味詩葩易奇視為何體晨窓向日執卷而長哦
夜膏欲涸掩卷而沉思不過剽掠皮膚掇拾塵腐以文觀之
固爾然也奚實學之足言

事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雖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心司馬相如曰蜚英聲
騰茂實林公孫弘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欺詐以釣名自九

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傳郭子儀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呂東萊云世之尚虛名久矣一掃而去之豈不足以稱快於目前哉然異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為務實以投吾之所好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之辨捷也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競也服勤簿書者乃不解訴牒之人恪居官次者乃不辨馬曹之士巧詐百出而渾厚質實之君子併為當世所疑賢否一區真偽一塗愚智一揆憤憤然莫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見而實亦不可見矣始欲去名而終至於失實又云明君之天下也將責之以實先政之以名開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偽皆見矣以政事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黃霸之實王成之偽皆見矣以忠直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向之實谷永之偽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裴延齡之偽皆見矣彼皆趨之吾始得而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實也世之好名者知吾必察其實皆砥礪澀澀言不敢過行譽不敢過情苟實之未副惴惴然惟恐名之聞於上蹈浮薄之罰又豈有求名者乎由是言之善為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為治者尚實乃所以失實善為治者天下以名為實不善為治者天下以實為名特在用之如何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宣帝之綜核名實矣不聞其去名也聞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不聞其去名也名者正吾所資以責實之具柰何先

去之邪

其獻策收結第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四

國事門

國論

附

集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臺諫學校相維○駟馬倦鳴烏臺積噤朝廷不幸

而無以會公論之歸峨冠進疇鵠袍獻節朝廷猶幸而可以

欽公論之散有如皂囊敷奏望總鐵冠白簡扞彈威高石室

此一公論之歸者也乃作轅下駒不作殿上虎乃作不鳴鴈

不作獨擊鵲乃作瘖鶻蟬不作秋天鶚秦越公家之得失塗

人朝政之是非漢薪火矣流賸生之涕者奚其人唐舟險矣

叩栖楚之額者烏乎在公論至此朝廷不幸而無以會其歸

然而帶救書生筆端有盡無官御史紙上生風亦一公論之

散者也是雖水中鳧能為朝陽鳳是雖空谷駒能為蒼天鵠

是雖隱豹能為鳴泉鶴藥石時艱之沉痾鍼砭國體之

盲學館升矣正何蕃之色者亦可高東都凜乎標膺固之榜

者亦可義公論至此朝廷猶可以斂其散

持一定之議論○處難定之境易持一定之議難議之難定

此國步所以艱棘議之一定此國是所由主張今之境難矣

哉邊圉告急疆場未清國勢且積弱矣大農告匱總所未豐

國用且積蠹矣遷民告疲而力未甦京民告病而未居奠國

本且積弊矣其境若此其難又若此善於醫國者其惟定國

論乎國論之定否顧君相何如耳惟聖君宗主於其上賢相



維持於其下境愈難而力愈定事愈迫而心愈同無躁妄之
圖謀有堅忍之意向不以苟且而自安不以窘束而自沮不
以少不如意而自怠則一振刷而精神以奮何患國勢之不
強一運掉而血脉以暢何患國用之絀一扶植而元氣以充
何患國本之不固蓋有隨用隨當矣豈止於補葺罅漏而已
哉

漢國論有是非○高祖之漢削平煩苛專務簡易

傾心以聽惟將相二三功臣耳末年太子之廢雖出於四老
人定之向非張良主於內周昌諸臣主於外則一介踈遠必
不能一言為帝輕重也曹參略猜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

大夫以下欲言而不敢言陳平許封諸呂之爵則大臣有口
欲爭而不容爭以至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丞相衛

綰請罷申韓亂政之學此見漢初功臣主張國論之力自新
進用事大臣見絀朔方之議屈於侍中流民之議屈於九卿

尊號之議屈於外戚矯制之議屈於谷永卒養成天下詭佞
之俗東漢雖有公議之名無預君相之事李膺范滂之徒一

戰不勝公議敗績而漢鼎亦不復支然則公議在下而不在
上豈天下之福哉

漢唐能定國論○漢至宣帝民物凋弊邊屯未息此何如境

也不惟帝之攬權足以為國論之宗主而總領衆職魏相與
有力焉則厲精未幾副封已去異時至于單于慕義足以致

漢祚之振者宜也唐至憲宗弊政未除藩鎮未息此何如境

也不惟帝之果斷足以為國論之宗主而相與贊畫裴度與有力焉則剛決既奮羣議俱排異時淮蔡奏功足以抹唐室之弱者亦宜也漢唐之君臣所以處多事者如此豈有他哉持之以堅忍處之以憂勤為國是之攸主教國步之多艱不畏不縮不沮不撓一時之治至今號為中興猶能使人食忘味夜忘寢

法祖嘉猷主國論在大臣○國朝公論之權不在縉紳不在草茅廩廩然廟堂之上繁星麗天斗杓共寒江海滔滔朝宗于海噫可敬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則太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更張議論一切不行則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借契丹與朝廷許之而卒奪於呂夷簡之一言殺繼迂毋樞

府行之而終出於呂端之一奏澶淵之役王欽若言之陳堯叟又言之而寇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搖也濮園之議臺諫爭之列曹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也兀祐革弊之議朝論洶洶或說以異日朋黨之禍或告以不可為暴革之患溫公拯溺抹焚不暇他恤蓋中流砥柱萬折必東也先正以公心立公論公論若此今日之諸臣其亦知所取法歟

時文警段言而不顧後患○言國勢之強弱則痛哭太息於薪火未燃之始而知我罪我不計也議邊備之緩急則如泣如訴於滿堂歡笑之中而黜予聽予不恤也虜情之變詐不可休奮身而陳之非不能雷同而獨立赤幟也兵機之戰守不可必肆口而談之非不能附和而高聳蒼崖也

議論漢無定主○內庭不敢自任其責而異其責於三邊朝行不敢自是其謀而下其事於三學帥閭闔立議論紛更輔臣心腹決擇方艱惟恃已私罔恤大計偏立吾見不思共功求以相勝而不求以相濟爭言其失而不共圖其所得名曰愛國○國何益名曰體國於國何功

學校扶持公論○嗚呼為臺諫者豈不思朝廷之所以置我者謂何而乃忍於曠當言之位而聽其遂出於學校夫使學校得以有言者足以見臺諫之不能盡言矣處學校者亦豈不知朝廷之所以待我者謂何豈敢出言言之位而躍然求勝於臺諫惟其臺諫新言矣於是乎學校不獲已而代言也言在臺諫則為公論之歸言在學校則為公論之散不幸而公論之歸不復全矣猶幸而公論之散有可采焉則天下尚可有措手也不然既不能會公論之歸又不能斂公論之散萬一山東盜起誰與言之雲南師喪誰與告之日食地震之變誰與策之吾恐相忘於喑喑默默而天下大勢將不知其所終矣言至於此能不為之擗標邪

摘語駢珠

天下有公是非 左劔而右珮
人心有公議論 此柄而彼鑿

雷同一說隨聲遷就 青蒲論辨疇非劑國之良謀
首尾兩端順意逢迎 紫微獻替疇非瘼民之確論

讓事者不任事之難 微諸理而是何嫌於同

奉命者不知造命之意 揆諸理而非何嫌於異

唯唯以為同則其同也不幾於詭隨

諛諛以為異則其異也不幾於求勝

億之於心而安雖徇衆人之論而不為苟同

揆之於理而愧雖拂衆人之論而不為苟異

當今獻策臺諫學禁得失○天下何如邪秦雖未潰漢翼尚

搖春林多宋燕之巢中澤寡周鴻之集秋風遠塵夷葉振矣

黍離故都國本蹙矣問之將則李勣未工於籌筭孟明久決

於焚舟而將戲兒也問之兵則周軍謾勞於堅壁李卒未至

於推邊而兵驕子也問之財則宋沙不足以餉軍蜀馬殆難

於運餽而財罄箠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所籍者言路一脈

到今猶活僅可以虛扁時病耳今之臺諫非所當言者乎夫

何借景張燈盞封事也逼觸諱之鋒而不敢問其視乞放燈

之罷者甚天淵寶纓掃翠當規諷也辭犯顏之舌而不復言

其視乞嬪媼之減者已霄壤堯佐之彈非飲氣也直以作夷

陵令為憂仲淹之救非縮手也直以降英州別駕為恐臨治

以剛直能如左臺御史而呼皂鵬乎側塔而奏有能如殿中

侍御而簪白筆乎府栢秋零略無生氣臺蘭冷瘁竟至沉馨

臺諫至今日而如此不幸而無以會公論之歸今之學校本

不必言可也○者冬雷示變必泰進焉犯震怒之庭而不暇

顧是猶得策天變之緒餘國勢未振必囊封焉按激切之劔

而不敢憚是猶有陳治安之氣象潞公之非當場眉也不以

官非唐御史而沮无獻之罷當苦口也不以位不孫諫官而

畫竭忠死諫肯為國子先生而表佛骨矣極辭而對肯為國

子監冰而書萬言矣壇杏孤芳無非生意市槐連蔭總是清

風學校至今日而如此幸猶可以斂公論之散

上下各有議論○愚不知今日指陳於下者果正否乎主張

於上者果定否乎惟見議於朝與議於學者一議論也謀於

國與謀於野者一議論也建明於朝廷與推行於郡邑者又

一議論也是議論以勢異矣讐金將滅之初一議論也洛師

既弼之後一議論也狂韃方張之餘又一議論也是議論以

時異矣平心而論則詭激中未必無正平軟熟中未必無忠

讜諛諛厭人聽中未必無濟時之實策古人以議之衆為公

而今日以議之衆為私古人以議之詳為喜而今日以議之

詳為病良可嘆也母亦權衡於上者未定也國論不當卑弱

今之言事者類皆安靜之計安得如李靖之必欲蹀血虜廷

也今之謀國者類皆平武賢之策安得如諸葛亮之必欲取

荊州也今之憂邊者類皆蕭條之徒安得如景奔之必欲先

定漢陽取涿鹿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也

意收結廟堂當主議論○雖然今日之議論得毋有未造

於事理之真者乎夫所謂真議論者如炊之必熟如耕之必

獲如夏葛冬裘之必不可棄模糊影響聞有怵怛於藻旒之

前者矣而論事情如黑白者未聞其人指擿膏肓聞有懇惻

於龍犀之上者矣而拾碎紙以死諫者未聞其人識病之證

雖明瘵病之方無有道路玩於聽朝廷玩於受士大夫玩於
言吁有自來矣朝廷之議論天下政事所自本也廟堂之意
向朝廷議論所從出也故謂之道揆言揆度也謂之秉鈞言
鈞平也今乃不然自立藩籬自為柵鑿自分胡越不心競而
力爭不徇公而角私每出一命彼欲從而此則違每論一事
此曰可而彼則否悠悠歲月不知所屆意向所在趨者瀾倒
是雖命禹皋於巖廊之上來孔孟於草萊之濱位韓范歐富
於僚采周行之間終未見議論之有裨於政事也然則轉議
論之樞愚也請自廟堂始

主公論者在上○雖然有公論之歸有公論之散亦有公論
之出延見必莊比之汲黯如先朝之待田錫則可謂公論之
出設或因論道事而罷舜民為鼓院則非出矣御題殿柱號
曰魯直如光朝之待宗道則可謂公論之出設或論及權奸
而斥胡銓於嶺海則非出矣何則臺諫顧人君以為語默者
也借使能如趙鼎不恤翰林之迂而歷詆願浩之恣則不必
視其出而亦可會其歸人不趙鼎誰肯邪借使能如張守其
受禮部之部而力沮楊祖之命則不必待其出而亦可統其
歸人非張守誰甘邪況夫投忌器之鼠者當滔滔而驅當道
之豺者毋寂寂持守位之祿者常總總而犯捐軀之難者每
依依是則聽公論之散也無怪矣故吾曰欲過公論之散當
責公論之歸欲責公論之歸當嚴公論之出否則非但烏府
先生得以晁賈諸人為罷轍而白面書生亦將以范李諸子

為吹簫吾為此懼

故事源流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書洪如
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詩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聖惠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左齊景公謂梁丘據

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和如美馬水火
醯醢監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今君所謂可據亦

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本傳楚莊王
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知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臣恐王

之不能定也夏商之季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為是不合
其取舍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諸卿共定

國是語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
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

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善安從生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乎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胃之士則言征代傳

蕭曹魏丙謀乎其上固唐太宗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

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元道

皇朝典章神宗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

之所惡也司馬光曰陛下當審察是非然後可令條例司所

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繼孝宗乾道

元年王弗進楚莊王定國是故事上曰王弗進議誠有國之

大戒今日之先務也朕當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

以歸於是期共守之聖

先正論蘇軾上神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

和羹同如濟水故孫保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

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

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

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

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 陳瓘奏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

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

莊王之間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又云

蔡卞記經義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

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事

文集陳了齋云昔者初立國是使章子厚行之子厚在

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錄之本謀也子厚既竄黜移是於曾布

布亦在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錄之本謀也布既竄黜移是於

蔡京京於事君之義取請日錄者十得七八然而鄧洵武薛

昂之所講者京不得而預聞也子厚可謂有才矣皆由其術

而不知蔡京可謂奸黠矣尚知其術而未盡卞等國是之謀

以鄧綰為忠以呂嘉問為直以常立所言為是以薛昂之所

學為正以此誣宗廟以此欺聖主以此誑言者以此誤蒼生

安石唱於前蔡卞應於後其唱如呼其應如響威之以國是

汨之以新經幻之以字說罔之以日錄 林執善云自王荆

公變法而患舉朝議者之異已也於是取孫叔敖國是之言

以塞一時之議而國是至今不廢矣在熙寧則舉變更在元

豐則主責實元祐之變熙寧則以復古名而其欲兼用熙寧

舊之人者則其號謂之調停紹聖之變元祐則以紹述名而

欲盡空元祐之舊人者則其號謂之朋黨元符末兼取彼此

之量則其號謂之建中靖國崇寧以來有豐亨豫大之論有

尊君亨上之論此國是更改之大略

國論二 以公理參決立說

策頭乘天下之大機者常欲銳於必為審天下之大計者常

欲安於不為自二者相持而不相下則國事始無定向矣夫

必為者以機之昔乎速也機所當乘豈容苟安而不為耶然

懷必為之心而不知思國家之大計則將既慮不審而無以

善其後矣不亦誤人國家事乎不為者以計之貴乎審也計

所當審豈容躁動而輕為邪然執不為之見而不能撫天下

之大機殊非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者矣亦何足以辨人國家

事乎當必有為之折衷者矣

策嘗稽之虞周矣禹功方成而皋謨復申在內也有相遜之風其於外也何憂乎苗民之不格而夷蠻之不服周公勲而召公有誥在內也成交贊之治其於外也何憂乎戎狄之不晉而荆舒之不懲

且以漢唐之事言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非信之定計乎然非高祖聽其計則雖信不能成其勲先定漁湯取涿郡收富平而東下齊非奔之本志乎然非光武遂其志則雖奔不能底其績以至和戰之議王恢韓安國之柅鑿武帝舍安國而信恢其後反以誤國屯田之議充國朝臣之冰炭宣帝從充國而詰朝臣其後里以平戎蓋王恢之見與武帝合而不察安國之善謀所以無成功充國

之見與宣帝合而不惑羣臣之異謀所以有奇效以至突厥之伐蕭瑀異議惟太宗委李靖之專所以雪渭上之耻淮蔡之伐舉朝異議惟憲宗任裴度之決所以致就擒之績蓋突厥凌衰於時當取太宗之見明矣元濟背叛於法當誅憲宗之斷定矣由是言之議論之臣重於計慮不欲輕於有為事功之臣急於機會必欲逞於有為以大有為之君據大有為之勢而斟酌乎可為與不可為之間果可為邪則取其奮發而不疑其激果不可為邪則取其謹重而不疑其懦二說並進苟能權度而劑量之則彼此所長皆在吾運用之中矣

事熙寧二年富弼言大臣湏和乃能成務若人懷私意各執已見互相疑問則無由濟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欲大臣

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誠當不執已見惟求是而已編荆公主顧役温公主差役蘇軾范純仁温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為未便蘇軾純仁子厚雖賢否不同其所論甚公各不私其所主錄自呂本忠云世之治也君子在上位而其說行世之不治也君子在下位而其說隱夫說非隱也上之人不能顯其言而用之也雖然君子為是說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論也天下之公論不能隱不行於上必傳於鄉黨閭里而世之好事者當必相與珍貴而扶持之及世之有為則必贊前日不用之說以為治取鄉黨閭里之所珍貴而扶持者達之於朝廷施之於四海其效可觀也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其舉事必先

曰大體此固漢之所以為治而非漢之君臣建為此言因秦之世其說不行而凡鄉黨閭里珍貴扶持之者漢取而用之耳耳劉元城云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臣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清議在下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之也

國論三

以主之在君立說

策明大議在儒者參決大議在人君雖然儒者之見不可無所主人君之見不可有所何者天下之議孰非儒者之所當講明而況邊政之尤急國事之方殷耶則時乎可守吾

固不可執和之論然而吾必真見夫事勢之可否實明夫利害之輕重知大義之決不可廢則主大義之說知自治之決不可已則主自治之謀若乃方爾議兵而寢兵之謀繼出始方料敵而參敵之言復至如是則議已無所主何取於儒者之建明哉夫天下之議亦孰非人主之所當參決而況於兵謀之尤重邊事之方始邪則智宜自運而後可以濟事謀宜自出而後可以圖功然而吾必采夫公論之所歸酌諸輿論之所宜謂當戰耶吾豈可以以和之說而自是宜守邪吾豈可以以攻之計而自決若乃先立已見而使人不能攻先唱國是而使人不敢逆如是則議已有所主何取於人君之參決哉

策頭 論議之不一起於士大夫之好諛而病於人主之無所決擇夫國有議論本以來群下無隱之情而至於迎合以自將苟且以求售此固士大夫之責然使之敢為諛為欺而惟上意之趨者則亦人君之所當深察也夫發言盈庭是彼非此偏聽獨信適以啓奸邪之漸上之人既以順旨為嘉下之人必以忤意為懼一事之立一議之興無分可否不別皂白往往隨聲遷就而雷同將順之不暇間有不畏強禦敢言之士奮發而力爭則必以狂肆見沮否則以訐直沮又否則以迂闊誕謾沮議論之端既開而取舍之機不決於此欲望其有補於國不亦甚難哉

晉之擊北虜也嘗謀於衆矣衆不欲擊而馬隆獨請擊之武亦斷然用之此隆之所以平涼州也陳之伐北齊也嘗謀

於衆矣衆不欲伐而明徹獨請伐之宣帝亦斷然任之此明徹所以拔壽陽也

策頭 漢武帝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王恢曰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國曰不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苴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乃召問公卿恢對曰擊之便上曰善乃從恢議韓安國曹操入荊州將士皆恐咸曰不如迎之周瑜曰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得精兵三萬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刃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傳 武宗澤潞劉稹擅節度始議用兵中外文章固爭德裕獨曰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帝曰為我語於朝

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群論遂息 裕 司馬光上神宗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議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張敞遠上高宗自昔為天下國家者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顧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

集議

附

以貴正貴定立說

策頭 立議論貴正主議論貴定正則不激不隨足以立天下

之事功定則不撓不回足以用天下之議論議論正不患其
多也正不患其雜也正不患其變也所患者眩於多耳困於
雜耳顛錯於多變耳故廟堂者議論之府二三大臣者議論
之的所以遏紛紜而應萬變者惟有定而已定則議論皆正
矣

策國漢朱崖之議不從御史大夫陳萬年而從待詔賈捐之
之請罷邊備之議不從群有司而從郎中侯應之言受降之
議不從公卿議者而從光祿大夫谷永單于請朝之議不從
公卿而從黃門揚雄棄涼州之議不從大將軍鄧騭而從郎
中虞詡閉玉關之議不從公卿而從軍司馬班勇交趾蠻寇
之議不從公卿百官四府掾屬而從議郎李固涼州亂兵之
議不從司徒崔烈而從議郎傅燮謀雖孔多裁之以理是則
漢人之集議猶得古者并謀之遺意

不然為君處此境而病於難為相適此境而憚於難發言盈
庭甲可乙否而把握無一定之權聚議交口此是彼非而模
稜有兩持之說築舍道旁莫知所主百境交至一心易移持
一畏心而百務隳明一躁心而百為謬寬此一念又虛擲可
為之歲月委國勢之自為強弱而無振刷之機聽國用之自
為豐歉而無運掉之策視國本之自為輕重而無扶植之道
處難如處暇逸畏難如畏寇讎而天下事將出於計料不及
之外昔焉貽鄧禹之笑者今焉起賈生之泣矣
事文中子云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官之聽堯有

循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
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錢文子云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
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
至博士計郎皆得以信其已見而不嫌於以卑抗尊也故罷
昌陵有議罷郡國廟有議擊珠厓有議賞邊功有議入穀贖
罪有議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未嘗以公卿之言廢誼之對也呼韓邪單于願款塞朝臣
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
諫大夫龔勝等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
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御史之議也不絀默
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奸不托公而行私惟盡
其已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所以有公
天下之意然至於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詰前言不便者馬邑
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此又足以警謀議之不謹而
無有妄議者矣 歐陽修上仁宗杜衍則清正謹守仲淹則
恢廣自信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
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
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諍而寬之仲淹謂契
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
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乎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非劉
滘仲淹則是劉滘非尹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
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服至為國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四

待問卷之二十四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五

國事門

賞功

①

軍賞

賞罰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各與濫皆不可○齊鷄開府衛鶴乘軒君子是以知名器之不可以不愛重周祿賞功漢侯論報君子是以知人心之不可以不激勵蓋人君能操夫奔走鼓舞之權者以其有是名器而已天下皆奮夫激昂慷慨之心者以慕吾爵賞而已夫苟當予而不當予而予之則非惟人心之沮而吾之名器亦棄矣大抵一爵之賜必有以念其勞一賞之頒必有以酬其績此為國之常典也山川土田惟召虎當之

待問卷之二十五

賞

而無愧拒絕一箇惟文侯受之而奚慊人君之所以報臣子之功者幸而有此是故不可以不予恐有功者之無以報也不可以輕予恐無功者之得以倖也愚故曰名器不可以愛重者以此彼何為而賞吾必慕其賞彼何為而祿吾必慕其祿此天下之常情也魯有賞先登者何患其不進衛青累封深入者何憂其不勸人君所以勵臣子之心者非此不可是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怨矣無功而祿則有功者倦矣愚故曰人心不可以不激勵者以此

賞當其功尤難帝王之功以人而立古今之功以賞而勸夫天下至大也人才至衆也人心至不齊也自昔帝王建置國家規恢疆宇舉至大之天下惟一人是命合至衆之人才

惟一人是用以至不齊之人心而惟一人是服臂指六合由身所使願氣四方隨心而運如霆震而蟄奮如颯回而塵清如雲興而澤沛是豈刑驅勢迫智縻術誘所可為哉亦惟曰有賞以勸之耳天下惟有慕心故莫不捐軀用命以集事天下惟無倖心故莫不殫智悉力以圖效是必有示信之道以孚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起其慕必有責實之政以當天卜之心而後可以絕其倖故曰立功非難賞功惟難賞功非難當其功為尤難

稽古偉議成周賞功之當○成周司勳之設掌賞地法以等其功分六功之名定六功之等有王國民事治戰之別則有動功庸勞力多之名今觀維師尚父功冠群公營丘之封兼

五侯地周公左右有大勳勞曲阜之封世祀禮樂申伯維翰于藩于宣褒賞作庸定宅而土釐爾圭瓚其賞功之可考者若此愚嘗因是而求之孟津之渡河朔之誓斷斷以功多有厚賞為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又汲汲於大告武成之後興王事業實此權輿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固已見於司勳之詔而刑賞以馭威爵祿以馭富貴八柄詔王特謹於大宰之職成周盛時無功則已有則未嘗不賞六典之設首寓其謹重之意者蓋懼後世有不信不實之患故也高光用賞之當○漢高懲刑印之失不受金錢爵邑收拾豪俊以取非已之天下光武再造亦如之大抵高祖豁達而賞功之典亦寬光武明謹而賞功之意稍密高祖所將皆一世

之梟雄光武所御多一世之賢才雄傑終累於利祿而賢者克終其功名此其異也大要高光二君其明達皆足以照見物情其意氣皆足以鼓舞羣動其仁恕皆足以固結人心至公大義磊落軒豁去之千載猶可想見異時禁闈燕私之地樊噲周昌諸臣出入無間舉動少差及時諫正建武退朝之暇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或至夜分是安有一毫幽枉之不通者此傾仄擾攘之輩所以委而不去也不然義不足以服人心區區金錢爵邑果可以久羈天下英雄哉

法祖嘉猷藝祖賞當其功○藝祖皇帝電掃霆擊肇新區夏深懲前代之失在於禁衛之驕而藩鎮之重也故東征西伐雖不廢賞以為激勸未嘗持賞以為姑息所恃者英謀天斷

洪化神馳天門洞關則曰此如我心宴飲至醉則曰經夕必悔宮庭錫賚一金必惜若幾於固吝者至於分邊寄之將必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伸縮雖內府之藏惟專儲以易胡人之首嘗曰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賞亦無所惜此心此語聞者感奮貂裘有賜恤遠役也使相不與懼滿盈也一養子而人被其春溫一裁節而人服其秋嚴往來閩關無不在我故杯酒笑談易置方鎮郭進姚內斌諸將控扼西北二十年如一日此藝祖之所以御將也當時之兵則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豈若今日之兵養之如驕子而待之如市人哉賞足以當人心○愚嘗歛衽肅容伏讀高宗聖訓有曰不惜

爵賞以旌戰功且爵祿以賞戰士此中興之初所以能鼓舞斯世奔走人才也又曰爵祿本是勵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當與進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更加崇獎又曰用兵惟在明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此間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兀朮因臣僚奏所芻上功朝廷惟按奏牘功狀以定賞輕重有隨衆從軍而曰芻冒矢石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賊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有未嘗臨敵而曰斬獲賊級遂詔兵部中覆奏功不實之法因論將有賢才之別則謂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若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務安社稷計久遠

遠利害才將須要駕馭用之當是時也信足乎斯世而舉天下無疑沮之私信足當人心而舉天下無欺誕之弊聖謨洋洋如金科玉條之不易聖子神孫所宜寶為家法者也

時文警賞不在於濫予○君臣之間非相酬酢也彼功此賞非為市道也下以力衛其上上以道御其下上盡其道則下盡其力精神動於戶庭隱微之間而觀感捷於四方九土之遠政事基於語默笑顰之細而從違關於三軍百將之心此則非利也譬之家人焉嚴君正而家道肅僕隸晨夕趨走而漿酒菹肉之感激者其餘也譬之交際焉禮節嚴而恩義浹主賓驩然相愛而幣帛之將特不可以虛拘耳是故賞無重輕視朝廷以為重輕將無勇怯視朝廷以為勇怯士無勤

惰視朝廷以為勤惰有國家者誠能洗滌其心以昭平明之治則官府臧否無有異同軍戎萬里如在目睫內庭之險詖不作而干城皆肅肅之夫朝廷之處置得宜而藩臣起畏服之心有不賞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其或名器不免於私授也貨利不免於私殖也政事不免於旁出而威福不免於有所寄也上無儀刑則下有覬覦富貴福澤之柄可獨哉王功尤所當報○周禮一書司勳之職其所掌報功之典厚矣書于太常祭于大烝忠愛一念始終以之然曰勳曰庸曰多曰力不知其幾而周人特以王功為先者蓋正救君心扶持王室此其功又出於他功之上如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甘盤成王之於周公是也又安得不書於首哉

君臣相與保功○龍蛇一章君子所悲狗兔數語識者憾焉甚矣功名之難全也噫有由矣蓋君之視臣固不可有始敬終慢以而臣之保身亦可不無急流勇退之節君臣相處未能兩盡其義此誅戮竄逐之禍相望於後世也夫當國步多艱之秋為君者促席而問謀握手而畫計封以大都名城而不靳啖以厚祿豐爵而不吝迨夫禍亂既平遂起厭薄疑忌之心小則為介之推不及祿大則為蕭相國之械繫嗟夫天下無事名為功臣必至屠戮不幸有卒然之警緩急之際誰實賴之此為君不可無保全之仁也夫欲垂名於竹帛之時為臣者冒石矢而不辭處風波而自任惕然君之不吾信戚然君之不吾用迨夫稍有微勞常有要朝廷之心輕則為光

弼之不朝重則為黥布之怨望嗟夫立人本朝以功名自見
乃臣子之職分其可恃功矜能自貽伊戚耶此人臣不可無
自全之智也嗚呼三代而下駢首就戮不得老死牖下者此
雖其君疑忌之過亦其臣不能脫然自保也歟

結語

勲高而報厚 汗馬不勞而功叨冊籍

勞大而寵崇 矢石不犯而躬被濃恩

圖於雲臺而像貌儼然 丹書鐵券紀人勲勞

畫於凌雲而精神如在 傑閣圖形聳人觀聽

私昵者黃金橫帶而竦遠者望一級以如天

犯難者印刻復銷而塊守者乃恩榮之沓至

印刻不予徒以失豪傑之心而奚足以增重名器

貂蟬妄續適以啓盜竊之志而奚足以激勵功名

當今獻策 不可予之過厚○夫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

氣故能以即墨餘卒破萬乘之燕及其東有澠邑之奉西有

淄上之娛黃金橫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宜其攻狄三月而

不克且名器假人政之亡也今日名實綜核品式備具似已

無界予之輕或謂三邊諸將爵位多寡恩寵已過驕矜一啓

任使必難疆場多虞棗紅在侯設有緩急何以加勸廟謨沉

深必有操縱駕馭之術有非淺見所能測識者然謹之又謹

合宜置念昔藝祖皇帝賞曹彬江南之功語彬曰今方隅尚

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

取河東止賜錢五十萬其愛惜爵位不妄與人如此惟謹也
故予之者不輕惟謹也故受之者不玩不可不察也

厚賞行之以公○賞功之典固貴乎厚用賞之意尤貴乎公

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則爵賞之當人以為榮爵賞之信人

以為感用人之智舍其詐用人之勇去其貪而使功不如使

過何憂乎將之不能捐軀而徇節臨邊之民招使戍守而孰

不樂從拘係之囚刺充勇敢而自無難御何患乎兵之不能

致命而破敵如其用賞之不公則有功者未必盡錄無功者

反先獲賞或經營求緩以為就試之階或泛濫妄申以徇親

故之請誠不能不如明問之所慮矣

賞當服人之心○聞之曰役天下者以利服天下者以義夫

祿君之所輕死生士之所重君不捐已之所輕則無以得士

之所重是故賞功之典不可廢也然有司必不可廢者此也

而君上必不可恃者此也賞之大者爵邑小者金錢等級不

一大抵利而已矣操縱以權羸縮以術先後以序鼓舞變化

激勵奮銳此為善用之者而亦不免於窮不善用者其窮滋

極無他利固有窮也蓋亦求諸利之外乎親上死長誰無此

天趨事赴功見知則悅此人情之所同也惟當有以服其心

則一言之溫可以激其義理之勇苟無以服之雖累賜千金

亦無以作興事之氣

生要 收結當先指縱之臣○雖然虞廷奮庸泉謨冠乎禹功

周家中興孝友歸之張仲蓋旌加群工固朝廷之盛典宗宗

大目尤朝廷之美意夫當三寇之叛既平千里之勝已決于紀之奸迎風而委伏強梁之凶不戰而拘累蔡州堅壘雪夜清夷山東捷書清畫絡繹於斯時也人知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力而不知赫赫師尹發縱指示之功也是以魏之吳起戰功多矣而不得以首田文漢之淮陰動業富矣而不得以相國麟閣之畫後武而先博陸淮西之碑劣愬而優晉公策勲於群才歸功於元老自古如斯今之重臣磐石國家者其當先加褒寵云

賞刑不可偏廢○雖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蓋賞罰者馭臣之大柄要不容於偏廢也烹一阿大夫而齊國大治戮一丁公而漢臣知警馬謖不誅孔明何以用巴蜀何徽不殛世宗何以取三關邇者皇上奮發肅斷風飛雷厲黃岡安豐之奏捷不決日而爵賞已行斬陽安慶之失守不旋踵而典刑已正可謂威福並用而威德兼濟矣觀聽之下人知畏慕必有舉曉暢兵機之才任招填教閱之責者誕謾欺罔之習庶其少悛乎歐夷狄之蠱毒復文武之境土行收擇將練兵之效執事姑少俟

故事源流

經傳 易曰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師陸贄云漢祖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之殊勲房杜之碩績畫戰經略卓乎殊絕猶謂豐沛故人刀筆之吏諸將不服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

反誼譁訟冤議

王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後蔡統仲統叔為文王卿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左傳成王夏官司勲凡賞輕重視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調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五曰保庸既穆王命君牙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文侯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本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武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唐太宗圖功臣於烟閣本朝太祖寵待趙曾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曾吾之社稷臣乎賜郭進第用筒瓦上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實

先正論建 歐陽脩上仁宗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蔡襄上英宗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勸賦稅皆其職所當為也不優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

三九二

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夫歛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也惟陛下意留文集精華陳傅良云昔者句踐之事吾悲之種與蠡一以越霸者也而種以留死蠡以去免去之臣像以繫其思留之臣賜其劍馬矣彼一以越霸者矣一日而隙開則生存者之軀不如道者之遺形日與親之才不如日逝者之塊然空質矣可悲也已雖然越不足道也孝宣之事吾憾之圖于麒麟霍光其冠也而霍光族矣覽其容如覩其臣問其家子孫亡嗙類矣其身寵其狀貌赫奕而其鬼餒矣可憾也已嗚呼假王之拜淮陰之擒也衛士之置鄒侯之繫也世日益以薄相與日益外君臣之所以自維其交者日益密而唐虞三代之君日不可見天下日以難理也已然則奈何曰不盟而信不賂而喜不歌而樂不留而懷則庶乎其可也

軍賞

附

以核實信必立說

策頭六級少差吏繩以法馮唐以賞太輕而議文帝予馬能戰辭甲諉鶴衛人以祿不及而拒懿公甚矣鼓舞諸將激勵三軍爵賞之不可以少靳也昔人謂將不素擇與無將同兵不素練與無兵同是固然矣然使將雖遴選而賞與之不明則遲回顧惜遇敵輒避雖有孫吳之智莫為用也兵雖蒐練而賞齊之不厚則悞怯退縮望風先遁雖有賁育之勇莫能

令也然則爵賞也者豈非奔走將帥之要術而役使士卒之微機乎昔人固有築一臺而賢者皆歸揖一蛙而勇士畢至者苟有爵賞以勸之則智效其謀勇效其力而何憂乎將才之未出亦有一言撫循而軍如挾纊投醪分飲而士知感恩者苟有恩賞以驅之則怯可使勇弱可使強何患乎兵之不精是故金城轉戰而璽書慰勞不於先零之既誅白衣先鋒而金馬賜賚不俟遼東之已定六州忠義一日來歸而百萬緡錢吾弗靳也二軍爭先舟中掬指而先濟者吾賞弗吝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為馭將勵兵之術矣

策頭且爵級一差聽者惑也今日事事詳審痛絕奸欺似已厭濫及之患或謂請囑賈緣寄名幕府私情難絕舊習猶存

偏裨下校真能立奇而不克自見妄人庸士尚多偽冒而未免相蒙昔衛懿公時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是以敗說者謂懿公不明所以致是惟明也故不可欺惟明也故不妄予尤不可不察也

今有操幕府上功之權而自為偽凡發縱指示之功非其兄弟則其平時親密之人僅能驅馳遽云戰勝安坐無與亦曰運籌甚至宛轉入名例叨醜賞而將士退聽莫敢與校朝廷亦不敢過而問焉顧獨纖悉於將隊之中可謂失賞之甚矣

事類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武王誓曰功多有厚賞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雖司掌勳賞地之法戰功曰多禮記漢天下既定群臣爭功上以蕭何

功最盛封為鄧侯上曰夫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如蕭何功人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酈高祖已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上見諸將沙中偶語張良曰謀反爾於是先封雍齒良光武建武十三年大享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唐德宗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當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本傳

賞罰 以賞罰兼用立說

策頭善賞罰者賞罰其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身賞罰其心則可以勸善懲惡於未萌之先賞罰其身則徒以錄功糾過於已見之後嘗觀夫子作春秋行天子之賞罰一褒一貶見於筆削而亂臣賊子自然無不知喜知懼況有國有家者可不念哉

策頭昔端拱初我太宗皇帝宣諭宰臣呂蒙正曰卿等謹賞罰何憂軍國之不洽咸平初我真宗皇帝亦謂宰臣張齊賢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轡不可不謹且賞罰乃人主之柄非臣下所得而專而祖宗必拳拳於其臣者何也要知君明而臣不公則其明有時而難恃臣公而君不明則其公有時而難行必君臨之以至明臣輔之以至公然後賞罰各得其當太宗真宗惟知乎此是以不能無望於輔弼之大臣也

有如官箴素謹課最日聞邊關鎮安威聲風動天子曰可以賞大臣曰可以賞賞之明邪公邪青衫俗吏貪墨自如黃口小兒叫呼無憚天子曰可以罰大臣曰可以罰罰之明邪公

邪患於此必曰無不明矣無不公矣其或善惡不察是輕有君如此其能國乎喜怒不常而親讎是徇有臣如其能國乎

且建功立業誰無此心激之則興沮之則敗先王於此而為之賞焉怙終習惡誰無是過警之則悛縱之則長先王於此而為之罰焉是故賞之則春罰之則秋賞之則榮罰之則辱賞則躋之於九重之天罰則降之於萬丈之淵賞則草木燁然而爭輝罰則江山黯然而失色然則賞罰之重也如此非君之至明臣之至公其何以行之哉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本傳舜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本傳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故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本傳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賞罰用爵列本傳武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本傳成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爵祿予置生奪廢誅本傳齊威王召即墨大夫封之萬家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於是人人務盡其誠本傳漢高祖赦季布戮丁公季布傳文帝賞善罰惡不阿親戚本傳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本傳本朝太祖乾德五年伐蜀諸將獲罪賞曹彬獨優上曰懲勸國之常典太宗興國八年上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當功罰當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本傳真宗咸平二年謂張齊賢曰賞罰二柄御民銜勒不可不謹賞或有誤猶或無害若行罰不當人將何告宜重本傳

煙大中祥符二年上曰為國之要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不任情於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方必理和氣必生自然天地降祥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仁宗嘗曰治天下者在明賞罰為貴賞不及功罰不及惡何以為國也張神宗熙寧二年上既用富弼為首相弼曰人君御下事要明白賞善罰惡令人心服則罰者自懲賞者自勸若潛行黜陟假使皆當惡者必不服善者亦自耻於無名又況賞罰未盡得實不可不審繼高宗紹興四年沈與求曰賞罰惟至公可以服天下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眾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親總六師正賞公示賞罰錄七年上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

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錄孝宗乾道六年上曰朕本自無賞罰常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而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之十四年上曰上賢不待賞罰自勸勉自知奉法至於中人無嘗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罰司馬光上英宗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臣願有所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憎勿廢有懷奸犯禁為眾所疾者罰之雖愛勿赦蘇軾上哲宗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謹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謹

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聾頑狡若不愛惜謹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柄也司馬溫公云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罰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已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思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東坡云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范祖禹云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眾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為而不成哉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卷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五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六

國事門

刑法 恤刑 赦宥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 寬恤刑嚴馭吏○渙發綸音廣宣德意人主之卹刑貴乎寬申飭有司奉行寬憲人主之馭吏貴乎嚴共國家典憲昭如日星不患斯民之玩乎刑詔旨諄勤徒挂墻壁常患郡國之玩乎令苟上有卹刑之仁下無奉法之吏則九重宵旰徒軫淵衷一札絲綸第為文具仁心仁聞未見其能加於民也夫當大化更張之始而誕布惟新之令渙大號於風雷沛洪恩於雨露言語由衷而惻怛辭令示人而坦夷真見乎斯民之麗於刑辟非其本心哀其情而矜恤之則仁政沾濡之下誰獨無歡欣鼓舞之心故曰人主之恤刑貴乎寬然當人情久玩之餘而申以必行之法九重有寬卹之恩郡國無奉行之實澤壅底而不流民呻吟而莫訴雖以諄復告戒之文再三申警亦特以故常視之則大政方新之始誰復有精白承休之心故曰人主之馭吏貴乎嚴

立法尤貴守法○朝廷不必多立法無變法足矣士大夫不必多議法能守法足矣嗚呼今日之濫刑淹獄皆自士大夫之不守法始朝廷詎可以守法之不堅而遽尤立法之過哉邇者廷紳奏請謂刑獄淹滯濫殺者衆欲申嚴戒敕示以必罰之意是皆廣祖宗立國之仁也推九重好生之德也然而

今日之弊常在於九重有恤刑之仁而郡縣無守法之吏是以寬恤之詔旨雖勤而奉行之實意俱泯朱幡皂蓋甫及下車知有鞭策之能耳而哀矜之念則熱然也銅章墨綬職為近民知有催科之最耳而撫字之意則泯如也非惟無明刑謹獄之政而稍涉微辜置之以必死非惟無平反三尺之長而獄案淹延一付之吏胥嗟夫金科玉條昭如日星不患斯民之不避法溫辭詔旨徒挂墻壁常患士夫之不守法垂涎於莫夜之金示意於輕重之手則以黷貨而壞法矣牽制於親故之請局促於勢分之臨則以任情而廢法矣如是而欲刑之必濫獄之不淹得乎

稽古備議 虞周得人奉法○夫有虞之刑期無刑而民用不犯未必獨皋陶作士惟明克允之功成周之庶獄庶慎而刑措不用亦不必獨司寇蘇公敬爾由獄之效何者一皋陶之明一蘇公之敬亦惟足以及虞周畿內之民安能以徧及天下哉然則虞之無刑周之措刑意者亦虞周之岳牧侯伯同體其君恤刑之心而推行之也然使虞周之君誅求刻剝責辨於岳牧侯伯者無已則岳牧侯伯亦將誅求刻剝於其民民不勝其誅求將羣起而犯有司之法愚知虞周亦難以成無刑措刑之治也觀夫禹貢六典之書而虞周之所以為貢賦者成法一立毫釐不敢有越夫惟上不急於其吏故吏亦不急於其民此所以成虞周之治也

周人不輕用刑○周人默得此意推其仁於庶獄自虞朝雖

立肉刑預防暴亂每謹畏而不施然不忍妹土之潘酒農稽之荒怠風欲盡其所拘必誅而無赦不過警戒之論非實有所用也當周之初年箕子固授武王以惟辟作威之說矣武王知其矯枉過直而不敢毅然行其說也成王之世實處太平之極鳧鷖之盛既醉之什凡有赤子之在宇內者皞皞如也仁意周流刑罰無枉而司寇蘇公播宣王化不滯不鬱與物融會深有以長王國之本而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從而推廣之然則析言破倖周人必誅而無赦亂名改作周人必誅而無赦左道亂政周人必誅而無赦外是皆君相卿大夫共推是仁朝廷與侯牧共行是仁也

漢唐馭吏恤刑○文帝於後元元年而即有決獄之問太宗於貞觀初年而施議決罪之誅人知文帝太宗之恤刑者然也而斷獄數百之功幾致刑措之效愚亦以為發於馭吏之所致夫犯蹕當罪詳加詰難肉辟有刑即為詔除其仁民之恩至矣然牧民之吏不能導民於善而罪以不正之法則嚴加責鞭背有刑已為禁止治獄雖寬猶加覆訊其恤刑之意厚矣而更有深文不能持平則詔皆如律夫恤民之意寬厚惻怛常若春風和氣之襲人御吏之詔嚴飭整厲常若秋霜烈日之肅物漢唐致和之成法大槩由此豈非嚴於馭吏乃所以寬於卹刑也

法祖嘉猷祖宗用刑以仁○紹興初廷臣有論及太祖謹獄事者天子慨然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嗟夫五季苛虐人用

愁嘆我太祖一洗而新之立折杖之法寬常刑之典京師鞠獄改用士人諸郡奏辟覆以刑部法有故縱可罪也而緩其誅罪有誤入可恕也而重其辟偉哉此堯舜三代之用心也良法一定萬代遵守立五日一問之法嚴三限限日之制理官有常職也而置審刑院防姦巧也牧夫有常守也而分提點官慮冤滯也京輦禁鞠動關裁決亦既勤矣而猶恨不至州縣榜子呈進深加省視亦云勞矣而猶問所犯本末此太宗之盛德也重大理判寺之任申守臣恤刑之戒曩者推劾求升殿取旨今以張詠一言而去之曩者勘鞠詣中書稟意今與張齊賢共議而戒之雨澤小艱即命疏決星彗一出隨理冤濫此真宗之盛典也聽獄疑後輕之言重出入人罪之戒讀正說之謹罰則曰峻法非善政也讀禮經之緩刑則曰天下皆赤子也獄有稽留無大過也而必致之劾自今天下無滯獄矣讞有不當有常法也而不寘之罪自今天下無冤民矣此又仁宗之仁心仁政也熙寧繫囚冬納薪炭人曰此神宗之仁也君子謂神宗之仁不止是何者試法官以明刑置大理以平獄此至仁之法也元祐勅獄夏供湯沐人曰此哲宗之仁也君子謂哲宗之仁不止是何者刪勅令以從簡慮刑罰之過當此至仁之意也噫累朝之仁若此而況我高宗之不忘舊章者乎切觀其時戒理官以明恕防獄吏之鍛鍊嘗語近臣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未嘗獄一人是言也天地實聞之好生之德不在舜下矣

時文警嚴犯法不知其由○田里小民瘴身從事不知官府
悍吏叫呼於其門受繫而去漫不知何罪至於刺史縣令之
庭受杖而出得以釋去為幸亦不知被罪為何法向使如成
周之時明示憲禁宣布法令民曉然知上意所在而辟行之
譬若江河易避而難犯民非喪心者孰肯蹈江河而求死亡
後世法令載在令甲藏之有司所以揭示斯民者財利之外
未暇他事毫髮細故動輒犯禁吏又從而舞之民方懼復得
罪何敢與聞某法是豈非孟子所謂罔民者耶

古者立法寬厚○古之立法者無非有以納民於其善故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者正以天下之情為無窮而法之所施為
有極使必操其有限之法以律夫不齊之情而納民於善之

本心漫不可見則天下之情將有出於其法而失其實者先
王知乎此故法非徒立也其道則正大而坦夷其意則優柔
而易其深謀遠慮則惟恐民之陷於非辜而無以盡吾仁
天下之心也夫豈古人之於法固欲為是之委曲或蓋不如
是則寬厚長者之風曷存而操切制御之術亦必有所過則
當時之奉法者將有觀感乎我而寬嚴以判矣

名盛而實始衰○三代而上決獄之吏不以名顯三代而下
決獄之吏乃以名聞其故何哉蓋其在唐虞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民用不犯於有司而當時為吏又皆明足以盡人之情
允足以當人之罪此所以不以名顯也其載於書不過曰皋
陶作士而已其在成周仁以宥之義以著之善者怙焉善善

者懼焉刑措不用而當時為吏者又皆謀之用情弊之用法
此所以不以名顯也其載於周官者不過曰司寇掌邦而已
降及晚周淫刑如楚子繁刑如齊侯殺人以逞名不見德而
唯戮是聞乃始有伯魚之驚獄魏舒之受賂伯州犂之上下
其手間有三言而除三惡如叔向一言而省齊刑如晏嬰則
君子必韙而稱之至於西漢張湯杜周之徒不循三尺專以
人主意為獄李唐周興來俊臣之徒澤吻磨牙吞噬組纓人
皆不敢以一搖手以恃其意其間或以仁恕為心斷疑辨枉
則君子取之民心悅之史氏從而美之此所以每以名聞也

循吏斷珠

官吏舞文未免出入 械繫囚徒獄犴充斥

州縣械繫多致淹延 文書填遏几閣淹延

古之法簡而天下重於犯法 桎梏魚貫而謬稱獄空
後之法繁而天下輕於犯法 賄賂麀至而託言閱實

畫像不犯特見於利用厚生之時
赭衣半道乃形於頭會箕歛之日

為守令者辨猪灰鷄頭之詐而人皆嘆其神
為監司者察鼠牙雀角之非而人皆感其化

當今獄吏 征求重而刑煩○國家賦取於郡縣自承平時此
之前代已為過優南渡以來以用兵為辭隨事增加名目繁
縷不可殫舉幾倍正賦郡縣將何以給乎然此猶濟國家之
乏耳至於仕而未受祿者則有養廉之俸焉仕而已巧間者

者則有官身之俸焉仕於中都者則有廝役之借焉郡縣又何以給乎然此猶為人情之不能免耳甚而廚傳不飾則假道者有辭苞苴不至則挾勢者下石丐取未厭則浮遊者騰謗郡縣又何以給乎故凡人之為郡縣者惟其名藩大鎮未易搖撼者則粗能自立其餘則朝不謀夕月不圖歲前熬迫感寧迹無時是以急征橫斂暴取豪奪以苟塞目前之責而不暇顧其事之是非夫惟其苛取之已甚而民有不從於是不得不隨之以嚴刑以求其僅濟矣故今之郡縣其拘囚繫累多或至數千人遠或至歲月者其以他罪蓋甚少也大抵以輸納之不時與夫敷斂之不應者十而六七也是豈皆樂為蒼鷹乳虎之事哉不如是則無以免已之責也然則朝廷雖有恤刑之仁又何望於郡縣之推行乎

守令不能奉行○嘗論之九重謹刑之詔固貴乎有寬恤之仁郡國守法之吏尤貴乎有奉行之實切怪比年以來郡縣之間五馬下車惟以鞭笞為能事百里莅政惟以追逮為善最故於典獄之間非惟無哀矜勿喜之心而稍涉微辜復實之以必死之憲非無惟平反三尺之意而獄案淹延徒付之於吏胥之手非以任情而壞法則以嗜利而為姦無怪乎哀矜之意微剝斂之風著見於明詔之諄復也今日貪酷之弊○今之酷刑者亦甚矣五辭雖聽妄意抑揚三尺雖存私心予奪誅求儻急則筭楚惟恐其緩也賄賂苟迫則桎梏惟恐其寬也民吾同胞疾痛猶已皇上非不戒之

而効者如彼何以使之平其政邪將欲申觀望之戒則撓法者未必盡懲將欲懲姑息之風則弄法者有以籍口無已則有二焉其惟明紹興之黜陟乎紹興中倚法苛虐者重與懲戒平反獄訟者奏議推賞苟能行之則殘民者知所戒而中興之氣象不回吾不信也今之為貪者則又甚矣謀利之心常在義先徇公之心每在私後苟利於家雖害於國不恤也苟肥其身雖瘠其民不顧也以廉為本俾良而循皇上非不訓之而貪者如此其何以革其心邪將止行驕急之戒則墻壁易為虛文將欲開昭雪之科則倖門未可輕啓無已則有一焉其惟用紹興之法禁乎紹興中枉法自盜者永不叙用坐贓貸死者尚為寬典信能行此則剝下者知所畏而中興之根不固吾不信也

臣意收用法者吏之職○抑又論之權時之輕重而制刑者君之任察民之情偽而用刑者吏之職夫君之於民遠矣利害不可以周知是非不可以臆察欲民之被吾仁歟亦張寬大之網而提其綱於上耳至於推吾仁而被之民固屬之臣也昔者舜無為於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乃皋陶為理之功使舜而不選於衆舉皋陶則四凶之衆不可得而誅也蠻夷猶夏不可得而禁也寇賊姦宄不可得而消也然則俾舜從以治實皋陶善用刑之效也今之司刑者人人自以為皋陶矣抑嘗有皋陶之實乎愚敢以此為司政典獄之責訓廉所以恤刑○雖然訓廉恤刑名雖二而事則一也成周

法則叙計每於吏治加詳張湯深刻不志於刑法而志於食貨是知為吏而貪者未有用刑之不嚴者也何則答筆之監貪實啓之狴犴之枉貪實使之彼方為妻妾之奉計則珠珍寶玉不峻其法不得也彼方為宮室之美計則丹楹刻桷不嚴其令不成也彼方為所識窮乏計則庾廩供張不虐其刑不給也誠使身判棘寺不受賜金得一向敏中何慮乎執法之不公出守端城不持一硯得一包公拯何慮乎為政之不平是訓廉者又所以為恤刑之本也有能懷四知之畏而不以獄為市厲一琴之操而不以法為奸則為國家薰泰和之氣象培不拔之根本皆吾致君澤民之業耳愚也願學焉惟執事先生其命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夫子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論語禮記云刑者制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莊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刑志王者之法猶江河使易避而難犯後即
歷代事實 舜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書舜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左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決旬而斂之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穆王享國百年老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剗罰之屬千剗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其後又作九刑並通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考公初衛鞅變法令 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蕭何攜撫秦法作律九章紀武帝招張湯之屬條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

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奸吏因緣為市志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制為十有二篇刑志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元年判大理寺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摹印頒天下 太宗淳化二年宋白等上淳化編敕三十卷上曰其中條目太重滋章煩碎慮難遵行當別選官酌其輕重為條約乃命蘇易簡再加詳定 仁宗天聖四年重刪定編敕王曾曰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 明道二

年詔敕令者治世之大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惑何以訓迪天下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 神宗熙寧三年王安石曰刑名事誠少人習中書本不當與有司日論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斷人罪又不可不盡理上曰頃與選舉擇數人曉刑名者可也於是定議降詔試法官蓋始此蘇哲宗元祐元年詔劉摯王覲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上孝宗乾道六年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敕令所分編類如律與刑統敕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 趙雄奏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聚於一處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

訪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條纂別為一書仍冠以厚熙條法事類為名並聖

先正論建 司馬光上神宗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員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 劉摯上哲宗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臣切謂非事多而後法密

也殆法繁而後奸生神宗元豐命有司編敕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反增多餘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之偏而立一法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隱晦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臣愚以為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

文集精華 蘇老泉云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 東坡云夫天下之所謂權

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 秦少游云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杖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間有十年不得調者嗚呼欲使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

從法律也豈可得乎 孔文仲云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代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任刑名東漢明帝擅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矣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召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 淇水云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壞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簡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

恤刑

以本仁用法立說

策頭仁厚浹民風采勵俗舉不外夫好生之意則人君之心與天一精白承休恪謹憲常恐少失夫好生之意則人君之心與君一夫君以天之心為心則臣當以君之心為心君代天者也如知天心果出於好生則雨露之沾濡此生意也霜雪之推剝亦此生意也一陽之始復此生意也五陰之終剝亦此生意也人君惟以好生者先立乎其心則若保赤子若護元氣脫不幸去其螟螣之害稼而誅其鯨鯢之醜類者哀矜惻怛生意亦未嘗不周流於其中故曰人君之心與天一臣奉君者也如知君心果出於好生則胥吏之肆赦此生

意也元惡之芟夷亦此生意也賞必以春夏此生意也刑必以秋冬亦此生意也人臣惟以好生者欽承乎其則上存國脉下體民命脫不得已而按條若日星之布執法猶金石之堅憂勤審覈其心亦未始一息泯故曰人臣之心與君一夫以君之心猶天之心則臣之奉其君猶奉其天也天之生意且不能不假六子以成其功則君之生意豈無資於群有司以廣其澤乎

策段君之心既與天一則臣之心當與君一務使好生之意充滿勃鬱如元氣氤氳於天地間不以威愛間不以上下隔也否則仁發於淵衷而酷虐行於郡邑之吏惠出於九重而哀刻刑於都鄙之間執戮者固未必伏辜而偶得於疏釋者安知非一時之迁就也失入者固未必當罪而間見於平反者亦安知非私意之趨舍也

有善論仁者曰仁者周流於天下之物上焉有國家者以心好之立其本根如元氣蟠結於腹心之內不至於耗竭而不固也下焉有職守者以心體之壯其脉理如元氣通轉於頭目之間不至於痺憊而不運也信斯言也上作而下應內倡而外隨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亦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勃鬱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廣之在下不可蹙俠也勤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沮也奉而承之在下不可更易也

書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 舜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外漢文帝除肉刑景帝獄
獄通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遂詔罪人無
得鞭背又因悔斬張蘊古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父之
謂群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間何暇異慮自宜二日五
覆奏決日上食勿進酒肉太常輟教習諸州三覆奏其日亦
疏食憲宗用刑喜寬仁于頓諷帝用刑帝曰頓欲朕失人
心也唐刑志本朝太祖嘗見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乃嘆曰何近
代法網之密續太宗曰生民皆朕赤子獄犴之事尤當盡心
如聞遠郡繫囚動淹時序無以申訴深可憫也真宗初夏
降詔申警恤刑仁宗時中書請降詔恤刑上曰比屢下約
東州縣吏其能恤刑之意乎神宗詔天下係囚貧
乏者冬月權衲衣納薪炭及飲食仍委長吏提舉高宗詔
曰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
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紹興
四年上曰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七月上曰獄重事也死者
不可復生不可不恤紹興三年奉使魏良臣言虜至天長
縣得親筆恤刑詔書墨本語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
歸十一年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稅賦無術以薄
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係踰歲何以副朕
欽恤之意乎欽聖

赦宥

附

以施恩不同立說

古者肆赦有定時故赦宥為仁恩後世肆赦無定時故

赦宥為濫恩是以嘗災肆赦之文見於舜典而三赦三宥之
文載於周官以見先王不敢輕於用刑之意亦非數施非時
之惠於是刑之足以為威赦之足以為德世變日降法今日
煩舉首搖足陷於罪矣虛囹之風寥寥不可復見間有賢仁
之君思有以惠幸元元於是因非常之事輒推曠蕩之恩故
即位既有赦而郊見又有赦由漢以來莫不然矣是非古人
有過之典寧非其惠之濫乎

三代既衰始聞以肆赦為典然亦皆因天下有非常之
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污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之猶
未若今之著以為常使人皆得以逆知而預料之夫既可以
逆知也則必有僥倖輕犯之心既可以預料也則必無感激

酬恩之志原其所自豈不在乎國家以常典降赦之失歟

赦有三有赦有大赦有德音德音云者下於赦者也大赦云
者大於常赦者也是三者其定刑有輕重其施恩有厚薄而
好生之德一而已矣然嘗怪古之赦也誓後之赦也嘗古之
赦也簡後之赦也繁古之赦也及一人後之赦也遍天下
不以赦為恩則赦為恩以赦為恩則赦非恩嗟夫聖人之仁
豈赦之能盡赦足以盡仁則仁亦小矣夫聖人之仁若天地
之無不容聖人之法若江河之甚易避以無所不容之仁而
行甚易避之法苟蹈於法而輒宥焉人不吾恩而吾赦亦曩
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司寇正刑明辟矣

從重衆疑赦之 先有司赦小過 舜流宥刑 青災肆赦
 周成王司寇掌 刺三宥三赦之法 穆王作呂刑曰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漢高帝二年赦罪人
 施恩德賜民爵紀本五年下令曰兵不得休九年萬民與苦甚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紀本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鷄及鼓
 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門前搥鼓千聲訖宣制放
 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唐德宗在奉天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難費本朝太宗興國元年合祭天地于圓
 丘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趙普曰國家開創以來
 具存彛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
 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真宗祥符
 八年上曰朕以盛暑之月每念係囚欲肆恩宥何以爲名王
 旦曰今邊郡寧謐黎庶阜安特覃大慶固其宜也上曰朕前
 後赦文未嘗不以謹罰爲首 仁宗天聖七年前上曰赦不欲
 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四月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編
 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將赦謂宰相文彥博曰卿等廣詢民
 間利病者爲條目務從寬大稱朕勤恤之意彥博等曰聖意
 丁寧恐赦文所載不能具悉上曰朕齋戒以見天地祖宗敷
 大號於天下因澄清宿弊所以條於赦令者貴示信萬方耳
 續蜀諸葛亮二十餘年赦不妄下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
 治亮夫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

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
 轡也預無赦之國刑必平予中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漢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
 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乃循襲而不革失
 時宜矣論放安帝時王符作述赦一篇曰賊良民之甚者
 莫大於數赦贖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古者唯使受命
 之君承大亂之極嚴賊奸宄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
 之更新非以養奸活罪也續唐太宗正觀二年謂侍臣曰
 凡赦惟及不軌之人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 歲再赦
 婦兒啞養根莠者傷禾稼惠奸兇者賊良人我有天下以
 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

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謹赦編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六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七

臣道門

士風

名流舉業

附

奔競恬退

虛偽誠實

戒敕

立意發端心術之壞有二○壞士大夫之心術者有三一則

徇於時之所忌二則徇於勢之所趨三則徇於己之所私自
是而括言囊喪行檢者滔滔皆是蓋一於徇時心術以巧於
避就而壞一於徇勢心術以曲為奉承而壞一於徇己心術
又以患得患失而壞轅駒仗馬以迎其時之所向奴顏婢態
以伺其勢之所歸捷徑詭途以遂其已之所欲是以獻諛為
宮闈佞成室閭有阿順上意者矣而叩環大呼冀以感悟者

未聞其人可否一舌救麥一轅聞有順承風旨者矣而事關
廊廟極口肆論者未聞其人甘僕隸之役以媒進供婢妾之
奉以梯升聞有競榮要之途者矣而不通私書公介自守者
吾未之聞也氣馬橫奔心猿馳驟聞有肆智網以接物競情
瀾以處已者矣而不欺一字終身謹守者吾未之聞也心術
回邪甚於鬼物言行反覆殆若市人愚不知國家所望於士
大夫者謂何而至此邪況今國勢之羸弱如痿人心之憔悴
如瘵正當痛身疾首鞠躬盡瘁之日而顧如是邪有人心者
宜此焉變矣

變士風致中興○昔李公綱言中興規模先後有序逮及於
變士風之說其後詔問群臣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備公條



上六事復拳拳焉以變士風言之蓋邊庭之警急此外患也
士大夫風俗之不振此內患也內患未革則外患何自而弭
內焉精神足以折衝則外焉戰禦不足以為憂天下事何莫
非士大夫為之也安平無事而士大夫因仍於弊習未見其
害事變膠轕而士大夫不足倚仗焉天下之事去矣如人一
家不幸見侵於強鄰所恃以幹蠱者群子弟耳相與出力以
營貨業投牒以索占田深徯固鑄以防窺伺未容處之如平
時也否則付家事於悠悠吾見其困於鄰侮而已矣士大夫
視國猶家視君猶父視逆虜之憑陵猶鄰侮也四郊多壘變
故搶攘可不改心易慮以赴事功哉今天下事執岌岌矣又
非建炎紹興此矣向也東南駐蹕寶鼎屹然今不啻缺我金

甌矣向也淮襄川蜀藩籬甚整今則虜闖我門戶矣千里侵
疆誰其歸之九重憂顧誰其寬之兵食大經誰其辨治之國
勢日萎國脉日困誰其鍼砭而蘇醒之垂紳於朝授鉞於邊
析圭儋爵於郡縣者宜於此焉動心矣

稽古儆諭風俗移人之害○風俗之壞自不賢者始風俗之
移人雖賢者不能免惟能於頽波浸淫之中挺然以身為俗
而不以風俗變其身則夫子所謂不墮穫不充詘不虧其義
不更其守者於此可以自信矣自世道溷濁士檢涓喪小智
曲學以戕其固有之真富貴利達以沉其不貲之軀夷吾臧
武仲僭奢犯禮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高金多下至秦漢
間士人乘駟懷綬誇蒼頭驢兒練車馬印綬死權徇貨以詭

庸夫孺子之為此則平時素無廉耻壞天下之風俗者也若乃口銜清議心動華途剛風變於終朝金石銷於累月直道之氣動於怵迫之情存養之功盡於貪進之念如杜欽谷永輩惟事攻上身不敢忤權要甚至師老儒宗見得忘義學到黃泉而為竊國柄者作符命身居絳帳而為陷忠賢者主張表貪榮餌禄卒之顛倒於奸臣孽子之手此則平時雖知廉耻為風俗之所移者也

耻之為品有三○夫子講道於洙泗之間孟軻氏發揮於七篇之書無非論吾身德業之不脩學問之不講躬行不逮於其言則以為耻巧言而令色匿怨而友人則以為耻其君未能迎之致敬有禮則以為耻以至行已有耻斯謂之士而無耻之耻則又深懲而痛絕之至於伊尹弗能堯舜其君則自視有撻巾之辱伯夷不食不義之粟而其心為首陽之餓夫吾故曰上焉者以修身行己未至為耻至於商山黃綺居於

祖龍氏之世而棲遲於茹芝之隱二疎耻列於刑名繩下之朝而脩然有辭禄之請范蠡耻事烏喙之越而五湖之游不崇朝而已逝陶靖節耻屈於鄉里小兒而解綬之志竟賦歸而莫挽數子固非無意於世者惟其愧耻之心不能自已是以脩然長往浩然勇去使此心無一毫之累吾故曰次焉者以貪求倖得為耻若夫中人以下則知利而不知義知進而不知退趨趨囁囁於勢要之途搖尾乞憐於公卿之門權門如市勢燭可炙則入而不去推而不出爵禄未崇愧見朋友

富貴未極羞見妻挈仰視崇階顯職自思其已之不若不翅如衣敝緼袍而並立於衣狐貉之側羹藜食糞而自處於享八珍之旁此其心術念慮果何如哉吾故曰是乃以爵禄名位之未至為耻者也

琴鶴自隨平蜀東歸圖書同載寡廉鮮耻者無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不植桃李為私門計背公營私者無之事無小大知無不為恭謹謙退未嘗自伐敢於傲誕者誰欺不欺二字終身力行事主一誠白首不易敢於欺罔者誰欺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無真見識安能辨此先正高風皆自心上發源也噫大雅雖亡典刑如故此今日士大夫所當景喬木而弔九

原也

紹興士夫任事○昔我高宗中天立極再造王室而有得於李公綱之說故惟以變革士風為念以激昂士氣為先所謂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自今敢有弗迪弗率彈劾以聞者播告之丁寧可見矣趙公鼎乞詔州縣各為自保之計虜至無得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謂虜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才脩政事密院嘗謂虜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其責望於士大夫為如何一時文武內外小大之臣亦莫不同心戮力以負荷艱虞為已任張趙諸公雖或微有扞格而志於為國則同韓劉諸將分屯拒守而相為聲援則一未聞其不思叶濟也公准守將堅守孤城往

往奏捷而金虜犯浙之際以一縣今之微猶能率眾以死敵不聞其規避也治軍器有人治戰艦有人而虜至則戰大率以少擊衆不聞其張皇也今觀南渡以來逆虜雖驕而中國不害為甚強邊塵雖警而中外措置未嘗不如人意茲非士大夫慷慨任事之功而亦我高宗振刷之力歟

時文警 當以多事為念○王事靡盬啓處不遑居多事之秋者必當以忠直自許王事靡盬長此簡書居多事之秋者尤當以廉耻自將非忠則流為苟且非直則流為諂佞噫多事之秋此乃孔明鞠躬盡力長孺面折廷爭時也而豈苟且諂佞時乎非廉則失之貪黷非耻則失之奔競噫多事之秋此又公儀汝葵相魯望之抱關碌碌時也而豈貪黷奔時乎為士大夫者亦可悠然而遐思矣

士夫惡習未變○夫何青衫為盜其貪如狼白晝攫金其猛如虎庶恪自將者有是心乎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多於私後以公勝私者有是心乎以了事為癡兒以大言為得體心乎傲誕者安之實敗衄而以勝捷聞實聚劔而以美餘聞心乎欺國者樂之一自故相怙勢此習蔓延者二三十年甚矣為士大夫忸怩也柰之何而匪石之心不可轉耶當以報君為念○不寧惟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大臣可不以是為心乎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近臣可不以是為法乎大惕懼亡恤不相睦群臣可不以是為念乎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帥臣可不以是為言乎匈奴未滅何以為家將臣可不以

是為志乎審皆若是則內之可以強國家外之可以攘夷狄格天洗日尚奏其功固不止於輩數者之弊以報其君也呂範有言今日之事不獨為將軍計亦為範計士大夫苟能燕居深念今何如時譬之同舟共載一物不牢俱受其敗則必將公爾忘家而無待於人主之訓飭矣

約語駢珠

居其位必思圖其事 精神蝕於簿書期會

食其祿必思圖其報 操守喪於書疏禮文

安於守分毋躁進以覬遷 寡廉鮮耻無妨仕進

實其議論毋高虛而自詭 悖禮傷道無害入官

州縣勿掌叔令之文 局務各盡於精誠

將帥勿慢朝廷之命 職業各思於脩舉

推賢遜能而一洗文章發擿之態 飽壻間者驕妻妾

明目張膽而痛革脂韋軟熟之風 登龍斷者罔市利

當今獻策當開功名之門○今日之士大夫當天下多事之時而猶循習天下無事之態陰陽不和咎在臣等未聞有蕭

望之而借餘烈以自文者多孫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未聞有孔明而事清談以移晷者多夷甫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未聞有張許而乘障輒敗者多狄山參錯天下萬物吐氣未聞有元結而推之不去者多謝令嗟夫起觀朝廷萬目睽睽此豈湖山歌舞之時乎出視邊疆四郊多壘此豈輕裘緩帶之時

乎今欲一洗高枕之陋習勉圖馳騫之新功抑有說乎曰有
 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此最今日轉移時夫之機括也
 士夫弊習有三○蓋今士大夫之弊習其患有三而貪黷無
 耻苟且欺謾不與馬有不思叶濟之患有臨難規免之患而
 又有遇事張皇之患國家多事當如同舟遇風共求有濟而
 內焉有牛李相傾之習外焉無廉藺相下之風祗務殖私不
 知體國顧今何如時而意見角立如此耶君父有急雖蹈湯
 赴火有不容避而願一節之乘者未聞悔交州之行者皆是
 經營善地文飾他辭顧今何如時而全身遠害如此耶天下
 事非有挾山超海之難者皆可力為之而畏聞警急動輒驚
 疑不勝吾其左社之憂略無處分已定之算古人臨事而懼
 宜不如此顧今何如時而可束手待斃耶嗚呼此吾國家腹
 心之患膏肓之疾倘非大有以滌盪其錮習振刷其精神洗
 濯其汚染政恐內患未革則外患殊未歇也

處暇處變之說○我國家無負士大夫於處暇之
 時士大夫當無負天子於處變之日時平無事膺華秩享美
 祿豈徒醉醲飽鮮櫃金囊帛以終其秩哉正籍之以為中流
 之砥柱疾風之勁草也況今內則百度之未釐外則四郊之
 多壘國事如此誠可痛心盍亦相與拊勒鞬駟加救四牡橫
 奔之警而乃洋洋逢轉整冠正襟且卻且前且勇且怯以之
 處暇猶或負國設或處變禍將若何噫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中原未清有如此水豈可謂秦無其人特於心地一轉移耳

愚也痛士風之不競撫時事而介然極論至此坐政事堂者
 謹無忽諸

在大臣與臺諫○雖然士大夫與國同戚休同利害顧可待
 於上之人振而起之哉慨邊城之丘墟憤中原之塗炭此正
 聞鷄起舞擊楫誓清以功名自見之時奈何憂疑畏縮氣銷
 志沮而使人笑吾寂寂也抑可為今日幸者大臣贊畫待從
 諫思辨析是非講明利病不可謂無任責之意臺臣風聞廷
 臣露奏明目張膽曾無顧忌不可謂無敢言之風制閫調兵
 邊郡列戍多方扞禦屢以捷聞不可謂無敢為之氣第恐人
 心不歸于一而敗乃公事者猶多耳高宗嘗言大臣朕之股
 肱諫朕之耳目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宜亟以告朕

今之宅端於司彈擊者既明知其弊矣書生復何言

故事流源

經傳格言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易賈誼云今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
 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

經傳格言唐虞俊又在官百僚師師書舜命九官濟濟相遜
 和之至也 周文開基西郊雜遘衆賢罔不肅和崇推遜之
 風以銷紛爭之訟禮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詩漢文帝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議論
 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
 風流篤厚法上林虎園書夫口對響應拜為上林令張釋

之曰何用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口辨而超迁之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辨亡其實帝乃止軾唐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時王師且不署以第曰擢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

皇朝典故真宗朝禮部侍郎楊徽之純厚清介守規檢尚名敦尤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

真宗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

史臺糾察之嚴哲宗朝蘇轍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以為惡邪正盛衰未有不始於此

高宗紹興八年上曰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膏動浮言風俗如此罪在朕躬皆在上者未有以表率之故也十五年親策試舉人上謂宰相曰亦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朕觀五十年人材皆是仁宗涵養為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才正在養育成就

二十五年詔曰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深害風教可戒敕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如有不悛重寘于法 孝宗朝黃鈞進對奏論士大夫風俗不振上曰君相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

歐陽修上仁宗曰蓋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士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伏

望特降詔書戒敕中外 朱熹言風俗頹靡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相率近習可通則通近習唯得是求無復廉耻對端平臣僚奏播告中外聲動觀瞻非訓辭之頌固不足以布宣上意然勸懲善惡旌別淑慝非恩威並行則不足以轉移人心且繁賦鉅萬已行簿錄未幾仍復給還大言誤國敗露已形施行其盡其罪官爵以干求而得靜退者未必予也議論以虛高相勝失實者未嘗咎也君命之敢違者不誅軍政之失律者不問則紀綱烏得而不隳職業曠弛類多佚罰官曹具位不加責成則事功何由而立黨與交攻不與別白其是非則忌嫉不和何責也波流相靡不與洗滌其腐爛則能斂者無怪也

是八者之弊固皆臣子之罪而亦上之人恩過於褻威失於輕有以召之也 又張籍言范祖禹云管子有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士之有耻所以重朝廷也況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耻乎李暹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汚卒辭相位可謂知耻者矣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鈍無耻見利忘義聞鄰之風亦可少愧哉 呂東萊云目漢及唐以公滅私苟且之風盛於天下如董晉為相史臣譏其懦弛苟安時則有苟且之相如劉知幾謂牧伯遷代大速懷苟且之謀時則有苟且之牧如趙景讓考課欲格庶僚苟且之心時則有苟且之吏如劉祥道謂官懷去就而民

尚苟且時則有苟且之民上至於相下至於民莫不趨於苟且則風俗何由而厚乎集

士風二 奔競恬退 以當使知愧立說

策頭使士大夫知所畏不若使士大夫知所愧嚴士大夫以法不若勵士大夫以心嗟夫人心就利如水赴下苟有罅隙誰不競奔徑可由也電可媚也走權門之書者道相踵也事苞直之權者看相接也苟可炙乎孰不附炎而清議之臨不暇恤也苟可搖尾孰不乞憐而廉耻之維不暇顧也蠅營狗苟趨附百端風俗之弊莫此為甚而上之人方且設為法禁以防之不知防之愈嚴而奔之愈甚愚見其有類於世之塞河者矣堤壞子則河決館陶堤塞館陶則河決平原左奔

右潰莫知所止昔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明乎此則知所以息奔競之術矣

策段嗚呼奔競之名不見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見於衰世末造之餘試自唐虞而觀之命禹以司空則水土以之平命棄以后稷則百穀以之播契為司徒則五教在所敷皋陶作士則五刑在所服隨舉隨用未始先以意向示之而開之以私也故能絲率繩連盡皆實用以濟當時之治凶既去而佞倖者無所容而側陋之賢舉而加諸上位非以其靖退者在所崇乎暨于商周之時有如耕畝之伊築巖之傅釣渭之呂文章無有也論薦無有也資歷無有也而朝辭草萊暮宅百揆當時不以為非後世不以為過一斷於湯文高宗耳

夫奔競之為患其來非一日矣彼其驅馳夫府寺之門出入乎王公之第趨趨嘖嘖固亦可厭然使上之人厭薄之抑絕之使天下皆為恬退則將齊爵祿齊死生齊得喪俚俚然如漆園之為人主誰與共治哉我思古人孰不欲進以為朝廷用而烏有所謂奔競恬退之分有如執贄而見者且百人且千人古人且未嘗厭其來之多而求以抑之要亦用舍素明賢否盡當其廣取精選之道固應若此夫是以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詩人從而歌之以章其求賢用士之盛吁是豈有國者之福哉

後世君子小人雜揉無辨而曰吾將以旌恬退奔競吾恐君子愈甘於退小人不耻於進果何益耶是故不求其實則三

上書於相之門若退之者未易以奔競譬之也徒徇其名則以終南為仕宦捷徑若盧藏用者蓋不容以恬退目之也人主用人詎可不察諸此

策頭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莊漢鄒陽上梁王書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常獨掃齊相舍人門外勃曰願見相無因故為子掃門欲以求見傳東方朔至公車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以千數本傳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本傳潘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論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本傳太宗曰倖門如鼠穴但去其甚者斯可矣 帝嘗念躁競之

輩不循理道作七言詩示學士卒章云好事盡輸純直士謾
勞頰舌湧如泉 真宗曰朝行中多奔競之徒妄陳利害紊
惑政事呂端曰狂儉之徒多陳鄙見苟圖進取卜射朝廷扇
成風俗今若澄其弊源則治矣讓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
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公
曰方議知制誥王旦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之耳若復
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 仁宗慶曆四年輔臣奏躁
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
旌人清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
廉遜之風矣 高宗紹興三年詔曰奔競風之不息則朋比
之勢漸成可制付臺閣糾劾 孝宗淳熙中臣僚密奏願明
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數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
而糾之 淳熙六年臣僚言消奔競之術非獎崇廉退殆未
見其可也 蘇軾上神宗曰夫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
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以躁求
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
得者必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以沉淪為嘆使天
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
得哉 東萊云逮德下衰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祿輕不
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成風
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為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

馬權在於妃主則為之主事高爵重祿如取如獲無不得其
欲馬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調者有之三世不徙者有之
六世不遇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不奔競上之人
既誘天下以奔競乃屑屑然制限年之舉嚴三五之法著崇
遜之論多見其無益也然則為人上者不必沮人之奔競勿
勸之斯可矣不必罰人之奔競勿賞之斯可矣開其源而塞
其流舍其本而齊其末豈不甚可嘆哉

士風三 虛偽誠實 以當戒欺偽立說

策頭國家以積虛為長士大夫猶飾虛為欺甚矣國家無負
於士大夫而士大夫忍負人之國家也皇上臨政願治踰二
十年大作更新玩習猶故月正上古奎畫煥垂內為大臣百
執事之規外為監司守令邊閫將臣之告勉圖爾實戒飾爾
虛皇乎休哉士大夫有人心者宜於此馬變矣書生婆緯孤
忠敢噤無一語告乎國家自十數年來兵虛於尺籍財虛於
計錄人才虛於薦剡民生虛於聚廬邊庭又虛於保障空浮
已久日費揮袖詭誕已深卒難茸理積虛甚矣重以積玩之
習可乎哉

策段竊謂君子之途大關義理之學大明莫慶曆元祐若也
魯公宗道有曰欺君臣子之大罪只此一語終身行之遇事
奮發無所回避朝廷恃以尊安自是而後相師成風富范歐
陽司馬其學皆自不欺始富公馳單車使不測之虜二字之
爭節槩凜凜與霜氣爭嚴范公周旋兵間屢與虜虜而使西

賊有破膽之謠歐公司馬公立朝則天下之士以通經學古為高濟時行道為賢犯顏敢諫為忠是數君子者義理之日星也氣節之標的也表倡風俗而化風俗之和風其雨也斯時也坐廟堂者極目貼危疚懷靡敝益圖宏濟艱難之實可也或者巧於支吾不思急着類多苟且祇取具文大臣當國始駕虛以扶持矣綴班行者指陳弊源梳剔積蠹益盡振飭事功之實可也或者習於蒙蔽懼乖風旨務為循嘿慮發衷私百爾執事始憑虛以奉承矣以至擁節麾者名為利民實則蠹民所謂承流宣化非虛乎守封疆者名為禦寇實則饑寇所謂折衝禦侮非虛乎悠悠歲月長此安窮泛泛心情交相為誑不知士大夫之心安乎否乎國家正坐積虛之可

畏士大夫飾虛以為欺乎

事 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周出出皆詐也禮志李定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 上憂雨傷稼國忠取不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通鑑本朝仁宗嘉祐間胡宿曰宿以誠事上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 劉安世少師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光曰自不妄語始事晁無咎曰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耳 韓魏公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從公數年紀公言行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 趙清獻

公夜必擊香默禱若有秘祝者容問公公曰吾自少晝日所為夜必哀歛奏知上帝 寇忠愍年方十九舉進士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邪雖行魯宗道易服入仁和肆真宗召使與公約曰當以何事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言行賈黯初登第范仲淹知鄧州黯謝仲淹曰對偶得科第願受教仲淹曰惟在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每以語人曰吾得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

士風四 戒敕 以當化其心立說

東 愚聞之曰變士風當自正身過始正身過當自化心過始就二者而權衡之身過易救心過難防其過在身雖四知或可知畏其過在心有三尺所不能開何者世道當積玩之餘治化更作新之後有邦卿士倣以三風官府羣吏弊之六計士大夫於是翻然曰雅好琴書當如歐永叔不通私問當如劉器之事無不為當如韓稚圭之勇至誠不妄當如司馬君實之誨蓋警動方新或可揉為君子之趨詔告未應或可變名利之習一沐浴振刷之而精神已爽然矣是之謂易然而舊染漸漬之既久新功感化之未深衆醉獨醒能幾何人齊傳楚味比比皆是士大夫盍相訓誥曰貪黷無廢何可為王晉卿奔競好進何可為張師德純意國事何可不味王孝先之言入仕欺君何可不守鄭介夫之誨蓋方寸雖微義理之精所會一念微差天地之鑒實臨自非芟夷縕崇之愚恐病根之未盡也是之謂難

策頭有商盛時以禮制心之道作興于上而居官蒞職者周旋于經制之中固不待上之人維持戒敕之嚴也酣歌恒舞姑為有位之防貨色游畋預致淫風之戒此蓋立禮之大防而救其末也蓋至于周不惟教中以防偽而八柄詔王所謂誅以馭其罪凜然秋霜烈日之嚴矣當是之時百僚庶尹罔湏于酒而以欲敗度者無有也無載爾偽而以私壞法者無有也然則禮以防其微而士大夫操履之純正者初無用于法法以制其流而士大夫畏威而寡過者自默循乎理蓋出乎彼則入乎此入乎此則出乎彼也

嗚呼忠直廉耻人心誰無而况僭爵名士大夫委質為臣何惜捐軀正色並朝何忍獻諛國計未辦奚貴苞苴國步未寧奚奔勢塗時棘矣云何其吁有人心者念及此乎掄塞警秋狼烽徹夜甲兵屢問酬應莫暇今何時哉而猶苟且皇路險巇風濤未定大聲疾呼警聾破聵今何時哉而猶諂佞野有遺才陸沈錕伏民無餘力醫瘡剜肉今何時哉奔競貪黷嗟今之時亦云孔棘為士大夫胡不用急忠直不明廉耻不飾鄧禹九原笑人寂寂我皇英明臺網振職我士大夫亦宜體國汝母苟且苟且必誦女母諂佞必斥汝母貪黷貪黷必劾汝母奔競必抑居今不圖悔後奚及母為趙孟朝不諱之母為江左調戲酒食同舟遇風均當戮力一言蔽之廉耻忠直嗚呼噫嘻今時何時宏濟艱難舍汝其誰易玩為勤廩廩坐糜諛為轉鯁言無詭隨凜凜清風我思伯夷十

年不調我思釋之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有官君子欽乃攸司事文帝詔吾詔書數下歲勸民耕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紀景帝詔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賄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史武帝詔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虐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本宣帝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又詔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御史疑非實者按之本朝真宗曰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人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飭御史臺糾察之繼仁宗嘉祐詔曰在位之人以飾詐矯激為智以樂分安節為迂宜深詔執事以遏輕浮之風其詭激辨巧敢涉朋比者必罰高宗曰臣下持祿養交之風尚存談空說有之俗不革令御史臺督察其陰相黨附者重寘朝憲孝宗隆興元年進呈手詔頗聞中外士大夫不安義分希進苟求多事造請執政大臣宜諭此意公事公言之勿受私謁等事上曰賓客固不可不見但不當以此廢事有干求之請卿等宜有以戒之聖端平臣僚奏昔伊訓一篇酣歌遊畋之風比頑遠德之風其告于有位者甚悉必先之以官刑之微周官一篇利口荒政之戒作偽不和之戒其聖正治官者甚詳必首之以黜陟之明此有商克宅

三俊之用所以丕式見德而周官立政之事所以無非吉士人常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七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八

臣道門

邪正

附

才德

朋黨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賢難進邪難退 ○進君子易安君子難退小人易絕小人難因其易而圖其難則世道之開泰終可保置其難而幸其易則世道之轉否大可憂君子天地間一鳳凰麒麟也出則應天下之瑞隱則孤天下之望小人天地間一狐鼠蜂蠆也去則為朝廷之福返則為朝廷之禍猶妨大明麗空繁星鏢焰洪鐘振廟瓦缶稀聲此君子陽長之秋也當是時天子曰仕路之榛者通善類之蟄者奮築巖審象傳說亟招釣消揚厲旨望旋摧大臣曰賢聖相逢者吾之願登崇俊良者吾之職國士可薦推轂慙慙親故果賢夾袋收拾元氣回復金玉寶之人孰不以為喜然治安一策藥石峻烈能免長沙之飲恨耶佛骨一疏霜日爭嚴能免皇甫縛之下石邪護養桐梓一息不謹則根本動搖矣故曰進君子易安君子難至如高臺已傾曲池已平險詐冰消回邪電掃此小人灰冷之候也當是時天子曰四凶盈貫帝舜必誅否則珺珉亂玉也管蔡搖毒成王必斥否則稗穉害苗也大臣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射準高墉毋使訓注得以洵其瀾也立政立事勿以儉人獲狐于田毋使恭顯得以煽其燄也佞根盤据斤斧除之人孰不以為賀然蕭嵩毋召貽唐亂基能保其無入于

左腹之巧郎僧孺復還李黨掃地能示其不由徑而來媚竈而入邪區處寇盜一罅弗窒則闖我堂與矣故曰退小人易絕小人難

君子小人難辨○辨君子小人為甚難處君子小人為尤難天下之不能純君子而無小人猶天之不能純陽而無陰也泰之為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明知其為君子則必處之於內而勿使其有駁駁向外之意明知其為小人則必處之於外而勿使其有進進趨內之漸苟非致察乎如是為陰如是為陽則一陰一陽之道有一消一長之理安保其不陰長而陽消君子外而小人內哉禹皋與共驩雜處使堯帝而無知人之明則共驩之罪誰其正之周召與管蔡

同朝使成王而無黜陟之明則管蔡之戮誰其決之拔莠而養苗舍猶而取董常情之所共知然莠之足以亂苗猶之足以勝董非有真見者其能去之決而絕之勇乎

稽古去邪所以用賢○若昔俊又在官百僚布列有虞君子何其濟濟也四凶濟惡若未足以玷泰和之治舜乃首正定罪之刑不肯少貸寧不以四凶未去則莠或得以害苗也紫或得以奪朱也惟其去四凶而舉十六相故大禹徂征伯益振旅議論若少異矣而終莫拚其至和相遜之風臣懷忠良主多吉士成周君子何其諄諄也管蔡流言似未足以累泰和之習成王必嚴東征之命不容少釋寧不以管蔡不誅則鄭或至於亂雅也渭或至於混涇也惟其去三監而命

周召故周公為相召公不悅議論非不同矣而卒莫害其衆賢肅和之勳

當以真情用舍○初元之君召用儒生是儒之名可愛也東海儒宗屢斥奸佞折而不撓卒死械擊豈用儒之盛心者吁帝之用儒者名其琴瑟洞簫之樂者實也建始之君容受直言是直言之名可重也光祿同姓感泣言事厄於戚屬徒騰口說豈用直言之盛心者吁帝之用直言者名其耽樂內寵之敝者實也建中初以推誠為意以納諫為心或者寧不為建中喜然姜蕭見幾旋踵踈斥盧杞敗國死以為賢愚知帝以用姜蕭之名而掩其用盧杞之實也元和初以循默罷平章以忠直相給事或者寧不為元和慶然李絳精忠以言而

罷承璫奸佞以諛而召愚知帝以用李絳之名而蓋其用承璫之實也極而至開元國本之際與其聽大臣力爭之名豈足以回其聽奸人家事之實又極而至永始延平之災與其聽上書譏切之名豈足以易其聽佞臣深遠難見之實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漢唐之治所以有名無實卒不能及三代之長也

法祖國朝進退賢否○惟我國朝士氣日伸公論日明君子小人之辨尤為昭著自一陽長於建隆駁駁至於慶曆則六陽亨盛之日也君子萃聚衆多如繁星麗天而小人之牙鬣迹消影滅矣自一陰積於熙寧紛紛極於宣靖則六陰凝閉之時也君子安蛇退縮如空谷白駒而小人之荆棘根

盤蔓結矣且熙寧之初富韓公為相可以為君子得志之時
富公去而君子遂不容於朝元祐之初司馬公為相論復
幸其有歸司馬即世而君子各自為黨其後文潞公呂申公
猶在朝已不能息諸賢之爭范忠宣公雖有持平之論又不
能杜小人之進呂大防一用小人則元祐為紹聖矣元符之
後韓忠彥雖復用元祐之人復不能去姦邪之本曾布一引
蔡京則建中為崇寧矣是皆害根既絕而復萌邪徑既杜而
復啓故小人乘參用之論而其魂返因內恕心而其脉盛
於是調停之說易為紹述之說變為朋黨卒以啓裔夷猶夏
南北分裂之禍可勝嘆哉

姦邪情偽難察○元祐初司馬公與呂正愨公相繼柄用東
坡記注伊川說書一時人才何嘗鬱矣而不拔義何利嘗混
矣而無分司馬公謝事正愨東坡伊川尚無恙天下猶有所
恃賴以為無恐逮夫調停之論興始用楊畏而蔡京彈冠矣
是宜楊畏一聞紹述之言首叛呂公自謂述雖元祐心實熙
豐長之名為君子利之也豈呂公之所能保哉蔡京奉行役
法不五日間京畿之法盡變溫公至謂人人如待制何法不
可行京之身為小人而欲偽為君子亦利之也豈溫公之所
能察哉雖然幸其有天者在耳君子可欺天不可欺天未可
欺也君子詎可量哉

時文警段正邪議論之異○且黃鍾一動百卉皆春震霆一
轟群蟄俱奮使真諸左右者皆鳳凰之英布在周行者盡臺

萊之士則持論必公叶力共濟國事當言平其心以告之弊
端當革順其理以諭之于斯時也氣類共孚志意交契其同
也以理非靡然合汙以為同是非相規可否胥濟其異也以
理亦非矯然沽名以為異此其議論均之為公也義也奚患
其為同異哉然而蔓草雖去禍根易萌正途雖開蟻穴難塞
使鴉鳴猶厠迹於鸞鳳之群蕭艾尚薰穢於芝蘭之馥則恃
已以逞附意相從理有是非未必不徇非以為是事有可否
未必不從否以為可于斯時也阿附成風黨比為習其同也
不過諛順以為同彼此爭鳴勝負相角其異也亦不過沽激
以為異此其議論等之為私也利也又奚取其為同異哉
易論君子小人○是故六經皆論君子小人而論君子小人

之消長者莫詳於易易於諸卦皆辨君子小人而辨君子小
人之同異者莫明於比與同人夫比乃羣而相比之時也乃
曰元永貞誠以羣比之時必皆永正之君子而後謂之吉否
則特凶邪之比矣同人者內外和同之日也乃曰類族辨物
誠以和同之日必別乎君子小人處得其當而後謂之亨否
則亦狎昵之同矣然則議論之同異其於君子小人之際誠
不可以不辨也

形容邪正情狀○嗚呼氣譬則君子小人猶陰陽也陰常居
西北陽常居東南而後可以大大地冲和清淑之氣人譬則
君子小人猶夷夏也夷狄常假伏於偏方諸夏常昌熾於中
土而後可以開天下亨嘉熙洽之運曾謂君子雖進未必安

其身小人雖退未必絕其跡而有以保泰出否者乎

詞語駢珠

信息持通於鼠穴

分明植黨互相傾軋

游揚多出於錢神

乘隙投罅更相詆排

彬彬濟濟者雲升而川增

冰炭同處必致交爭

滄海警警者風休而冰釋

薰蕕共器久當遺臭

警振充庭而狐鳴屏迹

蕙蒞椒蘭咸俾豐植

鴻漸盈階而蟬噪息聲

蒼施蕭艾亦既交夷

蒲輪沓至賢者多矣然曩出任文之學館者今豈無

弓旌踵聘廉者衆矣然曩立林甫之要津者寧盡絕

當今獻策當去疑忌之患○愚切謂今日朝廷之上議論之

紛紜者不足憂意見之疑忌者深足慮蓋紛紜之中多有至

當之論疑忌之際易生偏見之私而況衆正之門方開羣枉

之路甫杜陰邪回佞之徒雖屏逐矣而羣窺竊伺不能無乘

間抵隙之思姦險貪巧之輩雖斥除矣而曲援旁求不能無

由徑媚竈之念蠅汗蠹毒或潛伏而莫覺梟心虺志或駕飾

以為欺私相締結闖動靜稍有間便巧襲深投則羣賢之

自為杓鑿衆論之自為劔佩豈不大可為今日慮乎

進賢未覩其效○厥今喬嶽參天觀者膽掉魁斗橫漢見者

心莊崇獎公廉收拾故老斥去貪暴專用正人向之以鯁介

立朝得罪佞倖者今焉悉收召之矣向之以道學自名不徇

流俗者今焉悉旌別之矣向之陸沉下僚甘心末宦者今焉

悉尊顯之矣師師在位峨峨奉璋固已無愧於虞周之盛則

泰和之在今日亦宜無遜於虞周之治也然邇者兵諶之興

或以先發制人為說或以度時量力為言甲可乙否彼是此

非二論交馳衆說莫一廷紳抗疏既欲其成衆賢和朝同心

報國之功執事發策復廣而為不失苟異不失苟同之間豈

非以議論矛盾之為可憂歟

進退賢否當決○愚切謂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今日之用

君子其果能信之篤而用之專乎易進而難退者小人也今

日之去小人其果能辨之早而去之決乎用之果專則當寬

假以歲月而待其成功不當驟遷而數易也鼓動以志氣而

略其小節不當苛責而細求也去之果決則倉卒辦事迎合

吾意者不足快而他日之蠹吾國者可慮也僥倖成功動中

吾欲者不足喜而他日之害吾民者可憂也其用君子則如

植嘉禾如拱桐梓如護圭璧如聽鈞天洞庭之樂其去小人

則如芟惡草如剔蠹賊如棄瓦缶如遠桑間濮上之音夫如

是也治民雖無非常可喜之功而陰有以養安靜和平之福

治國雖無擊搏震厲之勢而陰有以消奸邪禍亂之萌治軍

旅撫夷狄雖不邀功生事於一時而根本日強精神日振自

足以折遐衝而清外患不然當飭蠱之時而不思開泰之道

則君側無子思王所非居州而天下之大勢岌岌矣

生靈收結辨賢否在臺綱○雖然持人物之衡操公論之權

此正立烏臺峨豸冠者之責也昔趙公抃之為御史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當時至有鐵面御史之稱今觀其言曰小人雖小過必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誣誤尤當保持愛惜之至哉言乎其進君子退小人之龜鑑乎今之居言路者白簡風生膽落奸邪清議霜凜心寒諛佞黜所當黜陟所當陟固已別涇渭而分玉石矣愚益願正學以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於權貴也彈劾必審毋使人疑其求過愆於舊籍也風采必振毋使人疑其釋豺狼而問狐狸也去小人如去草菅愛君子如愛桐梓夫如是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矣又何正邪難別用舍易乘之慮又何知之不明人主必受其欺之憂

處邪正為尤難○雖然辨君子小人固難處君子小人尤不易吾猶幸今日處之者得其道也嘗觀更化之後天下事勢頗有類元祐之末年人心疑懼恐或隨紹聖之覆轍愚每為之凜凜也既而風怡波息塵去鑑明君子雖正色朝端而無疑懼之懷小人雖顯蒙斥絕而無報復之意壽元祐之脉於將絕折紹聖之孽於方萌愚又為國家賀也然邇日以來局面似變侍臣聯翩而去或者乃有一網打盡之疑從臣遲遲其行而或者乃有兩生不來之耻守臣收拭舊愆或者乃有一竦復用之懼世變反覆如輪如雲至可畏也處之之道上之人盍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傳拾言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齊威公問管仲何以害伯管仲曰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伯也

歷代事蹟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左丘明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離離成王繼自今立政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政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左傳漢文帝求進方正廢退奸邪前漢弘恭石顯又典樞機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請謁者召致廷尉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魏之唐魏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又猶不免於崔群曰元宗罷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傳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卒陷無辜李德裕復授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

皇朝典故 仁宗景祐五年諫官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呂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余靖尹洙歐陽脩皆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一不肖謂高若訥也寇準罷相丁謂與曹利用謀之王曾踉蹌而懼李迪與謂忿鬪自此

始 王欽若與陳彭年劉承珪林特及謂等交通謂之五鬼
仁宗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時十八疏爭之卒奪其
命代以杜衍故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姦之去如躍斯脫大姦謂竦也並結王拱辰因進奏院祠
神奏罷蘇舜欽等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蘇真宗初王濟
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仁宗寶元初蘇紳陳便宜八事
二曰辨忠邪 元祐間欲引用元豐舊黨以平宿怨謂之調
停蘇轍奏疏謂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
身重義沮之則引退高宗紹興初上曰小人但不當用在
朝廷至於閑慢差遣自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 五年上曰

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沈與求曰雖堯舜之世不能使
無小人要在處之得其宜而已 孝宗淳熙中經筵講易泰
卦九二上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
未有無其助者也

先正論 宋郊上仁宗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
為國計者必持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已私故
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奸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破
之以小害使終不得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
立功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
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姦不能斥
去郭公所以滅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並任之劉向所以

獲罪也 哲宗元祐間王巖叟言謀人之國要在防微天下
之微固莫微於君子方盛而潛消小人日衰而暗長在剝惟
六三無咎於臨即八月有凶聖人用心其於抑陰而扶陽可
謂至矣 李綱上高宗臣切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
智勇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
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是卒之
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
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
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 張浚上高宗嘗察君
子小人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
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

在於道不求名而自反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
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
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

文集 朱文公云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
言觀行之言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爾若皆君子則何難
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
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
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雖百聖不能
易也予嘗切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
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
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

子也依阿澆忍回互伏隱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神
狐蠱如盜賊咀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
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
見而況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雖曰難知亦
豈得逃哉 呂東萊云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鑄譙至
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
然抑之者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如治世乎嚴師之箠
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反是矣貪
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群譴輩罵不至於覆宗絕祀不
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鈞有錦焉以華其阱不幾誘而罪之也
廳隴昏出鷓鴣夜行乘暗妄動多有之也東萊文

邪正二 才德 以才德兩全立設

鏡鑰自列星光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自詩書禮義之澤
微而天下無真學我思古人鍾育和粹金玉王度何其偉如
也而洪涵未嘗無所謂德黼黻皇猷何其輝如也而恢奇傑
特未嘗無所謂才故閑雅巖廊孰謂其非可折衝樽俎驅馳
介冑孰謂其非可論思廟朝夫固無分於才與德也後之所
謂德者度量而已耳非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之德矣而何有
於才後之所謂才者智謀而已耳非予曰疏附予曰禦侮之
才矣而何有於德釋甲而趨介冑而馳一勇夫耳借箸而籌
畫地而對一謀臣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一智將耳匈奴不
滅何以家為一闔士耳鳴劍抵掌指山說河聽之飄飄乎有

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而靖觀厥成則風聲鶴
唳盡為王師幸也兩川風瓦驚走尋邑幸也五侯爭立胡運
以衰幸也唱籌量沙敵以宵遁幸也豈真人才之效哉故取
之世家則能讀父書者猶是人也取之儒學則敗於陳濤者
猶是人也取之譽望則虛名誤世者猶是人也取之議論則
全師陷失者猶是人也

策 惟我國家一以德化逮及仁祖如歲之春以杜富韓范
諸長者坐之廟堂以歐余王蔡衆君子列之侍從大者光明
俊偉全正君定國之效小者靖恭愷悌效職遵理之能一時
藹藹吉人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皆有德之彥而羗梗於西
棘於北則左撻右拂不動聲色而戡定之亦豈劣於才者

百年治平夫豈無自金陵一起口道德而心功利不能相安
於諸公之真有德而顧自喜於羣姦之小有才雖保甲以足
兵青苗以足財明法令以禁有罪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一
反一覆後效若何

人才之在天下文武之相參剛柔之相較如筵與楹不能一
律為今之計莫若舍兩短取兩長如平之智而勃之朴丙之
寬而魏之嚴房之謀而杜之斷崇之應變而景之守文隨時
迭用猶四時之不可闕一相資成功猶一氣之運行其間則
天下人材鼓舞於造化之中孰不爭奮所長為明時用哉
董仲舒云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唐凡擇人之
法有四身言書判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本朝歐

陽脩上仁宗用人之法各有所先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夫所謂名節之士知庶耻修禮遜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為天下法者也 王巖叟上哲宗切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墮我泰道夫小人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詳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 司馬光云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者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范祖禹云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

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才而言也後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術邪僻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又曰高宗代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敦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魏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孝宗乾道九年釗夙論朝廷不當專以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邪正三 朋黨 以朋黨誤人立說

漢頭舜朝二十二人為一朋不失為舜朝之盛事周人三千人為一黨不失為周人之美觀漢何嘗不誅黨錮黨錮誅而漢事去唐何嘗不逐朋黨朋黨逐而唐室亡甚哉朋黨二字足以誤人家國也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六一公固深嫉之矣愚甚不願聞此名於昭代也夫朋黨二字始焉如捕風捉影終乃如畫蛇成疾始焉如蚋聲蠅營終乃如震雷迅電始

焉如燭光螢燭終乃如燎原不撲始焉如滴水滋溜終乃如
決河滔天始焉一人倡之若不可遏終乃萬口和附牢不可
破始焉愚而無知亦決不信終乃智者惑之至如怨嫉市有
虎曾參殺人其始曷嘗有是哉三至之言雖慈母主明亦不
能不為之動心而投杼甚哉朋黨二字真足以誤人家國也
善乎六一公之言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
子小人而已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
為朋以道為朋者道同而心合以利為朋者利盡而交踈此
小人之黨常易得志而君子之朋每取嫉於當世也

案故嘗謂漢黨錮之興李靈陳范諸賢亦不得之無罪而
唐朋黨之禍李德裕亦奚以道其責何則朋黨之名如董鳩

之不可嚮爾蓋甚不願聞此名而乃身見此名乎甚不願身
見此名而況身立此名乎則漢黨錮唐朋黨其終於於刀鋸
慘烈肝腦塗地者豈得盡罪於甫節訓注諸人哉亦君子自
為之爾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悲夫吾於是有感於世變
矣

蓋君子如松柏特立而小人如藤蘿附物君子如鶴鳴子和
而小人如雪犬吠形君子如池連自愛而小人如泥草自汚
君子既不苟與小人合而小人且甚忌於君子以不苟合之
心遇甚所忌之人此君子常得罪於小人而小人常切齒於
君子則朋黨之誣無足怪者
方今大道為公雖無所容乎押闔而類多游談借譽之儔衆

賢和朝雖無所事乎諂巧而不無周章姘媮之態私立名字
更相推與將成活朋比周之習扳援附和爭相汲引將有分
朋植黨之迹嗚呼天日方明朋黨之論胡為而來哉朋黨之
迹誠不可有也然朋黨之名一立則乘罅抵隙之儔噂沓背
憎紛紛滋蔓日引月長天下之事未知所終

案漢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劉更生為宗正外戚許史宦
官弘恭石顯譖訴皆免官更生上封事云昔孔子與顏淵子
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
傳後漢威靈之間國命委於宦寺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疾惡終陷黨議
其死徙廢棄者六七百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免官禁錮凡

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傳唐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從子訓往賂注結守澄
為奧援其黨號八關十六子有所請求無不得所欲詩健穆
宗召李德裕為尚書元稹裴度皆罷李逢吉代為門下侍郎
引牛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觀察使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德裕牛僧孺李宗閔秉政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入相
帝曰衆以楊虞卿蕭澥為黨魁皆出為刺史李訓鄭注復召
宗閔會虞卿得罪訓注欲以權示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為
二人黨逐去之帝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宗閔哀
帝天祐二年柳璨李振言於朱全忠乃貶裴樞等縉紳為之
一空殺之白馬驛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

濁流通本朝仁宗寶元元年十月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
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
為仲淹言者不已故下此詔參政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
惡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切以朋黨自
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慶曆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
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平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
為一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
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元祐四年蔡確貶
新州范純仁以為朋黨難辨切恐誤及善人呂大防以臣言
為不然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弊再三奏陳切以為朋
黨之也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
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售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
親以至直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
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白黑不分進呂
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
來柄臣固宜永為商鑒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
推治黨人旁及枝葉 七年三月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
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其眾而蘇軾在翰材亦多附之者
遂有治黨崩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 長
范純仁上哲宗漢之亡也先以明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
立於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
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

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
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君子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唯指以
為朋黨則無免者矣 歐陽公云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
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凡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
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
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
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
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
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
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奉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遠小人之偽朋用
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朋黨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九

臣道門

名節

①

忠義

禮義廉耻



名流舉業

立意 節義有所由立○回士大夫之俗風易正士大夫之心術難蓋風俗之壞非自壞也乃心術之不正以至於此也惟夫士之人有以任其作興振起之責則以名教激勵風俗以忠義感動人心士氣所趨作之必應天下亦將爭自洗濯聞風興起有持節仗義之風無徇身安國之患有精白承休之美無阿諛固位之私凡其犯難輕死於倉卒者即其犯顏敢諫於平日者也捐軀致命於邊疆者即其汚輪折檻於

朝廷者也興事赴功何獨不然故曰回士大夫之風俗易然而風俗之壞亦有由矣彼其始也胚胎於進身之苟賤養成於居官之苟容敗露於臨事之苟免積是三壞心術之正者無幾矣而況乎以身徇國者未必見錄以地與人者未必見誅簞金囊帛有以動其心刀鋸白刃有以怵其志或因利而賣降或畏威而俯首於是無昂眉吐氣之操而有倒執手板之羞無嚼舌罵賊之忠而有開門納寇之醜若是者何足以仗義哉故曰正士大夫之心術難

氣節操於徇時○當為者義難必者時志於徇義則士大夫之氣節惟安於踐履之常志於徇時則士大夫之氣節每移於習俗之變蓋氣節之所以植立者義也而所以屈伸者時

也時非君子之所能為義乃君子之所當盡戴天履地何敢忘君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佩有犯無隱之訓味公爾忘私之言朝政闕失職在進規國事艱難分當盡瘁鼎鑊在前而弗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豈計時習之如何哉江漢湯湯中流砥柱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立言制行未嘗樂為一己之名而言論風采陰有以壽國家之脉氣節如是而非其安於踐履之常者乎

節義之功甚大○古者合氣節才智為一後世判氣節才智為二其末也倒禮義之戈決廉耻之防苟於功名而才智且不足言矣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孔子謂吾未見剛者曾子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也人生天地間復方戴圓何敢忘君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以剛大正直之氣據而為發強剛毅之操國步艱難分當盡瘁世變危疑義當犯難鼎鑊在前而弗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短於才智吾不暇計也然而才智之表表過人者每自立氣節中得之

古人節義之實○三代盛時羔羊歌靖共之士菁我詠潔白之賢士以誠實為軒冕以精忠為圭裳以才智功名為土苴畏公議如刑辟守名教如尺度當時不惟皆氣節之士併與所謂氣節之名亦不聞矣自是而降浸不如古矯亢為直者未免於沽名勇敢為尚者未免於矜能子子為廉悻悻為介者未免於傷世敗俗有能精忠慷慨奮不顧身中流滔滔砥柱屹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幾何人哉漢之汲

黠蕭望之唐之顏真卿張睢陽至是絲無僅有而天下始以爲美稱矣吾觀其直言而折黠之氣節也而河內發粟東海臥治其才智爲如何毅然不挫望之之氣節也而明經持重議論有餘其才智爲如何以至固守吾節死而後已者惟一顏真卿勵力固守罵賊不絕者惟一張睢陽故二子之才智亦無施不可而其成功之未竟者天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兩漢以來名節○西漢之興自儒生之嫚罵而上無崇重之意商山之老則茹芝而不出海島之士則懷憤而願死一代風俗軟美殊甚豈無自耶異時公卿大夫持祿保位頌功美德以爲容身計此固不足言矣東都懲前朝之弊崇節義之風凡其尊卓茂禮嚴光者無非爲風俗計其後縉紳諸賢倡

於上韋布名流和於下視死而歸甘戮如飴其扶持王室至矣惜其矯激太甚黨錮一成終無救於漢室之亂然心術之正猶可尚也後乎漢則晉有人焉後乎晉則唐有人焉其間如祖逖之中流擊楫以誓清中原爲心天理人心固不容泯沒者然單形隻影竟何益於天下之事其間又如顏真卿之守平原張許之守睢陽古今以爲三偉人也當國勢岌岌之秋而有中流砥柱之節豈不幸哉然無一義士之嘆猶或形焉則致其不滿者又爲可嘆矣

法祖嘉猷祖宗涵養氣節○惟我藝祖創業垂統而士氣芽甲於繁霜夜零之後太宗真宗繼體守文而士氣條達於陽和解凍之餘仁宗繼之而士氣假大於南薰播物之盛有臣

唐介極言論事言既及於乘輿事亦關於廊廟心雖至忠語誠過許王音始若小厲聖容全復霽威自今觀之豈惟人主之能聽抑亦適臣之能容故慶曆嘉祐之治邁都俞吁咈之朝皆士氣之盛作之於前而保之於後也自是以來雖鬱屈於熙寧之間而敷暢於元祐之始雖剝爛於宣和之後而回復於建炎之初紹興權臣能霧翳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明於乾道淳熙之間開禧權臣能泥混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清於定嘉更化之久是何士氣之獨盛於我朝也惜之如元氣培之如桐梓重之如圭璧是非一日之故也

國初砥礪之功○國初承五代之後洗磨故習砥礪名節徐鉉之跋扈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李之心而事我也李昉之桀驁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周之心而事我也陶穀之詞翰誠在所取而懷中之文太祖終薄之范質之廉節誠在所貴而欠世宗一死太宗終惜之噫巨浸滔天中流砥柱天下不可謂無若人而俛仰一世爲人桔槔若此者亦不少人主之好惡取舍天下仰望而終身焉祖宗之闔闢得其道矣澶淵之役中外震驚欽若堯佐輩爲一身計耳不暇爲國家慮也寇萊公左右天子踴躍就道百萬大羊盡篋笞之蓋邊塵不驚者三十有九年萊公之忠義何如哉蕭英之聘虜情傲岸呂夷簡晏殊輩爲一時計耳文暇爲久遠慮也富鄭公銜命虜庭不畏不憚獻納之爭聞者凜然由燕然而南活而存之者不啻億萬鄭公之忠義何如哉西夏之難

劉平以罵賊死任福以身報國死蠻儂之變趙師旦以叱賊死曹觀以不受美官死其忠肝義氣凜凜如也

附文警 徇國徇身之異○有徇國之士有徇身之士志於

徇國其身不足道志於徇身其道尚論人物者要當以是觀之何謂徇國以扶持宇宙為心以植立綱常為念以致君澤民為事業生則為龍為麟為景星鳳凰死則萬世不可磨耳何謂徇身以執鞭富貴為心以彘頤爵祿為念以沽邀名譽為事業生則為蛇為鼠為魑魅魍魎死則與草木俱腐耳才智出於名節○建明天下之正論植立天下之偉功皆挺挺氣節之士為之而非非常材之所能與也士君子立乎人之朝有剛正之氣節則有正大之議論有正大之議論則有奇

偉之事功猶之木焉枝幹則一本也猶之水焉源流則一宗也寧有議論自議論功業自功業哉有如位乎朝廷之上而氣節之不立循循嘿嘿依阿苟容則見之議論有將順容悅而已耳有逢迎回護而已耳使是人也而適當事會之衡處艱難之運其能輸忠竭誠捐軀徇國捍大難而立大功耶如其剛正之氣堅如金石特立之操挺如松柏則蹇蹇諤諤之忠豈特國家賴之若使之乘一障當一面吾見智勇足以遏敵人之衝威聲足以挫敵人之膽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未必非斯人也是豈可曰獻可替否於平時者或未能排難解紛於多事之日耶

氣節在於培養○士大夫之氣節其國家之元氣乎夫子曰

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皆氣節之謂也故平居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守節仗義之風立朝無素絲羔羊之節則莅事必無中流砥柱之操豈徒曰立天下之事者以才智而已哉國家當多事之際每患士大夫無排難解紛之才而平時乃不能培植士大夫之氣節稍有直言正論則類不能容吁亦惑矣今士大夫之氣節亦少衰矣議論亦少屈矣作而起之可也

結語

飛霜集而竹箭勁 中流砥柱夷險一致 忠貫日月

寒風號而楚材堅 我心匪石始終一節 義薄雲天

悲泣可以頽城浩歌可以決石 風雨如晦鷄鳴嗒嗒

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墮霜 狼跋其胡赤舄几几

英風直氣之所形臨之刀鋸斧鉞而不避

忠肝氣膽之所激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慊

附錄 祖宗培養氣節○我國家養成士大夫之節義非

一日也謹畏而不負君如曹公彬入仕而不欺君如寇公準皆其心術之正者也由是代不乏人而風俗為之丕變矣比年以來皇上以節義勵士大夫之心非不切至而士大夫以節義自勵者若無聞矣淮楚之失節者相望何其甘為臭穢之生而不願為馨香之死耶豈涵養作成者未至耶抑其心術之既偏而難正耶今日能法我高宗之崇獎使之慷慨於功名之會奮厲於萬死一生之下則革效偷而為忠義緩急

之際豈無可恃者哉

方今節義陵替方今四郊多壘當饋思才誠使持使節者果如汲長孺之便宜發粟則離居鴻鴈一民能無安乎誠使處班行者果如蕭太傅之排斥權倖則當道豺狼之心能無懼乎果得平原之流以膺郡寄則逆雛退走必無胡馬飲江之慮果得睢陽之徒以任城守則疲卒可戰必無金湯失險之憂然靜觀今日之人才乃大不然排難解紛固不乏人而能決千里之勝者未之見明目張膽固不乏人而可托六尺之孤者未之聞庸庸碌碌隨波逐流苟苟營營乘間伺隙不惟避事且敗事矣不惟負國且誤國矣此輩不足為朝廷用況能為朝廷重乎

徇時士夫之患○蓋嘗論之隨時遷就之一語此今日士大夫之大患也事有當言瑟縮而不敢發問之則曰此時論之所惡聞也弊有當革緘默而不敢請問之則曰時俗之所共安也外則諉於習尚陰實巧於自致持論不堅乍忠乍佞立身不同且前且卻垂涎富貴獨好修而自詭致身顯美則操心之立殊變遷不常反覆難恃脫有緩急望其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豈不難哉

生靈之結氣節作之而成○雖然才智不可強而進氣節可以作而成特患上之人不能激勵之耳有振揚之無沮撓之則氣節可以立有涵養之無困抑之則氣節可以立有砥礪之無銷鑠之則氣節可以立否則忠化為佞剛轉為柔以奉

公之心為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為全家之謀私自愛者飲醇耐而心事外訪赤松而棄人間鴻鵠高舉求以保其身不在朝廷而在山林矣夫同此一豫讓也前乎事仇氣節如彼後乎殺身氣節如此無他眾人視之國士待之有以激其心耳然則氣節之士有國家者其可不激勵之哉

名立而節義衰○嗚呼節誼之名盛乃節義之實衰也江流滔滔日夜無聲忽遇瞿塘灘瀨乃始大鳴以洩其怒然亦非水之本性也故國勢全盛上下同心時則節義之名不立國步多艱上下危慮時則節義之名始著節誼之名著固士大夫之所欲也豈必為國家之福哉執事謂愚曰節誼名立國之不幸也愚於此深有感焉若夫條時事之宜以效一得之慮是則縉紳之所屢言而執事之所厭聽者也愚不敢贅

故事源流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婦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庸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訟務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公儀文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義也禮也

漢高祖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蘇武信節不詘王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趙充房元齡夙夜勤強任公竭節李祥對延英蹇

塞盡臣節本郭子儀貫日月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顏真卿卿為平反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本以秀實顏真卿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本節誼為天下大開權泉甄濟據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卓行

皇朝典章高宗建炎元年詔曰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姑取迹狀尤顯著者重加寬典夫節義正所以責士大夫也 孝宗乾道六年詔曰屬者訓告在位申救

檢押使各宗尚名節恪守官常而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有仗節死義之風並聖尹洙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於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難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辯時云勝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元昊反康定元年劉平戰沒黃德和誣奏平降賊富弼奏云平引兵赴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編趙師旦守康州僕智高起陷城賊令拜叱曰恨不斬此賊以報國家豈有太守而助賊邪遂害之 曹觀守封州僕智高叛為賊所執叱曰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賊遂害之並同

先正論建嘉熙廷臣奏士大夫以節誼自立則以之興邦而有餘士大夫以利祿自管則以之保邦而不足甚矣節誼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為士大夫者以節誼自立則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知有國而已安得不興邦而有餘乎以利祿自營則見利而逝見便而奪惟知有身而已安得不保邦而不足乎

文集胡致堂云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夷效矣使智伯有後而豫讓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葉正則云屯難之世乃見忠義王莽移漢翟義舉兵宦官擅權陳寶赴難魏武專漢吉平攻討武后專制敬業起兵是皆以時之不可功之難成輕生重義不與無君者俱生真節義之凜凜也世之偷生無耻之徒乃以為數子志大謀踈無益於事嗚呼是欲舉天下以與人而不敢喘息也數子之事雖不成其英烈義槩猶足以誅姦謀於地下激懦夫於將來此而不貴是必奴顏婢態偽造符瑞連章勸進而後可也 司馬公曰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而景仁獨倡言

之十餘章不已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景仁傳

名節二 忠義 以旌死勵生立說

顏頤歲寒松不改烈人玉難焚此非靖康李若水之言乎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此非建炎楊邦乂之辭乎愚毋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夫忠義之臣萬古不亡而狐趨鼠媚者雖生猶死也何崇屈降膝於虜廷其視吾若水之失聲痛呼者固大異然崇終不免於死而大宋忠臣之稱虜固不以許若水者許崇也崇其如吾若水何杜充飲降杯於堂上其視吾邦義之瞠目堂下者固大異然邦乂不失為忠義而充之降虜虜固不以我朝待之者待之也充其如吾邦乂何

策頭嗟乎人誰不死死得其所雖千萬世之下猶有生氣彼望風送款賣上黨以自食開門延敵納三秦以自王雖一息偷生苟延餘喘而大羊亦甚惡之顏平原不死於祿山而死於希烈張睢陽不死於雍丘而死於思明夫也然傳永之魁梧慷慨馬廣之白首荆榛雖虜亦欲撫而用之下視守淮南而張樂宴寇守高陞而釀金遺賊者萬死不足以贖吾甚為今之邊城者慮母曰移治母曰撒花

今日朝廷重節義如重金壁士大夫守節義如守泰山比年以來死於夷狄死於盜賊者不惟無人而是猶曰國家自有典故惟夫抵忤權門流落嶺表擯者老老者死無復見天日之開明者可悲也已邇者御札有箴務旌死節而又且申飭

攸司播告中外舉行優卹之典甚盛舉也然沒身鋒鏑者或世其祿或立之祠而冷落隄地生者僅令收叙死者止於歸葬而已豈輕重之意猶不免歟愚固知其決不可也上之人其念之哉

顏杲卿與祿山戰被擒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祿山節解之謚曰忠節張巡許遠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詔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以顏杲卿素履謙虛奕及巡遠霽雲為上大中時圖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雙廟本傳惟宋三葉章聖皇帝過其廟留駕徘徊咨巡等雄挺畫節異代著全石刻贊明厥忠

名節三 禮義廉耻 以心術心學立說

策頭聞之師說士君子不可一日不正者心術也不可一日不明者心學也蓋心術之邪正根於心學之晦明邇而求之如水有源木有本徒知善俗而不思所以善其心抑末矣且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而士君子出而為世用則又天地人物之紀也此其心豈容一毫有愧於天地乎進退去就之所當明公私義利之所當辨皆此心實權輿之故講貫熟則識見明識見明則操守定操守定則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其躬行其出處皆合於道義而士風徽矣不先明學以正其心則物欲一移私偽萬端如水之渾如木之蠹其流派枝葉豈復有不止不息之善哉

是故士君子之心學苟明而心術苟正也則必曰浮雲
富貴仕止在義士梗萬鍾辭受以禮昔何人也吾學焉彼盡
心四維小知治體而三歸反玷於禮無聞者非吾所願學也
駟馬弗視義氣飄飄周粟耻食高風凜凜者昔何人也吾志
焉彼厚薄寬鄙得聖之和而處汗不羞辱身降志者吾以吾
之不可而學其可也乃若韓仇未報則屈已於圯上之書漢
業既安則脫屣於侯封之印子房之廉潔吾取焉彼溺冠嫚
罵多得乎頑頓之士者吾所不願從也憂病瘴之勢而痛哭
以警偷憤倒垂之勢而流涕以起懦賈生之氣節吾慕焉彼
金錢賂覺而更愧以賞賜者吾所不願受也如是則躬行既
正而植立必不苟出處亦審而事業必可觀矣

痛哉風俗移人也四維不張恬不之怪且勇退急流引年致
仕言有不行樞命不拜前輩之進退以禮有如此者而今之
君子貪榮進而不已居寵利而罔功伴食素餐陽焉老而不
去持祿固位甘阿諛而被譏無禮莫甚焉安樂名高其於靜
退輔養自任無愧經筵前輩之出處合義有如此者而今之
君子棄義命而不安踰分守而莫顧罷政里居晚闕庭而布
召躋身禁近曾職業之莫修無義莫甚焉東歸篋中圖書數
卷出入蜀道琴鶴自隨前輩之廉潔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
不飾簠簋交致鞭靴私橐之金惟思家計公帑之帛邊恤國
虛何不廉之甚歟諫垣默愧以貽書佞臣拂鬚責以正義
前輩之知耻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泯默附權資綠媚指

嗾之斐搖尾聽命集瓜之蠅揮去復來何其無耻之甚歟飾
詐以為高則有之而儒行所謂難進而易退者未之見也毀
方瓦合則有之而儒行所謂不虧其義不更其守者未之聞
也士風一壞一至於此吁可懼哉嗟夫禮義消亡變風所以
作廉耻道缺小雅所以廢則今日之俗豈非執事之所厭哉
齊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誼不自
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晉漢賈誼云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
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董仲舒曰聖人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民化於禮義而耻犯其上 阮种傳云夫廉耻之於政尤種
藝之有豐穰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
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 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
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遜於善廉
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此先王所以保義定功化
洽黎元者也本朝仁宗天聖九年詔曰縉紳之間名節
罔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誣執政干
撓有司分屏翰者或奏請之靡厭王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
貪而無耻姑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由廉耻之未飭致
風化之靡醇事孝宗乾道七年御書戒敕官吏云夫天下
之風俗係上之好惡朕所趨鄉縉紳大夫其知之矣朕躬秉

是道嘉與字內之士共由斯路而習俗若此豈廉耻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衆也繼自今其洗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褒嘉爾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懼柳子厚云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何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游酢上徽宗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攫金不復見其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而人君尚何所賴乎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九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

臣道門

貪廉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貪廉係乎世道○世道清明風俗淳厚義利之辨昭然於天下而士大夫所向純乎義世道汙濁風俗薄惡義利之辨懵然於人心而士大夫所趨純乎利夫貪廉義利之辨豈專係於區區之勸戒哉世道之所歸即人心之所趨也歷觀古昔孰究來世唐虞之時九官在朝濟濟相遜百僚布列師師相承不惟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況委蛇退食之人亦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是雖崇義黜利固古者之盛亦足以見三代之時治道純厚而習尚如是之美也更秦歷漢佩黃金厭梁肉縱橫辨難變詐萬端無非貪榮慕祿之徒患得患失之輩是雖滅義罔利固後世之變亦足以見三代而降世變澆薄而趨向如是之惡也由是觀之利義廉貪之消長當以世道論明矣

古者貪廉不同○古者以廉為常後世以廉為異古者以貪為異後世以貪為常唐虞盛時簡廉之德相師成風而獨一發養焉舉天下以為其甚異惟恐殛之不早周之盛際素絲正直在位皆然異時廉善廉能所以弊群吏之治者亦姑存是法未聞有干其紀者何其以廉為常以貪為異耶迨其後也人皆垂涎于苞苴之賂而畏四知者始託以為高人皆動心

乎神通之物而受一錢者始誇以為潔垂魚于庭止一羊續而溪壑肆慾者滔滔也瘞鹿于圃止一裴寬而漁獵厚貲者總總也又何其以廉為異以貪為常耶

稽古儆戒表率在上之人○士大夫之風俗當自上始不當自下始當自近始不當自遠始羔羊之詠不以美在位而以美周伐檀之刺不以咎其臣而以咎魏誠以表率有人則風移俗易儀軌不立則波蕩風行故楊綰為相而在庭之騶從減元載任職而在朝之貪風煽吁士大夫之風俗果誰職之大臣不貪為倡○埋鹿垂魚志操清冷委珠沉犀神骨飄爽愚謂不如食茹而美愠而拔蔡之為難也酌泉飲水清入江水疏食反器涼洗羶葷愚謂不如買第數日償直庭木之為高也四知之拒天地監知一錢之選兒童頌稱愚謂不如有位丞相不治別產者之為美也大抵冰雪之側必無炙手之人脂膏之林豈無自潤之子或者上之人使然也

法祖嘉猷去冗官清吏習○嘗拜觀開寶之詔有曰吏員冗多而求其治者斯難奉祿鮮薄而責以廉者無謂且曰與其冗負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奉夫以國初盛時吏道未雜我藝祖一札之頒不徒曰省官且期於益奉豈非深慮夫吏員冗則奉給微彼之祿不能以自養安望其有廉節乎祖宗惟知減冗負以益奉祿也故當時小大靖共節槩特立駕幸其第者不知瓶金之饋而下江南以歸者且無寸錦之儲圖書數卷清潔如義倫不受饋遺廉介如范質前輩英風凜凜如

在今日士大夫必有能鑒之者

先止清廉之節○逮我國朝廉風尤盛有官島籍而無樓臺者則寇公準也有田園貧而圖史富者則龐公籍也有守古端而不持一硯者則包公拯也有帥廣右而不載一物者則余公靖也有如曹公彬之歸舟無他惟載圖籍者有如王公質之終身不食所至水漿者至於未嘗殖產而天下皆知其清有如畢公不受饋遺而累朝無出其右有如范公又如趙公抃之以鶴自隨范公仲淹之鬻馬步歸是皆能以一身倡率天下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茲固可以範薄俗而愧貪夫也

時文警畏吏以勸而自廉○周興廉以弊群吏漢詔廉以為民表廉之足尚也久矣抑不待勸而廉者上也必待勸而廉者次也故吏能廉則砥礪其行冰霜其操上可以培有國之壽脉下可以護生靈之元氣使廉節不立則酌貪泉而遠易逞欲壑以求盈蠹國害民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吏其可不廉而待勸邪其可雖勸而猶不廉邪吾觀漢唐先朝之諸君子其不勸而廉者歟今日之士大夫其必勸而廉者歟

當推廉以礪貪○何今日之士大夫而不然歟苞苴之風號為少息彼陰厚囊橐未保其悉無也槌剝之習幾於漸消彼巧事拏攫未可謂盡除也和糴本不當強民胡為下戶無計善原悉剝而靡遺耶楮幣本當秤提胡為低價收買於官皆乃展轉而罔利邪軍需科調本非得已而不已者胡為並

緣為奸輒多增數目而取贏耶故必貴於廉退盡擢而後足以厲此廉必貴於貪黷盡黜而後足以厲此廉否則勸勉雖勤而遺風未殄戒飭勤渠而餘染未濯未易以一洗而盡空之也

就義則享其利○嗟夫公私不兩立利義不兩全自古然也出於義則入於利入於利則出於義天下之事豈能越利義之兩端邪未有舍義而可以言利未有行義而不享其利特心主乎義則無往而非利心主乎利則無適而非害耳故幣帛利也當受而受之不足以違義廉餼亦利也不當拜而拜之或足以害義利物和義易之以義為利也正德利用書之以德為利也人能審察其是非孰觀其當否而義利之理昭

白矣

綸語類

操凜冰霜 人爵不如天爵 官居鼎鼐欲起樓臺而無地

志存金石 勢榮不若義榮 秩滿成都獨携龜鶴以自隨

名教有真樂 富貴如浮雲 不受饋遺餘芬藹如

理義有至榮 金璧非重寶 未嘗殖產流芳猶在

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 以斗筲之量而飽溪壑

清議雖烈孰恤芒刺之虞 以蠅蟲之吏而縱豺狼

當今獻策 貪吏不宜寬假○獨奈何時不古若氣習日卑義

與理微心術日壞彼惟不知有義理也嗜利亡厭而反以廉

潔為沽名臨財苟取而反以清介為要譽中流砥柱寧幾何

人貪風所移趨者瀾倒嗟夫是不可以廉耻責也是不可以禮義化也是故不藥石無以愈疾也不去莠無以養苗也彼方以義理為何事而我猶狃於忠厚之說含容姑息而不忍加嚴於法令之誅則彼固狎玩而愈無忌憚矣大抵今日之待士大夫也寬厚太過而飭厲不足優容太甚而檢束多踈有如貪汚之已甚亦嘗聞於竄逐矣何罷去之未幾而收召之繼聞也好賊之狼籍亦嘗見於奉劾矣何罷斥之未幾而錄用之不旋踵也法令不嚴而區區之義理終不可以訓是宜飲貪泉者滿天下而廉潔自將挺然特出於流俗之表者未免共是其寥寥也

貪風之盛可畏○自人心義理之不明貪風之煽幾於法不足以使之畏自人心義命之不安冗關之流至於貪榮嗜進而惟恐去其位庸人鄙夫鸚鵡如故叨吏墨輩鳥雀為群向之以賊敗者不惟全璧而去富錦而歸且將鋒車賜琢驛召旁午矣雖初焉有覲於面目而終也不傷其毫毛甚者彈奏已俞而遲回顧望不忍移都門之轍其視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者不惟風斯在下而碩鼠之圭角太露其亦可哀也夫且一貪之未革似未足以蠹國而實足以亡人之國一冗之未汰若未足以亂天下而實足以禍天下此其關係真與世道相為消長國家相為盛衰甚矣其所當痛懲而亟去也

貪風盛於今日○厥今之所患者士大夫之間節操衰而貪風熾習俗薄而趨向惡大吏作奸動以巨萬斗筲之量飽溪

整機蠱之官縱豺虎始則竊為之今則公然矣始則或為之今則皆然矣申飭非不切也未能革其貪風按劾非不嚴也未能變其舊習酒有鳩肉有董視鳩如醇耐視董如太牢士大夫利心變乎其中而不自覺悠悠風靡賊吏成俗風俗薄惡世道凋弊亦云甚矣

正意收結當自反而為廉○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蓋亦士大夫相與以理義自反而求為忠厚之歸無待於上之人法令之及可乎有不受饋遺餘芬藹如未嘗殖產遺芳猶在清名若此且令人灑然於物慾之外九原可起誰其似之有官鼎彝無地樓臺位至樞相未嘗改饌儉素若此且令人凜然於利名之外千古可作誰其續之景仰前修必若是而

後廉節為可尚企慕先哲必如是而後貪風為可息不然矯之者旦夕而敗於旬月之變移懲之者毫末而奪於尋丈之轉徙彼為之我效之前倡之後和之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清議雖烈熟恤芒刺之虞出語諸人自許獨清於衆濁歸視其室已萌他顧之端間方且汨蕩於利欲之波而何疑於廉耻之道喪哉嗚呼天下無不可移之風俗人心有不可泯之義理亦在士大夫相與自反而已矣

尚廉自大吏始○昔先儒進策先朝禮義廉耻之俗壞則中人以下化為小人誠哉是言也然人心有不容泯之正理天下無不可移之風俗揚清激濁不變舊俗豈無其道哉愚切有獻一秉鈞軸調鼎鼎者百執事之所觀瞻有無地起樓臺

之譽則不患無家之飲器之人是必守拔葵之節脫粟之廉而後無愧於道揆之任歌黃華駕輜車者州縣之所表儀有帥南海而不載一物之廉則不患無不持端硯之守是必有飲米之志卻金之清而後足以當外臺之寄正一身以率百官內當始於宰相則人皆稷契正一路以帥州縣外當始於監司則人皆董黃執事試思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宋人得玉獻于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五年

周小宰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注六計以廉為本漢文

帝詔曰廉吏民之表也遺謁者勞賜之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

常獻其生魚續受而挂於庭他日又饋續乃出所挂者以杜其意孟嘗為合浦太守前守貪穢郡出珠寶採求無厭珠移於交趾界嘗到官去珠復還劉寵為會稽太守人齎百

錢以送為人選一錢受之楊震性公廉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三國

魏曹操以崔琰毛玠為掾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皆以廉節自勵長吏還者垢面弊衣吏察於上俗裕於下操歎曰

廉節自勵長吏還者垢面弊衣吏察於上俗裕於下操歎曰

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通鑑吳隱之為廣州刺史至會泉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附唐盧奐為吏有清白稱為南海太守汙吏歛手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朱璋李朝隱吳三人而已本王丘所守清約未嘗通饋元宗嘉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傳

皇朝典故太祖時曹彬平江南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并兩川平王仁贍先歸曰此行清介畏謹但止有曹彬一人耳彬還輜重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附焉附太祖初立命王全斌等伐蜀沈義倫為水陸轉運使諸將爭取金帛子女倫清潔一無所取東歸之日惟圖書數卷

太祖知之擢為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讀太宗嘗以錢遺中丞劉溫叟不敢辭貯于別室太祖曰執庶節鎮澆風溫叟有之矣錄趙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呂氏家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歸不持一硯錄行余請為廣西安撫請立法度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同興國二年賈黃中出知昇州嘗案行府解見一室高鋪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乃李氏宮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神宗即位命趙抃知諫院及謝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龜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邪並行

宋正論臣僚上言廉吏所以難得者由所以廉者有不同有家温而廉者田園既富儲蓄既豐閑居無事足用有餘其視俸給之入眇然不足以動其心故其廉全於富足之餘有祿厚而廉者正俸之外既有添給月給之外又有茶湯故其廉保於祿秩之厚有謀拙而廉者黃金在前心切歆慕而智淺術疎無計可得故其廉得於智謀之拙夫此均曰廉也以是為廉人皆可能至若貧窮迫於前妻子望於後田園室廬仰給於涖官之所得而月廉歲給未免日用之告匱使其智足以舞文法謀足以肆奸貪鮮不白晝攫取不復顧市人矣乃有不休於困貧不貪於苟得厲行清修持身廉潔是為難得可表而出之宗

宋正論將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一命之吏三年之積為俸不過數百緡而仰事俯育之具道路往來之費親舊問遺之所須滿罷閑居之所用皆出於其中監臨之吏銓授之私人從而重擾雖使伯夷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廉矣故嘗謂江水撓之不濁河水澄之不清非水性有異也源使然也魏得一毛玠唐得一楊綰而時人莫不化彼二子者豈能人人而制之軍事而防之哉亦不過清其源而已耳

貪廉二 以大臣當廉立說
勸小吏之廉易勸大吏之廉難夫對墨池之瀾名為君子者固畏其汗染也揖雪山之清雖名為頑夫者亦知其肅敬也蓋世利之味若難忘而人心之靈不昏泯也彼其涉足

貧塗墮身濁海豈其心之素哉或者有以籍口耳東坡先生有言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士大夫以膏粱為汙此勸大臣**策**嗟夫道學能使人重不能使人愛功利能使人嫌不能使人忘昔固有一錢選受者然人不皆劉寵也昔固有四知是畏者然人不皆楊震也昔固有獻魚不受者然人不皆羊綽也貧泉酌而心不易者誰歟園葵拔而利不爭者誰歟珠璣擲地犀珍投江又幾何人歟黃金可受何須華衣之褒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是未可以全諉之風俗不美也內有無樓臺之寇準何患外無鶴隨之趙抃上有富圖史之富公何患下無一硯不持之包拯馬諳舊路龜放河表冰蘖其心雪霜其操仰先正之高風景前修之故躅百世而下如對汗青而況當世乎

高官美爵以何而遷華城要郡以何而除輦浮陸運歸之誰乎象馳解貯囊之誰乎豈州縣之吏忍於股赤子之膏血哉或者亦有出於不獲已爾土地日狹仕路日迨青衫入手固**策**有衰毫而不獲廁於下僚也柴車就道固有飢寒而不得之官所者也一染指鼎味又豈能回伯夷於跼蹐之流也哉**事**春秋季文子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幣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策**本朝范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中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

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謹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續畢士安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結行冠準為相魏野贈詩有曰有官居島鼎無地起樓臺

貪廉三 以賊吏當懲立法

策與廉揚清以成士大夫之美俗者雖本乎忠厚而有餘屬貪激濁以消士大夫之積習者當濟其忠厚之不及蓋本乎忠厚者以人心義理之不能泯也而濟其忠厚者乃國家法令之不可弛也昭明義理以握風俗之樞機信必法令以懲習俗之流靡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庶乎竦畏慕而明勸懲而士大夫之風俗或者其丕變乎每觀我朝以仁立國其所以體貌夫天下之學士大夫者靡不用其忠厚之至而獨於賊貪之罰一毫不貸蓋所以消濁亂而開清明抑浮薄而歸渾厚使士大夫洗心滌慮精白承休變其習染之舊而示其意向之新此其法令森嚴之中正所以寓其義理忠厚之意是以祖宗盛時吏治清平風俗醇一職此之由

策昔者常觀成湯制官刑儆乎有位其叙三風十愆之戒凜然若雷霆之不可犯伊尹乃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似有廣大發育之意抑何先後之不倫也及而觀之大舜捷以記之欲並生哉之言然後知聖人嚴為之法以儆士大夫之心者非固不能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之也彼其禮義廉耻之道固有以感格於其先而法律刑威之嚴復有以儆戒於其後

潛乎神化人心翕然由乎正路矣

夫義理素明於人心則不待法令而自知畏此忠厚之說也
義理晦蝕於人心則必待法令而後知警此亦忠厚之助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夫子義利之辨為甚明而易之所謂不
耻不仁不畏不義者正所以慮小人喻利而不喻義耳亦有
仁義何必曰利孟子義利之分為甚確而書之所謂敢殉貨
色無摠貨寶者正所以警有位之徇利而不徇義耳以商周
之時在位皆忠良節儉果何有於典獄惟貨之事亦何有於
徇貨總寶之人而當時為士大夫末流之慮則不得不為是
豫防之戒耳以漢之盛時郡舉孝廉吏尚廉平而建武永平
之後且有卻暮夜之金而還合浦之珠者清節廉名史不絕

書則正以漢文之崇尚名節有以激懦起媮於無窮耳

自王蔡之姦進而教誥者多自檜冑之術深而誨盜者衆苞
苴不絕於都門而郡守縣令則以入已計賊賂遺公行於京
邑而小官下吏則以準法定罪彼亦得以有辭於我矣漢法
賊吏錮子孫唐制賊吏死朝堂非不嚴也而史不絕書得非
表倡於上者未至則下不心服耶

虞舜之時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
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左商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
徇于貨色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
心代宗時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胡椒至八百
石文宗時鄭注得倖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

二百萬疋本朝太宗太平興國中詔以賊致罪者雖會赦
不得放還自令永為定制高宗建炎元年詔曰賊吏為奸
乘時措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實于曲憲建
炎四年上謂宰臣曰貪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
德而賊吏死徒未嘗蠲減自今官吏犯賊雖未欲誅戮若杖
脊流配不可貸也並聖呂東萊云國家以禮義廉耻維持士
俗而貪墨之吏尤在所懲太祖之世凡在賊者皆真極典而
以販易貨者亦至抵法太宗之世賊吏誅誣者非一聞有貨
死配隸者亦不復放還叙用其待賊吏至嚴也祥符以後如
開叙復之漸然猶不得以齒善良天禧而後藩方長吏以賄
敗者始自謫籍畀以郡符而其餘因事計賊非枉法者往往
得從寬典然邊肅蓋以城守之功而特與牽復而因事計賊
又非枉法之比則其寬貸之意悉有所為初非曰一切縱之
而不問也仁宗之朝正犯奸賊往往貸死然亦不免黥隸之
辱自安石奏對謂祖宗接五代餘俗故以治賊吏為急今賊
吏已少惟苟且因循廢弛公事慢法令者宜以為急自是而
賊吏之禁愈寬元祐紹興以來始有三免之說而冒于貨賄
者愈無所懲高宗中興稍復舊典以賄聞者雖未忍遽
寘之死地而時用黥流之刑以警其尤雖有直臣之後聖意
惻然矜憫而不免編置之罪孝宗聿遵先志決配籍沒之令
載在國史者可覆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一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一

臣道門

出處

隱逸

名流舉業



立意然士無心於進退○湯幣鼎來可以就矣必待三聘而後從吾以是知君子無心於必進齊言不用可以去矣必待循而後出書吾以是君子無必於必退夫儒之有進有退惟顧其時之何如耳時之可為也吾不得必於退時之不可為也吾不得必於進權衡於義理之可否斟酌於天命人心之去留而又揆度於三綱五典之興廢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出則出可以處則處庶幾得進退之正者歟故二

老居殷紂不能用則退然於東海北海之濱而不為西伯

善養老之名一聞則盍歸乎來竟踐師傳之位四皓居秦秦不能用則盤旋于商山林谷之下而不為之奪太子善待士之聲一接則持携而至卒成羽翼之助是知無心於進亦無心於退大人君子以進退為天下之慘舒者每如此豈尋常小丈夫之能為哉

賢者趨舍不苟○莘郊釋耒醜夏歸毫涓不拔竿去商就周一世之傑萬夫之望其趨舍豈偶然哉必其仁可以得衆必其義可以濟時必其識量超越可以定天下然後委身從之不然就桀可也尹寧相涉事紂可也呂寧佐武吾以是知士不易得而人主能有其事士者其大略必出於此苟或反是

縱有一二末節吾恐與之居者非濟惡之人則保身之徒賢者豈肯俯首來哉

伯夷伊尹出處○愚聞之士君子之制行亦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不必曰深山窮壑以絕世而後謂之知耻不必曰敝衣羸馬以絕物而後謂之知廉指是以為廉耻者矯也矯於暫者必變於久矯於明者必移於幽用舍行藏介然自安出處語默居然自信如伯夷伊尹之行雖不敢以望孔明之全體然皆能以身而準的風俗者也伊尹處夏之季樂道耕莘乃其素志然救時拯世之念勃勃於中於是徘徊五就見可而進使世之嗜利無耻者處之則是非不擇失身向時豈所謂進以禮退以義者乎伯夷當周之興得

時行道豈無夙心然而愛君為國之念義不容二於是高傲首陽守死而遁使世之貪汙不廉者處之則偷生苟就竊祿於世豈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乎是二賢者皆能以身處世變之衝不為世變所移萬世而下聞風凜凜豈特為一時風俗者哉

四皓逃秦歸漢○道可佐皇而隘於致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黃唐也德宜輔王而偶處伯世則四皓之所以晦跡於漢世也噫周道絕而王德涸秦短世而漢龍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輕輕然鴻飛冥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係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僕僕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

幾者歟

法相嘉猷國朝禮賢為法○國朝以禮賢為法東帛安車相望於巖穴之下而君子或出而濟世澤民或隱而毓德修行清風凜凜萬世可敬王昭素若行怪之人也愛民一語銘書御屏陳希夷若幻惑之流也致治數言有裨君政魏野逸行見於烹茶鶴煙之詩林逋高節寓於曾無封禪書之句關於國體則種放之時議有奏宋堂之建儲有諷益於經學則孫復之春秋發微代淵之周易旨要南山三友縉紳力薦白衣御史學校起敬益州逸士力學故事之當行河南布衣屢有召命而不應草澤之間緼袍之內清節榮耀至今猶起歆慕之想

先正進退一節○蘇文忠公平生鯁介用之而金馬玉堂舍之而珠崖儋耳而英風直節皓首不衰司馬溫公進而為元祐相退而居獨樂園而誠之一念終始不易蓋時有屈伸道無遷就身有進退節無變更上之人我用歟我固自若也上之人不我用歟我亦自若也是以畢文簡之進以進為懼曰吾將薦有相才者也杜祁公之退以退為喜曰吾不敢以妨賢路也苟進退不以天下為念其淺之為丈夫也哉致身必因先達○韓吏部之文章學者仰之如泰山止斗若可無求於人矣夫何上于襄陽之書則欲托先進之士以為之前上韋節度之書則欲借王公之勢以成其志李翰林之聞望天下慕之猶景星鳳凰若可無求於人矣夫何上韓荆

州之書則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上裴長史之書則曰惟願裴公一言不須鞭馬竭華軒

嗚呼時強時之說○夫以天下為意者固非急於求售其一已之所長而安於一已之樂者亦非釋然忘情於天下蓋事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可為而不為其名曰嗚呼不可為而為之其名曰強時故三過不入門一瓢在陋巷而君子許之以同道事商以諫死歸周而陳範夫子際禱之以仁豈進者是而退者非去者當而就者否歟使禹當顏子之世未必不易胼胝之勤而為曲肱之樂使箕子當比干之責則不能移皇極之論而為苦口之言哉

無適而非可貴○吾嘗讀易矣六十四卦論君子所以得時行道尊主庇民者非一而其吉嘉遯而貴高尚者惟遯與蠱之時為然其餘否泰之相仍剝復之消長君子所以處之者不主於必進亦不主於必退不貴於徒去亦不貴於苟容輕重厚薄之論何其泯然而不聞耶誠以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一出處一語一默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安危寄焉故自窮養而達施幼學而壯行名義之重操行之嚴其所以自貴重其身者不啻懷琬琰護璧玉出之則為廊廟之珍韞之則為藏山之寶蓋無適非可貴之時也

居於家則為簞食瓢飲之君子 用舍有以參天地之化立於朝則為素絲羔羊之正人 進退有以關盛衰之故

進而以禮長往之士不得而笑也 入而正心誠意
退而以義萬鍾之祿不得以留也 出而致君澤民
負鼎而行非干祿也投戈而起非徇君也大分不可不明故
也

首陽長往非違時也明日遂行非矯俗也大致不可或屈故
也

物可愛也民可仁也一陷不義則寧去而不為
君可事也功可就也一失其身則寧死而不顧

安於分守者謂之恬退忘於勢利者謂之恬退而終南養高
少室傲物者不足謂之恬退

急於干請者謂之奔競志於僥倖者謂之奔競而被髮救焚
胼足拯溺者不可謂之奔競

當今獻策明分義守四維○今之士大夫吾固不敢以伊尹
伯夷之獨行者望之然退而甘避林壑不願留侯之封如子
房者幾何人進而大聲殿陛不畏長沙之行如賈誼者又幾
何人蠅營狗苟之流仇視公論徒起穢以自臭此固不足責
也所可責者向有終老而願從赤松子遊今鳩杖漸至於都
門矣向有誓死而不與絳灌等列今竿牘漸馳於私室矣奴
顏婢膝以求進即前日揚眉怒臂以示正大者也囊金櫃帛
以相媚即前日垢衣敝蓋以示貧儉者也如此等輩實繁有
徒則亦可哀也已乃者外而監司郡守有拔一二清修之士
論薦于朝欲以風厲天下然不思風俗之壞至此極矣勢利

重灼之餘人心所存其能有幾苟有清修之良士不求聞達
於諸侯流涎于功名者必非守道之人借勢于王公者必非
特立之士豈足為風俗勸哉此廷紳抗疏極言汲汲於明分
義守四維者皆蓋欲示天下嚮方為慮至深切也

士寧濟時行道○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寧孤立而寡助毋寧
緘默而詭隨寧退默而不顧毋寧依阿而同流可殺可辱權
勢不能奪其忠甘死甘利戮祿不能變其操從違雖異而所
守不田用舍雖殊而此論不易朝鳳之鳴愈於立仗之馬也
龍鱗之嬰勝於轄下之車也鶴鳴之和其視木鴈瘖默者何
如也

道行則福天下○寧陳力就列以盡吾所當為之事毋寧輕

意肆志以絕君臣之大倫寧委身犯怒以任吾所當言之責
毋寧安坐坐視以負國家之重寄赤心自許對越奚慙雖謂
我以迂百挫而不折也素節自守終始不渝雖斥我以許屢
黜而不休也

生靈盜名者多敗事○噫王衍之未用也人喜之既用
也人鄙之殷浩之未用也人期之既用也人譏之世之人盜
名於未遇之時亦多矣遇而後得其真也推是以論則樊英
之壺陽田游巖之嵩山盧藏用之終南蓋異世一轍耳何獨
蓋公四皓兩生老人而已哉嗚呼王衍殷浩之徒惟其用於
後是以敗於後數人者亦幸不用或不大用而已矣然皆非
愚所學也愚所願則學孔子

士寧以身徇道○故嘗謂禹皋之陳謨可慕不可常逢于之
正諫可仰不可傲孔孟之事君可學不可過蓋智可以為皋
陶言可以為稷而堯舜之君曠于載而不一過心可剖忠
可明然已獲意直之譽而君被戮諫之謗蹈而襲之寧不至
於許乎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君其皆昏庸不足與有為固
也而孔孟於此顧乃不倦不愠不沮不怍問而對之敬而論
之亦誠以為格心之業已不容致規誨訓誘聽其自悟則吾
之事畢矣聖賢在上顧豈若是其有體耶彼其有志之士率
皆慕夫古人然不明夫不可少說則亦徒以自病耳是以
欲從游於地下君子顧以謂之狂願為良而不為忠君子又
以為失之誕也厥今亨屯出否正吾黨事也誠有躋世平康
之策謹毋過自金玉云

故事源流

經傳言易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
肥遯無不利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辭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六
歷代事實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既而幡
然改曰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並說築傅巖之野爰
立作相王置其左右諸葛亮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不
漁載與俱歸立為師文王見太公於渭水之陽坐茅以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遂許先帝以馳驅
韓愈與盧同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木

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
官招不起與李渤書云朝議必起拾遺公又云若景星鳳
凰之始見爭先覩之為快並文盧藏用隱終南山少室山有
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素節盡矣司馬承禎
將還山藏用指南山曰此中有大佳處承禎徐曰仕宦之捷
徑耳本

皇朝典章真宗咸平五年遣使就終南山召种放入見于崇
政殿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
餘皆謙遜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笏館于
都亭驛仁宗慶曆二年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
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

微十三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神宗
時常秩字夷甫嘗舉進士不中隱居求志不肯出任及王安
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獨以為是被
召遂起然在朝亦無所發明聞望日損事哲宗呂公著與温
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將加召命待不次已而召對便
殿拜崇政殿說書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及在朝廷以天下
自任好論說故事褒貶人物俗士好進者嫉之竟不能自容
而去言行錄

先正論臣僚上高宗竊為恢復土宇必以得人才為先陛
下睿知中興使河南數路之地盡歸國籍兩年以來旌聘甚
多其有湮淪越在草野如古人自隱於飯牛屠狗之中恐或

伏而未見況自漢以來山西出將風聲氣俗亦豈易泯必有英偉豪傑之才陛下誠得而用之乃人望所歸斯民視之以為嚮慕則愛戴之誠愈見其不可解矣

策頭 馬子才云古之逸民或隱於漁樵或逃於巖谷人有所不知也有所未用而欲智以為愚韜光以晦迹也夫隱而未顯屈而未伸逸民也時可以逸而已未可以為者逸於已也時可以為而已為夫時之所致者逸於時也逸於已者時之窮也逸於時者已之致也是二者其為逸雖同其所以為逸則異也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聖人之潛也而孔子謂之龍往無不利心無所係者君子之遜也而孔子謂之肥潛者隱而未見而終有見之時遜者退而自藏而終有顯之意至於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不足語於此也

出處二

以去就視時立說

策頭 抱經世之業必欲隨世而就功名者非也抱經世之業必欲傲世而輕功名亦非也隨世而就功名士之通者也通可也通之流則為奔競嗜進之徒君子耻之傲世而輕功名士之介者也介可也介之流則為高蹈不返之徒亦君子耻之昔人有言進以禮退以義又言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又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以進退仕止行藏兼言而所以權用劑量於其間者各有所據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不必於仕亦不必於止不必於行亦不必於藏惟求合乎時中之中焉耳君子何容心哉此所以進退仕止行藏綽綽乎其有

餘裕也

策頭 伊尹之五就不以夏之亂而遂去比干之死諫亦不以君之昏而不言夫子之為乘田委吏不以職事之卑若將浼已孟子三宿出晝亦不以齊王之不足言而遽歸向也止門不遇今也嘉魚樂與矣向也考槃自負今也菁莪樂育矣紆朱懷金者皆曩時緼袍紐佩之賢廉粟庖肉者皆前日甘藿拳菘之士韜藏之久發為彰明之盛隱晦之積轉為炳燁之華

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趨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為樂而不以己之安為樂以國家之危為憂而不以身之危為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為以觸怒也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

策頭 見前套

隱逸

附

以隱有三等立說

策頭 以天隱者無意於為高以時隱者無意於為介以節隱者無意於為矯何謂天隱且性復於朴則葆其光襲其明德全於真則悶其心泯其迹遙道而無為謹密而不自埋於民自藏於畔是以宜僚體道而陸沉子光忘名而遁世若此者果有意於為高乎何謂時隱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職麟委翅獨善其身懷瑾握瑜自全其操俗濁而志愈清時屯而道彌礪是以二子適紂而採薇四皓逃秦而茹芝若此者

果有意於為介乎何謂節隱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矜節操就草澤處辟曠枕石漱流耕雲釣月志意修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是故巢由洗耳以辭堯務光浮河以避商若此者果有意於為矯乎

策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數能利其國當時係賴非四皓歟蓋周德既廣則夷齊遜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集商久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深矣護太子忠主道也不辱其身則亦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採其微墨台氏之子不屈也羸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凡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夫見賢於子房

君子者不患道之難修而患世之不遇也不患人之難治而患時之難逢也有道無世接輿所以行歌有人無時箕子所以佯狂此古之聖主明王所以求之而不暇舉之而弗遺者其有以歸天下之心歟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二世避而入商雒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蕭王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屈而終君平上筮於成都楊雄曰彼人可見而不可得屈也王貢後漢嚴光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隱身不見帝乃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書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復引光

入論道故舊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公言子房座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躬乃耕於富春山本田游巖愛夷陵青溪上廬其側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四皓乎本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每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陸龜蒙居松江甫里不與流俗交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本賀知章棄官號四明狂客本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休休本本朝太祖乾德五年詔諸道有遁迹丘園孝友行能為鄉里所重者各舉一人 開寶二年蘇澄善養生對上曰帝王養生無為無欲凝神和粹昔黃帝

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 三年王昭素召見便殿講乾卦因示諷諫微旨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上愛其語嘗書屏几間本太宗雍熙元年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本淳化二年种放與其母偕隱酌林谷中以講習為業詔使召之稱疾不起 嘉祐四年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辭疾不起雍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稱之其學自天地造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逆知其變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 孝宗隆興元年詔曰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無荷蓑濯纓之倫飯牛版築之士或

自晦於卜祝或沉痾於煙霞部刺史二千石為朕投羅有懷
瑾握瑜埋光鏟彩述其行實咸以名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
延納 胡安國上高宗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
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爪牙介冑之夫以折
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
廉靖無求之節陛下屢下詔旨詳延遺逸伏望特降詔書凡
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所欲不必強致之則天下歸心矣
唐筆議云山濤為吏部常伯之任也而名在山林謝安為太
傅三公之任也而志在東山一時之事倚杖笑傲揮麈對談
蟬蛻垢汗鶴唳塵表當時之君不問其能與否是與非也南
山之南有一人焉從而舉之曰隱逸之士也北山之北有一
人焉從而舉之曰隱逸之士也而不必皆素隱行怪之人也
唐人承風則有煙波釣徒江湖散人泉石膏肓烟霞痼病甚
者少室山人索高價白衣山人處合輔目隱士為隨駕指捷
徑於終南夫身死安矣安國是名哉又安用爵祿為哉
其餘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一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二

官吏門

官制 附 祿秩 考諫 久任 均任

名流舉業

之意徐端建官相維之制○職守彙分官聯星布取其詳密
而不取其闊疎此條目之說也上下相維彼此相備取其聯
合而不取其散漫此體統之說也蓋嘗博觀往古熟究來世
攷其官制建置之不同以驗諸治道盛衰之或異而後深得
其說焉昔者周人熟察於天下之變以為一代之典凡其設
官分職之際雖若不一而事權之本末輕重蓋未嘗泛然而
無所別也財用之出入斂藏雖或掌之外府或掌之王府或
掌之內府而制國用之權未始無所歸也政事之是非可否
雖或謀之卿士或謀之衆庶而論道經邦之職未始無所屬
也夫既曰權有所歸職有所屬則本末無倒置之患輕重無
偏失之憂此官制所以為得而治道所以為盛也
官制自略而詳○官制貴乎簡不貴乎煩吏道貴乎清不貴
乎冗簡則理煩則亂清則治冗則雜必然之理也人皆曰官
之增益吏之猥并時變之固然故曰自唐虞官百繼之以夏
商而加詳繼以成周而尤詳周官六卿而下其屬三百六十
矣不知周人之官與吏其提綱振領者未大加古而其增多
者特其屬耳三公既兼於六卿之長也舉天下之事千條萬
目六卿任之而有餘故其卿之六者無異乎虞氏之九官也

官何自而煩吏何自而冗此周官所以為治世之典也

漢官制之得失漢人崛起干戈之中先王之制無所考驗徒因秦人之制而損益之固甚陋矣然嘗觀其分職授任之際見其上下之相維彼此之相適其意猶足以近古則亦未可輕訾也獨惜夫事權所係漢人蓋未深識則弊壞之形不免隨見而於先王之治終有慙焉夫以少府領人主之私藏而宦者黃門之徒皆屬焉其內外相通之意非不善也然國用之制既無以司其權異時寵倖既濫賞賜無節而財用之權至或之掃除之隸雖少府亦不得而專也以御史大夫副貳宰相而又復為九卿者其上下相制非不善也然宰相之權既輕而御史大夫乃與之抗則其事不出於一矣嗚呼漢人之制官其初意非不美而後日皆不免有弊母乃徒知條目之細而未明事權之大者乎

唐官制之得失○攷諸開元六典之書如司徒司空古六卿之職也而升之以為三公則與成周太師太傅太保之意為有間左右僕射非三者之長也而命之以為丞相則與成周冢宰統百官之意為有異至於兩省之官如中書奉行門下繳駁其意非不善而彼此牽掣不免有多門之失詞翰之官如中書掌外制翰林主內制其意非不足取然命令不一未免有內外之分夫三公所以論道經邦冢宰所以佐王均邦國與夫兩省詞臣皆清要之職而唐人之制不惟不正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則君子何取焉

我朝建官之制○我朝官制雖因唐舊而一轉移之間風采頓異故三省與唐無異而本朝之制則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交相維而互相制此其意為何如六曹與唐無異也而分曹置局各有所掌寺監各以其屬相從絲牽繩聯見其脉絡相通而不見其冗此其意為何如諫官所以輔翊君德臺臣所以糾劾百僚大抵皆出人主之親擢而廟堂之尊亦為之斂迹異時扶植公議振起弱勢社稷長久終必賴之此其意又何如

元豐官制之失○元豐更改之制識者議其名位浸輕品秩淆雜國家中否未必非此噫亦信然也元豐以前柴宗慶求為使相廟堂以其無功豈容私謁不知異日得之者果無愧於宗慶否也元豐以前張士遜求以子為校勘上不許不知異日得之者果無愧於士遜之子否也學士制誥以蘇公軾之才猶遲與之元豐之前若此切意異日未必然也閣門通事以李用和之子而終不與元豐之前若此切意異日未必然也推言至此則蔡元定之歸咎於王安石豈無見哉

建官當體古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盡責其如古亦難矣惟因其名而得其意則斯為一代之制盡責世之制不古不必責也倣古之名而無古之意者為可責也御史大夫非古之三公廷尉非古之司寇吾略之也而太傅古三公官也輔王以道義其權大矣乃陽迂其人而實奪之權何邪司馬古六卿官也掌邦政平邦國其職正矣乃冠以

大將軍而推隆於丞相何邪倣古之名而失古之意茲所當議也

當為官而擇人○古之用人有賢愚能否之辨而無簡易嚴密之分夫使其人誠賢也而足以宜其位誠能也而足以堪其選則要官重職非以為人主之恩也乃人主自為擇人計也固何敢切簡易之文以德於人亦何敢設嚴密之意以防於人至若切簡易之文以開僥倖之門設嚴密之意以示阻遏之禁必其惟知為官爵計不知為人才計也

官當各舉其職○蓋所貴乎建官分職者則必有道揆有法守有體統有節目故有師長之官所以輔弼君德而統率百僚者也列曹之臣所以各率其屬而聯事合治者也又有風

憲議論之臣所以整齊紀綱糾正內外者也夫如是則大綱既正而瑣曹末務各効一職者可以守職于下矣

循吏論

散而為千官萬職未始無小大相維之制

列而為百司庶府未始無彼此相通之權

小大之職體統相維 雲龍鳥火官以號殊

內外之司事權相糾 春夏秋冬政以時舉

官以賢建非賢莫授 才足以辦事始任以事

事以能位非能莫予 能足以辨職始充以職

官無大小約以限制 官足以供其事而官無冗負

職無崇卑律以資格 祿足以代其耕而祿無妄費

旗車器物之必異其數 量民而置官

圭田服食之必辨其等 量材而授職

爵秩而驕人則必至輕視人之才能而重視吾之爵秩也誠

知人才不敢以輕視也則必出除授之命者盡至公之心於

謀謨之際而後可以助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則必居施行

繳駁之任者有任怨之心而無徇情之舉而後可以達人主

不敢輕人才之意則必膺霜臺諫省之託者有詢公議之心

而無廢國法之事而後可以廣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庶幾

賢者可至而不肖者可勵也能者可勸而不能者可遠也

簡易嚴密之法○今將簡易為法誠人主樂與賢士周旋之

意然吏負不可狻并也嚴密為法誠人主愛惜名器之意然

人才不可沮抑也何者彼懷才抱藝之士素不以爵祿動其

心也苟其肯與我遊則好爵縻之吾何靳也尚敢曰吾之爵

秩足以有德於彼乎然則嚴密之法非可施於此徒也貪榮

嗜利之人素不以義命安其守也苟非材所當得而徇情予

之滋其濫也尚可聽其攫取而不有以杜其進乎然則簡易

之法非可施於此族也母亦為官擇人量材授任可者用之

非固為簡易也不可者去之非固為嚴密也則官不濫而才

不遺矣

近世官冗之弊○近世以來取士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有

限極於是多為色目以容之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員

冗於上士習壞於下上下相乘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塞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新進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固位下蒸其上後襲其前不愧詐僞不愧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至此亦可重為之嘆也

結官惟在於得人○雖然官制之繁簡不必論而人才之稱否為當察蓋官得其人則官之繁也固治而簡也亦官非其人則簡固敗事而繁也亦矣以多為哉今自一班半資等而上之而至於清要孰不以為榮也試使非才而得之則亦不足以為榮又等而上之而至於貴近孰不以為美也試使非才而處之則亦不足以為美又等而上之而至於使相節度孰不以為寵光也試使得之不以其道則徒有負乘之愧耳寵光何有焉是知名器爵秩本於天而授於人輿情之所屬愛公論之所歸重宗社賴以輔翼朝著賴以羽儀豈妄一男子所可躡而據哉今官以材授朝無倖位而謹惜名器動循資格固萬無此冒竊之弊草茅憂國敢以此規今當并省吏員○雖然官以事而建亦以吏而冗官誠以治事而冗猶可也或者不事事而至於徒冗可坐視其弊而勿之採邪晉荀勗建官於晉朝以為九寺可併於尚書蘭省宜付於省府而王彪之議亦以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併職國朝官仍唐舊官冗之弊自唐已來議之者已紛紛矣今日國力窘匱吏員猥多與其坐糜廩祿孰若澄清吏

道上之人盍留意

故事源流

經傳拾言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左臧谷永曰羣臣仰法化流四方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林王符曰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本百官者承君之化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血焉韓文公

歷代書言郊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吳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鳳鳥氏歷正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左年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左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世文王秦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前百官表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後百官志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負外置其後又有

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唐百

皇朝典章神宗元豐二年國朝建官公襲五代上初即位慨

然欲更張之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羣臣遂下詔命

官置局以議制作上自考求故實間下手詔或親臨決以定

其論凡百司庶務皆以類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有革有因

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五年三

省六曹御史臺秘書省九寺五監之法成即宮城之西以營

新省省成上親臨幸召問以職事而訓戒之要

先正論仁宗慶曆六年范仲淹奏周制三公外兼六官之

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

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

領之重而二府惟遷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

孫洙云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

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

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就弊百吏之所

以廢弛法制之所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雖

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老

老而昏庸者也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易守不復銓叙人物

而端覆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

是法為易行可為太息也 林執善云前輩謂祖宗舊官制

其所以甄別流品者至為嚴密一官凡數等宰執侍從之遷

為一等列卿館職之遷為一等出身人之遷為一等陰補人

之遷為一等其所以別流品而重名位非故為是紛紛也誠

以流品有別則安其分而無僥倖妄進之心元豐更制以唐

六典為宋嘉省寺監職掌之官名寔正矣而爵祿之制混為

四四八

一統無復差別當時不能推原祖宗制官之意立為品章故

學士大夫頗慊然以新制為未盡詔書屢下最後又曰敢有

弗欽將抵厥罪蓋指群議之未洽而不能抑其議也

官制二 祿秩 以重祿養廉立說

人君之待臣下知所以養其身則知所以養其心養其

身者祿秩俸廩也養其心者禮義廉耻也夫以一人之尊而

奔走乎百執事之賤其所以使之服我王命勞我王事者以

有祿以養之也否則自救之不瞻而無所顧籍矣其所以安

吾分守礪吾節操者以有禮義廉耻以養之也否則心術之

不正而無所不為矣外以養其身內以養其心古人之待臣下何其厚也

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圭田任近郊之地說者謂仕者所受之田所謂圭田也又曰圭之為言潔也授之以田而圭潔其名者先王之意欲使夫仕者享是祿而潔思其行不與民爭利也故士亦以不受田者為深耻故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緇士無潔田以祭也

嘗考漢制縣令秩千石以縣令特掌一縣之治職亦卑矣而秩乃居部刺史之上何也蓋縣令取民最近而易以為奸苟自給不贍必至於侵漁百姓奚暇留意民事哉是則重其祿者正所以養其廉而使自勸也故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小吏

勤事而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然則漢家之所以特厚小吏之俸者正謂是也

惟我國朝家法忠厚上之人養士大夫以廉則廩祿之頒從厚而不從薄下之人以廉耻自將于其賦廩授祿之際惟計其職之稱否初不計其祿之厚薄故在真宗朝以田濟官吏而貴其廉謹其在仁宗朝詔天下吏給職田以惠養廉節上之待士大夫何其厚而下之廉介自將者有如富鄭公程伊川之徒則固有以所給俸券納之於府者矣在職俸賜不肯廩給者矣其下之安於廉潔者亦豈勉強為是哉皆其上下之間交相養於禮義廉耻之中者然也

天祐君而生賢賢代天而佐理吾之一身本甚可貴可重非

必俟夫爵之崇田之富而後足以遂斯志而今也置置不飾而不懲寵賂日彰而不顧誦錢神之論而滋貪吝之心讀食泉之詩而無愧怍之色處脂膏而益自潤以金多而得善處流風相挺不奪不廢士大夫亦何安於受此名乎

北宮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孟漢興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簡惠帝詔曰吏所以治民也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唐太祖時高季輔言外官卑品皆未得祿飢寒之切吏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循察歲出而侵漁不息也德宗時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

薄李泌以外太重大輕請隨官開劇晉增其俸本朝太宗雍熙四年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勵其功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俸錢給他物者自今給其實數仁宗寶元初論者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張夏棟奏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關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奏養賢之方必先厚祿然後可

以責廉隅安職業也近日復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彼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廉吏今欲月增俸錢米麥從之 紹興三年詔增小官俸上曰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自元豐增選人俸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已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節難矣並聖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二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top section.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三

官吏門

官制三 考課 以任公行法立說

策國古者公道素明人心純固故法立而弊不形後世私情日勝巧偽相尋故法行而弊輒見夫法非治世之所尚也而欲行考課之法正以其大公至正之道足以扶持而植立之也故孟軻而考績虞朝考課之法也而所以能行此法者以善與人同之虞舜任公而不任私也三歲而大計周官考課之法也而所以能行此法者以如砥如矢之周道利宣而不利幽也後世考課之法非不立而行法之道或未盡私情用事公道消亡無怪考課雖詳而課最之不明自若也

三代而下考課之法日廢而得人之效愈逸夫漢暴公之治平為天下之第一而不聞迂用之賞公道何在哉自其公道之不行也異時偽增戶口者有賞而計薄歲終不上無怪當綜核名實之世而有此欺謾之吏也唐陽城之為邑其撫字亦甚勞矣乃以催科而考居下公道何在哉自其公道之不明也異時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虞水不啻山川金倉不司錢穀若是者皆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夫以漢與唐猶且若是則其他可知矣

自元豐改官制審官流內三班皆歸吏部於是罷引對廢親選吏部但奏鈔畫聞而其事皆歸有司矣故官秩則計歲月久近而叙遷差遺則視名次高下而占受所謂磨勘功過者

不過空名而已由今論之磨勘之特為置院本以考功過而定殿最也而後雖任官祠或方待以無功可考無勞可書亦虛累歲月實理資考例在遷轉之數矣銓曹不銓審官不審考功不攷磨勘不磨莫此為甚

印紙之法士大夫出仕功過之書也自一命以上皆書功過其其曆至終更則上之攷功官以考功名似亦不廢而文具相承不過書歲月到罷而已功過未必書也就使書之無關於黜陟無關於廢置不識攷功何設也夫舉天下之功過而付之印紙上之人不與聞而又付之攷功攷功未必習知而付之胥吏出入變化固將惟其意之欲為有過不書為他法引用而不妨改叙有功可書或他法沮抑而未必收錄使為考功者聽焉雖欲行其功不可得也

考課之法如必曰其功當賞其罪當誅有公道而無私情有信必而無牽制則考功可行也印紙可憑也所謂考課者是誠考課也苟有功而不用有罪而反用則考功具爾印紙具文爾若是而曰法之弊果攷課之行邪抑公道之不明耶
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以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禮漢宣帝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元帝建昭中日食京房對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奏考功課吏法公卿皆以房言煩碎今上下相司不可許傳魏明帝令劉邵作都官考課法

七十二條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加秩而賜爵焉黃門侍郎杜恕以謂用不盡其人文具無益後考課竟不行

法凡考課之法有四書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謹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又有近侍選司考校禮官樂官判事宿衛督領法官校正宣納學官軍將政教文史糾正句檢監掌役使屯官倉庫曆官方術關津市司牧官鎮防凡二十七最官志本朝太祖建隆三年趙普言責功莫如較考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請官自宰相等逐歲書考
仁宗慶曆三年開天章閣責治富弼范仲淹言非黜陟必明之意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升平凡下詔條主於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然非褒沮善惡則不激奮非甄別流品則不憤發特頒程式以懋官成繼孝宗淳熙十二年十月洪邁奏監司課績欲倣國朝故實行之上曰監司只是擇人為急若擇時留意則課績之法不必行

官制四 久任 以持久有成立說
策頭 自夫子有無欲速之言則知古人之治以任之久而後成自弘有尚竊遲之說則知後世之治以任之不久而後壞蓋設官分職所以牧民而致治也治道以久而後成則政令不容於屢革民情以久而後孚則官吏不容於數遷三代

之興邦國之托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之任有子孫焉苟以朝除夕易之吏而行朝令暮改之令吏民不相習人法不相孚則雖有過人之才未見其能成功也久任之法如之何其可廢

策段至治無淺功至美無近效人材能否要以久而後見也吾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從而遽易之雖聖賢無以施其技矣是故鯀湮洪水不待九年而知其罔功也帝堯猶且究其設施而不忍遽從而掣肘况夫害未亟於水而凶不類於鯀者乎

漢宣帝與自側微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以久而服其教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迄西漢之世傳循吏纔六人而宣帝之吏居其五何其盛也及攷之當時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而吏民向化龔遂治渤海牧養數年而獄訟止息其他如召信臣朱邑之屬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其久任之效蓋可觀矣本朝皇祐中韓魏公鎮中山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搗登聞鼓願不以三年代公乃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張詠知昇州秩滿州民借留就轉工部尚書再任仍充昇宣十州宣撫使今監司牧守之任遠者半年一年近者三數月而已倏往倏來僅同兒戲移此就彼無大相遠天下皆莫論朝廷意旨之所為前者既爾後者復然回視祖宗久任之法得無愧乎

為久任之說於今日者誠務當之急也彼或者之慮則曰吏之冗也闕之少也選代之交互新故之相仍猶不免十年不調之歎况更遲之以歲月待之以悠久則在任者偃仰以自息需次者濡滯而不用無乃困英雄於平居之日耶嗚呼不思官之不可以久任而患人才之不易知不患人才之難知而患所以擇之不得其道使其人之果賢也果能也則任之數十年可也終其身可也世其守亦可也亦在乎擇其才而久任之爾

事文中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攷績仲尼三年有成又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事君文帝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為氏倉庫氏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嘉黃霸在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本宣帝常曰太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乃服其教化傳哀帝時王嘉上疏曰吏或居官數月而遷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本光武時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功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自是牧守易代頗簡本唐盧懷慎上疏曰子產相鄭國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本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為政尚累年而成况常才本宗顯慶中劉祥道上疏曰今任官率四攷罷官知秩滿則懷

去就民知官遷徙則生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焉可得乎請四攷進階八考聽選 本朝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義倫代之繼上以洛州團練使郭進遷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加觀察使前後二十年不易其任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監在任十年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就拜羅州刺史兼領靈州路在本軍三十四年繼真宗咸平二年河東轉運使宋博經制餽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祥符三年詔募職州縣官須三任六考方得論奏王旦為相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於其官而眾以為宜其職然後遷 哲宗紹聖元年上曰聞諸路轉運司歲計亦多匱乏自今內外計臣宜久任使盡心管職庶不為苟且繼長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上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有瘡病之人使之在職亦有害雖何溥乞久任郡守上曰目今甚不得已且令成資宰相奏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欲於卿監郎曹中擇其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成資而罷上曰如此甚好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典 孝宗時周操奏國家內設百官外設監司郡守必資久任以責事功今則不然姑欲利其人而已初不為官計也故自丞簿不數月為郎初不為丞簿計職業也自郎不數月望為卿監初不為郎計職業也利而速化人則幸矣職事不脩國家何賴乃若監司郡守之數易則擾一路一州卒伍之差科什

物之製造因緣為奸公私枵然願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

官制五 均任 以量材授任立說

策頭 古人為官而擇人故人才各當其位而無內重外輕之患後世聽夫人之自擇其官而後輕重之勢始分於內外而奔競之風日熾廉退之節日衰矣苟任其勢之自趨而轉移閭閻之無其道豈所望於操化權而器百工者哉自有天地以來一人不能獨治故有大夫師長以任治於內有州牧侯伯以分治於外凡皆欲經理斯世共濟生民而已上之人惟知度德而材諸位初無內外之間下之人惟知體國以任吾事亦無輕重之殊夫是以謀謨廊廟者可以倡郡國之治宣力四方者可以流朝廷之化內外之勢相為聯屬後世設官分職每每屈朝廷之公法以伸士大夫之私欲內外之聽其自擇除授之間汨於應酬無怪乎職業廢曠而外俱不理也

策頭 漢制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復選博士諫大夫為郡國守相人以為漢均內外之任如此不知其銓次得宜而後任不差或有出於是法之外補九卿者皆治效昭著之人而治郡無狀者則不敢有升進之望常使任用之權在我而不在于物而任職於下者率不得以徇其私是故久厭承明者三年不上計則不復與轉他官出守會稽者奏功於平越則為主爵郡尉不過程其功能以公其任用爾

共惟國家列聖相承凡所以裁制偏勝以為用人之法者甚

嚴也卿監郎官選補外任藩帥監司擢補內闕非直曰更出
迭入使無輕重之偏而已也抑不止是仁皇在御人才輩出
有如韓范二公人才中之景星鳳凰也自今觀之西方有功
則自外推居政府異時邊事奏警則一撫陝西一撫河北亦
其人焉蓋其迭居內外惟願其才之所堪欲以稱君上之任
使爾何外非內何內非外哉

愚聞內外均任之要非可以他求亦反諸君相任用之間參
諸古人為官擇人之意則人才各當其任無負乎上之委寄
矣是故惟其清規重望足以刑百僚而重朝廷則使之為公
為卿而非昵也惟其才力猷為足以辦州縣錢穀之事則使
之分守令之任而非踈也而何因循苟簡之足憂政績治効
之顯著則隨其高下以進用攷察核實之既至則不使貪榮
嗜貴者得以躡處曾何煩碎媒進之足慮近君近民皆王事
也朝廷郡國皆賢路也遠近不必拘內外不必論而輕重之
弊不革而自去矣

聖人設官之意不徒曰居是職者享是祿而已又不徒曰應
是格者則予之以是官而已苟無其才不居其位也故居其
位者必其才之宜乎此者也遠近內外惟其稱耳烏有所謂
格法烏有所謂資歷而亦烏用左俯右仰陰關陽關以制其
輕重哉故凡為術以制其輕重權出於不得已者也

漢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言臣願出入禁闥拾遺
補缺帝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卿矣宣帝選博士諫大夫

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出諫官補
郡吏朝無爭臣所謂憂末而忘本也本唐太宗時馬周言今
朝廷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乃補外任
邊遠之處用人更輕通高宗時以雍州司戶參軍韋絢為殿
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豈雍州判佐
比乎武后朝李嶠奏切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
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明皇時張九齡言古
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士入而不出於私計
甚自得也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
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官給舍轉貞元間
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使府宣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

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李泌開元制選京官有才識者
除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使之常均永以為式通鑑班景
倩入為太理少卿倪若水餞之謂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德宗貞元中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寡薄自方
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求為洪州別駕
李泌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三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
分知諸州上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張知白上言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
方須擇郡守切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
訴比遣外任多有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
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奏

自古常患重內而輕外唐外月官俸尤更豐足臣請外官職
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人樂於郡邑則百姓受
賜亦致化之本也高宗高宗紹興五年詔比年以來重內輕
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其迂擢
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三年
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紹興紹興十一年上曰朝廷用人初
無內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為奔競苟得居內則為遷在
外則為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內而數
十年風俗墮壞趨向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隆興孝宗隆興二
年詔太上皇帝昨降手詔令卿監郎官吏迭除授以均內外
之任可令二省遵奉紹興二十八年詔旨施行淳熙十五
年臣僚上言伏見今日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
途此內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均
中外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不欺無間踈
遠不次擢用以風勵天下孰有不勤者乎乾道乾道元年七月
辛亥臣僚言守臣之弊重內輕外革之宜更出迭入外有治
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人效其職
詔令中書省置籍寧宗寧宗慶元六年臣僚言比年以來更迭
之制不明寔成內重之弊居外者慕中都起登仙之嘆在內
者視淮陽有厭薄之心臣恐內重外輕弊愈難革嘉泰
錢文子云漢選郡國守相高第入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
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其所以

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
而復遣之郡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能
辭則又曷嘗不以為重耶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四

官吏

宰相

名流舉業



意發端素有宰相器業○讀野水橫舟之句則知其有濟川之才讀山川草木之聯則知其有調元之手於戲宰相之器業不白於已位之時而一篇一詠已評計於時人之吻是以賢者終以位三槐攝台鼎如印券而無齟齬是何耶宰相之體二人抱之固有素也苟素無其體而勉強以為事則誠信不足而布被盜名器業不優而伴食負辱體安在邪伊周不作後世之宰相無真體而漢人錢穀之不能對者迺有知

大體之稱於戲周官一書三農九穀周公未嘗有所不屑為也烏害其為體耶若平者但飾辭以欺君爾漢之相無平若也猶若是他何貴焉王陵周勃丙吉魏相吾所以御揖而不之顧不之議蓋其宰相器業本無素學一旦遽膺大任則襟捉肘見百感呈露顧何述以掩之耶

稽古儀議 古人相體相業○真者以識為相之大體斯有以立為相之大業何哉所謂為相之大體耶曰守成法而不至於拘擊勤小物而不主於苛細持定見而不必其已之是者斯體也矣古之識是體者蓋冥明於周公而莫暗於子產何則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若甚屑屑也而周公為之蓋知禮賢之非細事也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有固甚瑣瑣也而子

產為之蓋不知小惠之非善政也夫其於體既有明暗之殊則其為業不無小大之異今觀其輔周之功用廣大高明日月之照雨露之澤也佐鄭之規模狹隘卑淺燭火之光桔槔之潤也

法祖嘉猷 我朝輔相得失○宰相當用讀書人藝祖之聖訓也闔戶而讀論語足以定大議而有餘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猶以為終身行之未盡治國平天下之道孰有外於此書者彼借周公六典以售其害民之政者非其學術之偏為之乎宰相以道佐人主焉用例先正之格言也編次中書總例刪取中書例類綱目特謂為相者必知典章則更不能欺耳初非廢人而任法也彼創條例司以行不仁之法者非其心術

之偏為之乎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此體國之公心也彼好使人同己者何其見之狹歟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為人主不可不常知艱難者此愛君之遠慮也彼有謂天變不足畏者何其言之舛歟大抵由古及今宰相學術粹而心術正則一言一動皆足以為致治之基學術駁而心術邪則一舉一措皆足以為兆亂之本其機至可畏也

時文警策 相道視時劑量○噫文風未盛人才寥落則開閣延賢誠不可緩時乎端人正士布滿朝端雖所進之人不知所自不失為公外敵交侵事機沓至則舉離舉子將焉用例時乎太平無事持盈守成雖守法持正不失為精朝廷清明國家閒暇則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可也時乎四方利病壅不

上聞則逆賊風雨之事不可以不奏矣揖遜守成邊鄙竄謫則兵部不理錢穀不對可也時乎盜賊竊發事變孔殷則為節度使為延資庫使而兵財不可不理矣宰相之事迹豈不視勢之緩急而不同乎

宰相為世重輕○李揆第一名在四夷晉公安否見問夷狄堂堂山立風采震聳真有以伐狡焉者之謀而國勢九鼎矣是故斯人之出處常係天下重輕所謂身佩安危者也時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友鰲山之雲臣主遭逢則推長才與學而為濟蒼生之楫用舍特在時耳其身初無輕重而一進一退吾之國勢則泰山與鴻毛也誠得斯人秉鈞當軸則聲色不動而精神自倍施為不迫而福祿無窮社稷生靈實嘉

賴之要不可一日去者此韋處厚所以深願裴公之入也

能任重能定危○惟天下之謹厚者乃能任天下之重惟天下之鎮靜者乃能定天下之危周勃之推魯不妬多智之陳平而安劉之事高帝不注意於平而注意於勃卒之北軍一呼人心一定而不搖者周勃之功也霍光之不學不如儒雅之孫弘而托孤之事武帝不屬之弘而屬之光卒之擁昭立宣漢祚幾絕而復續者霍光之力也故自其文采而觀之則二子之材非周霍之所能望自其任重而觀之二子足以勝其責乎

綺語駢珠

股肱所以助元首

坐鎮雅俗而以伴食譏

棟梁所以支大廈

親閱訟牒而以辦事取

清規粹德師表百僚

處玉鉉之地而身佩安危

洪謨碩畫運量一世

調鹽梅之味而澤洽黎庶

簿書期會非徇常程

謂之道揆權度人才之府也

錢穀甲兵非勞細務

謂之鈞軸橐籥人才之地也

廟堂殫盡王事共圖

擊撞震撼賴之以鎮定

軒陛笏陳國論參決

辛酸燥濕賴之以調以齊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不曰姑幸安而已

六氣不和思所變之不曰姑塞責而已

觀宗元梓人之說則不可奪斧斤刀鋸之工

觀楊顛作家之論則不必親奴婢鷄犬之務

相臣之責有四○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舉首

而望曰是天地開泰之時也而天變胡為而未銷昔人有曰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變不難弭於今曾有是志否乎若猶未也則文靖災異之條奏詎容無慊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欣欣引領以冀曰是夷狄懲膺之時也而夷患胡為而未除張公浚規模經畫皆為遠大之計於今曾有是計否乎若猶未也則萊公澶淵之勲業詎容無愧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延頸以待曰是賢才彙征之時也而人才胡為而未盡出范公純仁薦進人才必以天下之公議於今曾盡其公否乎若猶未也則進賢退不肖之責其將何辭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計日以俟曰是黎庶安輯之時也而民生胡

為而未盡安張公詠在蜀訪民間事悉得其實於今曾得其
實否乎若猶未也則漸蘇天下之責其將何辭

養臺諫以盡言○宰相知有臺諫則玉燭未和思所叶之金

甌少缺思所全之惟恐臺諫以不能變調鎮定責我也宸衷

未粹思所格之黔首未安思所寧之惟恐臺諫以不能致君

澤民罪我也朝堂之區畫一有未善則愧怍生於心而自反

焉不使臺諫之聞得以緇白簡也軍國之勦裁一有未當則

忸怩形於色而自悔焉不使臺諫之知得以汗清議也彼或

言及九重繩愆糾繆彈及庶府指佞斥姦相臣猶當相與扶

持國是而不肯鉗敢言之口況敢沮其風采乎

弭私忿以體國○同調鼎鼎同秉鈞衡則權力相軋彼勝我

負誠可亦藉也試思議論差池廟社安危係焉身與廟社孰

輕孰重則權力之勝負果有不足較者各植藩籬各植桃李

則黨與並與人勝已負誠矛盾也試思事機蹉跌君父喜戚

係焉身與君父孰先孰後則黨與之勝負果有不暇角者

厚期今日之相○嗚呼自三代而下言治者必予

漢唐而所以致其君於治者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而已然數

子當治定功成之時不能制禮作樂以追無前之迹使後之

言治而求備者嘗以唐不過兩漢而漢不及三代為惜則並

之伊周之烈不無愧焉自茲而降東漢有一李固焉不能解

宦者之弊東晉有一謝安焉不能平中原之亂三國有一孔

明焉不能成出師之功則其餘紛紛者又何足道方今登崇

元老中召舊弼以中外之人望起心上之經綸如泰山喬嶽
之作巨鎮如青天白日之無邪陰磊磊落落明白正大向之
欺者今誠矣向之私者今公矣文富司馬豈得以專美於前
哉漢唐以來名相之事業亦豈足以仰望其萬一哉草茅方
將泚筆以繼徂徠之頌執事毋議其僭

權臣重臣之異○雖然天下不可一日而有權臣亦不可一

日而無重臣重臣之與權臣似是而實非也權臣之患人皆

知之矣大臣一身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

欲其調齊所貴乎重臣者必有素望必有定力有素望則易

於孚信有定力則可以堅疑此重臣之所以不可無也王素

有言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可以為宰相此非重臣而何

書生之職當濃墨大字以裏慶曆之篇愚也何敢多遜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荀君論一相以兼率之

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荀王天

下安注意相賈前陸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曉進不銜能不矜名

不新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然後相

道得而萬國理矣文柳

漢代書置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通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

更高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譚高宗夢

得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其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書說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君漢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兩魏曹參代蕭何為丞相一遵何之約束故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曹參魏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傳諸葛亮之為相也撫百姓示儀軌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本晉元帝渡江王導為丞相桓彝主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王導為相善因事就功本唐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官太宗用玄齡如晦輔政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社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社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眾美效之君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房玄齡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明皇時姚崇宋璟為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而興也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本代宗以楊綰為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賓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裴度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

震四夷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者二十年

二十年

太祖乾德三年上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太宗淳化五年上曰宰相所職甚重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修理一人端拱無事此真宰相之職也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之人此最為先故自真宗之世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躡上初即位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之事興此他日之憂天禧元年王旦為宰相務遵守法度重改作端重堅正明達治體每與同列論事上前自守直道不為曲辨見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人主在論一相爾相得人進百僚薦之人主人主當斷而用之九年三月上曰宰相進退百官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政范祖禹上哲宗曰司馬光為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皆與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蘇軾上神宗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勉使宰相則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設毋乃冗長而無名

王元之云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噓噓驚聲金門未關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肯存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姦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人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陳季雅云陳平不對錢穀決獄論者謂其得宰相體君子謂漢宰相之失職蓋自文帝與平始也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知而歸之天子天子不察則歸之左右近習之臣文帝之入平勃挾重恩握大權帝蓋不能無疑焉則其明習國家事而責錢穀決獄之數即夜拜宋昌之心也平既知帝意所向是以遜辭深謝若己之所得與此固平之所謂智也 呂東萊云唐以中書令尚書僕射侍中為三省官蓋漢世宦官藥臣之稱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則其名之不正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太宗既為尚書六司又有九寺四監釐掌庶務而以宰相揔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有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徵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云專典密職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

常員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又以授帥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可槩此非太宗貽謀之過歟 又云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勢結欲其解紆黯暗汗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翻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

宰相二 以總持大體立設

策頭有大臣之事有有司之事大臣而下行有司之事褻矣刑獄錢穀陳平委之而不問閭傷橫道丙吉置之而不顧者避事也而君子喜之何者大臣之職不可以侵有司也罰二十以上孔明親行之而不憚牒訟數百玄齡日閱之而不辭若盡瘁也而君子病焉何者有司之職不可以累大臣也惟于無所事事之中而寓其無所不事之意則執要以御詳舉本以理末人見天下之萬務畢治孰知大臣之提綱挈領固有不勞餘力者乎

策頭夫坤之六四括囊無咎而泰之九二則取夫馮河括囊則幾於無所作為也而馮河則又勇往於有為焉何耶蓋天下事孰非大臣之所為者特以天下之事務無窮而責辦於一二大臣之經理則將屈於才力之有所不逮故合天下之

有才力者而相與共為之而道揆之臣方將高居不宰坐制羣動而天下事固有不勞而自辦者是正欽馮河之勇而蓄之括囊之時者然也孰謂其辭勞而避事哉

玩意細務而忘天下之大計者非大臣之道也以大體自諉而不以天下之事為念者尤非大臣之職也則夫六官分職各率其屬百司分治各奏其能而為之冢宰者實兼總之冢宰無所不統特不欲身親其事而下行有司之職耳范公鎮請以中書通知兵民大計司馬公光請以宰相兼領錢穀斯言正激於大臣不任事而云耳豈天下事無小無大盡待大臣關決而後為舉職哉 唐柳宗元著梓人傳嘗論宰相佐天子理天下協贊謀謨於廟堂之上挈提紀綱驅策群衆晏

然而成功固不在於親小勞侵衆職觀細謹為簿書刀筆吏正猶梓人之營大厦委群材會衆工已則操尋丈規矩繩墨中立而區處指期告成不愆于素而斧斤刀鋸之用曾不一經其手古人謂宰相自有體諒其然耶方今財用未豐不過責之主計之臣士卒未強不過責之將帥之臣盜賊未銷不過責之守土之臣獄訟未平不過責之士師之臣而宰相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足矣

事 文帝問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浹背愧不能對上問右相陳平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通丙吉嘗出逢清道牽闔者死傷橫道過之不問逢人驅牛牛喘吉止問之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闔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方春少陽用事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本蜀諸葛亮為相嘗自較簿書楊顯諫曰請以作家譬之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司晨犬主吠盜今明公乃躬較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本唐房玄齡進僕射太宗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閣牒訟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

大事關僕射通本朝哲宗朝韓琦為相日曾公亮為亞相趙鼎靖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本應該文字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以為得宰相體 高宗紹興三年十一月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為務理孝宗乾道二年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字文書盈於几閣其中多有常程細故雜沓至前使中書之務不清上曰所論可謂至當六年中書門下條具煩碎不急之務歸有司理

宰相三 以資助同列立設

事 說官分職而相之職不以事而分循資例遷而相之位不以資而進諫功責吏而相之業不以功而考相者助君而行政也錢穀必知非相之明也簿書必較非相之勤也彌綸天下之經建立天下之務其孰有大於此乎嗚呼相職不明

父矣坐鎮雅俗以伴食譏親閱訟牒以辦事取奴婢鷄犬之
務不分而斧斤刀鋸往往代衆工而執蓋世之好名者皆若
流也昔高祖開基而子房無智名太宗撥亂而房杜藏諸用
是果在於紛紛乎雖然括囊無咎固六四大臣之所當為馮
河之勇又九二大臣之不容已惟寬而不失於柔剛而不過
於亢是則為相之大體歟若夫姬公在位海不揚波司馬入
相邊無生事則有自然之効在

策黃扉貳職玉鉉參謀豈非師尹之副乎按漢表御史大
夫掌副丞相則今參貳之意也按唐表參預參議得管朝政
則今參貳之名也夫惟貳於相職則小大相通長貳合議盡
推車叶力之忠効同舟共濟之義相曰可參曰不可參曰然

相曰不然則天下無不舉之事矣嘗觀宣帝之朝丞相韋賢
御史大夫則魏相也丞相魏相御史大夫則丙吉也丞相丙
吉御史大夫則蕭望之也大抵寬嚴相濟故能成中興之功
又嘗觀太宗之任參預等官也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魏徵
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謂創業為難徵則謂守文不易其
後玄齡尚為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瑀有偏駁則
玄齡裁正議論相規故能成一代之治是豈唯阿貝位伴食
中書而已乎

樞密之官何始乎名肇於李唐權重於五代其制則備於本
朝其意則防大臣之專也古者文武為一塗兵政無兩府居
則周召出則方虎顧豈有二任哉自兩府之名一分而甲兵

強弱相不得而稽也邊吏科瑣相不得而與也事機繁急戰
守安危不相得而謀也夫廟堂之上樞要所關大臣之職事
無不統豈以兵機而置之度外哉

也嘗聞真宗皇帝之臨御也並相畢士安寇準而天下卒享
承平之福今聖天子登庸元老叶圖事功臣民舉手相慶以
為太平且在旦夕矣愚切謂治有內外事有本末未易以泛
言也今日之弊亦多端矣如支厦屋於本末俱弱之時四方
上下無非穿漏而所先者棟梁也如醫壞證於補瀉雜用之
餘四肢百脉無非受病而所急者腹心也舉其細而遺其大
先其標而後其本梓人氏之云乎良醫師之云乎夫銓曹之
積冗版籍之不均鹽鈔之不行關征之當弛此治之在內者

也將才之難得屯田之當講敷羅之未易革監牧之未易舉
此治之在外者也是八者不可謂非今日之急務然此特其
節目耳事又有急於此者非叶氣之未調歟元良之未定歟
私謁之未杜而奸邪之難節歟諸葛武侯曰官中府中均為
一體此正其體統之論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
而國定此正其本原之論也大臣素學此者也而臨事眩焉
可乎

事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禹拜稽首遜于稷契暨皋陶 宣王召公周
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武帝石慶為相事不關決醇謹而
已 漢唐太宗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

其直英衛善兵而勞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若是後新進吏
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名者諒其
然乎房杜元宗虛懷慎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政事皆推而不
專時譏為伴食宰相本傳揚國忠為右相公卿以下願指氣使
莫不震懼雖有才行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本傳本朝太宗端拱
元年呂蒙正與趙普俱相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
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
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蓋用人耳言行錄真宗朝寇準在中
書舉措多有任同列忌之事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五

官吏門

臺諫

附

給舍

名流舉業



職要權重任專○莅職霜臺執憲駕列官人百吏
側目斂衽則御史之職為甚要擊搏豪強摧折權貴直情而
行無所回避則御史之權為甚重雍容禁殿察邇天光諫而
必行言而不聽則御史之任為其專職之要權之重任之專
則鐵石肝膽鷹鷂操行其剛如此者然後可以為之誠貫神
明忠昭日月其公如此者然後可以為之志懷秋霜行勵圭
璧其清如此者然後可以為之凡為御史者具是二德則有
罪必舉豈牽於依違無罪必釋豈憾於平素其文必直則不
至於好事而緣飾其事必信則不至於傳聞而失實不以三
尺之具而網天下則急於細微而繩其所可緩者無有也不
以一眚之微而揜大德則摘於細微而遺其所既著者無有
也六患既除則言必可行舉無不當遏惡揚善懲一誠百使
天下四方聞其風采而悅服之其立風憲正紀綱豈云小補哉
名立則累之招○嘗觀蔡襄四賢之詩固足以見景祐諫官
之盛君子則謂適足為景祐之諫官累石介聖德之詩亦足
以見慶曆諫官之盛而君子則謂適足為慶曆之諫官累嗟
夫一誠忠赤百奏炳丹諫者非所以沽名衆口雌黃僉言暴
白讎者不喜其近名名之出累之招也夫以前之妙墨精筆

播之大篇長章本以是而美君子也豈以是而累君子哉大抵邪正不並存也已欲為正人孰樂於為邪是非不兩立也已欲為是人孰甘於為非是非邪正之道固不可以不分而是非邪正之名正不貴於角立是以小人之嫉君子未必盡小人之過或者君子有以激之也

稽古傳歷代御史之職○御史之設始於周官掌贊書而受法令焉漢因之令司糾察之任而不如儀者御史得執法以按之故潔白廉正貢禹之為御史也埋車輪於都亭張綱之為御史也以繡衣而討奸猾暴勝之為御史也其他如辟駟馬者有人震山嶽者有人彈擊無所避者有人簪筆以奏不法豈非魏辛毗之事乎當朝正色百僚敬憚豈非隋柳彧

之事乎為朝廷紀綱為天子耳目驗之於唐無可攷也若其建置惟唐尤詳大夫中丞則掌以刑法糾百官之罪其屬有臺院以侍御史隸之有殿院以殿中侍御史隸之有察院以監察御史隸之唐初高宗復憲臺武后臨斷謂之肅政光宅元年分左右臺以知百司以察風俗又以四十八條察州縣神龍景雲雖廢其職而延和復置至德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之職會昌升大夫中丞品東都留臺有中丞四職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等主留臺而御史之職莫備於此矣

漢唐臺諫得人○在建元朝有臣若黷號稱汲直面折廷爭多愆一言輕犯人主之怒甚矣其意也在地節朝有臣望之

號稱儒者發奸擿伏剛毅自許不以一毫挫於人何如其正也越漢而唐嗣汲蕭之遺響亦不乏人論諫百篇炳若丹青贊其忠也裂麻斥佞伏閣救賢城其壯也大抵志鯁之士無世無之而蹇諤之風凜凜千載

法祖嘉猷臺諫舉職有三○慶曆間治平日久公論幾鬱猶籍臺諫挽而回之故一竦未去凡十八疏爭之必追其白麻而挫其鋒他如唐介極口論列乃以燈籠錦議潞公以觀望責吳奎當時謂之拽動陣脚奪權之言日橫之譏有自來矣權之輕重不必論也真宗之時田錫自恐諤時賣直故取封疏而焚之仁宗之朝魏公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故取諫稿而集之此其志各有所寓諫草之焚不焚不必論也祖宗

盛時天下無事故監察一職惟以治官而不與言事之責元豐以來權臣用事新法方行臺諫非材奉行風旨之不暇故劉摯王巖叟皆欲以御史而任言事之責言事之任不任不必論也

我朝臺諫得人○我朝公道開明直氣磅礴范司諫受任能幾何時歐陽公亟以書促其言鄭正言入臺未有建明田承君亟以書責其咎宗愈之挺疏十八上而爭愈力元城之志銳矣嶺海之行雖與母訣而不悔今之任霜臺者能是乎在臺三月言四十事而皆可行元鎮之風凜矣翰林之迂至強項而百不拜今之居烏府者有是乎

時文警段臺諫因時舉職○霜臺烏府陳善閉邪職為諫官

者不可不言固也然治勢輻輳宿弊未去則封還詔書抱麻而哭可也上無缺德下無缺政雖在位如草野不以為默朝廷尊嚴官職修輔則屏人而言伏蒲而奏可也儉人未斥君子未安雖引裾折檻不以為訐衮職有缺君過未改則輒焚草稿外莫能知可也聖德寬容納善無壅則雖集為奏議可以見天子從諫之美矣天下無事則自六察至殿院至侍御御史無不可矣臺諫之事豈不以事勢緩急而不同乎諫臣當舉其職○古者工誦以箴百工可諫也警誦以詩樂師可諫也公卿比諫三公九卿皆可諫也豈必有言責而後可諫哉後世諫議大夫官以諫名也不在此位則不得以諫拾遺補缺職以諫設也不在其位則不得以諫蓋諫諍既有官而他職復有所陳則曰侵官曰犯分語及天子則曰指斥乘輿言闈廊廟則曰誹謗朝政必有言責而後可諫也故官以諫為名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可也奈何得言而不言或言而非所當言則政有糾矣未嘗入告民有疾苦未必前陳不過毛舉細故以塞已責指擿小疵以備月課瑣屑之語平凡畷雖不貽仗馬之含羞亦無復駟馬之號矣雖不至鵬鵠之屈狎亦無復皂鵬之風矣臺諫貴乎善任○用臺諫而必惟其人固有以肅朝綱任臺諫而不久其職亦有以沮士氣朝綱不肅是言責之臣可括囊也士氣苟沮是風憲之地直傳舍耳嗚呼臺諫豈群有司

比耶身居烏府望以任怨首戴冠冠期以擊邪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其選甚不輕其責甚不小也用之不惟其人則栖楚雖佞亦可為叩頭龍墀之事任之不久其職則長孺雖鷲亦無以展拾遺禁闈之忠既知之必用之既用之必久之用而不久則為臺諫者有斂身耳有卷懷耳如君德何如國事何如公論何如社稷生靈何

綺語駢珠

六察之職則同 白簡霜飛忠誠懇倒

五諫之辭則異 皂囊露奏利害詳明

闊略於鯨鯢而纖悉於鯀鱓 諫垣直筆辭氣生風

姑息於虎兕而伺察於狐豚 烏角抗言忠誠貫日

殿上之虎有不怒之威 鐵冠朝簪祗具文耳

獨擊之鵠有不震之勇 白簡夕捧祗故事耳

不係長官不徇大臣借事權也

不避權豪不畏強禦養士氣也

抗論激切者或陽示優異而超遷

立志忠鯁者或不得盡言而引去

任以言職則事無大小皆得以抗論

許之風聞則事無虛實皆得以直陳

敢於論人主之過而不敢忤權臣之意

敢於陳宮闈之非而不敢指廟堂之失

當今獻策謹毋顧望大臣○臺諫不知有宰相則權門之焰

方熾可彈則彈之戚里之聲方震可劾則劾之不以宰相有所關係而曲加回護直士抗言而不獲可下則下之姦人附勢而受寵可斥則斥之不以宰相有所牽制而功為避忌元宰雖尊一有可議則鳥獲弗於前亦必正吾之言責而使之膽落三公雖貴一有可言則斧鉞凜於上亦必振吾之職守而使之骨驚彼雖宿德舊臣施為稍舛元勳碩輔舉措少差臺諫猶當相與箴規缺失而不敢倒公議之戈況敢承其風旨乎苟或官以諫為名不思有以奉其職仰視宰相不可輕忤則權要可彈未必不恐傷投鼠之器戚黨可劾未必不恐妨媚寵之途衆正以訐聞則以其拂相君而擠之陷穿群邪以按進則以其附相君而助之階梯甚至相臣有過而乃緘口以蓋其失阿意以順其非不能為朝陽之風而不自耻則公論謂何

言路之脉尚活○厥今風聞縷布露奏條陳歐余王蔡播之歌詩誰肯為不肖之若納純仁大防出於親擢誰肯為希旨之劉庠入臺而即言事孰不如巖叟之忠抗章而論新參孰不如呂誨之慮奸邪在側孰不能草斥夏之疏貴倖竊寵孰不能陳排張之書清議冰生直言霜凜吾國生氣幸有一綫耳

勉以各盡其職○繼今以往查告之曰官邪當糾爾之職也毋其退避權貴而不欲言主過必箴爾之責也毋以抵忤上心而不敢言否則習為沉痾之風緘默之態政事之得失不

問朝廷之理亂不知則風骨幾於不立事權幾於浸弛雖有諫臣猶無諫臣也

臺諫之職在宰相故玄齡遜直則隨有入閣之奏林甫妬忌則習成仗馬之風蓋國家之有臺諫猶人之有耳目也耳目壅塞不足以為人臺諫緘默不足以為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臺諫可無憾矣而國論之是非變於是人才之邪正激於是天下之安危伏於是人主抑何利耶嗚呼唐介之論文彦博同出同入范仲淹之論呂夷簡俱退俱進此先正盛德事也為大臣者其念茲也

朋植黨祇所以召盡言之禍蓋職雖在於諫諍心實貴於公忠建言持論苟出於公則如推車焉同主於行如操舟焉同期於濟前輩所以論事如爭而相與如黨上前爭事而隨即無事者其心平其氣和也不然不激於去邪而激於立敵不激於為國而激於營私不激於植君子之幟而激於操小人之戈不激於持公論之衡而激於左異說之袒以風憲之地而為劔戟之場漢黨錮之獄唐清流之禍厥鑒在目也為國者盍鑒諸

故事源流

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考聖王置諫諍之官防逸豫之生也魏謨曰御史臺網紀之地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通簡上霜疑筆端風起崔豸御史大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

唐御史御史○周成王御史贊冢宰掌書贊御史大夫

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簡臺掌

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公事卿奏事舉劾按章

前百漢御史冠曰法冠一名獬豸冠 成帝時御史臺有烏

集故謂之烏臺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

船廣德諫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 張綱為御史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有無君之心京師震

竦並見唐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

百官之罪惡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

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百

諫官○唐魏徵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高宗自韓

瑗稱遂良之死內外以言為諱及造奉天宮李善感極言之

時謂鳳鳴朝陽李林甫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

無敢正言者補闕杜暹上書言政事斥下邽令因以語動其

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

得乎由是諫諍路絕林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

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夫人臣進言豈易哉始欲陳

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

十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社口非社稷利也韓

皇朝典章御史○皇祐二年知諫院范鎮言御史臺合臺請

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其不可行亦

當明諭不可之故使自知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

王素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方論列是

非候得旨乃退上曰真御史議者目為獨擊鵲 程顥為御

史神宗召對問以所為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撥拾臣下短長沽直名則不能上以為得御史體錄

劉顥為御史言事貶蘇軾以詩送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

世稱為鐵肝御史

諫官○夏竦除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奸邪凡十八疏爭

之奪其命代以杜衍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四人

力引石介范公曰介性好異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

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主上無失德朝政亦自修

舉安用如此諫官哉錄

宋史論嘉祐六年歐陽修言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

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英州別駕至和

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

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

州今又唐介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

二十年臺諫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

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蔡襄上仁宗曰伏見選用王素余靖

歐陽修等增備諫官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竊思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忠誠剛氣群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惡也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諫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況名者聖人所以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 蔡崇禮奏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也為之耳則欲廣所聞以益上之聰為之目則欲廣所見以益以上之明故御史之選唯學足以古今之要而達於治體識足以見事物之理而通於世務然後能舉職唯忠而不欺無變亂於是非正而不阿弗矯誣於功罪然後為可任

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者非天子曰可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

臺諫二

以培養言脉說立

作士氣以回言脉易養士氣以壽言脉難天開日明善旌復立時則回言脉於久屈者微示其作興獎拂而有餘陰消陽長諫鼓新鳴時則壽言脉於方伸者非極其涵養保護而不足甚哉臺諫者言脉之地也言脉之絕續士氣之消長係焉言脉續而士氣振則天下有治而無亂言脉絕而士氣沮則天下有亂而無治治亂之決不在乎他而惟在乎言脉絕續之間人主何可不為天下國家計而使言脉之常活哉 策自古國家興亡之驗惟於臺諫之伸屈最為可見唐興之初屢賞諫臣其後中微則悉求溫潤秀美沉默弘寬之士為之而陸長源論其不足以扶顛其後又不振則東省閉關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李石所以悼唐室之抵權又其後孟昭

圖侯昌業皆以言事誅紀綱大壞唐隨以亡矣是則促言脉者祇所以自促國脉也

高宗聖度優容言無不納臺臣議論高出蒼天朝廷有動容變色之警臣子有大聲疾呼之忠謨國大臣如汪如黃勢焰薰灼此何景也而劾罪二十昌言于廷如張如王衆所指目此何時也而極言無隱一黨擊去有明白馬無回護焉敢言之氣春江怒濤矣鼎居言責三月而言四十事玉音皆俞守論近臣以三疏而遂乞補外諭以不宜輕去有涵容焉無摧沮焉敢言之氣豈秋霜敗葉比耶

柄用人才率以親故而敢言之氣沮於畏議及國政日為謗訕而敢言之氣沮於媮如虺如蛇奄奄退伏鐵心石腸轉為

繞指之柔矣論列是非得旨乃退誰為獨擊之鵠乎顏敢諫
執簡卻立誰為殿上之虎言脉不振固言職之辱也卒至於
國脉不振豈不重為天下辱哉

事賈山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本太宗正觀初導
人使諫魏徵言事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天子亦為霽
威上本朝熙寧中蘇軾上神宗曰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
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
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何人言及
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
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
臺諫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
始以臺諫拆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去
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
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盲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
吠之狗

給舍 附 以封駁命令立說

策諫官隸中書所以救正於命令未行之始給事隸門下
所以救正於命令已行之餘夫命令者人主之所以驅役奔
走天下者也朝而九重暮而萬里播傳而不可揜迅疾而不
可留誠使盡善而無可指則言而莫予違也行而莫予拂也
苟或有一可議則言輕招憂行輕招辱其損可勝既耶是以

人主多為曲折以善其命令也方其未行也則其諫諍之官
敷陳條奏謹防其過於未形之始迨其既行也則有給舍之
臣矯正封駁力回其過於已形之餘凡此皆欲善其命而已
策大抵人主之命令出之也易出之而盡善也難漢宣帝
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四府舉幸武賢小第湯充國奏湯使
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
衆左馮翊缺上欲召嚴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異時成
帝之封董賢詔三下而王嘉力封還之此皆後世繳還詞頭
之漸蓋命令惟欲其善也命令未善雖十易之不為病豈得
以反汗而少之哉

唐文皇號為知所以謹命令者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
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觀順從不聞違異若
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
事凡國家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注其名謂之五花
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止
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而命令之出稱善矣

祖宗選用給舍必許振職張永德之罪出於詔按而張詠則
封還之遂國夫人之命出於中旨而何判則封還之呂誨黜
命直送其家韓維則乞正官法安燾除命直下吏部劉摯則
乞追成命寧非以此權要之任不可輕徇歟群賢相慕風采
愈振呂公著之除侍郎當也告命不經書讀而范純仁言之
范純仁之除兩制當也告命不經書讀而蘇轍亦論之至哉

平甚如范祖禹之堅於執奏韓忠彥之不肯稟議封還御史
之除熙寧三舍人之所守如一是一宜履行繳納不嫌及汗凡
有差除莫敢斜封者亦有由也

書給事中○漢黃門請給事中日上朝詣平尚書奏事分
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通漢
舊儀給事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名夕郎亦謂夕拜通唐
張元素遷給事詔修洛陽官元素上書諫止太宗嘆曰張公
論事有回天之力本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
於黃紙後批之故史臣曰批敕有夕郎之風本齊幹開元初
遷給事中論駁皆據準古誼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
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不下乃復論奏並下唐

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
敕不便者塗竄而奏謂之塗歸同紹聖中給事中葉祖洽曰
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為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
給事以讀為事其不可讀則駁之今使舍人兼權給事凡
有書過文字並不迴避不惟名實淆亂而給事之職遂廢詔
除特旨書讀不迴避餘令互書繼元祐間梁燾曰朝廷命令
間有失當初則舍人繳納中則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公議
不以為然諫官御史乃論之今不舉封駁之職而曰自有諫
官焉用給事乎繼唐介知荆南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邠封
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復知諫院如故諫隆
興間給事金安節奏事上曰近日都不見繳駁但繳駁來朕

無不聽聖

中書舍人○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為詔詰號
令乃今中書舍人也通唐中書舍人掌侍進奏議表章凡詔
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書行 唐以舍人主
草制給事中主封駁至本朝則合以封駁之職歸之康定間
富弼封還詞頭後遂為常旺繹間康定間以劉沆富弼並知
制誥初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氏以罪奪封至是復命之弼
繳還詞頭而舍人繳詞頭自富弼始楊懷敏除副都知
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文彦博曰唐
給事袁高不草盧杞近來富弼亦封還詔書上意解並長李
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詔書次至大臨亦封還之

世稱為熙寧三舍人四熙寧間詔駁正事赴執政稟議給
事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自當求決於上
何稟議之有乾道初中書舍人洪适進對上曰向後有合繳
事不須劄子但批敕將來聖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五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一

官吏門

兩制

名流舉業

館閣



立意發端非才不敢濫處○李建為翰林學士自惟草詔思
遲不願司文翰遂改尹京兆崔沂為中書舍人自愧踈淺不
足以供詞翰之職遂移官諫員愚每致疑於此切謂儒學之
士職在翰林練習帝誥發揮王猷得出入於禁闈而專以文
章為用縉紳之榮也彼二人者何其幸得處是職而遽為之
辭哉蓋學士舍人職親地密奉承清光而專用以討論潤色
為事必能遠足以知先近足以見當世貫穿百氏洞達六
經如杜學士之筆無點窩動中事幾如陸舍人之揮翰如飛
文理俱愜而盡其所謂大手筆者用能視草北門判花西掖
無少愧焉然則李建崔沂辭豈無謂哉

辭令之善極難○愚嘗讀春秋左氏傳二百四十三年間雜
載列國之君臣相與盟會聘問之辭者甚眾當是時獨稱鄭
善辭令何哉及三復其書而熟考之然後知鄭有人焉馮簡
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禪謀
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有事乃問諸公孫揮使禪謀
適野以謀謀得則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
之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各盡其善鄭國賴之以治焉夫鄭居
春秋之際以地則不大於吳楚以民則不衆於齊魯而乃以

辭令之善使敵國不敢稱兵諸侯不加無禮苟非四千之力
孰能至是哉

稽古備議兩漢帝制之美○自古守成之君適時泰定有不
能少緩文事以為治是以崇儒重道每留意於代言之任播
告既修風動四方煥爛述作號令溫然終能遠迹長駕登于
太平使後世有稽焉知所本也三代已後遭秦變古文風掃
地漢興拾簡編於煨燼一時公卿或出於屠狗販繒介胄刀
筆視文事為不切世務然效論六經容有金馬石渠之選紀
述功德容有承明著作之庭亦知文事不可一日少去故也
東漢始置尚書侍郎專文起草孝廉之士試以箴奏而補之
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與今翰苑亡異王

通獨於漢制屢加嘆美蓋以其辭不束於程度而有溫厚典
雅之風真得王言之體耳

唐人辭令之善○爰自春秋以來歷漢魏晉隋而暨乎唐區
宇一定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大振文治日興異才輩出乃有
西掖代言北門視草之任馬周岑文本取譽於正觀元稹白
居易濟名於元和常袞楊炎有除書德音之稱張燕蘇許有
大手筆之號下山東詔令使武夫悍卒莫不流涕則陸贄為
之也賜魏博詔書使王元逵等肅然效順則李德裕為之也
慰陣傷之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而武宗賞以官錦草德
裕之制曰計皆予同言不他惑而德裕贈以玉帶則封赦為
之也以至思若涌泉文不加點五花判事禁中頌牧皆顯顯

然為前史美談之人也顧不為詞臣之巨擘歟

法 國朝兩制得人○國朝未改官制之前翰林學士帶知制誥乃真為內制之職而他官帶知制誥者為外制之職若不帶知制誥而但為翰林中舍者是特寄祿官之稱官制既行則翰學中舍自為職官不復帶知制誥之銜然國家所選兩制名儒彬彬實異於唐且畢士安之與張洎均之為才士也我太宗之選翰林用士安而不用洎以士安有德行而洎特有文之士爾楊億之與梅詢均之為文人也我真宗之選知制誥用億而不用詢以億望實素著而詢特險薄之人爾北門深嚴非可輕任寧用竇儀而不用杜暉暉蓋醜酒無取也西掖典司非可序選寧用劉攽而不用曾鞏鞏蓋操

優偏諛也范杲獻記擢以翰學可矣然驟競求進則拒之而不入林希有文處以中書可矣然諂附無耻則斥之而不容噫祖宗之選用嚴矣哉

兩制之榮有二○切嘗求翰學之榮矣冊妃之命所當從也而宋祈不肯草冊后之命所當奉也而楊億不肯草丁謂再相之麻均不奉詔崇勳招提之記齊不進葉夫內制翰學之責也今啗以利祿而不從迫於權貴而不徇其操守何如哉非非乎又嘗求中舍之榮矣丁謂除參中書告以降麻舍人反以草制雖拂權勢不恤也呂弼罷樞丞相力請命詞舍人力請用麻雖拂廟堂不顧也遂國之命創例封還李定之詞相繼繳駁夫外制中舍之任也今抗大臣而不奉任衆怨而

不從其節槩何如哉非榮乎故曰錫宴賡詠不足為蘇翰林賀而忠孝一人心之詠君子以為賀也揮翰如飛不足為揚制誥喜而願秉忠清節之詩君子以為喜也

國 委任不專詞藻○翰林學士深居玉堂中書舍人分列紫省實公朝之清選典司綸綍密邇冕旒非詞藻雅麗者不足居也然而詞藻固當澤至於制命之言王者所以布告天下也係民心之去就關國勢之盛衰或當危疑變故之秋以單制片辭感人心挽天命者有之其所係為如何耶使不能導達誠心敷宣德意徒欲求工於駢四儷六之文果何取哉若夫司馬相如為武帝視草而帝制之美遂為後世稱首陸宣公為德宗草制而奉天之詔能使軍士之流涕則庶

乎其無愧矣

非才難處其職○左接寢殿北瞻銅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駉駕得御殿之駉出入有內司之導珍肴潔膳取給太官余稠服御資於中庫恩之至也備待顧問辨疑是非典持縑牘授遣群務一得一失動為否臧職之重也非夫恪謹而有立秉正而通理俾爾樞要簡乎寤心言不及乎温木之名謹不遺乎轅馬之數處其職者不亦難乎

不徒工於為文○夫官稱內相職曰從臣非徒曰工於為文而已也如止工於為文則翰林之死不必嚴殿後之居弘文之館不必拘殿左之監內安不必使之陪夜宿不必使之直也昔張燕公之為學士則能佐佑王化粉澤典章陸宣公之

在翰林則誅猷參決皆出其手其所以密邇宸居宣明聖意
固有出於文章之外者矣

綉語駢珠

敬金馬之禁廬 玉堂賜篆景仰彌文

灑土堂之宸翰 寶帶橫金敬佩新渥

鑾坡西掖豈無冠世之才 視日而遲花磚之步

瑣闥東臺必有回天之筆 遇夜而分蓮炬之光

職務之清要曹局之嚴密 西掖判花周旋禁近

寵遇之殊絕恩數之便蕃 北門視草密邇清光

晨趨禁掖夕宿嚴衛儒者之至榮也 玉堂邃密代掌王言

職演絲綸言備顧問朝廷之遴選也 鑾坡觀深寵承帝渥

有棧奏之能而後可以居蘭臺令史之職

極名儒之選而後可以登瀛州學士之榮

北門視草西掖判花膺是選者固在於文詞

背屏批勅禁閣演綸畫是職者不專於文詞

當今詞臣在於遴選○玉堂森嚴金鑾密邇所以處其

人也不為不清青瑣回翔紫誥兼綰所以選其入也不容不

選夫翰苑之職王言之所代焉絲綸之所出焉治道賴之而

粉飾皇猷待之而潤色也自非躬行議論無愧乎古人學業

心術景行先哲則不足以金玉王度矣自非善辭溫厚有得

於國體誠意惻怛有關於生民則不足以黼黻河漢矣是雖

文章之工體製之妙不過榮華飄風好音過耳也是雖記問

之博占對之敏不過時花美女候蟲鳴鳥也寧不為兩制之
辱哉

兩制清華之選○比年以來學校作成人材衆多而儒宗文
師磊落相望詞學之英所在森列召而為之無不可者然愚
謂玉堂金鑾之儲乃異時黃閣洪樞之地有唐自開元至咸
通在翰苑者一百八十九人而為相者五十有三我朝自建
隆至熙寧馳譽於翰苑者二百八人而當軸者二十有一自
建炎至淳熙顯名於翰苑者七十六人而秉鈞者凡八人則
兩制之清華乃兩府之捷徑也惟勿輕其選擇其文學辭翰
之優長者德行問望之隆洽者則西掖待言北門視草必有
可觀者矣

居其任當自重○兩制之選固嚴矣而兩制之所自處者將
以文學為貴耶抑以職位為榮耶否則以踐履操守為重也
且文章典雅有三代風文詞醇深有西漢風翰林張方平司
馬光何粹也史館進碑驚為神速西垣視草嘆曰奇材王中書
何奇也四字龍名御筆親書七言賦詩御筆親製太宗賜
詔何龍也王呂父子俱掌紫誥韓曾兄弟親草黃麻王文正
韓文公何貴也母亦因人之所重者而自重行居先而文次
之則非特所以重其身亦所以重其職矣

意收結辭翰當配三代○雖然學士舍人皆朝廷清選比
年以來鴻儒碩學往往親被識擢愚謂文章有用於世尚矣
學士舍人以翰墨之任得儒林極選平時盡聞天子勞心求

治之意退而載於制書以鼓天下之動道人主討論之意復
三代誥命之文必有忠厚篤實庶節之操足備谷詠而不凝
草創潤色搗繪之才足當委寄而不忤然後執筆持簡佐佑
王化粉澤治典且與經營天下之事輔成太平之業不特為
言語侍從之臣而已也前世以翰林學士為天子私人中書
舍人為宰相判官顧不信耶故愚之所願者切有意於三代
之文治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辭翰當法古作○雖然王言貴於切事而諷勸係焉豈專以
文辭為事哉要必公心直道足以動義槩而壯雄心以社稷
生靈為已任然後下筆無愧詔以見王者之心辭以鼓天下
之動苟惟不然雖翰動敏手變生風雲端若能言之而不能
行何足尚哉昔唐人固作戒厲風俗詔者其意在於痛詆
朝列以洩已忿草征淮西之制者其患乃在於包藏禍心沮
毀成功託上言以快私讎真萬世之罪人也今之代王言者
愚願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法庶無負學士舍人之極選

故事源流

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文易中子制誌詔册則幾乎典誥
矣史記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儒
唐制實翰林學士○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
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待詔之
所也百官志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

至乾封以後號止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為
之既而又選文學之士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
開元二十八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則置學士院專掌內
命凡拜免將相號令伐征皆用白麻選用益重至號內相又
以為天子私人百官志正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
內殿講論文藝夜分而罷至元宗時置麗正殿學士名儒諸
臣皆在其中後改為集賢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
詔乃罷林志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單行
呼而不名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
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車駕幸奉天詔書日數百他學士
閣筆不下而贄沛然有餘初若不經思慮成皆周益事情人

人可曉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中書
中書舍人○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百官志中書有
軍國政事則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通鑑岑
文本擢中書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
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
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徐堅子嶠父子相繼為
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聖歷中楊再思王方慶共
引為判官屬文典厚再思目為鳳閣舍人樣 許景先與齊
澣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
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楊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
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

揚並本

皇朝典章翰林學士○太宗重內外制嘗謂左右曰詞臣之

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知制誥六姻相賀謂一佛

出世豈容易哉太宗賜蘇易簡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

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上復為真草行三

體書刻之周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六字令中書

召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為翰林美事並長

中書舍人○天聖二年祭齊為起居舍人章德象為六部郎

中兼知制誥上謂宰相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須材

識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

慶曆元年富弼知制誥初劉德從之妻遂國夫人者蒙正女

也嘗出入內廷後獲譴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唐制惟給事

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並長

先正論慶曆八年何郊言今國家設侍從官自翰林學士

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

出而朝廷相承唯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今天下多故

政令舛失者不一若猶復雍容拱默則朝廷之事何所寄焉

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

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職並許上章論列

兩制二 以遴選其人立說

策頭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此非杜工部之詩乎味此則

知天下至清之選莫若於翰林古事問仲舒今事問崔琳此

非宋侍中之語乎味此則知天下至要之職無如於詞掖人

主設官所以擇才望之優長者而後畀之以代言批勅之任

蓋以其所關者大也有如玉堂雍容鑾坡整暇候旦而為花

磚之步過夜而乘蓮炬之榮參裁可否而有內相之稱援質

古今而獲頗牧之譽若此其人翰林可以無愧矣青瑣回翔

紫渥秘密正色而抗塗歸之筆明目而披繳奏之忠沮中尉

之白麻宦者奪氣批天子之黃紙宰相動容若此其人詞掖

可以無愧矣

唐揚怡任中書舍人才疎不稱一日促命制令內史持

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窓以取時號斷窓舍人唐學士

入院常視日影為候李程性懶日過八碑乃至時號八碑學

士夫學士舍人儒紳之極選也在唐為西掖北門之禁今舍

人謂之外制學士謂之內制對掌正言職任甚重是必各得

其人而後可而乃才有所不堪職有所不舉而貽譏如楊李

之輩謂之何哉

昔張商英為御史深慮詞臣之非才上書神宗力言其謬以

謂陳繹之文如欸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

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

塤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且深致乎精擇名臣之謂公非惡

夫三子也以為發揮帝猷號令四海非淺學叟辭之所能模

寫也今日居是職者當如何哉是必經學之優深文詞之雄

博則鑿坡西掖可無愧矣

北門西掖對掌絲綸儒者之極榮也方唐盛時茲選重矣號能稱其職者亦代不乏人若變更體製純厚明切既屬辭瞻敏不務奇澁詞旨豐美援准古誼詩齊先除書德音擅當詩齊先譽揚齊先文冊大號膺宿老之稱齊先以至思若涌泉齊先誠動悍卒齊先皆傑然為前史美談國家恢崇學校作新齊先材追琢其章無施不可窮經之暇嘗留意於此乎夫帝制坦明固自有體槩以灑噩之辭質諸深厚之訓固未易媿夫若唐之數子亦有足尚者矣

事類 同上套

館閣 **附** 以育養英才立說

象頭 圖書之府古人謂之道家蓬萊山預是選者世指為登

瀛茲實天子藝文之圃養才之地粵自微言絕於孔聖遺編燎於秦皇斷簡殘文紛紜流落以尚書古文猶得諸屋壁之間其餘槩可知也當是時書不藏才不養迨漢世宗之時乃喟然憫斯文之簡缺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設粗習秘府而人才間有置之館閣而獎養之者於是有益臺之閣石渠之館承明之廡金馬之門及李唐文風滋盛亦有集賢藏書之院蘭臺制作之庭長育英才得人益多於前世矣

漢唐 漢唐以館閣為育才之地而養成人才有所謂議論該博者辭旨典麗者器識閑遠者見之信史可考不誣夫不及及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作太元以擬周易著法言以擬論

語此揚雄得之於所養者然也庶靖樂道不交世俗專積思於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此劉向得之於所養者然也漢之得人有如此者貌謹儒而中抗烈議論持正帝以五絕稱之恰遺補闕為當代名臣人倫準的此虞世南得之於所養者然也論閻韓張許之文徐堅以為篤論世以大手筆歸之蓋與凡器同列張說得之於所養者然也唐之得人有如此者我國家自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鑾輿臨幸秘省嘆文館之弊不足待天下之英雋乃命有司度地昇龍門右督工經營明年告成錫名崇文又即其上揭為崇閣飛白宸翰以光其名由此羣書之藏益加於漢唐之上鉅軸長籤爛熳如登群王之府垂紳曳帶居其中者儼然為名臣中人以降優游養成之亦不失為佳士有文章有學問有才有藝不可勝數

今之居是選者非有錢穀獄訟以役其心非有簿書期會以經其目非有民事吏幹以督其課雍容黃卷之間揖古人而與之對故得究六經之淵源窮百氏之閫奧養成器業為時聞人其進用未可量也而適者加惠魁傑之儒俾膺召試之寵無亦欲養成宏大之器業以當他日之任使耶居是選者亦當自重矣

周禮 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漢興大收為籀唐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文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

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
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于內禁通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山 唐有集賢藏書之院蘭臺者作之庭有昭文崇文之
館有麗正集賢之書有修文有弘文有司文以至蓬萊書殿
曰乾元修書院曰秘書內外省曰內庫曰三館曰秘書祕府
曰蘭臺麟臺 本朝太宗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
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別建
三館輪奐壯麗甲于內庭二月丙辰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
啓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
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子史集四部為史館書
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會澤化

三年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
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與近臣就置宴
閣下直館閣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繼歐公云臣切以館
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
人則必取於館閣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
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祖宗用人莫
不蓄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陛下即
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
也惟陛下博訪召置館職養育而擢用之亦不為無益矣其獻策收結等段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六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七

選舉門

人才 文武才 東南人才

名流舉業

之意參端人之才品有三○才足以用天下國家者上也才
足以為天下國家用者次也小有才而無所用於時斯為下
矣天地常經待我而正古今通誼待我而明合星嶽已分之
氣伸中國久屈之勢一舉一笑足以移風俗一出一處足以
關盛衰此之謂用天下國家時多艱阨奮身排難君欲康濟
竭力驅馳鳴劍抵掌於義所當為之時犯危蹈難於眾莫敢
前之地捐軀勁節烈甚秋霜報國丹誠皎如日月此之謂為

下國家用若夫小廉曲謹挾以自多一藝寸能迭為誇尚引
天身於事物之外而自以為高爭妍於文墨之間而自以為
工據其華藻粲然可觀措諸事業茫然無補此之謂無所用
於時其亡馬固足以壽國家之脉宅生靈之命而次焉者亦
足以隨世就功救時戡難至於才品之下則焉能為有焉能
為亡又何足以俎豆於後傑間耶
才之何用有三○有經濟天下之才有鎮服羣望之才有分
理內外之才夫當基業之未復威令之未行而能以身任天
下之責以身致天下之治使王業絕而復續治功廢而復振
是謂經濟天下之才德望足以厭清議出處足以高前古其
靖退則可以庶頑立懦其操履則可以驚遠懼邇使聲名震

千四夷德行耀於萬世是謂鎮服羣望之才若夫牧民則有愷悌之風持刑則有寬簡之美為將而身先士卒守邊而氣懾鄰敵有才皆皆得以自奮有功者皆得以自見是謂分理內外之才然而負經濟之才而不獲盡用其才抱經濟之志而不獲盡據其志者天也人才有短有長才德有偏有全隨其實而付之以事則事功無難集之理因其實而責之以治則內外無難集之功苟用或違其所長心或出於所私則必至於敗事必至於罔功矣

有才必用其才○天欲福人之國必生人才以重其國君欲自重其國必合人才以聚於國甚矣天意惓惓於國家未嘗不遺之以才也亦在乎人主善用之耳蓋惟乘其可用而亟用之則人才可用惟審其有用而大用之則人才可用惟勤勤求之而不重所聞忽所見則人才可用惟以天下之寶為天下寶之而不棄之以為敵人之資則人才可用惟不悞於敵人之甚謀而或自喪其所有則人材可用惟委任責成倚注隆薦而不輕於更代則人材可用嗚呼天之生賢曷嘗乏絕也哉天子之氣盛於東南則韓彭英盧參錯旁午矣鬱葱之氣聚於春陵則冠鄧景賈落落布滿矣所患為人主者適丁天時之難而自諉於人才之難得耳不知艱難之時正可以見人材也會稽不耻無以見范蠡嶠西不哭無以見孟明齊不失七十二城無以見田單不用才以處難而動曰才難愚甚為人材惜且重為世道歎也

稽古儆議春秋以來人才○春秋之時管仲晏嬰用齊舅犯叔向用晉子產用鄭季孫行父用魯挾君輔政以交於中國會盟以相一聘享以相悅其卓然以才稱於世者固不可掩而猶不敢盡廢先王之禮義誠信也惟其德不足而才有餘固不得與先王之士並稱德又下衰申韓以刻深之才顯孫吳以戰伐之才著儀秦以辨說之才奮紛紛籍籍爭以自售於世孔孟抱帝王之學蓄道德之富乃獨奔走於列國老死於行役而以迂闊擯棄於無用然用才之效至使生民之禍糜爛泯滅而無有救之者豈不甚可畏哉

秦漢之間人才○秦人既一天下以為六國之餘士游談於齊之稷下客食於四公子之門家於薛養於燕者猶在也而不盡去是則無以弭患設重賞酷罰以致名流欲盡殺而後快而不知結軌連衡之徒又溢出而聚於豐沛之子弟耳餘之厮役報韓之黨入番之盜紛裂四騫各苟富貴卒合而亡秦高帝之興頓八紘以掩之而網羅收拾於未盡之餘猶有流落燕代從車千乘逋逃海島死士五百者二代之人才豈不從可見哉

法初嘉猷本朝名世之才○文富之名在天下久矣中庭拜麻小大稱慶韓范之名在天下久矣樓遲兵間人樂為用天下識師魯者曰師魯其不識者亦曰師魯非尹公之才學足以見知於人乎天下知君實者曰君實而兒童走卒亦曰君實非司馬公之德行足以取信於人乎市井細民知有劉器

之田夫野叟知有陳瑩中其禮之也恭公著之朝士民相慶
子瞻之行駢首聚觀其望之也切戒老之謳厥聲載路包老
之謠聞者凜然其愛而畏之者至雖然國吾國也皆禮義之
地也人吾人也皆中和之人也誰毀誰譽私情不容公是公
非蓋有至論此猶未見其盛也若乃語於蠻貊之邦則又何
如哉無宅相公諮問勤渠黑王相公聞者驚畏何威望之隆
也見潞公而卻立且拱手稱歎焉問司馬公之起居且嚴勅
邊吏焉何德譽之重也大蘇之詩書而刻之長嘯公之賦流
布傳誦則莫不知其文畏趙用者目之以為虎怯楊昭延者
稱之以為無敵則莫不知其武過天雄者不敢疾驅畏曹公
也入大名者必沐浴潔服敬王公也此又莫不憚其威德猗
歟休哉國有人焉不惟士君子知之儉夫鄙人亦知之不惟
中國知之蠻夷戎狄亦知之盛德休烈其可敬畏者如此
時文警人木貴有實用○夫人才之在天下非曰文辭之
雅麗足以誇耀美觀而已非曰議論之宏博足以駭動流俗
而已非曰記問之該貫足以備其問辨應答而已學術之純
一異時之持正論厚風俗者基焉德行之全美異時之鎮國
家安社稷者在焉謀謨之充溢異時之格君心定國是者寓
焉人才之有益於世者為不淺而所以使之純龐慈厚則必
有任其責者矣醞籍之已深漸摩之已久猶懼其無以副國
家之望不嚴於其始而寬以聽其來不責於平時而責於倉
卒之頃人能不矯偽以相尚浮靡以相誇乎

人當取其所長○論人於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
沉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蓋舉世皆有
則有者不足貴俗之所無絕無而僅有者斯可喜也大抵淵
水無縱鱗風林無寧翼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
也習俗移人鼓舞變化雖賢者墮其中而不自覺齊人多詐
公孫弘儒者猶為之楚人深於怨雖屈原之賢不能自免也
人才關世重輕○天下之勢猶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挈
其衡者而為之輕重者不在夫土地之廣狹兵革之強弱特
係乎真才一去就之間爾真才所在雖弱猶強真才一去未
戰而知其敗矣故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士在秦而
六國同以為憂劇孟歸漢而七國皆不足慮秦失其鹿楚漢
共逐之挈其存亡之命者韓信也漢失其鹿袁曹共逐之而
挈其存亡之命者許攸也故韓信之亡蕭何狼狽而追之許
攸之來曹公傾蓋而迎之誠知天下之權所由係也

獨語珠

海嶽氣局	名彰草木	氣大而量宏
乾坤心骨	膽落羗夷	謀壯而質粹
貴之重之如護圭璧	立朝堂堂真不濟之冰雪	
培之養之如植桐梓	論事凜凜少群枉之鷹鷂	
人快景星鳳凰之觀	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時有泰山北斗之瞻	起徒步而仕執珪解布衣而升卿相	
振翅如翹翹之楚潔白如皎皎之駒		

誠一如翩翩之騅豈美如單單之魚

當今獻策人才有長有短○且人才有長有短為人之所不能為知人之所不能知者其長也失夫人之所當為昧夫人之所當知者其短也才之長者用之於世則有餘才之短者施之於時則不足黃霸之長於治民不為不德矣班氏稱之於史所以紀其美也杜如晦之長於斷不為無識矣史臣褒之於傳所以著其實也孔明之長於治國亦不為無能矣陳壽志之於傳所以表其功也謂非才之長者能之乎然三子所長固足以觀其才而所短則尤有可論者夫霸非無長也而為相之初功名遂損於治郡如晦非無長也而止觀之始禮樂必愧於不對孔明亦非無長也而撥之將略應變至乏

於奇謀才之短者又如此吁自三光五岳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也久矣

人才與世俱亨○藝祖創業垂統而人才萌芽於繁霜凋零之後太宗真宗繼體守文而人才條達於陽和解凍之餘仁宗繼之而人才假大於南薰播物之際是以國家承平享安靜和平之福于斯時也士雖不求為赫赫之名而實之所在名亦隨之特混淪淳厚之風圭角猶未露也自是以後雖抑鬱於熙豐紛更之時而不能不暢於元祐之始雖剝爛於紹聖調停之頃不能不白於建炎之初慶元偽學之舉雖能霧滄於二時而不能不大明於嘉定之際開此泰壽此脉舍今

上註望

監六失以用人○是故唐太宗以干戈搶攘之中而能起李勣於既老穆宗文宗以宴安宮掖之餘而不能用晉公於未病善用人者何可不乘其可用而亟用之耶無相如數十輩不害為漢而差強人意不可一日無賈長沙無封德彝數百輩不害為唐而慷慨論事不可一日無馬新豐善用人者何可不審其有用而大用之邪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魏尚為當時之頗牧唐敬宗當饋歎蕭曹而不思裴度為當代之蕭曹善用人者何可重所聞忽所見而謂人材不足以供吾之用耶秦有王猛而為符堅之管仲魏有崔浩而為拓拔之子房善用人者何可不以天下之寶為天下寶之而反為敵國之資邪袁紹不用田別駕而快老瞞之謀齊帝既誅斛律光而墮周人之計善用人者何可誤於敵人之慧謀而或自喪其所有耶齊所憚者樂毅代樂毅以騎劫則止秦所忌者廉頗代廉頗以趙括則敗善用人者何可不委任資成倚注隆篤而或輕於更代邪吁是皆已然之明驗而用人者之所當鑒也

士當以厚自待○雖然古人已矣不可作矣鍾二氣五行之秀而為非常之才古今不乏也特視人之自處者何如耳抱膝長嘯之日高吟梁父之時經綸天下之規模已定於胷中當為孔明忠貫日月功高而主不疑身佩天下之安危而臣道無闕當為子儀若夫江左諸公之燕安江沱吾其懷於鳩毒唐季宰相之受制北司吾其甘於汗辱苟能加

仔養之功盡講求之力以其窮之養而為達之施以其幼之學而為壯之行要必正天地之大經伸孔明之志以安社稷為悅繼子儀之美而後可

才必用而後見○愚願朝廷之上獎拔孤介之人勿使久於淪滯扶持端方之士勿使撓於動搖以進者宿之彥勿使銷於沮畏則作宋長城重趙九鼎必有任其責者矣雖然抑猶未也天之生材也無窮君之用材也無盡網羅收拾何可限並計哉東山雲寂寂中有安石未起焉北山月沉沉中有彥倫未出焉社中有宰相馬跨下有將軍馬草廬之中有龍而臥焉鹽車之下有驥而伏焉以精神鼓舞以意氣招徠車載斗量之無算也執事而果曰才難則略試一班請自隗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欬才焉文王才生於世世 齊湏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唐魏元 唐太宗曰君子小人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通鑑

歷代事蹟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十六相左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語 聲子謂子木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雖楚有才晉實用之左 公公 漢高祖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

之謀騁陸鄺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刑法志

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紀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贊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漢息群士慕向異人輩出卜式枚於芻牧洪羊擢於賈孺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馮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鄧當時定今則趙尚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楷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張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閑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孝宣纂脩洪業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章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洪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功迹見述于世 東漢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傳 論唐之名將曰英衛李靖李勣也唐三百年輔弼百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本 李郭戰功推為天下第一齊 太宗謂王珪曰卿有標鑒可為朕言房玄齡等才且自謂孰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職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耻
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證若乃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
子有一日之長韋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
之責任也謀斯從才斯奮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
功致太平矣贊德宗下詔曰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蘊其才
也其時尊主庇民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
貳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
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李晟等保寧朕躬光復宗祏李晟
皇朝典故太宗興國八年前上曰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主深
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
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朕孜孜訪問正要求人庶得良才以

充任使也煇端拱元年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賢士大者
為棟梁小者為榱桷今封疆萬里人無棄材日思孜孜庶臻
理本也同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量無
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
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范文正公贊揚大年
之像曰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
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佐佑天子如
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
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
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遺其正可知矣行
仁宗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樞密使而杜衍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
蔡襄為諫官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
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
斯脫又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契衆賢謂衍等大姦斥踈也同
胡翼之門人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
公輔之簡諒其在在外明體適用教士子民者殆數十輩書
高宗紹興五年上曰恢復之圖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
之事何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退小人年孝宗乾
道八年揚萬里論人才上曰人才要辨實偽要分又曰最不
可以言取人聖

宋正論余靖上仁宗曰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
貨平時先有管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
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陝西多盜賊則又用杞
今茲夏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溫而即移之是使杜杞
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嘆

文獻通考書林云自吏不循良而從遷固有循吏傳自世不
好儒而後遷固有儒林傳時在東漢然後獨行二十四人有
傳時在東晉然後忠義二十五人孝友二十人又有傳時在
李唐然後卓行五人有傳時在五代然後死節三人死事十
人一行五人又有傳嗚呼自數者之立傳也而後世之人材
始不逮古矣古者不傳循吏以其吏之皆循良也古者不傳
儒林以其世之皆好儒也以至渾渾之書灑灑之書噩噩之

其所載者不知其孰為獨行就為忠義孝友孰為卓行孰為死節死事惟其舉世皆無而僅有之茲其所以立傳也止齋云古之謀人敢於侮人之國而不敢侮其國之人於是為國首不可無可忌之士也楚之誘隨也而忌季良晉之啗虞也而忌宮之奇彼惟不用晉楚之忌也故斃不然二國雖弱未若是其亟亡也韓信之將伐魏也幸其不用周叔而其破趙亦以李左車之計不行嗚呼不畏萬乘之國而難其人者國首不可以無士也

人才二

以隨才器使立說

策頭勢有離合才無消長以繩墨取士以資格用人此平世之規模也以意氣招徠以精神聳動此興王之氣象也天生一世人物自足以辦一世之事功豈豐於昔而嗇於今幸於前而踈於後耶蓋時平則豪傑隱事變則功業著晦冥起伏初無常勢顧把握世道之權者何如耳苟能解縱繩墨而徠之以意氣脫略資格而動之以精神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雷霆震驚而蟄虫奮矣嗚呼衰代棄才興王良佐則何間乎時晉國有才多自楚往則何拘乎地山巔水涯樂道自娛才之隱也頽簷敗屋抱負莫展才之窮也將才藏於行伍真才沉於下僚嘿焉若訥而其謀足以濟天下之功矍然若不勝衣而其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若人也其果能盡得之乎莫深於九重而蓬華之士何由而周知莫尊於廟堂而一介之微何由而上達

漢後元天子臨軒拊髀而遠想頗牧唐長慶之君當饋歎息而恨無蕭曹愚閱史至此切怪當時士大夫與在廷公卿間果無英偉可以備官使者及反覆漢傳乃見後元時洛陽年少遠投長沙雲中太守方桂吏議天下無雙如李廣猶未握將軍印也然則謂之乏才可乎孰讀唐書錄乃見長慶時少室山人久在諫垣香山居士外遷刺史三朝元老如裴晉公者尚無恙也然則謂之乏材可乎試取而用之何遽不若頗牧蕭曹彼漢唐之君方且以謂天下無材而不知有材而不能用也此馮唐所以面議而處厚所以深譏歟惟我國朝隨材器使廉如沈義倫可用矣不廉如王仁瞻而可棄乎仁如曹彬可用矣不仁如王全斌而可棄乎將以有智為主者也然智將不如福將故萊公不得不舉欽若將以有功為先者也然使功不如使過故趙鼎不容不叙張浚以知節之少年而見憚何必拘於老成以堯進之不學而忠實何必拘於儒士將才之難擇如此也然則如之何亦隨其器能而用之爾

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踈賤或能言之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辦而泛駕解弛或能濟之把筆版築孰非王佐屠狗販牛皆可五鼎山林妙野之中皆賢智英雄之伏卒伍廝役之下有韜略謀猷之人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立談而封侯或一言而佩印或黥而王奴隸而將布衣而公卿何可銖較而寸量也

脂然相契洞然相忘去其邊幅解其繩墨推嘉魚之誠以結其權新采芑之田以作其氣興孤竹之風以厲其節故委身於上者無睥睨越越之嫌勉力於國者有優游翱翔之樂才者得以盡其才智者得以效其智勇辨者得以售其勇辨

事 鄭裨謀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左襄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語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語晉表甫曰是以聖王使人必以器苟非周才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本阮咸上疏曰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材木洪纖曲直各有所施本傳唐創業者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張元太宗曰君子小人如器各有所長通韓愈曰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上語宰相曰內外官吏皆量才任職喻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繼真宗咸平六年上曰任人擇材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上孝宗乾道三年衛溥論用人宜用所長乘所短上曰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不必知樂知樂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堯

人才三 以大臣引類立說

策頭 人有常言得百驥驥不如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如得一歐冶何哉蓋驥驥常有伯樂不常有太阿常存歐冶不常存世有伯樂歐冶雖青萍汗血皆願長價於其門矣果何求

而弗獲哉近而取譬大臣其羣才之伯樂歐冶歟故常為之說曰大臣之意向人才之進退係焉故有薦賢之蕭何則子房不下邳矣有招俊之王導則安石不東山矣有濟美之玄齡則馬周非新豐之馬周矣如是則人才不求而自得不然絳侯中毀長沙乃鹽車之厄矣材甫怙權曲江為篋中之羽矣異罈媒聚歛之奸綠野不問人間事矣如是則人才雖求而不得

策腹 非韓魏公不能知孫汚非呂文靖公不能知包孝肅非司馬公不能知劉元城龐公籍不知狄青則嶺南不平范仲淹不知種世衡則西師不捷張方平不知明鎬則貝州不寧趙鼎不知岳飛則襄陽不復

嗚呼金陵當國正人為之一空晦叔在朝吾輩可以言仕人才之進退豈非係於大臣之意向乎騎劫才更燕為齊地若思往代晉失雍丘往事可鏡也今則用者非才才者不用復欲他求其所未試焉吁謬矣昔張魏公之復用也衛士一見舉手加額書押才宣元木色動蓋威聲素著今之秉鈞者能如趙鼎之用張浚則偏裨不必求行伍不必技而頗牧在吾禁中矣將見西賊興膽破之謠遠人有生事之戒可以長城我宋矣

嗟夫何代不生才何才不可用朝廷屢有才難之歎且欲求之於下僚外服之間山巔水涯之際得無謂秦無人殊不思有總領衆職之任政事文學何患乎不精有鞠躬盡瘁之節

官中府中何患乎不一有請身督戰之勇諸道將帥又何患乎不用命尚何必他求哉坐政事堂者不容不任其責

事堯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各繇衆聖輔

德賢能佐職文王師用賢聖開天太顛散宜生亦聚於朝廷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

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與類俱進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

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槩以朋黨疑之也

九二玉音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爲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爲惡未有無助者也

文武全才 以何才不用立說

策頭自不如識一丁字之論出而天下多目武士爲麤人自

東高閣候太平之論啓而天下多指文人爲庸士吁爲此論者何不仁之甚哉

得每事盡善隆古盛時宅百揆者禹也誓師征苗者亦禹也東征三年者公周也制禮作樂者亦周公也

氣分而天下乏全才漢子房唐子儀三國之孔明本朝之司馬懿范滂江以來之張虞雖代不乏人而求其如古者亦不

效數也獨奈何強別之曰如是而爲文如是而爲武哉時乎

用兵有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身不跨馬如杜征南固足以任人國事不幸而斯人未出則三千騎蹀血虜庭十三人破賊一萬者亦不可缺也有裴度舉自進士而請身督戰固足以成淮蔡之功有寇萊公起自書生而決策親征固足以制契丹之暴不幸而斯人之未出則桑陰不從而大功立白依先登而勲名著其才亦不可乏也世事無盡人才有時又安可強自區別而生紛紛之論乎

策段并州長城臥護北門英公之績著矣其視洗日虞淵之

狄仁傑固自有間然所以各成其功者時也三箭天山戰士長歌將軍之威著矣其視提衛兵夷嬖臣如張柬之者固若不侔然所以各成其功者亦時也錦綉胡兒視平原書生若

易與耳即其倡大義於二十四郡風靡之餘而較之睢陽張許之節義均爲忠也何必以彼此別之白衣山人單言暫謀

拔兩京於朝廷榛莽之後較之單騎見虜之子儀均爲義也又何必以輕重別之高官武臣之作兵戈在眼之詠特少陵

流落困頓之餘姑寓之於一吟一詠以自見初不必拘其健兒勝腐儒之句以爲詩之定論也

國朝至慶曆嘉祐人才之盛極矣真文富韓范於政府擢歐余王蔡於諫塗天下毫髮絲粟之才莫不填然附翕然奮前

輩所謂大者光明俊偉不可窺測小者猶靖恭正直譬如深山大澤蛟龍之所潛化竦然自有不可犯者存要其所以改

是者實我仁宗聖度如天兼收並蓄不敢有一毫沮天下之

才使欣欣然嘗有無窮之心而無自怠自棄之意夫惟天下之人至於不怠不棄也然後可以有為故當時任分陝之責者始終一韓范也守陝西判三司平蠻除盜亦先後一杜杞也大槩使之得以各效所長各奏所能而不沮其成耳然則四十二年之治效光耀千古論者歸諸仁祖得人之功者用此道也 昔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守成右文戡亂右武觀注與右之辭則知當右文之時非能廢武也右武之時非能廢文也如陰陽之在四時未嘗獨用而偏廢特春夏則以陽用事為主秋冬則以陰用事為主其實交相待也國家人才則有文臣武臣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吏部則有文選武選皆制名之異耳其實何文

非武何武非文岐而二之輒分重輕殆不可也

事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詩六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後漢寇恂少為郡功曹先武北征問鄧禹誰可使守河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河內太守朱鮪來攻恂大破之晉安帝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謝玄應詔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見兄子且責之雄曰雄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兄文且武兄何病焉通唐李靖兼資文武出將入相長孫無忌太宗曰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宰相文武兼者惟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文斌稱其備用並唐本朝真宗祥符二年上謂宰相曰王嗣宗自許於兵陰祀事有期京

兆宜得大臣才兼文武者處之既而嗣宗請行遂以觀察授之續英宗嘗與輔臣論進用人才不可拘以常格或言如狄青才武可用然以其出身行伍為執政亦不免人言上曰人貴責實豈事虛名至於士人才業可用者未必盡高科也古之選士不必閱閣正為此爾續范仲淹才兼文武須延安事日夕訓練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續范文正公云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鞞鈴無所用心驕逸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頓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於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取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

人才五 東南人才 以何地無才立說

續頌世之論人才者大槩有三以天文為說則曰元精生李固昂宿應蕭何以地理為說者則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以人事為說者則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文王之士濟濟秉德愚嘗合是三者而論之大抵人才非天地不生非帝王不成帝王之功與天地並人才之生於天地亦猶天地之生萬物美質良幹奇葩秀實不必皆出中土而珍奇瑰怪至美可愛之物雖遐陬僻壤間亦時有之而帝王之用人亦猶醫師之聚百藥匠氏之器羣材牛溲馬勃兼收並蓄樛櫨株儒咸適

所施則稟粹鍾靈雖天地之功因任而官使之繫帝王之力
然則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資世何必取儒士於鄒魯之鄉而
擢將相於山之東西哉

策 楚自克庸以來人才雜選揮汗成雨臨品之役為賈為
謀子越子貝為將以滅庸六年邲之戰宣針沈尹子重子反
許儂養由基彭名屈蕩之徒實為之將孫叔實為之謀至使
晉人有為敖為宰百官象物若何可敵之語令尹子文之治
國箴尹克黃之奉使子囊城郢之忠議皆良才也既而公子
午代子囊為政因以子馮屈到之徒八人為之助至使當時
君子有楚能官人之美襄十年人才之盛亦可見矣此聲子所
以有楚材實多之歎也楚之滅庸滅黃入陳入鄭觀兵雒陽
其人震恐者豈非楚國諸人之力乎

我朝植國以來而東南人才著見於功業者已彰彰可紀由
童子而致身宰輔則有如晏公元獻平元昊而致太平則有
如范公文正主一代之文盟則有如歐公文忠以至杜公衍
之典銓公平趙公抃之正色論事陳恕真鹽鐵之譽范純仁
世濟忠直之褒則人才之見於江浙者然也兄弟繼為學者
則如三陳父子皆以文名則如三蘇以正道事累朝則如曾
公亮以至蘇頌之奉行故事楊億之稱職翰苑范景仁有名
聞之美蔡襄有四賢之詩則人才之見於閩蜀者然也
今日黃旗紫蓋運在東南則其所出不知又當如何而邇日
以來一帥儲一將操一司常有不足之憂豈天之生材固

豐於昔而嗇於今耶嗚呼養才有學儲才有館進士有舉武
學有舉上而宰相朝行既有所知之薦而監司郡守又有剗
章之薦官方病其冗而憂才之不足用豈真不足於用哉無
亦甄別選用之道猶有可議則作成之下當必有鳶飛魚躍
者

書 吳趙咨使魏文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
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權有張子布為腹心
陸遜諸葛瑾步騭為股肱呂範朱然為爪牙同甘寧凌統徐
盛潘璋丁奉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本符融曰謝安桓冲
江表偉才通王導江左夷吾本

本朝仁宗熙寧二年司馬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
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
風俗何以更得淳厚繼陳恕黃魯直洪州人晏殊撫州人劉
敞歐陽脩曾肇建昌人范鎮范祖禹張浚成都人孫抃蘇軾
蘇轍眉州人田錫嘉州人楊億吳育章得象劉珙建州人蔡
襄興化人鄭俠陳襄福州人陳瓘南劍人蘇頌泉州人上官
均李綱邵武人范仲淹范純仁蘇州人趙抃衢州人鄒浩常
州人杜術越州人宗澤婺州人並行籍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八

儒事門

儒學

附

事業

師友

異端

名流舉業

之意察焉日力心力學力○玩日力於不用者不知學者也
弊心力於無用者不善學者也窮日力之所至勉心力之所
能充學力之所到者此古人所以無止法也世之患有二玩
日力者忘其本弊心力者徇其末愚嘗求其所以然矣蓋忘
其本者氣質以惰累之也徇其末者氣質以卑枯之也古之
人居則比閭游則庠序耕則畎畝無他嗜好故其心朴無異
馳騖故其業專惜陰不踰晷競辰不愒日春誦以覺其聲音

之和夏弦以導其心志之平干戈以壯其容羽籥以齊其節
故蚤莫以思之夙夜以繼之諷誦興起有三年通經之學就
將緝熙有三冬課成之功未聞玩日力於無用也而今之學
者則不然矣古之人誦習以詩書折旋以禮樂洒掃應對以
明其遜俛仰居處以約其中致知格物以究其用窮理盡性
以開其牖五常之教以浚其源養之欲其平培之欲其固利
機不能蔽其情名枯不能易其介敬業樂羣無陵節也德成
行尊無躐等也故天爵自修而人爵無干於念慮之間至理
日融而祿仕無浼於襟抱之素未聞弊心力於無用也而今
則又不然矣鑿其得而戒其失窮日力之所到勉力之所
能以充學力之所到非士學之所當取法於古者乎

儒以孔孟為尚○言天下之功用必歸之於儒論儒者之標
的必歸之於孔孟是不可不審處而明辨之也自有天地以
來非儒者不足以盡經綸之道凡生民之日用常行而不可
以一日闕者皆儒者之功用然舍孔孟以言儒猶舍堯舜而
論治是殆臆說者也嘗因是而推明之有儒學之源流有儒
道之用含有儒論之是非要之合於孔孟者必無可得而議
苟一毫稍與古矣豈能免後世之譏乎嗟夫始之以正其終
猶弊始之不正終將若何儒學之源流盡於正不正而驗之
桑麻穀粟可濟實用終日談河不足止渴儒道之用舍盡於
虛文實用而求之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儒論之是非苟以醇
疵而斷之則皆不出於權衡之下豈是三者而質之以孔孟
之至論則儒之標的有在矣

稽古儆議歷代儒有真偽○自太史公論六家而後世視儒
者為專門之學自作史者傳儒林而後世指儒者為章句之
流嗚呼儒術之不明久矣夏商以前有其實而無其名成周
之際即其名以符其實春秋戰國以降名實亂於天下矣夫
儒者道之盡焉者也達性命之理謂之儒蘊皇王之學謂之
儒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謂之儒可以尊主庇民可以經
天緯地謂之儒守孔氏之家法挹聖人之遺言忠信稱於朋
友行義齒於州里處利祿不移其守臨患難必徇其節是亦
儒之徒也若夫借六經以文姦假言語以欺世苟可以榮身
濟欲則從之如決江河而名義之防一不暇顧殆失其所以

為人者矣尚復可以儒者言哉故嫚罵儒生者不知儒也居常毀儒者不知儒也或譏其以文亂法或病其多文少質或惡其不達時宜者皆未嘗知儒也

孔門罕稱好學○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遽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田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田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日如此其衆多也而號為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古之君子可以終身不仕而不可一日無學故富不能使之驕貧不能使之病爵祿不能使之盈患難不能使之控潔乎其內而無慕其外此其所以大過於人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今日行其道明日計其功所得者錙銖而安於錙銖所求者毫髮而盡於毫髮高者不過矜於名下者不過汨於利一有所存盡棄其學而從之譬如惰農之人今日獲而明日毀其耒耜將何以卒歲哉

法祖嘉猷國朝儒先之學○國家崇儒而右文異人輩出持正如李公沆制變如寇公準定天下之謀如韓公琦識天下之務如范公仲淹明天下之變如富公弼此則經濟之學也唐公介之直諫范公鎮之勇決呂公誨之先見劉公安世之危言范公祖禹之愛君而不忘蘇公軾之臨難而不懼此則名節之學也道德之學如司馬溫公之師友義理之學如呂大臨之兄弟文章之學如蘇老泉之父子性命之學則明道

伊川其人也象數之學則希夷康節其人也若夫學問之有師丞又有胡安定馬嘗觀其設教於湖語學者必以道學傳者必以誠正樂律之謬議兵陣之法水利邊防算數莫不各有其教純明淵篤直溫簡諒亦莫不各有其人此則講明體

祖宗真儒之盛○聖朝以儒立國世享其效累洽重熙在真宗朝則儒者以文德之敷而決澶淵之策在仁宗朝則儒者以武事之備而立西陲之勳有文致太平武定亂略四夷八蠻想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非儒者乎有出入將相四十餘年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者非儒者乎考其議論則以通經學古為高要其事功則以濟時行道為急南渡以來儒者祖述孔孟憲章伊洛議論事功並行而不相悖夫何指學為偽黨禁方嚴習俗移人趨者瀾倒大冠若箕脩劔柱願小有負荷搏手周章者斗量也

時文警段正學曲學得失○有正學有曲學正學主乎義曲學徇乎利正學本乎公曲學徇乎私正學足以平天下曲學足以禍天下發於心術見於行事不可誣也人徒見子夏之徒為莊周之荒唐荀卿之門有李斯之苛刻阿王氏者傳論語之禹作美新者擬周易之雄遂以學術之正不能救心術之差于房學兵法而進退出處容止可觀賈長沙學刑名而論要言詞動出禮樂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乃比管

樂之孔明仁義一言為唐三百年之根本乃喜縱橫之魏徵
又以學術之差若無害於心術之正吁過矣心術者學術之
本學術者心術之符幻之所習即壯之所行口之所誦即身
之所履平居不欺吾心則緩急必不欺吾君平居忍背其師
則臨變寧不背國

次序講明踐履○為學之大要有三有次序有講明有踐履
次序之不知則顛倒先後而不足以入道矣講明之未盡則
惑亂疑似而不足以知道矣踐履之不實則沉溺空虛而不
足以至道矣悠悠而入循循而升如木有根如木有源增加
積累由端倪而盡精微非次序乎孜孜其為昭昭其昏如鑑
去塵如目去障審思明辨舍口耳而求心曾非講明乎兢兢
而力行豐豐而不倦如為山而不虧一簣如歷遠而不憚千
里深造自得有篤行而無中畫非踐履乎

學必期於有用○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
則見乎堯舜周孔而無所觀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
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
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
學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之也布可以温故人取
之以衣其身粟可以飽故人取之以食其腹今且有積布而
不衣積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丘山而夫人不免於凍餒而
死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學道而不
用安以道為哉

結語駢珠

以心為師 蘊之為德行 根源乎道德性命之理
以識為輔 行之為事業 發揮乎仁義禮樂之用
以所見為箋傳 修之身所以施於人 點之然也與游
以所得為辭章 行之家所以移於國 顏之齋也與居
不于其外而于其內 遺口耳之習而達性命之源
不于其末而于其本 略形迹之粗而悟精神之蘊
塞者俄且通也昧者俄且知也
瞶者俄且開也懦者俄且立也
先之以時習而至於不習先之以致知而至於不知
先之以立言而至於無言先之以謹思而至於無思

思學廢於變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摩通學廢於偏
黨黜學廢於頌略敏學廢於疑貳

管今獻策 革去時文之習○獨怪夫為士者不為湖學之講
經義時務而乃犯伊川之戒勤一生以盡力於時文父兄之
教詔師友之授受非較義賦之工拙則指論策之方圓噫舉
業取其足以應選斯可矣而必欲盡力其間吾不知以此時
文施之文學施之言語其可乎其不可乎而況於蘊之為德
行措之為政事乎盍亦反而思之曰我之明體適用何以不
若安定之門人其去四科也遠矣我之立德立事何以不知
景行冰泐之先哲其去一貫也抑又遠矣
當以顏曾為法○克己復禮吾之盤銘閑邪存誠吾之藥石

心地之昭融者鑑空而川止性天之發越者魚躍而鸞飛寧為田之如愚不願為商之文學矣無邪一語詩之符印寂感一機易之堂奧曾中之收斂者霜降而水涸紙上之土直者魚得而筌忘寧為參之一唯而不願為賜之多聞矣蓋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孔門善學獨稱顏淵傳道獨稱曾參一則以愚得之一則以魯得之信矣學之深造自得正不在於口耳聞見間也

抹士學之二弊○自其陷於氣質之累不能屏除而蕩滌之也則悠悠於歲月而不知時之不再來役役於因循而不知機之不容禦荒嬉輻輳而職守不知脩急情苟且而性分不知踐是蓋不知學之過矣自其溺於氣質之累不能奮迅而棄去之也志負英明而獵取經傳以事華靡才抱卓犖而競

尋子史以角新奇窮歲費時工為追逐好尚之舉業糜心膠迹力為矜誇流俗之時文是又不善學之過矣於是易試為課必如伊洛之教可也講明經世必如安定之教可也蓋世之所趨俗之所尚大抵皆敝心力於無用則張化樞以運動之恢教齋以鼓舞之宜有當世師儒以任責也

正學正學在於尚志○雖然有為己之為有為人之學古之學者為己其終必至於濟人今之學者為人其病必至於喪己今之峨峨然纓其冠于于然而來其皆四科之品乎其皆湖學之流乎其果為人乎為己乎抑方人之事未暇論

耳幸因執事言志而有請焉時當暮春吾德和也春服既成吾行全也浴乎沂水吾政事之潔也風乎舞雩吾文學之融也詠歌而歸吾言語之粹也是非狂也此時此意蓋欲安老懷少與萬物同一造化之春也志伊尹學顏子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不失於令名韓昌黎云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列周濂溪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有洙泗之師道則何患無洙泗之弟子四科之外知有異乎二子之撰者

學當審其所師○共惟皇上挈正道之綱維揭正學之標準淳祐初元祇謁先聖禮異世之匹夫如天地從祀舊章特命釐正削去荆舒崇獎濂洛邇者又貴寵考亭大書宸翰以光其講道地俾後學得所師焉此一大機也斗杓所指而愚夫

愚婦亦知東西南北之殊塗况蒙被教育者乎志則春秋道由忠恕太極其德日月其譽吾願師孔子水輪玉井光風霽月池蓮可愛庭草不除吾願師濂溪吟風弄月玉質金聲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吾願師明道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吾願師伊川非特愚志也亦聖天子崇尚之志也若夫攻乎異端流於曲學則愚豈敢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通天地人曰儒揚君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荀儒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

道為最高前漢文志

歷代事 漢高祖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冠溺其中

罵酈食其曰腐儒幾敗迺公事折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

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

說之懷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汲黯遭秦漢滅學仲舒下惟

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贊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劉歆

元帝好儒術見宣帝所用皆文法吏嘗從容言陛下宜用儒

生宣帝作色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惑於名實

何足委任元帝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

始以儒術進弘方今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

為詩書蓋寬封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

貢薛韋匡迭為宰相紀揚雄論不說於聖人斟酌六經林光

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林章帝建初四

年詔曰漢承秦衰顯儒術隋王通與教河汾叙彝倫正

皇極文中唐太宗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

與議天下事韓愈通六經百家之學舐排異論攘斥佛

老其原道原性等數十篇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本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三年因閱蜀宮人鏡背有識乾德四年

鑄者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編真宗祥符

五年陳彭年奏對上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故秦衰則經籍

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有唐文物最盛宋梁而下文風浸微

太祖太宗不變故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

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獻

先正論 劉光祖奏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

是以陋漢唐近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

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朋黨窮

達知其命進退知有其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

其戚窮而在下則以體性命之奧為勲業樂至道之味為鐘

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為尊主以忠謀為愛君本朝盛時初

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

於此故也 呂祖謙上孝宗不為俗學所沮者必能求實學

不為腐儒所惑者必能用真儒希進之人舐排儒學謂智力

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

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及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

將士遷延而卻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

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果權利所能奔走

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隳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

者耶

文集 蘇東坡云孝文之所以得者是儒之術略用也其

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孝文得賈誼之說

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興禮樂係單于則曰不

敢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

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其心遠略此豈儒者

教之賢良 曾子固云立心不實為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
負墻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致
知格物論保民則發政施仁論律身則孝弟忠信論防範則
禮義廉耻筆於經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然迫而索之或
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或枵然而虛也

呂東萊云嘗怪世之論高祖者曰高祖不好儒罵鄭生則曰
腐儒幾敗乃公事罵隨何則曰為天下安用腐儒自今觀之
鄭生果儒士而隨何果儒生哉噫二子不足道也折隨罵鄭
足以挽大下之士然高祖不專其過於二子之身而駕其無
用之說於儒者之過是使千萬世之儒為二子受辱而鄭隨
之腐卒無耻於漢也當是時紉蘭擷蕙茹芝採薇不止商山
之四老也洙泗之餘風形於魯邦絃誦之間惓惓然知有
國之守者抑又衆也嗚呼儒者之道曾何負於後世哉

儒學二

以審其操術立說

策頭開之師曰道必師孔氏學必師周程亦可以弗畔矣蓋
正道至孔氏而極正學至周程而盛孔氏集百聖之大成周
程集先儒之大成也有志於道而不師孔氏之道則道其所
道祇為其端之害道耳非吾之所謂道也有志於學而不師
周程之學則學其所學祇為金陵之曲學耳非吾之所謂學
也道非吾道學非吾學小用之則誤其身大用之則誤天下
此豈國家之所望於吾黨者哉

策腹我宋受命五星聚奎文明之運開先于此然後氣之漓

者淳判者合清明之氣得以全付予人名世大儒相望挺秀
不由師授默契道體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
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
之傳脉絡分明規模宏遠使人欲自是不得肆異端自是不
得騁吾幸有濂溪焉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
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辨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世未明之惑至若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徑
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造知幾其神之妙悼斯文之
湮晦而傳易憫聖人之志不明而傳春秋吾得明道伊川焉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
周程之學而誰歟若夫金陵則不然偏見臆說好人同已假
晉陽甲兵之語以撼韓忠獻舉伯鯨方命之罪以責富文忠
托異論立赤幟之喻以沮同馬公設五臟去邪之說以黜張
方平更變法度引進小人異時中原之禍誰實召之此吳奎
既言其不可用唐介又言其不可用辨奸如蘇老泉先見如
呂獻可所為深憂而重歎也

切謂百聖之道莫備於孔氏故師孔氏為正道若夫異端則
偏矣先儒之學莫精於周程故師周程為正學若夫金陵則
偏矣正者歷百世而無弊偏者雖一日而難行正者猶通衢
大川天下之所共由偏者如旁蹊斷港一夫之所獨往志於
道學者將師其正乎抑師其偏乎通衢可遵何必表旁蹊之
徑大川可航何必問斷港之津蓋知所決擇矣

事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也孟子曰矢

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荀卿曰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

富使有功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闔而日爭荀

漢尊儒術尚名節唐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董

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唐儒學夫口道先王

語行而市人其名曰盜儒唐李泰伯云言經者玩糟

粕論治者膠緒餘儒者關治亂乎曰儒得其人則為福不得

其人則為賊以小人之資而被聖賢之文如虎斯翼故攫人

之都市耳飾災異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焚惑辭多

壘則曰猥狃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

無為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訟襲而不

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怪不可勝窮范蜀公云且儒之用

可以格君心可以係民望可以重朝廷可以鎮風俗平居用

之則有安富尊榮之效緩急倚之則有仗節死義之操雖其

施之於事或長乎此不長乎彼者固亦有之要非鈍而無用

固而不適者故隨其職分所處必能自效隨其力量所至必

有可觀若夫在班在列在州縣在邊鄙泛泛碌碌無所取材

而其甚者則日以迂闊為世笑此特儒之腐者耳為國者亦

安用此等輩哉戴溪云漢自文景以來上喜黃老下習刑

名未知有六藝也武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富豈復真知儒者

可貴特樂聞其名求勝黃老刑名之說以為高耳丞相衛綰

車戲之士也寧復真知申商韓非之不可用亦逆探武帝之

意以中其欲耳蓋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而陰肆其實公

孫洪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

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汲黯之戇則又從而發其隱

伏以切中其心術之微是真武帝之所謂愚哉

事業 以達諸有用立說

策頭有實學有實用模楷儒宗咀味旨與正心以誠而期至

於無妄格物以知而期至於不昧必終始服膺而無一毫之

欺也此之謂實學趨事赴功立政動化不以迂緩而閑遠人

情不以高蹈而輕視世故必轉移闊闊而無施之不宜也此

之謂實用嗟夫實用即實學之充也實學即實用之本也夫

苟擇善而失之於雜則他日之推行者必茫然多端矣會道

而失之於迂則他日之著見者必茫然無統矣是雖傳有所

宗業有所承其如不切用何

策頭以魯生鄭賈之經學君子猶不之取者以其非有志於

功名事業揆之願北舉燕趙卒能立漢氏山河者不同也以

商皓嚴陵之風節君子猶在所貶者以其太恣情於功名事

業視之願馬革裹尸不負作英雄男子者不侔也故宴安江

沱不如着祖生之鞭嘯詠風物不如舞劉琨之劍稽康輩之

蕭散竹林而槐庭棘位之謀畫有不暇計也張季膺之思專

命駕而匹馬秋風之志氣念不到此也

澶淵之役非細故也舉朝莫有奮不顧身者而寇萊公佐佑

天子不動如山卒使契丹喪膽於天威之下至今謂之大勇
汰兵之請最重事也議者皆以召變為恐韓魏公一尸汰邊
兵數萬人而不聞有一為變者至今謂之大智新法之變至
危機也或者以後患為恐司馬溫公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至今謂之大忠貫于險夷白首不易
如畢士安清哉其人也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如馬公知節直
哉其人也銜命虜廷獻納之爭不屈如富公弼介哉其人也
數君子之所施設之所操持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
卓卓然傲霜雪凌震電不變也

有真學術而後有真事業士固不可以名欺也世治時平坐
之廟堂之上則論道經邦寅亮天地而為真宰相蠻方不庭
付之閭外之事則精神折衝樽俎決勝而為真將軍方國紛
擾付之一道之寄則攬轡澄清省觀風俗而為真刺史文事
武備自有餘力宏才碩德無往不可 刺犀斷蛟鈴刀遇之
固為堅而莫邪遇之則為脆凌霜傲雪蒲柳處之固為變而
松柏處之則為常揚華旗扛洪鼎孺夫孺子舉之固為重而
烏獲任鄙舉之則為輕銘大常紀燕然庸人小才為之固為
難而英雄豪傑為之則為易

事 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唐
虞之隆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前藝文志大儒之效
周公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
能拚迹於文武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魯之

粥牛馬者不豫賈媯媯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
孔子用於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
真儒無敵於天下焉得削虜漢漢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
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魯有
兩生不肯行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本武帝之世唯江
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
明習文法以經術飾吏事循吏傳

本朝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守瓜洲拒完顏亮見太尉
劉錡錡曰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我輩愧死矣資治通鑑宗乾道
二年進呈劉珙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畢推賞上曰朕已批與
劉珙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能為朝廷辦事誠
可賞也聖曾子固云學者枯口耳溺章句平時偷光甕牖借
照短檠非不勤矣句穿天心文出月脅非不工矣一旦假筌
蹄而獲魚免臨大事決大議廟堂之上泚額汗背而失其所
守回視前日之學已虛器矣

師友 以正道授受立說

策頭 吾道大造化也師道權造化也承師傳道則囿於造化
者也夫源流之學至於師而止師學之傳至於道而止於止
知其所止則師承既正吾道之脉以嗣以續大哉道乎徹上
下貫幽顯其事物當然之則至正而不可易者乎在太極之
先而不為高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厥初生民此理均具顯蒙
未斲渾渾浩浩日由之而不自知命之曰道已幾於強名之

也而又安有所謂師之名自天原夫命之性盡率性之道立
脩道之教而後師之名始興著之周書曰作之師也列之周
官曰師以賢得民也標表自立示人所趨而北面甘心焉者
席間函文樞衣趨隅無犯無隱就養無方非吾父也而有父
之嚴非吾君也而有君之尊非尊其師也尊其道也師哉師
哉其所以為斯道立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吾道不可一日無則師道不可一日廢
豈容以異端邪說似是而非者間之哉

策天不生夫子於唐虞三代之盛時而生夫子於春秋之
亂世非生夫子也生斯道也不獨為春秋立斯道為千萬世
立斯道也蓋自蒼姬不振輟駕而東世變愈趨吾道愈晦沂

西周而上之為斯道之焉依哀人窮而畏天命輟環天下所
以木鐸斯文日月迷途再造彝倫建正皇極夫子之所以為
夫子蓋在是也使於衰末之世天不生夫子焉則師道不立
人心愈下將至於為鬼為蜮服在社而言侏離矣

我朝濂溪關洛諸賢曠千四百載而得室授者此方其始也
泰山權衡春秋之旨徂徠尊之扶持公論凜若秋霜安定主
盟體用之學孫范尊之誥誥弟子皆為賢才自是而人知師
弟子之分矣其後歐蘇王氏各以其學倡於當時而關洛程
張尤以師道尊崇者也坐講之尊立雪之嚴泉比之撤無非
重宗師以重斯道惟其同以師道為尊故諸公之學皆羽翼
孔氏者也

至若金陵王氏之學則異是矣名為同尊孔氏而實則好人
同已彼不思夫所謂道者何道乎孔子孟軻所傳之道也夫
苟其果合於孔孟也則雖不即人而人自不知所尊夫苟未合
於孔孟也安能強人之同已乎皇上主盟師道尊師立教首
惟荆舒是懲濂洛是崇而使承學之士得宗師之正也

書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熈十聖人無常師孔子
師鄒子其弘師襄老聃聃董仲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
乎游夏本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聃王
本朝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胡安定先生翼之暨孫
明復石守道而先生之徒最盛在湖州弟子去來常數百人
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建太學有司請

下湖州取先生之法為太學法安定康節之學得之於李挺
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明道程公珦
見濂溪氣貌非常人以其學為知道使其子顯願往受學焉
程公二子卒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緒世所謂二程先
生者而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濂溪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
信如夫子家蘇易字季明從橫渠甚久以其文釐為十
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朝
廷事自有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
亦必有所不宜言者矣同龜山自涪陵歸學者凋落多從事
佛老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荒於夷狄矣時
呂源明游定夫皆重佛教歸孟厚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

業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至獨厚與尹張邵傳送焉
 純評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
 親與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楊中立
 三人相與馬仲字時中崇寧初元祐有學禁仲銳然為親承
 之計伊川以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贊凡十反愈恭且曰使
 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者乎先生嘆曰此真有志者
 遂引而進之士朱子延平先生學於羅仲素羅學於龜山
 延平於章齋為同門友先生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
 造者益深行南軒幼喜性命之說一日往見胡和仲和仲曰
 先君教讀中庸先生曰從何入曰誠語胡叔器問象山師承
 朱子曰他天資也高不知師誰周子曰或問曷為天下善

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
 覺後覺闇者求於明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通程子曰學
 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
 師不可不謹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辯古之人得其師
 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又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勸而善工夫多上

異端 以儒先明辨立說
 孟子論鄉原之賊而切切然有似是而非辨之韓愈關
 異端而斷斷然有孔墨相為用之說孟子之說固明白易信
 而韓愈若混然而無辨何邪吁愚然後知二君子衛道之意

為至切也孟子之明白易見者所以昭示異端之害而韓子
 之混然無別者蓋原其似是而非之底蘊使夫人知墨氏之
 似孔子者如此其難辨則其他之難辨者可以類而推矣此
 則楊墨之本仁義申韓之原道德其初似正其名佞美而所
 以差殊者可不論而自見矣申韓之術後世固有習之而不
 察其非故其為文駁而不純猶幸不流於慘刻之歸也其後
 儒者至於體認一差為害滋甚茲固不忍言也學術之際君
 子其亦明辨之歟

策臣吾儒之學與異端異惟當力辨於毫釐之間也毫釐之
 差千里謬焉昔者孔門之諸子師也過商也不及而夫子力
 救之自常情觀之子張之過近於荀子夏之不及近於愚而
 自其有毫釐之差以要其終則或流於為我或流於兼愛皆
 其初之過與不及也則夫楊氏為我而推其末至於無君墨
 氏兼愛而推其末至於無父孟子之衛道其嚴矣哉

釋氏之學程門辨之悉矣曰彼自謂識心見性於存心養性
 一段則無之傷其溺志於虛而卒非其實也曰名為無不周
 遍而實則外於倫理鄙其無得於博而終失於約也曰惟務
 上達而無下學譏其不通於粗而妄意於精也明道論其方
 外之義無有則曰吾道不然率性而已伊川極論其偽教之
 為害則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潘聲美色以遠之夫三
 程之學所以痛懲釋氏而極其流失者誠以見內遺外之學
 有以為後世之禍也

愚切怪數十年來主盟偽學者嗷然無所忌憚彼其借中庸大學正心誠意之說顧欲行之以金陵尚同惡異之見以宗師自命而英才傑士稍自植立者則以其不受籠罩而詆排之甚者盜弄公家之爵祿竊取當今之權利榮辱一世於口舌竿牘之間此尤不道之甚者也昔吾夫子數少正卯之罪口行僻而堅言偽而辨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不除是深嫉而力詆之言也

大抵士風與治道相表裏使士風自士風治道自治道則凡虛偽浮薄之俗上之人猶不疾之若是其甚永嘉之亂起於王衍唱為清談之俗當時士大夫類以莊老為學而坐視紀綱法度之廢壞故其禍至於此極異時崇寧之間諸蔡當國事勢往往類此故陳忠肅謂當時絕滅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深憂其事之類王衍而將貽天下之大患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先王大道陵遲崇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臣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說者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前漢書仲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禮記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韓愈愈砥排異端攘斥佛老進學解

本朝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解

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淨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為可笑聖十二年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律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明道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揚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關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揚墨之害亦經孟子關之所以擴如也禮記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回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又曰釋氏本怖生死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聯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又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禮記辯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論語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大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 版正內

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
失中其過於大也廉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
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應芥
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
南軒曰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飲食蔬茹衣服奢侈釋
氏惡之而必欲衣壞色之衣至如惡淫慝而絕夫婦釋氏本
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而所謂天理
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渾而寧以土不知
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澄者
可以酌之而不匱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八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九

儒事門

文體 ① 文弊 文行 經學詞賦論策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變其心變其學○厥今變天下之文何如哉惟有
以變天下士大夫之心而後天下之文自變惟以變天下士
大夫之學而後天下之文漸變二者不變而欲變天下之文
雖變猶不變也而況未必變邪今天下之文弊矣文之弊何
弊也世之鑿其方心規以大圓者自以為是矣其為弊也心
之弊也吾抱吾無極之真而以形吾之文何為而離吾道吾
根吾天地之正性而以生吾之文何為而徇吾情然而今之

士大夫所以陷溺其心者久矣不變其心莫之能變其文也
文之弊又何弊也世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自以為能矣
以是為弊學之弊也吾涵養夫聖賢之學吾之文何以不六
經吾根本夫帝王之學吾之文何以不盤詰然而今之士大
夫所以廢放其學者極矣不變其學亦莫之能變其文也慨
文弊之已極思文體之更新然亦未知所謂變者何也其將
變其文之流弊而已邪抑將原其文之所自出而變之邪不
變其源而欲變其流則文之弊將有不可勝變者矣

有正氣有正脉○有斯文之正氣有斯文之正脉大之為河
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
變人為雷霆風雨此天地之精英也洩而為文則為斯文之

正氣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禹以是而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孟此天地之道統也寓之於文則為斯文之正脉自有太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氣誰與攝自有人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脉誰與續氣以剖天地未判之精英脉以壽天地不傳之道統政化之蔽蔽經國之大業文之用云耳而斯文之氣脉不在是神明之律呂垂世之軌範文之法度云耳而斯文之氣脉不在是氣云氣云其地精英之萃平脉云脉云其天地道統之寄乎

稽古偉議古作率皆有體詔誥者所以見王者之志必也思若湧泉如蘇廷碩氣備冲和如許景先援準古誼如解事

舍人文章顯名如燕許手筆者然後能耀人文摛辭藻章表者所以見臣子之心必也敷奏機辨如新豐逆旅布衣通達如洛陽年少以議論則郎顛之於灾異以薦賢則孔融之稱一鶚者然後可以謀王體斷國論救非奉天之所作則不能使武夫悍將感泣揮淚救非山東之令則不能使老癯扶杖而往觀賦者古詩之流所以體物瀏亮也要不淫不靡如杜牧之於阿房崔郾之於惟皇誠德可矣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要不奢不侈若王褒聖主得賢臣之作素宏三國名臣之辭斯可矣至於補衮職之將缺防幾微於未然者莫如箴柳公權之太醫李德裕之丹扈其庶幾乎託當時之事實銘鏤於無窮者莫如銘班孟堅之燕然

張孟陽於劔閣其庶幾乎揚清激濁褒善貶惡莫大乎誠觀夫寧慰父老之心明論天子之意則司馬相如有焉運幕府之深機陳兵戎之捷奏者莫大乎露布觀夫馬上占辭敏若宿成辭收有焉條陳利害警肅邇遐莫大乎檄書觀夫千里論事若對面語則房喬有焉序則欲其敷美也非蘭亭曲水之藻下足以稱工記則欲其典實也非滕王閣福先碑之作則不足以取賞則文章之作不其難歟

漢唐文稱董韓○博觀往古締攷遺編周漢以來如相如之飾非者不足道也如方朔之滑稽者不足語也不予乎枚皋之恢諧不尚乎子雲之艱深其抱王佐才為群儒首正誼明道卓然主文章之夏盟者惟仲舒一人而已唐承八代之衰

孤峯絕岸之駭廊廟如嘉謨者不取也麗服觀粧之愧風雅如朝隱者不貴也乏風骨者黜之多玷缺者棄之其以六經文為諸儒倡粹然出正表然為太山北斗者惟昌黎一人而已漢之儒惟一仲舒唐之儒惟一韓子其所以出類於漢唐者文以氣為主氣以道為主耳初非捨道以言氣捨氣以為文也吾觀三策天人炳炳乎賢良之對原性原道繼繼乎聖賢之踵文之雄健謂之非氣固不可而文之雄深謂之非道其可乎

法祖嘉猷文弊而歐蘇作○寥寥千載斯文之正氣爾矣天地精英誰與攝之斯文之正脉斬矣天地道統誰與壽之文明開運奎宿呈祥林蒼川冲金相玉潤逾幾年而廬陵之墟

有歐陽脩者出焉又幾何時而眉山之麓有三蘇父子者出焉上以續孔孟粹古之正氣下以派宗韓二子近古之正脉真孟子所謂五百年名世之才韓子所謂千百年特立獨行之士也方其手捉文印高視寰海天下之人皆知有歐蘇威鳳一鳴蝸螳革心天下之人皆知宗歐蘇當是時待漏院記之駢儷一掃闢花儷葉之工而為瓦棺篆鼎之渾厚西峴故體之險一洗橫空硬語之習而還黃鍾大呂之和平前乎此也非無曾南豐如歐公所宗者然斯文之源流方演演之者歐公也非無李旴江如蘇公所推者然斯文之枝葉方茁茁之者蘇公也本論一書真氣凜凜上無愧於息邪說之一篇下無愧於佛骨之一表買燈萬言義氣錚錚上無愧於沃朕

心之三篇下無愧於正心之三策山則終南嵩華水則黃河奔流歐之道價為如何用之則金馬玉堂舍之則朱厓儋耳蘇之氣節為如何斯文之正氣吾方喜二公剖開無極之真全得二五之精斯文之正脉吾方喜二公繼去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均得是氣之正親傳是脉之正其可以世之雕篆駢儷者例論哉

歐蘇文根所養○且超然獨鶩根諸天地之妙不見痕迹自極其工者豈非文忠歐陽公之文乎閉門讀書涵蓄五六年及其下筆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精微者豈非老泉蘇先生之文乎不特此爾超出於萬物之表充塞乎天地之間施之事業足以銷沮金石形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東坡類

濱二先生真可以立斯文赤幟為斯文之砥柱者也何其盛耶然國朝諸先生之為是果何道以致此哉夷攷其文或名冠天下或為學者師法或冠乎多士或受之于天者實胷中之氣節凜凜常在不屈不變者為之爾形之於文則和氣在是也英氣亦在是也豈不為天下間世英才哉嗚呼論國朝諸先生之文而歸之於以氣為主之說可謂至矣蓋然養此氣者庸非道乎蓋有是道則超然獨鶩者乃可以極其工無是道則下筆之際恐未可以造其精微矣有是道則可以充塞天地無是道則恐未可以羽翼元化矣故凡所以致是氣之餒者道也使是氣之不沮撓者亦道也道之所存氣之所存也氣之所寓文之所寓也文乎文乎其道氣之所鍾乎

時文警後古今取士得失○昔者聖人不以文法待天下之士不以文章起天下之習不以功名利祿誘天下之趨而惟以道德善天下之心黨遂有教歲時有書皆道藝而無文法也鄉里有選司馬有論皆德行而無文科也當時士心純一道術高明而其著見於文者亦其涵養之熟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素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自有而非其所知上之所化者深下之所養者厚固如此也自選舉廢而為科目上之取士也不以道德而專文章故下之進取也徒知文章而不知有道德晁錯射策惟習刑名公孫談經祇事章句揚雄能賦美新見譏宗元善文阿附無耻士風日凋而人才之日衰文章日勝而道德之日晦上

之人方且重爵祿以奔走天下之士使為士者汲汲然絺章繪句以求中於有司是無怪夫華藻之侈而忠信之薄也詞章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

文章一本於氣○夫文以氣為主其氣全者其辭渾以壯其氣削者其藻局於卑是故排而濯之非怒張也綴而留之非懼脅也道縱捷發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億而萎也時出冷汰以示其清務為龐渾以示其平無適而不在於理以示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也丹腹績繪以示其明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敢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時乎守柔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守約者有灑落快辨無敢校對如季布之呵武陽者故曰文以氣為主豈謬哉

文章興起人心○文之化人也深矣嘗試從事於簡冊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頽然而厭於勢觀軍陣之法則心奮然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詭譎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逸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詩則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於內百變而百從之矣

正而能 大篇決流 高詞遠映若日月之垂光
清而秀 短章斂芒 疊意舒迴若重巖之積秀
千條析理電逝霜開 傾蘆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一緒連文珠流璧合 收百代之缺文採千載之遺韻
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 其辭雅而深

或虎變而獸換或龍見而鳥闌 其意博而顯
周運以無窮之思盤礴以根本之學 縛而不釀縮而不窘
潤色以道麗之才洞照以高明之識 古而不怪奇而不謫
運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
濯以江漢之波濤揆以雲漢之黼黻

富麗瞻蔚如錦繡之文銛鏗清越如鸞鳳之音
溫潤碎美如圭璧之質謹嚴法度如規矩之器
當今獻策惟當先淑士心○今日斯文之弊原於心之不正

不可不變其心也基於學之不講不可以不變其學也無是二者則固無所變也抑不能以無是二者則二者亦豈容於不盡變哉今將變之必不得已於斯二者何先曰變其心者

上也變其學者次也居今而有以變其心則為六經之文為道義之文為大聖大賢之文居今而有以變其學則為根柢之文為博洽之文為宗工鉅儒之文二者既變則所謂黼藻相輝名商間起之弊無有也所謂流風浸靡大雅逾邈之弊無有也所謂不做古作各自成體者無有也所謂與時高下寂然絕響者亦無有也然而為今之計將何如曰以伊洛之所以倡大聖大賢之文者而變其心以三蘇之所以倡宗工鉅儒之文者而變其學殆見不止為乾淳之文而為復古之文不以時文而取士而以古文而得士乎文乎庶乎其不變乎文關所養之氣○彼徒見夫人之為文爭裂錦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則皆相顧而言曰斯

文也何其若是邪此非氣之冲者不能也吁是則然矣而不
所以為文者氣也而所以養氣者又有道存焉及其見為
文之士漁獵前作戕賊文史快其意抽其華置牙頰間誑
瞽士則人相顧而言曰斯文也何其謬矣邪此皆氣之餒有
以至是也吁是則然矣而不知文之浮誕固不足於氣也而
致是氣之憊者得非無道以配之乎然則文以氣為主氣以
道為本芝封頌紫槐花欲黃思欲華士子之文弊亦惟取法
國朝歐蘇之文可也

文弊革於得人○今廷紳之言必欲習義者知守經旨而不
至穿鑿為賦者知有體要而不為雕刻若論若策皆知所討
論而不至空踈慮亦至矣然其為策乃曰經史中箱之必禁

時文舉子之必嚴是殆知去皮膚之疾而腹心之證則猶在
也故嘗為之說曰壁流月書四方觀文之一都會也職之以
韓昌黎則文章不患不釀郁南宮春選三載司文之一機會
也典之以歐陽公則文章不患不簡古以至金馬玉堂之視
草皆蘇東坡其大則至大之澤自朝廷而溥之天下皂囊白
簡之奏議皆陸宣公其文則丹青之表自縉紳而式之草茅
殆見誦其文思其人一轉移間神交而氣化矣

生意收結精取以示好尚○渡江而後英游而袞袞來未渠
大東萊諸君子以斯文而發天地精英之正氣紫陽朱夫子
斯文而紹天道統之正脉言言朱呂人人歐蘇棟梁榘
榘宜愈收而愈充榘榘榘宜愈澗而愈碩迄於近者文弊

乃特甚焉經不董之春秋而肆為鑿說不據經旨賦不韓之

明水專添外意不工體貼論不顏寸之不貳過專事體貼略
無意義策不琅琅天人之對而強為駢儷全用套括誠有如
廷紳之所悼痛者噫文氣如此而欲黜其穿鑿而尚其正大
去雕鏤而取渾厚難矣文脉如此而欲上派乎韓董之正學
下接乎蘇歐之正傳荒矣畫爾白簡宵爾黃囊學董韓之學
業董韓之業誠非浪說古戰場者願執事為歐公放出一頭
不願執事為蘇公空迷五色庶幾相賀揀擇精云

振斯文貴得人○厥今賓興有詔聖天子之意欲以不變文
風矣然刀圭未可以起痼疾一呼未可以回迷途今日之文
弊其欲變之者當何如曰是必有道也昔仁宗朝學者有為

西崑之體者穆伯長尹師魯歐蘇諸先生唱為古文以變之
從之者如歸市其為楊劉體者皆有戲之之辭於是新進後
學不敢為此文吁文體之變何其易邪今日之變文體儻有
如穆尹歐蘇其人者司是文之衡則何患文弊之不革乎鵠
立萬袍蟻酣一戰愚將以此道養此氣為此文而求中於有
司之程度執事幸指教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揚華文
中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事君 斯文未陵
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後儒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
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質詩賦欲麗唯通才能備其體論

歷代詩話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揚唐

歌虞詠商頌周雅叙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

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

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艷發於東都王粲獨

步於漳滏爰始晉氏見稱潘陸隋志自漢至魏文體三變相

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骨為

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沈休文唐張說論近世文章曰李

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

峯絕岸壁立千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若施於廊廟駭矣閭

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

膩體雖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

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世以為篤

論 唐李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

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侈過之時温廷筠段成式

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韓愈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

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先王之於文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進學解柳宗元文章卓

偉精緻南方為進士者經指授為文辭皆有法韓愈評其文

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為也本唐有天下三百

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汾江左餘風絺章繪

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彫琢索

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

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材輩出嚙齧道真涵泳聖涯

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

森嚴抵牾晉魏上軋漢周漢唐之粹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皇朝典故 真宗嘗謂輔臣曰揚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

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貞元元和風

格者自億始也 柳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

不從歐陽公 仁宗天聖初尹公洙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

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公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

文風一變表歐公之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眾莫能及譬

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無大不見痕跡自極其

工時人競為模範歐陽文忠公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

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

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

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實於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於出

一地士聞始譁不厭久乃信伏蘇文忠公初穆伯長尹師魯蘇

子美歐陽永叔唱為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

楊劉體者揚劉人戲之曰莫大崑否石介守道深疾之以為

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二篇上篇排佛老下篇非楊億於是新

進後學不敢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公蘇公復主揚

大年卽初劉輝以文章自負而浮靡為甚歐陽深疾之輝揣知公意易其故步行為平易堯舜性仁一賦靜而延年動而有勇等語歐公見之稱嘆不能自已不知卽向考之輝也嘉祐中張安道領益州得老蘇所作權書衡論因以書先於歐陽永叔一見大稱歎目為荀卿子之儔上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一變稱為老蘇錄行

元豐中蘇軾奏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崇尚聲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諛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

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

蘇老泉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皇惑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畏避不敢迫視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竭論容與閑暇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

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為文章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后山云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瞻其失緩東漢之下無取焉 后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時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后山云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奇故不能敢奇也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

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惟也 陳止齋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所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九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

儒事門

文體二

以文本於氣立說

觀老泉先生氣盡語極之言則知文之所主者主於氣觀穎濱先生氣養而致之言則知士之所養者在於氣美哉文乎其是氣之發歟大哉氣乎其斯文之主歟蓋文而無氣則有萎靡無振作有關茸無雄偉有戚嗟懇惻而無激切奮發文而有氣則如石玉山輝淵珠川媚如峽流湍激波瀾澎湃如千兵萬馬甲鐵錚鳴是文也雄渾高妙為世有用之物其黼黻皇猷經緯天地者豈有他哉亦有氣以為之主爾

策自三光五嶽之氣分五帝三王之迹煥魯叟寂矣鄒

孟喑矣自秦項而為漢自晉宋齊梁而為唐其間曲奔橫駁之才博物洽聞之士謝已披之朝華啓未振之夕秀琅千發而為瓊璜衝牙之聲粲乎列而為山龍華蟲之采不知其幾然不得是氣之正春禽夏蚊爾蟪蛄菌耳卓哉醇儒為漢冠冕吾得董仲舒焉偉哉宗工為唐砥柱吾得韓昌黎焉千古斯文之正氣以二子而會也且漢四百年文人名士不獨一仲舒也耀靈蛇於掌握時則西都之賈發彫龍於縹緲時則如東京之班胡可謂無人也獨醇正如仲舒金玉淵海如仲舒統一六經百川滄海賢良三策清廟朱絃其所以續聖作之正氣者在是唐三百年鴻生鉅儒不獨一退之也四人風味時則如崔李蘇杜四傑文章時則如王楊盧駱胡可謂

無人也獨聞與如退之法度森嚴如退之原道一篇晦冥日月驅鯨等作變化雷霆其所以續聖作之正氣者以是

我朝岷峨鍾靈挺生蘇氏一翁二季炳乎相輝茹古涵今為時絕唱自其文而觀之則老泉庶幾乎道而用力於聖賢之術東坡始於讀書而後為聲律對偶之學穎濱得於觀覽而充為寬厚宏博之才三蘇之文同則同矣然以文為文世之綴緝規倣雕鐫刻畫者皆能之而以氣為文則見其雄深雅健俊逸超邁而綽然有餘也權書衡論之作辨姦審勢之篇老泉之高談博議切中時病用之而紫薇玉堂捨之而失崖詹耳東坡之英風義槩白首不衰覽終南嵩華之高顧黃河奔流之勢穎濱之奇聞壯觀浩然自廣

鍾秀稟靈而為士圓冠方履而為士咀英吐華而為士作而為氣可以充塞天地發而為文可以經濟邦家誰忍獲詭遇之禽而不為鳴朝陽之鳳耶世事如塵驚塵眯目加以連年之沮敗無復師儒以宗主於是小有才者浮稍有文者誕氣之萎文之弊所以重今日之憂也建隆雍熙其氣簡朴而靜重慶曆嘉祐其氣博大而剛正熙寧元祐則峻而激建炎乾道則謹而嚴今欲一鼓作氣使之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沒而亡顧非上人之責乎

雷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蕪韓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論文氣不可不貫不貫則英辭麗藻如編

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李德裕氣不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韓本朝孝宗御製東坡文贊曰蘇軾忠言謹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氣節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南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矣哉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公嘗以自任傳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子亦如文忠之傳授也李薦蘇子由云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俱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文弊

附

以振之在上立設

蒙頭以文變文不若變文以人文弊其而非一日矣變之者如排巨木而障狂瀾趨之者如激湍流來縱巨壑變者愈急趨者愈下豈終無可變之時哉愚嘗熟思而得其說曰必有天民之先覺而後可以變時文之積弊由八代而有唐變文者非一家至韓公而文之衡始平由五季而我朝變文者非

一人至歐公而文之體始定二公豈以文變文哉世有論韓公者曰此天生也論歐公者曰此天人也彼其範斯世以道而不以言淑夫人以心而不以迹人品之高古足以邁流俗也士檢之端方足以律頑廉也豈非吾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者歟

策國家以奎運之治陶萬化而作成之慶曆一時也熙寧一時元祐又一時也紹聖紹興又各自為時者也慶曆渾厚之氣其光油然以長其澤淵然以深而莫能測雖不更策論不道明經而何害於得人之盛熙寧以來氣微蕭矣譬之膏梁貴介終日習步趨而守繩墨千人一律也而新經用矣元祐拔擢浩然如江河之流轉魚龍百怪軒豁舞躍純習一經

別分四場培植中興之人才在是矣紹聖繼之習經者趨於黃茅白葦之同向非建炎之磨洗紹興之振飭則時之弊世之漓此風猶未革也而得何徒以科目軒輊其間乎

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成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其文古熙寧元祐其文暢今欲發為文章上規姚姒下法莊騷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非示以真才實學不可也方今玉帳大開先華士習崇實學以示趨向取實才以嚴矩矱激之欲其昂作之欲其奮厲之欲其果限監牒之員嚴偽冒之罰核流寓之濫實意實德先甲後庚舊染掃去新意躍然則學為有用之學氣為浩然之氣文為貫道之文安知無拔一賦而知其志因廷對而知其忠者為時輩出

更化以來兩頒乾淳之文體矣簡非蠹也字非訛也操觚而試者曾視鵠以為準的否歟持衡而校者曾對證而加劑量否乎告戒雖勤滄埃無補則是文也且焉而已矣蓋思有乾淳之諸老而後有乾淳之文章每觀過江以來文氣彫落必世而後生意昭蘇如忠肅虞公忠簡胡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以文名世不可勝紀後來繼踵學問氣求類應時則新安朱公以明道之文唱於南時則廣漢張公以正學之文和於北時則象山陸公以窮理之文鳴於江之西其他詞章淵源並生錯出於浙之左右者雲合而霧滃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盛世數清明之會適鍾是時觀摩麗習之下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豈偶然哉

事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王者之迹息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唐書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柳文隋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迺相師效流蕩忘返上書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唐書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陳子昂始變雅正韓昌齡以文自名舉進士為王師曰所絀曰昌齡等華而少實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文宗自以題昇有司語侍臣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又曰諸鎮表奏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俗李石曰二人因爭為文今人以文害事高銜本

朝太宗淳化五年謂侍臣曰凡屬文須述正道則思壯而理正若涉浮艷詞多理寡不足觀也大中祥符二年御史中丞王嗣宗言揚億錢惟演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乃下詔風厲學者蘇軾真宗嘗謂左右曰近見詞臣所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異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俟有太甚者黜以為戒李迪賈邊有名當時及就省試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說時王文正公旦為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令後世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以黜邊仁宗明道元年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通鑑時張方平知貢舉言近來文格怪誕朝廷嘗下詔丁寧學者罕能自返有誕謾者臣已黜之願申前詔榜貢院之門通鑑高宗紹興間任勃言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舍為之趨向欲望成勅攸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誕怪者在所必去上曰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如所奏錄

文行

以華實相備立說

策論論聖賢之道而不知有本末者不可與言學誦聖賢之言而不知有踐履者不可與言用吾道在天地間如桑麻穀粟鑿鑿然不可缺如通衢大邑斷斷乎不可逾用一日則有

一日之效措之一事則有一事之功是猶炊之必熟種之必生也自後之學者不知聖賢之道有本末而徒抗之於太高誦聖賢之言者不知有踐履而徒寄之於空言遂使遠夫短士例以空談而忽之吁何吾道之不幸也莘野一犁膏澤四海此實學也而商湯征伐之功由此而胚胎傳巖一雨澤潤生民亦道學也而高宗中興功由是而根本有此道則有此學有此學則有此用此吾儒本分事也自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一語遂使人主有輕儒生之心以經名家賊巨萬計亦見輕於北司之輩此非吾儒之罪心術非吾儒而謾學吾儒也策隆古聖人知夫德行乃厲風俗之本而命官設教首之以行有九德而後及於有言首之以六德六行而後及於六藝庠序學校以行相先不以文為教也比閭族黨以行相書不以文取人也當時雖不汲汲於文然或矢焉而為謨或作焉而為訓誥或誦焉而為三百篇之詩雲漢昭回之飾金玉追琢之章所謂文者未有不由行而出也夫子之訓門人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至於論孔文子之所以為文則不過以敏而好學不耻下問者言之夫學問者宜無俟於力行之餘而好學問下又若言行而不言文然夫子一而貫之何耶蓋力行既久則文不容於不著好學下問則發於外者又莫盛於此也此古人之文一本於行安得不合而為一哉戰國以來習為談辨之文即其所習而名其人曰辨士自漢

而下習為科舉之文即其所習而名其人曰文學之士至唐而益習為駢儷之文亦因其所習而名其人曰詞章之士彼方忘行而溺於文人復指文以名其行此後世之行為文所奪安得不判而二之哉超世絕俗者固可喜而淺中浮表者尤可慮濟時過人者固可嘉而徇名忘實者深可憂才美有餘而驕吝之或萌則聖人以為無足觀詞章可取而事業之無補識者知其不足用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德行顏淵閔子騫文學子游子夏論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子文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事唐韋貫之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黜夫口誦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盜儒也本朝太宗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上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畢士安對上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銜行真宗景德元年上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上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才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繼仁宗天聖三年蔡齊章得象並知制誥上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須才識周敏操履端方同呂公著文學行誼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歐陽公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人脩以公及王荆公為對行神宗熙寧中蘇軾奏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

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卑靡少之舉狀

經義詞賦論策 附 以文章自重立說

源頭 梯航富貴漁獵聲榮士君子既以文章名斷削浮華根源理致士君子當為文章重士乎士乎其不幸而局於科目乎其亦幸而進於科目乎歲當大比鄉貢英才九重下賓興之書四海起狀元之想槐市之屯雲其黃矣棘闈之設日其迫矣明經取青紫稽古志車馬於是曰吾為經術詞華緯國典風雅藹孤鶩於是曰吾為詞章幸而不擯于有司不戾于時好則上歌鹿鳴等而上之以薦于天子之庭名聲赫赫人皆目之於龍虎榜爵祿秩秩人皆望之於鳳凰池則士君子亦既以文章名矣然而科名士子之假塗文章經國之大業

寔為典刑毋為瑀琢寧為風骨毋為脂韋景星慶雲當使見者快觀太山北斗當使學者推尊朝駉詩書林暮游文藝苑若是而後可謂之經術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若是而後可謂之詞章否則雖工於雕鐫雖巧於鑄鍊而技止蟲篆玩而視之適足為學者之蠹三都賦就人將棄之覆醬飯岳樓記成人將視之以為傳奇則士君子可不為文章重乎

策國 蓋士不徒以學業為可貴也亦有德行而已矣如漢之明經若仲舒之以春秋進魏弱翁之以易進蕭望之以詩進可無愧也彼公孫之詐夏侯之志青紫張禹之黨附阿何取焉唐之詞章若房玄齡之以進士進宋廣平狄仁傑之以詩賦進可無忝也彼王楊之浮牛李之黨何取焉

夫是科之初固止用詩賦也至大中祥符之元年則令詩賦兼考論策矣慶曆四年則令先試論策而後詩賦矣罷詩賦而用經義則首於熙寧以經義而兼詩賦則首於元祐至於紹聖則復罷詩賦矣至於建炎則復用詩賦矣其罷詩賦也豈非以其體尚之浮華歟其用經義也豈非以其理道之通博歟雖然使其適用則詩賦猶經義也使其無用則經義猶詩賦也鑄鼎一賦在鎔數語蓋即其平昔之志趣而可以預筮終身之事業焉於詩賦乎何病所可病者經義未必勝詩賦耳夫其筌蹄傳記矛盾詰絲摘於一二字之頃而銖較於數語之間號窮經矣號工時文矣穿穴之愈妙者蠹缺之愈甚者也闢之至巧者戕賊之至鉅者也舉子趨之主司

喜之黃策子一出而天下之後生晚進鼓行而模楷之矣至於論策則又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大比與賢設科凡二詞賦經義而論策兼之公襲既久得人為多賦有物混成而異時之正色立朝即其人也賦金在鎔而異時之數萬甲兵即其選也經義名齋而他日學為天下法者由此而問津焉對義第一而他日氣節鯁介者由此而發軔焉以至刑賞一論前輩當放一頭地彼何人斯倫魁廷策指時政無纖毫避忌者彼何人斯諸公者萬世而下瞻之仰之如神人者豈徒然哉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後諸公之文諸公其敢輕出之耶
今日之文詞賦則破古格矣經義則肆鑿說矣論則專摹貼

而策則競併儼矣此無他科目累人而士氣餒利祿瘠人而士氣痿聲律之拘牽程度之迎合而士氣銷鑠之無幾上之人不思所以培養其氣而士亦輕心視之吾恐文弊之極愈趨而愈下未見其有轉移之日也

經義○漢元帝開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召之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 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授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六道亦為四等 高祖既即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隨方物入貢上元宗祭酒楊瑒奏主司貼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

帖平文上甚然之本肅宗楊綰疏言高宗朝劉思立加明經填帖故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考廉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 李珣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舉進士高第本朝仁宗嘉祐二年詔別置明經科各問聖人大義十條神宗時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試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蘇真言來年秋試欲乞先降指揮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亦未晚也言有哲宗元祐元年劉

擊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

詩賦○漢劉歆摠群書奏七略有詩賦略本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禮樂 唐元宗楊綰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元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制舉詩賦自綰始李程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韓文公省試作明水賦杜牧作阿房宮賦吳武陵薦於崔郾擢實第五本朝太宗淳化五年上對宰相曰向名賢取士必采於詩賦出人曾臆可觀智識所以為難續淳化五年試進士內出危言日出賦試者扣殿檻上請繼真宗以文辭取士然必視

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孟真宗讀至公賦嘆曰宰相器也以爲第一 仁宗皇祐五年賜鄭獬等及第試園丘象天賦律聽軍聲詩宋子奇試鷲鳥不雙賦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范希文金在鎔賦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儻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有將相器 仁宗朝嘗以富民之要在節儉為題呂溱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帝方崇儉見而悅之擢為第一 呂溱鯤化為鵬詩九霄離海嶠一宿過天池因此中選 范鎮作長嘯卻胡騎賦流傳契丹呼為長嘯公言有劉輝試堯

舜性仁賦

論策○漢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晁錯在選中上策之魁
 武帝三策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劉蕡李
 宗閔牛僧孺在憲宗時對策詆李吉甫後恨之遂為朋黨韓愈舉進士試顏子不貳過論 柳子厚舉進士試四維論
 第二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明道二年上諭內臣曰
 近歲進士所習詩賦多浮華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
 司兼以策論取之 慶曆二年李淑奏今陛下欲求理道不
 以篆彫為貴得取士之實矣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貼
 經墨義仍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
 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神宗熙寧二年呂公著密奏言天
 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意已亥上御集英殿進
 士初就席有司猶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也上曰對策亦何
 以盡人才然愈於詩賦遂賜葉祖洽陸佃以下及第時蘇軾
 為考官以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乃擬答以對韓維呂惠
 卿初考阿附者皆在高第言直者在下繼高宗紹興二年上
 策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武殿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
 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手詔
 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第諛佞者居下列上擢張九成為第
 一凌景夏次之上曰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無所
 回避擢實首選誰謂不然二十七年御筆示考官曰對

策中有指陳時政者並實前列上曰昨覽進士試卷極有直
 言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
 至說銷金鋪翠當立法必禁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當焚
 於通衢湯思退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
 皆盛德事遂賜王十朋以下及第嗣孝宗隆興元年詔令舉
 進士務取學術醇正文辭剴切策畫優長之人可令禮部將
 省試上十名策場卷子編類繕寫成冊投進士以備親覽如
 有可行事件當下三省取旨施行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

此處為多欄空白表格，可能為待問或考卷內容。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一

儒事門

經疑

易疑

書疑

詩疑

周禮疑

禮記疑

春秋經傳疑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信經而舍傳註○聖道之不明自六經之有傳註始傳註之蝕經自儒者之無折衷始蓋六經之作非聖人之得已者然其文則簡而要其意則精而深其扶世佑民則不能易乎此也遭秦滅學而其書見存殆無餘燼漢興稍務收拾於冢墓屋壁之間及諸儒口所傳授衆說紛紜莫相統壹故易道之微則九師汨之也春秋之散則三傳亂之也書殘

於古今詩失於齊魯而禮之衰又在於大戴小戴以至樂無遺法雖紀於制氏而徒世其官不知聖人之經如天地如日月固豈有蔽蝕哉學者因其微言惟道是信則詭辭怪論不辨自明則尚何可疑之有

經不明有二患○聖人之言思之固不可不精而求之不可太過思之不精則中無所得而微言奧旨有不能通求之太過則不近人情溺於高深幽遠之地而天地之正理反汨而不明是二者俱失也然思之不精蓋淺學偷惰者之患苟有志乎聖人之經者未有不知致其思也至於求之太過之弊雖古之老師宿儒猶不免焉嗚呼聖人者亦人耳其喜怒哀樂之情與其是非可否之際凡所以審擇利害初亦無以異

於人而其所以為大過人者蓋處之得宜施之久遠不外乎正焉而已豈有高深幽遠至於不可窺測者哉

稽古傳漢初不收全經○高帝能行過魯之祠而不能遵聖人之道蕭何能收秦府之籍而不能收聖人之經夫經與天地並彼不事詩書之主與奮身刀筆之吏其能知此乎世之學者稔聞秦人之焚書六經不全謂秦人之罪也而不知秦之所焚者天下之書爾博士官所掌固自若也近世大儒究見本末謂書之盡焚在高祖入關之後項羽燒咸陽之時向使扶義而西舍館僅定以秦博士所掌之書悉歸灞上經之殘缺何至重煩來議未幾而屋壁之出古文之書所存非百篇矣淹中之得所謂禮樂者非聖人之舊矣山巖之藏冬

官之缺或者補以考工記矣詩散齊魯易藏民間春秋左氏且復未出故繼世以來求書之詔求書之使無日不下於郡國得於此或失於彼噫漢之初基天以六經全書遺之而漢不能有之極漢世數君之力而不足以復全經之舊萬世之下有志之士徒抱遺經而三歎也

漢初不召儒生○學者習聞漢之中世經生學士各是師說黨同伐異謂漢儒之病也而不知漢君之責有不可追者使挾書之律高祖入關之初汲汲除之則縉紳先生必有能明其大義者惜其不爾也近世大儒究見本末謂伏生之治尚書方獲聞於文帝之時生已老矣使高帝能及濟南之未老尊顯一人以風其餘諸儒誦習能如伏生者必不寡相與講

明以詔後世何至啓後來之紛紛耶費氏之易以康成諸公而顯毛氏以詩以馬融諸公而盛左氏之春秋以賈逵陳元諸公而尊大抵皆在東都而當時往往抑而未伸者也河間之周禮二戴之禮夏侯歐陽之書申公齊韓之詩施孟梁丘之易其立於學官也以諸儒之私意其不立於學官也亦以諸儒之私意故石渠之溝白虎之議相望於後先此以為是彼以為非噫天以老師宿儒待漢之興而漢不能有之啓諸角立之心而不能明一貫之旨萬世之下有志之士徒嘆聖經之湮鬱而已

法祖嘉猷我朝大儒發明○我宋以六經立國建極之初五星聚奎識者知為文明之運列聖相承愈涵愈深異人輩出愈傳愈粹中庸大學洙泗之精微而道學之淵源也漢儒列之傳記莫知端倪自伊洛諸君子發之而其道始光明而盛大矣中興百年紹淳之間儒學益顯群公並奮號為儒宗者又力扶經學以存此道自其本易之義而義畫傳矣自其正詩之傳而人情得矣自其略發典謨之奧而帝之指明矣自其本儀禮以為經集二禮以為傳而禮樂之大端可識矣春秋之旨雖不敢以輕議而文正溫國公之通鑑續左氏編年之書文定胡公之舉要終溫國未成之意紫陽朱子則又因兩公之意而經緯之有綱有目曰是曰非知其說者可以立身可以範世非徒泥古學而不通世變之謂矣
先朝儒先尊經○至我國家鴻碩相望而後能大明義理之

宗以續孔氏六經之脉以開漢儒傳註之蔽易之家前乎此非象數則占筮也一經伊川程氏之發明則天理人事之奧性命道德之原粲然無餘理春秋之學前乎此非凡例則災異也一經文定胡氏之敷釋則三綱五常之道內夏外夷之經昭然無遺說中興諸君子又從而增廣潤色之富哉言乎且以勢言之古書尚存長老猶在漢儒之明經也易為力道統如綫訓典日繁先正之明經也難為功漢儒不克全於未泯之初而先正乃能脩植於已仆之後此非聖經之幸而實後學之幸也

時文警畏秦禍經亦自禍○秦人之禍何其酷也先王之制可使不行於世而不可使不傳於世不行於世猶有待也若其不傳雖有作者不過付之一篋耳秦人之用心何心也已則不行先王之制而疾後世之勝已者盡取遺集而一除之所以聳警萬世之聞見也秦人欲禍萬世而卒於自禍竹簡之焚未冷而咸陽之燄張天儒生之坑未埋而望夷之變旋踵殘葦斷竹黨師老儒分付赤帝子孫搜討而收拾之天意有在矣
天滅秦以存經○秦人以一星虐燄煽禍萬世帝王治具悉為湮沒六籍府庫悉為坑穿使天存秦祚數十年老生死盡屋壁頽圯編之殘者日以散簡之蠹者日以腐吾恐生民俛然於鬼魅之鄉而後之人主亦將茫茫然視天下如理亂絲而莫得其緒嗚呼天其滅秦之速也所以福天下者厚矣天

天實假手於漢之諸儒缺者補之斷者續之生民之有耳目者猶得聞先王之言見先王之書亦漢儒之功漢儒能補綴於秦火焚蕩之餘而後儒不能一決擇於漢儒補綴之後六籍遺文有不可施行於今日者則已敗於秦火又亂於漢儒噫漢儒之罪反與秦人同科顧不甚焉

漢棄儒甚於秦○秦禁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故至惠帝四年始除嗟夫使高祖入關之初能除此禁則諸儒口誦能如伏生者必不寡生雖老全書不亡使高帝入關之初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子之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後世不見百篇之全而至伏生老孔壁壞以其年考之不能不嘆息於斯蓋高帝之不

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詩書也

結語駢珠

罷黜百家恐小聞之妨大道也

刊落陳言恐支辭之誣正理也

道之不明也闡之者晦之也 曲學小生破碎大道

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 格言至論湮沒無傳

獨抱遺經尋墜緒 文義炳如丹青 心心有主

參求正理探討微言 格言昭如龜鑑 喙喙爭鳴

剖石者乘其罅 支辭蔓說雜吾道之祖

開鑰者透其簧 承訛踵舛操入室之戈

黨同伐異競開戶牖 雖經表章大義鬱而未顯

出汗入主相為拘鑿 暫爾崇尚正學屈而未伸 博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繁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辨或陷之於誇

當今獻策經以孔氏為斷○故嘗謂士生於千載之後而欲旁搜遠紹尋墜緒以探微言蓋將為前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也必考諸三王而後可以必其不謬必百世以俟聖人而後可以信其不惑苟徒溺志於一代之崇黜快心於一人之毀譽則目前之尊顯固不能保其不湮沒於後世世俗之好尚固不能必其不得罪於聖人是亦淺淺為學矣獨抱遺經旁稽傳記本之以孔氏之源委驗之以漢人之意向而後

知據依孔氏以立萬世之傳者孔門諸子是也投合漢君而取一時之用者漢世諸儒是也

經當獨信古學○大抵吾儒之論經當以古學論不當以章句論古學之傳垂諸萬世章句之習止於一時謂之古學者必其師承之說正義理之學精故愈傳而愈久而愈明謂之章句者必其好尚之習勝滋蔓之說與故愈傳而愈微愈微而愈不足道以趙賓師孟喜之說乃以箕子為夢茲則其說誕謾而不經矣較諸費氏為古字之易孰為當取以齊韓詩學之傳皆以關雎為刺詩則其見拘滯而不通矣較諸毛氏得子夏之傳孰為當據烏流王屋此漢儒附會之說也信不若安國壁中科斗之文有所稽據而當從出於傳聞公

羊穀梁之學也信不若左氏親受經於仲尼有所傳授而當信若夫后蒼說禮至於數萬言自號曰世臺記又豈若二禮之得於古經者為可尚乎然則萬世古學之正誠不可與章句同論而學者宜知所決擇矣

經當抑去異論○獨惜夫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於讀易未知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學讀詩未識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以書為政事之編以禮樂為致飾於儀文節奏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士乎士乎果如是而可為士乎學乎果如是而可為學乎舍明白簡易之理而支辭蔓說以為奇外公平正大之道而欺

世愚俗以為辨邪朋邪誠翼誠吾為此懼不有聖明出而表章正學統一聖真則經籍徒存而後學無真得之見矣

聖意收結信心信理為斷○嗚呼三代而上累聖之經至大聖而定三代而下諸儒之說至大儒而定大聖集百聖之大成者也故其述作足以為萬世開太平大儒集諸儒之大成者也故其考訂足以為往聖繼絕學是天生仲尼於晚周蓋為累聖而闡述作之功也天又生朱子於我宋蓋為諸儒加考訂之功也然仲尼非能以已見而述作朱子亦非能以已見而考訂古今一理爾理一心爾仲尼之述作群經宜之於心揆之以理而述作之也故萬世卒不可易朱子之考訂群經亦宜之於心揆之以理而考訂之也千載而下安知其不

以信仲尼者信朱子乎一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文公施於昔人猶懼其啓後世之紛紛學者而欲容喙於文公亦不韙之甚矣故愚敢以信心信理之說終焉惟執事恕其狂斐經至大儒而定○故嘗謂六經之學不幸而厄於秦秦亡而漢興修復全經補葺章句不可無諸儒傳授之功網羅衆家推明古學不可無大儒折衷之論故經學雖始於西都之數子而實盛於東都之諸儒雖盛於東都之諸儒而實定於鄭康成一人之手愚於范史之論而切有證焉晁之論曰漢興諸儒頗修藝文東京學者亦各名家元乃網羅衆家割裁繁並自是學者知所歸矣原晁之意豈非謂聖人經學至諸儒而始傳諸儒之是非至康成而定乎我朝諸儒雖嘗逐經

辨析大旨而其論猶未定也惟我朱文公從而正之至今而正論愈彰朝廷之褒嘉有逾華衮士子之信服何啻穀粟桑麻之可以衣且食也然康成特折衷其議論朱子乃訂正其義理此又非康成所可並吾故曰乃所願則學朱子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揚子雲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神翼奉曰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懋夫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實仁義之陶鈞道德之橐籥也隋志
經傳實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文志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宣帝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上稱制臨決唐穆宗嘗問學經與史何先薛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
之極也史記道成敗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唐太宗讎正五經謬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梓章句為義疏儒學

皇朝典故太宗淳化四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聽講五經理
國理家之源盡在於此讀真宗景德元年上問王旦曰五經大義朕在藩邸時邢昺經日誦說但經籍立言各有旨趣不
無同異每詢于昺但引義疏以對至於聖人應機設教答問
異同終不能談其微旨高宗紹興十三年司業高閔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

通士習詩賦已久遠使之通經乎閔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
講經術而已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上可之陸程頤兄類聞濂溪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返求六經然後得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編安定先生教學於蘇湖時方尚辭賦獨湖
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言行

先正論元祐二年呂公著言論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
言為君之要道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
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
庶便於省覽劉摯言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七年
姚勗言先帝表章聖學一用經術經士誠欲以大道於變斯

文然議者謂師用一家之說不能貫通是以明詔復用詩賦
並同

歐陽公云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
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
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
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甚為壞失及漢興攷求典
籍而最缺學者不能自流通源以求古人作樂之本遂并其
說於禮家書合為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
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以相公樂
所以王者之國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缺遺至於律呂鍾
石聖人之法度更萬世可以攷也

馬疑

以不泥象數立說

策頭推易以數明易以理作易以體悟易以義夫易之為用
有生成之自然有進退之饒吝卦之德固不可以著而強合
經之變固不可以體而泥求審乎此則易之妙用可以意通
而文之簡脫數之異同者不必拘焉矣歐陽公序易圖以為
讀經解所引差以毫釐繆以千里之言是易不得為全書至
於文言有所謂子曰則漢之易師取其文以解卦體或文斷
而不屬則以子曰起之愚誦是說然後知夫春秋之時穆姜
所筮遇艮之隨而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正事之幹之數語
夫子於是時猶未生也文言奚自而作耶左氏所載易書之
言不待辨而明矣

策段河汾講道語及於易薛收退而嘆曰文王不及伏羲乎
何其辭之多文王其病矣負苓者進而言曰文王烏病伏羲
未畫也三才自立萬象自森四序自行萬物自生何嘗營營
贊畫為哉至於漏道之密泄神之機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作
為剛柔同異之說駭人意而大朴散矣自今觀之象數之學
興而伏羲之病愈深矣愚於此苟不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
以象求易而曰此八卦象也此重卦象也此外卦象也以數
求易而曰此河圖大衍數也此洛書九宮數也是豈不為負
苓者所笑耶

昔者易之未作非無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
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
其惟包犧氏歟是故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王者易中之
祖也孔子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
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
繫焉而道始彰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
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
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為雷為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為
山為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
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
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

大抵善學書者以舞劍悟善養生者以解牛悟悟非生於他
生於心之有定見心有定見則見理皆真又豈在於象數文

象之末哉昔程先生潛心於易探先天之所獨到發前聖之
所未言因見鬼之頃顧謂可起八卦因梅枝之發顧謂各有
乾坤此無他蓋示學者以自悟之天而不使之膠守於紙上
之塵言也愚將以此為法若夫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
作則吾豈敢

論作易時世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子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
聖世歷三古或曰周公作爻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而爻辭作於周公彼誠有以知之其後馬融
陸贄亦云惟班固以謂人更三聖而周公不與蓋文王周公
父子一道序父不序子尊父也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說遂以
爻辭為文王所作論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
羲鄭元之徒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其
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係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
噬筮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
文驗之按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凡言作者創造之論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而不可謂之作
也幽贊用著謂伏羲矣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今依王輔
嗣為得其實

論易名三義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
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澹泊不失此其易
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變五行迭終四時更廢

君子取象變節相移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此伏其不易也

論三易之名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釋云連山者象山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云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按世譜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氏號則周易稱易取岐陽地名

論天地大衍之數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衍天地之數何止有五十辨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蓋以少陽之數推之七為少陽即少陽之數七而數之故用者四十有九然天地之數合為五十有五今并其挂者論之尚缺其五

是豈大衍與天地之數不同然大衍之數較諸天地之數雖闕其五然自象二象三四時象閏與夫再劫合而推之則與天地之數侔矣

論六十四卦之象六十四卦之象出於上古是伏羲之易卦下之辭三百八十四爻之義興於中古是為文王周公之易由象象以至雜卦等所謂十翼作於下古是為孔子之易伏羲之象止命曰易文王周公孔子所作謂之周易言周所以別乎夏商周也蓋易有三材之道存焉三材之蘊莫先於人之用莫大於天倫曰父子也曰君臣也長幼上下豈容以素連山首良為少男是無父子亦無長幼歸藏首坤乾君坤臣君臣倒植則無上下唯周易首之以乾至於男女之義

則以未濟終焉此孔子之所學也

辨十三卦之意下係言黃帝諸君取法乾坤離益等十三卦而不及震坎艮兌巽卦辨云十三卦論尚象制器各有所當乃安民濟世之急務故聖人則而象之然六十四卦莫不皆可象故贊易取而言之非謂餘卦無可取也

論七八九六之數九六之說有二一論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一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為古故稱九六也春秋左氏襄九年遇艮之隨是也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係辭曰爻者言乎變也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陽數盡於九陰數滿於十數盡於九九為老陽固宜矣陰數滿於十何以六為老陰蓋陽者君道也務於長故收盈數陰者臣道也忌於進故取少數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

書疑 以不信異聞立說

策頭孔子序書不及八索九丘孟氏信書獨取武成二三策夫學莫博於孔孟而於書之所載其遠而難致者不敢深究其事之可疑者不敢盡信然則後之述作者其可誇多闡博而詳其不必載之事乎愚特怪劉知幾作史蓋所謂長於才學識者也而求其有及於書者則未免識者之議彼其信山海經而列丹朱於帝者信汲冢書而謂益為啓所誅以召公

之不悅為憤周公之不臣至於述辛癸之罪者則以為厚誣叙祿父之叛者則以為徇節凡此者皆其厚誣天下後世也則夫史通之作雖足以擅良史之稱而君子奚取焉信矣書之不當徇異聞也

策上古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迂當廢經之後經之缺遺多矣亦幸而伏生孔壁之傳金匱石室之書可得而攷然不能以翼經為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好異雖不甚害理者有不忍棄焉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象宰之職也而謂負屨居攝則是王莽之事也文王稱王追攝耳而謂受命於質成之後則是梁未亡而稱帝也召公不悅懼王少國

疑耳而謂忌周公為師則是林甫之軋張九齡源乾曜也以盤庚為作於少辛之世以彤日為作於祖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王之世詆謬如此吾又不得不正也

書則帝王之謨訓大意而已雖其缺也不如全之為美然即夫書序而觀之則書之大意猶可髮髮也蓋孔子刪詩書少康周宣之事至英偉也皆剛削而不取所取者乃及於伯禽之誓師秦穆之悔過是書之體不言夫事而主夫言也不主夫事故首尾不該不為病主在夫言則典之言不外乎謨訓之言不外乎誥因典可以推謨因謨可以推訓因訓可以推誥因其缺可以推其全今之所患不在乎經史之缺而在於

說者之太雜一句一義輒有說此所以雖缺其半而學者猶病乎難也蓋古之所謂書者上所以語夫天下所以語夫上皆不待釋而自通者也古之所謂讀夫愚民不待釋而能通其上誥誓之言今之老生巨儒有不能馬則傳於世五十八篇而非少也使其百篇俱在吾知學者愈病其難矣逸書雖篇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可復考而孔安國注尚書必欲強為之說者何也愚嘗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篇棄飲之可略也

辨孔壁之書孔子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秦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

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乃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四者所傳大抵皆羈偽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內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偽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逵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魏晉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林少論百篇說中道堯之咨舜曰天

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以命禹仲虺稱湯曰建中于民
箕子為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為帝王之為王率
此道也予故以十言蔽之曰中而已矣揚中辨論盤詰之文
予讀盤庚三篇周公之語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茫不
之識如登太山之崎嶇劔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
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
譯僅乃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豈欺予哉後世
之搢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詁役馳精神歷數十年至
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百篇之間
何自而知之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
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
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與詰之文一一聞見
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聾牙強屈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
所習素曉也馮好論述秦魯之意夫子定書斷於唐虞而不
言羲黃之事以其事荒唐而不足信定書之際正所以為萬
世之法亦豈以無證而不信之事而存之乎書錄帝王而或
附以秦魯者蓋以存周公之制度美穆公之用心聖人與人
苟有片善亦在所錄豈以侯國而遺之乎豈以求詳責備而
沒人之美乎

辨堯典為虞書堯典雖曰唐事本以唐史所錄而言舜登庸
自堯故追作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
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辨禹貢為夏書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
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
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
內蓋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一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二

儒事門

經疑四 毛詩 以不信詩序立說

名流舉業



策頭自採詩之官廢而後世不知作詩之由矣自歌詩之工缺而後世不知聲詩之義矣自序詩之義失而後世併與詩意而忘之矣嗟夫古人之詩豈其卒不明耶不究其意而徒泥其序此固不明之所由起也吾嘗觀是詩之興古人蓋所以觀風俗之美惡考政治之得失而達斯民之美刺故其採之國史播之樂工者得以係其地之所從出也知其音之所從合也而記其事之所由廢興也自夫序詩者不記其本末而徒妄置其清濁之辨卒使後世惑於異同之論而前後本末卒無得而攷正抑不思不以文害辭乃可以得詩之意誦詩三百而政之不達則雖多亦奚以為此固聖賢所以開發天下者也

策風之於國事也雅之於王政也頌之於盛德成功也鄭氏謂七月豳風詩備雅頌不過以籥章所職而附會之而不知豳雅豳頌固有逸詩鄭氏則求其說而不得也鄭氏謂宣王之大小雅詩為變雅不過以其承厲王之烈而例目之而不知所謂厲王幽王之詩固有正雅逸於其中而鄭氏莫之辨也鄭氏謂魯僖列國之諸侯不當有頌不過以頌止於成王而頌者天子告成之詩而不知成王以後固未嘗無頌或

者鄭氏釋經之誤也

愚嘗謂欲觀詩者不必求疑其而當如夫子子思之心言詩者不必辨其疑而當如子夏子貢之見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者而依焉而夫子則推之而至於為人君者止於仁以至於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之遠去而居民之喜得其所也而子思則以鳶之飛上察于天魚之躍下察于地觀詩若此疑矣有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推之於禮後之說言詩若此尚何疑焉苟能學孔門之道承孔門之教庶幾可與言詩矣

序維於漢儒之手學者守其說而不變其失始有甚焉近世朱文公之作詩傳也蓋嘗疑豳雅為楚茨之類豳頌為戴芟之類矣又疑抑非厲王之詩楚茨十篇為正雅之什矣又疑昊天有成命為後世頌成王之詩執競為後世頌武王及成康之詩矣以為凡此者皆小序誤之也嗚呼其信然耶推此言也則信乎豳雅豳頌固有他詩不可謂豳風之具雅頌也變雅之中固有正雅不可謂宣王為非正雅也頌之後固有頌不可謂頌止於成王而魯不能為頌也

古人之學與後世異古人學詩知其大意而已矣章句訓詁有所未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夫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

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學者不由章句訓詁則入於傳注之學執泥之太深穿鑿之太過求以明之反以晦之孰有如古人得之言意之表者乎

論詩有四家一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取三百一十一篇著書於說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三家皆列于學官而毛公之學未得立中興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至於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韓詩雖在而益微今其所存者惟十篇耳唯毛詩至今遵用 論詩有五際春秋緯演孔圖云詩舍五際鄭康成作六藝篇引泛歷樞有午亥之際卯酉之際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為

天門主十月之交是為五際

辨作詩始何代鄭康成疑大庭軒氏其古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大庭有鼓箛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

辨序詩為何人詩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公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詩合作上商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學首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

傳以為子夏臣切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滕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祀高宗方其作詩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以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而每篇皆趣何自而知焉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為當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 隋經籍志曰先儒相傳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色大詳古說本如此其說蓋深得之 辨二南置詩首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係於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冠篇首蓋

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矣 辨函詩與列國函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 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近堪為雅也 辨七月備三章七月八章上二章函風中四章函雅下二章函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此酒養老是入君之大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辨小雅先大雅夫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宴賜以

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養育人才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商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下及昆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小事則制為小雅歌其大事則制為大雅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 辨魯頌先商頌夫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頌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僭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也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並出

周禮疑

以深得法意立說

策頭善乎明道之言曰有關係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善乎龜山之言曰知三代致治之意始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二先生所言蓋將為百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也而獨有志於周官之法度何耶蓋天下不見成周太平之治久矣非太平之不可復致也自六典之書不得其全六典之意不識其真承舛聽訛制作愈失河汾王氏僅得其近似而發揮於唐制者為易壞在後之人又竊其近似而紛更於我朝者為愈失幸而先正諸儒難疑辨論讀其書而識其意是亦千萬世太平之基也

策段周公之六典乃缺其一河間獻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蓋曰是書必不可得故勿缺焉可也然百工細事耳於周

家設官本意何與欲求先王之制惟其意而已不得其意而強取焉何異於拾賤醫之於以補虛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生疾蓋必有深得先王之意以興一代之制則典籍雖缺必能以義起況先王之大意尚可攷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周官太宰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六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養萬民心生物事雖無傳意可深攷大抵民之愚非有常產必無常心周之於民脩身以本之齊家以刑之禮教以成之兵刑以防之是足以善其心矣則亦使其心有常而已故以事典終焉

嗟夫是書之不得其全君子固有憾矣而因書求意又且不能職其真由是私淑其徒達可行諸天下往往有私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口分世業田制似矣而許鬻永業許鬻口分已鬻者不復授坐視其流離而已先王比閭族黨之侶意果爾乎是不特九夫四井之有異也府兵宿衛兵制侶矣而月上歲徧雖遠而不免丁悉隸役他徭則不復先王不忍役民之美意果爾乎是不特六軍三軍之殊也六尚書等官制 矣而七百三十負復有負外復有特置與因事置者先王屬各六十之美意果爾乎是一特司農大理之類不合也不一再傳其制已壞四年僅效豈足詔成周太平之氣象哉河汾之徒且然而況青田保甲之命失其意者乎 愚嘗謂新莽更革漢家之制倣周禮以濟其奸如五均質劑之設皆罔民之利固君子所不道而國朝王公安石因周禮

國服為息之說誤以為取民之利乃行青苗之法搔擾紛紛民力重困其為害莫甚焉故夫攷聖人之經不知聖人之意皆聖人之罪人也

論制作之人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林云六國陰謀然鄭議獲申故周官遂行粹太論注釋之人至孝成皇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者于錄略然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遠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絀千里之地其謬焉周官孝武時始出秘而不傳至劉歆典秘書

乃始序列者于錄略眾儒共非以為非是林孝存以為孝武知周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斥之惟康成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褚無量尤明禮祝欽明引周禮郊祀皇后為亞獻無量排之事雖不行而人以為當辨大司徒封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至於諸男猶百里焉後世疑之曰書稱分土惟三孟子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諸公烏有五百里之地乎則其可疑者一也殊不知書與孟子言五等之制也周官兼附庸之國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固係於五等之國矣孰謂諸公之地無五百里辨太宗伯朝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來朝各有其禮後世疑之曰書稱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諸侯各朝於方岳孟子亦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未聞其有宗覲遇之禮焉此其可疑者二也殊不知書與孟子合朝覲而略言之也周官別朝覲而詳言之也詩曰朝宗于海書曰乃日覲四岳群牧則朝覲固非一矣孰謂成周無宗覲遇之禮乎

辨大司馬九伐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則侵伐無善惡焉後世疑之曰春秋書伐者以其討有罪書侵者譏其用無名豈成周之制可以用師無名乎此可疑者三也殊不知春秋書侵伐者皆譏其擅興師而虐民非有所考於其間也且其用兵異乎成周之際烏可以疑之乎

辨大司馬蒐狩蒐狩之禮春振旅以蒐夏狝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四時皆有畋焉後世疑之曰春秋書狩者三書蒐者六未聞其有苗田獮田則成周之制焉有是二禮乎此可疑者四也殊不知春秋書蒐狩者皆其可譏而譏又況諸侯好田惟事蒐狩而苗獮之田或希闕不講故春秋不得而書之豈成周無是禮也歟

辨周官譏盟詛春秋譏盟詛而周官有盟府之藏是又可疑者五也殊不知傳說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固不可廢於成周之世特不可以屢盟耳

辨周官載夷禮春秋譏夷禮而周官有誅師之職則夷樂又可取乎是又可疑六也殊不知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則

夷樂固不廢於成周之世特不可以專用耳

辨論井田之制周禮惟都鄙為井田之制孟子曰鄉田同井周禮都鄙井邑丘甸縣都之法鄉遂用溝洫澮川之法孟子曰鄉田同井鄉井之名可以包都鄙鄉遂井之名可以包井邑溝洫大抵周禮言詳孟子言略也

九一什一之制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此周載師之法蓋指畿內而言之若孟子對滕文公之問指周家畿外而言之適與康成匠人之法同也故康成匠人法曰邦家亦異外內之法耳野九一國中什一是一內外異也周稅曰徹通野與中國言之則共為什一

辨論圭田無征周制圭田若近郊其稅什一所謂士田也孟子曰圭田無征何也載師止任近郊之地者上言任地之法近郊什一者皆宅田賈田之類圭田無征必矣

禮記疑

以深求原本立說

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儀禮明此書乃揖遜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謂之周禮而謂之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禮記雜取中庸大學周禮少儀之間疑若不類其實中庸大學為禮之本曲禮少儀以為文也三禮之本三禮之文蓋觀諸是而已矣嗟夫自仁義禮智信之名立而禮為五常之一自詩書易春秋之經作而禮為六經之一為

五常之一者其文也而其本末未嘗不乎仁兼義知信也為六經之一者亦其文也而其本末未嘗不散在易詩書春秋也禮存而國與存禮亡而國與亡周公制禮致太平雖齊之鄰不可動叔孫通得其遺且以弭擊柱之爭老氏破其說曰禮者忠信之薄等王何輩從其言棄準削繩而中原遂以割裂晉以放誕失梁以浮屠失陳以荒淫失禮不可一日亡雖盜亦有之矧國家乎夫子曰所欲不踰矩此乃其矩也曰行法曰家法此乃其法也曰天經曰大經此乃其經也曰順則曰作則曰物則此乃其則也曰皇極曰中和之極此乃其極也曰天錫洪範此乃其範也曰節制度數紀綱章程亦惟此起也觸類而通名殊準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嘗探本而論之禮者敬而已矣大哉敬乎自堯舜至春秋聖賢相傳惟此一字戰國以來此道不明於天下亂以儀秦之奸詐莊老之虛無申商之刻薄微言遂絕禮經至微寂寥無聞徐究四十九篇之義乃中庸之至誠大學之至善禮運大道之行禮器盛德之稱皆本於敬故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孔子充此敬以克己見賓承祭仲弓充此敬以無怨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曾子充此敬以為孝是以仲尼恂恂於鄉黨之中齊齋於宗廟之內入公門則鞠躬在君列則踧躅聖人無所不用其敬也如此若夫鸞和佩玉所以養其敬於耳黼黻文章所以養其敬於目衣裳弁冕升降步趨所以養其敬於體盤杆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養其敬於燕

安之際籩豆簠簋獻酬擯相所以養其敬於飲食之間平居無事所以養其敬者如此故行之朝廷則敬以肅施之閨門則敬以和陳師鞠旅則敬以謹莅官行法則敬以嚴三加稱尊敬之見於冠禮也冕而親迎敬之見於昏禮也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敬之見於鄉飲也洞洞屬屬如將親見之敬之見於祭祀也乞言憲行致敬於養老之際莫而後發致敬於鄉射之間朝聘有位聘問有儀燕享之中會盟之際莫不敬其事以行禮君子動容周旋無不出於敬而當時記禮者因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制禮豈拘拘然求合名數者哉

事論禮記出於漢儒中庸四十七篇今止存其一河間獻王嘗進樂書當時莫能尊信禮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十有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與慶普之學並立于學官馬融鄭元皆酷好小戴之書遂以盛傳論禮記源流漢興諸儒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傳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也於是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後之學者乃持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於是禮失求之於野而況孔氏漢儒其源流皆有自來是未可廢要其雜記四代之制其所聞各異而必求合是則學者之過矣雖所聞均出聖人而見有淺深辭有詳略未必皆深合聖人之意凡其不悖於道者引而伸之皆可見聖人之蘊至於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屬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未可以灑掃應對進退廢也中庸大學

誠為入道之門四十七篇之書孰非道者視為土苴緒餘則學者將蕩而無守思而不學則殆禮記之書與注義或幾乎忽矣嬉妯辨月令所作月令之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呂不韋所造世儒所以喜攻之者固曰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也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呂不韋秦人也言秦制也固宜攷其十二月紀十萬餘言首篇之文視月令為不異呂不韋所作而非周公也決矣然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月令所謂諸侯孰知其非周也焚書於秦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月令所謂視學孰知其非周也參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所謂德惠孰知其非周也則又以為專秦之制者是又非也噫豈非不韋之所作漢儒收拾而正之以補記禮之殘缺歟辨儒行非孔子言蓋戰國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考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其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見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誇大以授其君豈所謂孔子哉 辨明堂位非是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典正無抵牾者中庸大學而已其坊記可也自由禮樂記祭義射義等篇並漢儒之語矣古已多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然其悖禮亂教未有如明堂之甚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何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

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以為七百里書以虞之官百夏
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恆夏后官百矣經違古莫此為甚也

春秋經傳疑 以尊信聖經立說

策頭春秋經異乎其諸史文乎古之王者有史官而諸侯之
國亦皆有史史以記是非得失之實而春秋則致其褒貶予
奪之意誠使褒貶之文具見則春秋一辭之旨也足該作史
者數千萬言之所不能盡則三家之傳可東之高閣又復奚
待於羅網天下訪失舊聞為司馬氏之書廣言備記以增三
代之贅疣乎思昔聖人之作春秋也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
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
萬世褒貶予奪莫不有深意於其間傳經釋義固不謂無功

於聖人惟能倚其筆削之意以為載事詳略之節則去聖人
不之意遠而吾之紀錄亦不足病其為多闕矣若夫以廣記
備言為職無與於聖經褒貶之義則旁蒐遠取若不免時有
抵牾此特可以史論而不可以經論也

策頭左丘明親受經於仲尼而其論春秋也曰志而晦微而
顯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如斯而已曾不知仲尼
之微旨在於記禮樂征伐以存帝王之制而明其道不專因
人賢否以示懲惡勸善之訓耳左丘明猶若此餘子之論陋
乎無以議為也

世之論春秋者惟盧同略知其義其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
獨抱遺經究終始斯言似得之矣然猶不若伊川先生之言

曰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其意以為苟通其義則言辭之
繁有不必考也昔孫明復嘗作尊王發微一以王法繩之諸
儒好之而春秋之法益密其亦孰知求之言意之表乎

春秋之書誠聖人立教之大端百王之軌範萬世不刊之書
也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尤重春秋之學仁宗皇帝問侍讀宋
綬三傳得失而聖訓乃曰孔子作春秋志在獎王室尊君道
丘明為傳文義其博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誠以丘明所
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喪亂無足勸戒自非聖學高妙疇克至
此肆我高宗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機之繁日不暇給
尤且留神典籍申命儒臣進讀春秋且有隨事解釋不必作
義之訓大哉王言誠得為學之要有非經生學士區區傳法

之比此君德之盛所以與古者帝王稽古之學異世而一轍
者也

策頭辨魯史名春秋杜預謂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
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賈逵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
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人君動作不失中實道謂春貴陽之始
秋取陰之初或以為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

春秋何以始隱杜氏謂周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
君公羊謂孔子祖之所逮聞范甯謂時接隱公因茲託始或
謂平王晚年失道之滋甚或以為孔子遠絕而猶有所待其
說紛紛不同如此按周平王四十九年東遷在惠公之三年
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危所自作

春秋不始惠公而獨始隱公者以惠公猶為西周之諸侯也若隱公則侯于東周此其所以始也諸儒之說皆不得其真又烏足以語此 春秋何以終哀公羊曰備矣杜氏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故止於所起或以為文成致麟或以為天道之終何休以為撥亂功成於麟范甯以先王之道既宏麟感作而至程正叔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數子之說惟程氏為當 春秋何以書元按王者在上諸侯即位自當稱其王其年示奉行一王之正朔也平王在上隱公諸侯也何得稱元見東遷以來諸侯不奉王之正朔皆自立以為元年也董仲舒言春秋謂一為元元者辭之所謂大也烏足知此 春秋何以書王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威公不書王穀梁以為威無王故春秋不書然既曰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何耶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威也此說近之也 辨左氏非丘明不更之爵乃商鞅時所制而左氏有戰于麻隧獲秦不更女父之語五行之論乃鄒衍之徒所撰而左氏有陳水屬也火水妃也以飾其相勝之說左氏疑其為戰國時人非丘明也 本朝諸儒議論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

惟孟子能為知之非理明義精始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律法之有斷例也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又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二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三

儒事門

四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宗師君師之責○講明正學繼續道統以開人心之迷者宗師之道也尊宗正理表章賢儒使天下知所趨者君師之道也任宗師之責者講明斯道於人心晦蝕之時任君師之責者彰明斯理於人心蒙昧之日道非宗師不能以明於人道非君師亦不能以信於人世衰道微皇極不建大道不行言治者汨於管晏功利之習言道者淪於老莊空虛之說所謂開物成務之功發政施仁之實誰其知之時則有若不世之資命世之賢更相發明更相問難闡先聖不傳之秘發古人不言之妙而斯道不晦是固不可無宗師之功聖賢不作大道不明諸子之說乖離而橫議異端之言紛紜而雜陳所謂道德性命之蘊仁義禮智之端誰其識之時則有若聰明之君睿知之主罷黜百家取申韓援賢哲講明之素開愚蒙趨向之方而斯道以行是尤不可無君師之功道體道脉道命○發明斯道之體者在聖賢接續斯道之脉者在羣儒宗主斯道之命者在帝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流通於萬世或晦也而顯或微也而著其原蓋有在矣五三既遠人心陷溺苟無聖賢之發明則道之體無由顯孔孟既沒正學浸微苟無諸儒之接續則道之脉無由傳聖賢傳散

漫于世苟無帝王之宗主則道之命無所寄故聖賢之旨待諸儒而愈明諸儒之學待帝王而大顯斯道所以碩大彰明於天下者職此之故也

稽古章議聖賢言殊理一○粵自周道湮微正理晦蝕洙泗聖人抽開啓鑰而發其秘是蓋吾道之一元也兩極既奠木鐸不傳樞趨問答之辭羣弟子記之而為論語道德性命之蘊子思子述之而為中庸因小學之成功而著大學之明法則曾子之得於見知者也繹七篇之格言而紹杏壇之遺脉則孟子之得於聞知者也論語中庸之書無非聖門之微言故包涵萬象宏深淵奧大抵停蓄而不露所以玩味而無窮至若鋪陳於一唯之餘議論於轍環之際毫釐剖析節目詳

明雖汪洋而無涯旁暢而肆出其會歸總統之地則未嘗與聖人異趣也

聖人言出一本○自周道微而正理晦孔子不得已而發其秘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曾子不得已而紹其說自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子思不得已而明其詳自戰國縱橫處士橫議孟子又不得已而述之於七篇言論反覆講析精微真經籍之管轄萬善之權衡也歟雖然觀聖賢之書不若推聖賢之言推聖賢之言不若會聖賢之意蓋聖賢之言無非講明正理啓迪後學而非空言也聖賢之意無非備究源流互見本末而非私意也子思親承夫子之訓中庸一篇即大學之遺書孟子願學夫子而受業於子思七篇之論中庸大學論語

之格言聖賢前後若合符節同出於一本而已矣

法祖嘉猷國朝宗師君師○洪惟藝祖皇帝受命之初五星之聚實在於奎爰及昭時吾道日盛元氣之會渾然大成時則有若泰山之孫以經術之學聞有若海陵之胡以體用之學聞又有若濂溪之周伊洛之程以窮理之學聞其發明斯道也蓋如此于時不惟道學明於下而未嘗不行於上切觀仁皇在御淵默不言淡泊無為其緝熙之功不獨施於講讀之際也而官中涓日惟是觀書不特行於涼燠之時也而留意經籍炎暑不輟其表章斯道也又如此是以正道表著治道休明涵養國脉奕世賴之宗師君師交盡其責蓋莫盛於斯時也

我朝儒先正學○我朝道學大明濂溪先生出焉其學則根本於性命渾融於道德探機於無極之先旁行乎天地萬物之表至要其指惟曰誠而已而二程得之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以暗室屋漏為謹獨之所以窮神知化為成性之驗此造道之序也推而廣之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孰非是學之功用耶又況治教休明表章正學將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書而示其有本末源流者則夫天下之士皆知得一善而服膺皆知明明德而親民皆知洙泗之教不可恃而七篇之訓不可違轉移感發之機實上之人責也承學之士孰不鼓舞於鸞飛魚躍之下哉

時文警叟四書同於明道○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傳於聖賢而淑於人心誠使斯人而皆悟斯道也則聖賢可以忘言柰何世變日降異端邪說捷出而乘之於是聖賢憂世之心始詳悉於立言之際然著書設教雖不能以皆同而道統之傳實賴乎更相發明之功故先後非異見也內外非殊轍也而難易博約之辨精粗幽明之疑又非析為多端裂為多岐以滋天下之惑也酬酢即佑神之基勿學即壯行之本知微則之顯矣知遠則之近矣先難有後獲者存博學有反約者寓此其本末源流斷斷乎不誣而聖賢明道之意同出一揆有不可以差殊觀者知乎此則大學中庸論孟四書于其言而論之似不可以一言盡于其意而求之實可以一意該矣

四書貴在實踐○書之見於古者未必若後世之詳且備也而聖賢之體於身者其道則未嘗不明書之備於後者非復古人之簡且易也天下之玩其辭者其失未免於滋甚豈豈傳之有當否而得之有先後耶以心觀書雖不求於書而道已存以書觀書雖益詳其書而見愈淺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其傳於世久矣所以治心而修身所以事親而從兄所以安邦國而和萬民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蓋無一之不具矣世之習其讀而守其傳熟其訓而承其學者又非一師友講切之功矣然玩味之誠類不足以勝其強記之苦體察之意曾不足以窮其誦讀之多遂使聖賢心術之妙精微之蘊闇然不能以自彰況於因其所得已廣其所未得以開天下而詔

後世乎

四書發揮傳授○論語一書夫子立言之微旨也非孟子孰與發揮之中庸一書子思立言之大義也非曾子孰與傳授之惟論語得孟子而發揮則七篇之議論所以尤詳於論語之議論者非徒詳也辭不詳則意不盡也惟中庸得曾子之傳授則大學之議論所以雖異於中庸之議論者非果異也辭雖異而意則一也譬之元氣焉有太極則有五行有陰陽則有動靜乃其渾融而為太極也五行之名未立及其分布而為五行也太極之道愈彰孟子之詳於論語也不猶是乎方其動而生陽也動者未有不靜及其靜而生陰也靜者未有不動中庸之異於大學也不猶是乎

綺語駢珠

長善救失教者責也

因言會道學者事也

聖賢之著書立言皆所以垂世設教也

學者之觀書窮理每貴於質疑辨惑也

經生學士朝吟暮誦玩而復者非此四書孰從而討論

老師宿儒口傳面命指而授者非此四書孰從而訓迪

大矣哉聖賢之言乎其入道之門戶求道之綱領而前後之

互為發明者乎

至矣哉聖賢之心乎其傳道之淵源會道之閫奧而前後之

未嘗間斷者乎

循循而進漸漸而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充積由端倪而盡精微學之次序也

孜孜其為昭昭其昏如鑑去塵如目去障審思明辨捨口耳而求心曾學之講明也

兢兢而力行疊疊而不倦如為山而不虧一簣如行遠而不憚千里深造自得篤行而無中道學之踐履也

當今獻策文公四書之功○中興以來群儒輩出道學益明至朱文公又有以集諸儒之大成今觀論孟之集解中庸大學之章句則所以深造斯道者大抵自吾心發用始非區區立言之學也其論中庸則曰誠為中庸一篇之樞紐其論大學則曰明德乃大學一篇之綱領解魯論之忠恕則有萬殊

一本之說釋孟子之仁義則有天理人欲之辨文公之訓釋未著則四書之道幾晦文公之訓釋既成則四書之道始彰豈惟四書而已哉至其叙中庸章句必首辨乎道心人心之異且曰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典謨傳授之旨亦自是而昭明矣此猶潛陽動於風霜剝落之餘雖和氣未遽充溢而發生之意已具斯道之元氣已復者不在茲乎

四書當識綱領○共惟聖天子僭心千古丕闡皇極親洒宸翰光騰奎壁寵賁考亭伊誰之力有美朱公斯文羽翼皇乎

休哉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愚故端拜而為之說曰幸逢昭代喜遇明君振起斯文開悟後學而誦其書者

非徒辨析其章句而已要當推尋其綱領馬論語之與孟子
讀其書者雖不可不知其詳略之旨而其大要則不外乎仁
中庸之與大學讀其書者雖不可不知其異同之意而其大
要則不外乎誠蓋仁者心之德夫子之所據依而傳之於孟
子者也誠者天之道子思之所踐履而受之於曾子者也是
理也所以為天地立心可以為生民立極可以為萬世開太
平其本甚約而其功甚博者也讀此四書者能知夫仁與誠
之一字則四書之綱領盡在是矣

四書當關於用○國朝道統既盛名賢輩出有二程先生作
於先有朱文公繼於後而講明敷暢於其間者又不可勝數
正將以發揮四書之旨而使世之學者不溺於言語章句之

中也聖上天縱聰明日新將就經筵之講貫固已會是道於
四書之表而宸翰之昭揭又復寓尊崇於講道之人聖意所
向固將推四書之澤以澤天下使斯道之元氣周流運轉於
天地之間也豈特寵其人榮其居而已哉然愚謂尊之以名
不若體之以實四書之微義與旨孰不本於吾君之一心哉
充吾仁而仁不可勝用充吾義而義不可勝用充吾禮充吾
智而禮與智不可勝用至於盡性在我而盡人盡物無不舉
也一貫在我而成成物無所遺也執中在我而天地範圍之
內無一物不在皇極之中也會四書之蘊奧發陳編之光燦
昭一代之文治繼往聖之絕學亦在吾君以心會道何如耳
正意版結四書亦有次序○抑聞之聖賢之書亦自有次序

而非可以遽觀也大學者垂世立教之大典也通天下後世
而言者也論孟者應機接物之微言也或因一時一事而發
者也中庸者又聖人傳授極致之言也不先乎大學則無以
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會其極於中庸無以立天下之大本
經綸天下之大經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然則由大學而論
孟而中庸則天下之事固可以心領而意會矣愚也非曰能
之願學焉幸執事進而教之

讀四書先大學○雖然聖賢之言無異同學問之道有先後
中庸者聖門傳授極致之格言也論孟者聖賢應機接物之
微旨也是非淺學之人所可徑詣其地至如規模正大而綱

領可尋條目纖悉而工夫有序則大學一書是誠切於日用
也不參乎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先乎
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從事於斯者苟能
先之以大學參之以論孟而後歸之以中庸則讀書窮理之
事可以無負於師訓矣愚雖不敏嘗事斯語願先生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引用事張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
禮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
者 程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今之學者賴有此
篇書存其他莫如語孟 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孟
子次論語次中庸 又曰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若

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先生
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
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振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
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
何以建立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四書二 論語 以教人存養立說

讀論語之書當知論語之所以為書言語文字者論語
之書也教人以操存涵養之要者論語之所以為書也夫人
之生也具四端備萬善苟非自暴自棄則皆可與為賢為聖
故由四端萬善而充廣之士而希賢而賢其歸也賢而希聖
而聖其歸也天生夫子正為成就斯人設也豈容不以師教
而自任然教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操存涵養之有其要也具
四端而為入而不能有是四端是謂自暴人也備萬善而為
人而不能全是萬善是謂自棄人也任一世宗師之責而使
斯人為自暴自棄之歸是夫子亦有愧於天也故教之以尊
德性教之以入聖域教之以明善而成身皆所以為植立生
人之至計也論語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春秋以來天理晦蝕人欲橫流士生其時知有務外之
學而已視操存涵養之學果何如也吾夫子不忍聽人心之
陷溺思拯其弊而更新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使之
決擇於義利也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是使之決擇於君
子小人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使之決擇於為

已為人也是者在所取非者在所舍善者在所鑒惡者在所
戒兩開其端聽其自擇是以從游之士顏氏之樂內曾子之
省身雖干祿如子張警省於閑達之辨而執德弘矣雖貨殖
如子貢黽勉於息肩之日而性天得聞矣長善救失皆夫子
成就之功也 道喪千載不有我朝諸君子則孔門務內之
學誰其嗣之是學也濂溪先生濬其源程張二先生疏其流
程門諸高弟衍其派逮及考亭朱文公先生出而集先哲之
大成振起斯文成就後學論語一書尤為有功於先聖而加
惠於天下後世者也今觀既為之精義矣又為之集註矣集
註去取各有所據慮後學之未明也又為之或問以指示之
焉我皇上潛心典學有取文公論語集註羽翼斯文是得乎

文公發明論語之意也文公固嘗於論語而為之言曰是書
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文公斯言
上契夫子立言垂訓之本旨孰知天佑斯文篤一上聖褒崇
先生論語集注之書又有如王上天語之見知也耶非特文
公之幸亦此書之幸也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既子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
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又曰讀論語
而不知道所讀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某自十七八歲讀論
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 又曰學者讀
夫二書於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

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其懋戒之哉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緩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為近且卑也 又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四書三 孟子 以教人充廣立說

策頭良心善性與生俱生學者不可無體驗之功存心養性以天事天學者不可無充廣之功反而求之秉彝之初非明不可也充廣之功推而達之踐形之際非誠不可也明以見

善而不昧其自本自根之體誠以為善而不枯其流行發見之用聖賢教人無以尚此而孟氏七篇大抵發明此意歟

策段古昔聖賢知夫斯人有生之初無不均有是善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是端而能勿喪其端者誰乎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有是端而能勿失其端者誰乎辭遜為禮之端是非為知之端孰不有是端也有是端而勿枯亡其端者又誰乎孟子固嘗教人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則不為自暴自棄人也是必體驗於夜氣未枯之時而極其所謂明充廣於踐形惟肖之日而極其所謂誠勿為小體之養而為大體之養庶無負孟氏教人之意 孟氏之書其有功於世教非一勺之甘一銖之重也於仁也

指愛牛之念以為充之足以保四海於氣也指集義之所生以為浩然可以塞天地於心也指善端之存以為苟得其養則無不長於性也指無有不善以為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而發為鷄犬放而知求之喻桐梓猶加保養之喻莠麥播種而生之喻牛山不可旦旦伐之喻其立言示訓惟欲有保養而無戕賊也有封殖而無天閔也是固人類之得以有立於天地間也

我朝儒先輩出理學大明建至朱文公作焉於語孟二書闡揚奧旨啓迪後來固嘗為之言曰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體驗充廣非明誠兩盡不可也孟氏以此而垂諸憲言文公以此而著為集註今家藏人誦其必服膺於是矣而不知果能體 充廣否也苟能明以體驗之而知其降衷秉彝之初無有不善誠以充廣之而知其率性踐形之日無非所以全其善則文公發明鄒書之意可無負矣

策尾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个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个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

是要正人心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朱氏曰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踈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知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 又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餘見上第二套

四書四 中庸 以造道詣極立說

策頭會道者必極其原明道者必指其原必極其原則道不可以濫近求必指其原則道不可以虛無索大哉道乎其具於中庸之一編乎至哉中庸乎其包極是道之體用而無遺乎故中庸者聖人之極致也非可與大學並言大學言為學之等級有不若中庸之為奧行宏深也非可與語孟並言語孟言應世之軌轍有不若中庸之為超異卓絕也是其言包體用貫精粗直詣乎上達之境細入乎無倫之妙學者之終事聖人之極功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悉具足於此書此中庸之所以為至也

樂毅夫中庸胡為而言道之原蓋自孔鐸不聞異端競起稂莠亂苗鄭聲亂樂子思之徒懼之於是而作為中庸之書意若曰道之原固如此也學者窮此則可以會道之奧矣故觀中庸之書體用一原隱顯無間若涉大海浩無津涯載道之

原固詳且盡矣而悠千載此學不明豈聖道晦明固有時耶中庸之學孟子傳之取其說而著之於七篇而軻之沒無傳焉濂溪周子始繼絕學通書言誠始發其蘊然猶有詳說而備論也蓋至於朱文公而後益明文公其集道之大全而後學之著龜乎其論中庸也皆所以該體用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若無以異於隱微謹獨之意而文公乃析而二之蓋一以存天理之本然一以遏人欲於將萌先言其體而復言其用也夫子與點孟氏養氣若異乎鳶飛魚躍之旨而文公乃兼而取之蓋皆以發明天理流行之妙兼體用而言之文公發明中庸之旨豈不混融而畢備哉

今文公之書家藏人誦鯁生服膺涵泳為日久矣而今日復大宗文公之學中庸一書學者宜知所以會道之原矣抑是書也其為道雖難能而其學亦可以徐造學者如之何而可以進此曰道至中庸而極中庸至盡誠而極而誠之為物也亦惟自主一持敬而充之苟能反之方寸之間而去其私欲之累肅然收斂一物不容則敬立而誠盡誠盡而道原畢會矣優入聖域初非難事而中庸非果然深奧也道不遠人人能弘道足矣

程子曰中庸一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衷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須玩味又曰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言三王損益成王

道餘外更無意 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
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
自下而上為是 朱子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愛道學
之失其傳而作也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
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 者蓋其憂之也
深故言其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
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繼千
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
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又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

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故
之則彌六合卷一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
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四書五 大學 以入道有序立說

策頭求道有綱領行道有次第知斯二者則知大學之所以
為書矣據其綱領而次第以行之循其次第而積久以造之
學者之於道其庶幾乎如室之門如裘之領如網之綱所謂
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此大學之綱領也然而進有梯級自下
而高不可躡也趨有途轍自近而遠不可踰也所謂自明德
而親民而止於至善此大學之次第也誦其書而玩其旨於
綱領之中而提其要於次第之中而會其的斯之謂善學者矣

策天昌我宋實壽斯文道學大明儒先輩出有如大學一
書實聖門傳授萬世心法近世朱文公先生闡揚大義分析
章句而曾子子思千五百年不傳之蘊始大彰明於天下大
哉此書乎其示求道之綱領行道之次第乎自今觀之至善
所上其次序之先者莫大於人倫君臣父子既舉其綱則餘
事以類推纖悉節目豈必縷及而不遺此文公所以無疑乎
此也致知之學其次序之急者莫先於格物物物而格之則
將豁然而貫通豈必泥迹而不求諸心驚外而不求諸內此
文公所以有取乎此也以至絜矩之道即推己之恕也苟充
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此其次序亦在於人已物我之間非
可以躡致也文公於大學之旨豈不條析而甚明哉

吁道學之秘幾年絕響我朝文明開運英賢間出自濂溪浚
其源伊洛橫渠導其流遂大明於當時揚龜山胡文定尤有
得於中原之正傳而吾道於是南矣涵濡長養至乾道淳熙
名儒踵生張公鳴於荆呂公聞於浙朱文公奮於閩學者咸
知所宗嚮之文公先生發此書之旨使學者由近而之遠此
蓋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何其幸也今文公之書家藏
人誦文文公之學風舒日明上之人宗尚之下之人服習之
大學綱領次序必有識而踐行之者矣抑文公教人曰外有
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然則大學亦非可
以淺近求也毋亦循循而進自知止有定而至於能慮能得
自道學自修而至於盛德至善自致知格物而至於治國平

天下無所不極其至而後足以盡大學之道矣

書程子曰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又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 朱子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周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又曰大學一篇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某竊因其說復定此本次序有倫義理通貫以得其真又曰大學是修身治國底規模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四

儒事門

諸子 荀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諸子不可苛責○人有常言論古者人物責以苛論後世人物待以恕吁是固然矣昔夫子當春秋之末以扶持正道為已任而至於仁管仲惠子產詩書錄秦春秋進楚學者惑焉夫管仲子產不過春秋人才秦楚雖大不過夷狄之國而聖人有取者蓋議論渾厚亦聖人用心而況於學者乎夫在人則精別於錙銖之間在已則闊略於繩墨之外恕已而責人此學者之通患非一日矣夫自孔孟而下大道不明有若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知以尊聖人為心知以守聖經為學知以羽翼聖道為文知以講明聖言為教之人也必其表表者也尚可以一二不醇全之處指摘其失而少之耶此論人物於孔孟不作之後而衛道之儒每於諸子之表表者纒指也

諸子各有可取○聖賢之名與日月並著學問之道如江漢朝宗尊鄉之篤者必忘辯仰之慕之切者必求聞見之益志於的而矢集焉指其軌而轍交焉尊鄉雖篤而至之則未晞慕雖切而及之實難君子當以恕論之可也蓋嘗觀之昔人所以迥相慕尚者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也彼所先謂豪傑之士也

人不皆陳良也明經博覽以記問名關西孔子其人也經術
精明以科目進當世仲尼其人也髣髴名稱以幼敏著吾家
顏子衆論偉之議論應對以穎悟顯宗室顏淵時譽予之世
非隆古人無全才隨其所就皆足自見彼有一善足稱者前
世皆翕然推許矧如衛道尊師立言垂訓自孔顏而下惟孟
子一人孟子以還未易多得有若希賢希聖之諸子焉如之
何不恕其小疵而推許之哉

總論

孔孟明道扶教○三代而上有王者作而道行三

代而下有孔孟繼出以道自任而異端得以不熾且時至春
秋非無少正卯之徒也自孔子者作而教有所宗主當時及
門之士如顏之服膺師之書紳信守不渝故孔子之教卒賴

其徒羽翼之而雖有少正卯之姦無能為也然教明於孔子

而教不保其常明道行於孔子而道不保其常行時至戰國

非無揚墨之徒也自孟子者作而教有所宗主當時從遊之

士如萬章舜不臣堯之問公孫丑氣何謂浩然之問辨難請
益故孟子之教卒賴其徒扶植之而雖有揚墨之害無能勝

也蓋聖賢達而在上則以身行道時不我逢君不我用窮而
在下則以言明道孔孟雖不及遭時遇主奮身行道而獨以

其身處於邪謬善正之時使當時學者宗之如太山北斗而
用以開後世立言垂訓羽翼斯文之統嗚呼盛哉

漢儒董子明道○孔孟不作後學龔贖秦人憤處士之橫議

舉六籍而昇之烈焰其禍可謂酷矣然秦焰蔽天雖能毀棄

其書不能遂滅其理猶未若異端肆起而吾道遂無休明之
日也秦漢以來諸子百家之書更見迭出其意皆欲自重其
學也皆有疾視吾道之心也而仁義禮樂之理終不為是而
廢上之人有所執以為治下之人有所視以為學帝王之治
雖不復見於天下帝王所以安民治國之本未遂湮沒者是
誰之功也吾觀武帝表章六經而董仲舒以醇儒對策有諸
不在六藝之科抑勿與進之說則知上有所執以為治武帝
表章之力下有所視以為學董仲舒抑去異端之力武帝之
功固大而仲舒之功不亦大乎

法祖嘉猷

本朝歐陽唱道○本朝奎畫呈祥文風開治前乎

此也承五代之餘波士習垢玩文氣萎爾藝祖黃帝肇造區

夏再立人極崇重儒臣以風勵之褒贊先師以表章之逮至

道學涵濡之久文化漸摩之極而歐陽子出焉返人心邪詖

之溺而為正道之是學起文風雕鏤之弊而為古體之是崇
吾道愈振而愈隆士習愈磨而愈銳於是南豐之曾眉山之

蘇從而和之學不務於速成而以渾涵積習為工文不競於
時好而以理致根源為尚扶植道義之正統講明理學之深

趣胚渾當代之盛治昭示後學之正塗皆數大儒之功也其
為我宋儒宗之領袖疇曰非宜哉

本朝朱集夫子○大抵治無常盛崇極而圯從古固然而道

學之盛衰亦猶之本朝天聖嘉祐以來文化極矣道學成矣
未幾而王金陵以新經之似亂儒學之真人心失所師嚮道

統無與維持尚賴天祐斯文碩果不食有若周濂溪者獨探無極太極之妙深得孔孟以來心傳之學倡道東南而二程橫渠從而和之自是道統傳授大教興行雖厄於崇觀厄於宣靖而不能復萌蘖於炎紹又不能不復枝幹華實於乾道淳熙吾觀乾淳之際異人輩出正學大明張之教行於荆呂之教行於浙朱之教行於閩如笙簧之並奏無非雅樂之正調也迄今朱子之學尤盛上之人表章而至再至三下之人崇信而且敬且慕者也朝廷節惠之典猶有所待近年曰宣曰成曰文之謚與周程張數先生皆以子而見稱

時文警四子未可苛責○荀况之書明君臣之道論禮樂之本觀之解蔽而得聖人之所以治心修身觀之儒效而得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予三王而羞五霸其道可謂醇矣奈何性本善也而以爲惡禮本性也而以爲偽以堯舜爲非辭禪是不知書以周公爲非恭儉是不知禮孟軻子思亦不容訾矣乃併與十二子而非之則其失在於好異故也楊雄之書尊大聖而黜諸子扶正道而排異端厭雕虫篆刻之學麾鄭衛韓莊之流而適堯舜文王之道其論周秦以來君臣之事一槩諸聖宜議者謂其論不詭於聖人可謂醇矣及其妄自尊大以法言比論語以訓纂比史篇以州箴比虞箴區區求合於前人遂使議者謂如吳楚僭王宜得誅絕之罪則其失豈非在於好同乎王通之書多至於三百七十有五篇而世泯絕不傳獨中說爲可攷其大槩以明帝王之道達天

人之分紹宣尼之業由周公之事觀世論天地必繼之以君臣論教化必終之以禮樂凡非常之徒答問之際未始不本於仁義忠信而折衷於孔子則其醇曷可訾哉及其續詩而不足以導事作元經以擬春秋而不足以道名分所謂中說者皆模寫剽切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壯至使議者謂如太公家教則其失在於好同故也韓愈之書其五箴之所戒動無非法五原之所

述言無非道當正元元和間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刑以朴刻僞以真排釋氏斥百家周情孔思千態萬狀粹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其醇曷可訾哉然而非頗謬於聖人故孔墨之道不同也彼乃以爲相用情性之本無二也

彼乃列爲三品而原道之作亦云善矣奈何以仁義爲定名而道與德反爲虛位是則不得謂之無抵牾聖人者矣豈非失於好異乎惟其失之於好同故楊王之書雖清潔峻整嚴毅端莊而其弊也未免有蹈襲之謂惟其失之於好異故荀韓之書雖汪洋瀾澗源澄深而其弊也未免有叢雜之譏二者皆失矣愚故曰學聖人之道而未得其全者此也

獨語

王通明白正大蓋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中說議論問答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荀也通故而鄰於駁揚也慕倣而失之淺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王仲淹曉作用而蹤等之議未免

韓退之識大原而密察之功未加

王文中隋隱君子也退處河汾潛心先聖續經之作可通大

義可關教源此固已與聖賢同功矣

韓昌黎唐之大儒也為諸儒倡立一王法原道之作可障橫

流可矯偷俗真足以明正統於不傳矣

荀卿氏體仁希聖抑伯崇王齊楚雖不用而斯道不少貶蘭

陵雖可廢而正論不可屈敷陳往古持挈當世者卿之本心

揚雄氏艱言苦志博洽多聞太元之草得於窮理盡性法言

之作異於詭論曲說陶冶大爐磅礴群生者雄之所學也

當今歐策四子皆在所取○大抵論人物於孔孟而下者當

取其長而揜其短毋寧以其短而棄其長當取其善而恕其

失毋寧以其失而少其善吾觀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而通

之明王道達禮樂而其失也特蔽於模放而失之拘愈之詆

異端排老佛而其失也持蔽於崖略而失之亢要之皆明道

者也皆守正者也誠得孔子以為之依歸則其所就當不止

此而世之好毀詆人物者或以一二未醇全處而併與其可

稱者而沒之亦已甚哉持論刻核則千古無全才制行以已

則百世無可取與人不求備自昔所尚而方人不暇夫子何

嘗以已而律人衛道如况雄通愈之篤好士之業儒者亦難

及之矣而顧忍於議之何哉昔孟子心近厚而獨於異端邪

說則不貸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君子亦無可議

於四子矣

崇正學以救俗○方今治教休明表章正學朝廷之所去取

學校之所趣舍皆關萬世之綱常皆係後學之風俗自宜道

德一而風俗同矣何通日廷紳之奏猶有端士與小人角立

邪說與正論並行必至替亂是非之慮而敷陳之目且別白

以為之言有所謂樞屬中之立邪說者有所謂卿聯中之立

邪說者有所謂講席中之立邪說者有所謂三館中之立邪

說者聖明當寧賢俊充庭豈宜有此毋亦是非邪正之際雖

區別於前日而猶未大彰明於此日耶曩者文公四書之褒

崇荆舒侑享之擯撤若嚴於勸善懲惡矣曾幾何時而綱常

之亂禮法之斁自忍負名教者而首犯之人心易移趨者瀾

倒至於今日是無怪邪說之行有如廷紳之所慮者繫欲攙

回世道一正人心毋亦愈崇正學愈用正人以示其興起風

厲之機可乎

學不必攻其異○每觀儒者之學其入門也其行行道也

則一其發端開序也不類其成德達材也殆無間然英賢之

生於天地間何可齊也其聰明皆足以入道其資稟皆足以

成德有得宗師以為之依歸由醇正而入醇正者有資稟

之絕人就其所得信以行之始與吾道而終以成德自名亦

不叛吾道者故以正入正由初暨終而純如者固正之正者

也以矯正而入正始異吾道而終不矣吾道是可知此而入

彼出彼而入此以後生晚學輒肆擬議於其間哉當知為吾

道愛惜善類為吾黨封植正人謹守其學精習其書以踐其行會其異而歸之同約其離而返之合也

德意收結四子更相詆訾○雖然四子之初心皆欲自比於聖人也並荀況於孟子尚可非訾而王通以董常比顏子則其意蓋自任以孔子者歟揚雄切自比於孟子而唐史謂韓愈自比孟軻則其道自比於孟子者歟惟其師孔子之言而未得其所以言師孟子之書而未得其所以書故其終也不能無失而至於互相詆訾荀況之書至揚雄之時則以為同門異戶揚子之書至韓愈之時則以為大醇小疵而王通中說乃至斥為六籍之奴婢而韓愈之道雖籍湜輩亦不保其叛去嗚呼一何工於論古人而拙於用已歟雖然自周訖唐

寥寥千載間聖人之道所以暗而復明鬱而復發崇獎扶持至于今不泯者四子與有力焉殆未可以輕議
高質關洛之言○雖然尚論千古眾言殺亂吾以為不若折衷於關洛諸君子焉荀子才高過多揚雄才短過少程氏之言可擬也文中好處甚多韓子大綱皆正朱子之言可證也偏駁不醇吾不為蘭陵去就不足觀吾不為子雲因中說之格言求原道之等作遊諸儒講明之大旨則四子不待辨而明矣願從先生質之

故事源流

引用事類荀子○程子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荀卿才高其過多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讀邵子曰莊荀之徒失之辨

揚子○程子曰揚子之學實 揚雄才短其過少 揚子無自得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揚雄規模窄狹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
文中子○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

之類皆非其所作文中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續經其甚謬恐無此書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朱子曰文中子雖是根脚淺然卻是 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 問文中子曰其書多為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 文中子論治本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

純不及上並同

韓愈○程子曰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讀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脩性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傳者何事並同朱子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錄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愈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問

揚子與韓文公優劣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為人深沉會去思索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 考訂韓文公與大顛書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思在是取從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 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見識高處並同

諸子二 獨取韓愈 以世降明道立說

策頭明道於去聖未遠之日者易為力明道於去聖愈遠之日者難為功夫道在天地間本無所謂甚明亦無所謂甚晦故亘古今窮宇宙天下有治亂而吾道不以治亂有間也天下有泰否而吾道不以泰否而有異也同是古今則古今同

是道同是宇宙則宇宙同是道夫是道升降之跡若與世運相為推移而儒者之論又有道隆道汙之別於是遂執世道之升降謂吾道若與之為升降去聖世之近者則以為明道之易去聖世之遠者則以為明道之難吁有是哉是故非篤論也然亦未可盡非之也自孟子有見知聞知之目意謂見而知之者去聖人未遠也聞而知之者去聖人浸遠也未遠者得於見知其知也真浸遠者得於聞知其知也略如之何不謂明道於去聖未遠者易明道於聖浸遠者難乎

策段昔者聖人固有終身未離於臣子之位而乃得與聖帝明王同居道統之列者莫幸於周公亦莫幸於夫子周公之幸父子兄弟皆以聖人而處以聖人而傳道於聖人其傳也

何其易以聖人而明道於聖人其明也亦何其易故有神交而無齟齬也有意合而無扞格也文王之易詳而為周公之易其辭有詳略也而其道則同其文有繁簡也而其義則一吾故曰周公之幸幸於得聖人而並處其有功於道統也不其易乎至若夫子之幸則幸於天縱以德而有可繼之資彼其生於晚周去伏羲堯舜禹湯固遠也去文武周公亦不為近也雖見文武於方冊交周公於夢寐然傳聞之不如親承也慨想之不如親炙也故周公所已為者孔子從而增為之所得為者孔子從而盡為之易則增周公之所已為者春秋則盡周公之所得為者也蓋不如是則道不明道不明則當去古愈遠之世人心愈見其陷溺世道愈見其陵遲三綱愈

淪九法愈數非特往聖垂統之功不續而來世雖有作者于何而尋其統緒之傳乎吾故曰夫子之幸幸於得以身而上繼聖作其有功於道統也諒亦難哉

吾觀韓愈之論孟氏也若曰道至軻死不得其傳是以道統屬於孟氏也若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以孟氏上配大禹也夫以韓愈之才之美平昔未嘗下人固嘗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則是韓愈未肯自同於孟氏也今而推尊孟氏一則以之居道統之列二則以之並大禹之功抑何前後許

予之舛耶蓋孟子之功誠不可及已天下之事成其終者實難不終乎此則無以始乎此孟子集傳道之終事往者以是而成來者以是而續其難何如天下之事正人心之陷溺者

實難有正人心陷溺之功則不翅脫人生陷溺之功孟子關揚墨以正人心使常心與常產以俱遂生理與生計以俱全其難何如惟其傳道成終之為難而明道解惑之為尤難愈從而推尊之不為過矣

事唐史贊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百餘年愈排

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推為不少矣先生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李集作今有人身行聖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靡閱文若游夏夫孟子荀卿翼

傳孔道以至子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孔道

巍然而自正休東坡曰自東漢之衰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廟

雜論 以辭主忠憤立說

策頭砥礪誠節而以事業自許者忠臣之志願也振據藻嚴而以詞章傳世者乃忠臣之不幸也讀原騷經者亦感慨於斯而已夫以士生天地間挹椒蘭之芳挺鸞鳳之質抱復正

則稟負靈均幸而依光日月感會風雲則激昂志氣把握樞紐而以泰宇宙安黎蒸固其志也不幸而王室多虞國步幾替則守鐵石之深衷勵冰霜之素節捐軀報國雖蹈奇禍而不變亦其志也而今也上之不得以預依光感會之盛下之

不得以效捐軀報國之忠結舌於朝廷而長歌於草野切齒於堂陛而哀吟於江湖懷忠鬱忿不得少見聽於君而為長歌短章言縷縷而思悠悠也吁此其志可悲而其文尤可悲矣其原之謂乎

策段自天下之心變而離騷之心非後世所能知自天下之文變而離騷之文非後世所能得靈氛之占女嬃之詈漁父之對甚而揚雄班固之譏議蓋不勝其滄海皆皆今以古人

之心求其文則不惟得其文而且得其心矣何者忠臣不事二君不聞其可去也使宗國而可去也則原亦遠逝無狐疑矣又何待乎靈氛之勸也雖然靈氛非靈氛也原之託為此言者則以其言其不可去也古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不聞其可變也使好修而可變也則原亦捨博譽而服葦菹矣又何有乎女嬃之詈也雖然女嬃非女嬃也原之設為此言者亦以甚言其不可變也君子涅而不緇不聞其可溷也使世濁而可溷也則原亦湣泥揚波而與世推移矣又何待於漁父之對也雖然漁父非漁父也原之說為此言者又以甚言其不可溷也昔楚之讒原者固曰自伐其能也今雄謂原揚其蛾眉固謂原露才揚已何哉蓋君子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而雄也固也則無甚於生與死也此雄之所為龍蛇也此固之所為卷懷也雄誠龍蛇者固誠卷懷者若之何以己之心度原之心也

我朝先正大儒嘗擬離騷集為一編固有深意而以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斥雄固亦雄之徒其在所鄙也可知吾嘗謂宗臣如劉向則雖無騷亦可無愧於原況能和於後乎而為臣如雄者其視原真騷之罪人也而顧反騷以譏之悲夫原之志則忠矣而不幸沉抑於中散揚雄亦幸而昭雪於先正大儒也

是故世之持祿保位者不足與語愛君憂國之事也天下之偷生憚死者不足與語忠臣義士之所為也故屈子亦曰心

不同考妹勞又曰人之心不與吾心同蓋傷之也

張儀至而延盜於堂與矣懷王出而界國於豺虎矣鄭袖說售子蘭之姦行讒登狡庸而甘恬禍凶矣則是夏之虛兩來門之蕪郢之可哀其何日之有詩曰民之無辜併其臣僕此可慮也不然原亦人耳其好生惡死豈與人異情哉誠懼夫偷生之禍有甚於沉身也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彙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上迷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不行不聽既往遂為所辱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沉而死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云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 本朝宋景文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朱文公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

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
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
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
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彘子
怨妻去婦收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
固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之綱五典之
重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四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五

儒事門

諸史 ① 史記 兩漢史 三國志 晉史

南北史 隋史 唐史 五代史

名流舉業

其才患無其節不患無其節患無其道夫奇瑰宏博之士挺
挺出頭角意氣掀天地學識通古今斯人也使之執簡濡毫
汗青揮墨則品章條貫各有倫類編摩極品藻之工毀譽明
是非之鑒若是者可謂有良史之才矣抑尤末也吾將觀節
焉每飾主缺多為時諱吾不與也持公議之權衡無私意之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五

牽掣非為覓米而作好傳非為受金而諛盛德慷慨立義操
志不回正色直書寧得罪於一時而毋寧得罪於萬世之清
議若然者可謂有良史之節矣抑猶末也吾將觀道焉惟精
惟一堯舜之心傳也非知道者其誰錄建中建極湯武之心
學也非知道者其誰記向非百篇之義裁之以道則堯帥諸
侯朝舜瞽瞍亦北面而朝之之事將不為齊東野人之所誣
乎啓與益之始終將不為小說異書之所誣乎伊尹與太甲
之顛末得不為汲冢竹書之所誣乎是以作史貴知道知道
則不好同不喜異而能知聖君賢臣之用心矣

參較諸史有二○以世變之升降而較史筆之高下不若以
學力之淺深而論史筆之高下以世代之久近而較史筆之

難易不若以心術之公私而論史筆之難易自道而節自節而才時有隆汙則史亦與之而隆汙治有粹駁則史亦隨之而粹駁此以世變而論史也君子則曰隻字權衡萬世標的秉史筆者當以學之淺深論不當以世之升降論使其學而果造之深歟則寫聖賢之心以其道快世教之立以其節紀事物之潔以其才顧所施何如爾否則望道未見何以載道立節未正何以達節小才不能以大受又何足以言才以若人而任紀述之責吾未見其能傳遠垂後也史云史云世變云乎哉又近世殊繁簡事異世遠而事繁則直致其辭者雖易而旁括其事者實難世近而事簡則婉寓其意者雖難而盡記其詳者實易此以世代而論史也君子則曰一編紀錄

千載雌黃任史責者當以心之公私論不當以世之久近論使其心而果純乎公歟則有書時事而人不以為嫌微致褒貶而已不以為作繁者不見其為冗而簡者不病其為略顧所用何若爾否則惴惴於恩怨則閣筆不敢書凜凜於禍福則斂手不敢措利害未免怵於已而榮辱豈能加諸人以若人而當記載之任吾未見其能發微闡幽也史云史云世代云乎哉

稽古偉議孔子直筆明道○董狐不作南史寂寥直筆之不見於世久矣畏天刑歟休人禍歟為利回而為義疚歟曰可歎也愚聞之曰公者道之衡作史而出於公則述其所難者終必易私者疑之府作史而出於私則述其所易者終必難

春秋夫子作也夫子非春秋人乎趙孟之強也而書之以反陽虎之暴也而斥之以盜列國之君大夫之貴也而或黜其爵或貶其族或削其氏魍魎神奸昭昭神禹之鼎而不得逃其形夫子亦立召禍之的矣然而趙孟不能加陽虎不能害列國之君大夫不能屈夫子何以得此於人哉公也說者謂其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非也孫則不公矣而何以為秋韓愈不任史責○昌黎韓愈唐人傑也史筆之任在愈可以無愧河東柳子厚中山劉夢得作書勉之愈乃牢辭固避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其意以為左氏有失明之報子長有蚕室之冤孟堅瘦死范曄族誅陳壽廢卒鑿齒虧體人禍天刑職此之由愚度其意正不為此愈自念為唐朝第一等人危

言鯁論頗為當時取信一經筆削片言隻字少有疵類則受金乞米之誣從此而得而百世之誚不可逃矣若欲以文取名耶雖不作文公議猶不我揜也若欲公褒貶申直道耶郡國所上起居所記已失於顧望十羊九牧甲可乙否復病於監臨雖欲公褒貶申直道有不可得也愈之牢辭固避意或在此如其人禍天刑是畏愈必不然矣

法祖嘉猷國家崇尚史學○國朝文明開運學校養才群經諸史朝吟暮誦至於明習國典通達世務則於史學尤重焉先正司馬溫公文行俱美史學尤富嘗奉神宗皇帝之命會粹千有餘年之事名曰資治通鑑一書始於周成烈王終於五代綱舉條載詳而不繁簡而不遺真史學之指南也進開

虞覽寵錫序文宸章耀日月之輝史筆冠古今之籍夫何中更章蔡之黨倡為詆毀之議史學幾廢邪說得行尚賴道由天錫書以序存殆猶六經厄於秦火而易以卜筮僅存也自時厥後學經者取其理致學史者取其器識至慶元間經學固盛史學亦崇不事浮虛惟取練達學有體用非崇體而廢用也道有本末非舉本而遺末也作成俊秀之才皆為帝碩之彥仰視唐人以三史取士漢史並列於六經而博習之儒見辨為九經庫者無以異為也史學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文公通鑑綱目○自麟經絕筆史法之衰賤不明久矣至紫陽朱夫子出始取溫公之通鑑而為綱目一書則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始一倣乎春秋自今觀之原廟以立書五帝以始

郊書是無他故焉春秋嘗書立煬宮矣嘗書辛丑用郊矣皆所以譏其失禮也原廟之立文過不經五帝之祠矯誣瀆亂我是用紀以立煬宮辛丑用郊之書法有年之書於蕭梁後唐大有年之書於永平貞觀開元是無他故焉春秋嘗書有年於威公矣嘗書大有年於宣公矣皆所以著歡欣生於不足也蕭梁後唐前此之無年多矣永平貞觀開元後此之無年多矣我用是紀以威宣有年大有年之書法凡若此類悉法春秋吾知綱目一書皆文公史筆之可追聖經者也
世降而乏史才○帝王盛世為史者非無節也特不以節者耳非無才也特不以才顯耳渾渾然相忘於道術之中而節與才何事焉春秋以來世變下矣南史之書崔子

董狐之書趙盾萬世之下猶有生氣直哉史魚夫子且喜稱而樂道之嗚呼此豈士君子所願欲哉長江東流日夜無聲忽過瞿塘灩澦乃始大鳴以泄其怒故君子願史筆渾渾如帝王之世不願史筆諤諤如春秋之世也道德薄風俗溺守節之士又不得見得見有才者斯可已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左丘明之後魁然史臣一巨擘也上自黃帝迨于漢武上下數千百載間斯亦已勤矣然先黃老而後六經則非道也退處士而進奸雄則非節也探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其核不虛美不隱惡謂非有史才則不可然其為疎略或相抵牾所以病史遷之才者有三焉意氣憤鬱之余故其文多悲怨登覽游觀所至故其文多豪放多愛不忍之習故其文多好奇至若其疎略抵牾之細者非可以一二枚舉也豈容採星宿而遺曦娥哉

擅史長者在學○切嘗觀之二典並陳王謨品列危微精一發揮堯舜之精神都俞吁咈模寫禹皋之氣象非史之純於道者乎史魚秉直董狐竭忠如矢之稱不以道之有無易其守執簡而筆不以身之生死異其心非史之出於節者乎太史公父子網羅舊聞收拾故典紀傳所載歷叙古今之詳八書所包曲盡三才之奧非史之出於才者乎然道也節也才也要自學中來也虞廷史臣親見聖人而帥之學足以造道故其書亦純乎道史董二子習聞君子之遺論學足以守節其書亦徇乎節太史公紬繹石室金匱之藏所學雖博而未

能造其深故其書止於才嗚呼使史董而獲立於虞廷得聖人之要旨則典謨亦豈多遜使太史公而尚生於春秋揖故家之遺風則死節何敢力排生乎秦漢之後而欲效鑿於典謨之書道與節不足而僅局於才果世變之使然乎抑學力之不足乎

史筆所患凡四○乘史筆者其患有四拘於時則有所諱而不得騁拘於才則有所窮而不得騁拘於私則有所蔽而不得騁拘於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此四患也何謂拘於時且君非勲華臣非稷契賞刑垢玩事業堙蕪上下顧惜觀察意旨深言之訕上淺言之誣下當是之時不能直筆猶曰史焉故班固漢史每飾主闕華嶠晉書多為時諱若是則有所諱

而不得騁也何謂拘於才且學昧衆流識蔽小道文不造意意不造理淺則入俚簡則近陋偏見僻說不足以發善惡奚可云史故魏室之書紀事回流唐世之史猥釀不綱若是則有所窮而不得逞也地是則愈不足道矣拘於私者死黨背公挾伎怨上沒美任怨隱惡市恩得米則為好傳受金則比伊周借一時之史筆逞平昔之私志故陳壽蜀志深誚諸葛李漢順錄力抵吉甫茲非有所蔽而不得騁乎拘於衆者上下牽制權不在已持見疑異閣筆相視甲可乙否含毫不斷事蹟所陳往往湮沒故知幾憤於十羊九牧韓愈卒於竄定不全茲非有所制而不得騁乎掃去四患而後史臣之直見矣

綱語駢珠

知我罪我付之萬世之公 不敢以情蔽法

人禍天刑忘其一身之計 不敢以恩掩義

誰毀誰譽直道而行 愛名者以史筆為榮

或筆或削據理而定 知道者以史筆為懼

欲心一動直道難行 不敢以好惡亂是非

懼心一萌曲筆捷出 不敢以愛憎紊曲直

毀譽任情而是非替亂 誅奸諛於既往

褒貶徇世而曲直混殺 發潛德之幽光

知富貴之可慕而不知名檢之當畏

知權勢之可恐而不知鬼神之難欺

知一時褒貶之用心而不知天下萬世清議之不我恕

當今獻策講筵留神史學○國家列聖相承講學是務惟經

與史究心不忘聖天子仰遵家法俯逮講筵凡前代治亂興亡之迹史編之具陳者既已講貫而無遺矣嘗觀唐穆宗一旦經史何先之問薛放區別而為之對且云史以見古今成敗之跡誠學之亦當有補于理故我祖宗以來講求史學尤不敢倦藝祖皇帝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遂激勵其臣以金紫之服高宗皇帝讀漢光武紀以為有益中興之治因思不若書之為愈藝祖肇造高宗中興典學之勤前史是閱得之於心推之於治用能定一代肇造中興之業厥今國步漸平世運將泰是不留意於學乎是不資史學以濟其功業乎惟史足以見古今成敗惟史足以究政事是非亦

惟史足以驗君相得失留神玩閱刻意講求參已往設施之方圖方來經濟之業是誠有資於史也

士當講明史學○我宋文治興隆人才輩出皆由潛心玩學而得之而學之稱為該博者必於史學而無遺也況是歷代以來史編浩瀚雖汗牛充棟不足以盡其篇帙也雖焚膏繼晷不足以窮其指要也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漸磨亦惟曰稽古獲印綬耳亦惟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耳方今槐黃之期又迫汗青之史難精有司校文論則取其理致策則取其器識苟史籍之徒富而史學之未充則所謂理致器識者于何而出之聖天子嘉與多士成其才大比賓興群才鏖戰預期真寶以副選論為多士者誠能富文史之學以應文衡之選不

事虛文惟求實用則繼今以往必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以備時才之需雖以史學而任史職可也

以史學養史才○方史館儲英儒紳進用編摩國家之鉅典揚勵祖宗之偉績將以傳之無窮垂之罔極且與天地相為長久也惟茲職任之重必非謫才所能堪事業之宏必非淺學所能稱才學如司馬子長而後以史顯名才學如班孟堅而後以史得譽家傳其學世修其業父作而子述以談為父而遷為之子彪為父而固為之子富於見聞熟於講究而後史筆有足觀者是以古人稱作史之難上焉者取其道中焉者取其節下焉者取其才而是三者又皆根原於學學之素充則一旦進當史筆之任以道以節以才而自見作史之長

不在班馬之下矣史官之難其人也如此哉

生意收結史亦難於求全○雖然六經者先王陳迹而史籍者又六經陳迹也誠以成敗大計褒貶大法姑存此為後世勸鑑耳片言隻字寧免無疵以孟子之於經宜其深信之也然其說詩則曰不以文害辭而已其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以六經者先王之陳迹學者當即言以求意可也況於史籍又可吹毛求疵乎後世有糾繆之過苛者如王通謂史之失自迂固始而不知奴婢之譏正自不免宜古人發嘆於典論

史筆惟公則信嗚呼蓬萊道山地至清也冊府芸香職至華也搜閱金匱石室之珍儲討論鸞臺鳳閣之故實儒生之至榮遇也夫苟一私纏縛百事顧長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居是職者亦有靦面目矣愚嘗愛孫盛作晉春秋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變吳兢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紀魏謨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古人與稽若此數子者可矣不然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而奚暇於管遷

故事源流

引用事類史記○司馬遷為太史令紬金匱石室之書自陶唐以來至於麟趾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其書有刺客有四夷有循吏有儒林有佞倖有滑稽

有日者有龜筮有貨殖有叙傳凡一百三十卷

班固贊司馬遷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前漢書卷之四十五

前漢書○班固所作也固字孟堅後漢章帝時人著漢書起高祖至平帝本紀十二年表八志十列傳七十有儒林有循吏有酷吏有貨殖有游俠有外夷有外戚有叙傳凡一百一十八卷 范曄贊班固議論嘗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死節

後漢書○范曄所作也曄字蔚宗南史宋文時人著後漢起光武至獻帝本紀九皇后本紀二志三十傳八十有黨錮有循吏有酷吏有宦者有儒林有文苑有獨行有方術有逸民有烈女有四夷凡百七卷 劉知幾史通論范曄曰王喬臯獲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出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其焉三國志○陳壽所作也字承祚仕蜀為為令史蜀亡晉武帝

時為著作郎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有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投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俱謂之傳 隋李德林稱陳壽蜀人其志黨蜀抑魏案曹公罪百田嘗禍于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壽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王終始無瑕可比少康光武壽抑其長攻其所短蓋魏為典午所承蜀乃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虛說劉非安有背曹向劉疏魏親蜀者乎

晉書○舊有臧榮緒集錄東西二史以成書貞觀中太宗敕房玄齡褚遂良重加修撰於是奏取許敬宗來濟上官儀等八人分工叙錄至於宣武王陸四贊獨撰制者蓋以當時修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故其書謂之御製十八帝為帝紀十志為

卷之四十五

卷二十列傳七十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為載記三十其列傳有后妃有孝友有忠義有良吏有儒林有文苑有外戚有隱逸有藝術有烈女有四夷合為百三十卷然承江左之餘風文多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 史通論曰唐脩晉史有論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嗣論以贊其贖彌甚猶文士碑續以銘釋氏演法以偈 晉世雜書共語林世設幽明錄搜神記之徒詭諧小設神鬼怪物唐朝所撰多採以為書終見嗤於君子矣

南北史○李延壽所作也延壽唐人貞觀中直國史先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各有國史南北異方五相齟毀延壽父大

師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延壽乃續成父業南北二史本紀二十二卷列傳一百五十八卷南史本紀十列傳七十有后妃有宗室諸王有循吏有儒林有文學有孝義有隱逸有恩倖有夷貊有賊臣等傳北史本紀十列傳八十八有后妃有宗室諸王有外戚有儒林有文苑有孝行有節義有循吏有酷吏有隱逸有藝術有烈女有恩倖有僭偽附庸有四夷有叙傳詳於北而略於南以唐承周故也白虎通云顯慶中李延壽以近代諸史南起宋終陳北起魏迄隋合一百八十一篇號南北史其君臣統例紀傳群分皆以類相從 宋史臧質等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虛齊沈約撰為百卷名宋書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世以裴略為上沈次之齊史

江淹有十志沈約有紀志傳合五十九篇吳均有齊春秋三卷梁書沈約等所撰已有百篇值國家存沒並從焚蕩劉璠以所見聞撰梁典三十卷姚察有志撰勅至陳亡其書不就陳書姚察刪改粗有條貫陳亡持以入關察依違荏苒終未絕筆唐初其子思廉奉詔撰成梁書陳書 元魏史自崔浩等誅遂廢官文成始復其職皆作編年孝文始詔李彪等分為紀傳齊天寶二年勅魏收勅成一更收諛諛於魏室多不平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號為穢史至隋救楊素等別撰素覺而止今世稱魏史者以收本為正焉南北史有實錄注記隋王邵造編年書號齊志李德林創紀傳書唐初救其子百藥演為五十卷周史柳虬領著作正直可稱隋開

皇初年牛洪撰周紀皆抵忤唐家貞觀初敕令狐德棻等共修輯定為周書並出史通 隋史○唐魏徵等奉敕所修次也帝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有后妃有諸王有誠節有孝義有循吏有酷吏有儒林有文學有隱逸有藝術有外戚有烈女有夷蠻戎狄有逆臣凡八十五卷 開皇時王邵為八十卷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初敕顏師古孔穎達等共撰隋書五十五卷初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書仍命學士分修使魏徵總知其務合為五代紀傳惟志未有其文又詔于志寧李延壽等同撰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寔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唐書○紀志表本朝歐陽公脩所作也傳宋公祁所作也本

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有諸夷蕃將有忠義有卓行有孝友有隱逸有循吏有儒學有文藝有方技有烈女有外戚有宦者有酷吏有藩鎮有四夷有姦臣有叛臣有逆臣凡二百二十五卷 五代史○舊梁唐晉漢周各有史本朝太祖開寶中盧多遜彗蒙等修五代史史成而褒貶失實仁宗命歐陽公修之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八即后妃之傳也梁臣傳三仕於梁朝者也唐臣傳五仕於唐朝者也晉漢周臣傳各一仕於晉漢周朝者也死節死事傳各一守節忠義者也一行傳一高尚者也唐六臣傳一唐皆附梁者也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皆其本定者也雜傳十九皆歷仕累朝無操

守者也司天考職方考一蓋天文地理志也世家十時備方割據者也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附錄三皆諸國興亡四夷強盛之事迹也凡七十四卷

諸史二 取遷固 以見稱良史立說

策頭善作史者必妙其意善論史者不拘其例不以例拘之而以意會之庶不失古人述作之旨矣夫史之例固不一而其例之大者有二曰編年也紀傳也麟經絕筆遷固易編年而紀傳之虛美不隱惡不詭激不抑抗二子誠有良史之士而勢利之崇貧賤之羞輕仁義賤守節或出於有激而言或出於有為而發識者當以意觀而文中子乃以陳壽紀傳之失自遷固始是特以編年之例拘之而不以意會也伯夷之首於列傳韓非之同於老莊褒所當褒賤所當賤公是公非同乎古人是正得聖人之意而標是道之綱豈容徒以例拘之而不以意求之乎

策頭事記於史官之筆者可以史言事出於聖人之手者不可以史論合古今之史而論之溫純如左氏簡潔如子長雄健如孟堅是固作史之巨擘也然其才氣之所充規模之所就特未離平史筆也至於正軌範以立百王之經示褒貶以代一王之法筆削之妙如化工焉其可與作史者例論耶書者古史也帝王之軌範政治之權輿所從出也聖人又從而定之芟繁亂剪浮辭斷唐虞而訖周而後大經大法曉然而易遵坦然而易行然則書也者非聖人莫能定也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也君臣父子之大經禮樂征伐之事所由記也聖人從而脩之抑諸侯而尊王室即十二公之行事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後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然則春秋也者非聖人莫能修也是故不觀諸史無以見聖人之言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質諸聖無以見作史者各隨量而有得獨至於春秋一經刊定於聖人之手萬世而下不能加毫末於斯矣○學者談經味道之餘不可不知史自春秋而下以史才名者莫善於遷固遷之得也辨而不華質而不固俚之得也賸而不穢詳而有體雖其不純可取尚有瑕疵於其間然良史之稱春秋以來屈指於二子矣愚嘗差次諸史而為之評曰春秋之經其文則史其義則歸之天子未易及也遷自知其

才不逮聖人易編年而為紀傳固因之是二子初不敢以春秋自擬也吾固不敢縑以春秋下乎春秋凡皆史也然何敢望迂固愚從而評之曰迂固之史可與左丘明厲行可使范曄北面可使陳壽作衙官晉史而下又可以奴僕命之也蓋左氏之傳其文緩其旨遠炳然有三代之風而班馬二史之雄深雅健似亦少減然猶可與之厲行范曄述東漢標格卑陋文采不足以動人嘗自謂其博瞻不及班固則於迂可知矣以是知其可使之北面陳壽志三國義例舛駁較其書而譏之者十嘗八九以是知其可使之作衙官下至於二晉所紀南北所載則又皆誕謾詭怪其言皆類淫巫瞽史自遷固視之雖以奴僕命焉可知矣嗚呼作史之難一至於此如遷

固之書正未可以多得凡愚之所取者非愚之私言也前人之公言也 大凡經之外則有史焉史之作則有法焉何以言之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此典謨訓誥誓命之法也其書也為經微而顯志而悔婉而成章畫而不汚懲惡而勸善此春秋之法也其書也亦為經變春秋編年而為紀傳遷固之史法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亦莫不有一家之法焉遷固而下不是論矣欲論前史之優劣必於遷固而有取要之作史者必世其家然後義例有據故遷史之書實終父功班史之書亦繼彪業不無所自來也

文子云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天地蘇洵云遷之傳庶頗也議救閱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忘矣是故本使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五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六

儒事門

國史 玉牒 寶訓 會要 實錄 實錄辨証

日曆 時政記 聖政 附 通鑑

名流舉業

意然端有史才有史職○有史才有史職裒集一代之大典制作一家之成書論述有體則斷宜獨而不宜衆筆削存權則事宜專而不宜分苟非其人未易屬筆此史才也若遷固書志之作昌黎實錄之修是已記載一時之典禮策書當代之政事君舉必書則有言有動非一職所能備事存諸簡則或小或大非一局所能兼廣記備言人舉其業此史職也若我朝國史實錄之分院玉牒會要之列司是已夫史才之得誠有待於後而史職之建不可闕於今何則行一禮典而書者數四則禮典不可以輕行矣舉一政事而記者再三則政事不敢以輕舉矣於分曹列屬之間有隱然警救之意此其感悟君心關係治體皆祖宗深長思慮之所寓而豈苟為是贅員也哉 國史具存典法○司馬文正之進讀而以不變法為守成之要蘇文忠之上疏而以行其實為取法之原二公者先朝偉人意其竭誠圖事開口進規必有非常可喜之說驚人駭俗之論顧惟在於杜紛更之法行祖宗之實何為然哉蓋天下之治有本末於其本者先之末者後焉則道揆明於人主之

心法守付於有司之職而天下之利病不難見矣否則隨時而為之設謀因事而為之畫策內而政事何者不當圖外而攻守何者不當講弊於事為而力已勞矣是以商邦之未靖鬼方之未庭傳說所以未暇及而三篇之作拳拳於益成憲之言淮夷之未寧戎兵之未詰周公非不之慮也無逸之陳必以我周先王抑畏者言之蓋使高宗惟成憲是監成王惟先王是法則伐鬼方治戎兵特餘事爾茲傳說周公所以善言治而司馬公蘇公即是意而獻言先朝也

稽古傳議古者以史傳後○古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此豈無載事之史而不復因之者謂其世遠而難信也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

灑爾周書噩噩爾書即史文之訂定於夫子者也一經夫子之手而當代之史遂為萬世不刊之典史之有足據也如此哉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嘗慨念典禮廢墜欲從而正之杞宋者夏商之後也意其文獻之有足據也及其後代不振而無足稽據故嘆惜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惟魯秉周禮見稱宗國夫子拳拳望魯有一變至道之言是知備文獻於史策則後來者猶有所稽考苟以史策為不必錄則自三代而至春秋何為國各有史史世其官編輯以成而詔後世哉

春秋因乎魯史○春秋一經吾夫子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

也雖云筆所當筆削所當削皆有義存乎其間然惟其有魯史之舊文也是以夫子得從而筆削之也大凡國之有史所以記一國之事魯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其本國之史也春秋魯史也備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會盟征伐朝聘燕享與夫政事之設施必有秉史筆者以紀錄之是何其纖悉之必錄耶蓋有登載是者斯有潤色是者有纂輯是者斯有修飾是者魯史猶律之有按也是非已具春秋猶律之斷也從而是非之向微魯史夫子雖欲修春秋何所據而筆削之乎以是知董狐南史之輩真明之日月有功於後世也

法祖嘉猷祖宗崇重國史○國朝因仍彝憲崇重史職有口曆有時政記有起居注而又有所謂會要玉牒非為書之繁

也有國史院有實錄院有敕令所而又有會要玉牒所非建曹之多也提舉以大臣監修以輔臣而編脩檢討又以待後臣非分職之廣也大抵為書繁則史事備建曹多則史筆公分職廣則史才衆苟深得夫祖宗深長之思則昔人所謂日曆時政僅同供報亦無害也熙寧增損而慶曆之書備乾道刊正而熙豐之史成存諸典冊以俟後人直未晚耳特患典史非才乘筆失實紀載雖詳而無補於傳遠垂後耳

國朝信史明備○我國家成德茂功上配天下追帝王模寫繪畫蓋難其人乾德中始命趙韓王監修國史修撰之外後有編修校勘之屬不過抄錄報狀以論次之而已承五季之弊文風萎蕩所謂錡鏗炳耀之作猶未大振也而我藝祖

旋乾轉坤之盛烈磊落軒天地豐隆冠古今亦不待彫刻藻繪而後彰也謹書其實以俟後聖人固已煥然矣其後命中書密院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則有開寶之訓別記言動為起居則有淳化之制其他如實錄會要有書至於刪革大事則專為玉牒一書以總其凡蓋國家之鉅典也祖功宗德煌乎休哉

昭帝王功德○大哉帝王之功德其猶天地之造化乎昭哉史牒之鋪陳其猶假象緯以觀天即山川草木以觀地乎天文不著則天道不明地理不詳則地道不察帝王之史不實則煌煌盛德巍巍大功何以昭無窮而示罔極哉典謨之書二帝之史也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內睦九族外

叶萬邦無一言之非實也於是可見堯舜之盛訓誥誓命之書三代之史也君臣上下之議論古今前後之因革無一之非實也於是可見商周之烈當時為史者皆聖賢之流不惟其事惟其心不惟其粗惟其精揚休厲美爛如日星賁若草木渾灑噩噩猶濯江漢而暴秋陽也此豈後世所能彷彿者哉

史法史意之別○且不虛美不隱惡朴而不華質而不俚非子長之史乎而後生擢居首選先輩抑歸末章未足以為子長病不詭激不抑抗瞻而不穉詳而有體非孟堅之史乎而褒貶既言剽而申之未足為孟堅疵此二人者有史之才而得史之法者也若夫叙事立言揚善懲惡此温公之史也而

屈原四皓之事所以不取之者固自有所權衡耳上系左氏下該衆史此温公之史也而子雲文若之事所以亦錄者固自有其所斟酌耳此文正之通鑑有史之識而得史之意者也史筆以公自見○且夫乾淳之間學熙元之議論或合堂而異席或各轍而同歸固也然遺言逸事流落人間故老尚存緘指可辨以公而紀之奚其難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言俟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筆固也然事迹未陳耳目相接直者可述偽者可刊以公而斷之奚其難泰禧則已近嘉定則尤近得失或關於時諱否臧多礙於世家固也然酌公論以抑揚則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可也何難於直遂乎故簡散龐史文猥併有十數語而昭彰有千萬言而黯黯固也然揆公道以折衷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可也何難於取辨乎

語錄

東祖宗已成之書不若法祖宗已行之事
集祖宗未備之典不若伸祖宗未遂之心
紀載不備常起於顧忌之太深
挽回公論直筆不阿
議論失真常生於回護之過甚
闡明公道太書不忌
發揮雄文以闡金匱石室之藏
討論故典親擢儒臣
編摩舊章以備廣廈細旃之講
訂證成書尊禮名德
鋪張洪休揚厲偉績祇具文也
權衡一定毫髮不差
講明舊典裨益新政乃良圖也
簡冊一書丹青益炳

有直述而無依違 紬金匱石室之藏

有實錄而無顧忌 續蘭臺東觀之筆

以之述既往詔方來可也 年月日時寄諸翰墨

以之誅奸諛發潛德可也 起居言動載諸簡編

管今獻策 作史當勉其難○甚矣秉史筆者之難其人也方

今鴻儒碩士緝成鉅典鋪張先朝之舊章續述聖皇之善政

甚盛舉也重矩疊規日星耀燦錦纏金軸丹青炳煥或合堂

而異席或各轍而同歸講聞有限則弗遍意見先入則多偏

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口濫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筆若

是者固難也抑不止是好惡或關於時諱否臧多礙於世家

疑能召私婉必損實此其難於直遂者也故簡散厖史文猥

併心曾之隱微易掩事緒之糾結難疏此又難於獨辨者也

向非知道守節有才之士則是數者未易任也蓋古者天子

有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成王剪桐之戲周公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書之此記言之史也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記事之史也愚又以知秉

史筆者不可一日而忘警戒君心之道也

作史當法其難○大抵史筆之高下當以心術論而不當以

世變論子長論述高文景武之治而史館諸公揚厲光寧兩

朝之美則其時之久近與子長編摩三千年之事而

史館諸公撰述數十載之書則時之久近與子長異然指世

代之近者以為難於措辭之微婉漢世代之遠者以為難於

登載之詳盡則君子以為未然也何者作史之難易不在於

世代之久近而在於心術之公私子長紀高惠文景之朝其

心出於公則折衷無不得其當寫建元以來之事其心出於

怨則譏議未免失於過此已然之驗也今之紀功述德者果

能鑒子長之失而持之以公道則泰禧之盛典平心以敘述

嘉定之近事公心以鋪張果何患於講聞之弗遍意見之多

偏乎子長於禮書樂書之作其心出於公則辭雖略而事不

遺於平準貨殖之筆其心出於激則事雖詳而辭頗費此往

事之證也今之濡毫吮墨者果能去子長之短而秉之以公

心則淳乾之問學大書而屢書庶元之議論特筆而屢筆果

何病於時諱之難觸事緒之難信哉

領史當盡其職○恭惟皇上不自神聖篤意史牒聿求多聞

往者西州宿學賁然來思爰命參領東觀著作翻然求去俾

之自隨大典有屬汗青有期甚盛舉也然愚謂擢史職易持

公心難以曾公鞏之文學見稱士類猶謂議論不及文章以

蘇公賦之才何施不可而一時朝廷猶不以之修起居注今

之寵任可謂極矣其可徇一時之好惡而不直筆乎其可顧

一身之利害而不實錄乎是必持金石之信心而後史可作

明君臣之大義而後史可作是是非非以示萬世之勸懲而

後史可作不然筆而不直錄而不實豈惟上負天子抑且下

負所學矣

生意此語 史才互相詆訾○嗚呼自獲麟以來僅有廷固之

實錄耳自遷固而下幸有文正之編年也文正之史當與春秋同科豈止遷固之史云乎哉雖然文人相輕自古固然此皆散帙千金不自鏡之患耳班固以遷之史是非頗謬於聖人而後人又以固之史不叙殺身成仁之美至於通鑑編年之書乃有患其叙述太詳汨沒義理者何工於議人而拙於窮誅已往之奸諛發幽秘之潛德愚也且欲秉筆以踵執事後無曰游夏不能措一辭

史筆直道難伸○雖然人主無私心則史臣得以伸其學大臣無偏心則史臣得以盡其心順宗實錄成於昌黎庶幾行其學矣而竄逐迄無全書則雖有此學如不用何宋璟激義吳兢直書可謂極其公矣而張說怨之為甚則雖有此心如不遂何厥今明良相逢萬無此弊區區之私深感史筆之難而天籟之鳴有不能自己惟執幸事恕其狂斐

故事源流

引用書牒玉牒○玉牒之制何始乎自漢重石籍之掌未聞玉牒之名也其玉牒之號肇於唐之間成為書一百一十卷李衢林寶所撰也其制玉牒圖譜皆別置院隸宗正寺有修圖譜官掌於宗正所載止於宗屬昭穆而不書大事開元以來世遠親盡者疎戚混淆而譜系之外惟叙混元皇帝一事而他闕不錄本朝玉牒之修其初則為宗正編籍至其後又增其目曰仙

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支屬籍爰及紹興乃合三書而一之錫名仙源慶系屬籍摠要其所修之日在咸平中新修皇屬籍三十三卷迨至太中祥符始命名曰皇宋玉牒遂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諸列聖玉牒之首寶元間上皇帝玉牒凡二卷康定間上列聖玉牒凡一十二策熙寧間上仁宗英宗兩朝玉牒各四卷至政和宣和間其書大備中興以後又嘗再修矣其玉牒舊例所書之條凡十有一其在紹興以來臣僚所定之例凡皇子出閣公主下降封建皇子再拜妃主天地宗廟之祠祀天子之循幸宰相之除罷蕃國之入貢凡大刑罰大慶賞之事係朝廷大節者皆書之至於置局藏籍之所咸平時始纂於秘閣祥符建殿于新寺又修於編脩院之西閣嘉祐則脩於宗正寺解嚴寧則以隸宗寺紹興中間始特建纂修之所既而用元豐之舊制併於宗正寺屬籍之樓建於咸平慶曆之堂創於景德此其大略也

寶訓○寶訓之書其在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本朝仁宗時王曾監修國史請采太祖太宗真宗事迹別為一書如唐真觀政要凡三十卷號為三朝寶訓類苑明道元年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自論政體至撫夷狄凡三十卷神宗元豐五年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宗英宗兩朝寶訓詔秘書省著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及曾肇自孝德至治夷凡二十卷哲宗元符三年詔史院同修六

朝實訓會要又合焉七朝實訓至紹興間神宗以後實訓之書始成 嘉定六年進呈高宗實訓有合行申請事件欲乞依嘉泰二年進呈高宗實錄等前後已得旨揮體例施行會要○會要志之所祖也所以原典故之本末志書之所未盡者莫不悉其源而書之唐德宗時蘇冕始撰會要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太祖建隆二年王溥等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詔藏史館賜物有差編本朝倣唐會要之作始於仁宗朝有帝系之篇后妃之表五禮則記之食貨則記之方域則記之儀制與衛則又記之以制兵刑之異其目崇儒選舉之殊其科運曆瑞應之二其序其體制然也其凡二十有二門而分之其別八百五十有五自建隆而至慶曆凡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由慶曆至熙寧凡三百卷則成於王珪至崇寧政和置局修纂宣和初已進一百一十卷餘四百卷已就緒第觀賞者始欲以次第來上一旦罷修譜者為之歎息其本末源流備見於此

四十七卷人以張說二十卷元宗之百卷並藏下至肅代敬穆之君或三十卷或四十卷或出於令狐或撰於蘇景嗣陳商建中之十卷憲宗之四十卷潤色於既濟父子之手德宗之五十卷順宗之五十卷則粉澤於蔣又韓愈之筆下而文宗武宗之世盧耽之四十卷韋保衡之三十卷紀述之備如此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命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五年史館上太祖實錄五十卷真宗時若水等上太宗實錄咸平二年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錄仁宗初命李維等修真宗實錄仍諭以一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雍熙元年錢若水所上十八卷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五百五十卷熙寧二年冬王珪所修二百卷哲宗元祐五年命修神宗實錄六年呂大防等進神宗實錄紹聖三年重修神宗實錄書成高宗實錄起建炎元年之正月迄紹興三十二年之六月二十六

年之事二百二十卷之書炳若丹青此祖宗紀錄之數也

實錄辨誣○本朝高宗紹興六年史館脩撰范冲奏近重修神宗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准聖旨別為攷異

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實錄者其議論多有訛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

據甚明亦乞別為一言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從之

日曆○日曆亦編年之體也本朝太祖開寶七年知制誥史館脩撰寇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

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旋送史館近世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歷樞密院鈔錄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望自今凡有可書簡冊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鈔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繼太宗興國八年直館胡旦復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自後因循廢缺史臣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上采其言繼淳化五年史館修撰張秘言伏觀聖朝編年謂之日曆惟記報狀略叙勅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易紀臣欲請置起居院左右史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覽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

時政記○本朝太宗太平興國中右補闕直史館胡旦上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記何事時李吉甫監修國史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造謗之言或不聞因請隨奏對而起於伏下以授于史官今時記是也上曰聞或不修何也曰臣觀時政記者姚璩脩之於長壽及璩罷而事寢賈耽齊抗脩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太平興國間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端拱元年中書時政記差樞密

二人同共鈔錄自後樞院事皆送中書同脩為一書而授史官樞密時政記始此景德元年始以云時政記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李昉奏請以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後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聖政○真宗天禧四年宰臣等言陛下臨御以來功業隆盛望令中書樞密院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為聖政錄從之令錢惟演王曾編次丁謂等參詳孝宗序光堯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率而行之庶幾於治

國史二 編修正史 以事當實錄立說

錄時事要當盡其作史之實夫操觚秉筆記言記事以史名官者職至衆也朝廷隆之以禮貌卑之以清華真之以親近或以左右名或以編脩名或以檢討名若小若大固有常員或分或合曾無具位豈徒侈其虛文而已哉得失則書善惡則書理亂則書年月日時寄諸翰墨起居言動載諸簡編蓋將以發祖宗之休烈垂子孫之懿範也

策後舉昔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世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是固非後世所能及降及後世紀漢代之史炳炳而可觀者以有班馬任之唐之韓愈嘗欲作唐一經而卒不果此唐史之所憾也肆我國家列聖相承治功赫奕而紀載之詳視典謨有光焉自今觀之我朝之制有紀載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時政曰起居注記載之史也宰臣為監

修從官為脩撰餘官為檢討監脩維持大綱檢討惟事檢閱所以專史職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記注而係之以年月者日曆也合奏報門而分之者會要也採記錄之所及備記載之所不及者實錄也而國史則旁搜博取較定是非列為帝紀志傳者也王牒以記其大事有聖政以書其盛美有寶訓以珍其可行其書詳矣其事重矣

瑤編寶帙粲如日星大簡小牘等諸天地竊嘗斂容正襟拜手而觀之俯伏而誦之不惟見列聖之盛德抑又見累朝作史之實真足為萬世法也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我太祖必疑史官書之孰謂其隱惡乎李宗諤以承相流之子疑其子為父隱不使之修史孰謂其史有所避忌乎隆興中胡銓

且有人主不觀史之請孰謂其不直筆乎盛典具存輝煌今古作史之實班班可攷顧不偉歟

蓋自置院於淳化立殿於崇寧補官於紹興而史之書益崇自纂集屬之學士提領委之宰臣或隸之秘書省而史之職益繁自殿之並立有制事之直奏許前或立西南隅或留身奏事而史之筆益重瑤編寶帙粲如日星藻詞榮也耆儒宿學假以歲月重成書也編摩告成假以優寵示尊敬也祖宗之隆重者如彼今日之隆重者又如此則居是職者毋雜於文字之間可也乘是筆者當公於是非之書可也苟過於雜則時政有至累年而不修遺逸有百四人而不錄缺於搜訪書猶假於重脩者是也苟溺於私則薄神宗而厚安石有之

矣謗宣仁而黜司馬者有之矣毀譽徇情褒貶失實者是也事本朝乾德初制首以趙韓王監國史脩撰之外復有編修校勘之目校勘編修隨事創制不一仁宗天聖五年監脩國史王曾言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編仁宗天聖七年上謂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天聖八年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紀六志五十傳五十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紀為十志為六十傳為八十總一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監修而下皆進秩而夷簡固辭之獻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史館修撰司馬光言承乏史官竊不自量私慕古人欲據國史事實旁采異聞叙宋興已來訖於近日百官公華公卿除拜倣漢書舊法作大宋公卿表以備奏御使於省覽從之贈熙寧中詔曾鞏令所擬修史格宜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宜止倣前代諸史脩定或欲立義例即先具奏張元豐四年手詔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與三朝國史通脩成書宜以鞏充史館修撰仍詔鞏管句編修院元豐五年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以上曾鞏等進之繼長

通鑑 以書關治監立說

作史有體不當泥於節目去取之微史觀有法惟當考

其治亂廢興之大知此則溫公通鑑一書可得而論矣嘗觀通鑑之作自周之威烈以迄五季上下千有餘年凡君臣之得失世道之盛衰下至閭閻畎畝苟有一善寸長靡不登載而公亦謂平生心力盡在此書蓋其編年法度上繼麟經之絕筆而非遷固而下紛紛者所敢望也當公之秉筆也受命於英宗成書於神宗冠以御製奎文之序錫以資治通鑑之名我神宗豈徒以示崇儒之美觀哉蓋嘗恭讀神宗聖訓有曰亂賊奸宄厥有履霜商鑒不遠在夏后世大哉王言其知公之所以用心者乎然則考治亂興廢之大而不泥於節目去取之微此正神宗通鑑貽謀燕翼之本意也

若昔司馬溫公則復編年而去紀傳者也敘事立言勸善懲惡法春秋之筆削係左氏之卒章其深意所寓誠自漢以來作史者不能發也舉數千百年之事萃於一書其義精矣至如憔悴於江濱自沉於汨羅非明哲保身之道倚重於四皓羽翼夫太子有縱橫劫制之術豈在所當取子雲黽勉於新莽之仕危行言遜愛其身將以有待也而豈終事莽文若初心有管仲相威公尊周室之義治其不如所料則以死自期其志亦可悲矣豈容遺其深意而徒以例責之哉昔之善論史者以為作史而拘於例如刻木為人而衣之以衣非不相似也而望之則無精神容采之光作史而妙其意於例之外則精神之運容采之發自有非凡例之所可拘者也由是觀之作史而有精神容采之運則編年可也紀傳亦可也

當執定例以議公史也

愚嘗拜觀國史高宗皇帝之覽通鑑也必取其有益於治道孝宗皇帝之讀通鑑也則知其尤切於人主至哉通鑑一書真我祖宗之所潛心者也主上若稽古訓道遵洪猷留神是書疊疊不倦所謂前代之元龜必知所須會於心矣君臣切摩之義不必他求也邇者言路四闢忠盡畢納廟堂諫垣之選有得於房杜之密勿魏徵之剴切者矣天人應之證說不必他求也邇者天威示警君心祇懼轉災為祥之速有得於仲舒三策之陳劉向災異之疏者矣收覽權綱登庸賢俊而威福盛衰之論得考核功實更新弊政而規模利害之說行凡是數端不惟有得於溫公著書之妙亦無愧於神考書序之所述矣

近世宋文公通鑑綱目一書似溫與公異其去取然皆是也溫公以魏繫漢非黜蜀而正魏也蜀之晚興而先亡故託魏編以年耳文公易之取蜀黜魏蓋昭烈漢之裔也名義之必正文公未為有異於溫公乃互相發明者也溫公以梁先河東非黜河東而正梁也梁接乎唐之後故固梁以紀事耳文公反之取河東而黜梁蓋河東唐之藩臣也名義之必正文公未為有異於溫公乃互相表白者也商山不紀於通鑑以身將隱焉用文之之義綱目取之以其納約自牖能開悟其君也蜀師以寇書於通鑑彰陳壽曲筆孔明之罪綱目正之以春秋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不徒以盛衰強弱論也要之皆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6、反E5

有意義存乎其間正猶良醫用劑妙其用之方法之外而意契夫疾終不失為醫也

神宗御製通鑑序其所以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詳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馬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之摠會冊牘之淵林矣熙寧元年司馬光進讀通鑑儀秦事曰臣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所謂利口覆邦者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二年讀通鑑曹參事上

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高宗建炎二年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六年上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熈寧孝宗乾道三年洪邁對選德殿上曰此殿朕所作也獨以閒暇取尚書通鑑孜孜而讀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熈寧三年上曰朕惟愛資治通鑑每斷一事不過數語而意足理暢而輝奏通鑑最切實學上曰此乃萬世不刊之書而於人生尤切醒晦庵作通鑑綱目序云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

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有感於斯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六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七

道學門

道統 傳道

名流舉業

正意發端 正統正傳之說○道有正統學有正傳窮原反本以會其所以同訂疑辨惑以別其所以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斷斷乎不可易也夫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此道常與三光五嶽之氣周流回環而無窮與風雨晦冥同流並行而無間可容息乎前乎千百世之已往者此也後乎千百世之未來者此也使天地可變則此道可變天地本無終窮則此道安有終窮哉然惟其氣之運也有淳漓判合之

不齊人之稟也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故道統之託於人者有絕有續而傳於世者有晦有明其在唐虞三代則聖人在上而此道行其在孔孟則聖賢在下而其道明自唐虞三代以來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所守惟一說雖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感之迷而未嘗不合乎一者夫是之謂同德自孔孟而後則道失其統學失其傳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諸子百氏自為分裂千岐萬轍益以支離而無有能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夫是之謂異端

心之師人之師○超詣之學以心為師祖述之學以人為師而道之統則不可以一日不續也帝得其師所以帝王得其師所以王聖得其師而為聖賢得其師而為賢求之當時得

之見知其人存焉則以人為師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選然而不相接則以心而為師要之道有統緒學有源委得之潛授默傳之中與夫得於耳提面命之餘蓋同一轍也後世語道而好高則諱言其師或曰吾求之於氣化也吾索之於溟漠也吾得之於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時也嗚呼韓退之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夫所謂以是者要非莫然無有兆朕之謂也而數聖人者又其天錫聰明以為之聖且各執是以為授受之具而況不為堯舜禹湯文武而耻言其師哉

稽古傳 正學在人在經○唐虞三代正學在天下春秋戰國正學在六經唐虞聖人危微精一數語相與發天地之藏於授受間如榮河溫洛不能為表章經緯秘使一時耕鑿之民渾然鼓舞嬉游於立極之中此其去古未遠其心實純如也夏商周繼之懋敬之德翼翼之心此猶未可以筆舌索至於相安相保於比閭族黨之中相規相摹庠序學校之內亦安可不求其故要之千七百年仁厚之風實起於耕田植桑畜鷄豕豚之日仰事俯育外此無他求衣帛食肉外此無他望道路無班白之老鄉射皆容和之夫凡孝弟忠信之申於間暇者亦不容少廢是故他日質與賢能論秀造士使峨峨纓其冠于于然而來者亦不過前日鄉田同井間人耳均是道德均是風俗孰為正學孰非正學吾固謂正學在天下者以此一旦俎豆易而干戈誥誓易而盟詛吾夫子往來魯

衛間必正而雅頌定無典謨贊易明禮以脉絡帝王之傳於
將之應餘者蓋為人心計也况顏曾子思孟子之徒復相繼
悉力而維持之曰克己曰忠恕曰中庸曰仁義蓋同一源流
也今觀之飲瓢易簣問其言行蓋無玷而中庸一書舉天地
萬物皆吾性分內事推之治天下國家猶指諸掌孟子七篇
發明一性善之說反覆詳明如杓指川會終不易歸而主張
一王道於井地穀祿之中誘掖一堯舜於行後長之際排異
端闢邪說禽獸揚墨妾婦儀秦糠粃管晏其操驗稽決卒以
吾夫子為要領當時正學雖不在天下而在經者誠有功也
行道明教兩全故自達而在上觀之則始人倫而基皇極
垂衣裳而天下治植德而濟同欲思兼而施四事可謂有行
道之實矣然八卦之作德通神明允執一語更相授受九疇
叙彝倫之教盤銘著日新之德重易訪範而布方冊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其明教也為何如自窮而在下觀之則吾夫子
刪詩述書定禮制樂正五始以脩春秋闡十翼以洪易道所
以立其教於始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道悟於如愚之時曾
子明一貫本忠恕而道傳於一唯之頃所以續其教於中中
庸之篇究性命道教之本七篇之作發揮養氣之微所以大
其教於後可謂有明教之實矣然祖述憲章兼二帝三王之
盛律襲履載備陰陽天地之功四代制作巍乎王佐之才高
明光大可語明王之道極性情之中和可致位天地育萬物
之效關邪詖之言行仰承抑洪水寧百姓之功其行道也為

何如

法祖嘉猷我朝周程傳道○是道由堯舜迄于孔孟猶春之
發生而夏之長也陵夷至于後世則凄然似秋而別然似冬
矣逮我本朝接五季而興則又如窮冬返寒而一氣之迎春
歟蓋自藝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涵者
醇判者台清明精粹得以全賦於人而濂溪周子出焉闢太
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
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以漸至於上達明
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
然其說已遂而未詳其學雖行而未盛於是時得二程子以
衍其傳闡其緒始出入於老釋而卒自得於六經知性至命
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
代未明之感此伊川所以述明道者而謂已之學亦不外是
是宜上接洙泗千載之統而下開河洛百世之傳至于今而
彌盛者皆是物也
關洛諸儒傳道附我宋隆興五星聚六藝風舒列聖尊經
以為家法風雲律呂感召之常於是九江之下春陵之墟有
濂溪先生出焉其學之高極於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
日用之間其言之幽探乎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
智剛柔美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而下誠
未有臻斯者也繼之以河南之兄弟翼之以關洛之大儒明
天理時中之妙論仁義忠信之實發理一分殊之秘辨太虛

氣化之名而孟氏千五百年不傳之妙如指諸掌矣

時又警段主張推明之責○自龍馬負圖八卦始畫而先天之理已露然而太樸未散而吾道之用猶未甚著也至於堯舜之精一禹湯之執中文王之重易武王之建極是數聖人相與發揮乎天德茂建乎人極其所以綱維而摠統之者皆同歸乎此道也是故法度彰而禮樂著教化漸而仁義流彝倫攸叙而五行無汨陳之失潤澤豐美而群生無寡遂之嘆治効光明前後輝映而精微廣大之蘊盡見於施為注措置之實可謂盛矣當是時主張道統之寄在上而其權不在下自郊鳳不鳴河圖不出而聖人之運始否然猶垂世立教而吾道之傳庶幾其不墜也其後有荀卿子之脩孔氏揚子雲

之草太玄河汾之講論昌黎之遠紹是數君子雖其間資氣有淺深之異而其所以講明而敷釋之者均有功於斯道也然而蘭陵之廢逃讒以死西都之季遭會不淑天不假年而不及夫李唐文明之盛負誘遷謫而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間關歷落位不酬德而講貫踐履之素僅見之於簡冊言語之間國亦何利焉當是時推明道學之任在下而其權不在上

道統本無終窮○道統無終窮聖賢不虛出天欲扶持一世則有一聖人出焉聖人之出其餘潤遺福于百年而未已也千百年之後不能過世變之不作也又有一聖人出焉前後之相扶持彼此之無間斷天地之所以位夷夏之所以辨君

子小人之所以分皆聖人之功也是故天不生數聖人於一時而相望於數千載之間者固為道統相傳之地也由羲皇而有禹而有周公由周公而有孔子孔子之後又百餘年而有孟軻信乎道統之無終窮聖賢之不虛出也

道統道學所係○主張道統在帝王推明道學在聖賢帝王出而在上當主張道統之寄使其權不散而在下此誠吾道之幸而亦國之福也聖賢窮而在下任推明道學之責而其權不歸於上此雖吾道之幸而非國之福也有聖帝明王以主張之於上而道統有所歸有鴻儒碩師以推明之於下而道學有所寄可不謂吾道之深幸而國家之盛福歟道之大原出於天渾沌未鑿此道已存為天下國家者必本諸此如之何其廢之參稽古今反覆世教攷源流授受之由究盛衰倚伏之勢則有可得而言者矣

編語
自衆言之殺亂而後聖賢以言語為天下一身的
自立言以垂後而後學者以聖賢為一身的
遂而道行揭當世之日月者此道也 歷千載而猶一日
窮而道明開萬世之心曾者此道也 越宇宙而同關鍵
聖賢之外無正學皆榛棘也 精一之理得自心傳
正道之外無坦塗皆曲徑也 執中數語更相面命
世有古今而道無先後 吾道正統已灰復燃
人有存亡而道無絕續 前聖道絕既絕後續

精一執中之說雖未發於舜禹而吾心已有精一之旨
八卦九章之義雖未陳於羲皇而吾心已有圖書之妙

變詐者以兵爭而戕道統 昧於心者以口耳而蔽道統

虛無者以清淨而汨道統 學於藝者以句讀而蠹道統

當今獻道統之傳有在○正學猶元氣運轉天地間暖而

春炎而夏悽慘於秋而零落於雪霜摧擊之後一陽既復生

氣自如榮枯憔悴於元氣何加損而主大造者抑有功焉正

學在人心古寧有餘今豈不足吾獨惜世不皆唐虞三代而

正學在天下者或枯且瘁也唐虞其春也三代其夏也春秋

戰國則秋矣綿歷叔季其冬矣乎反枯而榮轉瘁而華吾知

今日之元氣且世吞矣故嘗謂吾道無古今在天下者竟舜

禹湯文武力也在六經者孔孟顏曾子思力也至若在諸儒

筆舌間則孔孟顏曾子思之說微矣吾不于今日帝王有望

則將安之乎

心傳聖傳之真○學道以心傳為真言道以聖傳為真聖傳

其言道之奧樞心傳其學道之正印乎孔壇雪風為真宗師

續五六君子之傳孟門教雨為真宗匠多二百六章之旨堂

堂國朝奎躡炳瑞天生真儒誰其嗣之嗟夫真儒不多得也

耳聰目明此心之虛意清神爽此心之靈徹外則萬境融誠

中則群疑釋自得於曾襟者學之真也惟心傳之謂歟匯源

流派乃聖之涯入門實地乃聖之域伐病則百脉理解節則

衆理脫不惑於箝鼓者言之真也惟聖傳之謂歟大抵傳者

真不真則無傳焉而以心傳而筆點以心傳而鼓瑟老子
非聖傳則提提莊周非聖傳則無端涯蓋學流於偽偽則為
害道之蟲賊言出於正正則為導道之塗轍

御製十三傳贊○恭惟聖天子德貫三極學超百王遠推聖

道之宗深究傳授之本自伏羲帝堯而下回參伋軻而上各

為褒贊以彰聖傳雲漢昭回斯文增重猗歟休哉昔我藝祖

以儒立國親製文宣之贊太宗重華協帝又從而申之鈞韶

鏘鏘垂示罔極今日承右之文緒奉燕翼之謀是宜深探本

原廣推流委斷自聖意定統著辭使道而果新於事物果無

預於治忽之數則已苟治之必以其道其能不追唐虞三代

之盛觀乎

聖道傳有受有承○嘗論之孟軻氏述見知聞知之

異矣惟自堯舜止於孔子韓愈氏述原道之作矣惟自堯舜

止於孟子後之觀道統者惑焉豈堯舜而上固無其人而孔

門弟子皆不得其傳歟衆言殺亂必折諸聖萬世之論至君

師而底定矣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傳於聖人固有得時得位

闡斯道以淑斯世達而在上者矣亦有無時無位明斯道以

俟來世窮而在下者矣由達而在上者觀之固莫盛於堯舜

矣然堯舜而上必有所受由窮而在下者觀之固莫盛於孔

子矣然孔子而下必有所承夫肇開人文之極丕變洪荒之

俗昔伏羲其人也法始伏羲成乎堯則帝堯之前其無伏羲

歟親承將聖之警效窮理性命之蘊微者曾顏其人也洙泗

之間有速肖夫子之後其無顏曾與致有伏羲以開斯道之
端而後堯舜得以成其盛有顏曾以續斯道之脉而後夫子
得以大其傳聖賢所及包併無遺發孟韓未發之蘊其在於
是噫莫為之前雖盛弗傳莫為之後雖美弗彰愚敢誦是說
以為今日修

求之關洛尤易○雖然帝王聖賢遠矣抑質諸伊洛諸公議
論而元信廉溪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中焉止矣觸而長之
則堯舜禹之中武王之極可造其門牆矣伊川曰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演而申之則湯之一德夫子之一貫可闡其
戶庭矣明道謂道之浩浩唯立誠方有可居橫渠謂湛一氣
之本攻取氣之欲會而觀之子思之誠孟軻之氣可入其堂

粵矣學者苟能沂伊洛之淵源而探孔子子思孟軻之學由
孔子子思孟軻之門戶而尋堯舜禹湯之道統則道不遠人
矣惟執事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中魏徵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
顧所行何如耳糖本蓋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
也語為

歷代書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堯堯
舜之道孝悌而已孟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舜倫攸叙洪湯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
綏厥猷惟后文正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
當文王與紂之時耶錫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語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穆上下無怨經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對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論孟

皇朝典真宗景德四年王旦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五
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上曰夫子之
道不可斯須而捨續高宗紹興十四年上製文宣王贊曰大
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日月其譽聖

先正論建哲宗元祐五年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上起伏羲伏
惟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
集群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于泰和萬年其永
觀矣

文集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

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讚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大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首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孔子是明快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辨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屢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陳氏曰孝悌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道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妙朱子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劉穆元曰妙大造於無形則我無奇能幹元用於不測則我無特效魏魏有成豈深機蕩蕩無名始融至理冥經緯於寂然不動之中絕意識於渾然莫窺之際我已超然世表孰有知其朕者艱哉吾道之窮也窮則變變則通取問乾坤在我皇皇而無礙者孰為之寄幸哉吾道之通也通則又久則神敢問乾坤在我茫茫而無迹者孰為之綱向也作而今已化向也使而今已宜人人自納乎至吉之地物物自造乎無所不利之境吾於運量之餘不敢課能計效每以其

心傳之妙際而歸之天駸駸乎天下之治尤有不足言者爾衣爾裘我無所垂爾乾爾坤我無所取雖然形容者不能名其神化之妙駕辭乎黼黻之文寄意乎奇耦之畫何為後世苦口之深歟

道統二 以道統于一立說

【箋】吾道與天地並久矣道真渾淪圭角不露時則為堯舜禹之傳授心法斯道之一太極也道妙秘闡標準揭立時則為湯武之開明世教斯道之兩儀始奠也道學淵源抽開啓鑰特則為夫子子思孟軻之著書立言則陰變陽合之陰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愚嘗尋探道源而上下於數千百載之間矣夫道之初一中而已由是而著於躬則為一德揭諸民則

為皇極合內外該體用則為一貫有貫通則不可無疑固於是乎有誠有凝固則不可無開拓於是乎有氣帝王授受聖賢講貫本本源源由始而終詎可有一之虧欠也哉

【箋】且唐虞夏后之世一中妙蘊禹得之舜舜得之堯堯得之天中果何物也無過不及也不偏不倚也該貫於默識心通之表體認於直上直下之時雖道無限量包萬有而會萬殊而原其初則有此而已商周以來是中也商書名之以德周書名之以極道果如是多端耶向使此中常如三聖之時則書不作於尹範不訪於箕矣惟夫中道既隱湯武懼後之求道茫茫無底止而有多岐之惑也於是撮是道之摠要而一德皇極之名立焉使人易知而易行也孰知自中而德自

德而極世變蓋已下矣三代衰大道裂天生夫子於衰周之後一貫之妙會萬境於曾中子思家傳夫子者也而至誠盡性以其巨細精麤無毫釐之不盡孟軻親學於子思者也而養吾浩然以其徹上徹下無非天理之流行其名雖異其理則一嗟天道在古今非二物也堯舜禹之傳授心法此道也湯武之開明世教此道也夫子子思孟軻之著書立言又此道也道果異乎哉

道之大原出於天純於唐虞三代假於五伯火於秦黃老子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斯道之傳不絕如綫所以能壽洙泗之脉而接孔孟之傳者蓋寥寥數千載而未見也自濂溪先生出而導其源自二程先生繼而疏其流或以誠敬而入道或以格物而造道探千載不傳之蘊而示萬世後學之規蓋有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功以互相發明者矣然言有異同意有詳略而析理明道則一而已

雪因於虞而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前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同大道一而已矣文上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荀道術將為天下裂矣莊東萊曰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道函於太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彫未斲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洩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

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壘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斲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彰之而後晦也嗟夫道之全體至是而始睽矣

道統三 以道會於心立說

策頭傳道以心會則雖遠而在千載者有所得傳道以口耳則雖近而在一時者有所失夫吾道之在天下周流猶元氣廣大猶天地明炳猶日月顧未嘗有一息間斷而聖賢之興則賴其相與扶持相與發揮以底於無所終窮然天之生大聖大賢也不數則道統之在天下或有微而晦斷而不續者矣而聖賢之先後互相發明一意接續如親出一人之手蓋傳道以人而會道以心會道而以心則非必其人口誦手傳而可以越宇宙而符契精神於夢寐傳道而不以心則雖親見其人耳提面命特不過草木之飄香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然則道學傳授可泥口耳而不本心會哉

策頭夫子設教洙泗一時門人餐化染教不為不多僅有顏曾二子見道親切如愚之賢曰唯之妙皆神領意會聖人之道而盡喪其口耳之習是以其傳愈久而愈不失其真至若子夏之在四科亦翹楚也不一再傳乃為田子方吳起莊周之倫豈非以其專於文學者猶未免有口耳之習耶孟子推明王道紙排異端餘風凜凜上接洙泗一時高第如公孫丑

萬章之徒傳道受業亦不減孔門諸子也然軻死遽不得其傳者豈非以其一時之所謂難疑答問者俱未能造於心傳之妙而猶不免口耳之誣誣耶傳道而不以心信乎其無真得也

心學餘響誰其嗣之至我朝諸公繼出而後道學大明而正傳有所歸宿矣濂溪濬其源伊洛導其流中興諸儒又從而衍其派充廣大蓋與元氣周流而無間然也然莫不超然獨會上契聖傳於已往此其卓爾有立皆能衍聖傳於方來也歟由今觀之伊洛之學傳自濂溪固曰有所師授然也而濂溪之學又不知孰師而孰傳之耶大抵會微言於心術之妙探奧旨於義理之精彼一心也此一心也前一理也後一

理也顧何有於絕續顯晦之間哉必欲傳道者之皆有所授受則聖賢之生或疏或數或前或後統緒之絕久矣尚能綿綿延至於大啓濂溪以來之宗派哉是則道統所在學者皆可以得之惟不溺於口耳而會之以心曾則雖千萬世猶一日也

事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堦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中庸東萊曰聖人之事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是故論事不若觀言考言

不若觀心七篇之作其將以原聖人之本心也心本寂然迫之而後動心本無物與時而偕行聖人之心亦迫於其時者乎吾誠悲夫聖人有是心而不得以歸乎其天也是以因言叙事本之以心至於論列則起於堯舜而畢之周公意者處時之變而極焉者周公也 劉穆元曰道有統聖有統易亦有統聖道之傳均之易也自龍馬呈於河洛而精微廣大者不容自秘天地以其自然者畀之人聖人以其同然者槩之心遇事而形孰非妙用觸言而發孰非至理規規乎一事一言為其所得者止是殆未造乎其深者也

策頭 崇化以明道統儒者不敢以虛文議實意請吾道之將

泰也課效而感時艱或者乃疑其實意為虛文以世道之未泰也雖然古今安有古道之泰而世道不終泰者乎皇上頒舊製以贊先哲示新意以闡大原或者猶得以虛文病今日儒者則曰堯舜三代之命脉至此而壽孔孟曾顏之淵源至此衍而濂洛諸儒之心術至此而明回狂瀾於既倒續元氣於膏肓此吾道將泰之時其敢以虛文而議實意執事即儒效以責成功因時事而憂治世儒者真欲以實意望今日或者乃曰講唐虞於寂寥千載之後而無以藥國匱民困之痼疾談孔孟於影響不存之餘而無以平楮輕物踊之權衡濂洛性命道德之言而無以回國勢帖危之元氣盛衣冠於救闈之時備笙鏞於泣辜之際此世道未泰之時遂得以實

意為虛文

是故堯傳舜舜傳禹禹傳之湯文武五六君子准和天命之界我者為甚至故我之宗主斯道亦甚切是以執中數語三聖相傳歷千載而猶一日越宇宙而同關鍵後乎是者重易六爻皆以明天理也陳書洪範皆以叙彝倫也世有古今道無先後堯舜用之而帝者此也禹湯文武用之而王者亦此也故曰主張斯道在人主吾夫子紹帝王之統出而開人極立世教作六經以明一貫之旨孟亞聖承三聖之傳出而閉邪說正人心著七篇以闡仁義之蘊正統幾絕賴以復續此其有功於世者誠不淺也繼而荀卿之於戰國楊雄之於漢王通之於隋韓愈之於唐遭時雖殊明道則一故曰講

明斯道在師儒 我朝以儒道立國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再奠人極一洗五季之凡陋復還隆古之純懿君臣父子之分明禮樂法度之文著聖子神孫繼繼承承隆推儒術惟恐或後庠序未建民未知學我是以有郡縣之詔丘園隱德時所愛慕我是以有布衣之招以理學為命脉以仁義為胚胎以言論為光華以名節為風采其所以護養吾道之元氣者類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堯在萬世如見之文武之道同伏羲荀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適堯舜文武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辯原東萊曰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有一畫也而畫則始於伏羲一之畫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八之其端倪略發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係之而易之體始分矣雖然不重不係不可也人心懵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視也不烈其聲聒者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八

道學門

道學

①

濂溪

二程

程門高弟

橫渠

康節

晦菴象山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 師道之說有四○有真儒有真學真儒出而師道傳真學闡而師道明世之盛也師道在帝王時則真儒真學浪乎言辭之表而溢乎事業之間世之變也師道在聖賢時則真儒真學得之講貫之詳而驗之涵養之熟世之降也師道之在帝王者不過付之司存師道之在聖賢者不過寓之方冊而真儒真學幸而不絕於天地之間者則惟其豪傑自興之人世之復也在帝王者能契乎方冊之所不傳在聖賢者能濟夫司存之所不及則真儒真學迭講於君臣之際有以嗣百土而詔萬世則實惟天地鬼神陰相斯人之功夫道也者何道也二氣五行之所以化四端五常之所自生三綱九法之所由出固世之所謂真實無妄者也以之脩身則和而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管無古今無治亂使生民之類可窮則斯人之理可熄尚奚有明不明傳不傳之異哉然而氣之運也有醇漓判合之不一齊人之稟也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故吾道之在天下雖無存亡而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其消長盛衰亦或不能一是以民生有三師居其一先覺之道後覺所資即其道之所在

以規夫真儒真學之所以然而世運之升降人物之參差亦可見矣

學貴體用兩全○聖賢之學有體有用曰道也性也心也萬物之理也斯之謂體曰學問也致知也力行也措諸事業也斯之謂用兼體與用混然一貫此孔子所以為萬世名教之宗主也體而不及於用此老聃莊周之徒推諸自然而其流為清談若釋氏出於西域殊方異習則又在於勿論言用而不本於體此申商韓非之徒志於有成而其弊為流俗若荀卿子號為大儒而躁切急迫亦未免墮於一偏嗚呼學之難明也其已久矣論濂溪二程之學大明於聖朝節惠崇獎之日其猶桑間濮上之黃鍾大呂腴腴醴醴之大美玄酒乎自非賞者之知味烏知以發揚其體用一貫之學哉

古人體用之學○唐虞三代之君有聰明之性有微妙之德有皇皇汲汲之勤其發為言也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其施為教也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觀其司徒之教典樂之教固非一二有司所能辦而學校庠序之說自王公卿大夫至庶人子弟無不入自灑掃應對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知茲豈簡冊之空言是以學於家仕於朝從事於四方亮天地燮陰陽有人治水土掌山澤有人膺夷狄驅猛獸亦有人蓋至於山川鬼神莫不寧華夏蠻貊罔不俾皆吾道功用而曷嘗號諸人曰如是而為儒如是而為學也逮德下衰皇極不建言治者汨於管晏功利之習若無與於

學求道者淪於老莊空虛之說反不涉於事所謂發政施仁之實開物成務之功誰其知之夫子負天縱之資不得君師之位載贄之餘莫我知者獨取先王之法退而與其徒商略之問政問刑問兵食不一而足為邦為國為禮樂靡所不該小試之則治賦折獄賓客會同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大試之則隳三都卻萊夷歸汶陽田誅少正卯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聖門廣大何所不容抽關於顏而傳說於曾振鐸於思而大鳴於孟真見吾道之非空言而吾言之皆可為天下國家用也真儒真學體用兩全古之人何莫不然哉

孔子體用之學○蓋自危微精一之旨既絕於口傳面命之餘而建中立極之事又不存於會盟侵伐之世吾夫子紹二帝三王之緒而木鐸以振揚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盛矣然其道大學博當時門人弟子猶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惟得其近似有如游夏二子先傳後倦之說固已岐體用而二之顏子以亞聖之資而起喪子之慟則一貫之學非曾子而誰任是以傳之子思而中庸一書發明大中至誠之體而極於參天地贊化育為天下國家之九經後世學者志乎其體則捐棄衆有而不容思包括萬化而不容辨及從而窺其用也則又若廣大而難施迂久而難成世變愈降師道不立其高者去為清談其下者甘為流俗執從而講明體用一貫之學哉

法祖嘉猷 我朝三三大儒○藝祖立極天下文明凡百制作

每暗合五三六經之旨識者固有以占五星聚奎之應矣逮及昭陵異人輩出元氣之會渾然天成時則有若太山之孫以經術之學聞石守道得之祖無擇又得之而天下始知經術之為真經術時則有若海陵之胡以體用之學聞范純仁得之錢公輔得之而天下始知體用之為真體用時則又有若濂溪之周以窮理之學聞程明道得之程伊川又得之而天下始知窮理之為真窮理是三君子者萃見於天聖明道慶曆嘉祐之時豈無自哉每觀仁皇在御淵默不言淡泊無作其克治之功不特施於講讀之勤而每自得於燕私之際其禮義之澤不特見於教養之具而尤先正於風化之原蓋庶幾三代渾灑之習焉風雲律呂感召之常是以孫述學則

得於春秋之尊王既不為傳注之所惑亦不為曲說以亂經攷當世之功罪推王道之治亂如指諸掌范文正嘗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矣胡之學則出於論語之忠孝言行身化為之本治道時務為之用邊防水利之法兵陣算數之原精粗具舉王金陵嘗言其文章事業天之所開矣至於濂溪之學則開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至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蓋自孟氏沒而歷攷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我朝崇尚道學○我朝以儒立國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再奠

人極一洗五季之凡陋復還隆古之純懿君臣父子之分明禮樂法度之文著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尊崇儒術惟恐或後庠序未建民未知學我是以有郡縣之詔丘園隱德時所愛慕我是以有布衣之招以理學為命脉以仁義為胚腴以言論為光華以名節為風采其所以護養吾道之元氣者厚矣而老師宿儒項背相望羽翼相成蔚乎可觀發明太極表倡諸儒則有若濂溪之周講貫理學伯仲相和則有若西洛之程揚東西之銘闡乾坤之秘則又有若關中之張析天理人慾之分於毫釐之差發王道伯術之辨於義理之際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開導後學俾識所趨而義利之漸入於人心者匪一朝一夕吁何其盛也

附文齋後學失於蕩與錮○學絕道衰學者狃於意見之偏而不明乎聖賢修己治人之事務高遠者蕩之而忘返甘卑近者錮之而不通而道學之所不明者有由矣彼其忘蕩於高遠者乃曰德性之不尊則禮樂威儀皆為外物大者之不一則勉強開見皆為虛文一真苟悟萬境自化役志事物祇益贅疣於是乎始有尸居淵默而求頓悟之功者矣不知夫致廣大者始於精微捨精微則廣大不可求極高明者本乎中庸外中庸則高明不可至古所謂琴張曾皙之徒銳於進取蓋此類也而烏知有務學之實地哉至於習錮於卑近者又曰日用飲食皆天理之寓小數曲藝有精義者存事事而究物物而察日累月益可以至道於是乎始有循名按迹而

求寸進之效者矣不知夫灑掃應對雖入道之序而道非灑掃應對之所能盡射御書數雖成德之階而德非射御書數之所能窮若游夏之倫膠於聞見蓋此類也而烏足語造道之極功哉

學所以會夫道○同歸而殊塗者聖人之道下學而上達者聖門之學泥於異而不會於同非吾道也捨下學而從於上達非吾學也學所以會是道不知學則不知道矣自天命之則謂之性自率性行之則謂之道自喜怒哀未發則謂之中自此心之一則謂之仁自合體用適物我則謂之忠恕流雖分而源則一各雖異而理則同其冲漠無朕若無迹矣而體物不遺未始離於迹其繁有岐極若甚妙矣而禮儀威儀未始一於妙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道之所以塗殊而同歸也學者於此正不必求之冥邈而捨吾踐履之實不必忽其切近而溺於虛無之境切問近思而仁在其中徐行後長者則孝悌自寓由夫婦之可知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知由夫知之可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行即日用常行之中以會窮神知化之妙此學之所以下學而上達也

學至乎的而止○學道者必志乎的而止的者道之中也射有的學亦有的射無的則迷學無的則支道之不得其傳謂其的之不立也聖賢者道之的寓焉學道而無的則冉閔無所踐由賜無所稽游夏無所聞羔遲無所仰何者道無所集也道之的自堯舜始堯之授舜曰中舜之授禹曰中中固所

以為的也舜禹之執中尚忠則天下以舜禹為的湯武之建
中訪範則天下以湯武為的周公之後道散而不傳於是後
數百年而道之始歸於孔子孔氏之為的者何學也亦曰
中而已故曾子得之而為忠恕子思得之而為中庸曾子子
思於是有破的之功而琴張曾皙之流則睨乎的之偏者也
子思之學至孟子而絕矣雖然道之的不傳而書之的猶在

緝語斷珠

無適無莫之中而與此之義常存
勿忘勿助之中而正心之法已寓

良知具於秉彝之初 自明而誠致知之始事也
真知充於格物之後 自誠而明致知之終事也

賢者求知乎此者也 行者不蹈水火以其知也

聖者生知乎此者也 觀者不昧皂白以其見也

精粗本末非二致也 沉涵義理之涯涘而此性春融

始終條理實一貫也 浸潤道德之淵源而此心水泮

有致知之學廣於致知而力行之弗逮則其蔽也蕩

有力行之學致於力行而致知之弗充則其蔽也拘

性焉安焉之謂聖生知安行乎此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致知力行乎此者也

極吾分量之所得其初愈探而愈博也而支離所以簡易詳

說所以以反約則亦何惡乎博

極吾分量之所到其終愈造則愈勞也而深造也以自得先

難所以後獲則亦何惡乎勞

學合眾學貴有見於內○學貴於有所見於內不貴乎有

所向乎外蓋有所徇乎外則聖人之所未言者吾必不復求

聖人之所已言者吾必不復辨眾人之所同是者吾必不復

疑眾人之所同非者吾必不覆取是皆役於耳目而無得於

心豈所以為善學哉惟夫有見於內則聖人雖未言而吾必

索其所未言聖人雖已言而吾不拘其所已言眾人之所同

是者吾不掩其所未至眾人之所同非者吾不遺其所可取

必欲自得於心而不役於耳目信所謂善學者也故嘗謂善

學者如孟子之論人不善學者如諸子之學孔子匡章通國

皆以為不孝孟子則以為孝陳仲子人皆以為廉而孟子則

鄙其無是而有見於內而不徇於外也孔子之尚右蓋有為也

而諸子亦從而尚右速貧速朽言蓋有激也而諸子亦信以

為孔子之言是徇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

實地極功之說○有務學之實地有造道之極功求極助而

不始於卑近則其失也蕩循實地而不志於高遠則其失也

鋼聖賢之教人固不欲其蕩而亦豈欲其鋼哉故夫學者之

於道必有講明踐履之誠以求之於始則循序而進由下舉

而至於上達由利用而至於窮神夫何蕩之有必有圓融洞

徹之見以會之於終則超詣之至非止於寂然不動而有以

妙乎感通非止乎篤實輝光而有以極乎聖而不可知之妙

夫何鋼之有學者而致察乎此則聖賢之言其淺近者務學

之實也其高深者造道之極也一言一話無非學者之指迷捷徑又安可泥其異同之辨哉

學當備用兼備○六飛南註理學益暢龜山楊氏侍講尹氏所以主盟斯道輔翼正學者尤大彰著由五峯胡氏而下以至于今繼繼承承殆未墜也然適日以來僅若戶牖之異一以致知格物教學者則曰灑掃應對有精義入神之妙而不可以躡等一以窮理盡心警學者則曰聞見識知皆支離測度之私而必在於有覺愚謂二者所從入之門則有等差要其終之至於道則一而已使其必以灑掃應對為先而弗見夫精義入神之域則是體用之不全也惟其即灑掃應對而精義入神在焉何至於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哉使其必以窮理盡心為務而盡屏夫聞見識知之用則是體用之不全惟其方以見聞識知不外乎此心此理何至於處已治人之事忽而不講哉顧嘗游於二先生師友之間者宜有以得其所依歸矣

注意收結學當講明四書○雖然道以學而明儒以學而顯天下以學而經綸後世以學而啓迪學誠不可廢已而學之要則在乎四書蓋昔者聖賢立言垂教之大典備於大學應機接物之格言該於語孟而心傳精密之旨又見於中庸之篇四書既出人心之標的帝王之模範具矣然四書之旨閑遠精微傳注之不明訓釋之不備則不足以發先聖之藏不足以開後學之惑於是我朝二程夫子既為之發明矣朱文

公又為之闡揚焉使前言行若揭日月斯道之脉于今有傳皇上典學之暇留心四書嘉獎文公所著訓解親灑宸翰以褒榮之寵錫公爵以尊禮之聖意所向固將推四書之澤以澤天下後世師道立而善人多會有興起於鳶飛魚躍之下者執事其少俟

學當審其所師○切嘗謂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衆言之散亂也而後聖賢以言語為天下的自聖賢以言語遺後人也而後之學者當以聖賢為一身的今也不然絺章繪句以為高而謂之時文之學隨時遷就以為賢而謂之勢利之學甚至借六經以文奸視孔孟為迂闊寧不自貽伊戚也哉夫有孔而後有顏曾子思以至孟子蓋至孟子而吾道始大彰明皎著於天下然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敏而荀而流於駁醇如舒而近於弱雄也專慕倣而失之淺通也曉作用而失之躐愈識大原而密察之功未至孫明大義而脫灑之習未見安定之明實用踐實地固足以成一世不盡之才濂溪之知先覺先覺尤足以發千古不傳之秘然則學至濂溪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聖天子方以正學倡愚生何敢不自奮於鳶飛魚躍之下

故甯源流

經傳格言君子學以聚之易乾古者比年入學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說學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說學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說學下學而上達

語意

歷代事實帝王事見聖學門○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學而不厭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語終日不食以思無益不

如學也爾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語十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子

貢曰學不厭智也語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

可乎家語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語

皇朝典章仁宗嘉祐八年上御延英閣呂公著講學而習之

曰說命云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人主之學當觀自古聖賢

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

繼孝宗嘗曰自昔人君不知道只為不學周必大奏堯舜禹

之稽古高宗之監成憲故措諸事業後世莫及言行

先正論建司馬光上神宗曰切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

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

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

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

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

可求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

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

乘筆先論性命乃至流湯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

唐之辭 朱熹上孝宗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

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

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

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

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

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識

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文集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

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語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

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

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語程子曰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語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

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

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

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

者守之也非之化也以其所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

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

求諸已而反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玉榮華其言

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所好與顏子異矣論朱子曰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學只是不為已故日間將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閑事卻熟語人之為學只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南軒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流於褻淺又況平居之所從事不過為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昧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道學二

濂溪

以超悟獨得立說

策頭有自得之學有自信之學學而造於自得則雖特出意見可以垂諸百世而不惑學而篤於自信則雖斷為議論可以質諸前聖而不悖踐履之學未至於此乃欲以其空談強

同乎聖賢之訓未見其真有得也夫自王綱不攝孔子孟軻一聖一賢出而鳴道斯世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六經之訓昭如日星以垂萬世之憲性理之學反覆開明以指天下之迷其論人物也如權衡之不可欺其闢異端也如冰炭之不相入殊塗而同歸者必返諸源流之正似是而實非者必辨其毫釐之差其踐履之學超乎萬古之上不由師傳默契道真後之言道者蓋皆自本而支自源而委也

策臣濂溪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愛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

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仁義中正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妙際曰廣大高深窮其歸則不外乎日用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談而無實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出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開端清虛之地而能統會斯道吾不信也要之先生所得之與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甘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玩顏淵之所學是果何味而獨嘖嘖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

其巧詭怪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且畫措亡之餘而乎旦之復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晦菴先生嘗曰太極圖與通書相表裏南軒先生亦曰通書發明太極圖至哉斯言真後學之龜鑑也予嘗三復是書而得其說矣始之以誠即圖之太極也終之以良即圖之主靜也其曰誠之源誠之立者即大易乾元資始乾道正性圖之所謂陽動陰靜是也其曰誠之通誠之復者即大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圖之所謂五行之性是也以至動靜一篇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語豈非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乎性命一篇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之言豈非所謂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太極者乎大抵太極一圖皆以發明大易未露之

蘊而通書之作亦自夫易中來也二公之言豈為無見

事濂溪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知郡州新學校

以教人呂正獻薦為廣東運判迂提刑以洗冤澤物為已任

病請南康軍以歸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

卷先生襟懷灑落雅有高趣 明道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

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有求道之志又曰再見茂叔吟風弄

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茂叔愈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般錄 黃山谷濂溪詩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

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 朱晦菴贊曰道

喪千載聖遠言埋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又紀濂溪書堂曰我宋受命五星集奎

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

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

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 叔畫像記曰

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 三先生祠堂記曰自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濂

溪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

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即天人性命之微修已

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

是其學遂行於世 張南軒撰祠堂記先生起於遠方乃超

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

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

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八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九

道學門

道學三

二程

以倡道伊洛之說



名流舉業

論夫知道之實者所以為力行之地也行道之篤者所以有明道之功也君子之學至於真實而不容揜則行之於一時垂之於千萬世無足疑矣何謂真識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知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是也何謂真踐履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是也何謂真議論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是也堯夫石璞未雕猶可疑也美玉精潤何足疑也蒙霧未披猶有疑也青天白日何必疑也真儒抱負百代宗師秋空無雲滄海無波風標峭直斗譽輝光後之學者信之可也疑之可乎

我本朝儒術盛明軼越前古其道學之盛發之以濂溪翼之以二程而二程之功尤為博大今觀其言論無非主於互相發明而已夫心一也伊川謂有所主則虛明道謂有所主則實虛者以王敬而言實者取虛器入水之譬要之伊川所謂虛即夫子絕四之旨明道所謂實即孟子充實之意何疑於異同乎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為貴明道謂記誦博識為病貴於多聞者蓋以前言往行蓄德之基病於博識者蓋以顯道求工強記適為玩物喪志要之伊川所貴多聞即

孟子博學詳說之旨明道所戒玩物即夫子多學而識之病何疑於異同乎伊川釋其背之義蓋欲反觀諸內而不徇諸外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之兩忘渾然而貫於道言學力之終也然非致力於不接外物之始則何以造於內外兩忘之妙孟子反身而誠不異乎此合而觀之大抵二程之學以誠敬為入門則心考本虛而所存者實矣以踐履為實學則所取者博而操之彌約矣以格物為窮理則蠢動有形冲漠無朕舉不離乎精粗之蘊矣此所以繼濂溪而為道學之侶

自其受業於濂溪之門抽開啓鑰於太極之一圖退而攷仁義忠信禮智善天理時中之妙迷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千載不傳之秘故其在講筵則格君心為御史則救時政居撫字則視民如傷及門之士如謝如楊如尹如游如占如范類皆不預所學致君澤民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粹然其可貴此則程氏之正學也

明道先生名顛字伯淳權監察御史神宗從容咨訪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俯仰洞然徹視無間測其隱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開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求諸六經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繁以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為從眾應文逃責之事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不可及也斯伊川曰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為功大矣於是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墓表上蔡曰明道終日

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肅宋文公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修來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歸伊川先生諱願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韓絳上其行義于朝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且上奏論經筵之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既而命下先生在講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歸朱光庭曰有經天緯地之才為制禮作樂之具又謂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弁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歸馴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誘詆侯仲良曰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

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伊川文公贊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履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失其貴 伊川先生多說敬則此心不放棄事事皆從此做去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損撲不破 問伊川因何見道曰他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是地位了 答門人書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所作行狀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

為同耶但明道所處乃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謹語

道學四 程門六高弟

以篤信師學立說

呂與叔

范淳夫

謝顯道

游定夫

楊中立

尹彥明

策頭自學者無守道不渝之操而後正大之道晦自學者無守學不變之志而後正大之學微嗟夫道之為學所以壽其傳於無窮者正賴夫宗主道學者與其門人弟子相為戮力共守而存之耳而天下之有守不渝者何其鮮耶平時高談我心匪石一臨利害所守已渝何有於守道平時師承樞趨

請益一經排擯者即叛去何有於守學若夫君子則不然不為利疚不為威惕可殺可辱而道之見於踐履者不可得而踰焉中流砥柱夷險一致可擯可斥而學之得於師資者不可得而變焉夫如是然後為信道篤而自知明矣惟程門之者高弟為然

策段若昔夫子從容洙泗之間從其游者三千餘人若以優劣論之則一顏之外幾於無人然曾閔由賜之徒亦後世之所嘉尚者正以其有所守且結纓垂死之舉吾在汶上之言守道也江漢秋陽之喻嘗聞大勇之語守學也所守足取於學問淺深何議焉甚矣聞道進學之非難而信道守學之為不易也去論語作法言矣至美新亦為之以魯論為儒宗矣

誤漢者亦此人焉事陳良數十年一見許行即棄所學董仲舒得罪其弟子呂步舒與有力焉向為身死而不敢背正道今為官室妻妾而為之向為身死而不敢率正學今為富貴利達而為之滔滔者天下皆是豈不有愧於孔門諸子哉

自二程受業於濂溪之門抽關啓鑰於太極之圖退而攷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奮飛魚躍不為人是以及門之士如謝如楊如尹如游如呂如范類皆光明俊偉不負所學故其立言也則以生意而論仁以主一而論敬物物有理欲窮理而知天事事放下為齋心之要法心不可無力辨其流於佛道則有體必欲察於鳶魚此不亦能光大程氏之言乎其立身也或坐春風之中或立門外之雪色溫氣和講

官有第一之稱德氣粹然政事有絕人之譽或透勢利之關或明動靜之理此不亦能推行程氏之學乎蓋程氏之教人也深其諸賢被作成者廣其勢固應爾也

嗚呼不觀宋衛之辱無以知孔門諸子從道之堅不觀齊梁之沮無以知孟氏諸弟尊師之篤不觀黨禍之慘無以知伊川門人薰德之久方黨事之起也舉連株繫倘發如矢而張心溝壑之不變方學禁之嚴也遠遊深遊不敢親承而馬時中歲寒不改至執贄十反而不已吾道可守而夷狄之法不可徇則謝顯道其人也進士可棄而元祐之學不可議則尹彥明其人也嗚呼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諸君子有焉吾道幾墜而復續性學已晦而復明至今談伊川之

學者欲任起敬誦伊川之誨者書紳自守是雖先生善淑之教亦諸君子固守之誠也方今正學昭明正人登用固萬無泰道復墮之患然篤信好學正羽翼吾道之責也若夫邢恕之於程氏陸蒙之於龜山則為名教之罪人豈惟朝廷之憂亦一二子之羞謹毋輕變所學

呂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而卒業焉伊川曰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便不回 趙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錄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嘗與伊川論唐事及作唐鑑盡用其言伊川曰淳夫相信如此淵源 客有見伊川先生几案

惟唐鑑一部先生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伊川曰諸筵須得淳夫來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上 朱子曰范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其次第 謝上蔡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去箇矜字伊川因語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錄 朱子曰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

窮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文公語錄

游御史名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伊川一見謂其賢可與適道謂楊龜山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語 朱子曰定夫夾雜王氏學當時上氏學其行黃矣得甚廣 南軒曰二程先生兄弟倡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第有三人焉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楊公謂公心傳口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為成德君子矣

楊龜山名時字中立家於南劍之將樂縣謚文靖公天資夷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絕粹而閑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度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棲物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錄 朱子曰龜山只要閑散然卻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尹和靖諱焯字彥明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十議誅元祐鄙人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

褒為和靖處士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其敬事其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寬問如何主一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且如人到神祠中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問伊川曰心廣體胖只有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着不得也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語年二十登二程之門垂二十年盡得二程先生之學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朱子曰尹和靖主一之功多窮理之功少

道學五

橫渠

以倡道關中立說

鏡顯人於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愚謂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亦然一身中有一乾坤此康節之詩也愚謂天地之塞吾其體者亦然大抵道行於通而不待於窒錮於其窒則無以知吾心之大道運於廣而不運於狹溺於其狹則無以知吾身之大蓋心之經綸萬化生焉身之乾坤萬有藏焉心之開拓得去有貫通而無窒塞身之充廣得全有弘大而無狹隘則陽動陰靜吾欻舒也天地高下吾升降也化之源源生之職職吾運用無停止也感而必應應復為感吾機絨相終始也先儒於此心而發其端謂心上起經綸意者不干其窒而于其通則心有不勝窮之用謂身中有乾坤意者不干其狹而于其廣則身有不勝用之理天下事何莫非身心之所

為也正心而天下治矣誠身而萬物備矣特患自窒而自狹之耳此西銘所云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也

張天壽斯文大儒篤生發不傳之秘於眾聽曠亂之餘指正大之歸於踐徑榛莽之際迷者開而明也塞者闢而坦也千載之下與聖經同功舍西銘矣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味同胞吾與之義則一視之中固有等夷矣豈若韓子之直指博愛為仁乎理一分殊程子之言是也審理一分殊之論則會歸之中未嘗不辨別矣豈與孟子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異指乎本此則為體行此則為用西銘之說是體用之兼備也謂其言體而不及用非也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西銘之說由志氣以為涵養地也謂志氣之無關於性又不可也

其他一事之善則取之為法一念之發則進之以為道蓋自秦漢以下先儒無此議論非其用功到而知覺融涵養深而見識徹豈能強為此語哉 噫天地如此其大身心如此其小苟徒囿於形而求之予茲藐焉仰觀于上將何以參乾父之覆燾俯察于下將何以配坤母之持載故自身心而觀之天地之塞吾其體則天地之塞在吾一身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則天地之帥在吾一心也民吾同胞物吾與則若民若物皆不出吾身心也充其大而不可格於小則何物非我何我非物吾見天地之為小而吾身與心之為大矣程明道有曰訂頑立心便達至天德又曰學者其體此意全有諸己非以其身心而體道者歟

橫渠先生名載字子厚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遠器欲成就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醇如也呂晦叔薦先生于朝上即命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先生感異夢思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又嘗謂春秋之為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序正其統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斯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守黷朱文公贊曰蚤悅孫吳晚談佛老勇撤舉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繼橫渠心統性情性揜撲不破胡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先生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模底康節揚中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先生曰是並同 程子答楊龜山曰西銘之為書

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道學六 康節 以因數明理立說

黃頭有義理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因神農取益取噬嗑因黃帝堯舜取渙取隨而知畫前之易其詩曰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詳則所學不在書而在理以起震終艮明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而發揮先天之學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則所學不在書而在心此義理之學然也杜鵑之聞至微也而知世治之所關春雷之鳴至隱也而知其所起之方詠楊柳之風氣參灑落有吟風弄月之趣推牡丹之數曾次洞達有致知格物之妙此物理之學然也習智而習愚而愚習性而性習狂而狂又發明孔子性習之說論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曰皆情也非性也論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性命之學然也是學也固自李挺之而傳之邵康節也然康節之所自得者亦多矣

策段不觀明道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內聖外王之道不觀了翁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在心之學豈嘗求其源流矣有義理

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是學也蓋北面李挺之而得也然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潛思於興居夢寐之際探義文於方冊中探造化於指顧頃公豈無自得之妙哉

自同時不知公者往往以為神仙之學豈知公之所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曾謂公為幻惑之流歟後來不知公者又以為考數之學豈知公之所學本乎心或於心外欲觀休咎而已曾謂公為卜筮之學歟不然邢和叔欲傳此學公告以虛心滌慮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然欲授之果神仙乎抑至誠乎果數學乎抑心法乎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思經綸後之欲求其學者當於此詳味云

事 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

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明道撰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生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鵠鶴來巢氣使之也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而不易肆二

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

年無心腹患見熙寧間行新法康節門下故舊仕宦者皆

欲投劾以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

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程子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揚旁

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飶以豐明道撰堯夫如

空中樓閣朱氏云言看得四通八達諱陳瑩中曰康節云先

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

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惡足言先天之學

以心為本其在經世特餘事耳答楊中書朱文公贊天挺人豪

英邁蓋世駕風鞭霆履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間中日

月醉裏坤乾康節之學本於明理康節之學得於先天

蓋是專心致意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康節心地虛

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

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

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並朱

道學七 晦菴象山 以同於明道立說

策頭 道以心而學理以言而明會於道而各有所得則形於

言者有時而不同因其言而互求其理則要其歸者無一之

或異是未可以易言也蓋人有是心心具是道厥初渾然浩

浩其天人不能以自明也於是發揮斯道正有賴於聖賢更

相講明之功然自聖賢之既言也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成湯

謂之一德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周公謂之經制五六君子尚不能強異以為同而況其他哉故曰會於道而各有所得則形於言者有時而不同雖然其言雖異也其議論雖有間也而所以闡道原以正人心塞邪說以開後學則一而已譬猶日月星辰其次舍雖不同而同謂之天山川草木其流峙雖不同而同謂之地是未可以區別計也故惻隱為仁之端而剛毅木訥亦曰近仁羞惡為義之端而無適無莫亦曰比義據所得而言皆所以為去聖繼絕學而亦豈有異旨哉故曰因其言而互求其理則要其歸者無一之或異

策跋天祚皇宋代生洪儒乾淳間則有朱夫子出焉開示蘊奧提挈綱維砥柱吾道之天地開揭吾道之日月其論性也

則有氣質美惡之別見於孟子之集註其言道也則有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之說見於論語之詳說其曾中自得也則沉潛反覆恍然有得寫於中庸章句之序文性中之天至文公而徹道中之天至文公而會曾中之天至文公而融象山之所謂頓悟者亦非曰即心是法超然徑詣如禪宗者流也誠有見夫德性之不尊則禮義威儀皆為外物大者之不立則勉強聞見皆為虛文良心內存衆妄漸滅一真有覺萬境春融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非一本也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非一物也故曰此心本靈此理本明幡然而改沛然而莫禦又即其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而標的之此頓悟之說所以表暴其自得之學也

切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衆言之殺亂也而後聖賢以言語為天下的自聖賢以言語道後人也而後之學者當以聖賢為一身的伊洛之澤一晦而元城了翁謂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然則南渡以來數君子所以立言垂訓者皆所以壽斯道之脉也邇日以來僅若戶牖之異以致知格物為教者則曰灑掃應對有精義入神之妙而不可以躐等以窮理盡性為教者則曰聞見識知皆支離測度之私而必在於有覺愚以為二者所從入之門似有差別而要其歸則一而已若夫議論雷同隨聲逐影固非前輩所望後學而門庭日異見的援弓亦豈前輩所望後學哉惟知議論不能不異而門庭本無不同則朱陸三夫子之學可識其真在矣

書晦菴先生諱熹字仲晦居建陽之考亭師李延平精思實體所造益深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是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語孟則深原問答之意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呂既亡而清濁無據取司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之法周程張邵之書為之哀集發明太極先天二圖為之解明條畫程張門人為之區別其所長剖析其所短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

其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於

象山先王諱九淵字子靜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
內事即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晦庵曰陸子靜除
意是三字誤天下學者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
意見須是存留又云陸子靜只靜坐澄心歸孔熒謚議曰公
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
句訓詁惟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予我信
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
定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元臣碩輔或薦進
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
丁端祖覆議曰象山陸氏者自牛角時聞人誦伊川語嘗曰

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
支離長而講學論及太極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
吳杰曰二謚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一以為學非伊洛真
得先生之心至論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九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

性理門

性學 性情 性命 情 命

名流舉業

之意祭端性同而理亦同○觀正蒙養性之論則知人無異
性觀西銘理一之旨則知性無異理惟人無異性故賢愚之
稟雖殊而其本則一惟性無異理故君子之論雖殊而其旨
則同知其所以同必究其所以異泥其所以異而不求其所
以同祇見其惑而已矣夫人之生也其初蓋均一天耳秉彝
好德同此降衷也良知良能同此物則也自其原於天者謂
之性故充於性者則為氣感於性者則為情而具於性者則

為才有能養其氣而不使之害節其情而不使之流全其才
而不使之偏復乎其初之本然則性之全體合一而無間矣
君子宜若不必自為紛紛之論也柰之何有夜氣不存而秉
彝之性遂汨私情既熾而天降之才已虧聖賢懼夫正理之
不明而心學之日晦於是曰性曰氣曰情曰才始不得不區
別言之嗚呼吾知其非自為異以相求勝也求以發明乎是
理而不厭其條目之詳耳

性亦難乎為言○且性果有待而後知乎果無待而後知乎
吾嘗自其有生之初求之良能良知受衷於天清明在躬萬
善咸備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初非厚於此而薄於彼豐
於聖而嗇於愚則性非有所待而知者又嘗自其有生之後



言之道本天下之所共由也而每病於知道者寔德本天下之所同得也而每病於知德者鮮飲食而不知其味衣服而不知其名達觀乎斯世之間而冥行罔覺者往往而是也則性又若不無所待而知者嗟夫天命之性均稟於物虛靈瑩澈本無所蔽則謂之無所待而知宜也若夫氣稟之性清濁或異物欲之誘易汨其真則槩謂之無所待而知毋亦語焉而未詳也耶

孟子性善之論○孟子之言性本不為善惡言也自夫人善惡既萌於心則已非性矣方其未萌之初性之所不可得而言孟子乃以善名之是即赤子之心也天命之性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也是其所謂故也自是而後乃有

善惡之分既曰善惡則已非性善而失其故矣然亦未始不為善也彼其終日為不善翻然勃然若不可禦者及其中夜而思未始不竦然悔而惕然懼也蓋人之情有安於流寓而出處之不常者矣而故之所居者終不能自厭於其中有樂於外慕而遷變之靡定者矣而故之所習者終不能自蔽於其外況夫其性得之於天者其本若是外物安得而終勝之哉故極其自本自根於善惡未分之始而窮其發形著見於善惡已分之後則是性也果不可以善而名之乎

法祖嘉猷我朝儒先論性○我朝諸君子前後相承無非講明聖賢正大之學蓋自濂溪浚其源伊川導其流而性學益大明於天下今觀通書言五行各一其性人得其秀而最靈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人孰不疑其言之過不知善惡之分乃出於感動之餘而定之以主靜者蓋不若是也至於程氏之論性必欲兼氣為言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是又互相發明而必欲學者之知性也是又從善而不溺諸子之不善者也

先儒論性有二○有本然之性有所稟之性本然之性出於命所謂天地之性是也所稟之性出於氣所謂氣質之性是也出於命者無不善稟於氣者有善不善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稟可以類推矣故曰命曰心皆本然之性也曰才曰氣皆所稟之性也聖人論所稟之性則曰相近論本然之性則曰繼之者善二者相參而並言未始闕一焉

孟子之言性以本然言之也告子荀揚韓之言是以所稟言之也人惟執所稟之性以論本然之性則張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因其所稟而反之本然則無非善也此孟子之論所以有異於諸子也此關洛諸公之言性所以得孟子之遺旨也

性同而有異○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矣木之所同也性也然而至於堅者為穀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楠楠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穀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

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情淚而性終存○且獨不觀諸水乎寒泉冽食之初投一芥而立見及天沙或混焉而後向之清者始濁又獨不觀諸火乎峴岡焚如之初燭幽隱而無遺及夫烟或鬱焉而後向之明者始昏夫謂濁者之非水不可也而不可以言水之性何者沙去而水復清則清者乃其本然者也謂昏者之非火不可也而不可以言火之性何者煙去而火復明則明者乃其本然者也言天下之性而求不恃其所以然顧可無極本窮源之論也哉

性不外乎四端○今天下之言性者未有不合其實然之理而求之也論性而至於仁義則曰蹙蹙踈踈失其常然者也夫蹙蹙踈踈固非仁義之情若曰舍仁義而求性則性果何在論性而至於禮智則曰虛偽巧詐賊其天真者也夫虛偽巧詐固非禮智之實若曰舍禮智而求性則性果何有是皆遺其下而慕其高厭其粗而求其精不知高下初無二用精粗初無二理以性論性不若以仁義禮智而論性性者所以名其稟受之初而四端者乃性之德也

編者疏

天所賦者為命 人均此生則均此性
物所受者為性 人均此性則均此理
自心之外無餘性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人孰無是性
自性之外無餘理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性孰無是理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之始也出於天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之成也係於人也

仁義禮智其端雖此心之所發而實吾性之所具百行萬善其用雖此心之所充而實吾性之所全反觀於人生而靜之初則天之命我者為其備也回視於降衷秉彝之始則我之得天者為其厚也包羅乎萬象覆育乎萬物豈非天之體乎降衷于庶民賦予乎萬物豈非天之理乎善治田者耘其稂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根而去其惡習不善治性者反之

當今獻策臆說非能言性○性之難言久矣自道之衰先王之教不行世之君子未嘗不精究力講求其至微至密之處以為的於天下而求其一定不易之說則未之有也彼惟見夫材品之異分賢聖之相遠有不容以一等論者則曰是性也其未必皆善也其必或善而或惡也周衰以來號為深識遠見者各執其說以求勝於天下若此者其幾人矣然已以為然人以為否或一有取焉而終見棄於天下之公論嗟夫天下之性一而已矣而安有若是之難言者是無他不酌諸精而天下愈不服也

理同而氣稟異○人之生也同稟於一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

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風為風之出所無異氣也而
噓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不同以其所託者物殊形
耳因其聲之不同而謂其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
也荀卿言性惡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
皆蔽於末流而不知其本也

性善非孟私言○雖然性善之論雖起於孟子而
亦非其私言也天下之性同是物也而堯舜得之謂之中夫
子得之謂之一子思得之謂之誠而孟子得之謂之善蓋同
出而異名者也而子思又於中庸加詳焉故其說曰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夫身者性之所寓也而誠之道
亦必以明善而為主豈非善既明則誠自立誠自立則性自

存而身亦能自誠蓋始終之條理者歟性善之論淵源殆出
於此

性善本於子思○嗟夫性之說難明矣惟盡性者足以言之
孟氏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觀其言
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
參天地使性而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矣其率既惡
矣則極其所至當矣天地而矣人物可也又奚贊而奚參耶
至於以善惡為混何異合燥濕而言水火裂性而三裂三而
五又未免以一人之事迹定天下之性是非不能言也不能
盡其性也安得孟子之徒與之推明子思子之說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 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自誠明謂之性 惟天下

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雖中天下
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形色
天性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頰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並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
性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

事 荀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董仲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荀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荀

身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
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

上焉者之於五者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
悖於四 荀 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

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言語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人歸其厚矣李如復

歷代事實堯舜性之也孟子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語孟子道性善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韓原

皇朝典故太祖乾德四年上性嚴重獨喜觀書開寶八年上性寬仁多恕嘗讀堯典嘆近世刑網之密同孝宗淳熙十

一年上曰能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聖

先正論建元祐元年程頤奏皇帝處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在涵養薰陶而已太率一日中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所以變化氣質養成德性又第三劄云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學問臣以為輔養聖德莫

先寅恭勸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

文集精華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孟子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正誠之復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程子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

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自性而有動者謂之情此數者皆一也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

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司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

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

善橫渠謂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曠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敘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謂之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不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急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損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邪邪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張子曰性者萬物之源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愚智之別塞者牢不可開蔽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蔽薄者

可以開而開之也易易開則達之于天與聖人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一

性理門

性學二

以同稟諸天立說

論性於有生之初當言其同而不當言其異論性於賦形之後當因其異而歸其所以同夫性一也何有同異之辨哉蓋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有生之初也氣質之性賦形之後也有生之初天命之正理不以聖智而有餘不以愚不肖而不足賦形之後剛柔異制遲速異齊有生而鍾純粹之最者亦有偏而駁者亦有駁之甚者其最粹者固存其有生之常性不待復而成此謂生知聖人也偏而駁者其為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此固可得而反也若駁之甚者則有於其生也而察其聲音顏色而知其必為不善如叔向之母知叔虎之必滅羊舌氏之類是也嘗攷夫子之言性相近者即賦形之性也孟子之言性善者即有生之性也以有生之性發而為賦形之性以有生之所以同散而為賦形之所以異論性者可不因其異而歸其所以同哉一氣未判太極存焉一氣既判三才立焉人固與天同此一氣者也是以人均一性性均一天初匪有二本也蓋嘗求之冲漠無朕萬理森然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豈非性之本體乎惻隱羞惡仁義有其端是非辭遜禮義有其端皆非外鑠我也豈非性之全體乎是性也果何目而吾知天之所以予人者然也彼其包羅萬覆育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五九四

天之體乎降衷乎庶民賦予乎萬物豈非天之理乎

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性之所有也而誰實予之乎天也今夫見孺子之將入井而怵惕惻隱不期而自生其親之不掩則他日過之類之有此發於天性之不能已此性之所形也而誰實使之乎天也今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此性之所均稟也而誰實界之乎蓋莫不一出於天而非由外鑠我也夫以天之所以予我者在是而我所得於天者又不外是又可以二觀之哉

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謂性中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左戒十天命之謂性中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謂性中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盡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初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性學三 性情 以自性之情立說

策頭性果可以善名乎愚不得而知之也但見夫仁義禮智得於天而受於人即詩之有則書之降衷中庸之天命者也烏有一毫之不善哉情果可以善名乎愚亦不得而知之也但見夫惻隱羞惡之端辭遜是非之實其感物也無所將迎有非納交要譽而能至也抑又可以不善定之哉然天能予人以是性而不能禁其情之不動能使其初之一而不能保其終之不異自夫溺性之虛談者欲有以絕其情則其失為槁木極情之所欲者又有以蠹其性則其失為握苗彼其始念之不謹體認之或差其流禍可勝言哉

策頭人生之性靜焉而無捷澹然而無欲無聲臭之可求無形體之可見烏觀所謂仁義禮智者然天下之物尋其枝葉未不得其根本者故自夫赤子入井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為有仁自其蹴爾嗒爾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為有義自其過廟過朝之事善惡是非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為有禮與知也是所謂性也使其無是理於中則何以有是端於外循其有是端於外則知其隱諸內者之為至善可知矣靜之中而有動者存是非表裏之義歟

性情一理耳有是性斯不能無是情性者理之自本自根也情者理之流行發見也性寓於寂然不動情得於感而遂通性之與情同此天理固混然不容名言人能反觀內省於真機躍然之初潛窺默識於間不容息之頃則由動而推靜因用而求體而是理之妙昭昭於吾之方寸矣

性情之難言久矣性無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非情之罪也循其初則見赤子而怵惕過宗廟而恭敬此心油然而生即此性之發而情之動也惟夫惻隱之性不充則流而為伎害為殘忍而仁至於虐矣辭遜之性不充則流而為攘奪為爭戰而禮至於亂矣所貴乎君子人歟養其天而返其真全其實而保其粹性其情而不至於情其性則息有養瞬有存豈有為宵有得可以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矣

事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孟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孟子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孟子曰伊川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心性只是一个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 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

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即其情也 性情與心同是一理然命之與心卻似包着這性情在裏面故孟氏語意卻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此性故也此意橫渠得之故說心統性情也看得精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心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心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者也孟子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孟子曰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孟子曰

性學四 性命 以不謂性命立說

策頭自夫子以性相近而待夫人而後性之學始開自夫子以道將行而歸之天而後命之學始著夫命者天之令也天既賦是理於人則貴賤尊卑一降而不可反榮辱得喪一定而不可移是雖智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要未可徒謂之性性者生之質也人既受又是理於天則偏全清濁固若有間而聖狂愚智非不可移苟有是性皆可勉焉而至之也要未可徒謂之命謂命不謂性則知有天之所賦而不知有人之所養謂性不謂命則知有人之所為而不知有天之所授以天而廢人而修性之功不加以人而遺天而俟命之學不講二者皆失之此不謂性命之說惟君子足以盡之也

策段夫性命之理至難言也嘗謂孔氏之書其論性也則以
為相近耳至於命則又罕言焉夫性孰不知其稟於天而命
孰不知其受於天有斷斷不移者然孔氏於此不敢執定理
以律天下方且混然於講明之際者誠懼夫人之有所拘也
蓋天下至理未始不通學者見理則常至於執一故世之拘
於性者則曰降衷自天本同一初稟受於我略無異趣是以
聲色臭味我所欲也而人之具形乎天地之間者亦有所欲
也性無所異命何與焉而世之泥於命者則曰父子君臣天
之分也質主聖賢天之道也彼天賦我以是命則吾惟安於
命而已耳命無所差性何與焉殊不知天下之至理在人有
賢不肖之殊而貴賤窮達初無賢不肖之異則君子惟當歸
之天在時有難易之殊而在己不可以難易而不勉則君子
尤當盡其天故性焉若定君子不謂之性命焉若定君子不
謂之命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
於安逸孰非吾性之所欲也是雖吾性之所欲當知吾命之
所安惟君子不徒徇其性故不必芻豢膏粱而皆可以適其
口不必文章黼黻而可以悅其目不必鳴鸞和鈴而皆可以
以順其耳不必椒蘭薑桂大路越席而皆可以養其鼻養其
體何者有命在焉君子不當縱其性而不顧天命也此君子
所以不謂性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
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孰非天命之所賦也是雖天命之所賦
猶待吾性之加勉惟君子不徒委於命故父子之間必思有

以盡其仁君臣之間必思有以盡其義賓主之間必思有以
致其禮至於賢者則必思有以充其智聖人則必思有以全
夫天道何者有性存焉君子不當委於命而不盡其性也此
君子所以不謂命

策頭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張子曰性通乎氣
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
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程南軒曰君子不謂性所
以過人欲之流而保其天性也君子不謂命所以存天理之
公而立其正命者也一則不謂性而性之理所以明一則不
謂命而命之理所以著性命之理互相發明其義蓋精微矣

性學五 情 以性發於情立說

策頭仁義禮智非由外鑠視聽言動舉由於禮其所以賦之
者誰歟豈非民秉之彝即天之所命者也湛然而澄淵然而
靜一動不流百慮盡息其所以界之者誰歟豈非天之降衷
即人之所受也泛應酬酢運用無窮射裁闔闔靡有定所
以主之者誰歟豈非情之所動由性之所發也方是性之未
感於物也泰然無為怡然自適舉天地之理幽明之故鬼神
之情狀莫不總攝於此及其性感物而動也隨事曲當昭徹
不惑舉天地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莫不洞察於此寂
然不動而感通者常存出與理會而能定者不滅當是時情
外無性性外無天而聖賢又烏有身外之學哉

策段性者天理之混融也情則性之感物而流行無間斷者

也聖人以性之理甚大故言其相近而孟子以善名性則孔門不傳之秘著矣既言君子所性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謂性無不善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則孟子發明內心之學又益明矣其寂然不動者可以言性也感物而動則性之情也自性而之情而謂情為不善者不知情之正者也韓愈之原性其言曰性之品也有三情之品也亦是殆未免於混情以言性也且愈之所以立是品也寧不曰中人可以上下蓋昔者吾師之說云耳而非私見之創殊不知夫聖人之言是獨論其所習而不論其所性也今夫上焉而善下焉而惡中焉而善惡之未定天下固有如是而相絕者也特非其性焉爾此性之惻隱焉而仁羞惡焉而義辭遜是非焉而禮智人皆有之而聖愚賢不肖無擇焉性之本體當於是乎觀之惟夫天能予人以是性而不能禁其情能使其初之一而不能保其終之不異存亡判於所操善惡岐於所遇三品之辨至是而始立矣故夫寂然不動之中有感而遂通之機以喜怒哀樂之中發而為皆中節之和者則堯舜文王孔子數聖人之所以安其情者也五官之相攻六鑿之相攘肆其所欲而不致其謹昏其所迷而不慮其返則桀跖之所以汨其情者也不能無慾而窒之不能無忿而懲之視聽言動之不能無非禮而勿之則賢者之所以制其情務致謹於善惡之交者也三品之情愈亦有見於此而已矣

事料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

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王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慾辨原周子曰聖可學乎曰一為要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明通公溥庶矣乎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惻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惡也惡夫佞者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但中其節之謂和譚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廢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謝上蔡曰有一分人欲即減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胡五峯曰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 凡徇人欲自是危險莊子所謂其熱焦火者寒凝冰南軒敬簡堂記云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其則敬立矣害敬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廣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性學六 命 以樂天俟命立說

策頭 昔韓文公序送孟東野以其不幸而歸諸天歐陽公序送方希則以其不利而歸諸命愚始觀三公之說不能無疑

以謂君子之人惟盡其在我而已至於窮達得失未嘗敢輕於所托今也一有不遇則舉而委之天命不幾於廢人事乎及靜考二序所述然後知二公之意乃大不然韓公之言曰東野以其詩鳴信善鳴矣不知天將使東野鳴國家之盛耶抑將自鳴其不幸耶夫有東野善鳴而不免於窮餓然後可以言天歐公之說曰希則茂才入官二舉進士不利命乎而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庶幾類於昔賢者乎夫有希則之茂才而猶苦於遭回然後可以言命曰天曰命必要其鳴之善才之茂者言之豈非人事之既極而後可以歸之天命歟

朱子凡窮達貴賤禍福死生在君子小人均曰命也然君子則順其性由其道而聽天所命焉所謂順受其正謂正命也若小人則不由其道不循其性行險僥倖入於吾獲陷穽之中而不知所謂非正命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不容其損益焉君子修其在天者天命之流行順之而已故謂之正也小人則人為有以致之人為有以致之則是佛其自然之理然因其有以致之而命亦隨焉是亦命也而不得謂之正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非禮非義之事其為危殆有甚於巖墻君子不由者所以順受也然君子亦有不幸而天如顏子不幸而見殺如比干者其為盡其道而死則一也命之正也極枯死者謂有以致之而非其正也孟子之言特舉其大者言之耳窮達貴賤禍福亦莫不然蓋命一也而受之者異故有正有非正之別正者其常也而非正則有以佛其常故也

於此可以究命之蘊矣

大抵窮達得失謂之非天命固不可然窮達得失一委諸天命而謂人事之脩舉無預乎其間則又不免於誣矣昔德宗曰建中之亂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況君儒平日涵養操存勉強學問果何事耶正將以究其說施而為異日之用爾若一毫一縷必曰天命則是人事之脩皆無益也人事不修而委其數於天命其然豈其然乎

朱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左朱子曰命有兩種然實不離於一一種以其貧富貴賤死生脩天厚薄者言之一種以其智慧賢不肖昏明清濁偏正者言之

一箇在內一箇在外一個屬氣一個屬理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賦與所謂天令之謂命然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有以理言者為仁義禮智之性性者皆天所賦予故皆曰命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要之皆天所予付人事盡處便是命語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注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能成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一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二

性理門

心學 附 誠 敬 志 氣 忠 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敬為入道之門○洪範天地之大法而五事居次斷之以敬用之辭禮經帝王之遺訓而曲禮百篇先之以毋不敬之語理在天下固亦多端聖人垂教蓋無他說而洪範禮經必以敬為先者誠以學者入道之門無切於此者矣何者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凡其見於日用常行之際無所住而非道也如其泛泛從事焉質之以前言往行之書參之以諸子百家之說淺深有殊意精粗有異旨其上者既憚其

高遠而不可搏執其下者又疑其固陋而有所拘礙若涉巨川茫無津涯如歷通都岐路錯出終亦無所歸宿而已矣誠能反而求之天理昭然無不在我體之於心有一念之未正非敬也行之於身有一行之未純非敬也推之於事事物物之間有毫釐之未得其當非敬也所貴乎學者體察之必精踐履之必至持守之必堅昭昭然如天地在其前慄慄然如鬼神臨其側而後可以知其道矣大哉敬之功用乎至哉聖賢發明之功乎惟敬則能一一則舉天下之異雜也惟敬則能固固則舉天之羣動不能亂也惟敬能通通則舉天下之萬務不能也學者能即是以為依據之地則道之大端在是矣

心學貴在專謹○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謹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專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有和粹之心者其容必溫有慈仁之心者其容必良有雍肅之心者必恭有保護之心者必儉耳目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心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已以處求心而心非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已以體求心而心非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者是已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可得所謂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已然則心果安在哉曰日新之得即念之敬固念之狂即心之放有所忿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有所好惡則不得其正心之邪正其根於一念之微乎其所以非念之不生固念之不形者又在敬學之涵養也

稽古偉議聖賢開心有要○聖賢以學之不講為可憂正以心之下保為可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勿云者形格勢禁之論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不可云者深懲而力拒之謂也巧言則必畏也佞人則必遠也畏而遠之者誠恐淫聲亂色之得以誘我于彼也聖道則必閉也楊墨則必拒也閉而拒之者將以固吾之垣墻而無外物之可入也凡若是者皆懼吾心之易以放也肅肅然而不敢慢兢兢然而猶恐失之質三

五六籍之所載而臨之如父母考之師友淵源之所及而親之如保傅是心不敢越焉誠慮夫審思明辨之不加篤志力行之不果則乍昏乍明若得若喪或恐夫心之本然者非真吾有也

大人存養其心○聖賢性天淵懿中焉湛然其所稟賦與斯人同一初也自其反身而誠克明乎善審思於已而見吾體之為大用力於已而先所養之謂大操存於喜怒哀樂之初擴充於火燃泉達之始知夫養心莫善於誠也吾自其誠心之所積至於贊化育而參天地非大人之大乎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吾自其可欲之所克至於篤實而有光輝非大人之大乎良心不失於赤子之時能事備於居仁由義之後聖賢豈外已而求之哉欲捨已之天而求以極乎人之大者亦惑之甚矣

法祖嘉猷關洛論心主敬○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高鑄發明性學之淵源自敬之外斷無餘蘊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敬以直內也橫渠當以已心為嚴師也夫惟守之以敬也鄙倍不生而此心廣矣暴慢不生而此心肅矣縱肆不生而善心長矣欺詐不生而善心萌矣是必起居出入無不謹也視聽言貌無非禮也淵嘿雷聲尸居龍見無敢欺也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無敢慢也對妻子如對嚴賓待童稚如待長者暗室屋漏洋乎如左右之有神不覩不聞儼乎如十日十手之所指視夫然故雲

行雨施此心之充魚躍鸞飛此心之察洞然明鏡湛然止水與天地同其流與造化同其游而虛明純粹不失赤子之初矣諸君子所以潛心孔孟以入堯舜精微之妙者其功用至實也

周程誠敬之學○天佑皇家斯文未喪濂溪先生獨以正學為本朝倡通書一篇一則言誠二則言誠河南程氏相與羽翼之又恐學者之無所從入也諄諄然告其門人曰主之謂敬嗚呼盡之矣此愚之所謂學者入道之門無切於此者矣大抵道有統言有要不得其統則茫無所麗不知其要則雜無所歸此學者之通患也聖賢之學固非淺末之所能窺切謂濂溪得孔孟之旨者在誠程氏得濂溪之傳者在敬存誠則可以盡道矣主敬則可以盡誠周矣程遺書歷歷具在苟知敬之一說則心學有所用力矣

指文警段心難以有無論○世之論心者多矣而罕有知其說者膠於物者則認以為有流於空者則指以為無認為有者認贅為嫡之說也認為無者槁木死灰之說也此無他心學之不素講故也殊不知無者近乎性而性非心也有者近乎情而情非心也心出於性情生於心故心雖本於無而心非無也心雖應於有而心非有也凡性其心於空虛無用之地與夫情其心於相刃相靡之域者皆非知心者也噫心者五官之主而神明之舍也人具是心而不能知其說抑亦不思之甚也古之人得是理者惟吾孟子觀其言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夫操之則存則心非
真無也舍之則亡則心非實有也心非真無亦非實有吾知
是心之存乎人其神矣乎

心為體之大者○心內也為此身之主身外也為此心之役
心者天之為是神明之舍也仁義禮智之所從出也道德性
理之所由根也是天之所以與我而先立乎其大者也是我
之所以得於天而為己之至貴焉者也恍惚而經緯萬方寂
然而感通天下之故其斂而靜也不盈一握其舒而散之包
宇宙而為之關鑰獨非此心之大者歟彼耳目之視聽視聽
而止也吾心實為之運動也手足之舉履舉履而止也吾心
實為之運動也凡而關節脉理之微血氣膚髮之細皆所謂

體之小而非其大者也故以形而論則吾身為大方寸其微
也自性而觀則中函萬象而眇然之軀何有焉其體之所謂
大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

心知所存則正○所以為神明之舍者此心也所以為五官
之主者此心也人能致察於赤子未失之初謹獨於夜氣以
存之際捐其私心而堅其誠心去其人心而存其道心湛然
止水之無波淵乎明鏡之無塵則施之四體蓋有不言而喻
者吾見其有耳也而聰聽之心存有目也而明視之心存有
口體也而言動之心存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是其有所
主於中而後無所役於外者也苟惟不然則或蕩於視而目
視惡色矣或流於聽而耳聽惡聲矣或逐於言動而口體之

累有之矣可不以心為重哉

論語

克念克敬天君泰然 斂乎方寸不見其不足

能安能慮百體從令 塞乎天地不見其有餘

耳目之視聽此為之聰明 肫肫其仁釋乎其不維也

手足之操履此為之運掉 洞洞其敬澹乎其無偽也

血氣害心之賊嚴而防焉 道未足以勝情則道與情交戰

嗜欲蔽心之蠱揮而去焉 心不足以御氣則心與氣交馳

暗室屋漏如侍嚴師所以運此心也

出入遊行如見大賓所以敬此心也

出入無時非得於操存則其失也縱

且晝枯亡非得於涵養則其失也蕩

懼意馬之易馳而難制則籍轡不敢一日弛

慮心茅之難鋤而易萌則艾夷不敢一日廢

當今獻策 心學莫加於敬○天下之理未有不該於此心之

敬者學者知從事於敬則孔孟之正傳濂溪二程之遺說可

以得其指歸矣獨嘆夫權奸用事不便於儒者之正論遂以

為之名加之彼其間固有徇名而忘實有言而無行者非獨

權奸之所惡亦吾儒之所惡也加之以為其又奚辭然伊洛

諸儒之所講明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寓焉而盡欲使之

聲銷迹滅而不復見三綱可淪九法可斲也豈理也哉氛翳

既掃日月復明邇者登用真儒發明正學庠序諸生宜服習

經書

乎濂溪二程之餘訓然切觀今之所謂學者矣其上則高談性命不切事情而失之於空踈其下則剽聞語錄依托名字而失之卑陋所謂濂溪二程之學未必真有得也夫紹興初程氏之門第嘗用矣未幾而復廢慶元初程氏之宗派嘗再用矣未幾而又黜是非吾道之不可行於天下也宗主正學者固有其人而付麗以求進者率多空虛無實之士彼小人者幸其隙而攻之併以累正人矣故愚以為講明心學者不在於空言也惟在主敬而已矣主敬之說行則所見者皆真知所行者皆實行則河南之書可以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誠為心學正傳○故嘗論之中庸大學孔門心學之正傳也二程立言蓋得乎中庸大學之指歸也後乎儒宗之相為講明者是又得乎二程之流派也蓋誠無一念之不存道無一德之不著苟有志於道者捨誠其可哉有能端此意於尸居龍見之時欵此念於淵嘿雷聲之頃言亦誠也動亦誠也視聽亦誠也出入進退無一而非誠也夫是以見於存心則善端之發見而天理之流行形於為學則智識之日明而見聞之日廣外物不足以為吾累也尚何有於紛華之悅人已本無殊觀也尚何至於彼此之分一是一非不待辨而明也又有何於異端之惑夫如是則由伊洛之派以溯洙泗之源而此道之傳信在乎是矣

者而後心可盡必深加乎致知格物之功者而後心其盡大而言之未發之中既發之和是心無不盡也小而言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心亦無不盡也自一理之盡推之至於無一理之不盡自一事之盡推之至於無一事之不盡如是則此心既盡真見內融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矣

心貴不失其初○嗚呼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亦全其所謂初而已良知良能具於孩提之童秉彝好德慤於生民之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形於四端非外鑠我也愛親敬長孝慈友悌發於天性非自外至也謂之降衷謂之受中謂之民彝謂之天則皆赤子之所素具者其謂之無初可乎獨嘗怪夫天之所賦予者均是人也都亦均有是初也均有是初則亦均有是心也然極其終身之所成就其士者為聖為賢其下者為愚為不肖名位品級又各不侔乃若是焉者是豈其初之固然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使天下之人皆能如其初之所有全而存之則亦何有於失亡之憂惟其物交乎前情動乎外來者無窮至者不一而後其初之渾然者始分散混雜而莫得其全矣愚故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亦全其所謂初而已執事諒亦以愚言為然

心有所謂同然○雖然良心斷矣而同然之心常在善心喪矣而同然之心未嘗忘必欲律天下而皆聖賢固不可不理義一入乎心則舉天下皆悅之今夫口之於味也天下豈能皆易牙而有口者咸知其為味耳之於聲也天下豈能皆師

曠而有耳者皆識其為聲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不必皆聖賢而有必首肯悅其為理義於此而謂之同然也尤信

故華源流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默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養心莫善寡欲益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雖隱心居中虛以治五官諸心者形之也而神明之主也周或問遠曰堯曰海雖遠治之在心楊孝至神心惚恍經緯萬方或問神曰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

之者也猶天測之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帝王事見君心類 昔仲尼潛心於文王達之顏淵潛心仲尼未達一問耳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矱 顏子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顏淵曰敢問

心齋仲尼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皇朝典 孝宗淳熙十三年上諭梁克家否泰陰陽之理人須是清心寡欲 又論及復卦王惟秦人之一身與天地相

為流通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 乾道七年虞允文奏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克家奏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于仁而已上曰然 餘詳見君心類

正論建 並見君心類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誠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番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垂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 心有所主則不能動矣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上 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地之物

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之靈性不以見聞轄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

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統性情也 聖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屏山云以火煉金則

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為貴夫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焉寄均曰性也

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為一區若同而異

若兵而同遇事紛然遂為主宰為知其雌雄者由煉之不精

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為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為塵垢
滓穢之變謹其所養動無餘抗朱子曰性其理情其用心
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人只有一
心未動時謂之性已動則為情欲又是情上發出來底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
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昏所以
不見此心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這裏語心者人之
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心學二

以存誠閑邪立說

領頭心學難言久矣以心有所主則虛者伊川訓門人之辭
也以心有所主則實者明道告與叔之語也夫伊川謂其虛
者以主敬而言也涵養莫如敬以敬存心則天真湛然表裏
澄徹如太空之淨如明鏡之瑩而外物不能累矣明道謂其
實者取虛器入水譬也器中之水已盈則外物不能入猶君
子一心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德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干矣
要之伊川之所謂虛即夫子絕四之旨明道之所謂實即孟
子充實之意內之靜定則外不能撓內之充溢則外不能乘
象人惟一心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一皆不足以為身之
主宰矣故有所忿懣則此心流於忿懣有所恐懼則此心惑
於恐懼有所好樂則此心溢於好樂心不能制況於形乎是
以古之聖賢以心御形而不御於形以心役於形而不役於
形歷山之耕南風之歌勞逸若變矣而舜之心則有所主而

變美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若變矣而文王之心則有所主
而不變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若變矣而曾子之心則有
所主而不變自非所主一定又安能處勞逸憂樂死生之際
而不變其常心哉大哉心乎其會道之源乎湛然虛淵然
止水洞然明鏡賢愚一途轍今古一戶牖蓋自去聖絕學之
後英雄豪傑功利崢嶸經生學士知見爛熳茫乎不知所歸
宿者幾十年矣而近世學者始有能發明去蔽之說先立其
大者之說揭諸人亡書廢之餘而金玉黼黻之豈亦風天下
之微音歟天下之理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則
無物不消身固不可無所養也而心尤不可無所養焉人知
備聲色以養其耳目備臭味以養其口鼻備安佚以養其肢

體至於心則獨不知所養焉豈愛其身而不愛其心哉徇嗜
欲以為重則天理日微而不之覺縱口體以自豐則心志日
消而不計養其小而失其大是誠有場師之賤為狼疾者矣
聖心莫善於誠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
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並周子曰孟子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
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
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
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續
辟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
安用養耶敷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二

性理門

心學三

誠

以至誠無妄立說



策頭謹獨之訓佩服於中庸毋欺之語書紳於大學然後知聖賢講明斯道啓迪人心自一誠之外斷無餘說而異同之論不必疑焉可也蓋言天下之理至中庸大學而止語中庸大學之要至於誠而止自昔聖賢立言垂訓豈不能旁引曲證以示學者而一則曰誠二則曰誠必使之拳拳致力乎此者蓋以為養心主乎誠則不汨於私慾而有操存之功為學本乎誠則不膠於聞見而有自得之妙以之接物則外物不能惑以之燭理則萬理無不融以之明辨是非則異端邪說

皆不足以撓吾之正其貫本末該體用孰非此誠也不然天理不明人偽滋熾捨吾身踐履之實而求道於茫昧之中吾見用力雖勞而去道愈遠矣

策段中庸以戒謹恐懼為進德之始而大學則以恐懼畏敬為正心修身之累中庸以誠為君子之貴而大學則以誠為小人掩匿覆護之心非子思之求異於曾子也蓋學貴謹獨而驚怖瑟縮亦學之患誠貴不欺而羞愧忸怩亦誠之基故子思論君子之誠必示其形動明著之極功也曾子論小人之誠僅取其一念之隱惡揚善而已耳愚是以知曾子之論若少異於子思之論而為不欺心雖異而同此之謂也學一而已道外無學誠一而已誠外無道前聖之所講明者

此理也後儒之所發揮者亦此理也不求其理之同而徒感其言之異是豈聖賢所望於學者之意哉昔劉元城學於司馬公之門方其請問之初以求道之所從入而公所以告之者不過曰誠而已蓋用志卑近而滯於形器之近者非吾之所謂道溺心過高而蕩於虛無之境者亦非吾之所謂道惟體之吾心反之吾身而有真踐實履之誠則日用常行無非是理此元城得一語於司馬公終身行之而不敢失者其有見於此歟嗟夫性焉安焉者聖也復焉執焉者賢也聖則希天賢則希聖其分量之小大氣質之清濁才品之高下固有不可強而同者然生知學知其歸一致安行勉行其終同功恐懼不聞此誠之固執者也而能極天地位萬物育之功

曲能有誠此誠之未至者也而能造至誠能化之神擬言議動之學而至於變化慾無誠立之驗而極於明通此造化之實理鬼神之實德聖神之極功又孰為有餘孰為不足哉噫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明之教學者不可一息間斷也

事精閑邪存其誠勉乾夫惟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身而誠樂莫大焉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
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
尊矣不誠則卑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元亨誠之
通利正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
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
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
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程子曰學者不可
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脩身不以誠則學

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
本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
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乎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誠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
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誠者天之
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邵子曰智數或能施于一朝
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
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
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皇極經世張子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天所以長久不已之
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

已故君子誠之為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
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
理得誠之名者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
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
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
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
不同然其人之所歸亦未始不在於實也中庸無妄是自然
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
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
理

心學四 敬 以隨寓自警立說

策題 日日新又日新成湯盤銘之語也而湯之進德者不獨
在於銘盤之時敬勝怠義勝欲武王銘几之辭也而武王之
飭躬者不獨在於銘几之際蓋古人寓戒於外物者非難而
致謹於內心者為難盤銘在前澡滌必見湯固不敢玩視矣
然湯之自警豈外是而少怠乎几銘在目坐作必觀武王固
不敢忽視矣然武王之自戒豈外是而少弛乎故制心以禮
湯有曾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有曾中之几銘此論古人之
心學者所當深致辨也

策大哉敬之功用乎至哉古人之持敬乎惟敬則能一一
則舉天下之異說不能雜也惟敬則能通通則舉天下之萬

務不能蔽也昔者孔氏之魯論孟子之七篇其言道固詳矣雖未嘗專指於敬而敬之理常隱然見於所言之中如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此敬也非禮勿言非禮勿視則此敬也至於持其志毋暴其氣之說養其性則可以事天之說則亦此敬也在乎人默會之耳蓋以內心之敬苟存則肅然收斂一物不容而以之對越天地可無愧也

自心學不傳漢儒蔽於訓詁唐人溺於詞章歷數千百年心學影響不存矣迨至本朝濂溪先生獨以心傳之學為諸儒倡書通一編一則言誠二則言誠誠即敬之充也二程先生從而和之其說尤著明道曰心有所主則實故以弊屋禦寇驅逐不暇言之也伊川曰心有所主則虛女以自守正此也

物非照言之也或以虛言或以實言非自異也伊川謂其虛者蓋涵養莫如敬以敬存心則天真洞然表裏澄徹所見者無非理而外邪不能入矣明道謂其實者蓋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得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入矣敬之功用如此哉

夫人有一心攻之者衆不以紛華侈靡而自恣不以逸樂安康而自娛而拳拳乎飭已之務汲汲乎典學之益隨事致警隨寓致戒一舉動不敢輕一出入不敢縱此固善自防者也然愚獨謂隨物以致戒假於外之使然者也主敬以持戒本於中之自然者也蓋外有所托而後警吾固有得夫可觀可鑒之防內無所汨而自警吾誠有得夫不觀不聞之妙操存脩省之嚴苟僅見於目擊規警之時而慢忽縱弛之私或萌

於尸居淵遠之頃若是則雖外有所警特具文也身有所檢特美觀也將奚補於心學之所得哉

舜命禹曰敬脩其可願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禮禮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詩湯聖敬日躋詩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書文王於緝熙敬止詩成王召公曰曷其柰何弗敬書詔羣臣進戒曰敬之敬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詩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敬則無間斷嚴恭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伊川

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纒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語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大學朱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乎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對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鑒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心學五 志 以脫去凡近立說

策頭有樂道者之志有行道者之志志於樂道者則曰吾所樂者內也不願乎其外吾所盡者已也不求乎其人灑然蟬蛻乎塵埃之表盎然春融乎義理之真味斯言也思斯人也其必嗜慾淺而天機深外誘忘而本心定聖涯涵泳真趣昭融視夫區區利欲之場逐逐得喪之境者猶大鵬之於斥鴳也非識之高者其孰能與於此志於行道者則曰民塗炭矣我與拯之國侵削矣我與扶之師旅飢饉之變不敢辭其難祭世賓客之事不敢遜其責味斯言也思斯人也其必力量定而自信深規模審而自任重言之必可行行必可效其視

夫坐視時世之危茫無經濟之畫猶五穀之於稊稗也非器之宏者其孰能與於此

策頭聖賢之學以志御氣而不以氣御志以志移氣而不以氣移志凡立其在我者有確然不可奪之理則舉天下事變之來皆浮雲而蝸角耳奚足為吾惑者故貧富自貧富貴賤自貴賤生死自生死而在我者常自若也且雷澤之漁媧汭之嬪貴賤殊異矣而舜之志未嘗變也有莘之耕成湯之聘貧富遼絕矣而伊尹之志未嘗變也結纓之時易簪之際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子路曾子之志未嘗變也吁是果何修而得此哉則亦內有所恃而或憂或樂或驕或懾或盈或涸皆不足以乘吾間而奪之也

戰國以來世變趨下人才譾薄志趣迂踈野及畫墁姑將求食馳驅詭遇惟欲得禽訑訑驕色祗為墻間乞食之客耳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富貴利達而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識者君子深為忸怩故曰加齊卿相不之動心萬鍾之祿於我何加使之得志則堂高數仞椽題數尺皆所不為蓋將有志於行道故他則不經其意矣

今世之詭於自耀者孰不以曾點自文哉弊衣垢形閉門靜坐未必不曰此春服之襟度也問其實則動色於青紫之榮冥心於金朱之貴點之春服似不爾也登高眺遠風流自命未必不曰此風雲之氣象也問其實則悅耳於東山之絲竹盡志於別墅之田園點之風雲似不爾也吟風詠月連篇累牘未必不曰此浴沂詠歸之曾次也問其實則徼幸利達弄筆墨於希恩俟報之童困處無聊寫寂寞於借助乞憐之句

點之浴沂詠歸又似不爾也曠放不根流為禪學高虛自表每誤蒼生者易地皆然吁此愚所以有嘆於聖門自得之也事志上下交而其志同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同在心為志辯大志氣塞乎天地隴隴子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垌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紳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垌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長士志於道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對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然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語十子夏博學而篤志野儒夫有立志孟子下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禮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通書伊川曰心之所存為志蓋志無迹而氣有形遺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則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上朱子曰志是心之所向意又是志之支脚歸意與情相近志與性相近志只是心寂然不動發出便喚做意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上

心學六 氣 以養成剛大立說

策國有稟受之氣有充養之氣稟受之氣未足以為氣惟不以稟受而廢充養浩然有得於配義與道以成之者斯真所謂氣蓋人之有稟氣必當有以養是氣有是氣而不能養是氣則其氣有時而餒矣今夫氣之在人富則樂貧則憂貴則驕賤則厭生則盈死則涸是氣為物所變而所謂氣者不過血氣之氣而已以血氣為氣則旦之銳者不保其暮之不銷一之作者不保其三之不竭平居無事則嗒然盈溢於其外一旦臨毫釐利害則慊然餒敗於其中聖賢所貴乎養氣者

此其慮也

策國聖賢之論氣亦多說矣曰心合於氣氣合於神是心者氣也神亦氣也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慄是剛者氣也柔亦氣也夫曰心曰神曰剛柔皆足以見是氣之寓則夫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亦孰無是心孰無是神孰無是剛與柔而充塞天地之功乃不多見是存養之學尤在所當論也蓋知所謂養則無物不長是氣將為天理之用不知所謂養則無物不消是氣將為人慾之誘用於天理天地雖大皆為吾身內物而吾之所有大矣誘於人慾念慮雖微皆奪於吾身外物而吾之所有微矣

浩然之氣非夫人之所少也孩提之初氣專志一固有是和矣乃其少壯則隘焉平旦之初夜氣所息固存乎其心矣及夫旦晝則梏焉混孩提少壯於一和合平旦與晝於一心孟軻豈異於人哉天之所以予我者厚不敢薄之也我之所以受於天者貴不棄之也故自吾得夫至大之氣也居之以廣居行之以大道而浩然其大者未始或隘也自吾得夫至剛之氣也威武則不屈貧賤則不移而浩然其剛者未始或軟也自吾得夫氣之直也儀秦則斥之以妾婦楊墨則關之以禽獸而浩然其直者又未始或撓也

夫浩然其大浩然其剛浩然其直人薄之而已獨厚之人廣之而已獨貴之關諸百聖而不慚賢諸鬼神而不欺上以緯河漢而經日月可也下以振河海而動山岳亦可也晉楚之

富非不富也吾不見其為富卿相之貴非不貴也吾不見其為貴萬鍾之祿百乘之車非不榮也吾亦不見其為榮彼以其富不若吾義之富也彼以其貴不若吾德之貴也彼以其榮又豈若吾仁之為榮哉夫舉物之大莫加乎吾氣之大吾見其渾乎而莫吾窮快乎而無欠缺飲之則實乎方寸充之則彌滿六合此孟軻之所以獨得善養之學也歟

齊桓公問心齋仲尼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雖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程子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焉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揚程子

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書驕氣盈各氣歉上邵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則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彘人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之其本使不偏則盡性而天矣則朱子問浩然之氣是人所受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柔懦都不解有所立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卻

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鑄或問氣之正耳理者為人氣也偏且塞者為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為人得其濁者為物假如火爐鎔鐵其好者在火處其查滓又在火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致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致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沙泥則光方見物類中亦有知君臣父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只為他不能克治耳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同東坡曰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然哉其必有不衣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東萊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賦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急樂則驕憂則慚生則盈死則涸氣動而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美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

心學七 忠恕 以發明一貫之說

策頭聞之師說忠恕之說有二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曾子極致之論其動以天固聖人之事于思近道之言猶參較物我而未能相安於天乃學者之事然由子思之言以造曾子之所以言亦曷嘗不混然為之哉嘗試論之盡已者忠也推已及物者恕也至誠無息者忠也極而至於萬物得所者恕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忠也充而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恕也由微而至著由約而至博忠恕之道也忠恕兩端孔門行之熟矣門人獨不知此乎使門人知忠恕之體用則知一貫之學亦惟自體以達用夫子蘊抱之妙獨不可窺其涯涘乎聖人忠恕之極致獨不可勉慕而至之乎

策頭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豈非所謂形而上者耶子貢悟不可聞於可聞之中其亦庶乎知道矣是故一貫之說聖人既以語曾子復以告子貢者亦以二子之學雖所得者淺深不同然其有聞於道則一也迨曾子出而告門人則又析一貫而為忠恕夫既謂之一貫矣又何忠恕之異名耶蓋一貫之說唯曾子可以徑領之而無疑其次莫如子貢下此二子而驟以語之其有不至於惑者歟是故曾子不徒示之以一貫而必指其所從入之門忠恕也者一貫之所從入也蓋盡已之謂忠及物之謂恕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以及乎物混內外為一

體非一貫而何然則曾子誠可謂善語道以教人者矣吾夫子一以貫之之說而曾子指以與人則有忠恕之學焉忠所以謂體恕所以為用純實篤至理既有以盡諸已而後誠切懇到之意乃可以施諸人故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中庸所以明忠恕也朝夕之間處身接物常能以此體認乎人已之際使表裏合而體用該則學道之功也夫忠以處已恕以待人者若為二物而因人己之合以見道之一乃所以為道之至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惟其二而後可以明其一是一貫之學也忠恕之言曾子特以喻聖人之道爾而謂其果足以盡一貫之妙或者其未明曾子之意乎厥後曾子之學傳於子思而子思於中庸明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夫子思之言其盡道而謂之不遠於道毋亦以推己及人之學近於吾道之體用乎觀子思不遠之言則知曾子忠恕之論正欲學者之近取譬也不然曾子豈抑夫子之道者乎噫一唯之外寂無他辭此固曾子之先覺也聖賢遠矣後之學者為曾子不得為子思斯可矣

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噫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語十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仲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噫盡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

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恕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語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語龜山或問忠恕之義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忠恕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忠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忠恕其地位如此則說如此 朱子曰忠恕兩

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殖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性與天道者未嘗為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尤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隔礙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待問卷之五十三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五之十四

性理門

皇極 附 中道 中德 中庸 中和

各流舉業

方意 君建極臣會極○君令於上則建極之責當歸之君臣共於下則會極之責當歸之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氣稟之偏者則剛過於暴亢柔至於弱植其介失之矯其和失之流或外示辨別而為苟且含糊或名為端方而為模稜緘默此其責獨在上而不在下乎然人君者中道之宗主也剛者矯之柔者植之其偏者約其大過正者扶其不及毋淫朋比德而為公道之累毋內陰外陽而開羣枉之門此其責獨在下而不在上乎有皇極之君主張於其上則有皇極之臣翕從於其下擇方擇方風其吹汝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其責蓋未有難者

稽古 歷代皇極興廢○皇極之道原於天而授於人包羲氏以之撫世御俗康衢有兩極之謠堯舜禹以之更相傳授在書有執中之語湯之肇脩人紀者此極也文王之順帝之則者此極也箕子洪範之陳極以皇言豈非維持宗主皆上之人實為之耶自周轍之東皇極不復建矣春秋戰國以權謀亂皇極秦以法律反皇極兩漢以亂臣壞皇極三國以姦雄敗皇極晉以互胡廢皇極魏以夷狄背皇極隋以窮奢極侈棄皇極唐以彘后強鎮滅皇極極之不建泯泯焚焚蓋

千百年于此矣

歷代建極在上○蓋自漢以名節壞皇極也而後黨綱諸路更相標榜若厨俊及之號一勝而姦雄遂得以藉口矣自晉以清談壞皇極也而後江左名士白望欺時老莊之學一勝而神州始至於陸沉矣自唐以朋黨壞皇極也而後關子分朋根據盤結牛李之爭牢不可破而國之事去矣疊是三壞是非士大夫之過也上無宗主皇極之君姑聽其自為消長自為勝負中流砥柱寧幾何人勁風所移趨者瀾倒是無怪其或然也胡不即諸古而觀之何居舜之朝而九官相遜其和而不流也如此又何生成王之世而十夫予翌其同而不阿也又如彼蓋有執中之主則謗說殄行不得以肆其奸而

有叙疇之君則雖有活比之徒亦何由而投其隙然則未敢歸咎於士大夫而猶以望於上之主張吾道者良有以也

法祖嘉猷我朝聖明立極○惟我國朝列聖相承主盟公道如愛珠玉扶持大中如護元氣前代人才有各立之黨也而我朝人才趨事赴功無異黨也前代士學有自專之門也而我朝士學救時行道無專門也風俗無異好大抵皆篤厚而朴素政事無異尚大抵皆端簡而忠實數百年間坯陶於造化之中初無圭角之可露此其為極夫豈勉強而求合者歟故雖晦蝕於新法盛行之餘而不能不開明於元老登朝之後雖淫鬱於偽學禁籍之日而不能不表章於宗相登庸之時雖偏勝於和議角立之中而不能不扶植於更化改絃之

頃則我朝之皇極蓋渾渾乎一元之默運也然君子致論其故猶願為慶曆之車不願為元祐之舟猶願為一變一契之迭相唱和不願為蜀黨洛黨之互相指目可也蓋士大夫者當陰享其皇極之實而不當為皇極之名名之盛實之衰也於此而均調彼此消釋異同此調停之說所以使人至今扼腕者蓋欲其有此實而不欲其有此名也

我朝若相立極○惟我國朝聖君賢相相與講明者無非以皇極為立國之本熙豐之初國論嘗偏激矣元祐再激矣紹聖復激矣一時君相力主調停建靖之說者所以主盟此皇極也建炎之初國論嘗偏失矣紹興又失矣開禧復失矣一時君相堅持消釋朋比之論者所以扶持此皇極也皇極之道流傳至於今日而未泯為我宋之民者何其幸邪

臨深警險建極在正人心○人君之收拾人才非以君子小人含糊一律不問是非調停並進而謂之皇極又非取其依違兩可不敢取庶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而謂之皇極苟惟人心之趨向不正而徒以皇極之說為天下倡則前日賢智之太過固可創矣而今之所謂皇極者安知非鄉原之與時俯仰而奄然媚世者乎前日愚不肖之不及固可懲矣而今之所謂皇極者安知非子莫之執一無權而名為執中者乎外索之若無過而中實妄庸而無所執守問之則曰皇極當如是也名視之若中庸而其實則同流合汙而無所可問問之則曰皇極當如是也人心不正而徒以裁節劑量而歸之中

中此皇極之說適以為天下害也

九疇統於皇極○洪範之序雖次於九疇而九疇之用實統於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八疇皆言數而此獨不以數言蓋以大中之道無所不包也故自其綱領而論之而色而康動容貌也好德錫福公予奪也無淫無比消朋黨也有會有歸絕違矣也王道無偏則政莫不正正人既富則官無不叙以至持正直則可決群議之疑公好惡則毋拂百姓之欲如綱之舉其目自張如領之挈其裘自順凡聚見於皇極之所統者無非源本帝王之心學茲非綱領之所自出乎

皇極在於踐行○古之有行皇極之義者武王是也體之於心行之於身厚信明義即皇極無陂之肯志以道寧即皇極

至正之道由是充之則見於君德也勝意勝欲之有銘而視聽言貌思可以格時若之證見於主權也厚賞顯戮之有誓而生殺予奪可以享平康之福以淫朋比德為戒則灼見俊心以之昭事也以彝訓敷若為念則號令發施罔有不臧也天祿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則入政之先後無不舉大而友邦冢君微而虎賁趣馬則庶職之體統無不當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其與謀及卿士庶人同一意秦誓之一篇撫后虐譽其與星有好風好雨者同一義以武王之所行實皇極之所陳若合符節若同度量無他皇極之道有以主之也

緝語駢珠

溫洛呈祥 夏禹導其源於前 上接無極二五之奧

龜書闡秘 箕子疏其流於後 下開萬世道統之傳

如樞得中而運無窮 位四六之中而主之以次五

如軸處中而運無極 合九疇之事而統之以皇極

天下以一人為皇極 以極處身則繼前聖之絕學

一人以一心為皇極 以極御世則開萬世之太平

大禹用之而興夏 自次二至次九無一事而非用

武王用之而興周 自敬用至嚮用無一言而非用

當今獻策立心以立至極○在民為極在君為心至靈而不

昧至大而無對公平無我心之體也必無作奸作惡之私而

後可立此心之皇極稍有偽妄極者廢矣至中正心之位

也必有無反無側之體而後可以正此心之皇極稍有回邪

極者廢矣必陽明常勝陰濁不行以此為君德之皇極否則

儀狀雖莊於外朝非念莫禁於宮壺反之於心未能以謹獨

為念是不極也雨暘何以若必毋昵親恩母寵近習以此為

主權之皇極否則威福雖抱於眇躬政令多奪於私愛揆之

於心未能以奮發為志是不極也僭忒何由杜必使小人之

蔓除君子之根植如皇極之無朋苟陽為用君子而陰有進

小人之漸心有所疑未能審於用舍者是不極也必使渙汗

之行異命之申如皇極之是訓苟今日下一令明日又尼于

行心有所惑未能決於是非者是不極也以皇極而立政則

必治具脩明國計充足而後可如空談相角責效茫然是不

留心於政事而不極也以皇極而設官則必黜陟幽明綜核

名實而後可如弄印踰時更出迭入是不究心於官職亦不極也廣謀從衆當以皇極為公苟名曰集議和戰不盾心無所主豈所謂極之道大政酌民當以皇極為正苟曲有所徇進退猶豫心苟於安豈所謂極之道凡此皆皇極之條目未有不自人主之立心者始

建皇極以救弊○夫吏習之誕謾苟且士風之奔競浮躁忠信未明奢侈未革是固轉移動化之未能遍格也夫使皇而受之示以好德錫福之意如皇極所言則誘掖之道既至彼將改心易慮凡向之誕謾者何慮其不轉而為勤恪之習昔之浮躁者何慮其不返而為脩潔之士十室忠信之俗可長而召南節儉之風可興矣持節分閭不克竭忠總戎臨敵不肯盡瘁撫字牧養之曠職論思獻納之乏選是固淬礪作新之未能不應也夫使念而錄之俾之益羞其行如皇極所言則激切之理既盡彼將趨赴功名何患於向之不克竭忠者弗至於勤勞玉家昔之莫肯盡瘁者弗至於踴躍敢為龔黃撫養之政必聞皋夔言謨之忠必進矣以至欲濟國事則仇隙之端啓或定國是而黨與之私萌朝陳暮奏之反覆甲可乙否之毀譽伊欲使之同寅叶恭如虞朝之官忠言嘉謨如漢廷之臣特不過惟皇作極使之無淫朋無比德而已如是則今之所謂明黨成風議論矛盾者又何必慮乎

建極之責在上○今中道大明如日斯皦義斜封墨敕魚鱗左右今無之曩羣儉根株望風成習今無之宮庭灑掃無險

諛之私朝廷清明無中出之漸是我皇上已植立皇極之標準矣而顧瞻周行雖未有絳灌妬賢之失而長沙斥逐尚且投閒雖未有恭顯深鳴之奸而東海公忠尤難孤立仗馬失鷄鳴之候群飛多狐媚之趨則往往軟熟者多而奮發者少磨礪砥礪者未一二而詭隨苟合者已千百此其故何哉豈上之人未有以轉移之耶抑士大夫之積習未易以遽起也為今之計其有未均一者必使如諸葛武侯之布張公道魏弱翁之總領衆職何患其不均一其有未和同者必使如房杜之謀斷相助王魏之獻替盡忠奚患其不和同第恐源之未清而望其流之澄不可得也

生意收結貴明其所謂極○嗚呼皇極之不明久矣先儒以中為極不無見於堯舜禹湯執中之旨而後世之拘儒曲學不能深究聖賢之大意而反借孔鄭之言以籍口焉立人之朝不皂白一事而曰此舍垢匿瑕之量也君子小人不能辨別其善惡而曰此包荒中之道也其流弊之極至於為模稜為圓機為絨然為調停其禍天下國家者可勝言哉然則極之道不建固非生民之幸而極之說不明是尤生民之大不幸也方今聖明上在建極之責有歸矣執事其拭目以觀會極歸極之盛

立極保極之本○抑愚聞之人主之立極自正此心始大臣之保極自公此心始夫人主所以甄別人才以植立此皇極也其必聲色之不能移貨利之不能惑此心之正而後可以

立皇極是必利害之不能搖謔間之不能入此心之正而後
可以立是極否則嗜欲一昏此心不得其正焉托皇極之說
以自文為優游為姑息其不右皇極之祖也幾希大臣所以
其宜此心之公而後可以保是極是必進退之合乎道也
之守乎法此心之公而可以保是極否則請托一行此心不
出於公焉假皇極之名以自欺為含糊為苟且其不倒皇極
之戈也幾希吁正即極也公亦極也愚願今日聖君正此心
以立極於其上賢相公此心以保極於其下則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將復見之矣管見如斯幸執事進而
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獻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叶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
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
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以無側王道正直會
其有極歸其有極

歷代事實堯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丞民莫匪爾極列
尼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次五曰建用皇極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爾極思文后稷克
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謂夫子再造彝倫一正
皇極文仲子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

宋正論楊時奏臣聞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箕子曰皇建
其有極歷代聖人率由斯道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
行其私意元祐盡復祖宗之舊大臣各持一偏之見皆未適
中故也

文集橫渠云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
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正蒙程氏曰夫中者道之至極故

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以其中而高也極高明而不道
中庸則賢智之過也道中庸而不極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
及也 龜山曰極於道為大中在皇為皇極在民為民極皇
能建之然後民能錫之則皇極民極一皆本於君也 朱子
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
注訓皇極為大中而後之諸儒一皆祖其說嘗以經之文義
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
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設以
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
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
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

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必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 又曰皇天也極則有標準之義言人君正其身以為天下之標準天下莫不四面而內視之極則有湊會之義所謂一十幅共一轂今所謂皇極者只是順從為所可否諸東萊曰皇是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三德乃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 象山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 葉賢良曰故皇極非不有也而其難在於建建極非難也而其難在於識其所以建天界之禹受之武王虛已而訪之箕子齋戒而言之皆建極也故曰其難在於建雖然後世之建極而能盡合乎箕子之言者何其少也故曰其難在於識此所以建

中道 附 以宗主中道立說

中道之用在天下中道之本在聖人大哉中乎其萬理之融會萬事之樞要乎太極未判此中已藏於鴻濛冲漠之間太極既判此中遂著於鬱勃充滿之域惟上而建極之有人則舉天下皆受中道之賜否則皇極不建大中不立天下之事將紛紜而莫之定矣是中也易為二五在洪範為皇極在周為民極動華在位而皋就列精一之中由是執之蒼

姬肇錄洛書闡發皇極之中由是建之冲人嗣服小苾求助防民之中由是推之帝王相承同此中道也粵自周轍東馳斯道晦蝕極之不建久矣其間亦有明理之君子為之發明其一二曰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證序於下大中之道不立則咎證由之降曰皇之不極是謂大立不立咎證存臻六極降然下能言之而上不能行亦如彼何哉

策 夫皇極之道本於無極肇於太極而建於有極者也皇極之妙得於精神心術之微故大中之道見於日用常行之際初不可以曲智小意而窺之也何者天下之理酌輕重謂之中審欵散謂之中無過不及謂之中堯之授舜無他辭也允執厥中而已舜之授禹無他說也允執厥中而已自今觀之堯之咨舜寂寥短簡不過數語而舜之命禹則諄諄於危微精一之訓疑若詳略之有異也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巍巍蕩蕩有萬世君臣思想而不能及者堯舜稽古而禹亦稽古聖學之光明也盡修其道若帝之初成憲之遵守也邇言之察昌言之拜嘉言罔攸伏矣三聖相授守于一道無非謂明其實用也初何嘗又異用哉

國朝列聖相承每以建極為已任寬猛得中之言拳拳於輔臣之告語自有中道之訓歷歷於臣下之告戒立法貴在中制惟其偏於立法而失厥中也矯枉畏於過直懼其失於用中以滋後患也猗歟休哉有堯舜禹湯心傳之學乎道原於一而散於什百千萬非一不足以御什百千萬非什

伯千萬不足以盡一知其一而不知什百千萬則中之道始
室室則不足以用世知什百千萬而不知其一則中之道始
雜雜亦不足以用世聖學者將以用世也或室是中於徒一
則乾道變化品物流形之德為何事或雜是中於不一則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妙未易窮相古先民惟知中之散於道
體者由一而萬故經緯相宜錯綜相成而莫不歸之於中又
知中之原於心體者包萬而一故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而莫
不行之以中虞夏商周之君則立此中者也子思中庸之書
則該此中者也我朝諸儒之論則究此中者也

聖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 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帝曰來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禹謨湯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仲詭湯執中 孟武王皇建其有極
也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
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
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文
行伊川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讀書
事物物上皆本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則非
中矣經橫渠曰中然後能貫天下之道或問南軒事事物
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 朱
子曰執中所謂執未發之中也正所謂無過不及之中耳日
用之間當發而發彼未發者若何而可執也 又曰允執厥
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南軒曰夫

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也無定體者以
無適而不為中也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
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是物則此為中於他物則
非中矣蓋其所以為中者天理之所存也故論其統體中則
一而已分為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其所以為萬殊者
固統乎一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各全且於萬殊之中也故中
庸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言夫統體之一也又曰君子而
時中此言其散殊之萬也然則即其本之一者而言之謂之
中有定體可也而即其無適而不為中者言之謂之中無定
體可也文

中德 附 以剛柔時措立說

策頤 自昔聖賢之論德者多矣夫子之至德不外乎中庸大
學之明德惟止於至善捨中庸不可以為至非善不足以言
止則過此而求者不幾於汗漫無統乎老莊用心太高則捐
撤藩牆鈞索方外而求德於無申韓用心太卑則拈泥器形
嚴立等級而求德於有皆不足與論德矣何則德者得也人
之所自得於天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近而踐履之常博而
事為之大君臣父子無非妙用日用飲食莫非真機孟子之
知與知此者也子夏不踰閑不踰此者也求之出孝入弟之
時克之謂聖謂神之妙何莫非此德也然則退而論德者宜
知其從庭矣宜造其閭域矣

策 昔者虞周聖人任君師之責也作樂教胃直寬剛簡其

別有四建極示人剛柔正直其分有三考虞書之所載與箕
疇之所訓未嘗不歎古人於師道如此其備也直不專於直
而必以溫則和順矣寬不專於寬而必以栗則弘毅矣剛不
近虛簡不近傲則無棄材矣此舜之命官有曲就之功而無
直施之術剛克非暴也去血氣之剛而已矣柔克非懦也去
血氣之柔而已矣剛而非暴柔而非懦則歸於正直而已矣
此周之訓民無偏黨之私而有正直之道嗚呼人有是性君
有是教相與發躍以就之此上世之所以多全才而虞周之
君所以有功於人物也 嘗觀通書之論剛柔也詳矣其曰
剛善則為義為直為斷反是而惡則猛隘強梁耳其曰柔善
則為慈為順為異反是而惡則懦弱邪佞耳此言剛柔善惡
之異也然所以易其惡至其中則拳拳於師道之立焉甚矣
師道不可一日不立於天下也夫人涵二五之精抱綱常之
正其本然之性固善矣然才品不能無優劣器質不能無厚
薄氣之不同不能無清濁力之不同不能無強弱自非聖人
未有不局於氣質之性者古之任師道者知之以為是陰陽
之運五氣之不齊也順性情而立其教闡義理以開其迷明
中和以會其歸涵養其德性和平其心術矯揉其血氣裁其
過而合之中約其偏而歸之全去其惡而納之善使一世長
短小大之材而會之於渾厚純全之域故中者不倚正者不
矯淑者不為懦固者不為僻此人才所以易就而理性情所
以為王道之畢也

重經堯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書大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又用三德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剛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
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東萊曰入皆
謂剛柔非是皇極之德殊不知所以用剛柔之德者乃是欲
民歸乎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易之大過舉世本無過所以
大過者乃是欲使之無過也正直言皇極本體如此剛克柔
克言皇極之用經

中庸 以智仁與勇立說

中庸論實德者莫詳於中庸論入德者亦莫要於中庸中庸
之書夫子之微言篤論子思得之而筆之於書者也知仁勇
謂之達德蓋因是而造於高明廣大之域焉夫知先之致知
也仁守之力行也勇行之知耻也道之大也其精極性命之
蘊其祖及事物之間其博會天地之理其約藏方寸之內其
行神運孰能測之所謂德者得此而有之也探端索始不曰
智乎踐履躬行不曰仁乎明辨固守不曰勇乎智必實知此
也不實則非智仁必實有此也不實則非仁勇必實至此也
不實則非勇

策段且知仁勇三者之在天下其果何所自來也其果何所
從入也求之於道無異名也求之於理無異用也曰知
者利仁仁者有勇初蓋通其用也岐而二之門戶何多耶吁

是固不當以岐設議聖人也說岐於初而理不岐於終言曉於此而理亦會於彼此豈非聖人曉人所從入之端也歟是故學不厭者智之實聖人則以好學之近而曉其入用力者仁之實聖人則以力行之近而曉其入能耻者勇之實聖人則以知耻之近而曉其入曉之誠是也又慮其不樂於趨也既誘之以脩身之效而又誘之以治人之效而又誘之以治天下國家之效丁寧悉數無所不至嗟夫夫子之中庸近之一說曉人其周哉

臧武仲雖知不容於魯寧武子雖知不免於愚曾不若假道不諫之百里奚反可以稱知豈非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亦可謂見幾而作者矣非知乎舊政告新僅與其忠而仁則不許怨欲不行惟與其難而仁則不知曾不若伯者之佐之夷吾反可以稱仁豈非匡正天下而吾民獲免左社之嘆亦可謂澤被生民者矣非仁乎暴虎馮河者則以為無所取材撫劍疾視者則以為匹夫之勇曾不若孟施舍之不勝猶勝反可以稱勇豈非上下能為不勝之計而惟能以無懼為先亦可謂守氣者矣非勇乎

事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曰智者不憂仁者不惑勇者不懼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智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又曰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朱子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又曰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游氏曰人倫天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智仁勇天下所同得也故謂之達德德者得乎道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之成功至誠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智者知此道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仁者體此道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勇者強此道也故曰知耻近乎勇蓋知耻能有所不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矣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手能知好學力行知耻則可以入德矣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脩身之道不在他求人倫而已

中和

附

以因性導民立說

黃頭君子之為治因民之所有而化之者易拂民之所有而化之者難斯民有生之初大朴未散秉彝固存無非中也而中節之後無非和也惟其發於私情既生於是乎有中者不中有和有不和其中者天不中者人其和 天不和者人君子憫斯民同得是天同有是理方其昧昧而莫之覺故因其性分之內而曉之不敢縱其所有亦不敢拂其所有縱則其性蕩拂則其性逆蕩則愚天下者也逆則孤天下者也愚與孤二者皆去也彼民之中惟以禮而導之則天下之不中者

於是而中矣彼民之和惟以樂而導之則天下之不和者於是而和矣

即天地以觀之陽不過午陰不過子嚴凝之氣不過西止溫厚之氣不過東南此天地之所以為中也惟天以中而運化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一化於是均焉萬物於是育焉此天地之所以為和也天地本中和而位乎兩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資陰而抱陽所得者天地之中也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者天地之和也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知中和者人情之所固有非由外鑠也且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然遂於物則

物得以亂其情遂於情則情得以汨其性自性而之情自情而之物則天者日虧而入者日勝矣彼非不樂乎中和也無以啓其情則知有物而不知性之有中和也聖人深知乎此也故不外情而求性也亦不敢外性而求中和也啓民情於趨向未定之初而發中和於一性不虧之際既有以啓其情則斯民不昧其趨向不昧其趨向則中和之性自發矣此中庸之旨也立政動化之妙也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禮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以刑教中則民不戴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君子和不而流中立而不倚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濫公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歸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賞刑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皆夫人之所在而日用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害為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四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五

性理門

五常 ① 四端 仁 義 禮 智 信

名流舉業

四端 信所以成四端○備四端而為人人之所以各全其善也反諸身而以誠人之所以信有其善也夫人之初生孰無是善仁之端我所有也發而為是惻隱之心義之端我所有也發而為是羞惡之心禮智之端亦我所有也發而為是辭遜是非之心其中莫不有是心其心亦莫不各有是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秉彝降衷均具一天夫是之謂各全其善然人有是善易於物誘仁之端發於惻隱固也孰從而充為不勝用之仁義之端發於羞惡固也孰從而充為不勝用之義禮智之端發於辭遜是非固也又孰從而充為不勝用之禮智其初莫不有是善其後乃至以物欲而戕其善廣而充之是誠在我反而求之貴能勿喪夫是之謂信有其善是知具仁義禮智而為人人者各有其天者也論仁義禮智而繼以信者實全其天者也不有天賦之功則人之生也不厚何以獨靈於萬物不有以實之信則善之有也不固何以終全乎四端全其賦受之真守其以實之信此四端不異乎五常而五常即以信而實乎四端者也

四端者善之綱○有太極渾淪之體有萬善總統之綱太極渾淪之體夫人之各具一性也萬善總統之綱一性之名焉

四端也蓋聖賢論人生之善有舉其全體而言者有舉其大綱而言者舉其全體而言者雖歸之一性而有餘舉其大綱而言者非各以四端則不足一性是太極渾淪之全體四端是萬善總統之大綱欲知性之原本不殊當于其太極渾淪之全體求之欲識性之發見各異當于其萬善總統之大綱求之渾淪之全體一性是也總統之大綱四端是也既言其體又言其綱夫固皆主於發明人生之善而容可以異觀耶

孟子四端之說○性者太極渾淪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然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其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可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端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立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空洞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蹴爾嗚呼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如是非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恭敬是非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為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

條若此則孟子性善之說行矣

孟發四端之功○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徒見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發明四端之功是就人心上發明其功尤為大也竊譬之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也大凡學者窮理只自身求之其初本無他物只是仁義禮智而已發於其事至於什百千萬終不離乎四端且思夫日用之間如何離得四端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四者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不容一毫之偽又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初非待人力安排為之皆其初之固然也孟子以四端而驗性善豈誣也哉

法祖嘉猷二程發明四端○迨至本朝心學大明孟子四端之說見於軻書者凡二大抵皆以心為言至明道則云惻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孟子以四端屬諸心二程以四端屬諸情夫心自心也情自情也疑若有不可移易者今二程於孟子言心處易而屬諸情焉當有何說曰心包情性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應物而動性之情也自其靜者言之則性天中具惟見其寂然不動而已自其動者言之則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亦何情非性何動非靜乎心包情性則心涵動靜二程指其動處而言雖謂之情可也要未離乎孟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心也

周子中正立說○四端之說前乎孟子未之聞也自孟子始發之孟子之言蓋得諸易之乾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然元是善之長於時為春於人為仁從古而來無異說也亨是嘉之會於時為夏於人為禮至濂溪則以為中利為義之和於時為秋於人為義從古而來無異說也貞為事之幹於時為冬於人為智至濂溪則以為正夫禮何以為中智何以為正也蓋周子舉其二以該其四也春至夏而假大萬物暢茂於此名之曰中即禮之整齊處也以中為仁之極也秋至冬而凝固萬物歸藏於此名之曰正即智之涵畜處也以正為義之極也雖異乎大易四德之言而實不殊乎大易四德之旨也周子之善於言易也如是夫

時文警段四端有資於信○今夫人之生也有是仁也孰予之天子之然天能予人以是仁而不能使之不失其仁有是義也孰與之天子之然天能與人以是義而不能使之不失其義有是禮與智也孰予之天與之然天能予人以是禮與智而不能使之不失其禮與智四者天付之善端一身之綱紐當于其發處體驗擴充之嘗試反之於身如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吾心實有是四者也時時發動特人自不擴充之耳然四者之時時發動固也而亦有正不正之分焉如暴戾愚狼便是發差了惻隱之心如苟且無廉耻便是發

了希惡之心如含糊不分曉便是發差了是非之心一種不
遜便是發差了辭遜之心斗居宴處一反一正無非四端之
發特在乎人體認而擴充之使之實有是善而無惡也實有
是正而無邪也此信之終乎仁義禮智猶五行之土寄王於
四季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四端就發立說○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性之情也今天仁本難說也中間具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
隱義本難說也中間具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卻具
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卻具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
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
發底端倪也學者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之意

因孟子所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之意因孟子所說辭遜
是非之端可以識得禮與智之意此無他仁義禮智本體自
無形迹可見只得就其發處而體驗之卻自見得分明也譬
如影正可以知表之正清流可以知源之清善乎程子有云
以其惻隱知其有仁可謂體認之親切者也以意識仁而義
禮與智莫不皆然矣

五常即其四端○性之所以為性也自五常之外無餘物五
常之所以為五常者自性之外無餘理果孰為體又果孰為
用耶果孰為本又果孰為末耶是故性即五常也五常即性
也稟性之初五常非不足由性而充五常非有餘得於稟賦
之初而見於知覺運動之際均是理也特其渾然湛然則為

一性謂之良心善性則為五常性即五常也五常即性也一
而已矣

綺語駢珠

仁先乎四者而仁足以該是德之體 賦於秉彝之初
信周乎四者而信亦以貫是德之用 得於降衷之始

養之如元氣惟人欲賊吾之善端也 有物有則無虧欠也
愛之如拱璧懼外繡戕吾之天則也 成性成能無假借也

赤子之心不失而性天常存 別而言之雖有四端之名
平旦之氣不昏而善端常在 合而言之則同一性之理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操存舍亡惟賢能勿喪也

始而賦受者此心也終而渾全者亦此心也

赤子純一者此心也大人勿失者亦此心也

養之於空侗顛蒙之初而善性充廣

閑之於物欲攻奪之際而靈源澄瑩

操則存舍則亡吾知持其敬而已

視不見聽不聞吾知謹其獨而已

當今獻策文公指示四端○近世朱文公講明正心誠意之

學每于善端之素具者指以示人欲其親切體認力加充廣

如火之燃不至於熾然光明而不止如泉之達不至於然沛

流溢而不止顧其語門人弟子有曰仁是箇溫和慈愛底道

理義是個斷制裁割底道理禮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是

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為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一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既指本其體之性又指其發見之情以其情之善可以知其性之無不善體認而充廣之使實有是仁義禮智而無一毫假偽於其間則以實之信於是乎在而四端之實體以全四端之實用以達矣

四端充廣之用大抵人心之屬無窮而充養之功亦當與之為無窮夫人孰不有是仁義禮智也有是仁義禮智亦孰不發為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也是其情也有善而無惡也有正而無邪也有誠而無妄也夫何善未幾而惡隨至

正未幾而邪隨至誠未幾而妄即至往往善不勝惡正不勝邪誠不勝偽卒至人心據其位以為之主而道心反聽命焉無他亦充廣之功有間斷而不相連續耳試從其稟受之初而充廣之仁我所有由其發為惻隱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必有不勝用之仁義我所有由其發為羞惡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必有不勝用之義禮與智亦我所有循其發為恭敬是非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禮與智又將不勝用古人之善推所為者何莫非四端充廣之用哉特在乎人反而求之耳

人當充廣善端○世降俗薄人心枯於學術之謬四端蔽於人慾之私師儒有作教學率崇昭昭乎天理人欲之辨歷歷

乎正道邪說之分用以啓迪人心開悟後學其意非不可嘉也然人心陷溺之久物欲封閉之甚如之何能一返其趨若大抵天理當存而未易存人欲當去而未易去學者撤人欲之牆以游大德之境始初用力猶未免於間斷待義理既熟利慾消盡方得純一而無有間斷也蓋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慾之心必消顯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學者蓋知所用心

聖賢教結四端以信而全○雖然仁義禮智是四者不可一

闕也而信之一字尤四者之所資以成也蓋仁不以實則為墨翟之仁義不以實則為宋襄之義禮不以實則為晏嬰之禮智不以實則為白圭之智皆善之賊也大抵以實之謂信而信之一字通行於仁義禮智四端之中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誠使循其惻隱之心以為仁而至於仁民愛物則仁之理得矣循其羞惡之心以為義而至於除殘去穢則義之理得矣由辭遜之端以為禮至於有文以相接由是非之端以為智至於行其所無事則禮智之理又得矣德者得也合是四端而皆真實有得非信行於四者之間乎夫子固嘗語其徒曰義禮遜皆所當尚也而成之以信知勇藝不欲皆所當盡也而文之以禮樂蓋信無往而不該禮樂無往而不寓

四端終之以信而後謂之五常亦比意也管見敢援是以復師問未審執事然之否

常廣充乎四端○雖然惻隱羞惡固仁義之端辭遜是非固禮智之端有是端緒則出之源源抽之蔓蔓皆我所固有也充有所不忍之心而至於仁民愛物恩被動植而仁不可勝用矣充有所不為之心而至於一簞之不屑萬鍾之必辨而義不可勝用矣以至辭遜是非之心充而廣之粲然有文以相接行其所無事而禮智不可勝用矣此孟子所以曰若火始然泉始達必貴於擴而充之也歟此所以充之可以保四海也歟愚也非曰能之願學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或問仁義禮智信取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而斯矣得身揚子薛收問仁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文史子述歷代事實前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仁義也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修飭故受之天祐享鬼神之靈公孫弘策制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將安設施弘對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可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文集精華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仁義禮智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上程子曰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肢仁愛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譚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檢防不須求索韓伊川曰仁載此四德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知誠此之謂信 又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之而已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橫渠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知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且如以五常言之初有陰陽便有春夏秋冬又有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者便是

仁義禮智信又曰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已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又曰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之始百行之本無不在此也孟子之論仁義禮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之歟

五常二 四端 以在人充廣立說

策頭在天為元亨利貞之德其德未嘗不賦於人在人為仁義禮智之性其性未嘗不純乎天未嘗不賦於人此人所以具是四端也未嘗不純乎天此人所以踐是四端也夫有是四端也非人所能自為也而天實有以賦之也天賦人以是端未嘗有一之不具也仁義禮智猶天之元亨利貞天未始一闕則賦性於天如之何而少闕天有是德人稟是性夫是謂未嘗不賦於人然天之予人以是端也非能使之不喪其有也其踐形惟肖者人也踐形在人則配元亨利貞之德而盡仁義禮智之性性中元有是端反之學力以充廣其端以人之仁義禮智配合在天之元亨利貞高卑雖殊參合無二夫是謂未嘗不純乎天以天而賦於人以人而純乎天自非因性事天者孰能與此

策懷惕於孺子入井之初是心何心也赤子之心也而內交要譽之心訟是而至則非初焉懷惕之心矣不忍一牛之殺諱形於一見之頃是心何心也赤子之心也而以羊易牛之心繼明於其後則非初焉不忍之心矣不特此也遇其所可耻則不期於義而義生焉是赤子之心著於羞惡之間也遇其所不安則不期於禮而禮至焉是赤子之心見於辭遜之際也遇其所當辨則不待擬議而智形焉是赤子之心亦始發見於是非之正也本然之體著於發端之初苟由是而充之則達之天下而有餘用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

也賓主之禮賢者之智又皆吾性分之內物也故自其父子之仁至於仁民愛物皆我欲仁之仁也欲仁而不違於仁必不至兼愛以為仁矣自其君臣之義至於敬長尊賢是義亦我所欲也欲義而不背於義必不至貪生而害義矣由是而達辭遜之端則粲然有文以相接非禮之偽也由是而充是非之端則行其所無事者非智之鑿也圓冠方履戴之於天地間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有是也一有未盡則惟日不足一有所愧則死有遺恨

有如懷惕於孺子入井顛泚於蠅蚋之姑嘖其所以懷惕顛泚者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見桑梓則其貌恭聞長者杖履之聲則其容肅其所以恭而肅者辭遜之心人皆有之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茲豈非其是非之心而人皆有之乎富貴可欲必以道而處貧賤可惡必以道而去又豈非羞惡之心而人皆有之乎由其惻隱辭遜則為仁為禮由其是非羞惡則為義為智夫人而無是心則已苟有是心奚可外求而卒馳騫於利害得喪之場湮沒於物交物之際哉

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人之始然泉之始達雖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離婁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上心朱子曰仁四端如天之四時春生便是仁夏長便是禮秋收便是義冬藏便是智不過是天地間一個生底道理仁與禮自是个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个收藏底意思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越嘉會是禮收藏不測是智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文之謂禮四端是禮之發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萬理而綱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曰仁

義禮智孔子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歸人之為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為相湏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遜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六

性理門

五常三仁

以心術全體立說

名流舉業

道備於五常而仁為五常之冠道列於四端而仁為四端之首故仁之為道其體大而無不包博而無不該求仁之方不可一進詣而得其一端者聖人固以仁許之而欲執一端以盡仁者聖人固不輕許之也夫世之言仁者吾聞其說矣有曰愛人之謂仁有曰博愛之謂仁然愛人博愛得無近於墨氏之兼愛乎墨氏兼愛孟子至以充塞吾仁詆之是兼愛不得為仁也蓋仁寓於愛而愛特仁之一事而博愛無私是又愛之所由以流行者也是故愛人無外若可以為仁矣而仁義七篇則曰愛之而弗仁博愛無私若可以盡仁矣而天人三策則曰施仁以厚之至於怨欲不行聖人不遽謂之仁特謂之難強恕而行聖人不直謂之仁特謂之近然後知仁之為用舍愛固有不可而指是以言仁則必有不盡焉

策段且顏子問仁則告之以視聽言動之非禮仲弓問仁則告之以見賓承祭之事是主於敬之說也及樊遲問仁則以愛人告之子張問仁則以恭寬信敏惠語之是又主乎愛之說焉夫聖人之言仁非有敬與愛之異指也蓋由敬固可以入仁而由愛亦足以造仁理固同出一於原也商之三仁固以其去就死生之一本於道管仲霸者之佐而亦以仁許之

聖人非濫予也糾合諸侯尊獎王室之功蓋當時之所賴雖以仁稱之未過也欲仁而仁斯至仁若幾於近而為之難言之得無訥聖人且不肯輕為司馬牛言之蓋以全體會仁聖人之心也無見於仁則雖言之同而乃所以異也有見於仁則雖言之異而無害於同也太極一圖動靜互言豈非靜者猶仁之體而動者猶仁之用歟未可以倚靜為言也訂頑一銘議論角立豈非指以為體者有見於理之一而欲究其用者必辨夫分之殊歟未可以兼愛為疑也博施濟眾固仁之功用而極其全體非優入聖域者能之乎仁為天下之公則公誠為仁之方而推其極致豈公即所以為仁歟苟知情動於性則通書正蒙與伊川之言不必拘而愛之理明矣苟知率性為道則曰覺曰人曰生之言不必泥而仁之理具矣區區異同之論尚矣疑哉

今夫博吾愛達吾惠使天下舉首而戴曰吾君則誠生育我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今夫正爾不協率爾不逮使天下舉首而戴曰吾君則誠教我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今夫隨感隨應隨倡隨和粲然可觀其為仁之功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吾嘗觀王者之道矣則平平也吾嘗觀王者之民矣則皞皞也舉天下不知有王者則王者矣反是者霸而已知霸之為小則知王者之為大

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
記表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語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剛毅木訥近仁 雖孟子告梁惠王曰仁者無敵 仁則榮不仁則辱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如耻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上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周子曰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黷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陽問仁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便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謂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昭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皆仁也 仁則一不仁則

二語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五峯曰
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詎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
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
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
之理禮是辭遜恭敬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歸南軒曰
愛者仁之施也而愛不足以言仁恕者仁之方也而恕不足
以言仁知覺者仁之幾也而知覺不足以言仁公平者仁之
則也而公平不足以言仁極廣大者仁之體也而廣大不足
以言仁至親切者仁之義也而親切不足以言仁然於是數
者精思而力體之則亦可以知仁矣 東萊曰無間則仁有
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
烏得而不暴

五常四

仁義

以體立用行為說

有仁義禮智四體之界限有仁屬陽義屬陰兩端之大
界限仁義禮智四端之界限是隨所發而專名乎四端者也
仁屬陽義屬陰兩端之大界限是以兩端而統乎四端者也
夫仁惻隱之性也其德為元其氣為春其神為木義羞惡之
性也其德為亨其氣為夏其神為火禮恭敬之性也其德為
利其氣為秋其神為金智是非之體也其德為貞其氣為冬
其神為水是四者各不同也然獨不見陰陽之貫四氣乎陰
陽天地之大用也易係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舉陰陽則春夏秋冬該之矣

舉剛柔則水火金水該之矣舉仁義則元亨利貞該之矣仁
至阜豐暢茂而極而阜豐暢茂即禮也義至堅凝正固而極
而堅凝正固即智也仁之與禮皆屬乎陽義之與智皆屬乎
陰仁義立則禮智在其中而所謂禮之會萃智之凝固非能
外仁義而為之也此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兩端又四
端中之大界限也

夫人生之初各具仁義禮智專言則四事舉要而言
則二事該乎四事且仁何以謂之仁也仁不足以見仁兼禮
以觀仁則仁之意為易見義何以謂之義也義不足以見義
兼智以觀義則義之意為易見大凡力行篤而致知當先德
性尊而體認當切致知未明而力行徒銳則困體認不精而
致踐履之差者多矣仁義列於四端似無輕重也而尊仁義

以該四端則各有統屬也仁者仁之本體而禮者仁之節文
義者義之大體而智者義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氣而
而舉陽陽而言則四氣實摠於二氣四氣專言也二氣統言
也春則陽氣之生夏則陽氣之盛秋則陰氣之生冬則陰氣
之盛自四而兩以兩該四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
二陰陽而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而兩儀即陰陽之判者也自
是而生滋無算也何物不本於陰陽哉

我朝濂溪之學得之於易而太極有圖無極而太極大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合而五行具而人之類由是負陰
抱陽而生焉今觀其論仁義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夫

以禮為中以智為正而列居於仁義之先者果何意哉蓋仁至禮處動容適宜周旋中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稱物平施與時為泰是仁之極致也不名以禮而名以中取其物各得所之意是亦會通之嘉美者也義至智處中尚昭徹萬境融明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心能處物物不累心是義之極致也不名以智而名以正取其事能有別之意是幹事之正固者也然則周子本易以論理而中正與仁義並列者中即仁中之禮正即義中之知此偏言則四事特二事也

事朱文公云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須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 又云仁禮

屬陽義智屬陰或謂義是剛底物事合屬陽仁是柔底物事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呼便是發達底意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五常五 義 以處物得宜立說

策頭知在物為禮處物為義則天下庶無義外之見知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則天下庶盡為義之實夫義天下之美名也行其義於天下人誰敢議其非惟其不知道則非義之義反以賊夫義是故道苟素明則以之為義而義誠合乎天下之

公道苟未明則以之為義而義祇出於一己之私以天下之事待人而區處以天下之物待人而酬應若政事之因革刑賞之勸懲法令之變置毅然以己為之謂非勇於為義不可也然而事適其宜則無後悔事物之裁制也以義義理之昭晰也以道苟大本所在不能致察於吾身之微而當然之道聽其倒行而逆施修己之事往往視以為迂闊而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亦忽焉而不顧乃軒軒然號於人曰吾欲以行天下之義也是果足以為義乎此行義所以達其道而士之窮不失義與夫達不離道固不可以異觀也

策段後世人主雖知義足以信於人而不知道乃所以信其義固有務於以已行其義而其心則昧於其道而不自覺齊威之正天下晉文之尊周室其事非不偉矣惟其未明正道之所本終於私心勝而人得以窺其矜正理泯而人得以議其謫非義之不足信也亦其平日所以自畫者未明夫道之正大者耳是故子子為義不若篤恭而天下自平之為至使民以義不若勉強行道有功之為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好尚之情如此其異也不思所以揣其本而苟欲行區區之義以固結其心吾恐義有盡而人心亦隨以變矣帝者之用豈若是哉

昔者嘗觀孔子論君子不先及乎禮遜與信而首言乎義以為質者蓋天下之公義不可須臾離也一施為一舉措皆安之而為得有如禮之失其宜不淪於高亢絕俗則流於惰慢

輕忽何取其為禮遜而失其宜不陷於足恭論佞則瀆於飾
訥矯偽何取其為遜以至於信而非此則執也賊也亦奚取
於信也今也知有義之不可違見諸行事必揆於義而後動
夫然後事非徒事也義質於事也義非徒義也事係於義也
知以義為禮遜信之本則禮遜信雖若不一而揆之於義未
始不一也

大抵天下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可為則為是義在於為也
苟或有所牽制而不得為則非義矣不可為則不為是義在
於不為苟或有所牽制而不得不為則非義矣義之所在執
者不能由也曠達放縱者亦不能由也漠然無心隨物順處
理當為則必為理不當為則必不為是非非見之既定行

之必決如者操刀在手物至必割除去習熟纏繞之累而
所行每與理相符契無有物當然而區處乃不然物不當然
而區處乃或然者夫是之謂義也非理明義精何以能是哉
事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

處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或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
在事義在心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問義只是事上
否曰內外一理豈待事上求合義乎誼問配義與道曰謂
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
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以言合謂未
養時言也解張子曰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義朱子曰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

在心也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 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

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
處物為義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義如一柄刀事到面前
便割制了 義有裁制斷割意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
否 上蔡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
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
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並語

五常六 禮 以內全恭敬立說

策頭有禮之本有禮之文禮之本恭敬之在內者也禮之文
恭敬之在外者也盡禮之本而養其在內之恭敬立禮之文
而達其在外之恭敬此禮之以所為大自昔聖人知夫禮無

本不立反之內心而蘊蓄之忠信禮之質而盡吾之忠信德
行禮之基而盡吾之德行孝弟人倫禮之根柢而盡吾之孝
弟人倫不鹵莽於躬行而撥其本也不戕賊於性天而傷其
本也如是則其本以立又知夫禮無文不行達之外飾而顯
設之制度非苟作也而禮在制度文為非苟設也而禮在文
為聲名物采非苟鋪張也而禮在聲名物采不徒示人以朴
而嚴其文也不徒教人以野而後其文也如是則其文以行
本立而恭敬之體內充文達而恭敬之用外備禮之不廢於
天下也有由矣

策段天生夫子於晚周木鐸聲揚杏壇教設平日之所雅言
詩書執禮而已平日之所以教博文約禮而已人謂問禮如

夫子知禮如夫子過庭訓禮如夫子當有驚人可喜之論及觀告顏子克已復禮之目則有四非之戒平時自處鄉黨之間則皆中禮之為是何禮下專在於玉帛而惟取於恭敬耶蓋恭敬者禮之實也恭敬在內則非禮之事不設於內恭敬在外則中禮之事必著於外內無非禮而立禮之本外皆中禮而達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者誠不可偏廢然亦未始主末而勝本尚文而勝質也

我朝先儒輩出師學有傳橫渠教人必使由禮而入蓋禮者恭敬之寓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即其君臣則於仁敬而止焉即其父子則於慈孝而止焉即其內外長幼之序則或友或恭或順或睦而備焉禮之為用孰有舍是而能

立者故用之於身則動容周旋不勉而中者一身之禮也刑之於家則閨門有章宮庭有度一家之禮也朝廷以正百官以治一國之禮也卑不踰尊疏不踰戚出入相友相助風俗不犯不爭天下之禮也人心收斂於此人道植立於此人羣綱維於此人治主宰於此橫渠教人必先以禮使初學有所持循而入終至於成德達材之地誠有見哉

易之有履取踐履之意也天位乎上澤位乎下分一定於爻象之間而禮以立矣君子於此辨上下而定民志則禮之在乎踐履也可知矣至於聖人係辭則以為德之基以基言者得非底止於此而後可以入德進道耶異時荀卿子略識此意其論禮詳矣而必指其所謂止者蓋法之大分類之綱紀

固天下之所不得踰越者也儻學者體之於身而知止於恭敬焉則其進德入道也孰禦荀卿之止即易係之基歟

事類 張陶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陶謨湯以禮制心仲詭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官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制王子曰克已復禮為仁語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礪君子以禮存心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蓋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荀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致中伊川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

時于斟酌損益之耳 晦庵曰禮為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

五常七

智

以內全明哲立說

策類 知金水內影之說則知蘊是智之體者在內知火日外影之說則知充是智之用者在外夫智非有體而無用也蘊之在內者為智之體發之在外者為智之用其體則秉靈於心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天下之公是者吾從而是其所是天

下之公非者吾從而非其所非規矩誠陳不能欺以方圓權衡誠設不能欺以輕重此人心元具是知之體也其用則資

養於學明之作哲聰之作謀撤其私智之蔽而靈源不汨破其私慮之藩而靈臺不昧燎原之火其燄燭天當空之鑑其光滿室此人心貴充是知之用也然則有是智者天也充是智者人也內蘊是知其體本全外充是智其用愈大此智之所以不能欺也

蒙故嘗謂禮智而智與睿知之智不同禮知之知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就其本體而言之也睿知之知是聖人之德無所不能者就其充養而言之也人性之德何者非資充養而後成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仁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義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禮仁義與禮皆然也則于智何獨不然哉是非之心元具於稟受之初鑒辨之明不昧於平旦之始苟能充之以學問養之以誠敬人欲之累物慾之私卻之而不留損之而不存則私慾淨盡天理融明是是非非當有如燭照龜卜之莫逃者此致智之切尤為有益於真知之見也

四端仁為大智亦為大仁貫四端仁之用為大者也智終始四端知之用亦為大者也然仁貫四端以其元為善之長而元包四德春為氣之首而春涵四氣夫人皆知之也至於知終始四端往往剝而復消而長其機緘神其造化深或者未之知焉蓋仁也義也禮也皆藏在智之中也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卻藏元亨利於其間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卻藏春

夏秋於其間故四德無貞則元無所從起四氣無冬則春無所從肇易曰大明終始有終即有始智者人心之大明也其終四端而始四端者獨有異於此乎

大抵其此智者非難充此智者為難具此智者天賦之本然者也充此智者學力之當然者也夫人之生莫不均具是智其所見宜不殊也而回之知闡一智十賜之智開一知二何哉蓋有生而知者有學而知者有困而知者生而知者上也困而知者下也至若中人之賢等而進之未可與生而知者並抑而退之又未可與困而知者比是乃所謂學知者也故有非常之學力則有非常之明智中庸曰好學近乎智蓋充智莫大乎致知致知莫大於好學由好學而為智則智斯近矣

事朱文公云禮智之智與睿知之知不同禮智之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之知是充實得較大底譬之火焉禮智之智如火之在爐中者睿知之知如火之照天燭地者 樂城曰今夫世之言智者吾知裁處變故而無難揣量事物而無隱是謂非智不可也然徒謂之智而無所本則殆將為私為鑿為自私為詭譎傾覆而不惟正之底龍鳴呼此孟子所以歸之于聖也夫苟至於聖則其得先得其行安行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也其遇事也無處而不當其遇人也無率而不治知之用庸有大於此者哉

五常八 信 以虛實博約立說

策頭知以實之謂信則信若無而實有知循物無違之謂信則信似約而實博夫信非空虛無用之物也體事而事由之以立體物而物由之以存四端名為五常者以其信列乎其終也五常終之以信者以其實有是理也實有是理則當實全是理實有是理在理本無偽也實全是理在人亦無偽也理本無偽在仁而真為惻隱之仁在義而真為羞惡之義在禮而真為辭遜之禮在智而真為是非之智何理之實如之人亦無偽本惻隱而真實為仁本羞惡而真實義為本辭遜而真實為禮本是非而真實為智尚敢虛偽於其間哉以理之實而信其仁義禮智之不可誣以人之實而充其仁義禮智之所當盡此信之所以為大也

策表蓋嘗深思夫信之為義而詳質於孟氏之書切以為是信之理列於五常孟氏之論宜兼舉並言而四端之諄切獨闕之者何哉蓋天下實然有此理也而後信之用以形聖人欲全是實然之理也而後信之名以立是理全則是信著是理泯則是信亡以此知信者蓋因是理而自見理者非外有信之可求孟子所以闕之者非不言也蓋即仁與義而實則信在於仁與義即禮與智而實則信在於禮與智甘之和乎五味土之旺乎四季皆是意也孟子於四端不言信即五常之兼言者也 天下之理似虛而實似約而博者不可忽也夫以形索之是理安在以心體之實焉可誣吾夫子論忠信而謂之見上參於前子思論誠而謂之洋洋如在左右誠以

有此理則有此見有此見則有此信蓋有不可拚者孟氏之論蓋亦得諸心傳之微而私以淑諸人學者其不察哉惟能反求諸心極力學問以平日涵養之功而盡吾實然之理仁以事親義以從兄使仁義不至於虛拘知斯二者以實夫智節文斯二者以實夫禮使禮知不至於虛設在彼者既皆真實之理在我者又有能實之道則根於心而成於信而所謂有諸已者真有之矣

大抵天下之理覺悟於枯亡之餘者其見為愈實體察於人慾既除之後者其實為愈明吾將使人益知信之不外乎此身而此身之益當自反者正理復之時也何則人之至善以慾奪之則至善非我有矣今也天真還於方寸之間性地全

於純一之境是至善吾得而有諸已也至善有諸已則至善之實著至善之實著所謂信者不在茲乎見吾身無非此理見此理無非此信謂之信者不出乎有諸已者非外有所謂信密察於心悟之初默踰於妙不容言之表信果不在吾身之外也吁學者之於理又奚俟於他求哉

策末程氏曰性者自然全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又曰學貴信信在誠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司馬溫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上不信下不信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樂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 李元傳曰天不信則不能成歲地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

不信其華不盛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熟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地不剛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於人事乎 游氏曰人而無信以輓輒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為仁則蹙蹙而已以之為義則蹙蹙而已為智則誣為禮則偽無所施而可也 又曰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六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七

民事門

民風

名流舉業

禁奢

立意發端立言以抹風俗○抹天下之弊在聖人明聖人之言在儒者夫世變之趨如江河而不可遏聖人必隨其弊而正之聖人之言猶金石而不可易儒者必因其理而明之則先進後進之禮樂野人君子之文質不待辨而明矣蓋自鴻荒而下以至於東周之晚千有餘年風俗凡幾變矣燔黍捭豚在在相忘而禮之名不聞蕞稊土鼓熙熙自適而樂之名不著然燔黍捭豚不能不變而杯盤几案蕞稊土鼓不能不易而笙鏞鐘鼓何也時使然也至於升降揖遜之容疾徐高下之節蓋月異而歲不同矣苟而文不勝質終而質不勝文又甚則文之極而愈失其質聖人憂之於是乎返其初意而明示天下以禮樂之本削其文而存其質激其偏而歸之正俾後之求今必猶今之求昔此聖人救弊之微意立言之大指也論風俗者可不深究於此乎

風俗係于表倡○教化風俗之樞機法令風俗之隄防樞機不謹無以化民隄防不立無以率下二者兼施而迭舉然後足以轉移風俗而歸之正也自昔聖人在上紀綱人心維以世道闔闢變化唯吾意而四海之庶萬姓之衆無不靡然而聽從後世法令非不嚴禁防非不切然欲其朴厚而後靡之

習猶多欲其質實而浮偽之風愈勝意者注今之徒嚴而教化之實猶有未至也

禮記 朝廷風俗之本○朝廷先天下為風俗天下視朝廷為趨向攷古驗今未有不由此者昔唐虞流化茅茨而堯舜之帥正者躬也夏禹之非食惡衣而禹之為度者身也文王德化之所及所以為麟趾鵲巢之應使天下純被其化降而至於衰世猶有信厚之風者非他術也關雎騶虞之化有以為之地也古之聖人常以恭儉修身正家之道在上而天下之民莫不目擊而心化則躬行俗移心正國治誠有自然之應且太王小國之君也躬行而民且貴想晉侯亦小國之君也好儉而猶多積聚下民率其君之信勇者莫不自其上

之人有以先之

立言以定風俗○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既薄君子而從野人何以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稱夫既舍後進而從先進何以有郁乎文吾從周之說或者疑焉愚則曰聖人之意深矣蓋孔子立於三重寡過之後其損益之間大體從周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後進也寧從先進蓋小過之義也救弊之極必小有所過而後能合乎中故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聖人從先進之意亦如是已夫所謂先進之野人者蓋當時俗論之所謂野自文弊之極人心薄而偽矣其視先輩之所為莫非野人則周公之禮樂其亦春秋時所謂野人

者歟此則夫子之從先進又非鴻荒以前之所謂野人也蓋亦前輩質實忠厚之意而已矣

漢初以來風俗○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為其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化而庶人帝服倡優巨飾富民墻屋被文繡猶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平服僭上侈靡無度故天下則而象之其又何尤

禮記 慶曆人才風俗○我朝更幾薰陶更幾涵養更幾轉移變化而人才風俗始至慶曆而盛也觀其人才碩大光

明者既足以股肱帝室柱石社稷謹持重者亦足以黼黻皇猷笙鏞帝序棟梁榱桷各適其用而無有遺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人才曷為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為人才之宗主也觀其風俗尺度自審而長短之不遺清濁自分而風波之不揚講論文義唱酬詩什驩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風俗曷為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握風俗之樞機也化治之坯陶教樞之運轉涵濡浸潤無非道德之腴興起感發無非性分之真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京都風俗之美○於皇國朝建都于汴其在戰國則魏中之梁地其在漢則裂以封王其在唐則分為列鎮雖無平陽之遺風宋魯之遺俗周召之風化然雖洛二水號出文章父老

相傳亦舊矣侯嬴朱亥隱迹其間載籍所稱亦美矣天啓斯地屬我宋朝一祖八宗聖繼承作新人物首善京師龐恩厚澤溥浹天下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夔士有不談王道者往往樵夫笑之異時周旋吐納其自視築巖釣渭無足愧接武於庭人才一何盛也異時崇古尚朴其自視成湯雷澤為足陋比屋可封風俗一何美也

時文警段俗非自為美惡○且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昔何為而醇今何為而弊昔何為而朴厚今何為而澆薄昔何為導之而輒從今何為禁之而不止君天下者正當詳究其本原考論其得失以疏通而轉移之則人心以正風俗以淳一時之治自可以無愧於古不然樞機之或失而乃隄防於

一二檢制之間雖詔令之日頒法令之日詳亦恐徒勞無益

後世奢侈無禁○禮制之墮壞久矣丹楹刻桷則諸侯僭天子矣瓊弁玉纓則大夫僭諸侯矣連騎而遊擊鍾而食廬室無制器服無度嫁娶以窮侈相夸喪葬以多財相衛則庶人之僭侈不可勝矣夫以儀辨等以度教節於刑名致嚴者聖人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而後世之奢侈亡禁乃至於此則欲貴賤之分定尊卑之序得而爭訟之原息顧不難哉故倡優為后飾土木被文繡在漢常患其然矣裙緝羽毛至五十萬金堂飾珠貝至四十萬緡在漢嘗患其然矣然當時為之沮抑者不過禁賈人錦縞乘駃之飾耳不過蕭亮履華以

為天下止爾不迴裁定禮制以為文具爾禁行於賈人則非賈人而僭侈者猶眾也身雖約於上而法不行於下則庶人之僭侈自若也曹褒之制度不能勝大臣之苟簡王涯之條約不能勝當塗之毀譽此其弊所以循襲至今而未有改也人君實為風俗○大抵人才之盛衰風俗之美惡未有不隨君上之所化高帝都西而尚恭以至游士擬公侯列肆侈姬姜世祖處東而尚約至何人知珠玉之可簡犀象之可賤其人才風俗亦未有不然者切以三河之地觀之古帝王之更都焉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土階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遜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好善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有如此者

綺語聯珠

作新人物首善京師 耕鑿之業定而天下皆淳朴之風
陶成習俗同仁天下 井田之制立而天下無奢侈之俗
範圍資大匠之規 牆屋被文繡而席門有不庇之家
漸漬賴時雨之化 奴婢棄梁肉而糟糠有不充之腹
化冶坯陶 仰事俯育之外非心無自而起
教樞運轉 服田力穡之外異習無自而萌
遵節儉尚素樸仁風行而外流義方激而遐鶩
人去末而反本臣懷忠而抱懇
當今獻策當責奉行之吏○以愚觀之今日之患莫大乎人

主有躬行之德而臣下無輔德之誠人主有禁奢之法而臣下無奉法之意化行於九重之上而達官貴戚之家其侈猶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焉何以責其下之不犯禁嚴於官板之間而京城之民其侈猶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焉何以責其遠之俱化知自上始而不自下始則風俗可革知自貴始而不自賤始則風俗可革知自近始而不自遠始則風俗可革

流化自京師始○魯俗好儒而多禮其聖人之遺風歟宋俗重厚而好稽其先王之遺風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二世秦俗日敗蓋朝廷天下之楨幹也京師風俗之本原也自古受命之君經野有法體國有制是豈徒為一時之壯觀哉

必有成人人才移風俗使四方知所向化後世有所效慕而不已者豈惟孟堅所賦西都人才風俗而然哉豈惟平子所賦東京人才風俗而然哉

奢僭自士夫始○爰自羔羊廢而人無素絲五紵之德白駒亡而人無生芻一束之行薇不採葵不拔方且爭探牛心直碎珊瑚撞鐘舞女流蕩忘歸夫以高冠大輅莅民行化者既已爾則蠶蠶之民隨風而靡幾何不相背而為浮詭之習哉

士習尤當目重○雖然人為萬物之靈士為四民之首有不可不自貴自重者不可以上之人待我厚薄論也吾生天地間而為士豈徒華藻毫端自謂博雅敲戛律調自誇俊髦哉左規右矩遵軌循則而足以律操守之端方春歌

夏絃學文游藝而足以發議論之文采歛之則暗室屋漏隱然準繩舒之則鼓瑟浴沂油然意趣所以自貴者豈以風俗而轉移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愚也請事斯語當以正本為先○古人有言曰上有好者下必有其焉又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欲風化之厚當自朝廷始欲法制之行當自貴近始不然則徒恃吾法可以徂天下而使之不敢犯則民之貧者固無財可侈而富者有餘將非吾法之可制矣昔者漢高皇帝時有賈人無得衣繡之令而漢官舊儀亦載庶人無得乘車此其質之法制亦非不合然商賈高車大馬其視前日衣繡之禁無忌也長安少年鬪鷄走狗奢豪自恣其視前日乘車之禁無畏也昔唐之相楊綰也而或

者為之損駒從減音樂當時風俗聞風而化者不可勝數蓋民從行而不從令人主者風化之原而貴近者風俗之所則倣也董仲舒有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四方莫不一於正愚請以是復明問

故事源流

禮不備黜司徒一道德以同俗制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謂志也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傳

歷代事實

三代風俗淳一唐書此晉也本其風俗憂深思遠

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焉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三

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

父糧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今世以侈靡相競而

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盜者剝寢戶之簾奪兩廟之

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以

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贖文帝躬行

玄默示淳朴為天下先故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

民醇厚本漢文景時人給家足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

而後絀辱焉武帝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

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永平之際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太素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百姓條瑕

蕩穢而鏡至清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下舞上歌蹈

德詠仁東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夫改移風俗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高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唐太宗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

民未易化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秦任法律漢雜

伯道皆欲治而不能豈能治失不欲魏徵曰湯武身致太平

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

當悉化為鬼魅矣上從徵言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民散失咸

歸歲終斷死刑纔二十九人通鑑

皇朝典故太祖開寶元年辛仲甫知彭州上曰蜀土始平輕

後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太宗與國八年詔

曰能以禮遜為國乎何有故班白不游於市并負販相避於

道途耕歷山者有遜畔之風入周境者有息訟之美浩穰之

地民庶實繁宜申明於舊章用激清於薄俗真宗咸平元

年上曰節用愛人民俗自化祥符元年上曰古今風俗悉

從上之所好國家法令不可不謹仁宗嘉祐五年詔曰朕

嘗患民之好爭而風俗漸靡於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

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高宗紹興二十

八年上曰朕惟崇尚儉素比年以來中外服飾過為侈靡雖

累行禁止然未俗猶未盡革大抵行法當自近始孝宗乾

道三年御批朕念治功之未起思風俗之尚澆方欲力救弊

源治還淳古

先正論建司馬光上仁宗曰農夫日寡將手日繁豈非為利

害所驅耶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歛萃焉

徭役出焉歲豐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

離異邦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

鮮衣美食者轉而服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案

者政也彭汝礪上神宗曰古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

成之後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師臣觀

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短長巧拙必視京師如何不同則以

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

則則以為野焉以此知能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

文皇壽華 東坡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誠俗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東坡曰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 司馬公曰商之政尚猛故其俗激昂而奮勵周之政尚寬故其俗和柔而寬緩太公治齊舉賢尚功周公知其後必以強亡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知其後必以弱喪 呂東萊曰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

夫可遠之有故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塵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捕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人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林執善曰今之所謂游民者何其多也高宮大室撞鐘伐鼓談無演空眩誘黎吐謂之緇黃之游懷黃挾彈玩養鳥獸六博鬪鞠歌舞無則謂之市井之游冒名守關充墾溢庶交相贊助招權為奸謂之官府之游若此之類不可殫言今之四民亦非古之四民士學無用之文以謀利祿而立身事君何嘗在是則士亦游矣工作無用之器以競奇巧而日用所須苦

欲不堪則工亦游矣商通無用之貨以煇侈美而實用所資往往不通則商亦游矣嗚呼民相為游而人之類未相食者幸吾農民尚守耒耜而已然而解凍而耕暴背而耘櫛風沐雨沾手塗足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其勤極矣而又有水旱霜雹蝗虫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相爭奪穀未離場已非已百羣游之徒聚而饒之又從而嗤 鄙之良可哀也故其子弟時出城市日觀盛麗歸視其糠粃不飽短褐不蔽其心搖搖已不安於畎畝矣不急救之是農又將游矣 李清臣曰今之天下為本者常不足為末者常有餘游民貴而農民賤家於田畝者不若居市里以耒耜為業者不若操貨財游民自以為材智之當然而朴力勤苦之民矜矜焉不足於衣食而常有賦徭之憂寒飢之患

禁奢 附 尚務儉以本立說

策頭 荀卿氏論兼足天下之理必在於明分而揚雄論列侯田宅之弊必在於迪法至於賈誼長太息之書極論夫亡等冒上之俗亦汲汲於經制之定而已夫三子之論豈不能推本夫人主之躬行而惟以明分迪法與定經制為說者蓋深知夫天下之移於侈靡而不能自克流於浮靡而不能自返非上之人防閑而禁制之其何以革其目前之習而納之朴素淳厚之域乎

策 人君者風俗之機教化之本一有所尚天下之所觀望而風俗之所由以成也周民之質非周民之自質文王之化

有以使之也蓋文王以一家治天下康功田功卑服於一身之間憂勤節儉靡所不至家邦之御蓋自邇以及遠由外以及內濯澣之衣形於詩人之歌詠而節儉正直見於當時在位之君子教化之基風俗之本實在乎此故質矣之民歌於天保之章豈淺近致哉

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四方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吏民效慕浸以成俗其言諄復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貴富人則復徙五千戶于昌陵安有五千家富之家聚于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抹火矣

事周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載師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前志文帝時賈誼言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紵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后以緣領賈人孽妾緣其履賈誼景帝以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特詔除之本晁錯言商賈以利相傾千里遨遊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綺前魏毛玠居顯位布衣蔬食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廉節自礪雖貴寵之人輿服不敢過度本唐劉賁言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以謂由制度不立請以官法祿秩制其器用車服本楊綰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及除拜之日崔

寬為之毀別業黎幹為之捐騎從郭子儀方會而除書至音樂省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此揚震謝安山濤云本本朝太祖乾德四年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景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命碎之嚴開寶五年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曰自今勿復為此飾真宗咸平二年上曰近覽上封所述頗言風俗侈靡有傷淳儉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翠之飾祥符元年上曰京師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鍊金為箔其徒日繁募告者賞之仁宗景祐三年扈稱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奢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華靡珠璣金翠熠燿路衢請條約之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繼孝宗乾道八年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纒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稔趁此秋成欲使民各務儲積以為悠久之計宜降詔戒諭淳熙八年上曰朕以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並重治平四年劉述言百姓習於父安競以侈靡相尚居處服用率多僭差婚姻喪葬不計其費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然後敕下有司設為科條以絕僭侈之弊務崇約素以厚風俗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八

民事門

田制 勸農 水利

名流舉業



漢初不復之罪言王制於去古既遠之後不若
 復土制於去古未遠之時六經全書秦焚之經籍厄矣然秦
 所焚者民間之書而藏於秦府者無恙也漢初接秦而興其
 書猶在當表章而不之表章至武帝方始表章六經何晚耶
 此奈不必責而漢初圖籍是先經籍委棄其責尤重於秦也
 借是而觀則井地遺制之不復亦猶是已先王井地肇自黃
 帝其源也遠壞於春秋戰國具存也鮮秦人用商君之策驟
 欲富強忍事吞并廢井田開阡陌先王遺制無復存者秦城
 當罪矣然顧念由春秋戰國以來積習變古破壞已多秦人
 一舉而棄之是無足怪漢興去古未遠遺制豈無存者徐而
 復之比次而經紀之宜亦無甚難事而因仍秦舊大啓土宇
 分王子弟井田遺制不復講至董仲舒師丹輩方欲彷彿
 井田之遺制而為限田名田之策又病於施行不竟何晚耶
 此又秦不必責而漢初惟章程未務是先而井地良法不復
 其罪尤重於秦也大凡小人變古之罪儒者何必追仇於千
 載之後而有廢必有興有絕必有續昔有王者當廢與絕續
 之會而又勢可以為才可以辨此機一失良圖莫追儒者責
 備之論如之何不重嘆吾故曰言王制於去古既遠之後不

若復王制於去古未遠之時也

井地仁民之政先王之於政也而地政為首先王之於民
 也而仁民為急周以有經制而井田之法至成康而大備漢
 以無經制而董仲舒孔光何武諸君子拳拳於有言新室雖
 削倣古制然以煩擾而得罪於農商太宗雖略得古制然法
 意未盡三四傳而已壞攷歷代之立法以觀田制之善否上
 下數千年間可為永慨矣

井地不必深泥○法不必立無撓法足矣民不必裕無害民
 足矣處千載之下而欲依井田以立法後井田以裕民吾信
 其迂也惟度古今之宜建時中之制不撓法不害民則民受
 其賜矣井田之法非一聖人之功也始而五十備而百畝其

無欲速如此周家耕者九一而近郊遠郊復為詳近優遠之
 制其文理密察如此滕去三代未遠乃不能從孟氏潤澤之
 告後世而欲為井田則必奪民之產役民之力信乎其迂矣
 稽古遺議漢初不能復古○代秦者漢去古未遠宜以復古

為意者而一時君臣低首瑟縮不敢言古遂使疆理之緒一
 墜而不復續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亦亡具甚矣有如
 仲舒師丹繼為限田之說其誰曰不然且猶不敢盡言曰宜
 少近古曰宜略為限亦終於不行亦當時事勢然也異時謨
 斷興漢若光武者可以言此然亦僅能檢察 田而外此無
 望焉豈非漢人畏古而至於廢古耶漢固不能以復古矣而
 一時人主猶能以仁恕為念蠲租減稅而使斯民有不忍忘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漢之心特其經制不立則所謂罷癘更賦之患豪民劫假之權誠有之耳莽何人哉乃極言其弊而銳然以復古自任舉天下之田盡欲名之王田者固美矣而制度不定適以貽百姓流離之禍是誰責哉然則徇古而至於不古者無怪也井田當復而難○粵自井田之公可寶萬世陌阡之禍不止一時權豪貴近兼吞食中人十家之產往往不可立雖少府陂池卒為貴戚所據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有不敢過而問焉者則所以均井田而正經界者談何容易哉

法祖嘉猷 祖宗講求良法○共惟聖朝為民之事不憚改作往歲嘗用嘉祐中孫琳方田之議而行經界矣又嘗用至和

中呂諤限田之請而以官高下占田矣蓋自太宗皇帝嘗覽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苟能一一均平邊郡可任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屬精制置他日顧宰相曰井田之制寔經國之要道朕臨大寶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率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大哉王言斯民何其幸歟

良法終不可易○經界之法自古以來行之者多矣而經畫之詳莫備乎熙寧之故事方荆公之始行此也蓋欲以一州縣之舊規而通行天下而議者莫不譏其為生事然時則方田均稅均井頒法終不可以異議而廢其謀紹興中嘗用李椿年議行經界法椿年以為平江歲入昔七十萬今二十萬

宜覈欺隱以便貧民始自平江推於天下然推行未久已有議其分畫不均峻刑增稅者當時曾不以紛紛之議而易其初意

指文警良法未易遽復○師丹嘗議名田於漢矣然終於急歲月之效而法不便民何則師丹之限田請以三十頃為率期盡三年而過制者沒入自井地之廢於秦富民廣殖田宅傳子襲孫擬於封君借國且數百歲而遽欲三年間盡奪其所有以與其所無非人情也使其說遂行則令未至而天下駭矣欲為之計莫若取其意之善者而去其迹之不可者為限田之計則約其數而徐待之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富民子孫數世而後小者有析甚者破壞以自入吾繩約之內則

法便民矣

經界之行甚難○夫版籍湮廢賦役混淆有產去稅存之弊有輸納不等之弊奸民詭寄以規避則差役有不行之弊大戶分析以為小則官課有暗虧之弊經界不可以不行矣然履畝而定稅則煩擾而難行按圖以計畝則詭挾而失實強宗右族迭相唇齒挾寄者無所籍老胥宿奸五為首鼠隱蔽者無所攷經畫未竟搔擾先之則經界不易行矣

編語駢珠

先王仁民之政轉為後世取民之地里居井授之制特為賦稅隱匿之坊工賈之既多而偷惰廢業者又流而為釋老

兵隸之既衆而縱淫苟利者又散而為優倡

富民隱寄務在鉤牆而貧富不等者雖多而不恤也

官課虧折務在促辦而他戶均認者明知而不問也

券契貿易官利其贏 科敷抑配甚至再輸

戶產高下民擅其業 差役頻仍動遭破蕩

賞公獻策 行仁政當以實○今天下之民亦病矣疾疫間作

水旱相仍或蕩析於干戈之擾攘或困踣於科役之煩重物

產艱瘠生理蕭條年穀告豐一飽難卜甫遭歉歲在在流離

加之郡縣之間猛虎之政毒蛇之賦所以戕吾民之根本者

多矣吏政民事判然秦越既不相知乃欲行經界之法於天

下愚忍效吏以低昂出入為巧而民之弱者受其欺富家以

走弄侵欺為常而民之貧者蒙其害詞牒紛紜簿籍混淆是

非無據歲月迂延彼為牧養之官按察之職者方且翹足待

遷鹵莽塞責則經界之行未必終惠而民已先困是撫摩之

意無補於侵陵而受利之實不救於殘毀也或者則曰行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仁政不可行吁盍亦論其實而

已矣煩賦重斂苛政黷吏所以窒吾君之仁者儻有以迅掃

而使之清蠲除而使之寬則閭閻草野均拜上賜又何必經

界之辨耶

推行之策有三○天下之事惟順可以致利惟和可以集功

苟有一毫拂乎人心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矣若欲行經界之

法則一曰安上戶引匿之弊冒漏之私上戶為之也不得罪

於巨室其法有不可行乎二曰戢吏奸指有為無以多為寡

吏奸為之也無受成於刻本法其有不可行乎三曰絕告訐

怨仇既衆乘時中傷奸民之出入閭里然也無自墮於紛擾

法其有不可行乎能是三者而又賞罰以厲之設版籍以公

之鷄犬相聞按堵如故阡陌不改觀聽一新然後可以為王

者之政也

仁政自恤民始○然則為今之策將何如欲行仁

政當自經界始欲行經界亦當自恤民始均其力役薄其稅

斂使在官者既無擾民之害然後稽其圖帳正其步畝而在

民者亦無有不相安之情不然法具而意失知為國計而不

知為民計則王莽之限田元宗之括田適所以為召亂之階

果何益於事哉前輩嘗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講明近日經界之法亦盍本諸此而已執事以為

如何

仁政貴於美行○雖然亦有經界一策而已經界之行正所

以體列聖之仁心復紹興之良法求以平民非以病民也雖

以勞民所以逸民也履畝而辨地視地而出征此其公天下

之心明白而洞達念生民之意纖悉而周詳曩日之議者則

曰欲均賦役必自經界始欲行經界必自近郡始而今之言

者又曰奸民豪縱黨伍嘯呼或因緣而逞私意胥吏巧求移

彼易此必貿亂以擾良民此其為慮至矣不知所以掣吾肘

者其慮不止此也姑已之無多談然朝廷之務行寬大不過

足紹興之舊額使姦民之隱寄無所逃而貧民之虛賦有所歸耳州縣之奉行者苟有人焉獨不能仰體此意以身任責耶仁政而美行之必得如揚承旨者而後可

故事源流

經界格言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滕文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穀理民之道地著

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

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前食

歷代事實 食謂農殖嘉穀自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

天下而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堯命四子以教授民

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禹定九州制土田前食周文王在

岐用平土之法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牧

者隰阜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此制小司徒經之匠

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前食大司徒不易之地家一百畝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

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前食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季

性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法及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

陌王制遂滅漢文帝時賈誼說上始開籍田晁錯復說上帝

從錯言令民入粟武帝時董仲舒說上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能為代田用力少

得殺多哀帝即位師丹建言設井田孔光何武奏請諸王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 卷五八

田曰王田前食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郡守十餘人皆

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漢荀悅曰豪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

大半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宜以口數

占田為之立限後魏孝文太和元年李安世上疏均田之

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男十五以上受露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以供耕作北齊河清三年定令男子十

八受田輪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田又給永業桑田麻田隋開皇中發

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唐授田之制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

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庶人徙鄉得賣世業田徙寬鄉者得賣

口分田凡授田者輸租庸調元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

田逃戶州縣希旨以正田為羨唐憲宗時牛僧孺對策曰今

版籍不備遷徙無制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須限田

之科重兼弁之律則均田之方寓其間矣唐

皇朝典故 太祖建隆二年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宋太

宗端拱元年覽何昌齡請均田疏謂近臣曰選通達物理之

官勸精制置自然衣食足盜賊消讀至道中嘗曰井田之制

實經國之要道廢井田則貧富不等王化何由而行真宗

景德二年丁謂取戶稅條目及臣民所陳農田利害編為景

德農田敕五卷民間咸以為便仁宗慶曆三年王素建言

均天下田賦於是遣郭諮孫琳用千步方田法先量括上蔡

重勞人遂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嘉祐四年後遣孫琳高本分往諸路均田 神宗熙寧五年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頒之天下以地之等均稅數並同高宗紹興十二年李椿年言兵火之後經界不正其利害有十乃詔措置安在均平不增稅額官田者紹興二十八年嚮為常平本錢省莊田者蜀中有之自二稅外仍科租圩田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於田故為之圩岸如長堤常住田者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紹興二十二平命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得羨錢三十萬緡入左藏庫

先正論 朱熹奏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

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隘歲計不足之患及其父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攷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損 朱熹奏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以難檢計豪民猾吏並緣為奸

文集 蘇轍城曰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

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於景德田況之於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守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定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隘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歛怨所得不償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蘇老泉曰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遂申

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其寔便於世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夫名田之說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徒蹙乎民使自喪其業非人情難用臣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爾 葉水心曰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為業其驚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庸

力其優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 葉正則曰元魏稍立田制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唐興因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唐卻二倍有餘此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口分據人數占田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與成周制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亦與周制不同今欲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豐之不常有賑貸救恤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今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成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卻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自此大壞矣 錢文子曰唐世授田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之給所以優寬鄉也狹鄉者得賣世業而自徙狹寬者併得賣口分亦以優寬鄉也狹鄉不許耕占退限寬鄉則弛其禁亦以優寬鄉也四夷

戶降者與奴婢之縱為良者皆以附寬鄉此其思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則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被豈不知鬻之為害而自啓之耶惟其相賙相保之法與夫奇襄游隋之禁古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內不能遠施於千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不鬻要之封建不立坵甸不分井田之制未可復也

勸農

附

以勸誘農民立說

策頭養農而止於養農則田制未定固足慮養農兼利於養天下則田制未定誠足慮夫三農生九穀農之功何其大也歎食粒烝民食之利何其博也故古人重農而列於士之下四民之中士先之農次之重食而冠於政之首八政之目食先之貨次之誠知食重而農亦重農重而王政在所必重凡為農計者即所以為天下計烏可不使之各授田於公平策取土地廣矣而穀不加多豐稔屢矣而百姓不加富者今其弊有四焉強族兼并不為之限是困農也罷民游手不為之禁是散農也在野無導率之吏而使民自為是棄農也在國無勸沮之法而使民自便是惰農也四弊未去而欲務農之效前與古並者豈易得哉 食民之天也農食之本也欲厚其本使百姓充然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則於農民之弊所宜先慮焉推抑兼并使富強漸見不得安坐而自縱則伸舒限田之議於此乎可行以救農之困也禁止游手使無職閑民不免轉移執事則太宰任民

之法於此乎可施以益農之衆也將欲導率之使民有所奉承而作焉則周之遂人里宰之官漢之搜粟田平之號為可復將欲勸沮之使民有所畏慕而勸焉則成周閭師之罰漢文力田之科為可用

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詩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補厥百穀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漢文帝昭朕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文帝即位民皆本趨末賈誼說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言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受爵漢宣帝即位蔡經以好農使勸郡國至

大官司後漢明帝詔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唐德宗時李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本本朝太祖建隆三年詔民生在勤所寶惟穀矧農桑之業為衣食之原任居牧守用司勸課太宗至道元年詔勸農種植素有定規近來多不舉職非所以副宰字之寄真宗咸平四年上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景德三年丁謂言諸州長吏職當勸農勸農入御自此始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請定勸農條約頒行天下高宗紹興三年上曰監司守令皆勸農之官未聞勸農之實臣僚奏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農至追胥農夫拘留累日以待守令按行者民更以為苦上然之煙十八年上曰守令能使其境內無曠土無游民斯為

稱職矣建隆以戶口增耗為歲課守令之法宜令申嚴行下司馬光言食者生民之本為政之首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務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衆豈非為利害所驅耶為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糶經濟

水利 以講求水利立說

八政之目始於食故分田所以處農五行之目一曰水故畜水所以利農蓋粒食之登耗而天時之消息為之然天時之消息不能預計也農課之盈虛而地利之豐歉為之然地利之豐歉不能預計也善為農計者有所謂農田之政焉又有所謂水利之政焉農田之政賦之以百畝之地教之以五穀之宜使無失其安養之計者是也水利之政勉之以濟導之方授之以灌溉之策使無失其滋養之備者是也農田為粒食之所資水利又為農田之所資信矣農田之與水利其政當兼修而並舉也

民享其利在乎豐稼穡豐稼穡在乎美田疇美田疇在乎通灌溉通灌溉在乎復陂塘故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公穿涓口蜀以富饒白公引涇水於秦谷口遂歌於不黍史起鑿漳河於魏鄴旁乃詠於稻梁張問築新豐李襲引雷陂水灌晉陵維揚之田各八百餘頃召父杜母之惠靡不由之蓋變地力移天時救罷民豐食貨莫尚乎此後之有意於民者可不謹所儲蓄哉

國家創法立制張官制吏尤於水利究心焉我神宗朝中書

言州縣古迹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所在湮廢詔監司州縣興復水利若能興修有實當議旌賞此責實之意也

事 周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積水以防止水以溝澮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澮水以澮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為渠於是關中為沃野因名曰鄭國渠漢鄭當時引渭穿漕渠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嚴熊穿渠引洛水鑿井井下相通行水名曰龍首渠兒寬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昂之田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舉重為雲決渠為雨前漢志元帝時召信臣為

南陽太守造緝盧陂用廣溉灌號曰召父後漢杜詩復修其利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唐李襲譽為揚州都督乃引雷塘水溉田八百餘頃 溫造開後鄉渠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石史渠本朝太祖乾德二年命陳承昭鑿渠太宗至道元年陳堯叟乞興三白渠復召信臣鄧艾羊粘水田之利以廣農作真宗咸平四年置水利監 仁宗朝唐州太守趙尚寬復修召信臣渠與境內 堰上嘉其能命留再任 仁宗時王安石急於功利令皮公弼等分掌諸路水利又以提舉常平兼水利事蘇軾上言今欲鑿空尋訪水利豈惟徒勞必大煩擾長高宗紹興十九年上曰士大夫有欲興修陂湖之利者宜令措置以備闕雨灌溉 二十

一年進呈水利文字上曰須是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則此等事無慮政並聖 孝宗淳熙二年進呈江東提舉具折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於是降官落職

林執善曰國朝累聖相承以農桑為重故以水利為急詔諸路勸農司應塘堰可以利民則繕修者天禧四年也詔開封應天陳許等州及屬縣親民官并帶開溝洫河道事者明道二年也詔京陝西轉運使選官以視諸處水泉可灌溉民田以聞者景祐元年也用王琪之議詔天下舊有陂塘溝洫久廢廢而長史令佐能勸民興修當以甄賞者景祐二年也詔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監司以聞當議旌

寵者熙寧元年也詔創水磴碾有妨溉民田者以違制論熙寧六年也詔陂塘水利去處多為人侵占今有司措置毋妨衆用者紹興之三十二年也詔江浙水利久不堪修令逐州守臣考校古迹及湮塞去處條具措置聞奏者隆興二年也推原累朝重農之詔無不以水利為先務則優養之意固可見矣類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八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九

民事門

役法

名流舉業

立意參端 公養自養之異○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

民之樂趣後世之民自為養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成周之

時民之地役司徒定之民之田野遂人辨之民之田里載師

任之而又稽夫家者非一人置委積者非一所古人所以纖

悉於民者誠慮老弱不等而無力之可任也及其民之既足

而後役之則雖力役所在色色皆民斯民不見其為繁漢唐

之間從軍山東至貸子錢往來長安衣裝自備而又戶籍久

不更造田畝流轉不等而役之所加類及貧下之戶後世聽

民之自為生故貧困無聊之民皆不之恤也至其民之不足

而復役之則強有力者尚可強從而貧者困者方恤其身之

不暇而公家之役夫何有此其所以為病

體民以寬力役○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而後可以

行利民之政矣昔者哀公有年飢之問而有若對以盍徹之

辭夫哀公將以足國而有若勸以裕民此非有異旨也蓋民



下而奉乎上賦諸彼而用諸此有地也而為粟米之征有家

也而為布帛之征有身也而為力役之征取民而至於力役

者不免焉雖時當戰國君子已不能不深憂之

續意參端 役法煩簡利害○周人伍兩軍師之法具則在民

者且其役社田追胥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徒役均田均役之

法具則在民者有工役有府史胥徒而胥役在民矣有比閭

族董而鄉役在民矣此五役悉萃於吾民之身其法亦幾於

煩矣然當時之民非惟不以為勞而且以為樂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之詩皆出於誠心而于貉獻豨宮功入執之詠欣然

於間恭是孰使之然哉自周以降役未必重於古也而斯民

往往有不堪之歎借曰南門之役春秋所怨閭左之戍秦民

苦之固不足議矣有如漢唐盛時不知幾倍之省於周也自

今觀之漢亭有長鄉有三老嗇夫游徼職教化者不責以獄

訟收賦稅者不責以警捕事簡而易辦而且有利秩之榮或

自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或自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其為

役亦便矣雖力役之法未改秦舊大臣之子亦均其勞然隨

方調兵無遠出也出錢代更無自行也非便乎唐役凡歲不

過二旬加役則免租調方正之錫往往有朱衣象簡之榮或

授以下州刺史或授以司馬令丞其為役亦便矣雖石壕之

詩悍吏追呼古體之詠白頭戍邊然為里正者得免徭役之

煩隸龍武者皆鬪出戍之調非便乎而漢唐徒役之民愁嘆

惟悴非若周人歌詠自適之意夫古之役繁而民宜病後之

役簡而民宜便今煩者反以為便而簡者反以病告無他古者養之而後用後世知用而不知養焉故也

漢行口賦算賦○吾觀漢之口賦率民年七歲至十四歲為錢二十有三算賦率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為錢百有二十是果何為哉夫周之役法歲不過三日而九賦歛財賄之目自邦中以至幣餘皆有常法而豈為丁錢設邪釋經者乃謂財賄之歛如漢口率出泉自是說之與母怪乎後之頭會於民者得以籍口也漢至文帝當煙火萬里之餘纔減初漢舊額三之二何知其可減而獨不知其可免乎孝昭承海內虛耗之後亦但詔無收五口賦何知口賦之不當收而獨不知算賦之不當責乎夫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賦賦出於地可也出於農可也出於商賈可也以民之堪於充役也而征之是誠何法哉

法祖嘉猷國朝差額本末○且國朝差役之法何如哉催租之務差役之事里正責也綱運之送倉庫之典衙前責也始則差為里正滿則復為衙前差法然爾至其弊也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債無出困倉竭於飛輓貨產破於厨傳故有十貫入重難者有鬻田產於官戶者韓琦言之蔡齊言之雖溫公亦言之是時也特言去役之害未言改役之法爾自李戒以民苦重役不苦重稅之說告韓絳而顧之說始出自韓絳以差役顧役利害之說告安石而顧之說始用迨于熙寧之後金陵當國而差役始轉為顧役矣熙寧之顧役又何

如哉以坊場之入祿衙前以役科之錢而顧鄉司弓箭手顧法然爾至其弊也估及室廬括至車馬計產而出錢可也而寬利過歛割鼻餉口果何義邪富者而安居可也而貧民充役拆屋賣木果何義邪有縣令議役不當而相率去官者有畿民科率不留而爭避宰相者故楊繪論之劉摯論之雖章子厚亦論之是時也特言差法之可改而不知顧法行之未便爾自溫公當國而助役之法始罷蔡京迎旨而助役之法遽罷議之未詳行之太過范蘇諸賢刺口極論至于紹聖之初子厚乘間而差役復定為顧役矣

中興差額並用○中興以來役法又與前異鄉書弓箭輸錢召募用熙豐之法也里正保長出力受差猶嘉祐之法也夫差不復顧顧不復差今之並用何也蓋自元豐二色庸顧之錢而入紹興總制餉軍之用無可募民始率義役噫此豈中興得已哉渡江給兵費用浩穰特濟一時之權耳然祖宗使民之意唯恐有失故縣官之責辦則改募耆社括倉之憚充則勸為義役今年議通差明年給官田惓惓憂卹之念天下感之故雖煩而實簡爾

時文警段役而至為丁錢○役法之為民病尚矣因役而有丁錢其為民病益甚焉夫天地之仁以無微而不容雨露之仁以無微而不濡聖人之仁以無微而不被彼丁錢之所出皆民之微者也何堯之治天下必為黎民是懷文王之撫方夏必為小民是保而後之人主乃於閭閻匹夫之微而忍征

其錢於常賦之外乎吁是法也自口賦算賦之起於漢而流毒於百姓者非一日矣

立法欲其盡善○役法之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利役法之不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患且庶人在官古有是言也而其法有丁役募召二制焉丁役之制行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募召之制成於熙寧元豐之後行法之初莫不大以為利及其久也其弊駸駸以出是雖古之善立法者有所不能免也丁役之法嘗有其弊也一變而為募召矣募召之法亦嘗有其弊也一變而復為丁役矣適其變拯其弊時之與勢有不得不然者中興更革以來豈不參衆見以博求其利病哉然彼以為得而此或以為失此以為害而彼或以為利四方九州

所不能齊也推其所得而抹其失去其所害而同其利救偏補弊修飾潤澤之以為盡善何父之法其於利民豈小補哉官吏徇私之弊○嗟夫法立於朝廷未嘗不公也法行於州縣毋乃有未公乎官貪玩法三尺之不顧吏奸舞法百計之是生觀望於門地之勢要則法以勢要而移擊蹠於書翰之貴顯則法以貴顯而移指孤寒無援者為挂應之樁目弱丁寡助者為承擾之額官吏非徒有所迫而差之也亦且利其善懦以為奇貨焉吁不公之患如此哉

編語駢珠
官物陷失勒之出 吏卒經從誅求百倍
官網費用責之供 寇盜竊發文移四出

賄賂交輸於吏舍而富者卒免 實費之用固所當辦
差役終歸於弱戶而充者立貧 額外之需非所當敷
按比戶口課殖農桑 古者民養於官故役法皆利民
檢責非違催驅賦役 後世民自為養故役法皆害民
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
雖無帑緣以請託者不至於受困

保長專任催科之責則其名猶古也其役之也視貨產之崇卑以為先後之次則其均猶古也然而為長吏者不能體朝廷優卹民隱之意而責任於猾胥不論貧富不均勞佚富而賂厚者則歇久而不差貧而賂薄者則歇暫而復役租賦

使之督而其間有亡者則代其輸寇盜使之捕而其間有不獲者則如其罪大抵百金之產盡於一役千金之產盡於再役編氓整齊實業破壞至於逃亡趨辦迫急而加之筆辱民以良家充役而官以賤隸視之一議差役百端規避無以利之而反以害之則其憚為也何怪哉

民困後為義役○說以使民忘其勞巧以使民不窮其力於義役一事見之矣人之以義相率而竭力奉上固前代之所未有謂其弊者何哉蓋今之役法非獨一催科而已官府不時之需胥徒額外之取中產之家困於一役上產之家困於再役民不堪其役乃私相告語曰與其甘蕩折以應官府之命孰若不受其力以求一旦之安也與其重賄賂以厭胥

徒之欲孰若同出其力以自保於一鄉也故浙之義役人皆以其意為可喜吾獨以其意為可悲何則使公家無重役民間素不蒙其害則民其相率為是乎今之法莫若責縣令以寬民之力昔劉平為全椒令而人至減年以就役其必有道矣使天下之役法皆如是又奚義役為哉

鄉司乞取之弊○鄉司雖至微至賤而其關乎民事為最切故凡鄉司知地之廣狹人戶之虛實賦役之輕重皆所以熟講而精究往往民間之事官司所不能知者惟以鄉司所供為是官司之事人戶所不能名者惟以鄉司所陳為是差役有定叙鄉司取乞之厚則降甲為乙而可以倖免鄉司有求不獲則陞貧為富而不容陳訴於是產去而稅存田多而役

少富室之家常逸樂而貧薄之家常困苦困之破產蕩業不能聊生

生意收結寬卹中產之家○雖然豪貴之家占田踰制也蓄財過厚也凡其願指氣使無一不滿其意而其貧者又耕其田而受其役則豪貴者固不憚差役而貧者又差之所不及也所最可憫者其惟中產之家乎以中產之家而充重役則有破家而蕩業者矣欲其法之盡善莫若倍其差役於豪貴而於中產則寬之則是法也何其不可行於久遠哉若夫催科之有逃亡而抑之備償此尤不近於人情非所謂恤民之政也古者以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而有薄征弛力之說而況貧而逃亡又使執彼之人為之代償乎上之人其亦于中

產而加惠焉可也

不可困辱里正○今日兵役胥役徒役工役之法皆不及民所及於民者獨一鄉役耳然一議差役如赴湯火富而強且猶者多方以規避貧而懦且朴者寒心於破產租賦之催督奸盜之詰捕固所願者今而勸捕之賞則任之逃亡之租則代之其可乎文書之奉行橋道之修繕固所甘也今而郡縣之雜項則供之胥吏之邀求則啗之其可乎以一人之身而責以數者不能堪之事其為役也備矣噫今之鄉役乃成周族黨之長皆用命士歷代以來其選亦重漢有三老而給秩食後魏創三長而復征繇隋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皆用勳官六品自三代至唐十有餘年其崇重之意譬如一日今之保正即古遺制其可以僕卒辱之歟噫有關唯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欲復族黨之制當有忠厚之意可也不然周之鄉役奚特在於教職哉

故事源流

經傳釋言孟子曰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盡心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禮記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民困務而力不足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絲役使之愛日傳本
歷代書實文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勤以義也詩成王太宰以入則治都鄙六曰田役以馭其

衆禮小司徒掌凡征役之施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禮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勞苦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禮至詔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禮始皇發閭左之戍海內愁怨禮漢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年五十六乃免為庶民禮高祖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注傳着也着名籍以給公家徭役禮昭帝元鳳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入皆官送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禮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此漢初因秦法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禮唐租庸調法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閏加兩日禮太宗貞觀初護民之勞育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舍肆思因人力乃曰百姓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禮唐武德中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九年詔為九等每差科先從高等開元後戶籍久不更造德宗時楊炎為兩稅法以貧富為

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禮太祖建隆中詔縣令佐檢察差役務底均平禮建隆二年發丁夫浚五丈河上白勞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今浚河蓋不獲已也太宗興國五年程能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望下諸路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並免禮仁宗時有司議發民伐濱河榆柳以塞決河上以妨農命調兵以伐之又泰州築捍海堰以障民田初興役雪寒民兵多死比再興役止命發卒興治毋得調民禮神宗時祖宗之法既變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一吳蜀之民以顧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顧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為未盡二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中溫公復差役改顧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顧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顧役當靜議熟講庶幾可行禮神宗熙寧初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於差役望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詔從之役法之議自此而始王安石當國遂罷差役之法使民出錢募役而中丞楊繪言難行之說有五而劉摯亦陳十害當時縣令有以議役法而相率去官

者畿甸之民有上等戶出六百貫省廣西一路之民出役錢至十萬緡募役錢實用十四萬緡餘五萬緡謂之實剩者元祐初司馬光言免役之害有五而請罷其法是時御史孫括言宜斟酌施行務在合宜范純仁言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蘇軾亦言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司馬光不然其說遂復差役之法亦有不便於民者至紹聖初則復改而為顧役矣徽宗紹興四年上曰役法推行浸久失其本意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力愈困此宜講究躋自高宗紹興中始修常平免役之令其後歲月浸久論建滋多視舊法或抵牾吏緣為姦淳熙末陳居仁因請下勅令所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後續降指揮精加參考萃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布之天下雜考宗乾道十年范成大奏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憚充役破產之苦議各出田業以助役戶既免爭端又無破家竭產之患田里雍和幾有古風名曰義役孝宗淳熙十一年御筆差役之法為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然則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宵旰以思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輪差並聖

先正論建 秦少游奏曰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周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敝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輪獻直以免其身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卷五九

然而評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裏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椿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寧宗嘉定六年臣僚論成周會民率伍以比追胥使之相保相受合衆力而共為之非獨役也辨其可任以役國事歲不過三日非常役也後世以一都一保之役而萃於一家仍歲而不得免故雖大家巨室有所不堪於獨役而後相率為鳩役若保正之義倉保長之總頭皆良法也然則州縣之吏以役為市利於官之差役不利於民之鳩役於是義莊之敗壞總頭之紛擾官不能主之而使吏得其心焉民間之苦特未知其所終也

錢文子曰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循禁盜賊在今為都正長是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祿秩積其功勞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朱邑以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游徼主鄉捕盜有績而府已者其闕閤故一鄉之中各有攸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收租稅者無與於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以拱手而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人之身責之警捕責之催歛責之橋梁道路之繕修而縣有雜湏則又

敷之其為役也擾矣至其服役求官者漢雖由刀筆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官之意然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更給於郡縣與夫止給於中都官皆以更錢顧之則猶有廩祿也非如後世招募奸黠之類而徒以役之者焉然則漢之役法殆未容以輕議 水心曰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者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顧廩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原者無所取材以為戶耆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寡名以起發上供而考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

役法二 以得人奉行立說

策頭有公法有公道揭之象魏正大無私著之令典明白可據此役法之所謂公法也州縣奉行無所觀望強弱相安不容請托此役法之所謂公道也惟其立是法於朝廷者既出於公而用是法於州縣者亦出於公則有產有役孰得而辭之富為而為孰得而卻之則戶之出等者一倍再倍可也力之不及者或充或歇可也持守此公金石不移保守此公毫髮不爽則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雖無資緣以請托者不至於受困則人心惟公法之信公道之畏矣

策尾今日言差役之弊者則曰保正任烟火盜賊之重難而加以雜色之科數保長任催科之煩難而重以逃絕畸零之

代納故向之充役費以百金之充役費以千推原其弊皆由丞簿失職合是二職而論之則賦役之為弊其責固有在矣誠使簿之與丞各得其人皆任其責則產簿必詳於句稽朱鈔必勤於銷注使物力有考賦役無差可以厚民生可以固國本矣

始也

事類本朝太宗至道三年上曰治邑之才但公清不撓即為

良吏今之縣政鮮不徇情失正每均絲役上戶每以勢免貧弱獨受其弊黷高宗紹興因奏保正耆戶長元法止合管烟火橋道今承領文書市物顧夫以至縣官私用之物種種責辦病民莫大於此上曰朕頃在河北親見其弊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讀臨川曰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賦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圖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戶至而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

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
鴈趨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
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
不待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九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

民事門

荒政

附

賑貸

勸分



立意發端誠心實政之說○有愛民之誠心有濟民之實政
推愛民之誠心在人主達濟民之實政在人臣夫舉天下之
衆而係命於一人癢痲疾痛利害休戚初非身外事也體之
以怵惕惻隱之真加之以撫摩愛養之素又豈容有一念之
間斷哉況當民生艱食之秋嗷嗷哀鳴方於我乎望而流離
四出者紛如也自非振之恤之勞之來之又從而安集之則
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為盜賊矣焉有仁人在上而使斯
民極至此邪然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必有不忍人之政今
有仁聲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豈其誠心之未至哉母乃有
其心而無其政而達是政者之無其人耳是必廟堂以實而
講求州縣以實而宣布實之一分則使民受一分之恩予之
一粟則使民受一粟之賜毋具文毋慢令毋苟且以塞責斷
斷然有以扶其顛而持其危則億兆生靈庶其有瘳矣故稷
思天下則堯無飢民而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告則上慢殘
下獨可逃孟子之譏哉知此則可與論荒政矣
天為人爲之荒○愚切惟今日之荒政固有天爲之者亦有
人爲之者旱潦相仍飢饉降喪民之荒者天爲之儲積亡具
賑給無方民之荒者人爲之何則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熾雲

漢之旱飛貞觀之蝗人固無如天何蠲逋周急減賦紓貧弛司徒之征發廩人之粟天亦無如人何歷觀古今細閱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春頒秋斂國富公儲比櫛崇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瘠告不曰飢乎而以不害聞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鼓腹含哺竟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兆民允殖湯民不知有旱荒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此也歛窮蓋藏萬室垂罄剥盡機杼一孔不遺豐年且有啼飢號寒之苦况凶年乎樂歲且資政煩賦重之憂况歉歲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濟之然能行於此而不能行於彼河內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可用於暫而不可用於久愚故曰時則有愚民而無荒政者此也

救荒難易之說○備荒政於年豐之時易講荒政於年飢之後難論荒政於無事之時易論荒政於軍興之後難易者以其舒徐容與可以為之地難者以其倉卒急迫無以為之圖昔者子路之告夫子口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飢饉比及三年可使知方此子路之說辭耳而夫子且哂之今師旅興矣饑饉臻矣雖使子路為之不知何以為謀賈生之告文帝曰邊有急兵方數千里旱民且狼顧此賈生之過慮也而文帝且憂之今兵動矣旱熾矣雖使賈誼復生不知何以為策蚩蚩之生不可一日有飢歲驅之而流之天厄而餒不獨無居舍行囊之備而且無以活其家不獨無仰事俯育之資而且無

糊其口然則上之人可不思其難乎預圖易其乎

讀古律議宣王救災之詩○昔者嘗讀雲漢之詩蓋深悲宣王之遭時適變而亦深歎宣王之能捍災禦患也切想其於兢兢業業如雷如霆之時此心隱然於流離轉徙之民不啻若已推之若夫朝臣上下盡瘁戮力曾不敢須臾寧也其曰鞠哉庶士則庶官之長勤於事也其曰疚哉冢宰則大臣之導勞於職也其曰趣馬師氏則趣馬不秣而師氏弛其兵也其曰膳夫左右則膳夫徹膳而左右置而不問也而又繼之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嗚呼盡之矣是無一人不周急於民也是無一不急之物不之去也夫如是上足以銷天變下足以保民生王化復行非偶然之故也

歷代荒政條目○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而后稷有艱食之進迨周而喪荒之有式凶荒之有待薄征散利之有法此三代之民所以雖或饑饉而不至於無聊者凡以實惠之及民也春秋戰國此意不存而斯民始有離散餓莩之不免矣漢於災傷非不加恤關中飢則令民就食蜀漢山東之則令民就食江淮江南水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關東飢則轉旁郡穀以相救此適無異於移民易粟之為也當亦曰盡心於實政焉耳

法祖嘉猷祖宗救荒素備○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列聖相承醞恩厚澤滲漉在人廣惠有倉平糴有法常平有官固足為經久之備矣一遇水旱民未告乏則亟加賑恤惟恐或後至

於發軍儲以賑楊泗之飢捐倉粟以救內郡之歉作糜粥於湖北出常平於京東或評郡內各留五年之儲以備水旱或留上供米二百石以待賑濟而又災傷所及州縣之官不以時上則或譴或罷曾不少假蓋祖宗之心視民之急而亟蘇之不啻如父母於赤子也

祖宗實德實政○惟我祖宗勤恤民隱先正諸公仰承德意尤非漢唐君臣區區小惠之比其在乾德時則有義倉之法其在淳化時則有常平之法留上供米以備賑濟則祥符九年之詔也出官粟賑貧仍命使逐盜則雍熙三年之詔也以至漕而浙則發廩減直以濟貧者有人漕梓州則出祿米以賑飢者有人活青州四十萬京東百萬口者又有人誠心實

政所以福天下而厚蒼生者多矣

救荒三者之政○夫常平義倉為水旱設也彼謂移東就西徒存虛籍者其論失之拘謂宜明詔使臺核舉實數且據公廩見在之儲亟為目前拯急之術庸非涸鮒勺水之一沃乎平價和糴為賑恤計也彼謂軍需督促應糴且艱者其論失之腐謂宜專委守臣分撥糴本轉粟於豐裕之鄉周民於艱險之地庸非夏畦桔槔之一溉乎入粟勸分濟民上策也彼謂小民病而中產之家亦病者其論失之愚自古貧資富而立誰謂富為貧所病邪特假借於豪右而無側目於中戶惟取辦於千陌駢連之族而無虐取於伏臘粗給之家且不使姦胥刻輩實手其間則又豈不足以飫醫桑壺殮

之一餉乎

荒莫能救者三○夫常平義倉之法政懼斯民旱乾水溢耳使無軍興之需則如次如梁尚有相因之陳斯倉斯箱尚有露溢之積未至於博手無措也柰之何漕運孔艱道里稍阻則餉民之所有一切以餉軍移東就西虛籍徒存則畫餅不足以充飢矣此其不可行者一也和糴之法政懼夫穀賤傷農而利之使無總所之糴則移狹就寬尚有豐稔之所買有迂無通融得宜亦未至坐視無策也柰之何軍餉不及糴數不增則濟民之所用一切以濟軍文移督促星火其嚴則涸水不足以活枯矣此其不可行者二也入粟拜爵之策以實塞下耳今將移以利民乎自曩歲易楮之令行而材降之數

多再更而為助國之資其所出又不知其幾又更而為獻策之衰其所出又益多矣天下之事多則易厭今之人皆有厭之之心若復出爵以鬻之則如日來之楮否則抑酌之而民愈不安此不可行者三也

天早加以人旱○切謂今日之天旱猶未若今日人旱之慘古者民以君為生其後也民自為生又其後也民無以為生嗚呼民至於無以為生而又值天之水旱極矣上之人苟無以周之則弱者鳥面鵠形而坐填溝壑強者鴟張豕突而竊弄擾鋤此必然之證也

烏鴟梟熾

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

蝗孽產殃 呼天籲號之辭萬人一口

垂罄之室當賑而不賑 抹荒以財不若抹荒以政

隱雷之腹當賑而不賑 抹荒以政不若抹荒以人

用天下之財不可以不儉惟荒政規模貴廣不貴儉

處天下之事不可以不緩惟荒政謀畫宜急不宜緩

坐視其民之溝壑而莫之拯是為父母而不給乳與哺也

一聽其民之魚鱉而莫之止是受牛羊而不求牧與芻也

無備難乎抹荒○厥今民非不移也而他郡無粟

之可給賦非不免也而商旅無粟之可販隱雷之腹豈藜菜

之所能飽垂罄之室何以為入粟之資州郡折裳補綻安有

餘儲之可發數路稿秣豆野安得有無之通融籍民為兵而

伍符尺籍之已溢蠲租減賦而黃放白催之未免他道常平

難乎其借廣惠之倉難乎其復誠使上有寬恤之實意下有

奉行之實政則前敷者之經畫舉而行之已足以救溝中之

瘠見目前之憂不然徇一切之虛文而無視民飢困若已隱

憂之意則雖舉古今已試之成畫條列而施行吾知其無益

文公救荒之法○淳熙浙東之旱救之者文公也今觀其守

臣掩蔽荒歉不以實聞者按罷令佐檢放旱傷不以實告者

按罷官戶不伏振糶者黜責鄰路得熟州郡過糶者申奏文

公之行政何其實也今日既不能慮之於其早獨不能行之

以其實乎是必如文公之親至鄉村驗其形骸而後可以行

賑恤之政否則城市飾為美觀村落聽其自斃何益焉是必

如文公之躬臨米塢核其升坳而後可以行賑恤之政否則

吏胥所善者得之真飢餓者未必得也何補焉是必如文公

之時兵將管押米斛滲漏者根勘滲漏既無則民需實惠矣

縣令老病不任事者許令自陳岳廟任事有人則民被實政

矣實政行於郡縣之間實惠及於閭閻之細轉呻吟而歡呼

變飢寒而溫飽淳熙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

奉行不可無人○嗟夫減租仁也富者且不蒙其惠而貧者

亦何所望勸分仁也貧者未必遂其生而富者已先受其困

仁心惻惻於九重仁政未孚於天下居其間者不得不任其

咎矣昔汲黯發粟以賑民寧受擅行之罪毋寧視民於水旱

之餘使今之出使者皆能以黯之心為心為民之意常多於

為已分不必勸可也昔陽城催科拙於撫字寧居下下之考

毋寧困民於苛斂之虐使今之守民者皆能以城之心為心

保障之念常多於繭絲租不必減可也范轡張輪念念皆仁

政潘花陶柳物物皆生意得若人數十輩分布天下田里熙

熙萬物皆為之吐氣矣

生意收結素荒何以救荒○雖然救荒之政固莫急於今日

而尤莫難於今日蓋國力稍充錢糧所積易於支撥自邊事

既開而國力已耗矣曩物價稍平閭閻細民猶可贍給自楮

幣不通而物價數倍矣曩常平義倉本專以備水旱而比年

以來起發餉軍所在者虛籍耳曩募民入粟州縣勸分猶能

倚富以濟貧而比年以來科敷疊出富者已有不聊生之嘆

矣難矣哉今之為荒政也母已則選擇良吏平價和糴勉之以體國之心責之以辦事之效勿並緣規利召釁激變以重國家之憂其庶幾乎惟上之人亟圖之

去人荒以揀荒○抑今日人之所以為荒者執事亦嘗知之乎橫草罔功撒花妄費則今日之食荒於督府擁鷄不足碩鼠無厭則今日之食荒於貪吏魏戍未歛孫竈方增則今日之食荒於冗兵軒鶴贅員爛羊竊祿則今日之食荒於冗官是必先有以去人之為荒而後天之為荒者可圖也圖之如何亦有責之仁賢守令而已昔者青州荒歉富公弼高價招糴密航輻湊米直遂殺至活流民四十萬公之救荒可謂有規模者今之受人牛羊之牧者盍鑒于茲

故事源流

經傳言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 晁錯曰明主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金前錄

經傳言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晁錯周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凶荒 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梁上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魯莊公二十八年城徐辰告糴于齊君子之為國必

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羊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法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飢之所斂而糶之前漢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漢文帝大旱蝗發倉廩以賑飢民紀本武帝元狩三年山東水令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於關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萬餘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又開郡國倉廩賑濟貧民漢元鼎

二年詔今水潦移於江南朕懼其飢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紀本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減膳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紀本宣帝時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谷以穀賤時增價而糶穀貴時減價而糶貨志光武建武中詔往歲水旱人用困乏令郡國有穀者給廩二千石勉加撫循毋令失職紀本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江南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帛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通鑑太宗貞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唐元宗關內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紀本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恤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一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不計其費通鑑

皇朝通志 太祖建隆三年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

繼太宗端拱元年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上曰

今郡縣至廣生齒至衆每聞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賑給雖不

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 仁宗慶曆八年出內藏錢帛賜三

司質粟以賑河北流民 嘉祐五年詔曰天灾流行蝗潦相

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其令轉運提刑督州縣

官濟之察不稱職者 明道二年命范仲淹安撫江淮所至

開倉廩賑乏絕 神宗熙寧元年適英進讀已畢召司馬光

問以河北飢饉光對以惟食一日不可無上曰已令漕五十

萬石以賑之 哲宗趙知抃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

禁人增米價抃獨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

民無餓死者並長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減價糶賣仍

不限其數翌日米價遂減結范仲淹知襄邑旱久不雨度

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令以五穀貯於佛寺中衆賈

從命運販不停 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

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

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

賑濟本為貧民下戶近世祇及州縣城郭之內而鄉村之遠

者未嘗及之須是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貧民下戶皆沾實

惠矣並聖孝宗乾道二年詔江西浙右今歲澇頗害農事宜

令諸處監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預備有方當議推

賞並七年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

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

先正論 司馬光上神宗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

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

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灾傷州縣守宰不勝

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斛合賑濟之民若斛斛數少不

能周遍者且須救土着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

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 蘇軾上哲宗曰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灾恤患尤當在早若灾傷

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

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

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

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 高宗朝陳康伯奏曰

水旱之變無時無之顧在我所以備之如何頃因亢陽民遂

艱食朝廷既命有司舉荒政之令復俾州縣勸率賑糶可謂

得其術矣然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願陛下申詔執事選擇

庶謹強明之官推行德意務使實惠及民不為文具盡革前

日數者之弊 孝宗朝朱熹奏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

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後禾米

未便闕之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

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

已加減裁不肯依數分明除放 真德秀上寧宗曰今灾傷

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濟有

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墜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
濟甚博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填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其
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

文集東萊曰且如漢載粟入關每用傳後來販粟者免
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賑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
在鄉里之民今豪戶各出粟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
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
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
稽下減穀價四方米商輻湊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
條皆近世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上六七條亦見歷世大
綱須要斟酌其宜於今者舉而措之而已 曾南豐曰遭非

常之變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乏食皆
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也必不暇
乎他為是農不得復修其畎畝商不得復治其貨賄工不得
復利其器用閑民不得復轉移執事雖有頽墻敗屋之尚可
全者故封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
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
害又甚也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錢五十萬貫與粟百
萬石而事足矣 東萊曰成周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
符信散粟賑飢而已王政既衰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
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且如移民移粟孟子特指為苟且
之政秦漢之下邳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今水潦移于江南方

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或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
供萬乘則幸東都大抵荒政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
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
也咸無焉或設糜粥最下也

荒政二 賑貸 以賑救有方立說

策頭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
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為生者皆道命制乎天凡所以為
生者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
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
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
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
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
道也者濟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為是耳為天下者一委
民命於天無乃曠天職虧天道乎

策頭夫陰陽之運不能以常齊則凶豐之數不可以逆計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固當廣儲時豐委積以濟天時之不及使
雖飢歲而民不見其所謂飢者然後足以見慮民之意苟乎
既無以為先事之備而倉卒復無以為濟急之策則君臣之
間毋乃以秦越視吾民耶漢唐君臣亦有可嘉尚者春和議
貸則因時而布惠者不待凶荒而後行也減省賑乏則損上
益下者不以奉養而自私也移民就食則通融之方有漕粟
實關則化居之得策以至發河內之粟開永嘉之倉則又有

以權其事之輕重緩急者雖曰隨時措畫不能如古人備具之意獨不愈於愁然罪歲者乎

夫苟墻壁虛文徒示救荒之名田里小民不蒙分寸之惠以救餓殍籍口而倉廩多入於公吏之室資贏餘之獲而朝夕以為囊橐之計謬者匿之以避譴呵貧者乘之以生蠹弊及其持男易粟而掉臂莫酬抱子棄草而委骨相枕則諉之曰此豐歉之有數也此死生之有命也非我也茲所謂受人之牛羊不為求牧與芻立而視其死者也斯人也不惟不能以賑民而反有以病民不惟不能推若之澤而反有過君之澤

事 周司徒凡歲時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禮 小行人若國以荒則令調委之漢 汲黯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本 晉鄧攸為吳郡太守時大飢攸表賑貸未報而攸開倉擅出穀有詔原之本 唐李皋為温州發官廩數千石賑餓者僚屬請先以聞皋曰人不再食且死何候命後發哉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員 半千勸殷子良發粟賑米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薛 元超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罪本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詔濠楚民飢令長吏開倉賑貸續 三年命淮南發倉廩以貸飢民 太宗興國五年知泰州張炳言所部民飢矯詔開倉詔釋其罪 淳化元年登州民飢遣使開倉發粟以賑飢民 真宗祥符八年歲歉民飢令御史乘傳賑貸 景德初知嘉州陳堯佐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出米其

活數萬人並 仁宗朝王隨在寧府會歲大飢隨曰民所以飢者因兼并閉糴以邀高價爾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范鎮知陳州陳飢公發庫一萬貫以貸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思之並

荒政三 勸分 以勸分大戶立說

漢 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有餘則取不足則予此荒政第一義也夫言採荒於今日者愚知其難矣國藏罄矣而民藏亦罄矣是謂國與民俱空錢帛竭矣而楮幣亦竭矣是謂錢與楮俱空歎郡歎矣而豐郡亦歎矣是謂歉與豐俱空吁嗟乎昊天弗弔不宜空我使至此極也

策 天生斯民有無相通而後可以立且今天下之財不在權貴則在數十賊吏之家倘明諭而嚴飭俾隨其所有出三之一以助公上不惟可以保民而亦可以保國不惟可以保國亦可以保家也雕梁畫棟鐘鼓曾不念杜老之憂怪錢尚無也皓齒蛾眉金飾玉曾不念淵明之瓶儲粟猶乏也酒曰禁民為酒醪以糜穀也募民入粟以受爵也其亦不思之甚矣市有醉人世以為瑞誰復叢飲納券數千便博校尉何嘗納粟舍其大而圖其細抑末矣 今夫富民者大抵皆田連阡陌居擬侯王使之各出升斗以活貧民亦未為虐政也是在行之者如何耳苟以勸為名則非強矣不必期限之督促有以為之禮皆可以動其油然之心苟以分為說則非敷矣不必官民戶之分凡有餘者皆可

以勸之為活人之事庶幾上下相安貧富相濟尚可以扶持
歲月以俟一飽則民庶乎有瘳矣不然蓄積素饒而資緣得
志者或逃於網羅之外伏臘僅充而囑托無由者或困於逼
迫之令若是而勸猶無勸也抑又有一說焉昔汲黯發粟以
賑民寧受擅行之罪毋寧視民於水旱之餘使今之出使者
皆能以贖之心為心為民之意常多於為己則災可救也

魯僖公夏旱臧文仲曰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左漢武帝

元鼎二年詔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充者具舉以聞宣帝

時丞相以下入穀助貸貧民並本宋文帝元嘉中三吳穀貴

人無彭叔王義康立議以富商蓄米日登其價宜令積蓄之

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勸使糶貸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

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志哲宗元祐間戶部言災傷縣賑濟

不足者令佐勸諭積貯之家或以粟錢借與貧乏人戶雖有

利益候豐熟日官為受理長高宗紹興元年詔以米貴乏

食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願糶數具文曆出糶如及三千

石以上與補守關進義副尉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

擇所部豐稔三州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凡活五十

餘萬人益路人飢韓琦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

募入人粟招募壯者刺為廂禁軍活其家口檄劔門關流民

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甚勸誘納粟逐食殘罷冗吏為饘粥

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之使吾來更生我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館為術

甚備監司奏劾公於杭州不恤荒政公乃自為條叙所以宴
游及興造皆欲以發餘有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
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急
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條叙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一

民事門

流民 附 流士 通將 潰卒

名流舉業

方意發端曰復流民有機○民非願於流所以使之流者有勢民非終於流所以回其流者有機嗟乎流民之事大矣流民之說腐矣愚雖藿食久切葵憂敢略塵言徑敷管見切謂有前日使之流之勢有今日回其流之機既往之勢不必咎方來之機宜亟圖因思前日韃方強之先楚國之猿一亡而梁池之魚驚逸魏人之馬方而飲宋林之燕無巢此時此意維其棘矣斯民寧願於流乎幸今日韃暫退之後江漢之疆土并全而鴻鴈之流離當集定中之垣堵如故而載馳之跋涉言歸此時此機見其可矣斯民豈終於流乎捨舊莫懲圖新宜早靜念前日韃方張之勢亟乘今日韃暫退之機轉流民以為平民當局者事也

流士流民當處○方今天下何如哉賓鴻北渡枝鵲南飛其外郡之民乎海鯨失外風鵬塌翅其外郡之士乎嗚呼民者吾所以守天下之本今流矣士者吾所以取天下之具今流矣事勢岌岌未知所終執事大人其思何以處之邪愚謂行賑給以處民不若復其本然之經理設寓試以處士不若招之意外之功名斯二者瘠病之實劑也民乎民乎何以至於流乎彼其俯又仰子屬望終身畝黍墻桑優游卒歲兒時

禾期終老之愁陰睥睨鷄豚為子絲之活計一旦舍鄉井而逆旅其身棄室家而郵傳其舍豈真情哉屋廬煨燼幕徒倚天積聚埃塵飲無墜露不得已而糊口於四方然夢想家山精神孤往心懷故國魂魄飛揚苟復其本然之經理則襁負而歸戴矣士乎士乎何以至於流乎彼其義干忠甲藏器待時武緯文經韜奇不市滿懷事業常欲致君於堯舜矢口韜略常欲收地於河隍一旦解衿委佩而遊城闕躡蹻擔簦而叩秦關豈本心哉干戈相向誰暇絃歌救死不給誰暇禮義不得已而曳尾於泥塗然嘆息富貴心旌動搖談笑覓封志馬奔逸苟作之以意外功名則于于然而來矣

流民最為可憂○狼烽胡塵瞬目立見稀突鴟張搏手無策此非今日外患之常事乎曰是誠可憂也而民生之艱匱者尤可憂按轡行營漢文不替田租之賜下詔追悔武皇亟為搜粟之謀往事可鑒矣磬室雷腹彫瘵已極薪桂米玉騰湧方新此非今日內地之當憂者乎曰是誠可憂也猶未若邊民之流徙者大可憂也綿竹管處適為李勢據蜀之資財貽七萬寶啓姚襄叛晉之階往事可戒矣慨往事之得失撫今日而永嘆悠悠我思有我生不辰之恨執事之問及此社稷之福也亦鱗生之願言也愚嘗究今日流民之患昔也其病在於邊閩謀慮之不遠今也其責在於州郡區處之得宜愚請先言昔之病次及於今日之責焉

稽古備議憂民而不憂敵○且獵狝孔棘外患方殷采芑征

南六月伐北處宣王之時以外攘為首政宜也而安集之政方切切焉吾觀劬勞于野之辭不啻予一人推而納之也百堵皆作之語不啻此身之靡所止也宣王何為是過慮哉真見夫撥狁之可憂未若哀鴻嗷嗷之為可憂也匈奴肆暴警微甘泉拊解將才按轡管壁處文帝之世以戰攻為先務宜也而撫字之方每汲汲焉吾觀春和議貸之詔視民如傷之念也勸農蠲稅之詔如保赤子之心也漢文何為是過慮哉真見夫匈奴之可憂未若瘡痍之民為可憂也信矣天下之可憂者在此而不在彼故二君之所憂者于此而不在彼也

法祖嘉猷祖宗加惠流民○夫豐年樂歲室家相保老幼有熙熙之樂鴻鴈無嗷嗷之鳴則生民之至幸而上人之所欲也不幸而凶荒踵繼饑饉存臻出於溝瘠之餘苟圖糊口之計流移轉徙羸苦扶携是誠仁人君子之所動心者而況我朝列聖之深仁厚德於此不尤軫念乎是故命侍御史乘傳賑貸則祥符八年也處以唐鄧襄汝之間田則天聖七年也熙寧之詔則遣官賑濟河北流民紹興之詔則下監司州縣毋使人戶流移其視斯民之失所真若疾痛之在身故惠懷之政施於平日者固無不周而安集之方行於一時者尤切切也

時文警段民流其故有三○粵自北軍作孽襄毀我樊焚我斷我隨鄧蹂躪我唐鄧蕩搖我江陵我民是以有湖湘之流襄鎮唇亡淮堰齒寒大蒙乘燬噬我舒廬度劉我固始合

圍我真揚創殘我浮光故滁和不足恃而滁和移豐泗不足保而豐泗移移治方爾清野繼之拘掠我芻牧芟夷我農功虛耗我糧峙散離我室家我民是以有江南之流彼韃無厭撓亂我蕪黃侵軼我鄂岳蠹賊我鼎澧窺伺我江面我民是以有嶺嶠之流彼蒼蒼者天夫何使我民至於此極也豈民之願於流邪抑勢迫而至然邪我民亦引領東望曰庶撫我手籍我以兵欲勇者賈餘勇君其毋謂我為養虎而慮其反噬也假我以田所不與國同心者有如白水君其毋謂我為養鷹而防其飽去也布我於邑聚屯我於營塢使我能往冠不能往歸毋謂我為敗羊之群而憂其剽寇良民汗巖善俗也清野迫民之流○自醜韃蹂躪我西蜀蕩搖我荆襄飄忽震

撼漸迫西陸邊臣僅僅自守不敢外禦又懼民之室廬桑棗之為寇資老稚幼壯之為盜驅也於是清野以待之毀室廬伐桑棗而老者稚者幼者壯者不流于江之濱則流于湖之涘矣夫寄於南則此身無所容於北則生理無可籍棲棲他鄉骨肉滿前啼飢號寒告愬無所則鳩類集族漸成豪奪弱肉強食互相吞噬固其宜耳向使昔者清野之議不聞下令于民各保鄉井效死勿去則民亦知所自愛其守也必備既有不測其戰也必力而韃人亦有所忌憚何至奔逐四出如入無人之境略無跋前疐後之慮哉蓋民固不幸而流者矣未聞有患未至而先驅之使流也循至今日遺患愈深則豈非昔之病在於邊閫謀慮之不遠哉

民命在君在天○古之司民命者在君後之司民者在命天
命在於君民之幸也命在於天民其有幸不幸矣嗟夫君苟
足以寄吾命亦何苦倚天以為幸哉今邊民失業愚不忍言
之昔居於荆襄者今徙于湖湘矣昔居於光黃鄂岳者今徙
于嶺嶠矣昔居淮之東西者今徙于江之東江之西矣窮猿
投林何枝可棲涸魚游釜餘生能幾薪為桂矣未聞周室之
散財米如珠矣未聞梁王之移粟為民父母何忍至此然而
百艱雖集喘息猶存一稔可期枵腹以俟豈料犬羊之毒曾
不如厲鬼之殃縱逃虎豹之傷又不免旱魃之虐彼蒼者天
胡寧忍予噫民命無所恃所恃者天耳天復不可恃民有死
而已吾不知民肯如是而即死否乎弔綠林之鬼招緜竹之

魂覆轍在前禍案可證直為有國者寒心

風栖霜宿

影泛波流

千里蕭條野無青草

同聲悽怨邊有愁雲

舊誰含照斷礎凄煙目送歸鴻寧不恨無西飛之翼乎

江山異景節物可悲驛使梅花寧不淚墮北望之襟乎

幸脫其鳥鳶之吞噉者正欲假一枝以為鷓鴣之栖也

不安其鴻鴈之離散者正欲依寸土以為蜂蟻之屯也

向被其荼毒者今有來蘇之望不啻大旱之雲霓也

犬羊肆擾邊患方殷

鴻鴈哀鳴民生未集

待壺漿之饋而為鬻桑之餓者

俟西江之水而為涸轍之鮒魚

昔免於俘戮者今有更生之仰啻飢渴之飲食也
當今獻策乘韃斃以招流○天厓夷醜星殞旄頭戢歛北歸
騎不南牧此機也非歟乘此機也凡自荆襄而流入於湖湘
者必告之曰荆州爾土也向也韃賊蹂踐則荆州之要害瘡
痍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賊歸矣吾當葺爾室廬堅爾保障
爾其歸荆州乎若猶未也知所以棄墳墓而落湖湘者何
故凡自淮南而流入於江南者必諭之曰淮南爾居也向者
韃騎縱橫則淮南之離落凋零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騎北
矣吾當餽爾齋糧寬爾關隘爾其歸淮南乎若猶未也知
所以捨屋宅而客江南者何故凡自上流諸郡而流入於嶺
嶠者亦必曉之曰上流爾故鄉也向者韃兵窺闖則上流之
門戶孤危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兵回矣吾當賑爾飢寒復
爾租稅爾其安居上流乎若猶未也又不知所以離鄉井而
漂泊於嶺嶠者何故南枝之巢求安北風之思在念一聞此
語疇不動心久興感舊之懷幸有自新之路如禽脫樊籠而
棲舊木也如囚釋狴犴而返故廬也追思前日流離之痛深
感今日回復之恩此時此意乃知吾國有大造于我民也
區處流民三策○厥今區處流民之策有三一曰招之為兵
夫今天下之民號勁健者惟荆襄淮西而今之所謂流民大
率荆襄淮西之人也若曰餽餉不繼愚敢問自今以往果保
其不招兵乎餽餉又安所從出也二曰借地使之耕蓋勁健
而善鬪者既募之為兵矣而其勁健而能起自犁鋤者豈容

一第... 升... 4 反文句

不使之有立錐之土得耕種以為養哉若曰瘠魯肥杞愚敢問今日誰家之天下乎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見之不廣也三曰給廩使之守蓋流民之善闔者既招之為兵而出疆以戰矣其純實者又借之以地而得以耕種矣其間有勁健自負不事農業而又間關憔悴不願再聞北方金革之聲者苟籍而廩之而俾之居守焉豈非其所願欲哉若曰隄防紛揉之可慮愚又敢問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今之流民吾子弟也非狙詐也古人謂狙詐猶可使而今反疑吾子弟之難隄防耶

生意收結守令貴在得人○愚之惓惓已畢露於此矣而懷不自已尤以守令之非人為大可慮焉更終言之今之守令

亦可知矣貪鄙者則賂膏啗脂求田問舍厚囊橐以自豐貪競者則漁奪獵取飛珠走玉廣苞苴以營進貪名者則輕財揮金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結鷄鳴狗盜之徒以賈聲譽於天下夫以方今千瘡之州縣而此三貪之守令計其念慮固不暇為邦民計也又何暇為流民計哉然則當若何曰廟堂選守令監司糾守令而已若夫周室秦漢之得失觀者例能言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鴻鴈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干人矣孟是錯曰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前金

歷代事蹟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詩鴻鴈漢宣帝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其賜爵關內侯冬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本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顛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若弘釋流人果還關中豐殖晉惠帝時關中荐飢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朝廷符下秦雍州

使召還流民入蜀者李特兄輔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益州刺史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開州郡逼遣人人愁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 晉惠帝時劉琨至上黨時并州飢饉數為胡寇所掠所餘之戶不滿二萬琨撫循勞來流民稍集 唐太宗正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熟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 唐僖宗時東都巢黃經之亂張全義為河南尹居民不滿百戶乃於麾下選十八人給旗榜使詣十八縣墟落中招懷流散數年之後諸縣戶口遂成富庶焉

皇朝典章 真宗時知鄧州張知白言流民入境有欲還者臣勸誘豪民出粟數千斛給之詔獎之繼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糶及賑貸 仁宗天聖七年河北轉運言契丹大飢民流過界河上曰雖境外皆赤子也乃詔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給食 皇祐三年詔曰河北民流相屬于道而吏不加恤乃飾厨傳非所以同朕憂也非犒設兵校一切禁之 嘉祐五年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眾宜丁寧訓救之詔轉運提刑督州縣官營濟之察不稱職者 嘉祐五年初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閑民天聖初詔流民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而與流

民期百日復業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墾為言民彼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 富弼知青州河北大水流入京東者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千五萬斛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 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鄧襄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桑者始以粟給之長韓琦為益州路安撫檄劔門關流民欲東者勿禁行王素知成都利州路飢公遣發廩給賑救民得無流徙同神宗遣官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

之路豈得復有流民哉高宗紹興六年旨令逐路監司行下旱傷州縣恪意遵行務要人戶不致流移理
先正論 范鎮上仁宗曰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歛之在前也 蘇軾上哲宗曰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均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文集菁華 曾南豐曰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者尤甚者也萬一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糶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救災
流民二 以得人招懷立說
策頭 人君勞思慮以憂民不若為之擇憂民之吏竭倉廩以贍民不若使之有自贍之業勞思慮以憂民不可謂不愛民也然下無憂民之吏則是徒愛而已矣竭倉廩以贍民不可

謂不惠民也然民無自贍之業則是徒惠而已矣徒愛不足以得民心徒惠不足以賑民之古之明君其知此矣

策 監司郡守是乃任憂民之責者也吾為之擇監司監司得其人則一道受其賜吾為之擇郡守郡守得其人則一郡受其賜吾雖泰然無憂可也孰與乎諄諄而詔之區區而撫之而卒於無益也管田之策是乃所以使民自贍也吾為之開田萊田萊闢則流離安土矣吾為之督稼穡成則菽粟有餘矣吾雖恬然無慮可也孰與乎人人而給之竭所有而耗之而卒於無救也

昔者東漢之初承干戈亂離之後郡縣凋殘田萊荒蕪民之塗炭甚矣郭伋為潁川守招誘盜賊遣歸務農未幾而戶口

增盛杜詩為南陽守修治陂池廣招田土未幾而比屋瞻足彼惟撫之得其道也嗚呼使監司守得人如郭伋如杜詩流亡之民何患其不安集而管田之利何患其不興哉唐室之季干戈相尋民之塗炭又甚於東漢之初也郭禹為荆南留後撫集凋殘通商務農荒蕪之民化為富庶韓建為華州刺史招撫散亡勸課農桑數年之間軍贍民足北韓南郭時人稱之彼惟撫之得其道也嗟呼使監司郡守得人如郭禹如韓建流亡之民何患其不安集而管田之利何患其不興哉

策頭 跨下羈人不遇鄴侯一亡卒耳新豐逆旅不遇常何一

流士 見前套 附 以拔用人才立說

書生耳人才不幸而處世運之多艱捐親戚棄墳墓抱棟梁之材而棄溝壑懷琬琰之器而混埃塵棲身羈旅之邦托跡僧流之境自其窮困而觀若可棄也自其抱負而觀亦未可盡棄也顧上之人處之何如耳誠略其尺度而收拾之使得以所長而自奮則今日之流士安知不為異目之奇士苟因其困蹟而棄之使有才者不得以自效則士亦必無父鬱之理而或有能用之者必將不暇擇矣

策 夫所謂流士者即流民之有識見抱負者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決擇於去就之間非無定操也蓋以天命去留而權衡之也伯夷太公避紂於東北海之濱而作興於文王善養老之日非無固志也蓋以吾道否泰而劑量之也大抵士

而羈旅不足為士之窮而窮則斯通是乃吾道之泰故古者聖明之君出而圖興王之業號召天下落魄羈旅之才以為之用惟患士之無奇耳果奇焉則騏驥出門何向不偶可使之駢首槽櫪而困辱於奴隸人之守乎

大抵事迫而智生勢窮而謀奮流非士之不得已而流流而困辱於豪貴者有之摧折於官吏者有之沮敗憂愁於凍餒無聊者又有之於此時而能藏器待時者百不一二而流離等死之中思以功名自奮者比比皆若人也故用之則為國之舟航不用之用為敵之鷹犬納之則為吾之城池不納之則為彼之間諜士固難以自保於此時也又况奸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為吾境內之妖祥烏合無歸而不逞嘯聚

反為我山林之怪異晉姚襄魏之高歡獨不足為鑿戒乎

自韃戎挺禍以來斯人之生聚不保民以失業而流士亦以

失業而流比年朝設為寓試之法固可行矣然艱難險阻鈴

繫奚心羈困無聊筆硯安事挂黃口之餌不足以得橫江之

鯨張數尺之綱豈足以羅冲霄之翼况蛟龍得雨終非池中

之物鷹隼乘風便有萬里之思詩不云乎擇芳澤兮風其吹

女趨事赴功誰無是心負燕趙之勁氣吞江南之清風寧不

蹶而趨躍而隨區區寓試繩尺之限誰其願之

策頭周室既微陵夷至于戰國由是列國公子鷄鳴狗盜無

不賓禮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前漢興代相陳豨從車千乘

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前漢傳神宗熙寧中蘇軾奏若

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

業以歸勝廣亦以失業而無歸也耕政蘇東坡曰春秋之末

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養士自謀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

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

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

多賓客廝養皆天下賢俊而田橫亦有死士五百人夫智勇

辨力皆役人以自養者也六國之君虛用其民民之秀傑者

皆以容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者皆椎魯無能為者

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海外

連將 附 以兼收連將立說

策頭魏則其足齊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大將人主不可資

敵國以才也尚矣養鷹既飽呂布終去放虎自衛嚴顏實憂

人主不可失吾國之才也亦尚矣噫是二說者一說也惟失

吾國之才即所以資敵國以才也夫將也者就卒伍中拔取

其尤者為之也有百夫之才者為百夫之長有千夫之才者

為千夫之長等而上之其得為將者率以是故將才未易得

也得之而用用之而邂逅不如意利誘於前禍迫於後一旦

失節於背君棄父之日固萬死無說也而國家天涵地育念

時危之未濟知使過以用人開其內附之途許以自新之路

是固有所謂招收連將之說也

策頭自昔英雄大度之君鞭策群才與之共圖非常之功有

如漢高祖最為善將將者韓信背楚歸漢嘗為漢用矣信自

計其才非止於一治粟都尉之所能盡也又自計知我者蕭

何何為漢王心腹之臣必屢言我而且薦我也而王終未有

以用我也不忍以其多多益善之才卒淹於漢王碌碌諸臣

之列一旦亡而去漢而何自追之迨其返也蕭何又言信國

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不宜以常才視之也漢王

為設壇具禮拜信為大將登壇數語漢王取天下之規摹皆

預定於先計後戰之日卒之為漢王取天下者大抵皆信之

力連亡之將可以去而即人而終棄之哉

蓋自韃為不道存食中土踐我巴蜀蕩伐襄漢蹂躪我淮堧

城壁丘墟生靈塗炭而吾之將連逃而去者有自矣向也鴟

毀室而嘵嘵鴻無居而嗷嗷今則引領而南向懷土而思歸

矣也虎蟄翼而伏藏鷹戢翎而遠遁今則扣關而東望傾
心而內向矣是故恢吾天地之量沛吾雨露之恩容而納之
可也疑而拒之不可也招而用之可也棄而絕之不可也昔
人有言曰御得其道則狙詐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作敵亦
顧吾所以御之者何如耳今襄蜀諸郡正費葺理曷不取一
障而畀之使之鍛乃戈礪乃刃以為立功自贖計如此則既
不能為害而亦不至為敵資以是為御通將之道執事其許
之乎如其許之惟亟圖之

安而患無祖士雅夜半提師蔡城秦凱非通將之一籌乎君
子不憂狙詐之難使而憂無李將軍何則故家遺俗廬居族
處其淪而腥膻流而穹穴者未嘗不動樂郊樂土之思也金
城玉壘秉鉞分麾其襲而旣衰祗而金革者未嘗不懷仗節
守義之忠也亦顧吾當邊面尸外閫者所以勞來所以招徠
如何耳

事終漢高祖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
唐太宗時尉遲敬德為劉武周將與尋相舉地降太宗引見
臥內醉李愬討吳元濟擒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士良擒
陳光洽以獻於是吳秀琳舉文成柵降愬釋縛以為將李祐
賊健將也擒而還以為客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由是

始定襲蔡之謀矣傳張巡前後說降賊將其多皆得其死力
本朝神宗時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橫山得
力酉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羗誘降
橫山之衆繼高宗建炎二年楚周發歸朝官至行在上曰覆
情間皆吾赤予朕欲發赴行在存撫之度可召和氣陞紹興
三十二年上曰中原士民不忘祖宗涵養之德相繼歸正朕
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寢失招徠之意如有官能辦事者與
差遣士人從便教養及令應舉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
聞之必欣慕而至上

潰卒 以固結軍心立說
能殄唐也而唐之亂滋於是因是知固天下之治安者兵也
而召天下之亂亡者亦兵也人主莫貴於固結軍心而亦莫
難於固結軍心有以固結之則出力衛上而緩急有以賴其
用固結之無術則負力傲上而有難將不得其用矣有以固
結而得其用則國威振奮而內外無患天下可保於長治固
結無術而不得其用則國威削弱而禍變竊發或者將因之
而反噬矣然則聚天下之力以養兵惟可使之我戴也而可
使之我去乎去而潰潰而天下之禍大謀國者盍亦弭禍於
未然而汲汲於收招潰卒也

策段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兩淮之兵因趨汴而于虛襄蜀之
兵因連戰而烏有至於督府寄招之兵非鄉里無賴輩則市

并不逞徒也皆游手之人則思鄉而欲竄畏坐作之勞則苦法而欲竄虜騎奔雲虜箭撒電前則死敵後則死法則人懼死而欲竄又況客食不納寄椿不救誰其食之葦簾蔽雨糖缶代炊誰其飽之旅寓孤羈銜怨飲恨誰其憂之於是吾亦逝去之心始勃勃乎不可遏矣托名首身行素豪戶所謂黥面文手不齒於編戶者不必說雕題涅耳參錯民伍所謂弓刀之手不可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復茹蔬者亦不必說不知此等武碩之士拳勇之夫龜腸鵠面入深窺密將欲何為其志必在於衣食其勢必至於剽掠蓋猶望其亡中存也此者皇上月正元日親灑奎章戒敕邊閫惟羊祜是法其真知緩懷遠邇而撫潰兵散卒皆今日制閫所當任者乎河西

一書足以起豪傑鼓舞之心奉天一詔足以釋武夫怨忿之氣曾不是過蓋嘗拜觀聖製有曰招收逋將俾得自新將以自新而招則兵亦必以自新而許其復隸兵籍矣將以改圖而用則兵亦必以改圖而許其復填兵額矣收拭舊愆俾之效報策勵新功必有要術愚則曰重其制御之法以回其恭順之心蓋豢養虎狼正為國計苟犯吾法惟有劔耳可復養之如驕子借之若市人而終無以駕御之乎雖然兒郎何可與吟粗糲何可供給又況於無正額月供無新兵日給者乎名曰寄招實無正總之例號為撥食邈無一飽之期蓋至於是極矣則又有逋逃山谷之慮又有凋落爪牙之憂則必至於又有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凍餒之如前

輩所慮者矣且獨不見益郡之天劍州之殄于煇張乖崖之區處乎是必嚴立名號威之以匣劔可也申飭約束警之以國法可也詔諭主帥當分李陵之甘無使之曰驅吾於軍而食不足或登山而呼庚癸牒諭餉所當運韓滉之粟無使之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或脫巾而呼道夫如是則兵不至於生變矣昔高宗皇帝曰朝廷御軍威信貴明又曰所當優恤此即愚之說也

事類唐代宗時吐蕃犯奉天武功天子跳幸陝郭子儀還京師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吐蕃夜潰梁太祖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士卒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

面以紀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集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

本朝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拒完顏亮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官軍十五五坐落傍問之荅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允文收王權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一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二

武事門

將帥

附 擇將

儒將

世將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將以叶和為貴○九縣重恢雲臺繪象人皆曰漢

之中與諸將之功也君子則曰冠賈交歡杯酒失怨已知漢

系之必隆兩京再造煙閣圖形人皆曰唐之中與諸將之功

也君子則曰李郭相勉血涕交流已知唐祚之不絕愚嘗歷

觀上下千載之盛衰究據百將之成敗讀書至此每每廢卷

擊節而得其說曰舟中無敵國而後可以杜胡越之釁室內

無纓冠而後可以息鄉鄰之鬪百骸九竅脉絡貫通而後可

以辟外邪客氣之侵陵不然左矛右盾前後軒此有所欲

彼或掣其肘此有所為彼或倒其戈以此規摹以此議論而

欲弘濟艱難肇開中興吾恐祖生看鞭之事無期鄧禹笑人

之歎已發矣

君臣將帥之責○當事會多艱之日而懷邊鄙乏才之憂今

日第一事執事第一問也抑愚聞之蠻夷不庭擢校為將揖

蛙激勇市駿來良以實意而開薦舉之途者其責在君上赤

白囊至科瑣方殷簡練虎臣搜羅魁將以實才而應薦舉之

令者其責在臣下匈奴不滅何以家為抗表請行累尸求戰

以實用而副薦舉之公者其責在將臣三責交盡而後今日

薦舉之詔非虛文矣愚嘗恭讀論音竦觀明制有如兵機不

測必需曉暢之才邊事方危欲得縱習之彥築臺先隗拊體

思頗廣矣哉聖天子之心郎閣從囊內司論薦之權帥閫使

輅外握網羅之柄詩書謀卻方略舉趙賢矣哉百執事之忠

也毀家紓難各殫報稱之忠抵掌掀髯畢赴依乘之會蛟龍

得雨蟋蟀吟秋幸矣哉諸將士之遇也精神鼓舞意氣激昂

吹龍庭之笳按樓蘭之劍誰謂秦無人然而兼收博採延攬

英雄果出實意否耶憂邊思職擢用豪傑果得實才否耶亨

屯解塞宏濟艱難果有實用否耶國家三四年來紅塵羽書

疆場頻駭碧幢虎帳人物愈稀襄陽猶已棄之聊攝夔門成

無援之孤注爪牙失利唇亡之淮既單羽翼非才飛渡之江

難保追成怵棗紅之景發兵重頭白之嗟氣象如此猶為國

有人乎漢人有言曰天下危注意將居今而以將才為問切

時之務也

豪傑持重之異○處創業之時與處守文之時異論豪傑之

將與論持重之將異夫當開基創業之秋角爭非已有之天

下不有豪傑之將任吾願指氣使之役是果孰為我役然而

操縱閭閻之權是誠未可以待遇持重之將者例論也至於

當繼體守文之時保持全付有之天下不有持重之將膺吾

堅邊設候之寄是果孰為我用然而尊崇愛敬之禮是誠未

可以駕御豪傑之將並言也

稽古傳議收將當以其實制彼棠棣勿士行枚將東征之

伐之師者方叔也將如方叔非智將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將平淮之師者皇父也將如皇父非勇將乎世患無真儒真智真勇爾誠得夫真儒如周公者焉則禮義以為威道德以成強固自有萬全之效矣秦淮淝之捷儒之似者也貽泚水之敗儒之腐者也何足以論儒將誠得夫真智如方叔者焉則神神於至誠明明於體物固自有幾微之識矣運興劉之籌智之馭者也激七國之變智之鑿者也何足以論智將誠得夫真勇如皇父者焉則義以為帥固自有無敵之理矣贊遼東之功勇之小者也稱萬人之敵勇之粗者也何足以論勇將

御將當隨其人○且以高祖之時論之逐秦鹿者非一人據雄圖者非一所高祖以灑上一亭長之資而欲合盜區而漢家之其所資者正有賴於豪傑之才矣韓信國士無雙茲非豪傑之將歟一旦大將之拜登壇之禮蓋有出於諸將之所未知人傑之稱割地而王殆有出於諸將之所未講寵遇一意又不止於文帝式車敬勞而已若夫文帝之待亞夫誠不可與高帝之待韓信者並論也文帝承高帝艱難肇造之業此正休兵息民之時也李廣非飛將軍材歟則以驍勇乘徐厲非已侯封歟則以可襲鄙文帝欲固吾圉之念切矣幸而得一亞夫其持重如此其堅守如此其介然不屈如此文帝之心不躍然喜動於衆乎此真將軍之嘆不可犯之褒蓋有徐劉之所未能儼改容而式敬勞而去蓋有徐劉之所未及

加尊敬一意又豈可徒以駕御韓信者同年而語哉

法祖嘉猷藝祖用將尅敵○太祖皇帝角材智合寇讐而用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繫劉鋹十五年曹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銳勢如决河聲如風霰素定之策印圖鑰勘不失尺寸算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殄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墓遠據以授後聖太平之業此其基也

中興大將立功○自六飛南渡冰泮肇基一時諸將皆虎其勇而熊其威也自今觀之高橋擊敵虜即拔寨其功偉矣而不滿於內臣之賀者堅臥新嘗膽之苦志也設備儀真請當一面其辭偉矣而退為胥浦橋之保者為匪形斂翼之後圖也海道一炬樓櫓灰飛即赤壁之走老瞞李寶有之城壁摧闕殺虜枕野即昆陽之破尋邑劉錡有之旗鼓一馳不木鼠竄而走幸脫佛狸之死耳謂非俊功可乎水陸一進劉蕡狼狽而逃幾就鬼章之俘矣謂非俊功可乎鄭商犒師秦人喪氣饒風嶺之柑不減於此虜魄鳥得而不驚魏尚雲中虜至輒敗和尚原之據不怯於此則虜膽鳥得而不喪雲梯攻關可謂巧矣而我師一前隨手輒碎彼雖有魯般之智不可得而施箭如撒電可謂危矣而揮刀擊鞭賊隊披靡彼雖有控弦之衆不可得而用小鐵山之事雖急奮臂大呼而致姓名

之問蓋與止啼之張遼同一威聲也招討使之疾雖急臨師指麾而收掩殺之績蓋與拔幟之韓信同一神奇也至於采石之師虜之目中已沼我江矣惟我虞公慷慨不衰一戰報國死中求活之語天地鬼神實與聞焉竟以收除兇報千古之功微管左衽又豈足以方其万一哉幸此諸將豐此戰功聞之者心壯見之者目明所以成我宋巍巍中天之業者職此之由耳

時文警段將帥和與不和○嗚呼不務心競而務力爭一行人耳猶足以召三軍暴骨之禍勇於公戰怯於私鬪一黔首耳猶足以抗六國仰關之師而況俱開幕府俱秉鈇鉞俱為萬里長城俱任比門鎖鑰之寄者乎帥曰佐功佐曰帥命楚

已破矣猶可保世執牛耳之伯渾忌濬功濬遠渾制吳已平矣不無動尚勞聖慮之憂而況金甌尚缺鐵壁尚隳銅駝尚爾荆棘秋風尚爾黍離之時乎夫人心固不可以不和而將帥尤不可以不和無事固不可以不和而多事尤不可以不和故和則同不和則異和則摧鋒破竹不和則平陸成江和則為救首救尾之蛇不和則為跋前疐後之狼和則蘭屈於庶不害為伸趙羽下於忠不害為重蜀不和則賀蘭可以陷張許而不知道以既睢陽潘美可以棄楊業而不知道以助太原為國將帥誠能以和同為心果何功之不可立哉為將病於養安○軟熟蒸之風脂韋介胃之習聲色貨利日鳩其心羅綺膏粱日脆其體輕儇浮躁而少沈毅謹重之

謀虛張誇誕而乏忠恪誠實之意韜鈴不習而慷慨於談兵之杯酒威令不肅是直棘門之兒戲攢眉於胡馬飲江之時快意於城頭歡聲之後

將當實副其名○號飛將軍者勇非不果而曾不得志於匈奴蹀血虜庭者謀非不熟卒貽隴西士大夫之耻裹甲而趨介馬而馳一闔土耳其借箸而籌畫地而對一說客耳鳴劍抵掌指山說河聽之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而靖觀厥成則風聲鶴唳盡為王師者幸也雨川風瓦驚走尋邑者幸也五侯爭立胡運以衰者幸也唱籌量沙敵以宵遁者幸也

語珠

氣談之振堅於長城 臥新嘗膽忿敵如父兄之仇
威名之重隱若敵國 枕戈舞劍衛國如救親之難
用之以攻則如風雷之肅物 乘月奏笳胡騎遠遁
用之以守則如虎豹之在山 雪夜進師元惡成擒
執干戈以衛社稷先士卒而為勇
擗甲冑以死封疆先士卒而為勇
擗鋒陷陣有死無二 怒形則千里悚威震則羣雄服
赴難警敵有勇無怯 指顧則虜膽喪談笑則邊烽息
晉令君開薦舉之途○夫自閩以外將軍制之為人君者盍曰圯上授書異日王佐有若而人則吾當招以韜略之科登弘先登奮不顧敵有若而人則吾當招以武勇之目采

議論則弭首衡門安知無捫蝨劇談之彥求之譽望則抱膝耕隴安知無伏龍未起之才山川不同方以習險之才為罕得則聚米為山指陳阨塞爾有此長胡不為時出耶兩軍相持方以料敵為難有則望塵知數預測實虛爾有此見胡不為國用耶意諭色授而投班超之筆者盡英流風作氣使而鳴臧宮之劍者總豪士愚故曰以實意而開薦舉之途者其責在君上

人臣推薦實才○四郊多壘大夫之辱為人臣者盍曰六奇詭敵真有陳平之謀畫則吾何為而不舉以韜略之科補帽先鋒真有李晟之警猛則吾何為而不薦以武勇之目登壇數語無言不酬謀論若此當以蕭何奇韓信者奇之身在東

山名重江左聲價若此當以王導之器謝安者器之上方以習險取人才則褒章露奏皆隴西素請風土之勁才上方以料敵觀人品則薦口瀾翻盡禁中知戎萬里之儒士轅門成卒稍負毫髮絲粟之才悉羅致於秋籠游談婉畫苟有聰明特達之識皆辟置於僉幕愚故曰以實才而應薦舉之令者其責在臣下

將臣當副選任○有生不用不如無生為將臣者盍曰名為韜略則黃石遺編魚麗故陳皆當講明者也毋諉曰不學兵法而霍將軍戎絕幕之功名為武勇則斬將舉旗翹關距射皆當效死者也毋諉曰村不穿札而杜征南奏平吳之勲口伐可汗議論足以辨大事而後可以當此選然見有不投則

落落難合吾寧為耿弇手著辨亡而無救河橋之跡吾不能為陸機免胄挫敵譽望足以壯先聲而後可以副茲選然人有未半則不識何人吾寧為真卿比看管葛而無補山桑之跌吾不能為殷浩習險宜熟則明習山谷出使洮河患不熟耳苟熟矣何郡將之不薦何應募而後知料敵貴精則能言夷阻先計後戰患不精耳苟精矣何降城之不受何劫盟之可憂馳心竹帛而麟閣雲臺豈無可辦之事功厲目桑蔭而燕山涪水豈無求價之願望愚故曰以實用而副薦舉之公者其責在將臣三者俱盡而猶曰無才則愚斯之未能信也

生意收結擇將當法祖宗○然則如之何則可愚願今一以寶元康定為法叢爾曩宵大邦為讎妖氛雲擾於西陲警報星馳於戎候一時事勢似謂急矣以今日之危殆而視康定之小警又十倍其急以狂鞭飄忽而視靈夏之負固又十倍其強當時尚汲汲以人才為意則今日當何如耶攻之信史今尚可覆預擇將帥即允朝紳之請條上方略旋賜召對之榮其實意為如何鑒于成憲愚願聖天子以先朝之法為法延州奮翼或出鈞軸之門青澗蜚聲或由宰衡之奏其實才

為如何景行先哲愚願百執事以先正之心為心曾中甲兵能寒蕃賊之膽邊上長城足固西門之鑰其實用為如何罔俾專美愚願諸將士以諸公之志為志潛龍伏淵千頃寒碧擊隼摩漢羣兇遁驚闐皇靈於沙漠壯重勢於金湯當有軍中一韓一范者出勿使鄧禹笑人寂寂

寬於取嚴於御○雖然擇將無拘法御將有微權勇可使也
智可使也儒亦可使也拔之行伍起之偏裨前洗於摧敗羈
困之餘籠絡於盜賊姦雄之中皆可使也夫是之謂無拘法
乃若有功必賞而賞無濫加有罪必罰而罰無幸免作之以
意氣精神示之以禮樂忠信保惜之以勲名事業夫是之謂
有微權昔藝祖皇帝之御諸將也假以事權撫以恩禮每極
其情卒犯吾法則曰有劔而已猶歟盛哉此所以為用將之
法也擇將非難御將為難擇而用之今日亦法藝祖而已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禮義晁錯曰有
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

不可不擇也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知兵之將民
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註孫卿曰將謹行此六術五權三
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墮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歷代事蹟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書大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詩
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采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肅司馬稷直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傳文帝拊髀白朕獨不得庶頗李牧
為將豈憂匈奴哉前漢近世名將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
征伐漢武帝欲徵霍去病孫吳兵法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
學古兵法本楊雄頌趙充國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
功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

為上應二十八宿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亦各志能之士
也傳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權
唐興其名將曰英衛依乘風雲勳功帝籍靖善用兵特以
高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唐李靖郭子儀忠貫日月神
明扶持及光弼等畏懼不終而子儀全節高名爛然獨著贊
李晟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
人故憂英樂為之死耳及師入長安而人不知可謂仁義將
矣贊張巡許遠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
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贊

皇朝典故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及郭進等控禦西北
虜推之利與悉之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乾德中遣王

全斌等伐蜀王仁贍先歸歷詆諸將獨曰清廉長謹不負陛
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於賞彬特優真宗祥符二年作
念遠詩賜近臣因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
戰陣無由知之仁宗天聖八年曹寶臣用士得死力平居

意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將兵四年未嘗少失利
康定元年狄青每臨敵出入賊中皆披靡范仲淹曰此良將
材也慶曆元年范仲淹兼知延州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
意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范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
中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居三歲十勇遣實恩信大洽高宗建炎
三年張浚至秦州劉子羽言吳玠之才介亦素質材略求自

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璘掌帳前親兵腰紹興
 八年韓世忠為宣撫處置使岳飛為宣撫副使朝廷銳意大
 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之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鷲可以
 倚辦大事七年上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
 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
 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破豈不在主將得人要又上曰將帥
 不能挽弓騎馬便不能親臨行陣何以率三軍使之赴難况
 今日艱難將帥豈可不身先士卒 三十一年陳康伯論備
 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可用者卿等各以所聞見隨其
 高下具以名聞並聖 孝宗乾道三年宣諭葉顥曰今日可進
 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朕欲周知其人淳熙七年兵部
 措置武舉補官差注格法上曰武舉本取將帥之才今前名
 皆令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
 擢為將帥庶幾得人 十二年賜建康都統御筆將帥之弊
 每在於敵功而忌能尊已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嘆而上無
 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
 盡其力迨夫成功則皆主帥之功也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
 攻進

希望愈肆誅求益上所以奉權貴而求升擢下所以飾子女
 以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平
 時既皆悍然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朱熹言諸
 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自結於陛下
 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二得其姓名即以
 付一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
 後具奏薦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按牘
 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
 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
 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
 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
 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真德秀奏劄諸道摠戎
 之帥訓練不勤而培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
 者必使之治財貨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甚而廩
 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以求免也軍
 中相語以酒爐藥局為籍資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
 以自免也回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窞其身雖死而監督至
 於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余
 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
 於是乎兵貧至骨矣

先主論 朱熹奏今日將帥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徒以
 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托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師之所
 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三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
 哀歛刻剝經營販百種投羅以償債負債既足則又別生

宋集論 蘇老泉云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不
 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

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祖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石介云今國家有西北之憂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陸節以榮之宜竭力盡謀以濟國事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若聞絲竹之盈耳謂見羽毛之翳日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豈不負吾君之委寄揚誠齋曰為將者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奸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晉王蘇是也然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於先穀皆與尸之類也陳傅良云將帥之乏

才其患在於有所忌而成於有所狎畏其驕也則置之散地以消其氣老其才於無用之域以求其無大功畏其偏也則排斥斲削以貶其權而示其不足為世輕重茲二者忌之過也夫惟豪傑奇偉之士既以忌疎則其所用者必庸懦以聽其上者也知其不足以有為而幸其不至於生變於是舉重兵以付之而不計其勝任與否此狎之過也

將帥二 擇將 以擇任駕御立說

策頭別墅園基兒輩指授時則以明而擇將築壇具禮大將册封時則以誠而任將堅壁馳入麾兵易置時則以權而馭將合是三者以將將庶各得其要矣失人莫患於難知也一旦以軍旅之重進斯人以為之將三軍之司命屬於斯人之

掌握善用之則足以取勝否則一敗塗地如之何而可故必以知之為責夫人既幸於見知也平日抱韜略之素孰不期以自試其能苟人君知之而不我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則抱負莫究於設施亦未為得君之至者故以任之為貴既知而且任矣乃解縱繩墨聽其所為不復以禮法戒其驕怠幸而所用皆賢將皆良將無慮也不幸而德不勝才者獨膺邊鄙之重任或挾功以自恃其患何如如是則馭之以權尤不可已也

策段或起於亡命而為謀主或拔於行陣而為上將供帳則擬於王者指地則不靳於連城則高祖之所以待諸公者何如哉遠來欲仕之間足以動其垂名竹帛之心開心見誠之

頃足以感其豁達大度之嘆則光武之所以待諸將如哉
自古御將之法莫嚴於漢以史考之畏懼有誅先期有誅迨
迨有誅脫歸有誅敗聞不以實有誅居守擅出界有誅其他
典刑未可以一二言也

漢高祖與韓信言 諸將能各有差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信曰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子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

臣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之才而不用而遠想頗

牧 唐太宗曰李靖能兵法非朕控御不可用也 謂本
朝太祖開寶七年曹彬伐江南與諸將入辭上以匣劍授彬
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 太宗至道元

年上曰將帥才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自梁晉以

降矣控馭之方 真宗咸平二年錢若水言安邊之術太祖

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均在鎮定賀惟忠在易

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重遵誨在通遠率皆十餘

年以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所以北狄西番不敢犯塞

仁宗慶曆二年賈昌朝言備邊六事一曰馭將帥乾德中詔
王金斌等伐蜀冬雪脫所服裘帽遣中使往賜全斌此御以
恩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授匣劍漢瓊等服
栗而退此御以威也 慶曆四年張方平言 帥之任尤在
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等遠或二十
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

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未滿不怠於為善也

皇祐元年包拯言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係審擇
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才則擢

而用之專而任之必有成功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朕選
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 會十一年上曰

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

攻取惟以安社稷為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

攻取為能未必識朝廷事體及社稷久遠利害須要駕馭用
之 孝宗乾道七年上曰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往字來尋繹
未得擇將之道

儒將 以選任儒將立說

策論 中羽扇指顧風生蜀有武侯南人不反輕裘緩帶談
笑折衝晉得叔子襄陽坐鎮信矣乎全師制勝不專於兵家

之奇謀秘計而師直為壯實出於儒者之雍容閒雅也蓋儒

而知兵則主於除暴而非以為暴急於靖民而非以戕民陳

師鞠旅遏亂略也而不輕於黷武選徒出車去民害也而不

事於逞威三令五申于以示不得已之意而非曰謀畫之奇
也一月三捷于以示吾不忍深入之舉而非曰決勝之速也
夫如是則開其自新許以革面所以示恩信誅其負固戮其
怙終所以肅兵威孰不曰儒者制勝之兵萬舉萬全之謀也
策 籌謀惟惟何其從容而勿迫也而不知決勝之良謀已
有以破其壘笑談樽俎何其優游而無事也而不知折衝之

妙筭已有以走其敵詩書禮樂中有元帥雅歌投壺名將出
焉若夫兵家則不然矜勇長槍與視毛錐為何物楚衣短製
而假鶡冠以示威出於冥冥入於幽幽行奇道也陣之堂堂
旗之整整張軍聲也取其震驚則轟若雷霆欲其迅速則卒
如飄風靜若磐石動若川流顯如天威幽如處子求奇逞智
奮武黷威寧知師出之必以紀律乘勝銳進少衄退怯寧知
節制之不如仁義夫如是真兵家者流常試之師爾豈可以
儒者之兵而並言哉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勝
文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乃
使將中軍七年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後漢寇恂文武備足乃拜河內太守遂破朱鮪本蔡遵為
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
俎豆本吳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
後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
魏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惟杜預羊祜張華贊成之預身不
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率之列本唐唐休璟
以儒者號知兵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宣宗召畢誠訪邊事
誠援贊古今條破恙狀甚悉帝悅曰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乃
拜河西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焉 帝勞裴
行儉曰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
兼備本太祖開寶元年辛仲甫權知彭州上曰爾有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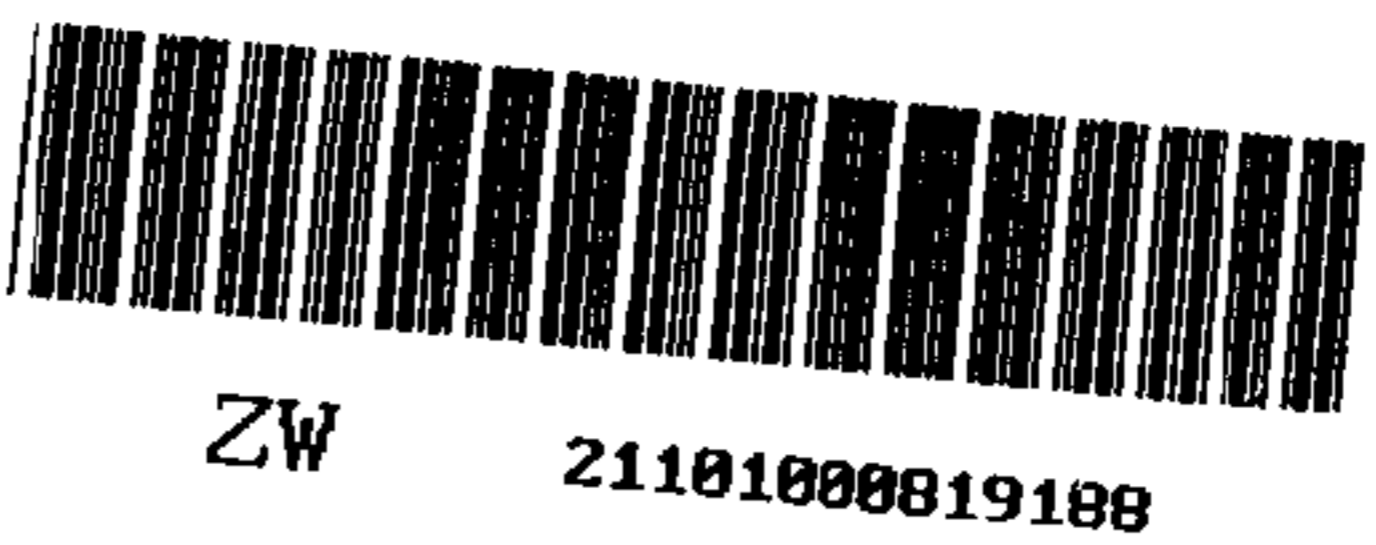
才幹是用命爾二年命段思恭知靈州謂曰唐李靖郭子
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於我朝獨無人耶厚賜遣之 真宗
咸平五年錢若水率眾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曰若水
儒臣中知兵者也 祥符九年李迪在陝西以方寸冊子書
兵糧數備調發因探取以進上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 仁
宗擢用劉平主西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 康定
元年秋書以指使見尹洙洙薦於范仲淹云 以左氏春秋
授之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云同慶曆二年
韓琦范仲淹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昊歛兵不敢
近塞遂納款事高宗紹興六年劉豫簽軍入寇張浚往江上
視師賊衆大敗浚還入見上曰卻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稱

錄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虞允文曰京口無備我當往允文
至鎮江謂招討使劉錡問疾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
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詞

世將 以選用世將立說

策頭召公是似而能立江漢之功西平有子而能秦淮蔡之
捷將可不擇於世將乎父書雖讀而不揀長平之敗古法未
學而亦成塞外之勳將果何拘於世將乎噫將取其可用耳
有才可用不出於將門可也才不堪用必拘世將而用之其
不誤人家國乎

策腹將之論其世也吾於詩書見之矣康王之新立也其將
齊侯呂伋伋蓋太公之子也宣王之再造也其將太師皇父



皇父蓋南仲之孫也天下之最難知者莫如兵奇正之相乘
虛實之相傾不於將門而求將而欲諳練武事習熟軍情難
矣

我祖宗嘗置意於斯矣曹彬為太祖名將其子寶臣太宗復
用之曰是其父嘗薦之也已而出鎮西鄙酷類其父楊業為
太宗名將其子延明真宗復用之曰是有父之風也已而委
之邊郡果類其父焉知節以嚴見憚視之如老將非崛起也
其父全義之遺訓也王德用出師以律望之者祥易非新進
也其父武康之餘法也李顯忠之果毅其父永奇賴以有濟
李寶之剛勇其子公佐因以秦凱而兄玠弟璘高勳相望若
此者又未可以悉數也昔者景德之元天雄有警諸將難其
守也遂探符以分之孫全照奮然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
諸將不肯當者全照當之已而其人門其東其人門其西其
人門其南其北門人所不便者乃以命全照噫將家子其可
重哉

孫臏孫臏孫武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樂毅祖曰樂
羊為魏文侯將 趙奢子括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而使括
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令變也白起絕其
糧道射殺括並史本傳周勃子亞夫文帝勞軍細柳曰此真將軍
謂景帝曰即有急亞夫真可任將兵 李廣孫陵願得自當
一隊步兵五千涉單于庭後軍敗降匈奴並前本傳耿弇決策河
北定計南陽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

後本陸機祖遜父抗父祖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並本李
晟子懋擒吳元濟柳平淮雅云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惟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文柳

本朝馬知節馬全義之子每以方略自任 王超子德用曰
歸師過險必亂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
響虜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拊其背曰王氏有子矣並本宗乾道二年王稽中奏國朝將家子能世其家者如曹彬之
子瑋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為良將近日將臣子
弟皆以武弁為耻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乞於大將之家選
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可用若其無
虞亦不妨於陰壯國勢虜人不敢輕視朝廷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二